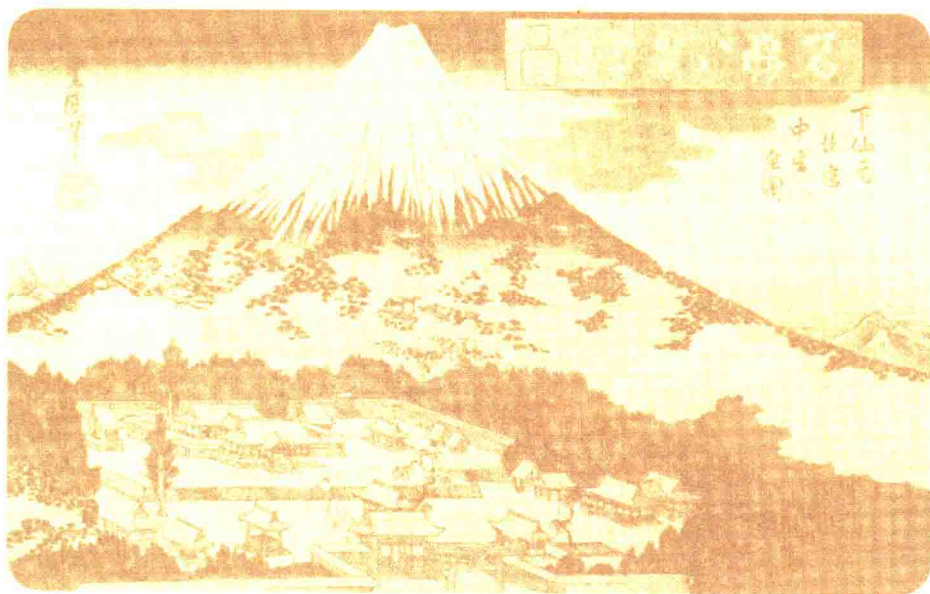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十七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日本—歷史—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雜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77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78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82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83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84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85册）

外史

第十七册目錄(總第78册)

木原曰、太平三百年士人例冗食肉緩筋慢無一堪兵事者、大政維新祿券制行、此輩流離飢寒皆自取者。

字々風霜足以激一藩士氣。

川島曰、是亦何異田單一朝復七十一城。

尊攘紀事卷七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毛利氏決定國論

毛利氏之唱攘夷、久坂寺島高杉諸氏、以膏粱子弟孱弱不中用、採軀幹强壯者、編一隊、號令嚴明、雖兇暴無賴者、俯伏就約束、號曰奇兵隊、五度攘夷、其功居多、及久坂寺島死、高杉專將之、及國論一變、三宰伏戮、高杉以爲誅俗吏一士心、高壘深池、以待幕軍、幕軍百萬、何難敵之有、罵當路者爲俗論黨、少壯過激者皆附之、總督下命移五卿、高杉深持不可、曰五卿窮投我、我移之不義也、與各隊及浮浪來客者、擁五卿於府中、以抗當路者、於是藩告總督、斬其魁七人、高杉遁筑前以俟時、慶應元年正月二日、總督以毛利氏之伏罪撤兵、是夜高杉以奇兵隊八十人、襲赤馬關、驅逐官吏、取糧仗軍艦、傳檄四疆曰、藩公父子、繼襄祖洞春公貽謨、奔走東西、盡力王事、而俗吏壅蔽、詭名恭順、導敵毀城、戮忠義之士、辱家國之名、而猶不足、將割封土取悅幕吏、我輩世浴國恩、義不與是輩共戴天、茲擧義師、誅誤國者、將慰洞春公靈於地下、攄藩公大節于天下後世、與有志者、若來戮力義擧矣、於是兵隊候動靜者、爭來效力、立得數百人、諸不服國論者、亦各募同志、編兵隊、旬日間其黨滋蔓、兵勢大振、當路者大驚、令國中討伐激徒、衆屋帶刀將兵出禦、一戰敗走、高杉率各隊席卷而進、直入山口、敬親使世子出郊詰狀、高杉以下陳當路諸人誤國之罪、曰臣等非有他心、請除是輩、一決國論、以伸大義於天下、敬親父子自引過、斬用事者數人、擧激論黨參政事、會門閥世臣與之誓曰、確守國論、輯和衆心、以伸大義於天下、於是藩論歸一、築壇祭其祖元就、會支族以下、誓曰、外夷搆難以來、國內騷擾、日瀕危殆、此皆寡人父子不明不德之所致、追悔無及、自今謝罪先靈、立誓明神、愼黜陟、明賞罰、去壅蔽、開言路、確定國論、以維持祖業、汝衆庶亦體寡人斯心、莫敢或怠、次日誓諸士、次日誓各隊、次日親出綏撫村落罹兵火者、如萩亦如此、國內無敢唱異論者、乃會支藩以下曰、今日擧動、無非所以激幕府、彼大擧再征、有一死殉國而已、且以防長二國、敵天下大兵、縱無所成、亦可以揚義名於天下、慰死者於泉下也、唯擧大事、不可無名、宜外主恭順、內實武備、乃分遣諸隊屯守要害、屯御楯隊于三田尻、鴻城隊于山口、游擊隊于高森、南園隊于萩、膺懲隊于德地、奇兵隊于赤馬關於岩城山、八幡隊于小郡、集義隊于松木、諸士不與激論者、亦約爲一團、號曰干城隊、屯于萩及山口、少壯者皆在屯營、專事綜練、是春幕

河野曰、翻動至此、耳目一新、陋習悉去、天下之事始可有爲也。

著手方法、秩然有序。

木原曰、練兵非是則不可、水戶七八以卿校爲屯營、亦是意。

尊攘記事　卷之七　二

兩雄合謀。天下之事唯其所欲爲。如土肥非不雄。而不見及之。宜爲二藩所致也。

有此精神。而後可知

府戮武田田丸以下數百人國人皆曰彼就大藩請
降且猶不免我藩抗幕府倍彼一旦請降亦如此而
已於是舉國決干防戰而柄和銃不中用高杉伊藤
二氏航抵上海賣汽艦買大小銃雇洋船載歸英公
使告諸幕府幕府固非尾張氏不交一矢而撤兵皆
勸家茂再討四月令曰毛利父子既受大討不敢改
圖益煽其逆寡人將親將問其罪報至山口一藩皆
曰幕府不聽我請大義所在有一戰送死而已於是
鎖四疆令國内以致死力報國恩改軍制廢刀槊甲
冑以施條銃代之専練隊伍一倣洋法至是島津氏
君臣相議曰方今萬國爭雄德川氏不知英法虎視
其後構兵國内自弱其力不可共謀家國方今急務
在定國是一人心率天下尊奉朝廷以護皇家於無
窮因辭長藩俘擄授旨禮遣尋發使臣請釋宿怨共
盡力國事敬親使衆議高杉曰我以蕞爾防長當百
萬之兵有食盡力窮死殉社稷耳危急至此庇人力
謀自完則天下後世謂之何衆皆曰我於島津氏非
有深讐今彼重大義捐小怨爲國家行成而我峻拒
不允不可謂之義矣且均盡力國家也坐待滅亡孰
與戮力圖存匡濟國事宜允其請敬親父子然之自
是薩長通使交際日密幕府未之知五卿之在長府
筑前藩以總督命移太宰府細川鍋島島津有馬黑

河野曰。記事中挾議論。論贊得體。

嗟歎出之。猶是歐六丈之風神。

田五氏各出藩士警衛五卿不敢撓其操與五藩通
聲息專以恢復爲事五藩士人稍稍應之
余與高杉晋作同學於昌平黌晋作氣宇開濶不
苟言笑余知其爲偉器癸亥冬余爲藩邸教授携
客觀橫濱飲神奈川淑亭有一人聞余聲出見即
晋作也握手大笑歡飲序濶談及時事晋作扼腕
曰余近遊上海觀髮賊與洋人戰髮賊以古銃鈍
刀洋人以施條銃而一勝一敗不甚相讓今也邦
人落膽於大艦巨砲歐米爲不可敵者不知兵爲
何物也余因問策所出晋作笑不言後數日余聞
家嚴疾急發江戸途見烈焰烘天市人狂走曰殿
山洋館火甚春見松本奎堂於京師始知晋作是
時在神奈川謀火橫濱不成遂火殿山洋館晋作
當藩人戮三宰請罪軍門銳氣沮喪束手受制之
時奔竄隣疆僅保一生以僅僅八十人之兵唱義
於草木皆兵之餘一移機而全國皆兵遂奉藩主
定國論以蕞爾防長二國抗天下大兵戰必克攻
必敗天下無復與之爭強者嗟乎何其雄也抑維
新大業成於薩長而長人翻義旗於百城望風之
日實由晋作此舉其功果爲如何惜乎不及目維
新之盛而天奪之命也

木原曰、有船舶而無造船場、此亦有脚而不能步走者。

築橫須賀造船場

元治元年十二月、幕府聘法國學士維爾儞、築造船場於橫須賀。自米船來航、幕府開長崎傳習所、聘荷蘭學士、學航海造船測量諸技術、購求觀光・朝陽・咸臨・蟠龍・鳳翔諸艦、而以鍛鐵工作未開、每有毀損、赴上海囑洋人修繕、工費不貲。勘定奉行小栗上州有大畧、以爲國事日非、財用不給、給之無用、不如設一造船場、給之不朽工業、以便後人。乃因法國公使聘致維爾儞、工場尤難其地、乃撿沿海諸地、至橫須賀、大悅曰、是地群巒屛擁、風濤恬然、此殆天爲工場而設者。乃仿地中海通倫造船場、鑿渠大小二、築工場

鹿門曰、說經往往出異見、此其一。

河野曰、孔孟六藝論云三代聖人之學、傳于西洋、亦不外此意。

三、府庫廨廠副之、費額洋銀三百四十萬元、期四年竣功。又開一製鐵場於橫濱、安佐賀藩所獻器械上州。又以步騎砲三隊、取法譯書殆類兒戲、建議遣柴田・福地二氏法國、聘致各科博士、設校舍、學法語、改革軍制、專仿法國兵律。

余曾閱歐米各國史、工作創設器械發明、必書。蓋作曰聖、述曰賢、夫子於易敘庖犧氏以來歷聖製作、亦不外此。顧歐土學術、即物窮理、專主實用、其發明蒸氣力、用之工場、資器械製作、用之舟車、資貨物運搬、功用之大、精巧之極、深得三代聖賢以述作爲事之遺意矣。而我邦通歐米、僅僅不過十

爲拒洋教、禁三桅檣、殆猶無謂、蓋當時偃武修文、與民休息、務絶外事、或是一術。

年、而小栗氏首知船舶急於我、破群議、興大工、出百萬巨額於國事紛亂府庫空匱之餘、遂使天下親目器械之妙理、享舟楫之實利。此宜揭之史乘、使後人知所由來也。蓋德川家光禁耶蘇教、意以爲絶妖教禍源、無若定船舶制度、狹少其製、以絶內外往來。於是禁船舶設三桅檣、自是國內船舶無一中用者。又禁外船航渡、僅許漢土・荷蘭二國來長崎。爾來邦人徒以瀛海爲天險、知見日隘、規摸日狹、遂致有今日之事。蓋我邦往時以善航海著稱、無論明國・朝鮮、如安南・大宛・占城・臺灣・呂宋・暹邏、皆海賈商舶所旦夕往來。當時大商角倉・茶

重野曰、此有識見者之言、一部識丼徵實、恐無此活眼。

屋・伏水・末次諸氏、皆造大船、請朱章、往來販鬻于域外。一船所載三四百人、其大可知也。顧我邦國於海心、漕運之便、懋遷之利、得之天寵者、而航海不開、船舶不中用、此何異有脚而不能步走。因思米艦始來、磐翁示余獻芹微衷、且曰、我爲歐米所凌、茂子爲始于何時。余曰、大猷公令天下禁三桅檣、實爲之俑。翁愕然。余時始來江戶、年僅弱冠、翁一見期以後來、實由是言也。

再討長藩

慶應元年、德川慶勝班軍、奏防長平定、詔旨慰勞、詔

木原曰。不特幕府不能處分毛利氏。其實慶勝亦不知所下手也。茲置身此際。瞑目一思。大政奉還以外無二良圖。

將軍上京。處分毛利氏之罪。公卿諸藩各樹異見。互相附黨。議論不一。會津氏固非慶勝之不交兵。請曰。臣親東下。促將軍入朝。而後議毛利氏處分。初幕府聞毛利氏之服罪。將乘是機張幕威。命松平阿部兩閣老率銃隊上京。遣大監察塚原昌義傳命敬親父子。来江戶受處分。又命五藩護送五卿。尋命淺野脇坂伊達加藤四氏。諭敬親父子應召。慶勝聞是事。駁曰。防長士民世蒙國恩。豈袖手傍觀其主就擒乎。是命一下。則防長致死於此。國家禍亂不知所底止。淺野脇坂以下亦辭命。藤堂氏上書幕府曰。方今急務在正名分。施恩德。正名分在尊崇天朝。幕府尊崇天

朝。列藩亦敬戴幕府。施恩德在寬毛利氏之罪。幕府遣監察召毛利氏。拂戾輿論。徒招殘酷之譏。毛利氏之罪在犯闕。宜承朝旨寬待之。兩閣老率銃兵上京。朝野皆疑其跡類要上。尤非敬天朝之旨。殿下宜奉詔上京。慰天下之望。會小倉藩報曰。荷艦泊馬關。恐有異謀。乃詰荷人。荷人曰。長藩二士人來橫濱。見各國公使。英公使亦告曰。長藩遣人上海買軍器。將軍納會津氏之說。非慶勝之班軍。於是決議親征。下令列藩戒兵曰。長人謀不容易。孤將以舉親發。以致嚴討。中國西南二道列藩謹兵竢命。以大老酒井忠績為留後。命南部伊達上杉三氏守江戶。朝廷得狀。召

東野曰。幕府失策。天下所指目。今又無故擧兵。此等皆而爬皮者。四方并起。論其無名固也。

一橋氏問長人謀不容易何事。一橋氏謝曰。臣在京師。不與此議。慶勝深懷憂懼。使弟茂德辭前軍總督。且告幕府曰。臣往奉西討之命。深恐軍鋒不振。以瀆幕威。幸憑天朝幕府之靈。兵不血刃。敬親父子伏罪。今未有所處分。俄出再征之師。臣竊恐天下大亂在此一舉也。今大兵所以為名。則曰謀不容易。彼果謀不軌。何不揚其虐跡。暴白于天下。不容易三字。恐不足服天下之心。幕吏固不悅慶勝之班軍。以為此設異同自為分解。肥後岡山越前諸藩亦持不可。曰罪一匹夫猶不可無名。況討一大諸侯乎。若夫激徒驕擾。宜命藩主及支藩討平。藩力不足。則出軍助之。若

激徒勢盛。擁藩主抗大命。則宜鳴抗上之罪。使天下征討。今以不服之兵。討不明之罪。彼將闔藩憤激。致死於我。臣竊為幕府寒心。皆不省。五月十六日。將軍率大兵發江戶。紀伊氏將後軍。井伊榊原二氏為前軍。他侯伯皆隸中軍。二十二日入朝。賜對。詔贈其祖秀忠家光神號。辭曰。征長功成。而後拜寵命。關白奉旨問再討故。將軍對曰。敬親既伏罪。而激徒私圖非舉。結外人。購兵器。為罪不細。關白傳旨曰。兵凶器。不可輕用。宜駐大坂。先糾其罪。而後從事。家茂請筆記以賜。關白手草曰。動兵國家大事。長防罪狀未明。宜駐牙大坂。悉衆議。擬至當處分。以請天裁。閣老觀之

河野曰。私航海外。賣汽艦買武器。此犯國法之大者。若使外人具證則不要無辭。幕吏與外人如虎。故無由究此事也歟。

愕然與諸卿論爭徹夜。家茂會諸老二條城大議。二十四日赴大坂。一橋會津二氏西下議是事。長人聞將軍大擧遣吉川經幹就藝藩訴情事曰。寡君父子伏罪以後。上下謹愼。以待天裁。惟小臣居間壅蔽。擧國憤懣。一時擾亂。而敬親父子親諭。今已鎭定。今也幕府誣寡君通外夷。謀不容易。如謀不軌者。事至今日。吞冤而死。無太所恨。但通外夷謀不軌。一語關係國體。流醜萬世。臣子之不可忍者。願究是言所由出。以雪寡君之冤。藝人曰。雖吾藩亦不審其故。蓋謂購銃砲外國。再修山口城。與外人往來也。曰。購銃砲非敬親父子所與知。其在山口城。廣激徒再起也。與外人往來。無根之浮說。藝藩陳狀幕府。會荷艦泊馬關。長人詰其告藩人通外國之狀。荷人曰。休戰後貴藩士人二人來橫濱謝和。成因有是言。將軍再征。由小倉藩告外船屢往來馬關。長人遺書小倉藩詰之。小倉藩具狀幕府曰。長藩責臣以荷人之言。請鬪其詳。通閣老松前氏。松前氏怒無禮却之。監察塚原氏在小倉。以是言出宇和島藩。與書詰所由。宇和島藩曰。藩士告世間所傳風說。吉川氏非有他所據。將軍已受朝諭。議曰。先召支族糾其修戎備親洋人二項。然後進軍。一橋會津二氏入奏。朝廷可之。七月召毛利元僴吉川經幹藝藩傳幕命。長人遣藩宰宍戶備前

水原曰。長人務爲遷延。將外使幕軍疲斃道路。內修武備。日益充實。可謂有謀也。

致二氏。乞延期之書。且曰。獘藩非敢拒命。惟不知再討何故。去年總督撿三謀臣首級。察其無他。班軍。後國內雖小擾。藩人私鬪。固不足煩大討。今又召元僴經幹。士民益惑。請辭是疑。而後就召。不然則國人不服。擾亂益甚。藝藩陳狀幕府。斥之。更命曰。元僴經幹病。則毛利元周若元純來大坂受命。以九月廿七日爲期。曰。過期有所處。長藩請緩期如前。藝藩野村帶刀諭曰。幕府旨在寬典。勸之應召。其人曰。未知幕府所寬何如。翦戮三字。以謝犯闕之罪。而今將軍再擧。此以前罰爲未當也。請聞幕旨所在而後就召。帶刀至大坂稟幕府曰。强召恐激大變。幕議曰。梗命至此。不可不討。進軍議決。將軍從會津一橋二氏。入奏曰。二支藩過期日不至。請進軍。國疆問其罪。會英法軍艦闖入兵庫。要請開港。廷臣皆曰。暫舍征長。攘斥外艦。一橋氏曰。諸侯且不能制。何以制外國。如外艦以討長事急諭之。彼必退去。會島津氏使大久保利通詣關白第。論伐長之不可。朝議又變。一橋氏艴然曰。昨日所決。今日忽變。今日所是。明日爲非。朝廷無定論。臣等三人。不知所爲。有辭職耳。關白深恐。官武自是睽違。諭諸卿寢議。翌日家茂入見。勅允所請。且速竣事奏狀。是爲九月二十三日。既而外艦强請。以事情迫切。家茂命尾張氏上辭職表。倉皇發大坂。

井助曰。非是兩卿大久保二氏要見幕吏論正之。無殘藩士亦上書論。是非不省藩論。爲幕府不可助決于此。

河野曰。寫出幕府之末路。一々次骨。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如二藩致人者。如幕府致於人者。

朝威之不行于天下也久矣。及薩長二藩入京師。天下曉然知朝廷御九五之尊。儼臨於億兆之上。至外國交際國體所關。以幕府之權將軍之威不可得而擅之。二藩之功於朝廷也大矣。皇上之眷於二藩也殷矣。而及長藩執掃攘。薩藩執開港。意見不合。爲界門之變。爲犯闕之亂。而幕府不能自立。常爲二藩所控制。列藩少有勢力者。漸不屑受幕府之制。爭朝京師。周旋國事。進退操縱之權。隱然歸朝廷。幕府惴惴焉奔走於東西。內爲列藩所逼。外爲英法所要。情窘勢窮。形露痕著。天下集觀。相傳嘲笑。而幕吏不之悟。聖上罷親征。譴長藩。揚揚然曰。掃攘之不可爲。果如我所論。尋長人犯闕。一敗塗地。愈爲得時。殊不知親征中止。長藩失勢。皆由薩人爲之內也。而其擊走三宰。亦借力薩人。而薩意固在戴朝廷。其故附幕府。將待其時而有大爲也。尾張氏之西嚮。擧天下之大兵。不交一矢。一任西鄉氏所爲。非特恐兵端一開。禍延宗社。當時大權。固已在島津氏也。而幕吏悻悻然以爲將軍親發麾下八萬家門譜第半天下。天下無不可爲也。勝算無可言。名義無所據。暴大兵於京攝之郊。半歲。軍需不給。括之民間。上下困憊。進退維谷。列藩見大事已去。爭論朝廷無罪。長藩之意。幕府

木原曰。如斯論去。始公平。保太平三百年。東照氏無愧于泉下也。況奉還政權於王家乎。

任其怨。而朝廷收其德。朝威日隆。輿望日傾。蓋家康臨薨。告外藩列矦曰。子孫爲政不公平。則諸君代之。天下。天下之天下。吾不敢私也。顧外國事與以來。幕府之失政不一。而足。天下紛起論其不足以托天下。彼薩長二氏。外藩最雄者。其交起論幕政之失。家康告外藩列矦固如此也。而一橋會津諸氏。以抑朝威。拒雄藩。爲盡力幕府。抑未達家康公天下之旨也。

開兵庫港

彼遇我殆猶過嬰兒然

三百萬金無所可否。許之之言之下。此幕將以何立國。

四國既聽毛利氏和。英公使巴亞玖氏與三公使謀曰。政府頻年多故。財用不給。若鉅抵償金額。則勢不能應償。因逼之先期開兵庫三港以外。更開一港。充抵償。必如所欲。此一擧兩得者。乃合議逼政府曰。納二百萬金以償長人砲擊之罪。出一百萬金以償政府失職之罪。私外國奉行竹本氏曰。若政府不能償。則先期開兵庫四港以外。更開一港。以充其半額。竹本氏因與水野諏訪二老謀曰。乘此勢大擧問毛利氏犯闕之罪。防長二州唯意所欲。爲因開馬關以充償額。則易與也。復各公使曰。三百萬金非一藩矦所能辨。政府宜代償。更就內海開一港。以充百萬金。巴氏欣然曰。外人固不利償金。貴國能待外人以誠實。

不審事情至此眞甚以爲不知然否者

彼此人民幸福無甚焉請以是告本國政府取裁期十八月爲完償之期既而尾張氏班軍諸老以爲彼既服罪此機不可失阿部松平二氏率搶銃隊西上擬張兵威威刧關白以下而後逼朝廷開兵庫二氏相踵入京朝廷察異圖禁幕兵異裝徘徊輦下詰二氏來故二氏默然乃責曰嚮詔將軍入朝議毛利氏處分遲延至今日非忽朝命而何也二人不知所答阿部氏曰臣請東下促將軍入朝乃付勅書東歸松平氏亦託辭防禦攝海率銃隊赴大坂先是會津氏發使促將軍上京且說毛利氏服罪之無實會得長人通外國及暴徒再起之狀抗長論起語見前九月

河野曰英法擒天津巴氏在北京獄

英政府命巴氏曰以開兵庫港減海關稅日本皇帝批準現行條約三事充償金三分二巴氏與三國公使議曰今也將軍在大坂乘此機擁軍艦赴兵庫要請三事若將軍阻之則直逼京師謁皇帝請批準事可立定三公使以巴氏盛用事不敢拒乃告狀政府老中大驚急命外國奉行山口監察小笠原二人西上大老酒井氏猶不自安尋遣松平宗秀西上十七日四公使率軍艦九艘入兵庫港巴氏率三艘入大坂灣會將軍上京奏進兵監察永井氏乘艦問來意巴氏曰見阿部松平二氏達國命二氏皆從將軍在京巴氏稱國命不敢退將軍聞警倉皇歸大坂遣阿

中私與言英將進兵北京兵火清帝北遁實斯人之謀也彼眼中固已無日本國

部氏至英艦四公使要三事曰決答限七日過期則嚴兵入京親見皇帝請是事將軍不知所爲急召一橋會津二氏二氏大驚遣阿部立花二氏拒之巴氏抗論不屈二氏往復七日期逼請更緩七日巴氏督促日急一日四方洩聞人心頗動大原重德上疏曰醜虜逼近畿轉禍爲福今日之事爲好機會宜選藩士有大畧者任折衝之責以大義說諭彼若不聽則下命防禦諸藩殲滅之耀神州威武是時爲然諸藩士皆曰彼擁軍艦逼近畿以暴威要朝廷侮蔑至此有戰而已相率至大坂城與諸曹論爭曰彼不肯從我所諭則諸藩盡死力禦之京郊外薩因備諸藩以

攘夷二字心大在京諸藩士心膽想見是輩烈氣皆發山楊

安達曰情事眞到議論曲盡當時爭

爲閣老巳許開港請誅幕吏主是謀者朝廷恐其激變命將軍斥阿部松前二老麾下士扈將軍者相傳失色將軍召尾紀二侯以下議之衆論鼎沸皆曰閣老將軍腹心黜陟與奪一皆仰朝旨是無幕府也且外而防長征討內而外國要請而將軍總大政不得行其職不若速讓軍職一橋氏表不敢負朝廷之誠家茂凄然曰寡人年少膺大任前跋後疐至此極避職讓賢固其當乃黜二閣老命監察向山一履草辭表左右嗚咽無敢仰視者表凡二通一請讓將軍職一論外國交際不可失信曰臣家茂謹察宇內大勢萬國互結條約通貿易此風氣一變天時令然者勢

傳此書有心者然不落淚奸利氏以詐名天下此言非惻一發誠實非偽然也

河野曰此以辭職要挾者熟察始終出于不得已者抑亦急矣

悔慶喜至此殆印度視我也

不可拒絕也而皇國固執舊法拒外交殆如恇怯畏避者然非所以尊國體也故米使來浦賀先臣家定量時勢許和親上奏請允而聖詔責臣以拒絕臣率群下從事掃攘而聖諭禁其妄開戰端臣亦以為國本不立則膺懲之典不可舉故專興物產貿易之利以富民產開器械諸技術以利民用造堅艦大砲以脩武備將待國本立而後從事掃攘以耀皇威於海外也臣今夏以來留牙大坂議防長處分曷圖夷船入兵庫逼請勅準條約臣命諸臣諭其不可彼強請不聽切恐一朝開戰百萬靡爛宗社危急上悖陛下覆育億兆之仁德下乖賤臣受托宗社之職任伏望

陛下運英斷下聖詔允準各國條約如此則臣雖不肖外修制馭外國之實備內立蕩平叛亂之實功以對歷世寵眷之恩曩四國使臣要請此事臣使諸臣力諭待朝命於兵庫刻七日為期請速賜宸裁特命族德川茂德入朝奏表翌日倉皇發大坂東下左右錯愕飲泣追及一橋會津二氏大驚要之伏水諭待朝報不聽反覆強留二人入朝狀請勅允廷議紛然論連二晝夜至六日始決勅允三港條約不一語及兵庫閣老松平奉行山口二氏至英艦傳勅巴氏艴然取勅書投地曰不許兵庫違所約也聞皇帝權重將軍吾且往見皇帝逼請是事二人曰將軍百方力

佐田曰余是時在獄聞三港勅許痛聖上所以啖天朝汙穢不勝憤自聞天之感私草書曰白茅玉露

請始得三港勅準皇帝深慮國人持異議故不及兵庫而已巴氏不答山口氏固知法公使異論乃往說法公使曰開兵庫蓋非貴國之意今也將軍出征未功大藩窺隙加之各國軍艦來要危急亦甚請諒照情事為將軍說英公使退軍艦橫濱與諸老熟議此事公使曰余固悉政府情事唯巴氏意既決不可復說已而抵掌曰卿作閣老連署書付僕請為諸君說英公使二人草松平小笠原以下連署書曰現行條約政府所結非朝廷之所允將軍反覆固請始得勅允若夫減關稅百分五先期開兵庫以此二項充馬關償金固政府所諾江戶諸老熟議而後允諸公所

請書成付法公使公使一覽曰可也乃示是書英米蘭三公使說以閣老之意明日各艦拔錨赴橫濱大老以下猶不自安以監察栗本氏涉外國事情命之西上一橋氏召見曰汝能抵橫濱拒兵庫開港乎栗本曰兵庫開港期限約書有明文非公使所能左右據約書拒之何難之有一橋氏壯之擢為外國奉行命之赴橫濱說四公使將軍辭職報至江戶諸有司失色衆固忌一橋氏竊議鎖國根奉日光宮抗朝命慶篤暗愚朝比奈市川黨用事尤害慶喜乃謀幕吏起慶篤上城聞議至事定始輟四公使已入橫濱栗本與酒井水野二老往見法公使曰山口氏在兵庫

水原曰。歸重勅準。大得禦外人之體。

贈閣老連署書政府所不與知請反本書法公使曰
兵庫果不可開則別開一港二氏乃遺書四公使曰
諸公常曰使我別開一港益盛貿易則勝得償金今
也朝廷勅允條約此厚交際盛貿易之基也得此勅
非特開一港之比既勅允三港不出數年各港隨開
此一事固足以抵馬關償金三分之一請致此意本
國政府諸公使皆以得勅允減貨稅二項爲足英公
使持不可曰非先期開兵庫則金額不可得而減朝
廷命収連署書水野氏以英使固執書目請曰已拒
兵庫無已則開他港代之板倉小笠原二閣老不聽
但曰彼若欲再逼攝海則當有別所處至此衆本從

巴氏實爲此議且已取裁本國政府執不可。如法米因以三百萬爲過額。聞米政府已有追反此金之議。

松平氏抵橫濱反覆理諭英使不聽法公使曰是事
彼此政府所決非公使所能左右宜發使請之本國
宗秀西上報狀既而幕軍不利將軍薨于大坂行營
翌年各國公使來兵庫請開港如約慶喜奏請曰嚮
先臣家茂上疏請勅允外國條約先帝明察海外事
情勅允三港貿易特禁兵庫臣等不敢違聖旨唯兵
庫開港期限載在盟書是以當時雖奉勅實未布禁
令姑付後日之議既而家茂即世開港期復迫臣千
思萬慮竊以爲隣國不可失信條約不可中變蓋宇
內萬國與我雖異風俗劃土域其被天地覆育之化
固無彼此之別既無彼此之別萬國人民舉謂之同

森曰。遵條約豈無之萬國公法資罷然公法行強國而不行弱國利大國而不利小國彼見利忘義區區條約何足憑。

胞亦可也是以宇內各國往來有無貿易互講交際
此天地自然之理而宇內各國大小不一強弱不同
勢不能不生兼并凌奪之弊於是有條約以堅其交
際條約一結則大不能以兼小強不能以凌弱重信
尚義永矢不渝苟或違之則覆亡不旋踵臣故曰隣
國不可失信條約不可中變今也皇朝交通外國取
長補短大講富強之術既開三港獨於兵庫一港未
允彼約失信各國貽禍無窮進不足以示威退不足
以自守臣竊爲非皇國長策仰望陛下明鑒古今之
變洞察萬國之勢尚信重義從既許之條約特勅允
兵庫準三港益立富強之基大闢進取之畧如斯則

水原曰。方今少年輩學洋學者。喋喋攘夷二字爲笑柄。此論實爲頂門一針。

河海之量覆載之德可以鎭服宇內耀皇威於千萬
里之外也朝議不敢輕決乃詔各藩熟議藝因備三
藩固執不可他皆可之廷議從衆勅四國允本年十
二月開兵庫如約後改期明年三月。
自幕府與四國結條約十八年於此至此奏請再
次遂勅允條約開四港世追論是事者或曰先帝
不諳外國事情以攘夷二字率天下天下大亂殆
危宗社矣噫爲是論者不特不可與論我邦立國
大體又不察今日之所以致維新之大業也蓋我
邦創國以來未曾爲外國所凌辱其爲源爲平爲
北條氏皆失於此而得于彼一興一敗未足爲得

河野曰。此尊攘二字之頭腦。故窮言極論。不少留餘力。

失也。唯事渉外國。國體屈伸所關。故弘安於蒙古。慶長於朝鮮。致全國死力於此。未曾取辱外國。此我肇國以來所以稱雄東洋也。彼英米於我何有。悍然擁軍艦威政府。曰不許吾所請則有戰而已。顧幕府之所以世任征夷之職。率三百牧伯奉事朝廷者。固將盡天下之力征服凌侮皇國者也。而幕府不能盡其職。許彼請於一恫喝之下。以堂堂獨立國。辱國體如斯。四方萬國其謂之何。此先帝之所以誓天地以掃攘大義也。世論者不察於此。徒曰先帝不諳外國事情。豈可手[illegible]先帝以掃攘大義誓上下神祇。故聖詔之所風動。威怒之所激發。四方奮起。太平文具。不令而除。遊惰士風。不矯而改。俊偉魁傑之才。不擢而用。讒佞橫邪之徒。不懲而伏。八百年僭亂國體。不釐而正。三百藩戸位素餐。不變而革。不經一再紀。將軍自知不副輿望。追悔祖宗私朝權。俯伏階下。奉還大政。此皆由先帝以掃攘大義誓上下神祇也。嗚呼當堀田井伊諸人逼請勅許通商條約之時。使先帝少自貶下。允其所請。則雖有文武大略如烈公。盡國力勤王事。如毛利氏。健馬壯士。挫强英於一擊之下。如島津氏。奔走四方。鼓舞志士。振作義氣。如百千浮浪者。亦無由獻其丹誠而効其忠節。彼徒爲畏退者。

視我無能。欲威我以大艦大砲。啗我以甘言好辭。其所以凌轢我者何所不至。法之於安南。英之於印度。殷鑑不遠。眞不可寒心乎。故余曰。世爲此論者。不特不可與論我立國大體。不察今日之所以致維新大業也。

尊攘紀事卷七終

尊攘紀事卷八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幕軍敗潰

河野曰聞備後介稱病不見尚志此事以交書答問

幕府之召毛利元周毛利元純期九月廿七日請緩期日不聽井原主計宍戶備後介代二氏赴大坂途聞外艦逼兵庫將軍上辭表還旣而幕府遣監察永井尚志抵廣島召見井原宍戶詰問曰敬親父子仍在山口忽幕命也二人曰敬親父子深恐激徒再起重罪幕府故不敢去山口曰嚮命毀山口今加修築置武器何故曰有司爲藩士假搆屋舍世或傳爲加修築置武器爾曰英艦泊下關藩人欵接何故曰藩

士固讐視外夷唯恐彼啓釁故給薪水順適彼意也曰賣瀛艦外人多購銃砲何也曰此外間誣罔聞村田藏六輩竊賣廢艦非敬親父子之所預知曰支族遷延不奉幕命何故曰彼多蓄臣卒聞武田藤田以下處斬恐其主亦如斯族擁不敢出本藩亦無如之何尚志以其言不足疑遣二人二人不敢去曰必得答辭而後去尚志復命一橋會津二氏曰如是坐爲彼所欺也板倉小笠原二老爭曰兵氣不振不如因彼所分疏寬容其罪一橋會津固執不可諸家茂曰敬親父子雖陽唱恭順陰懷異圖聞宍戶備後其實山縣半藏冒門姓稱藩宰其反覆欺罔槩皆類此且

木原曰幕府之事至此伐亦亡不伐亦亡唯亡有遲速而已

觀其答辭陰矜藩主之勞揚幕府之過伏罪之實安在唯彼口唱伏罪未可直致討伐宜遣閣老臨彼疆召敬親父子究詰情僞明著順逆而後處分其罪若不奉命則大兵衝巢窟誅賛父子爲虐者不然則彼狃我恩侮我武他日公然入京誣惑搢紳交結浪徒雖悔莫及況今再動大兵撲綏終局縱令防長歸無事奈幕威掃地何願殿下熟圖莫遺悔他日往復連日議始決慶應二年正月小笠原松平二閣老入朝上奏防長處分曰廢敬親父子令孫興丸承後削封土十萬石絕三宰之祀檻致高杉桂山形以下閔白傳旨曰上深嘉毛利氏之世勳宜至當處分以加仁

此燭動人心之策其言之行否固不問也

恩二老固爭因改曰上思毛利氏先世之舊功宜速平定國內以安宸襟至處分方法宜如所奏大久保利通詣近衞氏論處分過刻至此更擬撰副勅上近衞氏曰已可所奏唯方今內外多事深勞叡慮若事涉粗暴恐爲厲階宜至當處分使人心悅服削封土亦宜收瘠地莫使民心激動近衞氏示之廷臣衆多與之長人泄聞幕議與書藝藩曰如聞幕府罰弊藩以三條果如此則曩日宍戶備後就永井氏所詰分疏藩情未足以解幕府之疑歟輩下暴動藩主父子所不關唯不能訓戒三臣於未舉事之前實不逭其罪故尾張總督之臨疆讞戮三臣及與其謀者以謝

安達曰。有此一書。久坂救諸子。千載有生氣。三宰不爲徒死也。

爾來屏居思愆。三年於今。日夜延頸望恩命之下。區區誠衷。猶不爲幕府所察。將因何人訴寃乎。抑三臣暴擧。源幕府之不奉詔旨。幕府已奉詔旨。須告掃攘期日。故弊藩砲擊外艦。而幕府以是罪弊藩。弊藩爲公武奔走。不爲不力矣。若使幕府奉朝命攘外夷。則固無致此暴擧也。今幕府不察暴擧所源。唯末節之問。不特非忠恕待人之旨。朝廷寛大聖旨。恐不如此也。二月小笠原松平二氏督軍務。置牙營于廣島。召敬親父子。不至。召三支藩。亦不至。長行曰。已經朝裁。彼不奉命。則直進大兵。遣歸井原宍戸二人曰。幕府有所命。召敬親父子及孫興丸。期四月廿一日。不至。

川島曰。至哉。獨爲此言。其迂亦甚矣。

則別有處分。分遣軍監各藩營。戒嚴待期。藝藩固知軍無功。遣世子茂勲東上。説將軍已發長行。驚以幕命追止。命藩宰辻將曹代往。已至。會桑藩士爭迎問狀。將曹曰。防長激徒日得氣勢。怒氣如火。今下嚴命。開兵端。各藩兵士暴露客土。日夜思歸。日愈疲弊。此未戰而勝敗已判者。不如止干戈。以保無事。諸士憤然曰。擧天下之兵。以討一藩。侯何謂無勝算。將曹造城。請見閣老監察代見。乃呈藩主書。且説以止軍。一橋會津二氏不聽。且懼浮言動朝議。入奏曰。事至今日。朝議一動。則天下自此大亂。關白慰諭曰。吾在焉。不變朝議。長行怒藝藩忽幕旨。命錮將曹。藩人不服。

木原曰。薩人爲蛇爲龍。變化百出。至此以天時至人事會。始出此書。殆與范蠡謀越同手段。

交起。論長行之專。不止。茂勲恐生事。親見諭止。薩人屢論毛利氏處分。至此上書幕府曰。防長處分關天下之興廢。曩者尾張總督納其謝罪。下令班兵。而幕府再動干戈。天下皆不知出兵何名。且朝議處以寛典。幕府輙曰。削其封土。朝議待以舊恩。幕府輙曰。廢其父子。四方相傳。非幕府所爲。夫征伐國家之大事。弊藩義不能出無名之師。敢告板倉氏。召見大久保利通。百方説諭。利通更數幕府失體。論爭不屈。板倉氏召藩宰島津伊勢。病辭。幕府元因島津氏抗毛利氏。至此始知爲其所賣。四月廿一日期至。宍戸備後椙取素彦與支藩使臣抵廣島。復曰。敬親父子以下。病不能應召。命賤臣二人代受幕命。五月朔日。小笠原氏將傳幕命。召二人。皆病辭不至。乃召三支藩使臣傳幕命曰。敬親父子統御失道。肆宰臣干戈犯闕。罪宜服嚴典。嚮戮三宰及與其謀者。表誠。故枉嚴典。削封十萬石。廢敬親父子。使孫興丸食二十六萬石。檻致高杉桂小田村以下十三人。若不肯奉命則三道進兵。以問其罪。三人皆曰。宗藩使臣備後在。臣等不敢奉命。長行曰。汝致命汝主。汝主致之宗家。三人曰。臣料宗藩臣民不奉是命。臣輩不顧事體。妄奉嚴命。此害臣主也。請待備後病瘥。長行趣之。遣去。執宍戸椙取二人。錮之藝藩。尋三支藩書請曰。防長士民

川島曰使命論難錯出彼先

聞嚴命新下號呼道路迫臣等請寬赦親父子罪臣等欲傳嚴命恐立致擾亂願寬嚴命長行却之閣老松平宗秀副德川茂承督藝石兩道軍務小笠原氏抵小倉總西海軍務少老京極高富總南海軍務阿波藩不敢出兵曰少老職掌麾下士不可令列藩諸軍高富默然宗秀命藝藩進兵托事辭先鋒六月八日幕海軍與松山藩兵夾攻大島士兵棄糧仗而遁林半七將一隊出禦設伏挑戰松山兵乘勝追北中道逢伏其將佐久間一學死之期幕軍不至遂乘艦走嚴島十四日拂曉彥根高田藩兵與幕海軍攻岩國長人邀擊砲戰別伏一隊火村落絕歸路幕海軍

河野曰幕軍每戰失機不見其不振見無軍法

失期不至二藩兵腹背受敵死傷無算走出海岸兩侯乘漕船僅遁餘兵走小瀉彈藥糧仗皆爲敵所獲十六日長人分道入石見津和野藩不戰而走一隊抵高津福山藩兵邀擊長人引退翌日濱田藩兵擁萬福寺防戰福山兵來援長兵用施條銃利鈍不敵乃棄銃短兵接戰長兵隱樹陰踞山巔發砲狙擊二藩力拒監軍三枝刑部死之請援紀藩不至退保濱田十九日長人踰四十八坂攻大野幕兵與越前紀伊藩兵逆擊却之廿五日長人再攻紀宰水野氏防戰甚苦幕兵與大垣藩出援退之二道兵勢日屈告急廣島至此宍戶氏語護卒曰藩主決無抗幕軍之

宗秀膺股肱此一事可知也以是當怒氣如火之長氏其敗潰無足怪也

意今日之事皆中間挾命者之爲宗秀聞之以爲可以用也召見問故宍戶說激徒誤國顛末且曰臣能說藩主令奉幕命宗秀大悅陰釋歸之令諸藩停進軍紀侯大怒書告將軍曰茂承不自量叨當總督重寄而宗秀進退各軍不與臣議至以獨斷放重囚總督有名而無實請解本任宗秀亦辨曰防長未可力爭故臣授旨備後放還之意謂事成則與總督以下共其功事不成則總督以下皆辱其職也此臣之所以不顧專斷之罪也今也西南諸道藩兵未集而薩藩陰鼓動長人諸藩兵驟皆和銃而長人農兵屠兒亦皆用施條銃勢力懸絕無一勝算若借法國軍艦

流離瑣尾到此眞爲可憐

二三十艘或有可克不然則有用說客而已將軍慰諭茂承召還宗秀褫職已而備後致書藝藩曰僕代藩主使于幕軍哀訴國情不蒙聽納無復顏視二州人士宮津侯以大事囑僕僕代藩主使于幕軍固不能奉侯意說藩主請致此意宮津侯衆相傳爲笑柄長人入石州者席卷而進因幡出雲福山三藩兵皆退保濱田紀宰安藤忠祐戰于周布村敗走濱田藩拒而不容長人得勢日愈强盛濱田藩見各藩不競長人且暮薄城下遣重臣請緩進軍不可會藩主松平武聰病篤夜爲左右所扶乘舟而遁夫人堀田氏誓與城俱斃侍女强擁而出火城走出雲松平慶倫

三令五申，愈足以取敵侮而已。

以封土危不告退兵。茂承召各藩將校曰：我軍每戰誤機，賊勢猖獗，人懷危疑。寡人將死戰以鼓士氣，諸君悉此意。又諭幕軍曰：幕府興亡在此一戰，卿等應奮勇爲諸藩標準。部署已定，廿八日與幕軍及彥根、高田、明石三藩兵海陸並進，攻大野。長兵當三道之衝，逆戰，互有死傷，及暮交綏。晦日進取大野。八月二日再攻，長兵分隊拒戰，紀兵力戰，自朝至晡，互有勝敗。幕軍自島村進入玖波，頻奪二壘。長人據第三壘防戰。至夜，幕軍無後繼，彈藥已盡，放火收兵。七日長人冒曉襲大野，紀兵與幕軍夾擊走之。一隊自宮內衝高田藩營，狼狽出走，彥根兵亦不支而走。紀兵以

木原曰：長人預聚夷艦以來，陶[illegible]戰。故曰命[illegible]諸藩兵亦憎其[illegible]戰。此以不敢[illegible]戰之者甚[illegible]也，不將爲[illegible]

敵取宮內，窺大野之背，命彥根、高田藩往援。二藩戎具不給，遣幕兵二小隊自海路迎歸。舟狹不容，餘兵徑海岸而退。茂承連戰失機，乃會各藩兵曰：寡人以年少菲才，叨任總督，指揮失機，軍鋒不競，石州已陷，進退之決在今日，爲之如何？榊原政敬曰：諸道兵衆未會，蓋窺將軍舉動也。臣屢遣人請進大旆，如聞將軍病日重，人心危懼，宜量情勢以退大兵。藝藩亦聞將軍大故，遣使長藩，請退兵境上。長人曰：貴藩果說幕府班師，則不蹂躪貴境。乃限玖波爲疆。發使出雲藩，責以大義。藩人曰：將軍出征，寡君以死諫止，不敢敵貴藩。使者曰：徒言不足以爲證。乃書寫其言付使

我邦海國，而有陸戰無海戰。此歐米人所以見爲兒戲。此役以軍艦馳逐海上，大快人意。

者。小笠原氏抵小倉，諸藩兵未會。六月十七日長軍艦五艘乘朝霧砲擊門司、田浦。小倉隊將鳴村志津馬鼓舞守兵，奮鬪擊破一艦。長人上岸步鬪，軍艦發砲爲之聲勢，守兵不支，間道走大里。小倉危急，會肥後、久留米藩兵至，長行命二藩守大里，小倉人稍安。七月三日長人小舟架巨砲，乘曉霧薄擊富士艦。一隊據弟子松砲臺，砲擊大里，伏兵門司，襲其背。小倉兵退，築障壁殊死防戰。富士、迅動、鳳翔三艦發砲助勢，長三艦格鬪，勢不相下。入夜交綏。勵士養銳，翌日長艦砲擊大里，乘勢上岸，守兵已逃。長驅直入新町，火民家。肥後、小倉兵邀擊之赤坂八町坂。富士、回天

宗秀放囚，長行所遁，是輩臨軍，誰敢盡死力。

二艦發砲爲聲勢。長人殊死奮鬪，肥後兵善禦，獲三十八級，長人遂退。回天艦進衝赤馬關砲臺，大砲烈戰，遂不能克。廿八日長人再攻，肥後兵偃樹塞路，清野以待，長兵不能逼。小笠原氏誚其擅伐樹木，肥後兵怒曰：諸藩傍觀不戰，我獨當敵衝，伐樹塞路，固戰略之所爲，何可誚之？有各藩亦怒。長行輕舉失機，不敢盡力防禦。晦日肥後不告撤兵，久留米、柳川二藩相踵而去。長行不能獨留，率屬兵駕富士艦走長崎。小倉藩火城，退保香春。長人入小倉，逼香春。小倉氏進退策窮，就薩肥護五卿者請行成。長人曰：毀金邊、狸山二壘，則聽所請。乃如所言。長人直據二險，分兵

安達曰。列藩不約而出于一。猶元弘末年。勤王義兵東西同起者。

逼香春。小倉愈窮。發使馬關請和。長人要曰質世子。乃遣宰臣請哀。不可。乃令臣廢束裝書告致封上而去。長人曰。吾非附強凌弱者。豈忍旁觀隣藩君臣彷徨道途乎。召宰臣立約曰。若幕府出兵居中諫止。不得諸藩兵次封內。企救一郡。俟他日完白還之。初將軍得三道之敗報。令率從駕諸侯進牙于廣島。德川慶勝諫曰。諸藩疲奔命。國力不給。況今物價騰揚。窮民騷擾。一旦有變起肘腋。何以防之。願息干戈。以救眼前之急。因藝阿三侯亦上書朝廷。請宿衛曰。天下人心不直伐長。今也兵結寇連。近畿諸藩大半服事軍役。若浮浪無賴。發變輦下。何以防禦。況外夷四來。

木原曰。至此出兵公然揚言幕府之失政。若者中機此暑蓋一世者。

以窺我隙乎。臣等願入京宿衛九門。至此越前氏上京。見一橋氏論征長不可。不聽。乃上書將軍曰。長藩暴動。原由于幕府失體。今日之務。在去私心從公議。宜召諸侯異議者。虛心聽衆議。以定國是。否則朝亡一長。夕又生一長。況英法各國虎視其後乎。請明內外本末之辨。更爲良計。不報。會兵庫大坂細民苦米貴。蜂起毀富豪屋舍。四方騷然。薩藩發兵上言朝廷曰。外夷事起以來。憂國志士。棄生唱義。勤王諸藩奔走東西。不敢寧居。而幕府統御無道。忠言讜議。盡屬畫餅。今也將軍屯大兵於大坂。而不能禁閭閻小民之橫行。幕府之政權已替矣。且臣之所不解者。曩日

苦幕末運。人才甚陋。有海舟一人。矯矯不群。唯坂倉氏爲以斯人口舌可弭薩謀。何等迂

幕府聽毛利氏之謝罪。爲之解兵。今也無故再尋干戈。拘留使者。掠畧細民。不特防長二州懷憤惋。天下人心皆不服。願朝廷明四目達四聰。以寬大聖旨下霈然恩命。持危扶顚。以圖中興之大業矣。會有流言。薩藩謀移鳳輦。會津氏衷甲以備。市人恟恟。薩藩致書。請辨浮言。解士衆之惑。以安慰市民。閣老深虞薩命。勝義邦說之。義邦曰。會人執拗惡異。不先諭會藩。則不可說薩藩。乃見容保論征長無策。且曰。方今之計。宜以寬洪大量綏服長人。蘓息國內。退又書諭曰。當今風氣日開。人智日進。而在人上者。暗于下情。迂于時務。此國事之所以日愈紛然也。今日之事。宜爲

切當會藩人之病。

木原曰。麾下八萬。海舟以外。無一人解事者乎。噫。

此亦時機已失。故義邦決以喪止戰。

天下謀。不宜爲德川氏一家謀。爲一家則不免偏私。爲天下則公明正大。容保嘉之。不能從。義邦以押邪小人當要路。徒以俗論壅蔽君相。不知國家大計。謂板倉氏曰。方今急務。在戮橫邪小人三四輩。以謝天下。幕府有何宿怨於毛利氏。而縮國命耗國力。不知自反也。聞有策借金外國以繼急乏者。果然則其亂不止。防長二州勝成默然。蓋池田長發使法國。私約藉其力以張幕威也。義邦見國事日非。不勝憤懣。請歸休不允。適聞將軍病。憂憤特甚。乃建言曰。方今亂形已成。萬一天不吊吾君。四分五裂。不可復挽回。請付臣二三軍艦。直衝防長要害。得一戰相當。然後問

侯伯意見察天下人心之所向以處分大事則不出旬月而西陲紛擾可解也不報將軍家茂患脚腫至此病勢日漸七月二十日薨遺言委慶喜征長事務慶喜銳意用兵將親將大軍繼之兵發有日會得小倉敗報知不可爲乃用越前氏言命義邦使長藩告將軍喪休兵。

傳曰孔子修春秋亂臣賊子懼夫春秋托始隱公豈非以魯有亂臣賊子始于公子翬父之故耶蓋自文武創國至此四百年不特王室衰亂大小侯伯亦皆尸其位不知宗社安危生民疾苦爲何物哀公對孔子曰寡人長於深宮婦人之手未知哀未知樂夫不知哀樂爲何物以是位侯伯之尊衆庶之上此賞罰之所以顚倒亂臣賊子之所以紛起而孔子寓王法於二百四十二年實有故也顧德川氏創封建之制二百年於此不特幕府政綱紊亂威德日衰列侯尸位門族曠職無一異春秋末世也余猶及幕府末運大小侯伯蕤輿馬飾鹵簿呼號道路互以資格相加望之儼然如神就之温然如春而問其爲人哀公所謂寡人長於深宮婦人之手未知哀未知樂者而其世卿大夫爲衆庶所推者亦皆擁臣族宏門第務爲深深穆穆金穀出入官僚黜陟尺寸以上皆使吏曹議例格以

非及當時者不知此論之妙。

行此以家國安危生民疾苦委之土苴木偶也夫天下活物豈土苴木偶所能御乎壬子春余始游江戶翌年米國軍艦入浦賀將軍家慶已病聞急報大驚愈危篤遂不起是秋家定拜將軍勅使奉宣辭東下列藩群侯盛儀入賀僕從雲從輿馬如龍大城內外無立錐之地余觀是盛儀以爲幕府威權赫耀臣服海內如此天下何爲而不可成翌年米艦再度目其營議紛紜諸司狼狽列藩群侯束手茫然無一所爲心竊怪焉蓋天下活物固不可以土苴木偶爲之也爾來變故百出海內鼎沸而觀有傑然者出爲天下之用無一非寒素書生嘗盡人間甘酸者而若水戶氏若薩長氏周旋朝幕鼓動列藩翼贊維新之盛業者亦皆由其藩重文學破資格登用寒素書生與之謀家國大事也嗟乎余於是愈知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亂臣賊子之紛然交起爲晉楚交霸爲戰國七雄至暴秦坑儒焚書而後已者皆由封建爲弊大小侯伯世卿大夫徒矜閥閱傲然據人上也曹劌謂桓公曰肉食者鄙矣識者固已知其弊之所在也而我邦始之以先帝之剛果承之以今上之叡聖廢幕府改封建之制大小侯伯爲華族門閥世族爲士族自幕府失德亂勢始兆未經二紀天下貼然人安

土苴木偶四字罵盡當時極切實。

河野曰以春秋爲反影補寫措置末運一一實際至此點出曹劌全篇活動何等妙腕。

木旗曰海内向尤晝於鹿門暢言終之。

無事。然則我之不至如亂賊紛起。輾轉喪亂至暴秦之焚書坑儒而後已者。率由先帝赫怒救大亂於始兆之日也。

先帝崩。御勅毛利氏休兵。

將軍家茂已薨。板倉勝成與會桑二氏請朝廷傳統慶喜。慶喜辭。關白苦諭。乃入嗣宗統。讓將軍職不拜。越前氏說之曰。閣下承宗辭軍職。兵權無所歸。請以之禀朝廷。解防長之兵。則閣下辭軍職之實。暴白于天下。朝廷果欲委政柄如祖宗。則宜會天下諸侯。聽衆議而後拜命。防長處分亦皆付衆議。一決則閣下之所以奉體朝旨。彰然著于天下。億兆之惑釋。而閣下義名立矣。慶喜不能用。是時防長備兵。天下騷然。慶喜將立軍功挽回衰運。遽改軍制。編番士為游擊隊。麾下食大祿者。悉編入隊伍。家臣從僕亦編為銃隊。謗議紛然。朝廷召關白以下會議。正親町三條實愛進曰。天下大事。非微臣所能知。然而將軍即世。幕軍不振。惟有會列侯議處分耳。山階親王曰。然。今也兵連寇結。百萬靡爛。而將軍新喪。宜告大故托喪弭兵。衆然之。召慶喜告之。慶喜鋭意用兵不可。八月八日入朝陛辭。期十二日西發。十日夜得小倉敗報。愕然始悟軍功之不可冀。鋭氣頓沮。召越前氏商議。俄

此言在一橋氏為策之得者。而不能用者。會津氏之論先入為主也。一橋氏末路舉動不一致。平生豈坐仲尊死後輔道無其人歟。

一橋氏前後所為明暗判然。如出二人。其意必曰。已受寵統盡力所及矣。

而後已亦可謂忠也。

令停出征。十六日入奏曰。臣暗時機。叨膺大任。前日陛辭。將除梗命者。以耀天威。今聞小倉失守。諸藩斂兵。願朝廷急召列侯。以議防長處分。乃命勝義邦告將軍喪于毛利氏。且諭停兵。義邦馳抵廣島告使命。吉川氏請稟宗藩以答。義邦曰。從前使命往復。皆介藝藩。故彼此情實。互不相悉。今單身入貴境。將面見諸君。親達一橋氏之旨。僕固分百死。若蒙暴徒殺害。不敢以是歸罪貴藩。長藩遣廣澤兵助出接。義邦執禮甚恭。告將軍新喪及一橋氏承宗。且曰。貴藩處分。國事最急者。請退兵疆內。以待後命。兵助辨藩主之寃。義邦不敢答。唯說將軍新逝。國家多故。在今日宜鑒印度覆轍。去小怨。以濟國家之難。兵助曰。我藩固不奉幕府大故。妄尋干戈。但未見大政更張。寡君雪寃之實。不敢退兵。義邦不能强。尋使藝人致朝詔曰。將軍新薨。百姓悲哀。宜姑休干戈。防長士民亦宜返其所侵掠。長藩不受曰。朝廷已鑒照我藩情。今曰侵掠。恐非勅語。朝廷固諒我之無罪。今曰姑休兵。此他日再用也。我士民暴骸原野。若退一步。則無復雪主寃之期。尋幕府令撤藝石兩道諸藩兵。二十八日詔召尾紀加薩以下二十藩曰。朕將聽衆議有所處分。越前氏與書島津山內二氏。趣入朝曰。一橋氏悔悟征長之非。將會侯伯議國是。辭軍職不敢入二條城

一語已驚敵人。

尤得大體

王政復古已稱在皇顧。此人與島津氏以下。會於京之日。固已論及王政復古之事也。

佐田曰。幕制大行喪過容七日。將軍喪過容五旬。家茂入朝。改大制爲大行喪過容五旬。関白左右大臣及將軍喪過容三旬。

是寔千歲一時。爲皇國立長策之秋也。機不再至。請速入朝效力國家。茂承收兵至大坂。移病就國。上書曰。慶喜承宗。但未拜軍職。方今外夷猖獗。海內擾亂。人人不知所向。願率舊典正位號。此非臣一人之私願。實天下萬民之所欲也。池田蜂須賀藤堂前田及細川澄助相踵至京。十二月。叙慶喜正二位。補征夷大將軍。是月十七日。皇上患痘。二十二日崩。朝野悲慟。且以國事日急。訛言紛起。四方相傳。爲大變在近。命山陵奉行戸田忠至議定葬儀。三年正月二十七日。葬於泉山陵上。諡曰孝明天皇。御壽三十七年。慶喜使藝藩諭大喪。長藩斂疆外兵。還侵地。長藩答曰。

木原曰。書以尊攘爲名。不可無此大手筆。揭二帝須揚聖德。極得體裁。

河野曰。腹有上下二千年。故與此筆。

貴藩爲寡君盡力。宜奉朝諭。撤兵還地。至豊石兩疆。請俟冤白之日。而後撤之。慶喜無如之何。

先帝在位廿年。至此崩御。帝盛德大業。非卑賤如臣者所能窺知。唯就其德澤光被于四表者。而考功烈之原于一德者。猶有窺其一斑也。蓋先帝剛果似後三條帝。而規摸之大過之。英邁似後醍醐帝。而度量之宏過之。夫後三條帝抑諸藤。令攝籙以下屏息就我者。實由剛果有餘也。而不能使之中心悅服。改其驕橫。中道崩殂。諸藤相慶。轉相彼猖。此猶有所憾于規摸之不大也。後醍醐帝奮冒大難。蒙塵山野。播遷海島。遂能鼓舞海內義氣。僵九世蟠結北條氏於一擊之下。非英邁之主。而能之乎。而復祚未幾。嬖妾變童用事。忠直揹棄。刑賞濫施。社稷安而又危。天下治而又亂。天步艱難。偏安以亡。此猶有所憾于度量之不宏也。夫德川氏之擅制。萬非諸藤之比。井伊直弼挾幼主。以暴威錮三卿。何異北條氏以陪臣逼朝廷乎。而帝斷然以掃攘大義。誓天地。不少枉其志。曰。朕以是爲賊臣所中。始可以見祖宗于地下。非兼有後三條之剛果後醍醐之英邁。而能毅然樹立如斯乎。當島津毛利二氏翼戴朝廷。勤王義士四方雲應。猶能參之天時。驗之人事。委天下之事於一橋會津尾

立論正大。措辭炳烺。抑揚頓挫。恐適矩度。政記諸論。恐瞠若其後。

張越前諸氏。不有敢所爲。毛利氏之建白大和行幸。關白鷹司氏在內主其議。七卿將親兵爲之外。加之浮浪有志所在響應。可以有爲也。而猶非其過激。授旨中川親王。援島津氏抗之。不動干戈。不驚視聽。使天下大勢不借人爲自然去幕府而歸朝廷。不知其所以然。猶天地不言。四時錯行。造化無跡。百物並化。此非有其度量之宏規摸之大與神祖神孫同符於百世之上者。而能如斯乎。蓋後三條後醍醐二帝所憤。曰諸藤之專權也。曰北條氏之擅制也。若帝則曰。我邦肇國。未曾取辱于外國。而歐米各國恃大艦巨砲。凌壓我。以逞其大欲。

重野曰弁擧四聖歸重先朝識論被

實錄揚得體與海南先朝紀略論贊可并傳不朽。

河野曰天下之事至此猶破竹數節以後不復費力。

此天地神祇之所不與億兆公憤之所不容於是赫然憤怒將與天下掃除此大讐區區二帝之所憤帝固不遑問之也獨恨帝際國事多難焦心苦慮寢食殆廢而天悔降禍人知所向統一之業戡定之略十成八九而及比大喪鑿井九仞功少一簣何天不吊萬姓一至此也而聖嗣繼立紹述遺緒未期歲錦旗四麾海內響應而其所以經略四方綏撫億兆無一非貽厥之謀者嗟乎亦偉矣蓋神武肇國以後天智帝戮大憝興隆文化爲我中宗桓武帝討平蝦夷以安區夏爲我中興明主而先帝龍驤于千年之後再造家國立萬國並立之基礎德業之盛功烈之偉配之三帝宗祀之千萬世固無異論也。

幕府奉還政權

慶應丁卯正月薩肥以下連署請因大喪赦五卿一條鷲尾二卿亦請召還五卿并釋親王公卿諸以國事嘗譴者朝議可之令幕府下命五藩送還五卿四月薩土諸藩皆論毛利氏之無可罪幕議却之朝議以輿論之所歸命幕府寛毛利氏之罪七月幕府召毛利氏支族及吉川氏未至小松帶刀西鄉隆盛赴山口見藩主父子密議合兵大舉逼幕府奉還政權

重野曰此事出于小松西鄉大久保三人授旨中井弘三說後藤象次郎是時中井有故潛匿于後藤氏舍。

木原曰此書筆挾風霜氣魄雄大識論公明非此不足以聳動三百藩一變八百年僭亂國體天奉降傳人再造家國余聞容堂公爲人常服其不凡。

于朝廷山內氏亦屢論政令出二途之害至此有所深考稱病發京途建白幕府曰天下之憂莫大於憂世之士噤口不言也方今朝廷幕府公卿列侯互相猜忌相目不言凛凛乎旦不測夕而天下至此極罪當歸何人唯願殿下以大活眼大英斷與天下萬民同心協力立亘萬世而不墜對萬國而不愧之大規摸也臣私以爲方今大計在廢幕府一變國體以至誠奉朝廷以信義接萬國因陳所見供殿下採用曰建上下議政局上局公卿列侯忠誠者爲議事官下局正議藩士公明純正者爲議事官制度法令一切萬機經聖裁決于此召歐米各國公使於兵庫港與兩局諸官會議結明確條約以表信義於同盟各國置軍局於京都大坂練海陸軍立稱雄萬國之武備議事官以公明心事處分大政不問既往與天下更始洗刷舊弊剪除枝葉參考時勢創獨立地球上之磐石基礎方今急務舍此數者無他良策若殿下以臣言爲狂暴不足採則不特臣一人所痛惜實爲天下所大息也授旨寺村後藤福岡神山四臣持書上京見慶喜說方法薩藝備前尾張宇和島五藩亦上書贊是事慶喜固知幕威日微不可以制天下遂決意作手書示親藩譜第曰保平以還權移武門干戈相踵天下塗炭我先世起參河戡定喪亂勤勞王事。

至此不動其心。慶喜氏常服烈公之訓。久之復本心也。

累蒙寵眷。子孫世襲閫外之任。二百餘年。于今孤以
非德。猥大任。舉措失當。國事日非。顧今外夷來逼。國
步艱難。而政令不一。綱紀不立。何以維持國家。孤將
奉還大權。政無大小。一仰宸裁。諸氏體孤斯志。協力
外藩保護皇基於無窮。此孤所以報涓埃忠朝廷也。
群下愕然。議論鼎沸。慶喜不以爲意。十月十四日上
表辭軍職曰。王綱解紐。天不福皇家。攝籙世私。朝權
保平之亂。政權移武門。及亂交起。世無寧歲。臣祖家
康蒙寵眷。拜征夷將軍。子孫世任閫職。至臣政刑失
當。內訌外懼。日急一日。此皆臣薄德所致。況方今外
國交際。非臣一家所能總。伏請自今內外庶政。一仰

聖斷。與億兆衆庶。同心協力。蚡保護皇土。庶幾與海
外萬國并立。臣慶喜盡忠國家。有此一事而已。謹奉
還政權。以待後命。翌日入朝。有旨曰。汝家世襲閫職
總大政。今也考察宇內形勢。奉還大政。朕深嘉之。從
今戮力諸藩。維持皇國。以安宸襟。尋詔列侯上京。令
諸藩士議五卿處分及待外國之法。尾張越前彥根
安藝薩摩諸侯上京。餘皆病辭。長藩以二大隊東上
屯西宮。詔赦敬親父子及支藩。復官位如故。薩土諸
藩私議曰。大勢將定于一。而遲疑不決。坐失時機。天
下之事未可知也。十二月八日。中山大納言。日野中
納言。德大寺右近衛督。岩倉中將。尾張越前薩摩安

不及會衆情洶擾。慶喜藏大坂者。恐

書路分岐。可研翫者。

藝土佐五氏及臣僚會議殿上。議論徹曉。翌日免會
桑二藩九門警衛。以薩藝土三藩兵代之。禁內六門
晝閉。停公卿隨從參內。詔曰。癸丑以來。國家多難。
先帝惱宸襟。天下所知。今也新復王政。挽回國威。庶
政一決于公議。與天下更始。廢縉紳武弁門閥資格。
停攝關議奏傳奏守護職所司代諸官。更設總裁議
定參與三職。有栖川親王爲總裁。中山日野岩倉諸
卿。尾張越前土佐三氏爲議定。大原萬里小路長谷
橋本諸卿。及尾薩土藝越五藩士爲參與。以綜大政。
詔曰。今日以往。大小政令。自朝廷出。四方其體是旨。
　尊王之說。始于水戶氏。成於島津毛利二氏。及山

以此詔閣筆。極得大體。猶外史以德川氏之盛極矣一句收局也。

內氏建白出。列藩贊成。無敢沮之者。蓋我邦神聖
立極。固曰秋津洲。我子孫所王。寶祚之隆。與天壤
無窮。其變爲鎌倉氏。爲室町氏。爲群雄割據。爲封
建列藩。皆一時姦雄。因不得不然之時勢。立姑息
治法。一切武斷戡定亂略者。固非神聖立國之旨
也。水戶義公著日本史。固已寓微意於此。及外夷
事起。烈公以尊攘爲說。豈非以國體不正。大本不
立。不可與萬國講交際之故耶。若使幕府奉朝命
委烈公以天下大事。則必將有所大爲也。而太平
日久。門閥爲俗。例格爲政。天下之權歸吏曹。吏曹
任是責者。概皆輕儇奔競。唯利之謀。無論朝廷幕

森曰。維新大業。成於薩長土肥四藩。人人所知。此篇首序先帝之宸斷。水府首唱之功。至此并論澄烈以終。原始要終。微顯闡幽。得春秋之筆法。

府。大小列藩皆無不然。而烈公負文武之大畧。遂爲是輩所忌。不得有爲。悒鬱以終。毛利島津二氏繼起。皆以雄藩繫名望。其國富强。其士忠勇。觀洋夷之强梁。幕政之衰替。聖上焦勞。不安寢食。慨然以挽回自任。其入京師建白國事。固將一變國體。與天下一新。而後與萬國講交際。如今日之所爲也。而先帝以攘夷誓天地。口未嘗說和一字。蓋以爲太平三百年。非百戰以一新天下之耳目。振起國家之元氣。則不可有爲也。其頒告攘夷期日。毛利氏先天下砲擊外艦。島津氏亦憤國辱。邀英艦麑灣。挫强鋒於彈丸雨注之下。而二藩威望日隆。兵勢日振。遂因其力。奏維新大業。蓋天下人心之戴朝廷。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抑大政維新。薩長土肥四藩。以勲勞尤大。位朝班。霑榮寵。而水戸氏首唱尊攘大義。忠勇志士竭力國事者。或觸刀鋸。或僵囹圄。流離困辱。死亡畧盡。而世談維新者。亦不甚說水戸氏。何天厚于爲之終者。而薄于爲之始者乎。按烈公二十一子。一橋氏以下。胄他姓列華族者若干人。此水戸氏所獨。蓋天不容欺。烈公首唱之功。固已爲天所寵異也。

木原曰。明治維新之業。成三大藩之力。而水戸爲經。薩長爲緯。左提右挈。挽回大運。其業偉矣。獨水戸氏淪裂。不能殺力維新之日。而首唱之功。不可沒。此篇首序烈公之事。至此論水戸氏首唱之功。以終篇。三氏事蹟。隱然相成經緯。犹始要終。極爲精密。如斯而後可閣筆。

尊攘紀事卷八大終

跋

仙臺国君天爵夙有文名。歷游三都。交遍海内。客秋游我下毛。到處杯酒歡接。送迎如雲。而君䲭然応酬。迨夜分人定。輙手删此卷。鷄鳴不已。余竊服其精力兼人。乃謂余曰。脱稿之日。必経子一閲。而後付梓。帰京不幾。郵寄稿本俾余論定。且徵言。余謂此書体裁。擬紀事本末。保建大記等。自嘉永米使航渡。至慶応将軍還政。凡二十年間。内外機務。天地災異。可鑒王覇隆替。卜国家妖孼者。及廷議野議忠姦淑慝可供人臣勧戒。悉当時事情者。大義所係。逐次撰出。有條而不紊。目張而无漏。毎篇論斷。権平衡正。褒貶不苟。與奪必慎。其言鑿々乎中肯綮。近世所稀見也。曩君著米法二志。内外盛傳。清国黄公度王紫詮輩推奨不置。此編之於二志。異撰同工。無有軒輊。然彼有隔靴之恨。而此有麻姑之快。何也。彼待譯者。以異域之人。記異代之事。虽筆端有神。其有不尽固其所也。此編則不然。君躬親操觚。叙近代之事。以閲歷之手。且會脱羈絆。縦横如意。負過二志。職是之由。

黄王二氏或読之。不知其擊節何如也。初君之在史局。探金匱。拾逸策。旁搜博索。起是稿。昨秋以來。改竄数次。釐為八巻。考証之精。網羅之富。実為完備。世或惜君懐良史之才。不能久其職。余謂不然。諸編之成率皆在退休後。先輩評栗山潜鋒曰。弱冠為水府所羅致。竭力脩史。其才不大見于世。然則出入史館。依人成事。謂文士之幸未也。嗚呼君猶在職。晨入夜帰。掣肘牽累。久跼蹐轅下。則欲縦横揮霍。自展驥足。如此。决不可得焉。其得失有不待辨者矣。若夫叙事簡潔。議論精確。読者自識之。豈須余贅言。

明治壬午四月念日

下野　森保定撰



明治十五年二月二十二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五年八月　出版

著述人　宮城縣士族　岡千仞
東京府芝區愛宕下町四丁目壹番地寄留

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前田圓
東京府京橋區加賀町十八番地住

發兌所　東京芝區三島町十番地　甘泉堂
同　京橋區銀坐四丁目壹番地　博聞社
同　同　加賀町十八番地　鳳文館

岡千仞 著

尊攘紀事補遺

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東京府鳳文館刻本

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
東京府鳳文館刻本影印

啓門岡千仞著

訂正尊攘紀事補遺

東京　鳳文館

尊攘紀事序

宮城岡君天爵强識多聞仿通鑑紀事本末之例著書以紀國故始嘉永癸丑迄慶應丁卯凡十五年四十篇命曰尊攘紀事蓋取尊王攘夷之説而名也行有年矣天爵乞予序之日本沿古封建制度諸侯建國七十有三其後分多至二百七十餘而諸侯之中又有所謂大將軍者為羣藩長天皇位雖尊然惟大將軍乃得專決國事號稱幕府文祿慶長之際德川氏秉政天皇恭己以聽虛擁神器幾三百年至嘉永中西洋英俄美先後叩關乞互市兵威强盛大將軍不能拒於是鄰藩水戸氏倡攘

夷之説士夫左袒闗然一辭欲以奪將軍柄而德川氏不悟遽起大獄激怒之適以速覆亡之禍内訌外沮迫脅無聊卒乃稽顙歸政奉還大權成其為尊王之局雖曰人事實亦天運使然莫之為而為者矣私獨恠當時士大夫以尊攘為名氣鋭甚既擯德川氏不用意必掃境攻戰盡反幕府所為申大義於海内乃不旋踵明治改元即舉向所攘斥者一變而悉從之而水戸之論絶不復聞推移反掌何其速也然則夷不夷亦因心之異視已耳於人國無與孔子作春秋明王道制義法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可知夷狄無定名定形褒譏予奪

一本政教而言非謂舍己以外綜地球七萬里而皆可禽擾獸畜也史記大宛列傳載安息在大宛西最為大國臨嬀水有市民商賈用車船行旁國或數千里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馬畫革旁行為書記以證今日歐羅巴事甚明而後漢時之大秦即今意大里史稱其俗力田作多種樹蠶桑銀錢十當金錢一貿直無二價國用富饒各有官曹文書置三十六將會議國事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人民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定遠侯班超嘗遣掾甘英往通之不能得當其時羅馬并兼歐土廣制萬里政教號令郁然可觀浸與漢

家冠帶比倫矣況更千數百年間殊勢異變益務強兵并敵雜霸王假仁義以修盟會若今西國者哉是以君子鑒往矯失將善謀其國僶俛焉慎固封域舍己短益彼長不敢輕喪所守亦不欲賤簡他人以詒釁端庶幾乎保邦常道天爵著書或亦有見於是歟至其文詞健快如水溢雲涌馬逸不可止自謂必傳無疑天爵既已知之矣予又何言

大清光緒九年癸未二月遵義黎庶昌序

頃得岡鹿門所著尊攘記事讀之々々不覺拍案稱快數矣蓋非一區々子之為快々其能言余所欲言也鹿門少於余廿歲然歷觀世故則同余嘗以熸黨罪禁錮舊藩吉田不出城門者數年矣時鹿門游學四方或在江都或京師以年往來天下英俊士故其所目擊親聞反多於余其

感於懷攖於心或怒或憂者亦必不少也夫幕府之末造實為天下一大變局內外多事庭々無生人故可喜可歎可怪可笑者歷々如此編所記傍觀者不忍坐視慷慨發憤之風刀鋸々隨其後迂愚如余亦不免禁錮何可笑也鹿門蓋生所慷慨鬱結乎當日者今讀之皆淺々

於此書極其状不可言之吁余亦嘗有
志于作一書以記當時事而未果今
讀此編則盡録而無遺復何勞老
後枯筆耶但其議論非無一二不滿
吾意者然合者固多不害其為同爲
將於見君乃擧一太白賀此書之
成也
明治十五年九月初五日
湖山小野愿誌時年六十九

緒言

一余嚮刻尊攘紀事。以與坊間諸書紕謬錯出者稍異。其撰傳播四方。而與及當時者。病其多遺漏。乃每得一異聞。編輯爲篇。得十六篇。乃命曰補遺。付刻問古。

一魏默深聖武紀。經三刻。始爲完書。余於是書。將續纘追補。至無一遺漏。而後嚴加筆削。爲完書。觀者幸指摘謬誤。或逸事可補者。私乘筆録。可以供採輯者。賜投示。實爲素望。

一此編紀米使要請。取彼理日記譯本。紀俄國蠶唐太始末。取官撰柯太概覽。紀僧月照西遁。取小河一敏手録。紀浮浪唱義。取清川八郎潛中日記。小河一敏義擧録。紀大和之亂。取初秋夢南山踏雲録。紀水戸浮浪西上。取加藩館撰書。紀薩長二藩釋怨。取坂本龍馬傳。紀復古王政。取岩倉大久保二大臣行狀。其他猶有數十種。間交得于傳聞者。編爲四卷。

明治甲申五月　岡千仞誌

訂正尊攘紀事補遺目録

卷之一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森保定曰香山中島稱[illegible]爲戰吏此事委一戰吏了局者何也

以姑息始之以姑息終之

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一

宮城縣　岡千仭振衣撰

米國使艦入浦賀

嘉永六年六月亞米利加合衆國軍艦四隻駛入相摸浦賀鎭臺戸田氏榮遣屬吏香山中嶋二人問狀曰米國海軍督將彼理奉國書請隣交通商見重官達國命二人諭我國長崎以外禁外艦進港彼理令屬將答曰我大統領命督將奉國書使貴國不欲與位卑者交言直詣江戸見國王達使命下哨船測量海口發大砲張聲勢殺氣凜然氏榮告測量發砲爲國禁曰測量發砲米國軍律貴國安得以國禁遏我

軍律乎氏榮恐生變告曰得政府旨以復請幾進入三日乃陳狀曰彼不得所請立生大變請權受國書閣老阿部勢州會宗藩及諸曹議之議論紛然無所統一是時水戸中納言名望重天下得罪幽別邸勢州奉將軍旨親往請起參大議辭病不見苦請至夜乃出見曰力病奉台旨翌日入見與閣老及諸曹議拒絶方畧曰不一戰以折彼驕傲則國威挫屈無復可爲意甚決諸曹枉爲說曰權受國書遷延答期待戎備稍整而後戰於是受書議決令香山告曰政府重大國使命特發重官受國書浦賀禁外艦進港他日來長崎取答書彼理怫然曰米國發重使請隣交

無禮不遜一至此

小野湖山曰當時江戸騷擾如鼎沸余輩亦在其間慨然欲一戰以折彼驕傲而海測量之日實不堪痛憤

非荷蘭漢土比吾不獲政府要答則有一戰而已香山曰政府發重官受國書一如所請而猶爲不足何故彼理和顔告國書授受禮式氏榮恐生事一順適彼意且令香山私曰留此待答乎彼理不敢答於是測大砲可及之地定九里濱爲兩國接見之地急築館舍晝夜督作本日會津彦根川越忍四藩嚴兵備海陸彼理進四艦距岸數町分軍隊爲二一備艦上一自隨曰彼若設詐誘我則列砲齊發殲之一擊之下駕哨船上岸艦上發祝砲校將揮白刄令軍各隊整列簇擁入館館隘遏衛兵進入不聽戸田井戸二官出迎禮揖彼理不敢答禮直就賓位二童子捧國

書二壯夫介之授受儀了二官書告曰此地禁延外人政府特重大國使命屈國法延使者所請各件廟堂大議非時月所能決他日再度取答書彼理曰去此歷觀琉球廣東明春再度入江戸城見貴官陳使命受答辭氏榮曰再度之日止此四艦乎曰是行在琉球待艦隊尾來未至故止四艦氏榮問漢土兵亂不答整隊而退衆意稍安是日海陸衛兵數萬旗幟飜風兵仗耀日彼不以爲意直駛四艦至本牧下哨船測量氏榮大驚遣吏詰問傲然曰明春再航不得所請則有戰而已故測量列艦隊之地吏盛[illegible]兵忽國禁笑曰督將業既上國書表懇親貴國豈可遏

我測量行艦之地乎。更進數里。止艦望見大森品川。知爲大城外郭曰。渠已受國書。妄加暴橫。使國人憤激。非謀也。乃反艦過浦賀。見香山中島諸人。謝厚意。直出海口而去。彼理在浦賀僅十日。閣老諸曹深恐激變。甘爲彼所恐喝。破大禁受國書。饜彼所望而去。書凡三通。一爲大統領上政府書。曰我亞米利加合衆國隔大洋與貴國相隣。若駛走汽艦。則可十八晝夜而達。我國雖新造。生齒日繁。貿易日盛。貴國能開海港通關市。其爲國益不細。若爲不可。則試行數年。無益而後止。米國捕鯨船及商舶航漢土者。或遭颶風。或絕煤炭。漂至貴國者。無歲無之。而貴國虐待無人理。切望除此舊法。一加給卹。以盡善隣之義。一爲委使人全權書。曰彼理有才有識。我所一心委囑。貴國大臣與之議定交信通商章程。一爲彼理上政府書。曰歐人檢出米國。實爲歐人始航貴國之時。爾來四方移住。今爲殷富大國。貴國間大洋爲隣域。而無故讎視我國。非保長久之道。故彼理啣國命。謀與貴國結交際。開兩國人民之公益。唯兩國講好事體極大。非一朝所議決。明春再度陳懇欵。此時太平年久。內外忘兵。而一旦有此警急。命諸藩發兵。戍沿海。朝野驚愕。不知所出。水戶中納言專主拒絕。諸曹一意恐怖。枉爲之說。受國書。中納言作書論陳不可和十

所請固有一理。唯要以兵。豈可無所報乎。

事勢。州不能斷。是月廿二日。德川家慶薨。家慶深憂外難。臨死囑諸老曰。水戶中納言用心當世。一切外國事務。委水戶氏處分。七月。會列侯。示三通國書。且諭曰。國法禁近外人。前日之事。出于一時權宜。不可以爲常。彼書所要請。皆家國大事。宜各陳所見。窮論得失。無有忌憚。於是列藩競論防禦方法和戰利害。或謂絕彼請。則不得不戰。戰則兵備不整。彼再度要決答。遷延期日。待武備畧完。而後掃攘。或謂統御不得其人。則衆心不一。若委一切海防事務水戶中納言。則紀綱一新。士氣振起。何患外難之爲。或謂一朝許彼請。則英法諸國各傚其所爲。陸續來請。國力有限。要求無厭。嚴絕彼請。無遺悔他日。或謂講好通商。國法之所禁。但撫漂民。給薪炭二事。許彼所請。以探海外動靜。或謂幕府職征夷。一且怖彼恫喝。許所要請。失職無甚焉。請大舉掃攘。挽回頹風。更張國勢。尋諭曰。衆議雖有異同。其要歸和戰二字。顧邊防未整。兵備未完。未可妄開釁端。彼明歲再度。姑以婉辭彌之。唯彼以暴威來迫。勢不可不應。宜用力實地。抑忠憤。蓄義勇。莫汚國體。於是築七砲臺品川海。命江川英龍鑄大砲。宥高嶋秋帆。授砲術。下曾根佐久間諸氏亦集徒。授大小砲火器。盛行。儒生劍客爭論國事。天下騷然。八月。薩藩報曰。米艦繫泊琉球。乃囑荷蘭

河野通之曰。當時余年少。微聞此事。試思使勢州能斷。則成出何等事。

森曰。見海寇鴟。復何及。

人在長崎者告曰將軍新薨嗣君未行承統之禮明春再度不復暇決答請更期年月彼理書答曰將軍生死無關兩國之大事航度之日見宰臣而取決答語左右曰向日本答俄人亦以將軍喪日本用漢土禮喪服限三四月此托名國喪延晉答期而已豈可爲彼所欺罔乎

海外各國以通信交商要請我始于此是秋余巡視相房海岸至浦賀見香山中島諸人聞其說汽艦運轉火器精妙眇視我國如不介意者然愈知宇內大勢一變而我邦孤立東海竟不免此患也先是水戶烈公慨我狃昇平忽武備鑄大砲修戎具將以是率天下一洗太平游惰之習藤田會澤青山豐田諸儒著書專說神聖國體冠萬國指陳時弊痛斥外夷而米艦入浦賀其所要請如諸儒所擬議時論歙然宗其言而烈公解幽閉參大政藤田戶田諸賢輔佐烈公天下想望風采皆曰國家治亂安危一繫公之進退公亦慨然以天下自任宏謨碩畫將有所出群小不便讒謗紛起遂逮浮浪儒生論國事者鍛鍊細故起大獄株連宗藩列侯人心離散內訌外懼叛亂四起繼以滅亡嗚呼使幕府終始依賴斯人仗宗戚之重養天下之望則不至內外武備如此萎苶天下政綱如此陵

木原節夫曰尊攘二字實出于水戶

此篇以烈公進退此作者三致意者

重野成齋曰論得當日情形宛然在目

夷一旦緩急舉其所素養文武諸士任之天下之事則不必至狼狽失措取侮海外如此太甚也及一朝事急始解幽閉既已無及而起之不盡其用黜之不以其道此自壞萬里長城者如之何不醜其亂而速其覆亡乎噫

俄國使艦入長崎

是年七月俄羅斯軍艦四隻入長崎港旁近諸藩發兵備之遣吏問詰曰俄國使臣布恬廷奉國書有所請是時米艦發浦賀朝野始爲貼席之念忽得是警人心恟恟乃命長崎奉行受書書副漢文荷蘭文曰俄國皇帝欲與貴國講好以福兩國人民俄國版圖跨三洲固無意廣疆土唯福兩國人民非劃定疆界則不可請貴國與使臣議定北陲疆界使兩國人民各保其堵安其治俄國船艦往來亞米利加屬地及東韃加者必經貴國洋海請爲俄國開一二港使得繫泊船艦購求薪炭食料布氏亦書請曰疆界一事非面議不悉事情請至江戶見重官議定是事幕府命筒井憲川路聖謨赴長崎見俄使會松前藩報俄國軍艦入唐太久春古丹發砲上陸官吏奔竄發兵守宗谷衆議紛然乃先告將軍新喪不暇外事布氏留書而發曰國書已陳大意貴國北邊曠漠不及今

毅文棟曰唐太我國呼爲樺太國本爲蝦夷一區不知何稱[illegible]太島也

河野曰當時以是爲國法自今而追思不知何心

定疆界則移住俄民造家屋營産業勢不得不與貴國開釁隙擇捉俄民所漁獵而貴國人民肆然來往唐太土人請屬俄而南一隅貴國人占居貴國劃定何地爲疆界貴國設法禁通商外國船艦入海港者給薪炭糧食不取其價方今航海盛開船舶往來歲多一歲苟以此法待外國船艦雖盡國入恐或不給盍公然許外國通商有無貿易以資其利米國北陲及東薩加皆屬俄國船艦往來必經貴國洋海宜爲俄國開江戶近海及東北一二要津以許繫泊船舶購求物品使臣將與貴國大臣議定此數事設條約令兩國人民有所遵守請擬議各條以待再度之日

十二月筒井川路二氏至長崎四艦亦至乃見布氏授答書曰兩國古來各土其土民其民互不相通問今定疆界當先按圖籍撿地理確有證據而後分劃兩國所屬此非一朝所能辦互市通信我國法所禁今夏米國亦發使請是事今也宇内大勢一變不可拘泥舊法然而許貴國拒米國固爲不可若許貴國及米國則萬國並請殆非國力所能給且改祖宗舊法宜與列藩熟議奏朝廷以仰皇帝勅裁而將軍新立國事多端請待三四年後自我報答布氏就書反覆論難陳奏使大旨聖謨因答書而對布氏怫然曰俄帝委臣使命全權而二君所論不出答書有趂江

安達清風曰以皇帝勅裁答俄國而攘夷之事未一語及之者何也

木原曰駁擊不留餘力足[illegible]

戶與大臣論而已二氏問故曰千嶋古來屬俄聖謨曰千嶋屬我近爲貴國所占據貴國兀良印論國境以得撫爲間地禁兩國人民之占居故我守是約以擇捉爲千嶋東境布氏曰兀氏非政府使臣其言不足以爲證五十年前擇捉實屬俄聖謨曰若論其舊雖東薩加亦我屬地且國書不及擇捉而閣下強辯如此我恐國人傳是事憤懣視貴國也且國書曰俄地跨三州不欲益地而今也率軍艦入唐太如署人土然僕不知何故布氏曰久春古丹唐太要地而貴國人住此者僅僅廿名我國深慮外人畧有此土故發兵備之非有他心唯事在使臣發國以後故國

書不及是事切恐此輩一旦居住漸重離土遂開兩國釁隙此使臣之所以請速發大臣按撿地理一定疆界也聖謨曰此事非議列藩奏朝廷以待勅裁則不可也待廟議一決自我報答布氏曰唐太屬日本限何地聖謨以荷蘭輿地圖劃五十度爲日俄疆界答曰唐太南半島屬我布氏曰貴國人所來往限南一隅俄人新就南地開石炭壙不可舉南半嶋屬貴國且地有山河犬牙相接非就實地而議則不可也二君盍附乘瀛艦往撿地理分割山河以劃日俄屬地如此不出旬日而事決何待三四年之爲聖謨曰重官不宜輕自進退曰貴國已知時勢一變舊法之

不曾知彼着手於此而猶曰我土幾何不爲彼所侮弄

難待有欠唯如非口舌所能兼領

不可拘而曰待三四年使臣所不解。聖讃曰貴國嚮
猾我北邊閒寂五十年。而今難待三四年何也。曰方
今瀛艦凌逆風火器碎堅城氷海夜國無地不可航。
貴國表立東海猶欲脫然獨異如五十年前乎。使臣
將別有所論既而書陳曰貴國四邊環海巘嶼錯立。
狂風激浪輙壞船艦故外人不敢近今也機工日開。
製瀛艦測量天度往來萬國互講隣交而貴國鎖海
港絕外交不知變通適時外人恤貴國漂民萬里護
送而却之不受外人毀船艦危性命此人理宜救濟
者而拒之不近鄰視禮義之國頑然自是以此俗處
此世勢不得不開戰端而貴國不見干戈二百年武
備解弛沿海砲臺無一足戰船隻脆薄無一足用若
使歐人率一二軍艦衝要港扼咽喉之地則國內運
漕路梗立逼危難不知貴國何備以防之凡富國土
在開海港通貿易我之請通商非為貴國之不利將
為貴國立富強之基也凡經國土定疆界所以護兩
國人民我之請劃彊界非為貴國之大害將為貴國
除爭戰之端也言頗適切二氏唯曰答書已悉至江
戶見宰臣不能動一字布氏不敢迫正月四日饗二
氏本艦觀瀛車模形及艦卒鍊兵水子攀檣且曰貴
國他日許外國通商隣交宜以俄國為第一所許外
國一切權利宜首許俄國二氏亦掃館盛饗二氏觀

安達曰彼指此圖亦恐前畧

木宮曰抵否論極銳所當皆碎

艦室所揭輿地圖判唐太五十度為日俄疆界乃與
書曰唐太南半島屬我雖歐土地圖亦然廿八日留
書而發曰兩國論國界豈可以坊間地圖為證乎且
度數屬天非就地而畫者山河形勢豈可以度數分
劃乎使臣奉命貴國實委專對特權今貴國不委專
對特權二君千言萬語皆屬無用使臣將航北海親
撿地理再詣江戶見諸大臣受決答請二君報是言。
嗚呼武備之不可不嚴如斯也歟夫俄米無所擇
於我也而川路氏接俄於長崎反覆國命不毫假
借彼雖銳意申請亦不敢加無禮此亦完敵國體
面者矣若夫林氏接米論一延見地而猶不可奪。
及其館接橫濱未及措辭為彼所一言喝破至舉
祖宗大禁許之一接面之下此殆蔑國體者矣蓋
長崎有黑田鍋島二氏壯砲臺嚴兵備大村松浦
唐津諸藩犬牙棋峙一朝有事十萬兵可立具故
俄在敵圍中有所反顧不至如米艦在內海輕蔑
凌暴無所不至也江戶海實為我邦咽喉而延袤
三十里非有壘壁可以據而抗外艦如黑田鍋嶋
於長崎故米人一見眇然曰此可以威兵逞素謀
也一言忤彼意輙以用兵恫喝幕府亦知無可以
戰戒林氏開釁端已不能戰此有許其請而已曩
使幕府以江戶為根本之地壯砲臺嚴兵備盡旗

安達曰[illegible]日本海國所用陸軍與全國共賦編海軍可也亦一論。

木原曰嗚呼是林子平之所以作三國通覽也抑維務天下名相有此姑息處分何也。

下八萬兵力備不虞爲可戰如黑田鍋嶋二氏於長崎則米人亦又有所反顧不敢加無禮如俄之於長崎也必矣武備之不可不嚴如斯也歟抑方今五港外艦之所輻輳而欲壯砲臺嚴兵備如黑田鍋嶋二氏盡藩力戍長崎之時而不可得吾恐後視今猶今視古也

按日本史蝦夷傳多叙蝦夷猾奥羽且其所載止白河朝永保三年與今蝦夷無所關涉也余曾考書傳參所聞畧得要領曰蠣崎氏畧有蝦夷全嶋奉貢物大坂豐太閤大悦賜金印曰世主其土而蠣崎氏政令所及限國後擇捉面北一方直接地

樞古來邦人未曾窮其地俄人已畧西伯里始搜索此間嶋嶼其始至東薩加實在延享寛延年間後約土人歳獻獸皮置官舍泒吏胥畧有旁近二十一嶋寛政四年護漂民來根室請通商幕府遣石川村上二監察賜物給信牌曰有所請則來長崎蓋謂彼難海路遼遠必絶望於我也是後航得撫擇捉勢漸駸駸乃遣渡邊大河内三橋三吏巡察邊海愈知邊備不可忽以蝦夷東南部置官舍十所命南部藩守根室國後擇捉津輕藩守佐原許土人移住造船艦便搬運近藤守重最上德内諸人巡檢全嶋開拓之議盛起享和元年松平忠明行西部石川忠房行東部忠明命屬吏中村高橋二人巡行唐太中村行東岸百五十里高橋行西岸百六十里以糧盡還曰幌古丹以北窟居野處漁獵爲業種類不一常與滿州貿易自稱曰愛儂風俗與我蝦夷相類特以政令不及故淪殊俗二年始置蝦夷奉行治箱館文化元年俄國使艦帶信牌來長崎奉國書請兩國通商長講善隣之義鎮臺肥田成瀨二氏申國法却之俄使憤甚至東薩加謀守官發米屬地商會船舶寇唐太火税舗掠奪金穀尋寇擇捉南部藩防戰以焇藥盡遁歸秋田津輕南部鶴岡四藩發兵守箱館命參政

堀田正敦大監察中川忠英出鎮俄人還因虜告曰貴國待我使艦無禮故蹂躪北疆覘我技倆貴國不許我請則我且畧擇捉唐太邊警薦臻東北騷然乃移封蠣崎氏陸奥梁川大修邊備五年命仙臺藩守國後會津藩守唐太松前傳十郎間宮林藏探唐太北陲備嘗艱苦窮滿州而還尋命南部津輕戍東西蝦夷八年南部戍兵在國後者虜俄人八名其長曰兀羅印詰寇掠狀曰東薩加貪暴無頼者所爲非政府所與知十年俄人來國後返所捕貫人高田嘉平嘉平虜東薩加七年學彼言語始得俄情乃照會西伯里守官還兀羅印以

氏蓋荒俗吏論

下八人。諭曰。互市。國家大禁。自今外艦近海岸者。不論何國。砲火擊碎。又曰。我國限擇捉。俄國限下尻。中間得撫一嶋。爲閑地。兩國不得占居。兀羅印臨發。呈西伯里守官書。請正國界。及擇北陲一地。爲兩國人民交見之地。却之。既而以蝦夷開拓徒隸國用。荒無功驗。復蝦夷全地。蠣崎氏。蠣崎氏以論者輙說邊事。恐其生事端。嚴拒國人入蝦夷。專事掩蔽。我怨邊事如此。此亦慢藏誨盜者噫。

約米國開下田函館二港。給缺乏之物貨。

彼理已發浦賀。遣一艦上海。調糧食。一艦報狀本國。

小野曰。當時彼已如斯。假令林井戶有出人之畧。亦不可爲。

率二艦抵琉球。琉球小嶋。供億維虔。至翌春。裨艦來會。以爲琉球控日本東南諸嶋。此行不得逞。則可先取琉球。爲根據之地。留十餘人而發。途會裨艦二隻。相率指浦賀。直入內海。鎭臺遣吏上艦。艦兵擬砲麾避。至本牧岬下錨。是爲安政元年正月十三日。幕府命儒員林大學。市尹井戶對州。徃接。請辭曰。不許。彼請又不絕。彼望託言左右遷延時月。使彼厭歸以俟決。答乃擬鎌倉浦賀二所。爲延見之地。急築亭館。遣人告曰。重官在浦賀以待。副將亞且出接曰。浦賀距此十里。盍於此地。曰。政府築館浦賀。爲延大使之地。亞且正色曰。强要我溯賀。則直入江戶。見大官取決。

河野通之曰。浦賀猶之可。吏言鎌倉何故。接見地所非大體所関。而使者十反。此所以大爲速彼侮蔑也。

答。翌日遣一吏曰。政府敬大國。特命重官延見。亞且曰。於何地。曰。鎌倉。曰。昨言浦賀。今言鎌倉。何爾相反。曰。浦賀鎌倉。唯大使所擇。亞且傳彼理命曰。嚮裨艦過鎌倉。膠沙泥。此地難繫泊。且遠都城。別擇一好處。吏固請不已。亞且怫然曰。不敢退此一步。汝猶固請。恐非汝國利。吏無言而退。更遣一吏曰。前呈國書九里濱。今難浦賀者何。亞且曰。當時固言明春詣江戶見大官。議定使事。吏曰。大使欲面重官。宜來近海。曰。吾重官欲見大使。宜來艦上。曰。重官不可輕進退。曰。吾無用重官。將赴江戶取決。答。吏默然而退。彼理遣亞且乘一艦。至浦賀。書告曰。浦賀風浪無時非泊大艦之地。歐米各國遇使臣。必於國都。江戶距此咫尺。盍延見於此。吏導亞且入新館。禮待極殷。林氏出見曰。政府爲大使築亭館。供張以待。亞且變色曰。此地風浪猛惡。諸君强要。豈欲我覆船艦乎。重官若欲有言。從我來本艦。且我來此幾日。論一會見之地。遷延不決。我將告本國。益發兵艦。拂袂而起。衆皆失色。會風浪暴起。泊舟兩夜。彼理切齒曰。竪子破大事。令各艦進江戶海。直逼品川砲臺。連發大砲。響達府下。百萬負擔而立。林氏大驚。米艦初航。香山榮左專任應接。爲彼所悅。及是林氏授旨榮左。追見亞且。告橫濱爲延見之地。林氏累日論會見之地。皆爲彼所恐喝。遂

安達曰、余是時受藩命戍本牧、親歷涉塡爲陣營、皆刀槍大小砲耳、足用林氏日誌記徵亦不誣也、

改爲橫濱。彼理欣然書告衆曰。凡與外人論事。一言出我口。不問事理。不要應。確然固執。不少屈撓。以達本旨。余數與各國人論事。常以之取勝。若拘泥瑣末。往復論難。遂爲其所論破。枉本旨。此輩不足與謀也。是時鳥取藩戍本牧。熊本藩戍羽根田。松山藩戍神奈川。沿岸一帶。列大小砲。兵營相望。彼理不以爲意。繫九隻軍艦。日放大砲。下哨船測量港灣。邏卒呵止不可。遣吏告測量爲國禁。艦將曰。我未與貴國講隣交。兩軍對持。豈可少懈測量乎。香山導亞且弗加南二將。一見橫濱地勢。以其地距本艦一里。彈丸所及。可之。乃夷田里起館舍。林井戸以下移館神奈川。遣

木原曰、當時藩府無戰心、故如是戰耳、若有一屆踰、伽宋決策、則百萬勝兵可立具焉、

香山托事探彼意所在。輒曰開海港。通貿易。香山難此二事。輒曰。子等卑賤。何與兩國大議。二氏狀聞。擬答問各欵請旨。水戸中納言與閣老論且數日。乃令曰。通商决不可許。彼以是啓釁。亦不得已者。意無暴戾至此之理。乃期二月十日會見。彼理在琉球。以爲賑漂民。給糧食。二事可以口舌得。唯開港通商。非用兵則不可得。顧此三者成其一。可以籍辭復命也。及是觀諸官一意恐怖。事無大小。順適我意。以爲此可以恐喝成也。本日松代小倉二藩出兵警備。彼理揭國旗。裝飾軍艦。駕哨船十七隻上岸。校將揮劒麾衆。全隊分爲方陣。彼理從書記舌人上陸。方陣分爲鶴

此玩美服堂上徒、爲彼所童兒視者、

翼。捧銃敬禮。本艦放祝砲十七發。整隊就館。哨船放祝砲二十一發。曰壽日本國王。放十七發。曰祝林氏。林氏從井戸伊澤鵜殿松崎五官出接。旣而請別室。饗茶菓。乃書示曰。將軍新喪。百事倥偬。所請各欵。不遑熟議。唯貴國船艦投海港。加修繕。調薪炭食料。皆情誼不得已者。宜開兩三港當之。隣交通商。國法所禁。與列藩反覆討論。待議定之日。而後決答。彼理一見曰。此大事。敢煩高官。手書出示漢土條約曰。兩國條約。宜一例之。若貴國不肯。則本國多發軍艦。有所再請。唯虞不幸。我所不欲。高官思之。林氏默然。彼理出書一通曰。貴國百方拒和親。托事故延暫決答。眞

屬無謂。僕所率軍艦。僅僅數隻。若貴國延暫決答。則本國直發軍艦。貴國不幸無大焉。僕嚮呈國書直去浦賀。將使貴國熟圖此事也。而曰將軍新喪。百事倥偬。此僕所不解。大統領爲貴國也至矣。獻武器機器摸形數十品。而貴國以讎敵待我。僕恐大釁一開。百萬糜爛。追悔無及也。我國爲貴國謀。非歐土諸國比。日本海我邦船艦之所必由。獵鯨船營業海上者千百數。彼此人民賑之繼絕。互篤懇親。隣國通義。宇內各國皆無不然。貴國獨有拒之之理乎。諸官傳觀默然。會見儀畢。陳設饗餼。不復論使事。彼理庭陳望遠鏡時辰表大小砲電線滊車摸形數十種。皆邦人所

河野曰見機變頒慕出于天然良心者當時懦[illegible]技藩乃固陋甚矣

米官曰大統領獻日本國王林井戶以下爭傳觀先是衆競論拒絕至是觀彼戎器精鍊機工巧妙衆心稍傾乃遣吏請再見且書告曰貴國欲我仿漢土訂通商條約我邦未達貿易方法荷蘭通商二百年于今未見其益金銀貨幣彼是不均語言文字互異其音故祖宗設法禁歐人通商唯貴國厚意不可不答請爲貴國開長崎港給薪炭食料漸熟貿易方法至四五年之後更開他港彼理曰可說翌日減儀衛上陸來見曰貴國遇漢土荷蘭猶遇囚人然彼此人民皆天帝之所寵宜許其自便長崎我所不欲宜開浦賀覽嶋函館琉球等五六港唯今日之事三港而足

安邊曰殆是商於三百里之故智

林井戶答以國法難俄變彼理反覆論難聲色愈勵二氏乃許下田函館二港彼理色降曰請先檢地勢乃發校將駛艦往觀蓋彼理意以爲已開海港勢不得不通貿易故專逼以開港而我不知通商與開港異其名而同其實也林氏以彼贈遺隆渥不可不報盛陳刀劍甲冑陶漆器具延見彼理曰敢贈大統領又贈彼理黃金若干彼理拜賜林氏曰猶未更堆積米數百苞沙上使力人搬運艦上彼理恠其肥大多力躶體執役搬運已了就場角觝其狀類野獸交噬不覺失笑乃曰蠻人無歡諸君請使艦卒飾隊以供覽將校率各隊上岸挺又指揮奇正變化如臂使指

森曰鬪技已見優劣此人文開不之

所關

此邦人心醉洋味之始

小野曰勢州不足言前中納言亦默然何也

又試所贈大小砲電線滊車機關巧妙不知所以然衆皆憮然彼理以兩國歸好設盛饌饗林井戶及屬負優及僕從邦人始嘗外味皆窮醉飽一官大醉就彼理坐撫其頭曰兩域一致衆自旁扶出既而校將歸自下田知其爲良港乃議定下田函館二港給薪炭食糧黒川森山與亞日商議條約起草阿部勢州見草案怒其所許太濫水戶中納言尤不懌林井戶曰彼所要不止此臣等百方抗辯僅得如此若拒之則有戰焉耳沿海兵備殆如兒戲戰敗而後和其所許豈止此乎中納言默然竟可之三月三日延見彼理假訂條約曰開下田函館二港給薪炭食料曰米人漂至者護送二港曰待米人不得如漢土荷蘭人曰二港得遊步七里曰賣買物品一仰官吏之許曰今後所許他國必許米國曰若有事難處者置領事官理之是類十二條曰自今閱十八月施行彼理贈林氏米國旗章曰爲兩國忠謀設盛宴饗彼理以下宴半林氏曰卿謂條約議定則赴江戶謁國君卿入江戶府民騷擾願止是事彼理作色曰此非是席所宜言翌日使人告曰吾將進艦江戶灣林氏大驚遣吏諭止不可進二艦至大森岬眺望萬瓦鱗次樓櫓接天謂左右曰火百萬人家於一發彈之下兩三艦而足於是思林氏言及艦十三日發神奈川赴下田

爲米國謀眞忠

大言雖可惡亦非無理

安達曰、此亦一理、唯恨受米使不知、類有德色者、

借一寺爲游息所、測量港灣深淺、海岬廣狹、議定游步路程、留二旬餘去、航函館、見守官示條約本書曰、徘徊市街、販賣貨物、一如所約、松前藩未知幕府開函館、遣重官接見、乃館三寺院、測量海陸地勢、購求凡百貨物、唯意所欲、爲轉入室蘭港、港有米人墓、典祭而去、閱二旬歸下田、見都築駿州、議二港條規十二章、六月發下田、留書反覆論鎖國舊法不可不除、及是水戶中納言以議不合、稱病辭參大議、林氏亦自知不滿輿論、引過曰、臣以短才當大任、不能副台旨、罪當萬死、唯爭瑣事啓大釁、非官任臣大事之本旨、故寧犯罪譴、以完和好、會筒井川路二氏歸自長崎、曰、臣等反覆宣國禁、拒彼請、而官遽許米國二港、俄人聞之、必謂臣等居間矯台旨、此使俄人有辭也、且彼所要何限、而我一一許之、則各藩憤恚、遂釀喪亂、十二月亞旦來下田、呈大統領親署條約書、請換將軍親署書、林井戶力辨將軍無親署之理、乃使閣老代署、旁書代將軍三字、翌年三月米艦二隻入下田、請測量沿海、列藩發論爭拒曰、四方環海、我之所以據爲金湯、一許彼測量、何以立國、

我邦立極以來、未曾有受辱外國如橫濱此事者、彼勢州以閣老統機務、事無大小、無不出其議、而猶不滿其意、況於閣老以外不參其議者乎、況於

齋曰、進一層論、極公平、

目擊彼侮蔑人國、蹂躪內海、籍口用兵、恫喝要求之狀乎、且當時水戶氏受故將軍之命、參大議、天下名望之所歸、不在將軍與勢州、而在水戶氏、而水戶氏以議不合、辭參大議、此天下無所繫望也、皇上負祖宗付托之事、任神人之享、不國體之伸縮、而一朝會此變、此皇上之所以誓天地神祇、以雪此辱、屢勅幕府以攘夷之大義也、然而此自國內而論者、若自域外而視之、公論之所與、不在此而在彼也、彼理日紀論此事曰、米國發使艦、論者或爲失計曰、日本土地狹少、人心偏固、確守鎖港舊法、一旦要求通信交商、極爲難事、吾以爲宇內萬國、誰不欲通信、誰不望交商、交商通信、本出於天地之自然、苟以此理開導之、彼豈有不悟鎖港之非乎、日本拒絕外交二百年、其遇荷蘭人、館孤嶋、禁國人交際、猶待囚虜、然其爲固陋如斯、若逼之不以漸、則必破大事、故余說日本先就彼易入者而開之端、曰優待米國、不得如荷蘭漢土人、曰除虐漂民之法、給薪水食料、專加仁䘏、曰若有事難處者、置領事理之、其所訂約、雖未完全、端緒略開、彼後來通域外事情、與歐米各國通信交商、實此約啓之也、余又料知英法各國接踵東海、使日本一掃固陋舊習、漸向歐米風化、加一條曰、後來

河野曰、此天地公道、待聖人而不疑者、

[illegible]也。

喩得親切讀者[illegible]而却走者。

所許各國必先許之米國可謂英雄圖事也遠矣。論者或曰萬里奉使不能使彼悉許我所請僅了數條規約而還嗟呼此何言。日本懲羅馬人開教法亂人國設國憲不許歐人近海岸而此行不用寸兵尺鐵綫頬進說使彼悟鎖港之非除祖宗之舊法。折衝於樽俎之間不戰而勝善又善者矣歐米知[illegible]日本[illegible]知淺術短譬猶兄於弟姉於妹。兄也姉也觀弟也妹也未能步步則倒求與之齊肩並步而可乎宜提挈之哺乳之規導之訓誨之以待其日成月長能自周旋於兄也姉也之間也。嗚呼此事距今幾時聖朝赫怒戡定内亂首發大使與歐米各國修交際其立制度開技術修海陸軍政一取法于歐米觀彼理此言安得不爽然自失乎。

訂正 尊攘紀事補遺卷一終

尊攘紀事補遺卷二

宮城縣　岡千仭振衣撰

吉田佐久間二氏下獄

長州藩士吉田寅次英邁不群。少講韜略。藩主聽其講孫呉歎曰。頓使七書爭光。六經游學江戸。用心時事。米艦入浦賀。草私言急務時勢條議接夷私議三篇曰。彼固侮我。不有所懲。則無以張國威。是時佐久間修理修洋學。講炮術。以慷慨論時事。爲一時所宗。上書阿部勢州。論開航海學爲急務。不報。憤曰。九里濱之事。何異城下之盟。寅次往見。痛論時事。頗會其心。會俄艦入長崎。奮曰。知彼知已。兵家第一義。我邦禁外交。離陸咫尺。茫不辨東西。幾何不長彼侮慢乎。余將私請俄人。乘艦偵海外各國。修理亦深以用間爲急。大嘉其志。贈詩勗之。比至長崎。俄艦已去。途經熊本。訪宮部鼎藏。與論時勢。慨然共東。會米艦入內海。以用兵要我。幕吏恐怖。築館横濱。見彼理。二人往觀。不勝憤懣。攬袂曰。剌乎。鼎藏掉頭曰。無益於是。意以爲私見米人。懇請附乘。可以達素志。夜會同友語志。衆拊髀贊之。鼎藏沈吟久之曰。徒危身耳。寅次奮曰。成否天也。豈可坐失機會乎。揮袂而起。金子貞吉微者也。從寅次受學。慷慨請從。乃赴下田。夜棹小舟近米艦。艦卒堅拒。不得乘艦。翌日途見米人。投書陳

安達曰。此一語當時輿論。

河野曰。此全得于象山者。

情曰。僕輩不幸生東洋一小嶋。周游國內。不能出十數緯度。比之諸君周游五州。何啻斥鷃於鵬鯤乎。夫跛者羨步者。步者羨騎者。人情之自然。僕輩局束一隅。自諸君大艦大砲。豪游五洲者而觀之。跛者耳。步者耳。其所以欽羨。果爲何如。願諸君收僕等二人。爲役卒。令得一游海外。是夜駕漁船近艦。艦無梯索。解帶縛棹竿。攀艦。米人知其有所請。指示本艦。乃棹達本艦。攀梯索。艦人怪訝。手執棍揮擢。一人執手扱上。示書間所投書。曰督將嘉二君志。唯兩國禁私交。君等盍請官游海外。貞吉加手其頸曰。僕等已犯國法。還則斬戮。米人曰。暮夜無知者。寅次請見解漢文者。筆陳情事。不許。驅迫下艦。風暴波高。漁舟已爲激浪所漂。佩刀行李。不知所在。米人下小舸。送達岸上。寅次仰天大息曰。天也。將引決。恐累君父。貞吉曰。盍首實。曰不可累象山先生。彷徨至曉。米人報狀官吏。會舟人上二人所遺佩刀行李。發卒索捕二人。四一村家有三米人過其前。慇然近視。寅次出筆書示曰。英雄之謀事。成則坐廊廟。擁矛戟。與王侯齒。敗則陷縲紲。究轉鼎鑊。與盜賊伍。古今皆然。僕童丱聞有五大洲。欲就諸君果四方之志。不幸罹此禍。以六尺身材。坐臥樊籠之中。欲泣近愚。欲笑類狂。嗟乎可如何。彼理曰。此豪傑之士也。發使告官吏曰。此人容貌魁梧。

喩[illegible]曰。舉全國無一非跛者盲者。[illegible]如之何。

命窮之語。讀之猶有餘痛。

安達曰。汝曰則快絶。自非松陰則不能如此。

志氣不凡。余爲貴國惜此壯士。莫以犯禁之故罪之。吏檢漁舟所載行李。得修理送別詩。修理固以慷慨論事。爲俗吏所指目。乃并逮修理下獄。詰狀。寅次勵聲曰。吾豈受人旨而謀大事者乎。且此事成則上供國用。下報藩恩。敗則延首伏戮。貫高所謂成則歸王。敗則獨身坐者。固不受人指導也。吏爲之改容。九月檻致二人。其藩輿僅半間。交膝起臥。貞吉不勝靳辱。憤恚罵詈。且泣曰。余與先生謀此事。飽肉鯨鰐。暴骨原野。固所不辭。唯受辱至此。何顏視息人間。寅次正色曰。不知命則無以爲君子。貞吉謝曰。吾病熱喪心乃爾。二人坐獄踰歲。貞吉瘐死。藩主固奇寅次。錮諸其家。許集弟徒講書。修理亦錮本藩。志士下獄始于此。

何似東林講學者

余曾草吉田佐久間二子合傳。黃公度病其太詳。曰。刪去過半則爲佳文。顧二人慷慨論國事。四方志士爲其所風動。爭起論事。其益風教裨家國。唯恐立傳不詳。今節錄片段于此。蓋吾邦鎖國爲法二百年。水戶氏唱攘夷二字。萬口一辭。牢不可破。先是幕府懲蝦夷之亂。除外艦近海岸者一切砲擊之令。後高野長英渡邊華山聞英國議發使日本。著論諷鎖港之爲陋法。松陰已以知彼知己爲第一義。象山贊其游海外。後毛利氏盛唱攘夷說。

象山作詩辭其聘。有王道無偏黨願傳蕩蕩風句。蓋不與攘夷也。彼當擧世唱攘夷之時。能見及之。可不謂俊傑之士乎。抑横濱之事。幕吏已許彼所請。此明知攘夷之不可爲也。而攘夷之不可爲。不可戶諭而家說。而象山松陰二氏。幸着眼于此。此與當時吏曹所見合符節者。若使當時抜擢二氏縲紲之餘稠衆之中。命之遣外國。使天下洞知幕旨之所向。時勢之所急。不在此而在彼。庶幾可以一變擧世物論之所歸也。且松陰之爲偉器。彼以異域人猶能知之一見之下。而幕府不知爲天下惜人才。拘執之。靳辱之。使松陰尋常庸人則已。苟少有節慨。則固將奮起謀所以雪斯辱漏斯憤。彼在罪籍之中。鼓舞尊攘二字。使一藩子弟歙然致死于此。抑亦幕府自取也。嗚呼此事何唯松陰爲然。

若使當時幕吏有此等作用。則眞可救亡也。

如此論去。始悉松陰之本領。余爲松陰賀得身後之知已。

約俄國唐太悉仍舊貫

筒井川路二氏之在長崎。見俄國意在蠶食唐太。狀陳曰。彼既據要地。若不遣吏區畫。則唐太非吾有。安政元年。命堀利熙村垣範正往檢。至則俄人已徹去。布氏留一書曰。貴國已許米國所請。豈可獨拒我乎。蓋布氏發長崎至東韃加。歷探唐太東西海。悟其迹

彼熟圖年月而後發。與我倉卒遣吏處別。

淺乎其視俄人

河野曰以此爲上策全在五里霧中而不自知者

類侵畧徵久春古丹兵也二人四發屬吏搜索地理狀所見曰唐太南半嶋松前氏政令所及自幌古丹以北與滿人往來人種風俗自異其地冱寒窮陰五穀不生宜割爲俄屬此際峻嶺絶險驗之天度爲五十度之地以是爲兩國疆界置官吏開漁塲移旁近土人盡力綏撫夏秋間置番兵以備彼侵略可以少保無事然此非策之上者東薩加雖屬俄唐太全嶋未曾受彼覊絆唯落石距幌古丹二十里俄人開炭礦其人僅僅不過廿人土人亦不服聞滿人與俄人戰黒龍江壞俄艦二隻彼畧有西伯里而不能服一滿人安能越海畧我唐太乎若落膽于一使艦之恫喝匆卒劃國疆此在彼術中而不自知者臣私以爲俄使再度許之入下田函館需薪水食料一準米國可以少饜彼望國疆一事托言遷延以其間布恩德収攬土人之心命奥羽諸藩發戍兵修海備唐太全嶋可有也七月令蠣崎氏納蝦夷全地任堀竹内二人函館奉行利濈巡視蝦夷全島陳所見曰命仙臺秋田盛岡弘前四藩戍要衝各地北地冱寒不可劇開拓請募移民墾箱館旁近待其稍諳風土熟氣候移之北地一切漁獲租稅悉充開拓用度水戸中納言曾慨俄窺北地發家臣探其地及此駁利煕議曰北陲與強俄接疆界唐太擇捉國後三嶋凛乎其危

北下手於此條理秩然英雄有眼

安達曰當時列公既有是識見此公之所以爲開世豪傑也

此全是僞詐彼豈陷詐術者乎

宜急移身材勇壯沈毅有大略者爲北門鎖鑰蝦夷全島亘七八百里宜請朝廷別置北海一道分爲七八國與西海南海二道首尾相援如常山蛇勢開拓之要在造船艦輸糧伏遷人民北地曠漠鱗介羽毛海草木材足以饒國産巨艦搭載販之四方所獲巨萬足以資開拓松前城爲北陲巨鎭宜準大坂置城代如唐太擇捉國後厚岸宗谷置奉行聚落滿百戸置代官一切開拓事務城代總奉行奉行總代官庶幾政令統一人人盡力其業臣廿年前請移封蝦夷盡一藩死力以備外患籌此事頗熟請下諸司熟議堀竹内駁其廣張大過議格不行是歳六月布氏以軍艦入大坂城代土屋氏飛檄戒各藩出兵梅田源次謀率十津川鄉民往討大原三位固慨外事微行至大坂曰東下見德川慶昭謀國事畿甸騷擾布氏亦察其異回艦入下田筒井川路二氏往接布氏歴陳其所見逼請劃疆界聖謨曰唐太至黒龍江對岸我邦政教之所及松本村垣二姓世管是地宜就而質布氏愕然村垣進曰余世受官命管唐太實在蠣崎氏之前今春受命往檢土人納貢賦營生業不異舊時自主以北百三十里皆愛儂人種所住愛儂人種之所住皆我邦政教之所及愛儂不知何謂此間土人自呼曰愛儂故擧爲人種之稱布氏訝難曰唐

彼曾冀有一定成算、徐々着兵、以全功於年月之後、不似我東盂西拄、唯目前之事。

太全嶋不滿百二三十里、豈有距白主以北百二三十里之理乎。村垣曰、就循海里程而言爾。布氏以諸人固執、非口舌所能爭、意以爲俄已開炭壙、若約事仍舊貫、盛移人民、綏撫土人、凌轢官吏、則日本固無抗俄之力、不必劃國界也。乃訂條約曰、捉擇得撫二嶋海峽、爲日俄疆界、唐太不劃疆界、事涉兩國者、悉仍舊貫。會下田海溢、俄艦損毀、將加修理、至戸田、途觸暗礁、全艦覆沒。是時江川英龍爲導、衝風波、感寒疾卒。英龍有武幹、涉外事、修砲術、爲天下所信、不幸病卒、衆皆惜之。布氏已毀船艦、乃會工匠造船艦、幕府賑恤懇至。布氏謝曰、貴國無復憂唐太、余歸見俄帝、

彼虎狼强國、求免爲狐媚之態。

爲貴國好圖。是時俄與土兒古搆難、英法發軍艦、捜索俄艦在東洋者。而布氏處危難、無少憂色、日督衆修戎備。曰英法軍艦入下田港、襲擊其艦、乘而歸。翌年艦成辭發、俄宰臣書謝我優遇布氏、贈軍艦所遺大砲五十二門。安政三年、利濟遣人偵唐太北陲、歸言、俄人盛開落石炭壙、移住者八九十名、搆砲臺、繫船艦、勢漸駸駸。乃具狀且曰、英法亂平、俄專事東略、若肆其所爲、殆無國權也、請置戍兵、修海備。筒井川路二人知爲彼所謀、曰、此大事也、請使諸司熟議。松平河州、水野筑州曰、俄人占居在五十度以外、非我力所攘、宜置兵幌古丹以南、惠懷土民、以絶彼之侵

[illegible]蔑視其若此、倘古來豈有受辱人種乎。

創。大小監察曰、土人在五十度以北者、骨相面色、與愛儂別種、自是化外之民、歳時賜物、嫌侵人地、宜專撫愛儂人種、堅守要地、若彼南侵、及五十度以南、此犯我疆者、宜告彼移轉、莫令蔓延。乃令曰、五十度以南爲我屬地、宜賜衣服刀劍、使土人明知爲我民、戍兵一事、宜待今夏巡視而後審議。

寛政年間、林子平病俄人朶頤北疆、著三國通覽、其圖唐太陸接西伯里地方、而黑龍江西注爲薩哈連海峽、謬妄如此、無敢駁其非者、蓋古來無復一人窮唐太北陲者也。其忽自治如此、而一旦俄使來請定疆界、發一二俗吏、見土人自呼愛儂、曰

小野曰、全編紀事、以簡明爲得其體、將於唐太、纔述如此何也。安達曰、形人爭說失策、以爲失體、而不知此大病何在、地此論者之所以不顧冗複也。

愛儂人種之所住、我邦政教之所及、直指黑龍江對岸爲疆界、安能服彼心乎。按唐太古書無所考、余友鈴木大亮官於開拓使、曾著唐太沿革考、曰、唐太起四十六度、至五十五度、南北二百餘里、東西十五六里、周廻五百餘里、南岸波浪穩妥、宜繫泊、西岸隔海對滿州、其最近者二三里、言語風俗飲食屋宅、槪同我北海道。往昔山丹人歳齎木綿繻子錦段烟管、來易獺狐貂水豹皮、幸其痴騃無書札、歳加負債、牟利無飽、忿爭不絶、或至質子女爲奴婢、西部沿海、年減人口、土人不平。寛政元年、土酋五人來宗谷、請屬松前氏、獻實物、表無他。松

姚曰山丹恐三姓之訛

前氏言狀幕府遣其臣高橋寛光置廠舍白主久春古丹綏撫土人文化四年幕府交貂皮二千六百四十張償山丹負債自是山丹交易全絕明清地誌無山丹近藤守重曰土人皆云溯黑龍江數里南岸有一部落曰山丹屬滿州與唐太西岸隅海相對滿州古肅愼之地後漢曰挹婁元魏曰勿吉隋唐曰黑水靺鞨強盛號渤海曰本史渤海來貢是也渤海爲契丹所併蒙古以其地曠濶置五府分領黑龍江南北明因部族所居置都司官拜酋長爲都督給印信各統其屬清祖平三姓之亂居寧古塔建國號曰滿州及都于燕京以東北諸部屬寧古塔移鎮吉林烏剌城留副都統鎮寧古塔清一統誌曰烏剌城東北三十餘里混同江海口有大州南北二千餘里東西數百里距西岸近所僅百里許有山曰圖可蘇庫其長竟洲林木深翳有小水數十東西分入海按黑龍江合嫩江松花江曰混同江入海所謂太州謂唐太也安永年間唐太土酋長至山丹見滿州官人官人命名曰楊忠貞授印信令管理部屬印方二寸刻篆字滿字文曰管理三姓地方兵千副都統印最上德内巡視唐太親見印信云寛政元年俄人至唐太西岸彰僞見土人度身材截頭髮與燧石而去三年

[illegible]堅曰按日本史[illegible]夷外國僭義公以大書義例嚴[illegible]而尊攘夾與劫海割鮮同視蝦夷猶然况唐太邪人徼外視是地也久矣一朝有事爭之抑亦不及

至頓内五年來根室送漂民請貿易寛保三年荷蘭人所刊地圖有薩哈連河河口一嶋曰薩哈連嶋唐太是也盛京通志曰黑龍江卽薩哈連江薩哈連者黑也其呼太洲呼薩哈連皆外人所命而我呼唐太亦唐人之義蓋異域視之也唯風俗言語同我北海道土人足徵其爲同一人種也

俄人蠶食唐太

安政四年六月俄人三十八名來那與盧伐木材構屋宇官吏詰何其人曰嚮僕輩移住久春古丹有故撤歸更奉國命移住官吏曰此地屬日本不許外人居住其人傲然曰日本國已發瀛船告狀長崎鎮臺七月移久春古丹結巨屋四五宇門標俄國旗章無幾空屋宇而去五年六月二十二名載糧食雞豚來住增築屋舍爲永住之計官吏難之輙曰奉尼加拉斯府命移住曰此地屬日本何爲肆移住曰全嶋不劃疆界何屬日本之有村垣氏具狀且曰肆彼所爲則國權不立唯條約不定國疆無可以爲辭衆始知爲布氏所謀七月布恬廷來江戶見將軍交換條約堀利濕出接曰幌古丹以南愛儂人種所住我政教之所及而貴國擅移人民此不仍舊貫者布氏曰僕此役不關唐太疆界事今也兩國訂隣交爭此等瑣事

鈴木大亮曰出沒變化使人不可摸捉是彼之手段

大爲不可既而俄領事來官函館津田村垣二氏建白曰俄人陸續來住苟肆彼所爲則唐太非我有宜見領事論詰此事彼若以非所職辭之則因領事賠書政府改訂條約曰俄不過幌古丹而南邦人不過幌古丹而北庶幾可以保無事衆議紛然不敢決六年七月俄軍艦七隻入品川海曰兩國訂約通交實俄帝所嘉唯重大一事未決外臣牟朗比雍奉國命將見貴官面決此事乃遣外國奉行不肯見曰牟朗氏俄國貴族請見貴官達國命參政遠藤胤統酒井忠毗往見牟朗氏曰弊國新與漢土訂隣交與之約曰黑龍江一帶永屬俄黑龍江薩哈連同一地而貴

姚曰、黑龍江近傍之地、國初智之羈利、本俄邊地、時時擾我民、故康熙中逐其人、毀二城、并爲我版圖、後俄與

國人占居南岸業漁獵弊國固不欲擾此輩生業唯土地不可無所屬請以唐太宗谷中間海峽爲疆界歐人呼唐太滿州中間海灣曰薩哈連峽稱唐太曰薩哈連二人愕然曰今日來見勞大使遠來請期他日議是事乃館天德寺從堀村垣二氏往見牟朗氏曰薩哈連往古屬俄百十七年前屬漢土今也漢土與我約曰薩哈連以北永屬俄此地曠漠前年置戍久春古丹以寡兵且惡疫徹去今也將置大兵以備外寇請速定疆界二人舉條約答之牟朗氏曰俄帝不敢委布氏定疆土之權故布氏不敢決此事二氏曰布氏奉國書請正疆界何謂無權牟朗氏曰使俄

我論疆界屢遷、爲言因循遷之、非有所失也、

河野曰、萬國公法、列國使者必攜書、

帝委布氏定唐太疆界之權則布氏不敢徒還也乃出示俄帝委牟朗氏定唐太疆界之權證狀曰薩哈連東陲衝要之地而不置戍兵若爲外寇所乘不特害俄國亦不利貴國也貴國雖宗谷以內不置一兵至唐太土人而已漁民而已一旦有外寇何以防禦若箱館若長崎外國來攻非俄國之憂唯唐太彼此無所屬一旦爲外國之所略有則俄國之憂也故俄帝切欲速定疆界置戍兵西伯里薩哈連屬僕所管貴國人民業漁獵者不論久春古丹踰黑龍江入滿州亦不敢拒之貴國曰愛儂人種之所住日本政令之所及既曰愛儂人種非日本人種也審矣愛儂已

主委權狀、布氏之來、不示委狀、以故牟雖氏目之寡歟、

爲同一人種若以半嶋分疆界則南隅屬貴國日羅困苦北隅屬俄國日享逸樂他日以是懷向背互開爭端非兩國之利也況漢土條約有明文曰黑龍江一帶自今屬俄請以唐太宗谷海峽劃疆界二人詰然不知所答曰劃疆域國家大事請思其次曰薩哈連全嶋遺寸土必爲外國所乘此地曠漠豈箱館奉行所能守乎利然變色曰僕雖駑爲箱館奉行卿何以知其不能守薩哈連全島曰若使足下不能守爲貴國大耻故言爾二人曰日已晚請期他日唯海峽爲疆界國論之所不與請思其次牟朗氏曰外臣奉使命不可移易一辭貴國不允無復可爲請拔錨而

安達曰、彼僕至此、豈有敵國之禮乎、使者名氣傷如山、

言々出於眞情利害如言唐太全島可有至此不勝悔

推論一層尤覺切實

河野曰諸曹論無一所發明博諮何益

去諸老鷲愕村垣堀二氏進言曰唐太窮陰冱寒至冬海水皆凍故邦人往漁其地者皆春往秋歸疆界事起以來勤番諸人深體盛旨奮發勇往忍凍冱踰年歳其志可嘉而徒糜廩米無補實備近散萬金開漁塲連年不漁得不償失大野藩士萬里移住亦不過仰官助開漁塲秋田藩戍久春古丹富内二所深難海嶋遼遠屢請徹歸外人來寇不能保一朝實如彼所論唯彼刧我無兵備攫取唐太則英佛諸國亦將刧我無兵備瓜分我地雖蝦夷内部亦不能保且論無兵備則佐渡對馬伊豆七嶋無一戍兵危急如此爲可寒心唯有内修兵備外守信義以待彼暴横耳臣始論割幌古丹以北以五十度爲國疆而今不可得若割自白濱至久春内以北亦可以少饜彼欲壑請博諮列矦英斷處分莫遺悔他日乃下諸司議外國奉行曰幌古丹以南俄人足迹所不及布氏亦未曾斷言全嶋爲俄屬南半嶋屬我萬國地圖皆無不然彼覬覦人國貪婪無饜若許彼請縮疆域雖宗谷亦不可保請斷然拒絶專修兵備守要害使彼不得加暴横評定諸曹曰聞米人云俄將據唐太奪滿州侵漢土而後及印度英人悟其謀將取唐太絶禍根此言未知實否唯唐太半嶋屬我不特列國所明知布氏亦明言就嶋内而劃境界而今恫喝百方至

言布氏無定疆之權無謂之甚者唯割久春内以北避彼兇鋒如堀村垣二人所策亦可以保一時也

柯太概覽載牟朗氏第一會問答不載第二會問答牟朗氏暴横殆所不勝豈幕吏忌其貽詬辱不存其籍歟嗚呼唐太疆界使筒井川路二人當布氏來請之初以誠實欵待之與布氏按撿其地因山河形勢劃兩國所屬與之申盟誓則庶幾可以保面南一隅也及牟朗氏再航彼漸觀我俗吏無能爲徒爭勝於口舌之末以爲此可以虛勢奄奪也其暴横固無足怪者矣聞牟羅氏在愛渾城視漢土東南各省蒙兵亂擧彼得帝以前舊證逼覺羅氏論疆界遂弃滿州沿海至朝鮮國疆數千里地于一恫喝下新訂條約彼所謂西伯里薩哈連僕所管轄謂是事也彼乘逼覺羅氏之勢鼓餘勇加我氣已吞東洋各國唐太之事不可復爲也俄已得此地移尼加羅伊斯居民開烏拉慈斯德克港賣屬地在米者移其民唐太其勢駸駸乎如將轉其鋒東洋各國者此亦殆宇内大勢之一變者矣聞勝房州見布氏于長崎布氏示輿地圖曰俄僻在歐北距西伯里三千餘里其地概不毛而略滿州沿海開一港於黒龍江口交通漢土則鐵道可與海軍可置不出數十年俄國軍艦輻輳于東

河野曰畏外人如虎懼國人如[illegible]之何不達

洋諸港。是時俄方伐土兒。其與英法二國搆兵。前後覆敗。國事方棘。而內講攻禦之策。外運遠大之畧。居之綽然。無異平日。膽識之壯。規模之恢。其稱雄宇內。實有以也。

僧月照遁薩摩投海

彥根大老起水戶獄。先使間部總州林肥州西上。搜索輦下。逮布衣儒生及諸藩士出入公卿者。是時清水寺僧月照與小林民部賴三樹梅田源二等往來。屢謁尊融親王近衛關白。有所經畫。及獄起。近衛公以月照與機密尤多。囑西鄉隆盛潛匿南都。隆盛與載月照與海江田信義及筑人北條右門。擁衛前後。偵卒尾至。見三人面貌凜然。不敢逼。已至大坂。曰偵卒耳目極密。唯薩摩西僻。可以潛匿也。乃乘舟潛發。至下關。投白石氏。會薩老侯請暇就國。隆盛將追躡小倉達關白命。先發。月照待報不至。乃航博多。信義亦曰見隆盛謀事。先發會白石氏。告偵卒搜索甚急。北條竹內二氏爲月照謀曰。平野國臣志切勤王。可以囑大事。國臣福岡藩士。慷慨國事。不得志。其藩曾游京師。交賴梅田諸人。干一二公卿。迎國臣告實。國臣慨然曰。吾能護師達麑嶋。於是月照佯稱南都一乘院使僧。鍍水至市來。關吏誰何。轉至黑濱。贋造路

安達曰當是時企其事者誰[illegible]如水戶藩士其最者

引以示關吏。不帷乃至麑嶋。是時舊君新薨。藩論一變。諸臣怕幕威。爭排隆盛。曰月照有罪逃亡。藩府安得私匿罪人。唯縱偵卒捕逃人。大爲失體。宜先乘舟避日向。徐爲之謀。隆盛原受先君密旨。在京師謀事。諸有司不知是事。曰隆盛匿私交。非藩府所知。隆盛無如之何。乃往見月照。退左右。告實。月照曰。余固分萬死。唯一旦就逮。下吏累及尊融親王近衛關白。伸首逼隆盛曰。余寧死于同志之手。隆盛亦知命窮。乃走出。命舟。時月色如晝。今夜航日向。至舩神岬。月照立舩首。詠和歌。諷誦。忽與隆盛相抱投海。舉舩驚愕。舟人入海。救出不得。忽見兩尸浮波上。撈取上岸。救治百方。隆盛蘇生。月照遂死。隆盛流大嶋。不問國臣。乃奇異其服。徘徊市街。大久保海江田諸子私通音書。遺旅費。國臣以事關朝廷。潛行上京。詣近衛氏。上月照所懷文書。

余驗古英雄成大事創大業者。其未得志。必先罹困阨。觸危難。取蔪辱。瀕死亡。百折千挫。不敢變其節。而後天鑒其精誠。漸通其命。達其業。其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古今如出于一轍者。蓋英雄雖有出倫之畧。超世之才。必也一投其身逆境。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行拂亂其所爲。而後心膽百鍊。操節一定。可以擔天下之大事。辦天下之大用也。顧隆

河野曰振衣亦一投身逆境心膽百鍊操節一定耳[illegible]言[illegible]以明不

柯

甚[illegible]案而說出始覺不之然

盛以薩藩翼戴聖朝開中興之大運而其始謀大事數窮命塞遂至投身海中死而復蘇此殆天與氏所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者矣抑世談隆盛烈者皆好說此事余特疑隆盛資位不太貴而近衛氏以關白之尊囑之潛匿亡人而不自疑不知隆盛何所挾而得信于關白如斯之殷也吾聞薩舊君慨幕府政體日非將有所大爲器隆盛擢群衆授密旨奔走東西周旋於公卿及諸藩士之間是時日下部勝野諸人上京因三條氏有所謀隆盛止之曰待我藩奉勅東下與天下諸藩議大政此事未發薩侯不幸在國薨朝廷以無復大藩足依

賴者於是賜勅水戶氏之議始興唯此事無文書可徵暫記以質及知當時者

森曰諸浪士勤王事蹟待此篇不朽于千歲此爲史筆

浮浪唱義

外國事興以來書生劔客慷慨國事競爲詭激腰橫大刀曰攘夷刀脚穿闊袴曰脫藩袴論及尊攘切齒扼腕罵要路權貴爲姦物嘲老成宿儒爲迂腐悲歌劔舞繼以泣涕轉輾相傚殆爲一世風尚清川八郎爲庄内鄉士以善劍遊四方家固豪富散千金結交四方轟飲放歌以豪傑自許常曰刃一醜虜刺一官吏丈夫之所不爲余將與有志義徒唱大義聞水戶

安達曰想是水藩天狗

事若不成有死而已浮浪之公案

士人所在屯集掠金穀爲軍備以爲可與謀大事去赴水戶見其徒飲一酒店通名姓其人見八郎帶長劍容貌魁梧逡巡遁去八郎大笑觀者傳曰八郎大喝斵天狗鼻天狗水戶正黨綽號乃歸江戶會同志四十餘名謀曰火橫濱殲醜虜奏狀闕下則可以解宸憂率天下舉膺懲之典也事若不成有死而已期秋冬之交轟飲而散途斬行人邏卒四索八郎恐謀泄與其徒安積武貞遁跡出走幕吏因目八郎舉動及是恐其激大變逮其友池田中村嵩諸人下獄搜索極嚴此爲辛酉五月八郎變姿入水戶因薩人伊牟田尚平見黨士約義舉潛匿與羽待期尚平踵至

曰水戶空論寡要無足與爲乃經北越西上備嘗艱苦遂出京都因田中河州見中山忠愛忠愛大納言忠能長子幼侍上側有故屏居薩長諸藩游京師者竊因河州通聲息八郎爲危言刼忠愛曰如聞幕吏謀逼皇上讓位不及今決事則無復及也忠愛然之河州與八郎謀曰方今天下誰直幕府而不敢發事無所受命也今青蓮院宮負冤禁錮天下皆稱其賢明若稱受親王密旨募天下之義士以是動西南藩士其人入京則因河州見忠愛公爲通親王者可以煽動四方舉大事也八郎踴躍稱善曰此行無所爲則吾不復丈夫自居乃使忠愛作與薩藩某某以下

命國学者進廢帝故事亦恐浮浪之流言

論始有欛柄、

書河州亦作書數通村八郎乃與武貞尚平西航自稱受青蓮院宮密旨募義士肥後宮部鼎藏松村大成筑前平野國臣筑後真木保臣大鳥井敬太豐後小河一敏固慨幕府蔑朝威聞八郎是言謂千歲一時皆誓効力王事國臣曰吾曹空拳唱義不若因大藩之力也曩余護月照入薩後又爲人僕入薩見大久保堀有馬諸氏談志此可以動也余屢與筑後真木保臣謀此事保臣世爲水天宮祝人讀會澤氏新論歎曰真我師也游水戸周旋會澤藤田諸氏之間西歸以尊王大義鼓舞弟徒久留米高山仲繩自殺之地士人多慕仲繩遺風其說大行家固饒富傾産

義[illegible]以分子感公、下有生[illegible]、

結交談及國事切齒扼腕曰天下有事我擧族殉王事小河一敏岡藩門族夙學國典以報國自期田中河州西游一見許以腹心於是諸人見八郎曰幕吏大逆至謀逼皇上讓大位豈義士旁觀之時乎國臣深憂輕擧誤事曰余見西鄕大久保諸人論國事皆有爲之士齊彬公雖已逝介弟泉州君豪邁有大志可與謀大事也衆然之乃期往復十日而發八郎作與高橋樋渡神田橋諸人書付伊牟田氏遣之國臣至麑嶋說義擧以答天下望呈所草管見録培覆論培覆論謂培朝廷覆幕府也泉州深嘉其志操賜金遣歸且告曰孤將待來春東上擧事諸君糾合同志會

八郎一西、動天下、亦大膽々、

於大坂國臣入薩三同始得要領而出伊牟田尚平見藩宰小松氏曲陳與八郎間關四方盡力王事小松氏慰勞同遣諸士踴躍爭募同志八郎曰事已成吾且上京奉中山卿再下乃留武貞東上報事田中氏此爲文久壬戌正月而同志諸人不知此事出于八郎僞託相傳爲急四方來集會井伊氏奉使西上恐謀漏泄率同志匿大坂薩邸邸吏拒不容堀貞通至自江戸乃空邸舍以待與木小河諸士待八郎不至泉州東發期逼乃率同志入薩保臣固爲本藩所屬目以事逼晝日挺刃發家藩發卒追捕逍入薩大鳥居氏鬪死約西鄕大久保諸人會於大坂國臣亦

森曰、癰疽潰發四字括盡幕府之勢、

至四方浮浪聞之來會大坂者百數日夜繕武具修戎備而衆皆烏合雖同唱勤王意見不一八郎曰先戮九條關白酒井所司代藉島津氏之兵鳴幕府之罪國臣曰奉鳳駕大坂下令七道以討幕府之罪而貞通在内參機密專主調訂國臣私就朝貴建言曰方今醜夷逼於外大姦驕於内如癰疽潰發天下安危旦不謀夕本年十月實爲大坂兵庫開港之期期至彼必借名起商館築壘壁繫軍艦兵庫爲畿甸之咽喉坐爲彼所扼何異借寇兵齎盜糧乎四方志士切齒扼腕將糾合同志擧義旗四方響應已至數百人然非藉大藩有勢力者不可以成大事今也嶋津

安達曰、是時國臣自大藏谷寄書勸余及筑藩士[illegible]力主[illegible]見國臣已幽、

氏從壯士上京。此誠千歲之一時。謹獻三策曰。發勅伊命久光。分軍爲三。一拔浪華。一火彥根。一屠二條城。而後遷鳳駕大坂城。勅七道諸侯。親統六師。討幕府之罪。其次勅久光。黜幕府有司。奉青蓮院親王。二條城募四方義徒。鳳駕御大坂城。待大兵四集。勅親王統六師。問幕府之罪。其次從久光所言。黜幕吏。張皇威。大坂城爲行在。會諸藩議尊攘之略。此三者。一斷聖衷。莫失千歲一時之機也。會黑田侯東覲至播。國臣將往說。衆皆危之。國臣奮曰。侯爲久光諸父。余世係藩籍。以至誠說之。或可動也。乃從伊牟田尚平往說。侯愕貽遽。移病西歸。縛國臣檻歸。付尚平薩邸。

先是越人本間精一航南海。說土佐藩。抵長藩。見久坂寺島諸人。說以不可後薩人。馳至大坂。見八郎武貞。相携舟游。乘醉刼邏卒。幕吏難薩邸。監薩人固苦此輩粗暴。辭八郎以下。四月十三日。泉州留浮浪。其邸東發。因近衞氏。奏四方浮浪會京攝謀暴舉。有勅留鎭闕下。

余是時寓浪華。熟聞浮浪諸士所區畫。皆曰。襲九條關白酒井所司代第。正其阿附幕府逼朝廷之罪。顧彼以門族任世職。其罪三公幽。三藩皆出幕府之命者。彥老以此死于浮浪之手。亦可以已也。若朝廷肆是輩所爲。使后族戚畹列族大官。無擇

浮浪此謀不行、實爲當時之幸、唯泉州以鎭浮浪爲名入京、不允此輩心、亦宜也、

數句狀盡浮浪

老幼男女。蹂躪砲火。宛轉鋒鏑。罹屠殺之慘。則不特乖聖上卹民之旨。又將使幕府有所籍口。天下公論。亦將不與朝廷。左暴徒肆濫殺也。蓋當時浮浪。槪皆書生劍客。激客氣。逼義憤。知勤王之爲大名。而不知時勢人情之爲何物。知攘夷之爲大義。而不知歐米各國交際之爲何物。問其言則赤心報國。問其人則無賴無行。其所謂奉勅旨問幕府之罪則似矣。而與之論方略。輒曰。事成則山河事業。不成則死而已。此輩生死。無所輕重於天下。其視死如塵芥。固其宜也。皇上任神人之責。公卿任宗祀之重。列侯任家國之寄。若使之輕生死如一

河野曰、如此論去、而後浮浪輩乎非命者、與所恨、於下、振衣當時與[illegible]輩共[illegible]歎論心[illegible]言、次骨無一[illegible]浮

浮浪。然則神人無所屬。統宗祀無所托。重家國無所寄。責干戈繁興。叛亂交起。不特襲元弘之覆轍。爲可畏。歐米各國亦將覬其後。逞其所欲爲。獨不可疎毛髮乎。當時朝廷勅島津氏。鎭其暴動。實有故也。抑當時浮浪蜂起。幕府不知所爲。而朝廷推奬之。水戶薩長諸藩。甘爲之淵叢。助之聲勢。猶恐不及者何也。蓋天下不用兵三百年于此。武門世族孱弱。如婦女。家國元氣。奄奄不振。猶衰老人在褥待斃者。加之歐米各國以大艦大砲。恐喝幕吏。其勢凛然。且不保夕。當是時。疾聲大呼。一洗太平積弱之弊。亟復有爲元氣。將望于武門世族孱弱

尊者

縱門抑揚之妙使人拍案呼快

如婦人者也耶將又望于浮浪暴徒視死如塵芥者也耶余嘗論維新大業成於浮浪之手十居七八以是也

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二終

[illegible]

尊攘紀事補遺卷三

宮城縣　岡千仭振衣撰

島津久光入京奏時事

島津氏以鎭西大藩繫天下之望先中納言齊彬用心國事慨然有匡濟之志常憂邦人不涉域外事情騁訪譯洋學者譯航海造船鑄砲用兵諸書將改革藩政充實武備而後及天下未有所爲而薨弟久光繼藩政砥礪士節修繕戎器常以繼齊彬遺志爲事彥根已斃浮浪四起天下騷然久光將有所出會平野國臣來薩說尊融親王有密旨募浮浪乃決計上京先命大久保利通私謁近衛氏有所上聞是時天下同注目島津氏浮浪泄聞是事爭馳薩四方嚮同志久光深恐是輩輕舉破大事戒藩士曰烏合浪徒藉口尊攘煽動四方結合同志謀舉大事藩人亦往往與之交通切恐萬一暴動破國家大事釀出天下之擾亂遂爲外夷之所乘大機一失噬臍無及汝輩深戒于此進退一用孤命文久二年四月從壯士一千戎備準之東上四方志士田中清川平野小河以下途擁久光請與義舉者自數方容大坂藩邸館待之先是長藩遣長井雅樂上京建白時事及此藩人久坂寺島諸氏恐後薩人奉宰臣浦宍戶二氏上京浮浪往來二藩之間物論大動久光意在奉勅黜姦

[illegible]

國與正議公卿列侯改革幕府失政深恐浮浪輩生事令左右懇諭曰凡事不待天裁則名義不立久光將請近衛氏上奏時事以請宸斷諸君鎭靜以待乃留壯士一隊鎭是輩十三日發大坂四方傳聞浮浪館薩邸爲有異圖爭放訛言人心洶洶所司代酒井忠績大恐以幕府之法禁諸侯入京公卿見藩士使近衛氏馳書止久光上京又遍告朝貴戒勿輕動岩倉大原二卿在内私告久光以鎭浮浪爲名入京近衛氏因爲島津氏姻戚乃因近衛氏奏曰戊午以還幕政失當權臣擅制外夷乘釁上勞叡慮下失民心而浮浪輩妄唱尊攘之議四方雲應天下騷然臣久光將觀江戶謝賤息茂久屢違東覲之期曷圖浮浪輩途要臣駕議大事臣常服先臣齊彬遺訓將爲朝廷幕府效微力竊恐浮浪過激一旦暴動蹀血輦下釀成禍亂也於是自不顧卑賤親詣闕下將以陳所見伏仰天裁有旨翌日議奏傳奏見久光於近衛氏第曰聖旨將覺幕府違勅旨責攘夷之實効卿能體斯旨久光謹對曰夷狄外也非內也請先修內以及外乃條陳解青蓮院宮及鷹司大閤近衛左府鷹司右府幽厄釋一橋尾張越前土佐宇和島四氏幽閉以從天下之望且曰臣鄙人未悉九條關白酒井所司代何罪唯浮浪輩欲獲二氏而甘心不速免二氏

爲之所恐變發旦夕幕府大政之所出黜閣老安藤氏舉一橋氏輔佐將軍越前氏任大老立上下尊卑之等明邪正淑慝之辨然後採天下之公論立待外夷之法正親町三條氏難釋尾張越前二氏久光正色曰此等瑣事猶不得如叡旨則如大焉者何叡斷一決則臣請奉以周旋若幕府拒命則有天討而已上嘉納之乃令閣老久世氏曰馳驛上京先是浮浪不平久光不與謀大事又聞久光受朝命鎮浮浪憤然曰余輩爲天下唱義泉州將何鎮有馬正義田中盛明私語曰吾黨一死唱義迂緩如此直使姦回得謀今日之事非斃關白所司代以霹靂手段一新天

下之耳目則尊攘不可爲也若自吾而發事以勢逼泉州將有大處分也浮浪同然一辭期日舉事會大久保利通來傳久光命曰朝廷議新置親兵將薦諸君充其選衆怫然曰僕輩誓雪國辱豈圖一身之榮乎堰上數責幕府之攘夷而朝貴軟弱如婦人女子今日之急在使朝貴淬勵義氣悚動天下利通默然浮浪愈以爲久光不足屬大事說長藩浦肉戶應之廿三日夜眞木田中以其黨潛發薩人與之者三十七人隊長長田佐一强留不可奮然曰奉命無狀自屠死之久光聞報大驚曰吾奉勅鎮暴徒而藩人黨之罪不可逭遣能劍者八人命之曰渠不聽則往汝

浮浪之本色

所爲八人馳至伏見諸士方食諭君命不聽乃格鬭斬有馬田中以下九人楢原氏投刀踞坐曰諸君止鬭聞余所說吾言窮則死乃諭以大義諸士投刀就縛眞木田中以下在次室不敢出手楢原曰寡君固不拒諸君義舉乃護送眞木田中以下閉邸舍後付之本藩田中請赴薩摩舟中爲薩人所殺小河一敏以後期且告實不問

此亦霹靂手段

浮浪此舉始期十八日後期廿一日長藩諸士議所向曰浦氏護禁闕久坂氏攻所司代戒備以待是時余在大坂泄聞是事慨然曰天下之大事也十八日夜乘舟溯淀川風露滿天月色如晝舟人

皆睡余以是事在臆終宵不交睫平明至伏見聞然無事疑爲人所欺抵藩邸邸人蒼皇曰昨夜有令云二條市街老幼婦女空舍避出余始知謀已破既而有廿三日之變嗟乎又急矣聞島津先中納言西下次伏見微行謁近衛關白關白以皇上深憤外夷凌辱私從齊彬進謁便殿皇上慨國事大息齊彬悚然曰陛下焦勞至此臣雖不肖願盡國力從事於此領旨而出齊彬在當時與水戶鍋島二侯稱爲三明君米國要請列藩獻策爭論拒絶如出一口而齊彬獨以造巨艦鑄大砲講航海之術爲急務一言不及拒絶其在國聘荷蘭人長

維新之業成于是
卷二[illegible]

毅曰、抑亦[illegible]之不幸也。

河野曰、深謀遠慮、非淺人之所窺知。

崎親出郊迎犒之築十六砲臺使諸士就學建築術後千擊走英艦實由有此備也是時勝房州從荷蘭人赴薩齊彬一見爲布衣之交余嘗見其答房州書曰水戶浮浪襲東禪寺英館至今猶持頑論可長大息嗚呼當舉世瞶瞶競排外人之時能着眼於此可不謂先見之明乎其援旨西鄉大久保諸氏東西奔走與各藩志士出入朝營周旋時事又命新進年少有氣槩者游學江戶以講技藝蓋將供他日之用也其不及有所爲而薨非特朝廷不幸抑亦天下之不幸也久光所奏服先臣齊彬遺訓云云蓋齊彬臨死托是事久光也而久光入京奏大事曰夷狄外也非內也請治內而及外語及攘夷之實効則曰採天下之公論立待外夷之法而不論及開港之事此亦有說也當是時使久光公然論拒絕之非則不特爲浮浪所唾棄將使寢季幕府愈事偷安頹惰萎靡至不可救藥顧此事當時一二腹心所知雖所從壯士猶不得與知無怪浮浪輩常爲過激爲不足與謀也或曰此役西鄉隆盛從至兵庫有罪謫大島隆盛持論亦同浮浪會堀貞通至自江戶久光頓變其說假鎮浮浪之名入京隆盛遂以是得罪今皆不可知

毅曰、卓見。

[illegible]

[illegible]

島津氏議大原卿東下

久光留闕下有日恐久世氏遷延姦回投間坐失大機會建議發勅使就幕府諭朝旨詔擧其人大原三位固以正議爲朝野所依賴及是上書自薦詔擧副使三位曰二人必有二人之見不如遣臣一人也九月九日特旨任左衞門督叙從二位奉使幕府旨書諭旨曰日來列藩憂國事獻謀猷如島津毛利二氏親遣親戚若重臣奏事朕深嘉之而四方志士密獻策曰朕親統六師駐蹕函嶺討幕府違勅之罪或曰首除姦回在京者勅五畿七道掃攘外夷其言雖出憂國至誠粗暴輕忽難遽施行朕將使幕府更張內外紀綱興復祖先遺烈大要三項曰將軍率列侯入朝議釐革內政處分外夷之方法曰依豐臣氏之例命五雄藩爲五大老以修沿海戎備曰將軍年幼未熟政體擧一橋刑部卿爲輔佐越前中將爲大老以總幕政汝諭是旨與老臣商議三項施行其一第一項出長藩之獻策第二項朝臣之所擬議第三項久光之建議更有一篇叙甲寅以來幕府蒙蔽朝廷曰往年幕府遣小吏請勅許外夷通商朕却之翌年堀田正睦上京苦請勅許外夷通商朕恐汚國體不敢輙許命與列侯熟議上奏而幕府違朕命擅許米英各國通商與訂條約朕不敢責讓召三藩若大老而幕

安達曰聖[illegible]到此至此其來矣之怒眞此輩宜取者

沉痛之語

毅然皆以此言詔所謂王赫斯怒者一掃六百年鬱滿天下實有故

府阻閣朕命錮正議三宗藩朕恐國內鼎沸外夷乘
其隙特勅德川慶昭與列藩協力輔佐將軍而幕府
不奉命遣間部詮勝上京逼朕所信任親王大臣幽
閉盡逮朝野慨國事者檻送下獄奏曰訂各國條約
堀田正睦所爲今劇絕彼條約立生大變行待武備
充實而後從事於掃攘朕責其與日耳曼伊太里結
條約及許英米築商館測量環海幕府曰一時權宜
勢不得不然又曰公武一和而後奏掃攘之功請降
皇妹尚將軍顧古來無武臣尚皇女之例朕深思不
可以一妹易祖宗天下乃約不出十年奏掃攘之功
許其尚皇妹顧外夷事起志士慨家國蒙冤枉死非
命者不知幾數今也皇妹降嫁東西一家宜大赦天
下釋親王大臣以下之幽厄限十年舉海內全力掃
攘戎虜以匡濟神州之厄若因循姑息坐陷彼術中
如水益深火益熱遂踏印度支那之覆轍何以謝神
聖在天之靈朕將倣神武神功之遺烈率公卿百官
四方牧伯親征戎虜汝等體朕此旨事達江戶幕府
震驚急免安藤閣老釋一橋尾張水戶越前四氏之
罪令溜詰諸藩上所見延見在府列侯親諭曰泰平
日久綱紀頹弛武備廢壞外夷乘是虛陵續來要皇
上爲之焦勞孤將入朝親奏國事取天裁以更張國
威建不世之偉業卿等有所見極言無忌衆皆悚然

事至此猶逡巡權貴不可解者

不假借一字不然則名分掃地

尋大原卿至禮待有加久光首詣越前氏圖議使事
將軍率越前會津二侯及諸老延大原卿拜受使命
曰敬領勅旨熟議以聞卿退見越前氏反覆甚論而
諸老恐權勢歸一橋越前二氏曰將軍已長無用輔
佐親藩爲大老無前例久光見脇坂氏曰聖上發特
旨諭幕府豈可拘泥末節墨守古例乎又曰將軍入
朝少緩其期似無不可且將軍入朝廟堂異見蜂起
處分甚難不若越前氏爲政事總裁代將軍入朝陳
大議候聖旨爲事至易閣下其思之脇坂氏頷之猶
難一橋氏爲輔佐曰此有二將軍也與板倉氏詣大
原卿館請曰使一橋氏參政務謹奉勅旨唯除輔佐
名稱卿不肯廿九日登營囑後事從者意色甚決曰
奉使無狀何顏視人脇坂氏進出曰勅旨不可違請
爲準輔佐卿正色曰纔有準一字此不奉勅旨也脇
坂氏語塞曰謹奉命卿猶恐幕議難保不敢發七月
九日幕府命一橋氏將軍輔佐越前氏政事總裁久
光與二氏相得甚歡屢共議國事擬定所司代改官
武中間名稱失體者追褒故水戶中納言追責井伊
直弼責罰酒井間部安藤三氏及朝貴附直弼者遣
歸列侯在府妻孥緩參覲期命大藩護衛京師如此
類數十條八月廿一日大原卿以使事了西發前一
日久光途斬英人遮駕者以故駐品川三日或勸取

自是此公本色

[illegible]

一先見何等炳照數千載下

安達曰老臣憂國之語沈痛

森山曰此一段議論與中興大業出時已論及可謂偉矣

道未嘗不可請從護卒亦不可西上復命賜物賞勞
詔久光入朝辭曰臣一布衣官武有常典非賤人所
勝乃任大隅守命駐京護禁闕時毛利氏蒙天眷盛
用事公卿爭延浮浪又以內旨徵因士諸藩攘夷之
說盛起久光上書曰幕府新奉勅宜徐察政績不可
叨以橫議者言聞之近日內旨四出擅召列侯恐一
橋越前二氏不自安漸生嫌隙不省在京月餘日賜
劍及物西歸將發近衞氏密問意見乃手書以答曰
幕府舉越前一橋二氏閣老私忌之宜務使大權歸
二氏不然則勅意不行二氏亦無能為也幕府人才
無踰二氏者二氏無所為則幕府不可復為越前氏

之入朝宜問十年以後處外夷之方如何攘夷一事
宜使官武列藩熟議而後相宜處分開鎖一大難題
幕府已開港朝廷強之掃攘則勢不得不奉命而掃
攘不可為如此則朝命廢而天威殞浮浪蜂起國內
大亂實為可虞今外人在橫濱者臣一家兵已足
唯各國合兵以討我不義不信之罪則我忘兵二百
年勝算不可必故臣常謂方今急務在一洗舊弊充
實武備唯以攘夷唱天下則激論之士得志益肆暴
橫而不唱攘夷則無武備充實之期臣窃恐遂以是
蹈印度支那之覆轍也今也幕府悔過委政一橋越
前二氏二氏亦日夜勵精從事於此若二氏偷安眼

模寫逼眞當時書生論及國事口角出沫狀猶髣髴在目

此事以下承接不甚得力令々敍去悲壯淋漓感慨係之抑塵門歡諸子之不今歟所以歎其身之不遇者必得解了矣

自古如此

前無所施為則朝廷有煥發大號與天下更始而已
余先米使航度一年游江戶入昌平黌前後在黌
九年其於當時之形勢畧得其要領彥老遭阨翌
年游京攝仰皇居之巍然追思王朝之盛時憑今
弔古慨然而歎松本士權松林伯鴻為同窓舊交
握手大笑曰百年奇遇矣乃借一廓同居京攝占
天下之上流為人文之淵叢而我三人所交皆磊
落奇偉跌宕不羈之士日與之論天下之務古今
之故言及當世則痛論極言扼腕而彷徨仰天而
歎息會島津氏率壯士入朝將有所為乃與二人
談志慨然以為千歲一時矣入京于一二公卿往

來薩長二藩及浮浪諸士是時暴徒數刺為幕吏
耳目者梟首二條磧官不敢問余一日會諸友語
曰比魏高歡觀衛兵火張甕宅曰事可知歸家傾
産結士顧彥老以幕府大老鹵簿傔從道路塡咽
而為十八浪士所要袞元路傍時事至此余將歸
鄉學高歡所為諸友壯之拂袂而起遂為藩邸所
召再入京都此事距今廿餘年當時所交諸士士
權伯鴻以下或死刺客或死兵戈而戊辰之事援
風雲乘際會列名爵班撫仕者不在于彼而在于
此何天之薄於為始者而厚於為終者也嗟乎英
雄事業固非二三書生所辦唯遭亂世處事變名義

所在扶腸絶服斷行其志此謂之大丈夫其事大義仗大節如諸士眞爲可尚而已。

親征中止

親征有日因備米澤三侯及阿波世子入諫上漸有悔心中川親王曰陛下當知其不可斷之宸衷則臣請盡力處分乃協謀薩藩及會桑二侯八月十八日鷄鳴參内入奏會桑從三侯尋朝勅闔唐門及九門雖公卿不得出入因備各藩率兵入朝警衛非常號砲一發會薩二藩兵族至屯凝華門於是召近衛氏父子二條德大寺四卿有旨停傳奏議奏及參政寄人之參内禁長藩及親兵入九門親王與四卿列座御前傳旨任柳原中納言議奏曰親征大事内議所未決而議奏以下爲長藩暴徒所逼叨稱叡旨頒告中外長藩煽動浮浪要請親征過激粗暴殆亂天下汝知朕是旨召中山大納言正親町三條中納言阿野宰相中將復任議奏三卿恐怖固辭乃爲署准議奏命正親町大納言庭田中納言葉室左大辨宰相署議奏班會桑以下列侯進見議奏諭旨曰毛利氏挾對心進姦詐以親征要朝廷此親王以下所不與汝列藩體聖上是旨毛利元純吉川經幹闕觸從爲變起率衆而入各門稱命不通乃赴[illegible]

曰各藩戍服禁内驟擾而諸門拒臣衆敢問何故闕白遣人問狀諸門呵止元純經幹逼闕白以事狀群衆充溢第内前議會柳原大納言至傳旨關白參内勅曰夷狄征討時機未至權停行幸列藩親兵聞變驟入諸門皆閉三條實美第在九門外衆群至會實美蒙朝旨譴責親兵憤然皆曰卿正議精誠天下所觀此命必有所由族擁至關白關白不在是時長藩衛堺町門有旨徹衛會薩二藩代之長藩不奉命柳原大納言往諭曰權退衆邸内待後命衆不可大納言赴關白邸見益田彈正諭旨且曰毛利氏效力王事叡旨所嘉唯親征處分迹渉粗暴叡念不安宜權退士衆嚴鎭暴動彈正曰夜來闕下驟擾諸藩戎裝奔走而三條卿以下無故停朝臣等職守禁門備非常請釋疑而徹衛大納言反覆開諭是時會薩兵士進堺町門内前列大砲長藩士奮激如將戰者大納言諭會薩轉砲準長藩乃付堺町門所司代退衆訖言三條實美集親兵作亂勅清水谷宰相中將責問其肆率親兵實美不在長藩已徹堺町以衆奉三條氏屯洛東妙法院三條西四條東久世錦小路壬生澤豐岡七卿來會皆曰薩人假朝命復私怨三條氏固不善中川親王又以爲親王所陷憤懣目欲幾討二藩二宰曰讒構已深宜西下圖後舉三條[illegible]

[illegible]

親兵真木淵上水野宮部土方梶六人從焉豐嗣托事遁去二宰留書上言曰弊藩已免堺町警衛外夷開戰以來兵事方殷臣等以衆西歸專盡力海防是夕詔告中外曰親征本非朕旨二三朝臣不達大體者爲長藩暴徒之所詿誤矯旨頒告本月十七日以前告命悉皆是徒所爲朕本旨不在于此也鷹司關白上表請免乃勅二條卿代之廿日削三條卿以下六卿官位停毛利氏父子入京逐長藩士在京者廢參政寄人放還諸藩親兵薩長二藩首入京師論國事天下始知勤王大義而二藩旗鼓角立勢不相容至是互搆釁隙因備阿藝憂之上書曰攘夷之本在列藩協心而薩長二藩唱大義朝廷依賴所謂同心一體者伏望降旨調停使二藩戮力以責其成功不報。

余於前編論是事曰先帝熟考大勢斡旋時機運神算於方寸之中奏偉績於年月之後蓋天縱霸府之德將復大權於朝廷此天意人心之昭然者先帝斷之於方寸之中不少疑也而外夷事起以來天下論事者紛紛擾擾毛利氏曰攘夷島津氏曰開港先帝以攘夷大義誓天神地祇其刻攘夷期日令天下天下不應至以乘輿親征號令天下抑亦逼矣而天下除毛利氏以外無復贊成之者。

[illegible]

於是聖衷不安漸生悔心曰攘夷開港此兩者水火不相容而雄藩借此互爭勢力此殆天將合之必先離之將治之必先亂之者勢非人力所能支也且與奪大權方在幕府黜之罰之怨歸幕府而朕位億兆之上一勝一敗無一所關係相大勢之所歸輿論之所推爲之處分可也毛利氏之乃心於王室盡力於朝廷固不以一朝疎斥之故敢貳其節也故此變斷然斥毛利氏不少疑也嗚呼毛利氏先天下入京師輔翼朝廷朝威日隆而一朝得黜罰蒙詬罵天下誰不爲朝廷寒心乎而毛利氏以是砥勵操節奮發志氣六卿在西鎭西諸藩人心日傾勢力日旺三宰之犯闕全軍敗潰名義不立凜乎其危而闔藩君臣投身死地百折千挫鋒鋩毅然破環疆幕軍于一擊之下遂連四藩興討幕之義兵奏回天之大功抑亦偉矣夫天下大物也其出于意料之表有如此者而先帝斷然下此命震驚天下運神算於方寸之中奏偉績于年月之後此豈尋常庸衆人所能測知乎。

[illegible]

浮浪起兵大和

凡藩士犯幕憲觸大法必累及藩主故外國事起以來志士慨國事者往往請脫藩籍稱浪人奔走四方。

互募黨援脫藩浮浪。年多一年。天下嗷然。三河松本衡以儒生備前藤本眞金以畫工下帷筆下名聞四方。眞金與清川八郎以下投薩邸。以論不合去。衡與梅田頼諸人與謀。覊迹而冤浮浪間舉正議之士必稱爾。本侍從中山忠光年少好義俠。潛游長州與目下高杉諸人交結。爲浮浪之所歸心。長藩之士[illegible]說征。衡眞金游說朝貴。煽動浪徒。願乃親征詔下。[illegible]歲。一時矣與吉村寅太池內藏太以下三十八人奉忠光至大坂。稱朝使。赴下關。乘大船。一發出大保山海口。衆皆剪髮。投海矢死生無他。曉至堺港館狭山一寺。遣寅太邑主北條氏曰。皇上下詔親征。此臣子効力國家之秋。忠光將行募義士。迎鳳駕於大和神武帝陵。北條氏名族。切冀盡力王事。無以辱家名。藩人驚愕。使宰臣來答曰。皇駕已戒。敢不致力。邑富豪水郡氏因通謀浮浪。掃館候迎。乃頒軍令。衆皆戎裝。帷幕旗幟。皆畫菊章。陣二日。市觀心寺拜楠方將塚。納甲冑禱捷。眞金率同志出迎路左。五條隸幕府。代官治焉。乃分諸士爲槍銃兩隊。攻官舍。責鈴木源內剝民膏厚自封殖。梟其首。諭邑人以朝旨。榜所在曰。皇祖天照皇大神開天地生萬物。凡食土之毛者孰非其胤。皇上以神冑御天位。億兆各修其職。以奉皇上此天地之大經。不毫髮容疑者。汝衆廐辨此義。[illegible]今

戴皇上奉朝廷。以報天祖天孫之皇恩。又曰。皇上慨洋夷汚蠛皇國。親詔行幸大和。議軍略於春日社。率六師征醜虜。忠光先天下舉義。首誅姦吏苛民者。當發號之日。昧大義誤方向者。宜移兵糾其罪。六師伴林牧岡岡見原田諸士四方馳至。已而中川親王通謀薩會諸藩。沮止親征。長藩得罪。六卿西遁。廟議一變。衆聞是事愕然。先是平野國臣奉朝旨止忠光暴舉。至則諸士已略五條。勢不可中止。會安積武貞池田謙　率同志十餘人來會曰。皇上爲賊臣所發無復可爲。已開兵端。宥張軍威。待天定而已。乃議軍略。松本衡固結十津川土豪曰。十津川大塔皇子所潛匿。其民沈毅。其地險阻。以此地爲根據。可以支時月。乃留安積水郡諸士督五條民政。奉忠光赴十津川。途過天辻。四周絕壁。爲天險之地。乃定爲本營。且役民丁運糧食繕戎器。遣人十津川。說以義舉。邑豪族乾野崎　氏來屬。遠近奔附。衆凡千二百人。高取藩高野僧徒通使贈物。聞紀州郡山二藩合兵來討。出兵吉野川。至則訛傳高取藩食言不贈糧食。乃以兵五百往攻。藩兵據城發砲。十津川隊聞砲聲潰亂。餘衆不支。乃退天辻。吉村中垣小川以下惱其無功。乘夜入城。覘一隊將巡夜。縱殺之。吉村中銃丸。左右扶歸。既而紀州藤堂彥根諸藩大兵來討。衆退保十津

關門崎嶇可想

川松本牧岡森下保天辻安積池田榊見保和田設奇誘敵毎戰皆利乃謂十津川地淺不如遺一方出大坂航西海乃奉忠光營天辻遣澁谷伊豫作藤堂氏營曰親征詔下忠光將與同志護鳳駕効力戎馬會一二賊臣矯叡旨止親征忠光此擧將糾合同志討賊臣誤國者以安宸襟也因辨前後勅書眞僞不屈乃飲之伺睡縛之隊將感其志請充諸士攘夷先鋒立功令自償不報當是時紀藩兵塞吹口藤堂氏屯五條井伊氏屯下市浮浪鋒漸鈍九月移營笠峯山與藤堂氏戰於大日川刼之彦根藤堂兩道來攻衆負險奮擊自午至暮是夜森下前田甘名潛襲下市縱殺番兵放火鼓譟而進敵疲晝戰變出不意狼狽委糧仗而走翌日藤堂氏來攻闇井伊氏大敗引退藤堂氏將遺書諭曰天下孰不知諸君赤心勤王若投兵來降奏狀請生眞金書答曰姦徒矯旨天下之所切齒盡戮力義士盡勤王之實中川親王遣人諭十津川豪族叡旨所在衆相告逃散人無守心忠光知不可爲集衆訣別曰天涯地角唯其所去請生死相俱者四十餘人將踰熊野出新宮緣藤蔦攀崖壁夜至大峯絶頂候木本尾鷲紀兵伐樹塞路列營嚴備乃轉路山谷間關出河内宿白川衆疲憊不能步休兩日藤堂氏令村民曰舍浪徒及供使役者悉

刑衆大恐空舍出避諸士昇病傷夜踰山嶺至伯母谷曰彦根藩兵屯和田距此一里乃撰壯者爲先鋒冐進至和田村丁群集不見一敵脅迫令擔戎具嚮進里許已昏見一農夫知爲敵候脅爲行導至鷲家口間道登小阜下瞰敵兵一隊篝火就途一隊陣於下發砲更隔數町篝火點綴是爲本營乃以天誅二字爲暗號疾呼衝本營營兵四出殘卒僅六七十名急遽發砲短兵已薄衆固苦無死所縱横猝突殺敵略盡忠光與左右五人挺進僵一人傷八人繞出營背前後夾擊餘兵散走乃放火民家候卒言紀兵宿此半里篝火嚴守乘暗散走可期萬一少延遲則無全理松本藤本病傷不能歩奮激自刃餘或自屠或就擒忠光從七人穿林莽攀險峻晝伏夜行間關經三和櫻井出大坂從池内藏太一人投毛利氏邸逮卒擁門邸人答曰不知私命舟遁長州自浮浪擧事至此四十日紀州藤堂彦根三大藩多亾士衆僅致蕩平談者皆壯浮浪所爲而嘲三藩兵無能爲矣平野國臣歸自五條廟議一變六卿西奔國臣亦在罪籍中乃與同志西走投長州說三條卿以擧兵應大和不可澤宣嘉奮曰豈可不贊志士義擧乎國臣與美玉三平堀義則仙田正弘戸原繼明白石廉作小田村信一等奉澤卿航至播磨會大利軍敗事不可

志士心緒

安達[illegible]奎堂振衣之親友出痛哭司馬遷傳事殘者唯

為國臣不欲變初心入但馬襲生野代官舍略金穀集徒衆草檄鳴幕府要朝廷矯敘旨斥正議公卿罰勤王諸藩之罪國臣有入節水戶長州諸士相傳會集立得百餘人一舉略生野出石姬路龍野豐岡諸藩合兵來討國臣奉宣嘉妙見山挺身格鬬銃丸中腰入息目可以死囑宣嘉用副高橋二人遁伊豫十月十三日軍敗美玉堀以下或戰死或自屠國臣為出石藩所擒護送京獄翌年長兵犯闕幕吏處勤王諸士內應斬國臣以下三十三人。

世傳南山日記曰松本奎堂撰奎堂自刃鷲鹿口此書叙忠光入大坂蓋以奎堂有文名托名而已

[illegible]發此論三發者。

此當時浮浪者論

卷首記舉兵本旨曰朝廷責幕府以攘夷擢一橋越前二氏輔佐將軍而二氏不奉攘夷之命幸天未絕我命聖上赫怒以攘夷大義誓天地廿四卿確持正議毛利氏與四方志士盡力國家贊成親征大策聖上嘉納頒告進鳳駕會天下義士於春日社議攻取之略奏囲天之偉業在此一舉而中川親王持異論辭鎮西將軍一條二條德大寺諸卿亦多攜異同叡慮乘時叡旨中沮事至此極臣等恐皇威不立正氣不振遂至率天下陷夷狄術中且太平三百文恬武熈士氣掃地自非用干戈竦動天下則國論不可得而一焉國脈不可得而

維持爲臣等不自量糾合同志唱大義於天下爲攘夷先鋒矣中山忠光臨發與三條東久世烏丸諸卿書曰幕府違勅不一而足朝恩寬大不問其罪彼愈爲得計其所上言書辭悖逆所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者臣等不禁憤悶與同志謀義舉有日會詔旨親征頒告中外實爲千歲一時綸言一出空論無用臣將途出攝泉行嶽義徒赴南都奉迎龍駕機事尚密用兵要神速今已頒告親征宜卽日進鳳駕若遷延度日奸徒乘機巧弄唇吻以枉聖旨則大機一失百事瓦解賊臣跋扈外夷猖獗神州陸沈而諸君立廟堂參樞要無可復遁

河野曰鹿門[illegible]

罪于天下後世也觀此二書可知當時浮浪之志也或謂此輩剽略城邑殺戮無辜破瓦嘗壞無一所益謂之吾志在勤王可乎嗚呼此因成敗而立論者顧他日薩長諸士謀王政復古若使足事不幸中敗則天下又將笑其破丸嘗壞無一所益況此時廟議一決須告親征而此輩投死地以振起士氣宣揚皇威爲已任略其終而原其始恕其迹而取其志則此舉及筑波浪徒固將在識者所贊歎稱揚也

訂正尊攘紀事補遺卷四

宮城縣　岡千仞振衣撰

水戸浮浪逭圍西上

十月廿二日。諸七通姦徒者。皆出降。幕軍乘機齊進。火起四方。武田山國以下殊死奮鬭。衝重圍而逭出。黑澤本間尾子飯田諸人死之。諸生隊扼大宮。以七大砲進擊走之。就波湊小川潮來諸隊來會。衆猶千餘人。曰猶可爲也。次大子村。諸生隊據山嶺。砲擊武田。率一隊仰攻。岡部貞治死之。乃退。衆相議曰。吾曹將勦絕醜虜。以成先君之遺志。不幸爲姦黨所陷。得罪天下。事至此。唯有西上。因一橋公。訴情事朝廷。而

安達曰。除姦黨是去掃外夷根本。此何無乃殺之。可嘆。

已分全隊爲五隊。田丸山岡藤田井田諸人各統一隊。乃推武田爲總督。出下野川上村。民空舍而避。黑羽藩兵二百人。倒木石塞道路。以待。砲戰敗走。轉出蘆野。發使告情。邑主不敢防。至越堀。幕軍遁走。大田原藩使來告曰。小藩寡兵。固無抗諸君之力。唯諸君出城下。乃寡君死期至也。衆義之。間道經那須野。出日光道。村民恐怖。供張以待。至木崎。安部氏兵守焉。曰。不得通一兵。衆嚴隊而進。守兵辟易。既去里許。自後發砲。至本庄。發使告情。吉井藩不敢支。吾次下仁田。下明高崎藩兵來襲。衆皆甲冑。井田一見曰。易與也。以廿七人衝突。全隊繼進。敵死者六七十名。一軍

小藩無尾類。比比皆是也。

奔潰。乘勝而進。藩兵墜橋。自山上發砲。山岡桴鼓亂流而進。藩兵知勢不敵。放火而退。踰荒船山。出下望月。松本藩兵退保和田嶺。翌日踰嶺。至豊橋。松本諏訪二藩兵凡二千。僵木石斷澗橋。列營五所以待。挾澗砲戰。勝敗未決。武田魁助潛兵。攀山巔。砲擊其横。敵駭顧。本隊得勢。吶喊竝進。二藩兵大敗。已夜。躡尾冒進。至下諏訪。捕獲無算。轉出伊奈。發使飯田藩。藩導由間道。除街衢沙。供待頗盛。過清內寺關。避卒遁。出木曾道。此地屬尾張藩。驛吏出接。禮意殷勤。過鵜沼。距犬山城半里。不復出一兵。度鵜士川。大垣藩兵守揖斐。轉出長峯山。險不通車馬。凡百器仗。每人

是時尾藩不出一兵何歟。

負擔。出大河原。更踰一山險。曰蠅嶺。此爲濃越國疆。戎器以外。悉投溪谷。負病傷者。間關出黑遠土大野。藩火民家。倒巨木以防。時方嚴冬。積雪滿山。衆皆露次。凍飢交逼。日行二三里。達今庄。彦根藩兵退屯府中。先是。一橋氏得警大驚。上奏曰。浮浪蔑天憲。擅行至此。臣罪也。請親出征討。與弟昭武。率會桑以下各藩兵在京者。出次疋田。大垣彦根越前三藩兵爲先鋒。命加賀藩夾攻。賀藩大兵陣新保。四面皆敵。進退維谷。使告曰。臣等奉先君攘夷之遺訓。常恐失墜。爲姦黨市川朝比奈諸人所陷。蒙幕府之譴。無由雪寃。一橋公實先君寵子。而寡君貴介弟。將上京。訴微忱。

安達曰。一橋氏獨不思從耕雲子上京之時乎。

請爲臣等開道曰本藩受一橋氏之命守此衆始知一橋氏將大兵出討曰我輩素志將明大義於天下耀皇威於海外也而區區本志未明徒蒙亂名而今一橋公統軍征討此投戈歸誠之時宜表誠軍門委死生之命衆或曰大炊公以本藩支族蒙鎮撫台命而猶不免坐蹈覆轍不如百戰力盡而死武田不可詣軍門陳狀曰市川佐藤朝比奈三臣實爲逆臣結城寅壽殘黨率諸生輩搆非圖謁中納言公誣罔百端遂黜藩宰代之布列其黨要官從腹心五六十人徘徊殿中以暴威脅一藩正生列老職深恐逆黨跋扈遂忽攘夷之勅命得罪天朝與同志東上幕府設

關不入留八日得始入上邸陳狀中納言公三姦得罪東歸銜城門築壘壁以爲戰備國內騷擾幕府奉宗藩大炊公往鎮正生奉故左衛門神主從之奸徒悍然發砲以抗諸上遠近來保正生輔大炊公次湊館延賓閣奸徒戮力幕兵戰爭日夜大炊公爲其所誘殺至十月僞誘諸士內應乃與田丸山國以下出圍將西上訴寃一橋公逆戰于下仁田和田嶺始不知何敵後聞捕虜言知其爲某某藩臣等心事非有他志伏請大藩照察微衷永原甚一深感其義周旋備至一橋氏以其迹涉亂逆却之乃請降曰臣等誤抗幕府又騷擾沿道諸藩犯法觸憲爲罪不細謹歸

命轅門旣分萬死亦復何言唯素志在憤亂賊慨家國而死蒙流賊汚名大藩少賜照諒命錮加藩藩兵護至敦賀收刀槍武器館本勝寺衆凡八百二十三人待遇優渥命彥根福井小濱三藩悉捕下獄因備一藩請命諸士攘夷先鋒令立功自償不報翌年正月十五日參政田沼代傳幕命斬武田藤田以下三百五十二人流百三十六人朝比奈黨又收武田田丸山國諸人子女在水戶者無少長處斬因藩安達清風深傷武田絕嗣謀永原匿其幼子源五後六政維新正黨在京者奉勅東下討朝比奈佐藤市川以下此姦黨爭三十年烈公所素養文武人才死亡略盡。

此前年余以事赴江戶訪武田耕雲延余上座曰余耳熟子名常以不相見爲憾是時一橋氏東下日議攘夷有勅再上余因問曰先生亦能陪一橋公乎耕雲正色曰余昨奉勅陪一橋氏於京師與在京諸藩士奔走日夜刻攘夷期日奉藩主東還誓贊幕府攘醜虜而今無狀如此何顏西上前日見一橋公辭曰公欲臣再上盍斷臣白髮頭顱以謝罪闕下耕雲決死也久矣事至此固有不得不然者也此役旁近諸藩出兵征討我藩亦有出援之命余屢見藩宰論無征討之理藩主上書辭之

小野曰[illegible]州人撥亂時人有何說今日之說及長州藩何爲乃何至如此

錄于此。曰幕府已奉掃攘之命。而因循時月。無一所爲。故水戸藩士慷慨奮激。至互携干戈。幕府果能大擧掃攘。則此輩奮躍致命於鋒鏑。此公侯之干城者。此輩雖火人家掠金穀。迹涉亂逆。原其始心。皆重國體。皆尊攘之大義者。名義所在。縱令奏勦絶之功。隨滅隨起。爭亂益甚。且浮浪嘯集。幕府出兵征討。此以石壓卵者。而更命與羽諸藩應援。此坐損威名也。此雖細故。頗關大體。故正言不諱。請諸老再思。幕府不復强。會家茂西征。命我藩衞江戸城。

竹内小出出使俄國論唐太疆界。

鈴木曰[illegible]千島圖亦有此說歟

牟朗氏來使以後。俄人陸續南徙。其勢駸駸。函館鎭臺屢論不及。今劃疆界。坐爲彼所有。會竹内野州松本石州使歐土。列國請延兵庫開港期。乃命過俄國劃唐太疆界。文久二年七月至俄。呈國書。宰臣伊克知由布出接。問唐太土人自稱愛儂何謂。二人曰。土人稱來如此。不知何謂。伊克氏曰。發撿此島。實爲俄國。漢土人命此島曰薩哈連。舊圖陸接西伯里。今也地勢一變。環島可通舟舶。滿人往來漁獵。未曾服貴國政令。故曩發牟朗氏。請劃海峽爲疆。二人曰。唐太占連黑人種屬滿州。愛儂人種屬日本。伊克氏曰。占連黑即滿州人種。愛儂爲千島人種。此二種容貌

安達曰[illegible]彼限界日本故然

語判然不同。皆自北而南遷者。貴國書曰。自北而南易。自南而北難者是也。二人曰。國書所稱言人情移暖地則易。移寒地則難。不及今定疆界。則貴國人民南遷者日衆也。弊國深恐彼此混居。漸生爭隙。以害兩國親睦之本旨。五十度以南。日本政令之所及。故欲以此地爲疆界也。伊克氏曰。往年我邦發撿唐太。以其民專營漁獵。日遇凍餓。故發吏民撫卹之。以惡疫流行。徹歸。當時不見一日人。二人曰。爾時屬松前藩治之。故忽撫卹也。八年前收爲公領。置吏胥布政。今伊克氏出輿地圖。指示滿州沿海曰。俄國版圖亘卅五萬里。固不欲爭蕞爾海島。唯不可無故割土域。

俄人何[illegible]也。河野曰[illegible]練也。

俄國接漢土。固涉東洋地勢。滿州沿海。二百年前皆屬俄國。以其僻遠。徹兵衞。竟爲清國所幷。前年與淸國論爭。復此土。蝦夷人自稱曰愛儂。蓋此地邊鄙。不多接外人。外人問其名。自稱曰愛儂。愛儂猶言人。敢問唐太何義。二人陳不知。伊克氏曰。使唐太爲日本疆域。豈有不知唐太爲何義之理乎。二人默然。伊克氏曰。欲完四隣信義。無若因天然山海形勢爲疆域。俄與清國接疆亘千百里。未曾爭疆界者。無他。因天然山河形勢而爲之界限也。唐太蕞爾孤島。以五十度劃疆界。則牛馬風逸。爭論不斷。勢將至用干戈。故切欲以唐太宗谷中間海峽爲疆界。二人曰。南半島

[illegible]

屬我記載歷歷豈可無故付他國乎曰日人往來此
地爲四五十年來之事土人亦自稱滿州屬地且此
地屬貴國往年我置屯兵何故不誰何曰此地極寒
戍人春往秋歸貴國發兵會其徹歸也往年貴國人
入久春古丹火官舍掠財貨是時貴國以無故寇隣
國罰是輩貴國固認此地爲日本也曰我邦舊記具
在此入得撫擇捉也曰前寇得撫擇捉後寇久春古
丹曰此事既往不足以爲證屢請海峽爲疆界將
以完兩國隣交也若以半島爲疆則彼此紛爭勢不
得不開兩國釁隙不若姑固下田條約以全懇親本
旨也二人曰我邦固不强人土爲己土悅古丹以南

我政令所及此地實爲五十度不特我邦記載可徵
萬國輿地圖皆以五十度爲日俄疆界頃者觀草木
圀地球圖亦以五十度以南爲日本是雖貴國以五
十度爲日俄疆域也曰龍動刋行圖以滿州爲英屬
若使英人擧是爲證滿人豈肯之乎此地地理家所
未搜索我國撿出亦爲近年之事布氏奉使命始論
疆界已無疆界坊間播行地圖以誤傳誤特屬無謂
二人曰嘗國命仙臺會津南部秋田四藩戍是地方
今國人屢殺害外人貴國所知彼此雜居交以兵隊
窃恐一旦事故開兩國大隙曰貴國雖蝦夷內部又
不置兵今越海峽戍唐太別有所慮乎曰松前藩忽

[illegible]

防禦故爲貴國所來其置兵備他盜也二人論難連
日伊克氏不敢屈說曰水自水油自油使者所論將
變水爲油豈可屈從乎唯二君踰萬里達國命不可
無所報來年發全權使臣於函館貴國使臣至尼加
剌伊斯就實際而論定唯我已設兵營久春內此地
四十八度不得以五十度爲疆二人曰大野藩士開
鵜城鵜城在久春內以北按撿實地就五十度內外
而劃域曰此事在委任使臣所爲次會伊克氏指坐
中一人曰此名盧多迺志計久住唐太能知事情其
人進出曰小人陳實二君不得掩飾唐太空島之義
久春古丹以北日人絕迹六七年來貴國始發遣吏

人此全出于貴國欲開國疆乎將出于恐唐太歸外
國乎二人曰日來政府以松前藩忽屬地收其地施
政令宇朗氏危其無兵備故新命四藩戍之曰貴國
過土人今自證爲日屬特屬無謂貴國開鵜城在訂
約以後約曰唐太不分疆界事仍舊貫今貴國移民
比土我不得不南移以報之貴國不踐條約勢不得
不繫軍艦於久春古丹二人不肯答謂伊克氏曰明
年發使果出于諒我二人所論乎曰前年宇朗氏請
以海峽爲疆貴國不可今二君請以五十度爲疆俄
帝不允此所以發使臣按驗實地也二人以此事復
命三年七月俄領事告曰西伯里督將加佐計宇伊

河野曰此書宜使俄知也。

此等[illegible]使[illegible]

此從狼虎之[illegible]者

知受國命見貴國重官議定疆界請導貴國使臣至
尼加剌伊斯會伐長事與國內騷擾不果發使四年
領事告加佐氏待使臣不至歸國慶應元年俄男女
百餘名移住久春古丹築壘壁列大砲吏詰之曰受
國命移住英人覬覦此地不可不備富內奈與盧白
滘二處四樹標木測量地理規畫漸大小出新藤二
氏上書曰不及今發使論決疆界事愈不可爲外國
奉行議曰唐太北陲一離島地圖以五十度劃日俄
疆界皆據臆見者我以人種同異地勢向背爲說皆
不足以服彼我自暖地而就寒地人情之所不欲彼
自寒地而就暖地人情所樂爲況彼兵威强盛英法
之所畏而今挾暴威加我我無復如之何唯置之不
問彼愈肆然蠶食不得不開釁端往者遣竹內野州
彼曰已置兵久春丹久春丹在五十度以南若劃久
春內以北據山河形勢劃疆界可以少免侵略也慶
應二年命小出和州石川駿州出使俄十二月詣俄
呈國書重臣斯地列蒙接見曰曩發全權使臣期貴
國使臣於尼加剌伊斯貴國食約五年於今歐土各
國公法罰不復約者我邦重隣誼故不敢論是事和
州謝曰國內亂起遂失大信乃稱國命論唐太疆界
斯地氏曰唐太爲我安牟爾鎭府對岸若爲他國所
奪安牟爾以西皆被寇害切欲貴國舉唐太付我和

恰於[illegible]
[illegible]
十數[illegible]
亦深矣

俄虐至此[illegible]國
體[illegible]我[illegible]
勝[illegible]可以激
彼[illegible]
及彼使臣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乎

州曰此土未分疆界貴國肆置兵隊此蔑如弊國也
若外人來侵弊國固將盡國力防禦斯地氏曰此地
一歸外人爲弊國大害故俄帝嚮遣牟朗氏請以宗
谷海峽爲疆而貴國不肯請以得撫以東諸島易唐
太和州曰文化年間貴國對亂民擅寇唐太此明以
唐太爲日本也布氏國書明記唐太南岸屬日本而
牟朗氏所請求前後反覆天下豈有此理俄帝仁德
萬國之所稱豈事騁詭辯略人土乎斯地氏曰貴國
不欲彼此雜居故弊國請割得撫諸島易此土耳和
州曰往發使臣請以五十度爲疆界貴國以久春內
在五十度以南不敢許請原是言以久春內劃疆界
曰唐太不劃疆界外人侵略俄兵防禦疆界一劃則
外人侵略俄無可防禦久春內以南歸外人永爲我
患譬猶香港香港爲俄清雜居之地豈無故付英人
乎和州怫然曰貴國以香港例我唐太此將據唐太
略我蝦夷全島乎斯地氏變色問其說曰往日貴國
無故入對州何故曰將修敗艦也俄國豈肯略人國
乎和州曰世皆謂貴國略奪漢土北疆曰此地舊屬
俄故告清國復之備有盟誓文書曰貴國逼我略唐
太亦必曰非奪略備有盟誓文書斯地氏怫然曰何
爾不禮次會和州稱病駿州代接曰有二族同居者
其一欲戰其一欲坐意見不合動相論爭於是相脇

如讀戰國策

若得勝乃

自二千年上而立論讀史者不可忽此識

根我奥人[illegible]
[illegible]
論東北形勢[illegible]

屋移一族此豈人情乎。若就所居設障壁各有其半。則二族各適其願長莫相爭。斯地氏曰高說似而未爲得。有二族共庭園者。一族不能有其居擧所居付他人則大害庭園。有二人共一衣者以其不便剪爲兩片則二人皆失其用。若裁一衣使二人各有一衣則各受其用。和州會見五次反覆論難遂不得要領。乃曰貴國謂與國微弱。不足有唐太故不肯分界。僕輩二人萬里奉使命不可以此言復斯地氏曰我邦發使兩次皆不得要領而還今也俄帝諒二君之誠懇欲以得撫諸島代唐太此所以厚貴國俄帝一決於此不可復移動若貴國不肯有仍布氏舊約而已。

乃訂雜居盟約三條而還。

余游北海道過後志望後方羊蹄山磅礴于天半。慨然曰阿部比羅夫率舟師八百征服蝦夷置戍于此此後田村將軍北伐至陸奧建碑題曰日本中央當時王略東及千島北窮地樞然則陸奧爲全國中央也必矣當時王略之盛可以類推也此後皇德漸衰東陲叛服無常源氏父子之北伐九年于前三年于後爲勞亦甚而朝廷爲私鬪不賞其功藤原氏以源氏裨將三世主其土私其征稅略其國上而朝廷利其賄許其爲鎮守府將軍陸奧之爲中央猶胡越不相關者然況於距陸奧千

如觀掌紋

河野曰此段敘詩所云[illegible]
公何心哉

[illegible]

百里者乎。是後源賴朝以一切詐術籠絡天下。姦雄交起爭亂無已。至德川氏瓜分國内世襲封土。擧蝦夷全島委蠣崎氏漠然付不問及一朝俄使論疆以區區口舌爭漠付不問者爲我疆土亦不可得也抑德川義公慨國體不立名分不明聘一代名儒撰日本史而編入蝦夷外國傳與肅愼靺鞨並列而當時史官無一論駁之書成上進朝廷嘉賞其勞不復聞一朝貴論其失體此天下萬目。皆以蝦夷爲外國無異論也吾以外國視蝦夷彼以外國視蝦夷此所謂吾自壞而後人壞之者。固莫怪彼狡焉爭爲版圖外之地也意北海全道除

松前函館以外皆稱爲蝦夷者。今也朝廷雖置縣設政莽蒼原野渺亘全道而國人不甚省其地猶外國視之者然余恐俄所朶頤不特止唐太一島也今論國家急務者以唐太爲殷鑒可也。

俄既不得志於土耳古以其國僻在北偏。不得爭衡于英法。慨然西之舍而東之圖溯黑龍江五十里置府于尼加剌伊斯而其地沍寒氷凍物産不殖海漕不便於是求可輻輳船舶運漕物貨以開一大都府者以唐太南出大海東南海岸風波隱尉爲天然良港以爲可開都府以形勢雄視東洋

[illegible]其時人[illegible]備日本[illegible]移也

最是[illegible]實

諸國此俄之所以乘我無備恫喝白方運取唐太之策也此後逼漢土取滿州沿海朝鮮以北悉屬俄領其開烏刺慈斯德克爲太府豈非以唐太偏東北非爭衡之地之故乎此所領愈大而所圖更大者夫俄英法之所畏而彼據富强之勢形勝之地西之舍而東之圖是東洋大局一變者矣而東洋各國獨立抗彼勢者除愛親覺羅氏以外獨有朝鮮日本耳而愛親覺羅氏已不競而我與朝鮮一小偏土彼陸通鐵路海浮鐵艦南窺燕雲之背東南逼朝鮮及我國之脇腹東洋諸國之多事始于此矣往歲俄人繫軍艦于對馬幕吏請

英國公使諭去英使語人曰彼西伯里爲根據逼日本併蝦夷以大艦巨砲逞其所欲爲則雖英法無如之何者經十年之後豈以我輩言爲意乎噫亦危矣。

河野曰欲知薩長先紀土藩文章之變態其背後龍馬所以紀土藩也

坂本龍馬和薩長二藩

繼薩長二藩而盡力王事者爲山內氏山內氏藩于南海人重節義士人奮起死于國事者若武市間崎平井吉村望月伊藤能瀨清岡諸人皆卓卓可紀而和薩長兩藩戮力國事者實出于坂本龍馬也島津氏之入京浮浪四募同志龍馬慨然上京至則浮浪謀

能[illegible]眼[illegible]中第一[illegible]

已敗乃游江戶學劍千葉氏後從勝房州聞其說海外大勢始悟攘夷之爲陋見奔走四方爲浮浪之所宗意以爲薩長勢力動天下若和此兩藩使之戮力協心以翼王家則皇運可挽回也是時尾張氏討毛利氏以三宰伏罪返兵高杉晉作不服起兵討俗論黨專修戰守之策龍馬曰此可以說也往見小松大久保西鄕三氏曰我邦雖小地靈人傑可與萬國竝立而幕府統御無法各藩各懷異心上崩瓦解亂勢已成若貴藩解憾毛利氏左提右挈以謀天下之事則我邦獨立之大本可立也不然則國內四分五裂英佛諸强國磨牙乘隙則行踏印度波蘭之轍而已

說得[illegible]大笑首肯

不可爲皇國寒心乎三氏曰此固我輩所憂念於是告藩主先釋捕虜賜物遣歸將發使通好難其發言龍馬奮曰余請任是事乃赴長州見木戶孝允說薩藩孝允告之藩主會諸臣議晉作固持不可龍馬往見曰貴藩已和歐米各國而獨難薩藩此親異類殊俗而疎同胞兄弟也晉作大笑首肯已而黑田大山二氏奉藩命來使見藩主父子藩主亦私遣木戶品川二氏見小松大久保諸子二藩交誼日密而幕府未之知爭非尾張氏之反兵幕將軍大擧親討薩藩上書論伐長之無名幕吏始知爲其所謀此時龍馬變姓名舍伏見幕吏發卒圍舍龍馬短銃射殺起隆

此風聲鶴唳皆敗者

安達氏士與長藩[illegible]

屋逌去龍馬從勝房州講海軍術觀紀伊彥根諸藩進兵防長日急將募浮浪編海軍爲長藩一臂是時浮浪在長藩者借薩藩名購求軍艦標薩藩旗章繫赤馬關長藩將置將帥浮浪不服龍馬至乃責近藤昶私附長藩令自殺代督其衆六月幕府艦隊來伐大島龍馬投策晉作乘曉霧馳瀛艦出艦隊中衝縱橫砲擊艦將失措比具成徐徐西走將追擊艦將固疑薩藩助戰止之曰此薩人所誘若暴進必陷彼計晉作攻小倉頗難幕府艦隊而龍馬督海軍扼赤馬咽喉親當富士迅動鳳翔回天四艦連日烈戰未嘗取敗小倉已陷小笠原總督不知所爲乘富士艦走長崎龍馬名震于一方先是土藩將與海軍命後藤象次往來長崎購求瀛艦見龍馬論時事大悅龍馬亦以土藩爲父母之邦請以所率軍艦聽命象次說藩公聽之於是併督土藩諸艦稱海援隊先是中岡愼太亦團結浮浪謀援長藩又同龍馬以所督聽命稱陸援隊藩子弟往往入隊勢日强盛土藩傾國力編兵勢與薩長抗一日龍馬駛瀛艦過水島灘時方暗夜衝突紀藩瀛艦毀機關沈沒衆皆移乘紀艦龍馬直投舷燈逼艦將責其犯航海規則共至長崎訴鎭臺紀藩爲幕府宗藩不敢判適土艦至自上海乃正砲準對紀艦如將戰者書告鎭臺曰艦兵憤公判

此[illegible]在暗中[illegible]不可知者

[illegible]

因循爲辜脫藩至爲可虞鎭臺恐其生變令紀藩出贖金幕府征長無功威望掃地薩長二藩約大擧除梗王命者龍馬往來二藩之間與聞密謀乃購得洋銃二千此歲九月歸土佐獻火器說藩主連謀二藩諸士泄聞此事爭理戎具勢不可壓抑是時藩主遣後藤象次建白復古王政不敢動龍馬乃與中岡愼太上京是時慶喜上表請復政權會在京諸藩士告旨特引見小松後藤二人有所諮問後數日永井主水召後藤諭慶喜旨曰德川氏辭世職就藩列勢有難行者後藤怫然曰吾藩爲德川氏謀至矣而猶不覺悟者何也先是長藩先隊進屯三田尻待報疑其有變廣澤品川二氏馳至與薩土二藩謀曰有大擧除梗命者而已乃奉密勅約期日同發歸藩是時會桑以下逼二條關白曰朝廷倉卒廢將軍浮浪陪臣橫行于殿陛之上而朝廷無寸兵尺鐵何以制其暴橫關白頗惑之象次往見曰天下將歸一而殿下在中持異議殿下不聞乎才谷梅次爲浪徒巨魁曩臣奉藩旨見將軍梅次誡臣曰若將軍不可復古之議則足下自及殿前僕要途刺將軍此輩泄聞殿下持異議則怒如烈火臣爲殿下危之關白顏色如土曰敢不奉敎無幾勅允慶喜之請才谷梅次龍馬變名也一日中岡過龍馬有所謀有二人通名求見僕入

行命三人尾而入亂斬龍馬中岡二人傷重遂死茂為十月十五日中岡亦慷慨義士訂交浮浪屢游鎮西盡力於國事其督陸援隊一時與龍馬並稱撥亂事業十成八九而同僵于刺客衆皆悼惜

余曩刻正篇岩倉右大臣公以其叙幕府奉還大政未悉召余親説當時事且曰坂本龍馬説薩長釋憾大功于國家而不片語及之特為可憾蓋余草正篇急于成書多所闕略且復古顛末諸家記述未出故歴擧上藩建白及坊間所傳序槩略因請命侍臣筆録公諸之無幾公病薨適土人濱田源為余説龍馬履歴頗悉因舉梗槩草此篇嗚呼龍馬説薩長大功於天下固如右大臣公所稱然而余追考當時參之所聞薩藩宿謀固如此也蓋薩長二藩先天下上京為朝廷畫策東西牧伯彷其所為朝綱一振皇威日隆此為朝廷股肱贊盛事者二藩豈有所挾于其心乎唯薩因中川宮長因三條卿薩主綏撫長主拒絶薩閉關謝浮浪長傾意集浮浪遂至兩雄不容漸搆釁隙親征之中止薩藩助會桑逐六卿禁長人入京三宰之犯闕薩兵助幕府逆擊平之當時浮浪稱曰薩賊會姦薩盡力王事豈有意助幕府乎且幕府之不可助也久矣唯幕府積威百年勢不得不以漸親征中

止詔召將軍薩人草詔書曰毛利氏暴臣愚弄其主彼毛利氏盡力王事亦至而一朝頒是詔此非三宰憤激所以決犯闕之擧乎而名義不立蹀血輦下三宰僅以身免一藩怨氣鬱結果為如何於是隆盛意謂時至矣單身往來防藝之間説尾張氏以誅三宰以是為名反旆而長人怨次骨儻其削封土廢父子彼有死而不為也如此則毛利氏服罪有名而無實會桑以下固不平尾張氏之反兵其勢不得不興再討之兵嗚呼幕府致亡勢誘形逆猶良平策劉項者然安知非大久保西郷諸人皆圖熟謀胸有一定成算而後下手乎余聞之佐田白茅隆盛謀鎮西四藩置六卿太宰府語人曰三條卿風采英爽此為他日大臣者然則薩長連謀唱義天下隆盛固已決策於此時也龍馬以一浮浪出入于白死之地協合義徒揣摩時勢固已難矣然而使西郷大久保諸人無此宿謀安能合兩雄藩于一掉舌之下乎此時板倉閣老召大久保懇懇諭出兵利通僞聾為朝旨討幕府者愕然答曰幕府雖有罪可討情誼所不忍然而朝旨至重不敢不告寡君閣老大聲辨詰利通故為不解而退幕府政令槩成是輩為薩長諸藩之所謀也久矣

河野曰蛟龍得雲雨累非池中之物

幕府奉還大政朝廷置三職議德川氏處分。
幕府陸軍潰于久坂石州不守海軍衝赤馬關不克小倉尋陷會將軍家茂薨慶喜嗣立托喪休戰毛利氏威名震于天下先是薩藩通毛利氏將有所大爲薩藩曩依中川親王拒長藩親王始無定見小松大久保物色公卿可與有爲者無若岩倉前中將是時前中將落飾歸佛獨處北山深自韜晦小松大久保暮夜往來計畫大事近衞内大臣爲島津氏世戚利通唯戒其務持大體莫爲群議所𢢽而密算秘策多就前中將而決至是謀前中將取藩主旨赴長州見慶親父子說曰天下紛亂至此皆幕府之罪也請奉朝命兩藩大舉鳴幕府之罪一掃僭亂國體以建百世不拔之皇基慶親曰此固寡人之所欲退見木戸廣澤品川以下熟議藝藩亦請効力方略一定上京復命廣澤品川尋至因中御門中納言中山前大納言正親町三條前大納言奏兩藩情實先是七藩與薩尾越四藩建議復古王政慶喜亦察知大勢所趨十月十四日上表請奉還政權會桑以下諸第諸臣固執不可慶喜惑之前中將曰此天下難事非空論所能濟因中御門中山正親町三條諸卿密奏降内勅薩長二藩曰各率兵三千上京西鄉大久保廣

安達曰一藩猶不敵況二藩合擊乎

抑亦多矣

澤品川以下連署奉命曰辱領宸旨卑賤陪臣不勝感激馳告寡君闔藩大舉誓天地安宸襟四人星馳傳旨其藩且曰天下屬目我二藩非忠誠心事感動天地則不能奏回天之功區區利害得失不足顧慮也是月十六日制允將軍請曰列侯衆議處分詔召列侯既而薩大兵入京未有所爲長藩二大隊至西宮薩土諸藩曰可十二月八日赦太宰府六卿毛利父子及岩倉久我千種諸卿之罪是日慶喜與會桑以下會議殿上達曉已退傳令免會桑以下衞兵以薩藝尾三藩代之勅廢公武門閥資格罷攝政關白傳奏議奏將軍守護所司代置總裁議定參與三職聽庶政有栖川親王爲總裁御室山階兩親王中山正親町三條中御門三卿及薩尾藝越土五侯爲議定大原萬里小路長谷岩倉橋本五卿及薩尾越土藝五藩士爲參與詔曰癸丑以來國家多難先帝憂勞天下所知今也大權歸朝廷大小庶政一決于公議與天下更始即日會三職議德川氏處分尾越土三侯曰召慶喜班議定首座岩倉卿與薩侯固執不可命尾越二侯諭慶喜辭内大臣納封額若干供政府之用慶喜請物議稍定大久保西鄉諸子恐朝議因循誤大機書陳曰一掃二百年太平舊習建萬古不拔之皇基非用干戈一新天下之耳目則不可也

詔旨簡易自有興王之氣象

此確論唯有兵黑名耳

戰之爲難事固也而僅置三職議決大政將以是凝朝威於海内比戰爲更難古來英主創立大業誰不資干戈之力況元氣委恭士風衰頽至今日非一戰則不可也國家危急至此極皆幕府之所爲曩降密勅斷斷既決于此今日之事責慶喜降官位納封土謝罪闕下而後朝威隆赫可以承服天下之人心也若因循姑息徒幸無事則誤初政第一著朝威無所振起人心無所懲艾大機一去大命不再可不深思而熟圖乎岩倉卿恐諸藩互搆異同書二項使三職議曰不奉朝旨者不問衆議斷然命薩長二藩討罰以委成敗于天曰尾越二藩處間調理慶喜果悔前

過則不咎既往召参朝議此兩者孰與衆皆與第二項利通草勅論曰官銜依舊稱前内大臣納封額若干以供政府之用度尾越二侯爭納封額遂改作納管地租額若干供政府之用度尾越乃奉旨往諭會桑之免禁衛憤薩人擅斷與譜第列侯在京諸藩奉慶喜二條城晝夜嚴隊篝火燿天慶喜恐其生變率會桑以下南下保大坂城及是慶喜奉命將入朝是時禁會桑入京衆或曰待慶喜遣會桑二藩而後許其入朝議未決會幕府以浮浪潛匿薩邸行諸不義命庄内上田二藩出兵砲擊邸人放火而遁報達薩人憤怒朝議一變既而慶喜命會桑先鋒大擧北上

敗論由是一飛如赤天也

薩長二藩曰慶喜反狀已著即日發薩長土三藩兵戍伏見鳥羽勅嘉彰親王爲征討將軍賜錦旗節刀督禁衛兵命備越衞禁闕因備二藩備兵待後命先是鷲尾卿私率浮浪赴高野以備紀藩乃命衞大坂之背且諭紀藩勤王大義部署已定明治元年正月三日官軍邀擊會桑先鋒於伏見鳥羽大捷慶喜聞敗拿皇乘瀛舩東走

米人希利比士論我邦沿革曰米艦入浦賀以前人心已厭幕府譬猶陽氣微動積雪漸解凝結力外國要幕府猶積雪驟得暖風一時融解水潦横流瀰滿平地而皇室位于幕府之上屬億兆之望

河野曰譬喩親切巧妙無比自是膾炙人口歟

猶諸亞巨舩巍然浮出于大波之上水潦愈横動力愈盛於是始悟壑谷危險損毀舟艦頓改方向駛順風離陸地出大洋待水潦稍治而後用舵維新政府是也此言殆洞觀我臓腑者然而彼外人安能知我邦有國體者而祖宗相傳以至今日固宜如此乎蓋我邦表立于東海神武定鼎橿原二千年于今取法隋唐徵貢三韓肅慎靺鞨渤海安南諸國無不奉水土貢物皇化布被中外果爲如何中古皇德漸衰源右府以一切詐術箝制上下姦雄蕃興亂賊接踵如北條氏流二上皇足利氏遷後醍醐帝於芳野實臣子之所不忍言然而至

其事涉外國國體伸屈所關則上下一心爭出死命以防外侮蒙古興于漠北滅國四十平西域統一漢土病我守國體不屈艨艟十萬寇我西陲而北條時宗盡國內精銳一擧勦絕之于五龍山豐臣秀吉憤韓人闕朝貢命諸將征討蹂躪八道直陷韓京朱明大兵前後出援殲之蔚山潰之碧蹄館耀國威於瀛海之外此皆我邦國體祖宗相傳以至今日者故賴朝創鎌府以來必先拜征夷將軍而後得代朝廷爲政天下夫歐米强且大固非蒙古朝鮮流也然而卒然擁軍艦肆無禮曰不許我所請則火汝城郭屠汝人民而幕吏恇怯不奏朝廷不謀諸侯許其所請於一哃喝之下爲域外萬國之所傳笑我邦立國以來未曾有受外侮辱國體如此之甚者也此不特北條豐臣二氏所愧並稱實祖宗神靈之所不與意薩長二氏一藩侯爾而名義之所歸條理之所在斷然開戰待勝敗一決而後和彼德川氏八萬麾上三百諸侯唯其所令而恇怯狼狽甘爲彼所要脅辱亦甚矣且攘夷不能爲則已彼明知攘夷之不可爲而刻拒絕期日頒告天下欺罔朝廷擾亂天下唯姑息之事如此而不速亡此殆無國體也彼希利比士知幕府亡所由來久矣而不知我邦勇武立國受外侮

一頓文法極妙

屯達曰此篇以尊攘二字并說各有此論而後尊攘二字有所歸宿可以終此篇

辱國體如德川氏者天必降之禍不旋踵故余詳論以終是篇云

吾友岡天爵纂紀自弘化嘉永至明治維新之事爲八卷名曰尊攘紀事採摭廣博議論精確讀者莫不擊節呼妙誠可謂當代董狐矣余亦竊修私史然而天爵則倣宋史紀事本末余則

倣史記列傳而並具文學史漢未曾不同也頃天爵編遺漏著補遺四卷屬余以一言受而閱之其紀米艦使艦來浦賀以後委曲明瞭系之前編使讀者如身在其時与其事慷慨切齒不自已魏文帝有言曰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曩者天爵在官途不得其志退溫舊業有此大著以傳天下後世則復何羨夫世榮乎余之身世亦略与天爵相似余序固不足以爲

天爵之輕重然而天爵曾序余偉人傳具屬誼不可辭遂書卷末

明治十七年甲申春三月

東京　蒲生重章子闇





明治十七年三月十一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七年五月出版

編輯人　宮城縣士族　岡千仞
東京府芝區愛宕下町四丁目　番地寄留

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前田圓
同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十六番地

發兌所　東京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十二番地
鳳文館本鋪
大坂東區唐物町二丁目十九番地
鳳文館支鋪

牧園豬　著

行在或問

文政十一年（一八二八）序刊本

據文政十一年（一八二八）

序刊本影印

行在或問序

一日友人會集談及南國行在之事就中質問長慶後龜山二院及楠正儀等之事余考索其事日久矣未審其事實姑舉佗日所推考遞其問訊友人咸請筆之余以證考之未悉臆度之

尚多辭之固請不止於是録而多之名曰行在或問答好事之士訂正其誤妄使其事蹟得顯于眞實余之大幸也文政十一年戊子三月柳河牧園豬識




關思亮書


余折衷諸書意如左

太平記紀載該博當時事狀可概見也。其傳會妄誕不爲少矣然此記之後闕南北之事。如闇中摸索此記亦可抵於吾邦之一史乘

太平記園太曆以後行在紀載之存者新葉和歌集嘉喜門院集李花集及諸寺諸家文書可謂僅僅曉星矣亦可以爲確據李花集編撰未精

花營三代記後愚昧記後深心院關白記無論乎爲當時實録其施及於南國之事多一時風聽不審始末情實而記載者故讀者不以意逆之或誤其眞一

切據爲斷案亦未爲得矣園太曆主北朝然此公有時通於行宮故其載南國之事勝於後愚昧記等矣

梅松論成乎足利氏其爲尊氏直義文固矣亦有詳確於太平記者。

吉野物語古而未純三法師物語假設之文亦不成乎道世之手豫章記瑣瑣碎碎所謂排沙揀金者

櫻雲記南方紀傳後人之作追考未切

世間相傳爲眞書者其所舉閒不確者有矣又相傳爲僞書者其所載閒不妄者有矣

明李攀龍曰不晦者心不朽者文元劉因有詩曰記録紛紛已失眞語言輕重在詞臣若於事事求心跡恐有無邊受屈人可爲讀經史法

茅山豬識

余平素有所漫録曰恬居雜記。今舉數條附于此。
竊惟我邦　皇祚無疆。自藤原氏攝籙以降。事故相仍。咸福轉移。海内之權歸於北條氏。後醍醐帝天姿英抜。履涉艱難。克誅北條氏。其烈赫著。是時内有四房。外有正成。所諮詢謀度。非乏其人。帝亦頗好典籍。於是時。帝嚴恭寅畏。不敢荒寧。銓定公家武家爵禄。及功臣賞格。無偏無黨。建用皇極。則恢復之業立。四海寧一矣。然其所爲反是。遺孽始艾。大亂因生。竟至致足利氏大興。帝南幸矣。先是武家握權已久。而朝廷暴屈卑之。武人咸恚怒焉。亂之又生。雖本乎帝之

失德。其所胚胎。已在此也。異邦聖王繼前代。制禮樂。必有所損益。以維持六七百年後世開國之主。雖不及乎此。亦觀時勢。制治體。得保二三百年。帝之業不出乎此。一朝土崩。遺圖不振。悲哉。
太平記載公卿奏議。有不可信者。如藤原藤房龍馬之諫類是也。其記載。出雲州貢馬。奇偉駿絶。號龍馬。帝玩賞。以爲天馬。屢臨觀焉。一日公卿畢集。帝問天馬之來。符應何如。藤原公賢稱其嘉瑞。群臣皆奉賀帝得意甚。藤房後至。帝又問之。藤房稱漢文光武與周穆之事。判其却用吉凶。遂因緣乎其馬。悉枚舉當時秕政。譏短論駁。無復餘蘊。帝勃然。群臣失色。以余觀之。必不然。夫藤房以忠良之懿。居納言之職。帝信任亦舊矣。其諫說啟沃。必承閒察幾。親容懇到。使帝感悟悔悛而止。其前後所匡救補益可想也。及帝志滿欲飽。怠縱荒淫。誨諫之不行。即決然而作。晦其蹤跡。是所以爲藤房也。如帝問天馬之應。延對以周漢之故事。必有之矣。抑當帝觀遊娯樂。公卿會集之時。事非有緩急。而攢然斥短一時得失。諫動四座也。不徒無益。將杜他日納諫說之路。是悻悻自喜沽虛譽者之所爲也。誰謂藤房有此事也。如其所諫說啟沃。

必絶口焚草。不泄乎人間。孰得聞知之。此條記者舉俗說巷議。託諸藤房。其意欲崇藤房。不覺反賊其人。如此類。讀者察諸。嗚呼大厦之將壞。非一繩之所支也。藤房去之。正成死之。
太平記載。尊氏反。源義貞賜節刀。東伐。屢戰連捷。敵大沮。若義貞徑進。尊氏不得保鎌倉矣。義貞緩。敵復蘇。余按梅松論。不然。直義之敗于海道。與諸將退保箱根。扼大師于其險。義貞來攻不爲遲緩。先是尊氏陽引違詔之罪。陰結衆人之心。又簡小山結城寺自備。聞直義之敗。即率其精兵。趨於足柄。敗偏師擣

大師之後。使其不戰潰散。其兵略出乎義貞之上矣。

論者又謂。義貞將西赴。眷戀邦媛。怠失兵機。竟致朝廷之傾覆。亦非公論也。尊氏之奔。使老僧狡黠若赤松當大師衝要。細川舉族據于四國。其他族人諸將分樹山陽山陰。又還佐竹於東國。其臨狼狽之時。施後拒方略。極精當。而躬率親戚麾下赴海西。其意固有九國。義貞躡尾亦難捷矣。此時朝廷失控馭之道。海內喁然。望武家復興。而尊氏奸猾雄略。蓋籠一世。其視帝之爲。如祿山之於明皇。雖諸將勇謀。亦知其無能爲而已。夫驅將背之衆。向受降之敵。其勝敗不

待戰而決矣。豈獨罪義貞乎。

吾藩之佐田氏。出乎新田氏。有世譜舊記。世間所未見。故今舉其三條。

義貞之父曰滿氏。初名氏光。早死。祖父朝氏養義貞爲嗣。義貞年十三。將加元服。朝氏曰。汝父初名氏光。汝今繼之。名汝曰氏繼可乎。義貞曰。小子聞之。先人之加服也。延足利家時爲帽父。家時授先人初名其後先人自改後名。曰家時汰甚。自處以宗家。視我以支流。吾豈默默自貶家尊乎。今小子雖劣承其適宗義不欲處支流。朝氏奇之。蓋新田足利兩流名加氏字者。宗子踐之。支子戴之。故滿氏義貞云。

義貞年十七。謂族人曰。吾家世世任朝廷爪牙。討叛撥亂。義不貞。則不可。自名曰義貞。謂弟小次郎曰。吾舉義。則義宜爲其助。廼名之曰義助。後醍醐帝在笠置山。義貞欲舉兵。馳使者。乞綸旨。未到行在陷。義貞輟。

尊氏之西遁。帝勅義貞。管領山陰山陽十六國。窟討之。義貞拜稽首曰。臣奉此詔也。生則有榮焉。死則有名焉。臣不敢愛死。又不敢離詔書。願生死服之。帝嘉之。更小詔書賜之。便置于甲冑間。

吾藩之名和氏。伯耆守長年之裔也。長年之孫顯興。從征西親王于肥後。爲彈正大弼。領八代守土等邑。家傳伯耆卷。寬正中。其曾孫顯忠。祇役于京師。及長門海上遇惡風。裝資多沒。伯耆卷亦在其中。其後八代漁者獲大石首魚。獻諸顯忠。顯忠獲伯耆卷于其腹中。無有敗損。廼祠祀其魚云。其裔事于吾藩。其伯耆卷系圖今存。

吾藩之五條氏。少納言清原賴元。左馬權頭賴治之裔也。賴元從前征西親王。任內外之事。甚見倚賴焉。賴治從後征西王。有功。至于元中十二年。猶奉王禀

𨕥王賜書嘉之。世世領州之矢部大淵等。相傳到于近世家藏行在勅書征西将軍令旨等。又蔵金烏之幟征西王之所賜云。其文書載于鎮西文書編年録。

柳河藩牧園豬識。

行在或問上

柳河文學　牧園豬大野著

或問曰。中務卿宗良親王撰新葉和歌集。序列後醍醐後村上後龜山爲三代帝統。而不載長慶焉。其故何也。答曰。竊惟。蓋後村上未立東宮而崩。長慶長後龜山少。長慶不受禪而立。其後無幾。後龜山即位。故親王撰此集。斥長慶爲閏位。空其統紀矣乎。紹運録爲自立近是。

又問。長慶既長。其不爲東宮何也。答曰。其所誕未詳。或前女御北畠源氏之所誕。源氏有罪。見廢。故其皇子無寵。而不爲東宮乎。或其所誕卑賤。或壯武好兵。故帝不欲立之乎。

又問。後龜山如何。答曰。後龜山者。嘉喜門院之所誕。其貴宜立。按新葉集。福恩寺內府上梅花唱和之時。其將爲東宮之意見焉。其集中。此公繫年紀之歌。訖于正平十八年。其上梅花之時。亦必不其後矣。曰。然則其既爲東宮。亦未可知也。答曰。其既爲東宮。則長慶雖馮陵。公卿雖懦弱。豈有死先主躐太子乎。其未爲東宮可知也。

又問。後村上崩。年四十一。其未立東宮。不太晚乎。答

曰。竊惟。後村上欲立後龜山。以長慶之長未果也。先是其有密詔不可知也。後醍醐崩。年五十二。其年立後村上爲東宮。其有密詔在前年矣。夫欲舍長立少。而憚長。古今之通情也。雖譽田天皇之明聖。欲立菟道皇子而憚長皇子。可以推也。

或問曰。嘉喜門院集。正平二十三年三月。後村上崩後。有稱內御方。有稱春宮。有稱倚廬御所。果指誰誰乎。答曰。稱春宮。或倚廬御所者。皆指後龜山乎。其前後哀傷之歌。及天授二年懷舊淚歌相肖也。其稱內御方者。或長慶既稱帝。故太后云云乎。然其集中。長慶唱和不別見。或諒陰中兩皇子位未定。後龜山宜立。故太后指後龜山云云。及長慶自立。以後龜山爲皇太弟。太后更稱後龜山爲春宮乎。未詳。

或問曰。應仁記同別記載。小倉王恐執政王。自屏居于吉野山云。小倉王如指後龜山。執政王如指長慶。然後龜山恐長慶。而屏居于吉野。定在何時乎。答曰。如夫二王者。吾子之說是矣。按新葉集。後龜山之后詠名所松叙曰。正平二十四年春在吉野行宮。其後歷年月復行幸于其山云。其妃在吉野。後龜山聿來胥宇。可知也。意者。其在此時矣。其時長慶新立後龜

山爲太弟。擁正儀有異同。輿說紛紛。嫌疑交生。故後龜山懼焉。避難于吉野乎。

又問。後龜山即位在何年月乎。答曰。新葉集載建德元年正月後龜山松契遐年歌。云云是即位後之辭矣。又嘉喜門院集建德二年九月後龜山之后尚爲女御也。上紅葉于太后。太后賜歌謝之。其歌述將爲中宮之意。帝代其妃和之。其敘亦稱內御方。據此等觀之。其即位或在正平二十四年中矣。是春後龜山在吉野。長慶舉兵逐正儀。人心不帖服。內地分崩。故公卿逆後龜山立之。以鎮靖內地矣。其月日未詳。文

中二年八月。帝奉神器如吉野。其後吉野復爲行在所。故建德文中皆後龜山之紀號。

又問。花營三代記載應安六年八月二日南方奉讓位于太弟云云。是文中二年矣。是說如何。答曰。竊惟此是後龜山即位也。新葉集可爲確據矣。是時兵役擾擾。帝幸于吉野。北方隔閡。不審行宮事實。訛傳以爲讓位乎。

又問。嘉喜門院集文中二年十一月大雪。帝憶去年於阿左野看雪。詠歌寄呈于太后。其唱和如懷思阿左野然。阿左野定爲何地乎。答曰。或國字未左易訛故誤阿未野爲阿左野乎。或河內攝津等之地。數年爲行宮乎。今不可考。是後後龜山之事。詳于諸書。故不贅。

或問長慶始末。答曰。竊惟長慶在天野。壯武尤強。有祖皇之風。不喜偏安之業。其意汲汲乎攻伐恢復。與前內府藤原隆俊。和泉守和田正武。橋本湯淺等相結納。其徒豪強傾一時。扳援得自立。卻後龜山爲太弟。公卿多不韙之。楠正儀有異同。後龜山自屏于吉野。長慶使和田橋本等攻正儀。正儀出走。復居河內之北境。公卿逆後龜山立之。非長慶之意也。長慶又使諸將攻正儀焉。細川賴之援正儀焉。文中二年八

月後龜山奉神器如吉野。藤原隆俊襲北軍。不克死之。於是長慶不能保天野。退于紀伊。而天野行宮廢矣。其後橋本氏據于和泉之土丸城。湯淺氏據于紀伊之藤波等城。爲上皇舉兵。北軍比年攻陷焉。至于元中中。上皇猶厲餘衆禱戰勝于高野山。其後薙髮。稱長慶院法皇。在玉川宮。崩年未考。是其概略也。或曰。長慶法皇經歷諸國。余又閱五條氏藏書。有征西王啓于行宮書殘闕案。曰如勢州之事。無復疑未審仙洞及李部大王所在。且吉野鄉悉屬於凶徒乎。敢問云云。

右大將藤原長親跋仙源抄曰此抄者長慶院法皇之聖製也云云諸書記此抄長親之所撰也余以爲其必然矣今竊推長親之意宗良親王撰新葉集一切不載長慶院法皇其於法皇有遺憾焉故擧已所撰之抄讓於法皇使法皇可傳於後代也矣長親居其父內府之喪爲服三年又服後村上之喪忠孝之厚一時無比其意必不遺法皇矣又著倭片假字反切義解和歌口傳等以貽後進雖其緒餘足以窺所蘊焉或曰足利直義直冬降于行宮廷議將授元帥之任長親固爭其不可云應永中長親薙髮歸花山

行在或問　上　　五

耕雲散人明魏居于花頂山有係于長慶院故論附于此

行在或問上

行在或問下

柳河文學　牧園豬大野著

或問曰。吾疑楠正儀久矣。正平六年行在使正儀之人賜書於足利直義。直義復就正儀之人上書啟事。不允。復使正儀之人却其書。其使者至尊氏。尊氏寵賂之。其使者曰。公家武家之和議不可復成。以北畠禪門等拒塞之也。楠已屬於武家。若速發大將軍攻吉野。楠竭力從事於斯。其取吉野。不久時日矣。地藏院記。園大曆云然。則是時正儀已通於足利氏。圖行在者。非耶。答曰。不然。初直義之乞降也。主正儀。正儀

奏請其事。故吉野事書曰。東條之徒有請云。既而直義復叛。故賜書於直義責讓之。直義復上書。乞舉軍國之事。委任於武家。而不允。却其書也。其每使正儀之人往復者。正儀主其事故也。正儀之使者至尊氏。尊氏寵賂之云云者。是時尊氏直義外相和好。內實相猜猶矣。尊氏又欲講和於行在。故延正儀使者。寵賂之。要使正儀復圖和議也。其使者知和之不就。故且爲詭激之辭。以謝其事也。其言楠已屬於武家者。先是朝廷以直義爲武將。勅官軍悉隷之。故云爾。非其使者有反心也。又非正儀之所知也。夫兵家使者入敵地。視其便宜。一時詭隨詐合。豈足怪乎。正儀忠事乎行在。終後村上之世。又尊氏直義相賊害。及尊氏義詮懇懇乞和於行宮。太平記園大曆可證也。

又問。太平記載。正平七年後村上帝在男山。敵來圍焉。潛出。正儀等圖繼援。其兵未發。城已危急。公卿嘲正儀曰。正儀者。正成之子也。正行之弟也。而不肖已甚。人有言。堯之子不肖乎堯。舜之弟不肖乎舜者。正儀之謂也。果然則世人併稱三楠。不亦妄乎。答曰。不然。帝之在男山。既舉兵士。從乎軍役。其留守者與有幾。而使正儀調餘兵。攘大敵。豈四五日之所能辦乎。

公卿無兵略。沒于圍城中。怯懾匆遽。欲棄城而走。故喋喋云爾。此非正儀之罪也。夫公卿每不罪已。而罪人。是行在之所以不復興也。夫正成正行既知朝廷無遠圖。吾事之不可孤行乎閫外。一旦克敵。非國家之長策也。故相繼早決死矣。正儀亦有觀乎此。及此時行在愈衰。正儀知已亡則行在不復支也。故以保內地。護行宮爲已任。不務攻伐進取。而納撫降附。賛成和議。每不欲自我啟兵釁。是正儀之本謀也。正成正行相繼死難。於是時。朝廷恐懼修省。遠念列聖之德。近恤兆民之苦。不罪人而罪已。以修德政。則正儀

之本謀。或可擴及於遠。其功業儻有所立矣。夫内外不相副。雖有良將。莫所施其勇謀。故正成正行死。而朝廷不復振。及正儀策不行。而行在不可復爲也。其時勢爲然。正儀所謂冬日之日者。非當時諸將之所企及。併稱三楠非妄也。

或問。太平記連記正儀與和田正武。多稱和田楠。然則正武勝乎。荅曰。不然。國音連稱便。故云爾。得能氏者河野氏長子之流也。土居氏者其庶流也。連稱必稱土居得能之類也。且正武戰將也。毎戰居前。正儀大將也。在後總督軍務。北人先呼和田而後楠。亦非

無其由也。正武義勇可尚矣。正儀度量智謀。大將之器。非其所及也。

或問。豫章記載。正平二十二年細川賴之爲足利氏管領。以籌策降楠正儀。其說如何。荅曰。南方紀傳載賴之屢請南北講和。兩統迭立意者。此時正儀執奏其請。欲贊成其事。故北人夸大之云云乎。是歳足利基氏死。公卿將士咸喜曰。基氏死矣。來歸者必多。正儀獨歎曰。朝廷修德政。雖多強敵必降服。不然。強敵悉亡。復相繼起矣。已不自修。幸敵之亡。難矣哉。其意見可觀矣。其事見於賴之物語云。

或問。三法師物語載正儀怨望行宮。違其勅。又約降於足利氏。其說若何。荅曰。此時正儀形跡一儗于反人。其所記載。豈翅三法師物語乎。又花營三代記載正儀乞降。故許之云云。後愚昧記載正儀與南方向背。其親族離畔。相攻擊。正儀不克出走。其與我約降。在去年矣。故執事欲援正儀云云。是記者皆不悉其情勢與其本志而已。夫後龜山其貴宜立。其德宜君。後村上之所屬意也。長慶好攻伐。厭和議。正儀欲奉後龜山成其本謀也。彰彰乎明矣。及後村上崩。長慶自立。是其所以爲觖望也。及後村上之季年。與北方

和矣。及長慶之立。勅四方擧兵。正儀驟諫之。長慶不從。正儀慮長慶昧乎攻伐。悉喪内地。迺擁兵而不應勅。是其所以爲違勅也。長慶赫怒。勅和田橋本等。擧兵逐正儀。於是。正儀知長慶之不可爲也。欲終奉後龜山復講和保地也。迺就賴之謀援據焉。是其所以爲約降也。是時知正儀之志欲濟其事者。賴之一人。其事有觸當時忌諱。又非他人意見之所及也。故不表顯其事。默契領意焉。是以當時記載皆如是。

又問。吾子言。後村上之季年南北講和。及長慶之立。破和議。何以言之。荅曰。夫太平記訖乎後村上正平

二十二年後光嚴貞治六年細川頼之爲足利氏管領條先是三四年莫記畿甸爭戰其文尾以四海無爲爲結語又題其書曰太平記又按新葉集正平十九年以後後村上屢行幸于住吉其事有類於夏后遊豫之度以是觀之是時南北講和弭兵必矣諸書遺佚耳按赤松則祐觀瀑布歌叙曰應安之始關東關西官軍同時蜂起故赴警衛于京師云又喜連川系圖載其秋新田義宗脇屋義治起兵與上杉憲將戰敗亡是正當正平二十三年後村上帝崩長慶立之時以是觀之長慶新立倣後村上即位故事勅四方舉兵而官軍應勅舉兵可以知也是余之所以云云也

又問吾子言正儀持講和保地之策及于正平之季愈益執本謀以諫長慶之舉兵竟至於擁兵得罪也吾未知其果是荅曰吾子不見太平記載正平十六年之事乎其時大内弘世山名時氏石堂仁木等降附行在頗振而義詮懦弱其宰貪殘其諸將不服又會北京空虛於是細川清氏來奔言其虛實請攻北京自今觀之似可爲之時矣然正儀建議辨其不可後果如正儀之言及長慶之立大内山名等既悉叛去外援如鐵加之行宮多故人心不一而義滿頼之君臣際會一時風靡南北形勢非復十六年彼此易地之比也先是畠山國清之入寇也其諸將不和尚猶内地失守大事將去今彼内和兵強又非其時之比也於是時長慶欲舉兵討敵也正儀智謀老練過絶一時累世握兵權爲其藩鎮義豈唯唯從其軍役速國家顛敗乎雖欲無諫爭之可得乎其違勅非擁兵豈又有他哉是余之所以遂言也

又問吾子保正儀之北投非叛降也吾未信之荅曰余據太平記吉野物語觀正儀之爲人雖其強勇果烈如不及正成正行亦其慈愛惠和深思遠計與時消息効忠于行在不爲拙劣也豈以國之榮悴家之存亡失其大節靦然降於累世之仇讐以忝其父兄者若正儀及正平之季年見行在之將墜而實叛降於足利氏耶至于弘和之始國步愈蹙人情益兇是時正儀何與足利氏絶而効忠于行宮沒身不渝其子孫世世殉節與行宮遺裔相終始也以是可觀正儀執本謀始末如一未曾背行宮也其見放逐而數年寓於敵地者其奈罹時之不淑也

又問如吾子之言正儀結納于後龜山然及後龜山

即位其屢攻正儀何也答曰後龜山新立如其軍國小大之事悉出于長慶之手故其徒來攻正儀也其時帝亦不得不受制乎長慶其事非出乎帝之意也於是賴之數出兵救正儀焉其他將士咸遷延不欲涉河其後帝如吉野長慶上皇退于紀伊其地戰鬪不熄而大和河内攝津等無事是時雖正儀未復歸隱蔽吉野保寧内地可以觀也其後復歸官至參議非有功勞而寵獎得如是乎

又問正儀之北投也賴之爲正儀百方保護其極至辭已職爭之其故何也答曰是時爲其主忠計而患

海内塗炭者有正儀賴之而已賴之當足利氏隆際委任無貳靡言不從欲擁立兩統平治海内其於兩統無所偏倚也正儀值行宮之陵夷其策不見用知其不可挽回也欲維持世統期至時乎後代故循循然爲行宮謀講和迭立無視一時屈伸也同類相求同明相照其策并行不相悖所以相依託也不然則正儀者春秋三叛人之徒也賴之自任以海内之重豈爲一叛人如是汲汲棲棲致力勞師乎及賴之屏于南海正儀亦與足利氏絶蓋以失其耦而事之不可保也

或問正成孑立乎一圍城中竟建回天不世之功正儀失措胡尾何與正成背馳乎答曰正成之時北條高時恣暴昏亂後醍醐帝增修德政海内翕然想望帝德洋溢也其確乎守一小城有恃乎此也果群雄崛起滅北條氏矣及帝愆德海内復歸武家沛然不可禦也及正儀之時海内愈益親附武家鄙陋公家而朝廷無經世濟民之畧正儀策不用是其所以致胡尾失措也

或問諸葛孔明知漢賊不兩立以出師討賊爲已任不逆料成敗利鈍也如吾子之言正儀至忠矣正儀

何不則孔明之事敵愾攘地興復爲已任而畏縮沮撓乎答曰孔明者天下之一人也談何容易正儀雖一時宿將勇謀決勝不及正成正行也威風動衆不及顯家義貞也以勇謀威風不及四公安能影響乎孔明之出師討賊若使正儀強傚於孔明之故事必蹈姜維之覆轍者也其持保境之策甘憒憒之譏者可謂知已知彼矣亦是其善學孔明者所謂魯人之學柳下惠未有似乎此也夫長慶當足利氏最盛之時欲驅周餘之孑遺殉乎攻伐以取大業也譬如多年宿疾羸憊之人氣息僅存欲服峻劑速起也藥力

一激不就朮者幾希。故善養者不過乎盡滋潤温補之道以終其天年也。正儀老成沈深。含垢忍詢。流離依違。如乘如失。以隱蔽行宮。保護内地。亦類也。故余以爲正成恢復大運。其業不卒。而死乎始。正行纘父之業。其力不足。而死乎中。正儀收合遺燼。維持澆運而生乎終。雖有剛柔死生之異。竭忠于朝廷。可謂不相戾矣。嗚呼。奠行宮于南國。支持正統五十餘年者。誰謂非楠氏三世之力乎。

或問。元中之季。大内義弘謀講和。約迭立。既而北人反其約。南人屢起。竟以敗亡。先是使正儀能成講和。

亦如此。然則正儀之策不亦左乎。答曰。夫事之成否在時。遠正平之季。行在雖衰。内地未裂。四方服者存。斯時南北約迭立而有違變。則退保内地。煽動四方。亦足以相持也。北人有所畏矣。至乎元中之終。内地削盡。四方靡滅。時巳去矣。北人視之如贅疣。有何怖畏。而踐其約乎。尚且致南人蜂起。畿甸騷擾。若逮其時。北人安得反其約。是正儀之所以及時謀議諫争也。其事不行。亦天矣夫。

或問。吾子好研究春秋。而保護正儀。辨明其真忠。然則正儀之進退。於春秋之義有合乎。答曰。當時記載潛没。正儀志業寃屈。故余欲表其微耳。如其義合乎春秋與否。非余之所知也。

按花營三代記。初賴之處正儀于河内。和田湯淺等來攻焉。賴之使賴元與諸將救正儀。終克之。賴之又使其族氏春圖河泉。後龜山帝如吉野。藤原隆俊與氏春戰敗死。長慶去天野。退于紀伊。賴之又使其族業秀等圖紀伊。數年不克。義滿更命山名義理山名氏清等。無幾拔和泉紀伊之數城。連報其捷。既而義滿罷賴之職。出之就國。以斯波義將代之。義理陷紀伊。氏清陷和泉云。又按明德記。義理領紀伊。氏清領

和泉。其他族人領數國。強横汰侈已甚。義滿復賴之職。委任如初。山名滿幸得罪于義滿。勸叔父氏清叛曰。今察京師舉措。其意在翦我家族也。去年命吾輩墜豫州家領。今又赦其族。甚間吾輩可以知也。君盍先焉。吾族強大。一時無比。今圖國家。豈爲非望乎。吾族同心舉兵。諸家在京者。誰能禦我。一戰克京師。四方誰不從。土岐富樫皆不得意也。最先從我矣。今舉兵也。姑不稱圖國家。以修武州昔年之怨爲名。亦可矣乎。請君熟圖之。武州者謂賴之也。武州常久臨終。使賴元言於義滿曰。山名氏強梁。蔑上有年矣。老臣

每規使其戒懼焉今既伏誅矣老臣宿憂闕未見有
犯上者老臣死無遺憾矣如賴元豚犬庸愚非當路
之器也君善處之言未終而逝今余以是觀之蓋賴
之使已族人圖内地使正儀謀講和者欲以漸撫定
南國也義滿嫌其遲緩更命山名氏果有功賴之慮
山名氏猖獗吞噬内地其後剽據盤結不可復制也
言諸義滿沮遏之山名氏亦訴賴之於義滿斯波義
將土岐等釀成賴之之罪賴之罷職義將代之與山
名氏相控援其後義滿復賴之職委任如初於是山
名氏不得意焉滿幸以修舊怨爲言賴之不臨終云

爾乎又按須波部氏及通法寺文書倭漢合運曆弘
和二年閏正月正儀與山名氏清戰于平尾見敗其
族死者六人士卒死者百四十人保舊要害云蓋先
是賴之處正儀于河内委以内地謀講和也賴之罷
職就國義將代之當路貶斥正儀（義將分[illegible]内氏 專王書可[illegible]）伏
氏清侵奪内地於是正儀露本色與義滿絶與内地
拆行宮與氏清戰不克保赤坂千早等乎併録備後
考

按正儀左衛門尉（園太曆）河内守（寺院文書）左馬頭（太平記）左
兵衛督（花營三代記 渡邊氏文書）參議（觀心寺文書）其在北地北朝授
中務大輔（通法寺渡邊氏文書）
花營三代記楠木下向河州十七箇所云云所謂十
七所者河州北地瓜破等乎係于丹北郡（瓜破城見於花營三代記）

按正儀卒年月未詳蓋在元中年中矣

按河州北山氏系圖正儀之子有正勝攝州寺内氏
系圖正儀之子有正秀一有正勝無正秀一有正秀
無正勝蓋同人改名乎

花營三代記康曆元年七月義滿拜賀行列中有楠
刑部少輔正直似爲正儀之子後不見

古來相傳正儀之子正元狙偵義滿欲刺之事發見
殺未知所出後崇光院記永享元年楠五郎左衛門
尉光正法名常泉匿於南都捜索見殺或謂此乎其
後子孫相繼奉行宮遺裔屢擧兵到于文明年中云（諸家文書）

行在或問下

横尾謙七　著

皇朝靖献遺言

明治六年（一八七三）大阪刻本

據明治六年（一八七三）
大阪刻本影印

明治六年夏新鐫

皇朝靖獻遺言

横尾氏藏版

精宮崋公題辭

一

舊宮津公題辞

二

舊宮津公題辞

三





皇朝靖獻遺言叙

騰采閣主寄此書乞序。其書倣體淺見氏原選。所專收此邦諸公行事。是編撰者特見。嗚呼主之所尚。不在才智。而在節義。當國家兼事。如無其驗者。一旦有急。其能有爲者。舍節義之士。其誰也。夫死生亦大矣。能冒鋒刃。蹈湯火。視死如歸者。非平時講習。獨理精義焉。能致之哉。自古正士立朝。則姦雄膽寒。媕阿衷杇。則國脉委荼。節義所關至重如此。豈曰守一身云爾哉。向者淺見氏有見於此。輯靖獻遺言。

以風厲節義。其益世衛久必不淺少也。但其所載局於彼國之人。於我邦諸公。概而不收。有大歉之心者。令此編所載諸公。忠勇節烈。與日月爭光者。悉係皇朝人。則使讀者振起皇國靈勝讀彼中書。萬萬。則其編輯之功雖倍前人可也。足以見作者出苦心矣。延日瑣瑣。免園冊子。陸續上梓。槩皆膚言。徒喧啾久耳。至能激發人心者。則有此書耳。可謂鳳鳴朝陽。遂書以與之。

明治六年五月渡邊世順撰于攝津僑居

海后書

皇朝靖獻遺言例言

一此書摹倣彼靖獻遺言而其位置體裁勢可同者同之勢不可同者異之要使觀者易誦讀耳

一此書本以尊王為主而不擡頭闕字者全襲大日本史日本外史等舊轍非敢臆斷私意欠其尊崇略其敬禮也擡頭闕字云云詳見日本外史例言中

一諸公列序之上下非敢輕重優劣唯以年代時日之古為上其新者為下

一彼靖獻遺言限以八名此亦限以八名其跡似照對比較彼此之人物苟照對比較焉至瀆我邦人物之高絶固非照對比較特倣彼人負編入得其宜耳

一楠氏篇專取南木誌新田氏篇取日本外史其他每篇以常藩史為根據而其叙事發端不書原本之名號者於位置體裁不平易簡雅之故也讀者諒之

一傳文論賛雖天下公行之名文佳詞可刪者刪之可存者存之以欲此書之切實而不繁冗非敢僭越加丹黄評其是非之謂也

謙七識

皇朝靖獻遺言

引用書目録

大日本史　鵬齋文抄
日本外史　殘櫻記
日本書紀　本朝文粹
皇朝史略　讀史餘論
皇朝戰略　靖獻遺言
國史纂論　讀史纂略
國史略　神社考

國史紀事本末　三忠傳
南北誌　讀史雜詠
大夢歌　奎堂遺稿
古道訓蒙頌　弊帚集
正氣歌　今日鈔
吉野拾遺　皇朝分類
山陽詩註　讀史贅議
三才圖繪　日本詩史
讀史偶論　下學邇言

神皇正統記　今世名家文抄
沙石集　日本政記
忠臣往來　書後題跋
新論　弘道館述義
北野天神記　新葉集
菅家文草　令義解
夜航詩話　關城史略
俗神道大意

皇朝靖獻遺言引書目録終

皇朝靖獻遺言

目録

皇朝靖獻遺言目録終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一

播磨山崎　横尾謙　纂集

奏言

大連守屋

物部弓削守屋尾輿子也繼父為大連敏達帝朝佛法漸行于世大臣蘇我馬子首崇信之守屋心不喜頗有所規諫十四年人民多疫死守屋奏言焉此奏言大夫中臣勝海亦與焉

今略之

詔從之守屋躬自往寺踞于胡牀毀

塔守燔佛像棄餘燼于難波堀江是日無雲而雨守屋被雨衣責馬子及其徒信佛者遣佐伯御室逮馬子所崇信三尼馬子啼泣出之吏人奪其衲衣撻於海石榴市馬子甚恥之由是搆怨守屋嘗與穴穗部皇子相善皇子使守屋率兵攻三輪逆守屋徃斬之馬子歎曰天下之亂不久矣守屋曰非汝小子之所知也用明帝二年帝不豫詔欲歸佛令羣臣議之勝海奏曰背國神而敬蕃神臣等所未知也此奏言守屋亦與焉

今略之

馬子曰臣請奉詔乃引豐國法師於禁中廐戸皇子握馬子手隕涕曰三寶妙理人不之識妄生異議今大臣歸心福田何喜如之馬子叩頭曰賴殿下聖德興隆佛法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守屋大瞋睨押阪部毛屎密告守屋曰今羣臣圖卿將要於路守屋乃退居於阿都別業聚兵自備勝海亦聚兵應之既而勝海知事不成適

水派宮歸于彥人皇子舍人迹見赤檮伺其出宮而擊殺之守屋使人謂馬子曰竊聞羣卿謀我我故退焉而馬子益招集其黨日夜警備及帝崩守屋欲舍諸皇子而立穴穗部皇子為嗣託獵淡路而與穴穗部皇子相謀事泄馬子遣兵殺穴穗部皇子與宅部皇子而與伯瀨部竹田豐聰耳難波春日諸皇子及紀男麻呂巨勢比良夫膳賀拖夫葛城烏那羅俱率師攻守屋

遣大伴嚙阿部人平群神手阪本糟手春日臣抵澁川第守屋親率子弟及家兵築稻城拒戰兵勢甚壯守屋登樹雨射諸皇子軍恐怖三退豊聰耳及馬子整兵進攻迹見赤檮射墮守屋遂殺守屋謙案或云守屋討佛不以術却自取亡滅且使天下後世懲其所為藉口不敢議嗚呼是何言哉當時佛法盛行實不可當之勢也縱令有善謀奇計亦末如之何而已故守屋之意以為如此之熾雖以術討之遂不能滅絶也若設術自弥久不如無術而速死而使後人奮發相繼因是觀之滿身義氣奔湧風生果無暇設術也而或者咎之是不知守屋又不知時勢者也嗚呼其不以術而赤手討之是所以為守屋也

自先朝以逮陛下疾疫流行生民將絶此豈非由蘇我臣首唱佛法歟請宜禁絶讀史辨誤曰偉哉物部公讜識闢邪辟已在千載上預知百世潛伽藍付一炬鬼敎頻剪闢

捕鳥部萬當馬子攻守屋將兵一百守難波宅聞守屋死棄夜潛逃抵茅渟有眞香村與其妻訣遂匿山中朝廷議萬懷逆心當盡族誅會萬身被敝衣執弓劍而來有司遣衞士數百圍之萬隱于叢篁以繩繫竹搖之令人謬已所在衞士疑惑萬連射倒數人衞士恐不敢近萬遁走衞士追射皆不能中有一人疾馳伏于河上射萬中膝萬拔其矢張弓發箭乃倒地號呼曰萬將為天皇之盾而効其勇何不問其故窘迫至此吁汝等來前願聞我罪追兵競馳射之萬連截飛矢殺三十餘人既而投弓劍于河以刀自刺其首而死萬有畜狗繞屍而吠遂啣其頭投置古冢臥其側不食而死

新論曰佛法之入中國朝議謂國家有祀典不宜拜蕃神而逆臣馬子私奉之與皇子厩戸等黨比興造伽藍賴襄曰吾讀三韓之史其君之惑于佛說以致亂亡者皆是吾邦未至如彼也而有酷肖焉者夫人臣行弑逆開闢以還所無可謂天地之大變矣而諉之過去之報幾乎三綱淪而九法斁矣厩戸智慧過絶人姑為太子以屬人望其志在異日即眞擅乎天下而倚於馬子之勢馬子與大連相軋欲除之而自逞亦倚太子以濟其姦而皆藉於佛說遂致譎咒魘典禮

堂塔塗膏血王業之衰大端在此我邦君
臣之義度越萬國而西竺之說壞之歸之
於土灰沙塵而止焉而開其
端者既尸馬子也可勝慨哉自是僧徒日
衆爭鼓其說民志於是乎離渙矣大寶之
制列神祇於大政之上隷僧尼於玄蕃可
謂知國體然猶不免於分祭政為二者當
時人情世態既非如往日之純一也而及
聖武帝孝謙帝之朝則佛事益盛朝政廷
議無非所以奉佛者遂置國分寺諸道與
國府並立以布其法國郡使佛事與政一

上之所好用以為政為之下者孰不爭趨
之是以天下靡然唯蕃神是敬及西竺之
說作而赫赫神州冒以佛名林道春神社考曰夫本朝
者神國也神武帝已來相續相承皇緒不
絕是我天神之所授道也中世佛氏移彼
西天之法變吾俗神道漸廢而其異端以
離我而難立故設左道之說曰伊弉諾弉
冉者梵語也日神者大日也故名曰日本
國或其本地佛而垂跡神也大權同塵故
名曰權現結緣利物故曰菩薩時之王公
大人信伏不悟遂至令神社佛寺混雜而
不疑巫祝沙門同位而共居嗚呼神在而
如亾神如為神其奈何哉雖然猶幸有日
本書紀延喜式等
之書而可以辨疑
誣天欺人舉吾民所瞻

仰者悉為胡神之分支末屬變神明之邦
以為身毒之國駈中原之赤子以為西戎
之徒屬內既自夷國體安在也至一向專
念之說作雖名祠大社在祀典者不許贍
禮之以遏絕報本反始之心而專奉胡神
民是以知有西戎而不知有中原知有僧
尼而不知有君父及其叛亂則指仗義討
賊者以為法敵乃至於使一時忠烈之士
挽弓揮戈而反仇君父忠孝之廢民志之

散可謂極矣
又曰令云凡僧尼上觀玄象假說灾祥語
及國家妖惑百姓并習讀兵書殺人奸盜
及詐稱得聖道並附官司科罪別立道場
聚衆教化妄說罪福官司知而不禁止者
依律僧尼卜相吉凶及小道巫術療病者
飲酒醉亂及與人鬪打者皆還俗將三寶
物餉遺官人若合稱朋黨擾亂徒衆作音
樂博戲著服用綾羅錦繡者僧房停婦女

尼房停男夫者阿黨朋扇浪舉無德者使俗人歷門教化者皆苦使有日數凡僧尼不得私畜園宅財物及興販出息凡如是之類其所以設禁防以使保身體免罪戾者不一而足如能使僧尼謹守律令從佛家之法則樹下石上樂以沒齒亦可也但其不奉邦憲是以其害至此而已

又曰唐傅奕上書高祖言令僧尼匹配即十餘萬戶云云武宗廢佛寺其上都及東

都留二寺節鎮各留一寺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提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據之則唐國土地之大而其佛寺之多不及神州十分之一然時人尚以為夥則神州佛寺亦可謂盛也

下學邇言曰身毒法之行權臣假以張私門殫同列專威福從茲而三世輪廻之說入民捨生前之彝倫而求身後之冥福移畏神天敬君父之心而乞哀於佛陀徒祈一身之徃生神天之威靈輕君父之恩義薄加之汚神明以佛號日域之神明變為身毒胡鬼億兆敬天朝之誠轉為戀身毒之心而率土為身毒之民馬子大逆朝廷不討之玄昉道鏡亂宮壼不正典刑（北齊主母胡氏與僧曇獻通事詳北史唐時僧懷義幸於武氏縱橫犯法具見唐史元至正中元主寵西蕃僧廣取女子惟淫戲是樂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群僧出入禁中醜穢外聞竟至滅亡亦見元史僧徒縱淫漢土歷史所載往往有類此者又竺書云釋迦

詐睡故露下體使婦女覩之竺土之風不知羞醜態如此僧之無慙好淫亦有所由來也）延曆園城興福諸寺弄兵犯宮寧避之不敢罪之及武人專制以守護之威不能與之抗或萬乘自奴或披剃屍跡上皇必薙染居法宮登假則火化皇子盡入緇流以剪爪羨絕不億之天胤終歲朝儀讀經修法祈禳薦福慶佛度僧飾刹創寺維日不足上則不問貪吏之聚斂掊克權勢之隱欺侵漁唯佛是佞唯僧是供聚斂之賊

暗入緇徒之懷抛置四海困窮於度外恤下之仁安在也下則不怪姦民之逋租逃役富豪之占田併宅唯僧是施唯正之供陰虧子來之輸納視邦用盈縮如胡越之不相關奉上之義安在哉仁義墜廢上下不交而人心渙散風俗薄惡天神忠孝之敎湮晦不可見若夫佛寺之耗民財亦天下之一鉅害也古昔佛寺之在畿外諸國者不過國分二寺在延喜時蓋亦未甚猥

多每年度僧不過二三百人而識者尚謂天下之費十分而五今天下佛寺殆五十萬一說四十九萬六千餘一說四十六萬九千餘通計緇徒及其僮僕無慮數百萬人游手浮食坐窮飽煖衣糧之費不知其幾何三民之仰緇徒而衣食者其終歲所費亦不知其幾何堂塔門樓金碧輪煥塡塞街市照耀湖山設令集天下蘭若於一處其土木之盛不知其幾倍蓰於阿房未央之宮秦皇漢武營一宮尚致天下騷然今其散在諸國者不勝枚舉則其所費誰能知其幾何也春秋一土木之興必書重民力也故孔子曰使民以時以此爲道國之要漢文帝以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不作露臺而致除租之美古者聖賢愛民財力如此而佛徒好土木興造一迦藍大者費萬金小則數千或數百天下伽藍之大者不下數萬小者無數則無慮爲千萬家之產而浮屠在都會繁盛

之地屢罹災改造爲費亦不貲當靜處山林今則不然以天下有限之土地人民而供於浩瀚無窮之費四海得不困窮乎狄仁傑曰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遠來終須地出不損百姓將何以求如來設敎以慈悲爲主豈欲勞人以存虛飾今樹下石上而乞丐者變爲浚民膏之魁首罷弊天下至於如此之甚驕僧狡釋不持戒律不奉朝憲飮博爭訟貪貨賤淫婦女甚者擁

甲兵依險阻梗命跋扈以病民廢蠹邦家為日久矣爾後糾察邪徒專為緇徒之任僧變為吏其循良者雖奉法守規不為民害而勢之所在貪婪之徒挾糾察之權假滅罪之名侵漁擅越其有死喪利人之患難百計要求使民不以棺槨衣衾為重傾產竭資飯僧供佛是謹若其施物不多巧設詭計故困辱其人舛錯其事至使不得葬埋鄉里患苦彈指側目畏其兇焰不敢

忤違有國家者慎終追遠之禮無所施民德何由歸厚也制產申義之政不可行孝弟何由得敎也古道訓蒙頌曰異端寂滅敎悖逆人大倫浮屠好斷後何稱之能仁若夫本地說欺皇以誣神可悪僧徒言禮神受蛇身伊勢皇太神禁僧近其宮○謙案沙石集云某僧化為牛是皆過去之報云云以如此妄說恫喝世人貪取其膏血以供已美食錦衣以充已瑤臺瓊室嗚呼是天誅之所加有司之所罰者也而以樹下石上沒齒為名而悠悠老死于牖下何其僥倖也余慨嘆之餘不省彼集小說不足辨以擊其妄也

右因類附録于下方以便彼此相發

後皆倣之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一終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二

播磨山﨑　横尾謙　纂集

路上獻策

大織冠鎌足

藤原鎌足一名鎌子本姓中臣皇極帝三年春三月乙亥朔拜神祇伯固辭不就退居三島孝德帝潛龍之日與鎌足相親善會有足疾不朝鎌足往侍宿于宮帝素重鎌足容貌志氣難犯敬待特異命寵妃阿倍氏淨掃別殿設新蓐所須靡不具給鎌足深感知遇因所候舍人通翼戴之意帝大喜當此時大臣蘇我蝦夷父子以外戚擅權橫害皇族闚覦之迹稍彰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諸王可輔以濟功者乃屬意於中大兄一日鎌足陪中大兄蹴鞠於法興寺中大兄鞋隨鞠而脫鎌足跪奉之中大兄亦跪受之自是情好日密俱布肺腑無所伏藏然恐為人所疑託學

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敀井華曰世稱鎌足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蓋託言以圖入鹿而已非實學周孔之道也余以為凡託言者亦必有其實而後可以託其名而人始不疑矣石錯之謀州吁也託於致仕劉裕之圖桓玄託於遊獵蓋石錯實老而劉裕本好獵也鎌足之學周孔之道亦豈徒託其名云乎我觀其誅入鹿大義至忠暴白天下者固已合於周孔之道而密謀秘計亦施得其宜縱令周孔處之不過如此而已蓋其平素所存有得於周孔之道故臨大事而所發如此其後佐天智帝興學校制律令以基王室之盛使我邦文物風化直軼漢唐比隆三代皆鎌足之力也其不盡如周孔之教者時運為然蓋夏之禮至殷而備殷之禮又至周而備焉制度文為固非一世之所能定也況在我邦草創未備之時非可責備於一人也要之天下文安四方無虞天子垂拱兆民賴之是豈非周孔之道之實也哉）密謀于路上中大兄從其計鎌足往說石川麻呂進其女於是石川麻呂赤心奉中大兄（石川磨呂有異母弟曰日向大化五年譖石川磨呂於皇太子曰臣兄石川磨呂謀伺殿下遊海濱以為凶逆太子信之遂奏于帝帝遣大伴伯三國麻呂穗積嚙等鞫問反狀石川麻呂曰我當詣闕自陳伯等奏之帝乃遣兵圍其宅石川磨呂攜二子法師赤狛道茅渟而奔倭先是長子興志在山田營佛寺聞變迎石川磨呂於今來擁入佛寺興志欲拒追兵石川麻呂不聽興志猶聚兵欲燒小墾田宮石川麻呂聞其謀曰汝愛死乎曰否石川麻呂乃諭興

志及山田寺僧徒曰夫為人臣子者豈搆逆於君失孝於父耶我造此伽藍亦非為身謀唯祈天祚之永久也而今被日向之譖陷不測罪所以逃來于此者欲從容就死也平生忠誠死猶不渝乃開佛殿戸誓曰願生生世世不怨君上遂自經而死其餘從死者多云鎌足又薦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綱田冬十一月入鹿造兩第於甘檮岡呼蝦夷宅曰宮門已宅曰谷宮門稱其子曰王子宅外搆柵設兵庫常使力人持兵守衛蝦夷又造宅於畝傍山東鑿池築城設庫儲箭每出入率兵士五十人自衛入鹿密謀廢立皇孫山背王素有威望入鹿深忌之乃遣巨勢德太古等將兵襲班鳩宮縱火燬宮王得間逃出匿膽狗山中其臣為謀曰潛赴東國起兵擊蘇我氏王曰吾不欲以一身之故煩勞萬民遂不從既而王出山還入班鳩宮入鹿又遣兵圍之四年夏六月三韓調貢中大兄竊謂石川麻呂曰三韓進調之日卿宜讀表吾欲入誅入鹿卿宜知其意石川麻呂許諾及期天皇御大極殿入鹿入侍入鹿為人多疑劍不去身鎌足教誹優調誘之入鹿笑而解劍乃就位中大兄戒衛門府悉鎖諸門

自執長鎗伏殿側鎌足持弓矢警衛使海犬養勝麻呂授雙劍於子麻呂綱田曰急入斬子麻呂等懼甚鎌足叱而勵之石川麻呂讀表文將盡子麻呂等不肯進石川麻呂手戰聲顫汗流沾衣入鹿怪問石川麻呂曰天威咫尺不覺乃爾中大兄恐其失機徑入斫入鹿入鹿驚起子麻呂進斫其脚入鹿仆就御坐叩頭曰臣何罪天皇驚謂中大兄曰卿欲何為中大兄伏地奏曰入鹿剪滅天宗謀傾天位奈何不誅遂殺之其父蝦夷亦伏誅事平帝欲傳位於中大兄中大兄退問鎌足鎌足曰古人大兄殿下之兄也輕皇子殿下之舅也殿下先登大位非所以敎長何不立舅以從民望中大兄從其言乃密奏之遂立輕皇子是為孝德帝齋藤馨讀史贊議曰中臣鎌足輔相天智帝而誅入鹿定天下之大乱立天下之大制功高萬世固無異議吾獨疑其立孝德帝之際形迹未免出於私也史曰皇極帝欲禪位於天智帝而天智帝問之鎌足鎌足對曰殿下之

兄有古人大兄而殿下越次承大統恐失恭遜之義不若讓皇叔輕皇子以答民望所謂皇叔輕皇子素與鎌足相親善者也當此時天智帝之功足以繼天位而皇極帝之禪可謂副天下之望即使其立雖古人大兄之闕闔安敢沮之不此之立而立與已親善之孝德帝其心不可謂非私其心私則定天下之亂立天下之制皆爲孝德帝非爲天下而萬世之功不過成一人之私於是乎鎌足之功隳矣故吾以爲鎌足之迹出於私而不避者其心有所大公而不立天智帝乃所以爲天智帝所以爲天下也治天下者患在無德爲之本而不在法不爲之制苟無關睢麟趾之德則周官之法孰能行之世皆知鎌足之制冠服定位階革封建收土豪一新百度有功於天下而不知不立天智帝之功更大何也百度之一新法也末也而天智帝之不立德也本也蓋有功難有功而不居尤難天智帝誅入鹿其功固大然使其受皇極帝之禪而不辭自恃其功而無敢遜讓則其德不足稱而百度之備亦徒法而已遂不立而立孝德帝及孝德帝崩又不自立而再立皇極帝至皇極帝崩無代立者而後自立若不得已然是以恭遜退讓之風靡然被天下而加以凡百制度此其所以治浹而澤久也然而鎌足不立天智帝可矣其立與已親善之孝德帝者何哉曰初入鹿之擅政也孝德帝疾之稱病不朝與鎌足圖之則鎌足之得近於天智帝者或且出孝德帝之意矣果然則謂天智帝之功即孝德帝之功亦可也而鎌足以其有可立之功故立之非以與已親善也皆所以爲天下也鎌足唯其欲爲天下故其迹涉私而不避其迹涉私而不避帝以鎌足爲內愈可以見其心之大公矣

臣授大錦冠增封若干戶詔曰社稷獲安寔賴公力軍國機務惟公處分鎌足懷至忠之誠居官司之上進退廢置無言不聽白雉五年授紫冠增封戶天智帝即位二年十月鎌足疾病帝臨其第親問所患曰天道輔仁何言之虛積善餘慶猶是無徵若有所欲言便可以聞（賴襄曰姦臣專國微天智帝王業或幾乎熄矣天智帝奮宗室之中運謀決機親覺大姦於衽坐之下即登天位天下所望而退讓遷延歷於兩朝非有曠世之度何能如此而裁定制度經緯天地以開萬世太平）鎌足奏曰臣之不敏生則無益軍國死不欲擾百姓葬事願從儉素尋使大海人皇子就第賜大織冠授大臣位明日薨初葬鎌足於多武峯肖像祀焉後世國家將有大變則其像破裂云（謹案天授年中鎌足公像自裂余慨然書其後曰百雷激陰陽之消長而發焉萬波激崖谷之峻岨而響焉鎌足公像裂蓋亦有所以激歟足利氏勢熖益熾而睥睨天日不啻如孤豚而饒讒良親王害忠士義貞或排光明院或幽後醍醐帝其罪狀不可勝言而當時知其暴者少矣是所以激而裂也特患其裂之響必大於萬波百雷之響也何以然矣夫萬波百雷

有今古可有之理而發其響公之像有今古不可有之事而咄嗟發其響是其大於萬波百雷不待言也嗚呼方今積陰重霧朗然相晴而赫赫天光再見焉蓋公之像欣然喜且笑焉而其喜且笑之響亦當容容相發也

成大事者不可無毗輔大王宜與蘇我石川麻呂結婚成好而後與之謀成功之路莫近於茲

大紗歌曰有臣鎌子侍謀帷幄黼黻皇猷粲然超卓○緣起曰初鎌足與天智帝會談和州倉橋山藤花下謀誅入鹿因號其地曰談峰鎌足嘗謂定慧曰談峰之爲地也東連伊勢山西對金剛山南界金峰山北隣大神山其靈勝不下唐之五臺我百歲後卜兆域於此則後葉繁衍矣定慧歸自唐憶其言遂改葬于談峰且創伽藍名曰妙樂寺云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二終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三

播磨山崎　横尾謙　纂集

謫所上書

贈正二位和氣清磨呂

和氣清磨呂備前藤野郡人也其先出自鐸石別命鐸石別命曾孫弟彥王應神帝時以軍功賜吉備盤梨縣因家焉清磨呂舊姓盤梨別公後改野別真人敘從六位上為右兵衛少尉神護中授勳六等改賜姓吉備藤野和氣真人進敘從五位下遷近衛將監賜封五十戶景雲三年又改賜姓輔治能真人為因幡員外介清磨呂為人抗直而其所持大義至忠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也帝素敬宇佐神如事生其所憑語無事不從及寵僧道鏡為法王大宰主神中臣習宜阿曾磨呂希旨矯奏八幡神教言令道鏡即皇位則天下太平（弓削道鏡少為僧以禪行聞道鏡師事僧正義淵修如意輪法宿曜法有驗由是見寵遇）

（神護元年道鏡為大政大臣禪師令文武百官拜賀山階寺僧基真詐咒縛童子教說人陰事作毘沙門像置數顆小珠於前稱佛舍利道鏡欲眩衆以為己瑞乃諷帝赦天下賜人爵一級迎佛舍利擇諸氏有容貌者二百人服金銀朱紫捧幡蓋列前後百官主典已上拜之道鏡常乘鑾輿服食一擬供御政無巨細莫不取決）於是帝召清磨呂於御床下曰昨夜夢八幡神使來曰大神欲憑汝姊尼法均有所言汝宜代法均往臨發道鏡瞋目按劍謂清磨呂曰大神欲使我即位今所以請使者蓋為此也汝詣宇佐奉神教使我得所欲則授汝太政大臣委以國政如違吾言則處重刑路豐永謂清磨呂曰道鏡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乎吾將與二三子從伯夷而遊清磨呂誓死而往詣神宮請教神憑語曰我國家開闢以來君臣之分定矣以臣為君未之有也天日嗣必立皇胤無道之人宜掃蕩清磨呂還奏如其言道鏡大怒解清磨呂本官出為因幡員外介亦之任追咎與其姊法均矯神教欺罔天聽改

姓名別部穢麿呂流于大隅道鏡使人殺清麿呂於道俄雷雨晦冥受命猶豫會使來赦參議藤原百川憫其忠烈割備後封二十戸與之水鏡曰帝廢皇太子百川請立山部親王衆議紛紜百川固執前議帝起入內百川勵聲曰不承聖斷則臣不肯退立殿前四十餘日帝感其誠惻乃許所請語未既百川抵掌大歡呼時人謂百川事君無貳竭力致命自古無比○帝不豫之日百川憂形於色醫藥祈禱備盡心力帝益重之是歲薨年四十八帝甚悼惜明年三月清麿呂自論所上書是歲光仁帝踐阼竄道鏡於下野復清麿呂姓名召還之明年復本位爲播磨員外介遷豐前守後進從三位未幾乞骸骨不許賜功田二十町以傳子孫十八年薨年六十七贈正三位嘉永四年三月十五日孝明天皇賜諡曰護王大明神史論曰所貴乎忠欵之士者以其不爲利回不爲威怵凜乎如嚴霜烈日也故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方僧道鏡之覬覦神器也兇燄逼人勢不可當事之濟否決於使臣之一言清麿呂正色不撓直奏神語志匡王國氣概姦佞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人臣之誼盡於此矣○賴襄曰所貴於士以其有氣節也士之有氣節不獨以立其一身也足以維持國家定

天下之安危吾觀於和氣清麿呂公之事有以知之神器寶宇之際朝廷之士可謂無氣節矣攝諸兄以華胄位極正一位矣而不聞一言匡救也吉備眞備以儒學受寵兩朝位至大臣而朝廷之事如不聞知觀此二人之所爲可以推其他矣夫以赫赫天朝祖宗之天下而欲傳之一比丘誰不知其不可而莫敢言者何哉曰懼禍也當此時有一人爲言之是捐其一身以存祖宗之天下也公是已故曰士之氣節關係天下國家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養此以爲倚賴也

臣聞人臣之禮盡忠無貳致命之道泥肝不避遺顯名於後代流功業於無窮斯則忠臣所以臨危致命義士所以忘身存節臣清麿呂再奉

使宇佐大神宮請問國家大事大神之敎不合西命竊惟信者國之重寶豈可顧身亡寶乎又至尊至威君之與神誰敢乖正旨乎故復命之日敢陳眞言大神與西方不和非唯今日事具先奏臣依神語奏作文詳略二道略本上西方詳本獻御所又嚮阿曾麻呂語臣曰大神不和者從前然矣若按前後奏狀涇渭自分神威由致令臣畏罪不言則恐非臣民之道故略而陳之去年奉敕昨夜夢有大神使來曰欲見法均

尼有所附奏獻處以為此必天位之事差清麻呂代法均受教臣敬畏戰栗自顧任非已分何能堪之歸命佛神結心貞信荷重旨而履薄氷引蹇足以臨深淵既而祝曰臣是神之所召至尊以代耳目伏願立示靈異驗答聖旨大神憑祝韓鳥勝與曾咩識臣吾言莫令聞西方臣祝曰國家大事臣難獨奏先獻憑語之狀即作奏文二道一藏神宮之前一附使獻之中有大事二條外有小事一條大事一屏逐汚濁之人二

天之日繼如人握鏡正而莫倚小事宮雖同殿須異伏思非神明誰得言之如不從則恐違神旨又臣獄中聞民語大神憑曰吾今遷於此大隅當速立祠海中造島神等未得所依亦宜立祠令之所憑事理當然是以敢書腹心謹奏

大紡歌曰將作奸僧竊九五位神海忠臣始寢其謀○古道訓蒙頌曰八幡神託尊和氣忠心芳○讀史雜詠曰堂堂和氣公實是萬夫雄天子感忠烈千載猶與崇憶昔奸僧日妖納蠱聖衷忿顧九鼎重矯命宇佐宮公時奉使帶誓死報祖宗神州天地開君臣已不同聖主與神孫繼繼傳無窮妖孽恣亂須須勞斬馬劍此是神所敕

數奕凜生風滿朝為失色九重回聖聰老狐膽已落九天日再中忠精貫白日神意赫至忠烈風霆雨電天公驅靈靈身出萬死餘名垂百代中狂猾骨已朽惜竊事亦空衣冠拜冕旒萬國咸朝宗依然舊天地於今仰鴻功○和氣氏所藏清麻呂傳曰初清麻呂之被竄也脚疾不能起立至是欲詣八幡宮輿病就路過豊前宇佐郡楉田村有野猪可二百夾路前驅十許里及拜宮起坐復常神憑語賜神劍二口神封綿八萬屯乃頒宮司以下國中百姓面見之莫不嘆異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三終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四

播磨山崎　横尾謙　纂集

十三夜詩

贈正一位左大臣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字三小名阿呼參議是善第三子也貞觀中舉文章生授下野權掾十六年叙從五位下歷兵部少輔元慶初遷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詔講後漢書進叙從五位上七年兼加賀權守仁和中遷讚岐守叙正五位下寬平三年入為藏人頭道真上狀曰臣伏撿近代之例任此職者或出自潢流或出生於閥族未有凡夫儒士而能當此任者也再為式部少輔兼左中辨又上表請辭藏人頭四年叙從四位下兼左京大夫五年為參議兼式部大輔左大辨七年兼近江守拜中納言叙三位兼春宮權大夫昌泰二年藤原時平為左大臣道真為右大臣又上表曰臣地非貴種家是儒林偏因往年拔擢之恩自至今日昇進之次人心不縱容鬼瞰必加睚眦伏願陛下高廻聖鑒早罷臣官時同時平參決萬

機道真謹謀治體裁決如流綱紀振肅人想風采時平嫉寵任勝己深啣之源光藤原定國資望素高而二人位在道真下亦居常怏怏三善清行勸之退避道真不納乃以書貽之曰伏惟明年運當變革二月建卯將動干戈遭凶衝禍雖未知為誰人引弩射市薄命者亦當中之天數幽微難以推察人間云為足知亮惟閣下挺自翰林超昇槐位朝之寵榮道之光華除吉備公外無復與比伏冀知其止足察其榮分擅風情於煙霞藏山智於丘壑後生仰見不亦美乎時平因交結協力排陷譖毀日至時平密奏道真有異圖欲廢陛下立齊世親王而身專國權親王道真女壻也帝震怒下勑貶謫相責以欲行廢立道真憂悶不能自白以和歌哀訴於法皇法皇欲見帝申救之菅根遏而不通日本詩史云參議菅根有才子嘗被菅公薦引其後阿附左相而傾菅公其在大宰府閉門不出託文墨自遣天神記載聞鴈詩其詩云我為遷客汝來賓共是蕭蕭旅泊身欹枕思量歸去日我知何歲汝來春天歷中民間建祠于北野祀道真之靈稱曰天滿天神鵜齋文鈔曰德為帝王之師位極丞相之尊本邦詩賦之宗百代文學之元寬平昌泰之

問文人君子不乏其人而蓋世獨步菅公者有所由然矣蓋天地之生神聖也非特聞文思名一世而已亦將為萬代之木鐸使斯文永不泯也是以生前之功雖因讒詛而滅乎身後之名與日月俱存焉○日本詩史曰道真之德業非特我邦人士欽戴之至遐方異域聞其風者靡不景仰元薩天錫明宋濂輩歌詩歷歷可徵公之文集三十卷儼然俱存於如之美可待而見也豈徒尋常文士之儔哉宜乎明祀千歲威靈顯赫子孫繩繩文獻世家也

去年今夜侍清涼秋思詩篇獨斷腸恩賜御衣今在此捧持每日拜餘香

津阪孝綽夜航詩話曰憤悒薨天為雷大震京城蓋當時因天變造言也公左遷前

年九月十三夜侍宴獻詩上親自解御衣賜焉及在配所適值其夜感而作去年今夜云云詩其尊戴存誠情見乎辭公之赤心明如皦日世俗妄說不得辨矣貝原篤信贊公像云松梅節操風月胸襟不怨不尤誰識其心其亦有見于此矣乎○北野緣起為十三夜事菅家文草註則云九月十五日嘗見躬恒集有九月十三夜侍宴之歌亦係延喜中然則當時玩是夜為常恐文草註或誤也歟○嚴垣謙明曰世傳菅公遠竄實非其罪公不勝憤悒及薨為雷霹靂皇宮余謂此所謂齊東野人之語不可信者也夫驕恣怨尤者小人之常情已公決不然矣凡事君者致命竭忠固其分也以寵辱易操猶人或不忍為而況賢者哉菅公決不然矣○齋藤謙曰菅公之黜不特當時之不幸王室萬世之不幸也夫自淡海閑院以外戚秉鈞柚藤氏之權漸盛天下皆知有藤氏而不知有朝家宇多帝患之欲抑其權擢公於侍士置之端揆公亦慨然以天下自任輸忠竭誠不暇自恤故清行之規不肯從右府之拜不肯辭見其讓藏人頭辭關白之命公豈戀爵位者哉誠不得已也當此時公以一身繫國家之盛衰而成與否在天不在人則說者之言固不暇顧也使醍醐帝終不疑公則抑藤氏振朝權以復近江寧樂之盛一反覆手之易耳唯融時平菅根之讒使公有紫海之行是以藤氏權益熾至叔房出於一門攝籙歸於一氏○安積信讀史偶論曰菅公以儒素之身致位於台閣雖無規之者宜以盛滿自戒況三善清行以書諫之尤當竦然感動從之如轉圜也而菅公不納遂貽死西竄夫以菅公之聰而而執拗至此可怪也予嘗反覆思之而得其說焉蓋菅公之心即周公之心也周公

輔相成王以治天下三叔媢疾之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當是時成王幼顛疑之公宜避位以守寵利盈溢之戒而顧興六師東征以誅三叔其言曰吾弗辟罔以告吾先王蓋周公之事君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國而不知有家周自后稷以來積德累仁以至于武王奄有四海而一旦失之兇豎之手豈武王託周公之意也哉故周公不避嫌疑不顧死生直行其志前跋後疐綽綽如也菅公亦有類于此自神武帝興造丕業以至于清和帝凡五十六世禮樂征伐皆紛于人主而大臣不得專權清和帝沖齡踐阼藤原氏以外戚攝政由是禮樂征伐皆出于其手奕世相承以至于宇多帝帝天資英邁欲挽藤氏之權而歸之人主環視群臣莫可倚仗者獨菅公可以屬大事故擢之儒素之中不次超遷以至台閣又與延喜帝密議欲委萬

機於菅公其知人明待賓之儀雖盛隅聘伊尹於有莘高宗舉傅說於版築無以尚焉菅公感其知遇殺身且不辭尚奚畏心於區區通塞之間哉且菅公非不知盛滿之可戒也非不知夢奭之可畏也業已以身許國不復顧死生榮辱方將與天子同寅協恭除累世之積弊而措社稷於泰山之安此乃周公東征之心也但周公幸而成菅公不幸而敗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然菅公之殺天動風雷之變以開金縢之悔儼然廟食于百世又可以見菅公之心與周公無二執矣後世名賢之士一言不合即引身而退天子留之輒抗疏論弁不肯奉命其勇退之義則善矣獨奈社稷何視菅公之與國同休戚不大有徑庭乎彼清行者雖未知公之心然以下僚之身上書于三公直諫不諱亦可謂天下之奇士也哉

三善清行字三耀[illegible]其姓以為字後去其姓多從單稱上封事條陳便宜十二肅祭祀禁奢侈抑贅并勵學生省舞妓慎刑獄均祿賜擇牧宰程課役嚴邊備汰僧徒修津泊其上表略曰我邦上古上仁下忠租稅薄風俗厚時漸澆漓賦斂年增戶口日減欽明帝之世佛法初傳推古帝以後稍盛崇尚成風自公卿下至士庶競捨資產以營佛圖至不造寺塔者人莫齒遇焉降及天平多創大寺莊嚴盡美遂使七道國建二佛寺名曰國分寺廢民田糜公稅桓武帝遷都者再土木繁興賦役大重房寢麗美宴樂飲淫府帑空竭徵求無限貞觀中應天門及大極殿並災修復累年費亦夥矣當今之時國家之經入非徃昔十分之一也寬平中臣為備中守管內有迩麻呂鄉按風土記皇極帝時出勝兵二萬至天平中課丁纔有千九百餘臣到任時老丁二人正丁四人中

男三人耳今訪諸役地官吏則無有一丁衰弊之速如此一鄉可以知天下也其禁奢侈略曰先聖王之御世也崇節儉禁奢盈今百官嬪御及權貴子弟服食之奢賓客之費日以侈靡製一領衣破終身之產設一朝之饌盡數年之資若不禁之恐損聖化伏望隨人品列定衣食之制命撿非違使糺之然上帝敗之則下必效之若上守法則源澄而流自清其勵學生略曰治

國之道得賢爲先得賢之方學校爲本是
以古者明王必設庠序以教德義習經藝
伏考本邦之立大學也始於大寶年中至
天平時令學生四百人習經史給越前山
城河内之田一百八十餘町以充生徒食
料又常陸丹後之稻一千八百四十束充
學寮中雜用生徒口味今所闕多請依舊
復之愼刑獄略曰聖王之政刑法爲大昔
皐陶以大賢爲理官帝舜誡之曰欽哉欽

哉惟刑之恤然則疑獄之斷古今所難伏
望依舊置判事六人皆擇明通法律者任
之使之相共議然後奏聞其汰僧徒略曰
諸寺得度一年或及二三百人半是邪濫
之輩也又逃課役逋租調者私自落髮積
年漸多天下三分之二是禿頭而形似沙
門心如屠兒況又聚爲群盜竊鑄貨錢伏
望追捕彼僧悉令返度牒還附本役時平欲放
逐諸司諸生受學於菅門者清行以書諫其略曰近日京中大小皆云外帥門弟子

在諸司者可被左轉其文章生學生皆被放逐由是人人悲哭跼蹐而立伏以此事
變轉未必殿下之本意也但外帥累代儒家其門人弟子半於諸司若遍論恐失善
人惡逆之主猶處輕科至于門人唯益受業而已豈有知其計乎方今紛亂之間擾
擾之會宜立其陰德塞其怨門伏望示以仁畢時平乃止○謙案封事之文非無冗
長之弊然其所論破對切痛快不遺餘力亦猶漢賈誼治安策也或云如波瀾萬狀
不可正視又云以實用之才爲實用之學余於封事亦云○又案葉心水曰文章不
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此封事實關世教之文也董子之策賢良賈山之至言鮑宣
之上哀帝書諸葛亮之出師二表魏徵之十思十漸宜公之奏議趙充國之策屯田
韓子之原道論佛骨歐陽修之本論是等亦關世教之文也余每讀其文未嘗不

欽慕也況於我邦關世教之封事乎○日本詩史云參議清行字耀博學洽聞器識
高遠文名烜赫乎一時世對以紀發昭又與大藏善行並稱皆非篤論也藤左相賀
宴詩今存者十九首清行七律在其中不但野雀難群也如紫芝未變南山想丹露
猶疑北闕心直是錢劉堂奧發昭善行豈得望其影塵乎延喜十四年上封事論列
十二條又因星變勸菅公致仕公左遷後禁錮諸菅及門人故吏人知其寃無敢言
者而清行上疏論救其忠憤義烈前後儒臣亦覩其儔豈徒文辭超絕時輩哉特怪
其子孫無聞于藝苑果無其人歟抑失其傳歟後來有三善爲康古風一篇其中云
遲遲滋兮綦綦泉石清兮磷磷勞心於虎館賜紅鮮於龍津驚衰鬢於霜雪灑老淚
於衣巾寓古可悲語亦渾雅爲康著朝野群載行于世

皇朝樹徳遺言巻之四終

皇朝樹徳遺言巻四　九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五

播磨山崎　横尾謙　纂集

諫言

內大臣小松重盛

平重盛大政大臣清盛長子資性忠謹武勇較人接物温厚中外屬意久安六年為藏人叙從五位下久壽二年任中務少輔保元元年重盛率禁軍從清盛出軍源為朝將兵守西門清盛部將伊藤忠清忠直

先登為朝一發洞忠直胸及忠清鎧軍中震悚清盛懼曰我攻此門非承特命更嚮東門以避之將士皆言東門亦為朝所守不如由北門清盛乃引兵而退重盛奮曰奉敕出軍何問敵強弱獨麾輕騎直進清盛惶遽命左右遏之不得已而向春日表門既而源義朝縱火攻白河殿克之平治元年冬清盛如熊野至切部聞藤原信頼等反清盛進退失據計猶豫不決重盛曰身為武臣聞天子為逆徒所逼安得不亟赴國難衆皆從之乃遣使熊野別當湛增等徵兵見兵僅可百騎適聞義朝子義平擁兵三千要於安部野清盛恐衆寡不敵欲先赴四國召聚兵士然後入京重盛曰事若稽緩賊必矯詔討我悔之無及以寡擊衆將家之常速往戰死亦足以耀名後昆清盛意乃决遥禱熊野神遂赴京師行至鬼中山見一騎士來衆皆失色以為義

平使至則六波羅使也言伊勢兵士三百餘迎清盛於安部野於是衆心始安重盛問京師消息對曰六波羅無他惟有播磨中將避難來投信頼矯詔捕之勢不能匿出之重盛怒曰人困而歸我棄之不祥也後孰為我用者既而還京師迎乘輿幸六波羅與叔父教盛頼盛各將一千騎分道攻信頼重盛勵士卒曰年號平治地曰平安我為平氏以三者卜之賊平無疑乃分

兵為二隊留五百騎於大宮街帥其半攻
待賢門信賴大懼而退兵皆潰走重盛進
至大庭椋樹下源義朝使子義平禦之義
平率驍兵十六騎躬自搏戰注目重盛重
盛且闘且卻至大宮街杖弓以息部將平
家貞贊曰平將軍再生矣重盛再率其半
復入大庭一戰而退義平追躡重盛與二
卒景安家泰脫身而走義平將及馬蹶伏
鎌田政家射中重盛甲堅不入又射馬殪

重盛墜坐鎧政家薄近重盛搥以弓逡巡
間乃著坐鎧景安馳至搏倒政家義平來
刺景安重盛怒欲自當之家泰進馬當義
平亦為政家所殺重盛得間走六波羅義
朝來攻重盛親突敵軍更兵交進賊大敗
走義朝走關東信賴至仁和寺請哀於法
皇法皇憐之手書請於帝使赦及還六波
羅遣兵士捕信賴及黨與藤原成親等信
賴伏誅成親亦當死重盛請宥死自解其

縛是冬以功兼伊豫守明年敘從四位上
累兼左馬內藏頭尋辭內藏頭為右兵衛
督應保三年敘從三位長寬二年進正三
位永萬元年為參議是秋帝崩諸寺僧侶
會葬延曆興福二寺爭次構兵時有訛言
上皇陰命僧徒討平氏清盛大驚聚兵自
守重盛堅執以為妄乃造法住寺詗之會
上皇將幸六波羅自開諭乘輿已在道重
盛乃扈從而還清盛稱病不出上皇還宮

重盛諫清盛曰我家討逆撥亂其功亦多
今有何咎責而猝至於此大人不宜形之
詞色恐姦人乘機釀成讒說吾苟敬上恤
下神將助我何懼之有清盛嘆稱其恢量
上皇亦戒近侍勿輕為浮言仁安元年任
權中納言兼春宮大夫二年敘從二位遷
權大納言聽帶劍三年以病辭官嘉應元
年敘正二位子資盛路遇攝政基房不下車基房從者斫車簾辱之重
盛讓資盛曰官有高下等列尚可敬況攝政乎汝過十歲不知禮義取辱固宜基房

縛送其從者以謝重盛畏懼慰勞還之清
盛聞而盛怒心欲報復重盛諫曰資盛幼
蒙失禮攝政罪在從者而不之問又欲犯尊
貴豈非悖邪夫攝籙臣所以毗輔皇政撫
育民庶奈何恃勢而凌之且以德勝人者
昌以力勝人者亡願大人詳思之清盛不
納陰使武士辱基房重盛懼黜預其事者
逐資盛於伊勢○重盛嘗詣皇后宮偶有
巨蛇出座重盛獨見之慮驚皇女侍以及
后便以左右手壓其首尾袖揜之徐捕而
出呼人源仲綱應來乃受而去宮內終無
知者明日重盛遣仲綱馬賞其鎮靜仲綱
答書曰拜賜謹謝抑明公昨日事何似還
城樂哉○方相撲節行事稠人中有竊言
此公多福至近衞大將儀貌心術亦邁人
遠矣澆季之世未易得見但恐不能享壽
耳果如其言承安元年復權大納言治承元年

轉左近衞大將尋拜內大臣是歲延曆寺
僧徒有訟奉日吉神輿入京師命源平諸
將禦之重盛以三千餘騎守陽明待賢郁
芳三門禦而卻之先是藤原成親結黨竊
謀滅平氏事泄被捕清盛命武士速斬成
親重盛諫曰彼法皇寵臣也自其祖顯季
仕白河朝傳家既久爵位亦崇今以私怨
遽殺之未見其可唯當逐之都外以徽其
餘耳斯言實爲國家非以與彼有姻也昔

嵯峨朝藤原仲成伏誅厥後廢死刑者二
十五代至保元中信西用事多斬源平二
族發宇治左府墓後二年信西墓亦爲信
賴所堀豈非其報乎今我家貴盛冠世所
慮唯子孫願大人思積善之慶爲子孫少
忍之清盛意稍解重盛出戒武士曰大人
一旦逞怒後必悔之縱有命汝愼勿加刄
由是成親得不死重盛既還清盛恚怒不
止欲幽法皇於別宮大召子弟臣僚於是

平氏親族戎服畢集清盛第重盛後至及
中門宗盛見其烏帽直衣尼之曰有大事
召公大人旣甲公尚緩服乎曰是何言也
近衞大將兵權所歸而吾適忝此職濫著
戎衣甚非攸宜若或賊虜猖獗王師失利
雖大臣之重固宜被甲執兵我未曉諸君
之所爲何如其所斥爲敵者誰也且所謂
大事者朝家事而已是私事何得言大事
衆皆聳動清盛心慙不遑改服倉起尚素

絹而出恐甲露手頻正襟至縫裂故示閑暇從容言曰來何晩拷治西光備得其情成親姦謀實由法皇皆猥屑小人近侍宮闈僥倖非望之所致也而法皇輕舉生事令當徒法皇於他所除禍本也重盛垂泣諫之清盛曰餘命無幾惟慮子孫而已自今而後唯君之所計起而入内重盛責諸弟曰大人衰耄謀此不良諸君何不切諫而反爲贊成乎又戒將士曰汝等愼守我

言勿敢妄動若欲從大人必先斬我既還第尚慮其爲暴乃報急纂嚴將士皆謂此公未嘗輕易作事今忽有此召何不速赴難波經遠瀨尾兼康平家貞及子貞能等爭集小松第乃令平盛國籍兵有見兵二萬餘於是使家貞貞能言清盛曰法皇聞大人謀震怒下詔重盛討之恐大人倉卒間至有非常事是以遣二人備防閑我以身固請幸勿驚怖清盛大惶惑曰爲我語

内府吾前途已迫不復事事唯卿令之二人還報重盛謂家貞等曰我以權謀救父過而反傷其心是人子之道哉泫然涙下聽者皆悽惻既而勞兵士曰諸君不失期約信義可嘉唯嚮有所聞而召事適得解宜速罷歸後勿狃而爲常法皇聞而垂涙曰重盛何人以德報怨朕願先斯人終命勁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其此人之謂乎清盛跋扈日甚嘗造別館於西八條殫極土木其第多藝

蓬因號蓬壺又嘗別莊于攝津福原亭榭風流以窮四時之觀天下政事一出其手放濫驕溢上下苦之自知有議已者選童子三百人以爲耳目截髮詭服執梅枝臂小鳥翼著赤幟出入禁門不逼姓名塡滿街市伺察隱伏凡所見聞皆歸報之清盛聽信其言濫刑濫罰頗多一時爲之震懾京師騎乘者皆望而避之○寵舞姬祇王後有名娼佛嫚者自來西八條請舞淨海怒曰祇王在汝何爲者佛請不已遂觀之美色絶倫乃逐祇王祇王泣留和歌一首而去淨海在群臣子弟面前手抱佛嫚而入後閤佛愧謝曰妾欲售者舞也非願侍枕席召還祇王使妾歸家幸甚弗聽後又召祇王爲佛嫚舞祇王懟憤欲辭母登自曰違命則罪及母祇王乃入西邸唱歌起舞詞曰佛本凡夫凡夫終作佛佛嫚感歎後潛出邸與祇王共削髮爲尼結茅于嵯

峨今祇王寺是也重盛居常憂懼一夜夢賴朝禱神斬父首覺而悲泣瀨尾兼康來謁屏人告其夢亦與重盛所夢符重盛益感愴會子維盛來命飲酒貞能行酒重盛使貞能賜維盛太刀維盛以為傳家寶刀小烏既而視乃無文刀也維盛失色意疑貞能錯繆重盛灑淚曰汝勿深怪此大臣葬時所佩家君百歲後我將佩之今我有所思故以與汝也維盛不能仰視飲泣而退重盛

詣熊野社自祈死既而寢疾會醫至自宋清盛勸令治疾辭曰命者天之所賦治療何為我若藉彼得愈是示國無醫也況且位大臣不可私見異域浮浪客縱我不起寧忍辱國乎清盛不能強焉疾日篤終不起薨年四十二世稱小松殿其室中四方各置十二佛像像別懸長明燈籠妙選美女四十八人以供其事每及日沒禮讚舉念擊鉦行歌身坐中央聽之時又稱曰燈籠大臣○讀史贅議論重盛略曰規諫之道不止一端或理以諭之或勢以禁之或禍福以畏之重盛於父理諭而勢禁之既非一日則今之諫特有藉禍福之說耳今夫閭巷匹夫示之以當然之理必然之勢則皆悍然不敢顧苟見佛則拜聞應報輪廻之說則懼蓋以生死禍福有不可測者存焉重盛以為此道也足以化吾父矣於是誦經供佛務修浮屠之道貿貿然唯恐父心之不能化獵者逐獸不知山之為險漁者捕魚不知淵之為深意有所急其何暇顧其險與深哉重盛一心但知化父之道而不知浮屠之荒誕狂妄無足信也是其事雖出于愚夫愚婦之為而其心則由至情迫切之不得已非君子而何哉且君子與愚夫愚婦未必異也古之忠臣孝子有割股者有祈天者自今睹之誰不謂愚哉愚而忠孝之真見矣故重盛之崇佛即愚夫愚婦之心也即亦君子之心也

今視大人之舉動悲懼交至未聞官昇相國者

躬擐甲冑況於披髮後乎聞佛說四恩國恩最重知之為人不知為禽獸夫吾家者雖桓武之苗裔中古以來絕無顯達者平將軍之討將門賞止受領及刑部卿造得長壽院始聽昇殿人尚以為過獎大人起自小官位極人臣闇愚如重盛以資陰叨居顯要一門釆邑殆半天下寵榮極矣今忽忘隆恩輕蔑皇威鬼神必怒覆亡無日重盛深懼焉今拘一二首謀罪可罪而足矣何至迫至尊哉且大人縱欲為之重盛不忍

背國恩部下有死士二百足以護法皇雖然以子抗父亦所不忍纂義朝害父雖以君命奈悖逆何重盛欲為孝子則為不忠欲為忠臣則為不孝進退維谷言若不聽請先斬重盛

史論曰平重盛兼文武之資抱將相之器平治之亂摧堅挫銳奮肅戎馬之間陳謨廟堂之上蓋祥麟威鳳希世而一見者也遭父不良悉心諫爭重盛在則淨海不得肆其惡而君臣有所倚賴重盛沒則凶虐滔天宮闕震驚不待智者而後知之此一人之身而係天下之安危豈可欺晉士𬒳畏慎祈死哉誠不得已也父子天屬之親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重盛既以兵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故寧速死而不忍

坐視其覆亡其志亦可悲矣○讀史偶論論重盛略曰議者謂重盛以兵諫父是鬻拳故智也豈人子所宜為哉予謂重盛之事與鬻拳不同鬻拳諫君蓋不過楚王一時之過也而惘然以白刃脅之無乃犯君臣之分哉重盛異于此清盛欲幽上皇是悖逆之甚者重盛雖諫止猶恐卒然舉兵向闕故聚師蔽盛之出于萬不得已其至誠惻怛有感動人者故清盛收手天子感泣以為至德固與鬻拳輕重相懸議者概論之亦已誤矣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五終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六

播磨山﨑　横尾謙　纂集

無題歌

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楠正成

楠正成河内人左大臣橘諸兄之裔也（羅山文集曰橘諸兄敏達帝六世之孫美奴王子也後為左僕射諸兄居井手故世號井手左大臣初左僕射之為葛城大君也侍帝傍會薦橘子帝取其果而與諸兄且作倭歌以祝之因賜姓橘氏橘氏之鼻祖也）世居金剛山西舍多楠樹因以為氏父正康母某氏禱志貴山

生正成（三忠傳曰正成生而岐嶷好學善譚論年十二從父擊矢尾別當顯幸直進斬敵十六郤矢尾兵數百騎斬首十七級及長撫民以仁勵士以義人皆樂為之用每戰樹功世稱曰日本無雙）山神昆沙門也以故小字曰多門元弘元年帝避北條高時兵幸笠置寺（津阪孝綽注曰帝怒北條高時跋扈潛謀誅滅之事泄高時遣二階堂貞藤率兵三千西上圍行廢立詰朝將遷車駕於六波羅八月廿四日帝奉神器夜潛逍如南都廿七日遂幸笠置山下四詔徵大和河内伊賀伊勢之兵赴難）方少勤王者帝頗憂之適夢紫宸殿前有一大樹南枝最榮樹下設南面座百官班列忽有二丱角来跪指座泣奏普天之下無所容聖體唯此座可以坐也覺而自占木傍南楠意將有楠氏者出俾朕再正南面位也召寺僧快元問之對以正成帝謂所夢殆是遣藤原藤房徵之正成即詣行在帝使藤房傳命曰卿應命即至允足深嘉今日之事一以煩卿卿其有何策以決廟勝詳陳其所見正成對曰逆賊暴虐自取禍譴天討所加莫不勝也但東夷之性

勇而無謀若以力爭則武藏相摸之兵天下無敵焉以謀屈之則易與也然成敗兵家常事或遇小衂願勿煩聖慮苟有臣存何患不濟辭歸城赤阪方可二町三面平地（在河内金剛山西麓東條川西岸）守者僅五百人取民儲以充兵食若行在失守將迎駕於此也板築方畢而高時大佛貞直等十餘萬已攻陷笠置（京都六波羅鎮將北條仲時北條時益遣檢斷使糟谷宗秋隅田通倫率諸國兵圍笠置城堅不拔高時遣大佛貞直足利高氏等將關東兵至進）

攻不能克陶山義高小見山氏真率兵五
十餘人以飛鳥路村民為導北從觀音谷
縋藤葛以上會夜雨暗甚竊隨巡夜卒後
周觀諸營有呵問者輒答曰巡夜更戒守
者而過至行殿傍縱火讙噪外兵以為有
內叛鼓噪相應聲震山谷官軍驚潰帝潛
出圍將幸赤阪至高間山貞直等追獲帝
時九月廿八日也仲時等以兵擁車駕赴
京都幽于六波羅親王公
卿以下分拘于諸將家乘勢奄至城下
正成先遣弟正季及和田正遠以兵三百
伏城側山中敵衆視城小易之曰直用隻
手提去耳輒薄陴急攻城兵亂射雨注殺
傷千餘人敵驚沮而退脫甲解鞶為下營

計正季等覗之分兵為二鼓譟而進城兵
連鋒突出合勢奮擊敵狼狽而走器械鞶
馬委棄載路尋復來攻圍數重正成豫索
懸外牆俟其四面爭登而斷索敵隨牆顛
因連投巨木石壓殺七百餘人敵更蒙楯
競進鐵搭鉤陴殆壞城中乃以長柄杓沃
沸湯敵皆傷爛自是退守營柵計持久以
困之初正成築城倉卒儲糧不多至是謀
於衆曰我數有利而賊勢不挫內乏資糧

外無救援欲率先天下以建功業者死固
在不顧也雖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亦智
士之所尚焉我今陽死賊必引歸歸復聚
衆出戰我逸彼勞制勝之道也衆皆然之
即夜會風雨晦冥咫尺不辨正成為二大
坑填以死屍積薪于上留一卒戒曰候我
行遠放火燒城乃與衆三五分伴潛過敵
營而行敵不之覺及火起爭入城見坑中
焚屍以為正成信死引兵旋于關東正成

乃匿于金剛山北條仲時時益遣湯淺定
佛守赤阪二年車駕西狩隱岐三月七日
帝發京師
四月二日車駕至隱
岐高時置兵防衛所在官軍皆解正成
以兵五百出攻赤阪定佛命領邑民夜輸
糧米正成諜知邀而奪之更苞戎具如米
狀使卒三百陽為輸夫擔致城中別出兵
為追擊之狀城中望見以為輸夫為敵所
追乃開門納之既入披甲譟叫外兵應之
折關並攻定佛遂降伏正成併其兵徇和

泉河內進屯渡邊橋京畿大擾仲時時益遣隅田通治高橋宗康将兵五千餘來攻正成分二千人為三伏天王寺側弱卒三百守橋皆羸馬繩轡及戰輙走誘敵窮追比過天王寺伏兵並起敵大敗退至橋人馬擁溺死者無數逾月仲時時益又遣宇都宮公綱以兵五百來攻和田孫三郎謂正成曰隅田高橋五千之兵我已破之乘此新勝以挫公綱何難之有請出兵逆擊

正成曰兵在和不在多公綱阪東驍将從以紀清兩黨是役承敗衂之餘僑軍孤進志在必死使我能拒所亾亦多天下之事豈止今日宜愛士力以圖後舉也我輸彼一籌引退數日出奇誑之則阪東慓急之士氣索而去矣所謂見小敵怯見大敵勇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棄陣而卻居數日遣卒三百及民兵數千大燃炬火星布山澤如此連夜滋多滋逼公綱勒兵嚴備意其衆日盛也終潛引還正成復入天王寺請僧徒觀上宮太子未來記其文曰當人皇九十五代天下一亂而主不安此時東魚來吞四海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西鳥來食東魚其後海內歸一三年如獼猴者掠天下三十餘年大凶變歸一元正成悅曰讖文所謂人皇九十五代即今上也東魚吞四海相摸入道是也（高時為相摸守薙髮號宗鑑世因稱相摸入道時俗溺佛官人多髡染者稱曰入道高時既為入道群下爭慕

效之圓頂者盈府廷）西鳥食東魚當有起兵滅關東之人日沒西天三百七十餘日指上在隱岐歸闕及正當在明年春（世俗傳道天王寺有厩戸王讖記閱而傳焉）因以金裝刀與僧益優厚士卒禁止暴掠遐邇歸望兵勢彌張尋還金剛山築千劍破據之使平野将監守赤阪明年高時復大發兵遣二階堂貞藤圍兵部卿護良親王於吉野大佛貞直攻千劍破阿曾時治攻赤阪将監拒守旬餘有暗渠為

敵所泄時又久旱兵士困渇敵仍以火箭焚樓櫓将監力盡而降送六波羅斬之會貞藤陷吉野護良南走貞藤與時治兵悉集千劍破軍勢大熾城東西臨谷南北嶮峰斗拔數十仭周可一里敵恃其衆蟻附急攻城中大發矢石拒之敵死傷無算令吏十二人注之三日夜不絶書乃令軍中禁擅進安營環守城有泉五道雖旱不涸正成作大槽數百貯水毎日得五斛許汨

以黄土養其性又毎雨引屋溜於槽水常得足而敵疑其外汲令名越越前守某兵三千守東溪正成伺知守者稍怠拂曉出兵擊走之獲其旗幕翌日張之城上呼曰此昨日名越殿所遺煩部下人願來取之越前守愧忿率五千兵拔營進薄城兵下巨木仍大發射死傷略盡敵服其機史論曰正成之用兵決機制勝髣髴孫呉而忠勇壯烈殆與唐張巡相似也巡出雍邱守睢陽正成去赤阪據千劍破皆嬰孤墉鯁賊喉牙韓愈所謂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溢之師也以寡擊衆出奇無窮益成持久之計正成乃縛藁人數十被甲持兵夜置城外壯士五百潛蔽其下昧爽鼓譟誘敵伺敵來擊略發數箭逡巡入城時方霧昏敵衆不曉競赴藁人城上乃連下巨石殺傷八百餘人闔城日久賊軍置酒召妓消間賊博戲爭技忽生紛爭相刺而死其屬二百餘人亦相戰而死其陣在城櫓下城兵下瞰大呼曰敵叛君之賊自伏天誅同聲大罵大笑云為飛橋欲騰入城中叢擲火炬喞筒灌油橋燒斷敵陷深谷焚死數千人會近郡民

兵奉護良親王之令截敵糧道敵中大困逃亾相繼仲時時益又遣宇都宮公綱助高直公綱以手兵千人疾攻不能拔會帝幸名和帝令忠顯登岸問途人豪族可倚者答以長高忠顯乃踵其家家方宴忠顯直入傳詔長高未答長重進曰人之所重名而已矣今忝受帝者自托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名於天下長高乃決意奉帝于舩上山諸将攻克六波羅敵皆解圍去車駕歸闕正成乃率兵七千迎謁于兵庫帝親勞之曰大事速成一卿所効正成謝曰不頼陛下威靈臣曷

得出賊圍復有今日詔前驅入京師後高
直等擁餘衆在南都謀犯京師正成副左
近衛中将源定平討而降之建武元年討
僧憲法于飯盛山平之以功為撿非違使
左衛門尉任攝津河内守護二年義貞東
討足利尊氏正成與諸将留衛京師延元
元年尊氏犯闕正成以兵五千禦宇治尊
氏兵攻大渡淀川受木津川其下曰大渡趨京之要津也官軍
敗績帝幸延暦寺車駕幸叡山賊入京師放火燒宮闕正成

乃與諸将守行在與義貞結城宗廣名和
長年等攻京師結城宗廣自奥之白河率兵從鎮守府大将軍北畠
顯家奉義良親王赴難比至鎌倉尊氏既西兼程追躡入援與義貞正成長年等擊
賊将細川定禪于三井寺走之追入京師急攻尊氏遇敵兵五萬于
出雲路正成辨楯數百枚遇敵馳突乃鐵
勾相連蔽以發射退輙縱精騎乘之敵披
靡而郤是日諸軍獲捷尊氏西走遇日暮
正成謂義貞曰今日破賊殺獲無幾而不
知尊氏所適以此少衆頓留京師恐士卒

貪財四出不收豈得無反襲之虞如前日
事耶且敵乘勝機後恐難制莫若旋軍發
力一舉驅之數千里外也義貞從之引還
尊氏復入京師翌日正成遣僧數十人于
戰場歷索死屍詐泣曰昨新田北畠楠氏
等七将戰没将為求骸收葬敵聞以為信
乃取屍首似義貞正成者梟之有以善哭者見者正
成養以為士人皆笑之至是覓為僧令衆僧倶哭泣甚悲人異而問之輙曰昨日北
畠新田等諸公戰没聞吾楠亦為亂兵所害冀索屍收之泣下不已慘愴動人於是
敵以為信稍撤兵備於是正成與諸将潛軍夜發別

遣卒持炬遵山西行綿綿相屬敵軍望視
告尊氏曰官軍失将領今皆亾去尊氏遣
兵要諸道餘衆不復警備詰旦正成等進
入京師放火掩擊敵軍驚敗尊氏竟西走
遺棄器甲蔽路正成遂與諸将追至豊島
河原與足利直義戰正成引兵出敵後直
義不戰而退與尊氏航海遁夏尊氏直義
引大兵水陸並東義貞拒之兵庫詔正成

徃助正成奏曰賊擁九州軍勢必昌熾以我疲兵恐不能當宜召還義貞車駕移蹕山門縱賊入京師而臣還河內招聚畿縣兵塞河道絶糧運待其疲散然後前後齊進一舉可殲也揣義貞之計亦復及此但不戰而退涉于物議故不輙歸耳夫戰者雖始之或負欲終之有利請加重思藤原清忠以謂宜速遣正成決戰都外帝從其言正成即以五百騎上道至櫻井驛以所賜寶刀與正行遣還河內正行時年十一矣正成遣歸之河內誡之曰汝雖幼已過十歲猶能記吾言今日之役天下安危所決意吾不復見汝也汝聞吾已戰死矣則天下盡歸足利氏可知也慎勿計較禍福嚮利忘義以變乃父之忠苟使我之族隸而有一人存者則率以守金剛山之舊趾以身徇國有死無他汝所以報我莫大於此正行請從共死正成叱之起正行揮涕而去○三忠傳曰正成到櫻井驛召正行敎之曰我竭力王室久矣然准后讒于內清忠間于外我死天下其尊氏乎汝畢志盡忠勿有二心因取家訓一卷于懷中授之曰此治國用兵之要語汝當夙夜觀省以厲忠臣孝子之志也○賴襄題楠公別子圖曰海甸陰風草木腥史編特筆姓名馨一腔熱血存餘瀝分與兒曹灑賊庭○藤田彪正氣歌

曰或伴櫻井驛遺訓何懇懃遂進陣湊川以當尊氏陸軍義貞陣和田崎以禦水軍義貞會正成謝其來助謂曰賊鋒方張欲以敗卒當之固難矣去年喪軍關東以致輿議今又承勅西征未能攻拔一城聞賊大軍將至遽然引還我竊恥焉是以不郤勝敗委命一戰耳正成慰之曰見機而進權時而退將之道也紛紛之論何介懷為公往歲摧破北條高時今年困蹙足利尊氏抑雖聖運所然亦皆公之武略也公之於軍旅其誰得間然義貞為之釋然尊氏先鋒細川定禪率舟師向紺邊義貞拔軍赴拒而尊氏全軍既登兵庫正成望之謂正季曰大軍隔絶敵滿前後吾道窮矣乃赴直義陣縱横奮擊幾獲直義尊氏遣六千餘人斷軍後正成回戰數次士卒殲盡躬被十創退入民屋謂正季曰今日送死九泉吾子欲何所託鬼正季笑曰願七生人間以滅朝敵正成怡然與之交刺死時年四十三帝追悼不已贈正三位左近衛中將楠氏亡後二百餘年權中納言源光國閔其無墓表新建一隆碑乃脩墓埋石棺中藏一圓鏡徑一尺二寸其背

刻曰楠正成靈塚上為二層石座設龜趺
碑巍然其上高凡十丈二尺八分大書曰
嗚呼忠臣楠子之墓　安藤守約賛曰靈夢協卜公拜将壇說以仁義不以詐力烈烈丹心如青天白日也揚義旗敵王愾攻必取戰必勝神謀妙算高出千古○賴襄謁楠河州墳詩曰東海大魚奮鬣尾蹴起黑波汙淵瀛隱島風雲重慘毒六十餘州總鬼魅誰將隻手排妖氛身當百萬孝闕群揮戈擬回虞淵日執圭同斷即墨雲闕西自有男子在東向寧為降將軍旋乾轉坤荼值遇洒掃輦道近鑾輅論功雖陽最有力讓將李郭安天步出將入相位不班前狼後虎事復艱獻策帝閽不得達決志軍務豈生還且餘兒輩繼微忠全家血肉藏王事非有南柯存舊根偏安北闕向何地攙山遶迤海水碧吾來下馬兵庫驛想見訣兒呼弟來戰此刀折矢盡臣事畢北向再拜天日陰七生人間滅此賊碧血痕化五百歲茫茫春蕪長大麥君不見君臣相圖骨肉相吞九葉十三世何所存何如忠臣孝子萃一門萬世之下一片石留無數英雄之淚痕

美延他免仁貴未遠於毋不毛布多許許呂紀
民能當米耳斗身惡茂隱文波泥
比作加多能阿萬都徵嘉度乃耶須架禮登以
延流問久尼能民九麻里延可味
明徵士朱之瑜曰忠孝著乎天下日月麗乎天天地無日月晦蒙否塞人心廢忠孝

則亂賊相尋乾坤反覆余聞楠公諱正成
忠勇節烈國士無雙蒐其行事不可概見
大抵公之用兵審強弱之勢於幾先決成
敗之幾於呼吸知人善任體士推誠是以
謀無不中而戰無不克誓心天地金石不
渝不為利回不為害怵故能興復王室還
於舊都諺曰前門拒狼後門進虎廟謨不
臧元兇接踵構殺國儲傾移鍾簴功垂成
而震主策雖善而弗庸自古未有元帥妬
前庸臣專斷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卒之
以身許國之死靡他觀其臨終訓子從容
就義託孤寄命言不及私自非精忠貫日
能如是整而暇乎父子兄弟世篤忠貞節
孝萃於一門盛矣哉至今王公大人以及
里巷之士交口而誦說之不衰其必有大
過人者惜乎載筆者無所考信不能發揚
其盛美大德耳○賴襄曰其觀諸行在對
天子曰臣而未死賊不患不滅夫以一兵

衛尉而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豈非感激
其值遇以身許國哉故能以赤手障江河
回天日於既墜何其壯也公聚北條氏精
銳於一城之下而使新田足利之屬擣其
空虛以殪其渠魁帝之復辟爵任職宜
以公為首而纔能與結城名和輩比肩其
失於舉措足以知中興之無成矣足利
氏叛朝廷方倚新田氏為重公特充偏裨
供其驅使亦以門地有不若焉爾然京師
大捷殆致掃殄者非自公之策耶嚮使帝
以其所任新田氏者以任於公乎曷至使
犬羊狐鼠之賊蹂踐吾朝廷哉然觀其臨
死戒子又曰吾死天下悉歸足利氏夫知
天下之不可為而猶留其子孫以衛天子
其設心雖古大臣何以遠過故子孫能守
其遺訓護正統天子於彈丸黑子之地以
防四海惡賊者及三朝五十餘年之久舉
一門之肝腦而竭諸國家之難至其斷盡

灰滅而後足利氏始得大成其志於天下
諡朝廷不能大任楠氏而楠氏所以自任
莫以加焉世之論中興諸将尚視其資望
大小而不深揆其實亦與當時之見等耳
不有楠氏雖有三器将安託焉以繫四方
望哉笠置夢兆於是益驗而南風不競俱
傷共亡終古莫以恤其勞悲夫抑正閏雖
殊卒歸於一能熙鴻號於無窮使公有知
亦可以瞑矣○貝原篤信曰天地之間唯
有一氣別之則陽與陰而已矣人之生也
雖俱稟二氣有受陽之多者有受陰之多
者故其為性也有屬陽者有屬陰者凡屬
陽者其氣必清清明則易知屬陰者其
氣必昏濁昏濁則難測自然之理也故聖
人之作易也雖陰陽不可不兩立然以有
清濁之別淑慝之分遂以陽為君子陰為
小人嘗推此理以試觀天下之人凡其為
人也剛明正直疎通洒落如青天白日無

毫末可疑者必君子也是屬陽之人稟清
明之氣者也其為人也柔暗掩藏隱伏狡
獪如陰曀埃霧難測知者必小人也是屬
陰之人稟昏濁之氣者也於是又嘗從古
人之中求陽剛清明之君子則於漢得諸
葛武侯於唐得顏文忠於宋得范文正公
司馬温公與文丞相求之本邦則如楠公
正成其人也蓋公者本朝之忠良而振古
之豪傑也吾邦歷代名士出乎其右者蓋
罕見其比其忠義勇智挍之異域之英俊
恐無耻也如夫愛君愛世之心足以動天
地感鬼神貫人心耀古今聞公之風者百
世之下莫不感歎而仰慕非公之忠誠豈
能如此乎可謂真大丈夫也彼兄弟父子
踵跡戰死而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可謂有
子有弟也其履歷戰功載在傳記今不暇
枚舉惜乎舉世唯知其為良将而未知賢
哲也今茲暮春余發自京師将歸于故里

偶阻西風泊舟於攝津兵庫攝衣下船陸
行到湊川北而見公之墓墓在平田之中
榛莽蕪穢無垵隧無墳封又無碑碣塋上
唯有松梅二株悲風蕭蕭春草青青余歔
欷良久低回不能去忽謂令無碑石如此
恐後世或不認為公之墓墓犂為田松梅
摧為薪亦未可知也於是託兵庫館人繪
塋氏欲建小石碑於其塋上願為營計而
去焉余歸鄉自顧念公之偉烈洪名不得
區區之揄揚而明矣若今欲稱述彼德業
勒之石碑非老于文學者則不能也且吾
儕微賤而立石碑於他邦恐不能逃僭率
之罪終改悔而廢其事且送書於兵庫館
人令輟彫刻然感歎之餘不能默止私記
其所懷云爾○高山正之嘗見室直清所
論著至於論楠公以憑召造笠置為度量
不足引諸葛亮三顧乃出廬之事以譏之
憤然罵曰腐儒何論事之迂也夫元弘之

時豈可與三國同年而論哉劉漢之末天
下分裂豪傑並起當此時劉玄德者故敗
履織席之人自稱曰王室之胄豈能辨其
真妄哉亦猶今世奴僕輩號源平以自誇
者也孔明之三顧而出於我心猶以為速
雖累百顧猶未為緩焉如楠公則異於是
赫赫天朝神器之所在六合之所仰開闢
以來神聖相承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普天
率土孰非皇民而楠公則廷臣之裔而畿
内之民也雖無召命豈視國家之難恬然
自安哉聞天皇蒙塵奮然投袂而起安得
效彼諸葛輩之為也讀書如是雖百萬卷
何益乎取其
書投之堂下

正成在觀心寺時奏護良皇子曰矢尾別
當顯幸有武舉者也彼若不屬王師則河

内寧謐其難矣乎正成與彼結私怨累年攻戰我若赴赤阪則鴻命縱雖連降而彼遂不屬王師其為人也智淺而直常欲得官位令繕令旨賜權僧正之號且有天下安全之後忠賞可隨其望之旨則彼必屬王軍護良然之即賜令旨顯幸大喜曰賜權僧正之號何面目如之哉然楠正成或曰存或曰亡若猶存勤王則吾不應命護良議之正成正成代護良之旨使人言曰

正成存亡不可知焉若不死則何不來於此乎縱雖不死至今不來於吉野則何忠之有於是顯幸悦既過十日正成出于赤阪顯幸遣使于護良曰正成出于赤阪知之否護良答曰不知也正成拔赤阪之後遣介於顯幸曰吾以眇小之身欲成一大事似不知其量也然重帝命棄生輕死而已而今以與足下有怨故護良皇子之疑我多端夫以私怨公者人之所不為也自

令以後可捨徃日之私怨傳達正成丹心於護良則忘父祖之耻乞降於足下足下若不諾則私怨也朝敵征伐之部障也先可與足下戰耳顯幸謂我應護良之命事已達于洛今又與正成戰則吾無利且其所言尤有理良將之乞降亦非我身之榮乎乃應之曰護良之疑吾子也吾請計之與吾子同心盡忠矣遂率五百五十騎來于赤阪屬正成自此顯幸與正成屢談兵

法顯幸遂服請曰養足下族類一人以嗣吾采地正成即授和田正遠三男滿仁王丸時年十一而後顯幸屈正成

藤原藤房一夕月明招楠正成述其衷曲曰天下遂有逐鹿者尊氏直義黠智特頼准后廉子廉子亦為彼傾心故尊氏頻昇進義貞其恨陛下乎尊氏直義其先問偶乎義貞犄角之勢漸見其勝敗未可知焉政道之不良我屢諫犯顔而不見納義可

以去矣卿者武林之翹楚也若有變則宜
戰死正成聞而慨然曰顧世事皆如公言
然公在而格君之非則人皆倚賴之若避
世則事已去矣我為武夫唯一死耳
足利直義謂正成曰佐佐木梶原之徒先
登爭功是匹夫之勇不足用也正成曰佐
佐木諸士姑置之且道頼朝鼓士氣使之
不愛軀命先士卒而力戰非具將器者不
能也直義悅因問頼朝用士之術何如曰

頼朝以詐力奪天下者也吾儕王臣不宜
談其謀略直義大愧
正成與直義接戰身被數創乃入民家將
自殺尊氏遣使須賀氏謂曰足下以寡敵
衆忠義誰能比今當退兵河内不宜自盡
也公笑曰大丈夫成功則名垂竹帛不成
則血膏草野今軍敗兵疲死報天恩之秋
也欲使一家人還鄉道路無恙是公之恵
也謙按楠公公明正大可與日月爭光可與山岳競高而尊氏區區甘言誘之其

不知楠公之心亦愚之甚者
初正成謂防大兵者莫若傍山築城於是
歷覽大和河内之諸山得千劍破峰以為
五得相應之地因城焉五得相應云者一
曰水多二曰山嶮敵難得登三曰麓滑嶺
峻若嶺麓共峻則敵有利于鑿隍又城邊
四町無別峰亦可也城邊有峰則敵兵放
矢于城中拒守者之所嫌也此地無此患
四曰城岸皆岩石則敵難登五曰山深地

僻利于鄉導窺敵營又有一得此城之高
也不過二町甚高則害于軍兵之出入故
正成以為五得相應之地也正成相城之
廣狹周廻五尺之杖四百餘也束柴高築
之四尺柴下去土三尺而堀之横柱其長
二間立二柱于三所有四間之間隙架矢
棚于其間土底有二緯木柴間有緯木壁
之高五尺矢棚又在其上二柱間之矢棚
者或六寸或六寸五分或五寸六分也試

之立三尺五寸木偶人於岸上射之而隨其恰好而構矢栅其高低隨宜其上下又有緯木或四寸或二寸五分壁板之周廻其小則一尺八寸其大則二尺餘也有二緯木立小柱于其間周廻八寸以四寸五分之木爲壁骨內外皆同實之以瑣石堅之以塊土乾之六日內外又塗土矢栅架于處處壁內多植樹木松柏繁茂中有屋宅倉庫壁外之樹木者皆芟除之米穀三

萬餘石鹽五百餘石大豆三千餘石其餘膏油薨魚海草乾菜等不知其數又有一箱周廻三間深廣二間實之以稻穗又有一倉縱五間横四間盛之以矢又蓄鐵三萬斤冶者六人鍜鏃或賣寶器以調之又堀土廿間埋之以炭凡三千餘駄也其兵二千餘騎選八百六十餘人而置於城中殘兵千餘及兵士之婦妻者遣之於賀名生奥觀心寺楠正氏和田三郎恩地左衛

門志貴右衛門澤邊五郎等亦在彼所爲塞敵之通路知敵之謀計也又使平野將監居赤阪城兵士二百八十二人平野者矢尾顯幸甥也正成爲養子之約置之於赤阪城曾與顯幸所爭之地皆卑之正成謂守城之法以水穀爲第一故其築此城之時先求水之所在峰頭有水號五所秘泉大旱不涸正成塞其滴瀝而不漏之自朝暾之升至翌日曜靈之初出井中挾竹

待水之滿汲之凡及十石一升之水者一人一日之用也洗米之濁水則使僕隸洗其足而不妄捨之有馬者飲之無馬者湛之於槽而爲消火箭之備又爲大槽三百以水實之又每櫓栰筧納雨滴于槽中又穀米九合者一人一日之用也朝晝暮共二合也其三合者備不時之需也若或夜戰之時不食則兵士疲勞故以三合當之又鹽一合是一日之用也鹽致二合者十

人之用也其給粮于兵士必以三日之料嗜酒者雖欲造酒而以其粮少故不多造之其粮盡則又給之正成或召兵士同飯使飲清酒僅一盃耳濁酒則二盃也正成往從者之宅必著小鎧其所雅言者戎經劍論之事耳或又授米於臣從僕隸或斗或升以是為酒費屢授米則或與孔方以充其用米多則為飽餐嗜酒之端故不多與之又城中每士一馬其餘皆遺之於處

處為害于糧盡也又或煮諸果為油或蒸嫩葉為食凡城之修造用物無一所闕

盬谷世弘曰嘗讀史觀東兵攻楠公於千早盡當時之猛將以百倍之衆圍犀尤之孤城攻則敗當則摧如枯葉之迎烈風遂終於自潰竊謂是不獨公籌略拔衆其山必高其谷必深其阪必奇峻嶄巖不可攀而攀也今茲西征過河内抵所謂千早村而登其城墟觀焉山高不過二百步而頂方不滿五百弓谷不甚深阪不甚峻其麓無大石怪巖為之固可以攀而攀也可以鑿而毀也而守而能固攻而不能取者何耶公之所擇而城焉寧不可舍此而他求歟嘗試以兵法推之山高不過二百步者以便出入進退也頂不滿五百弓者以少兵不可以守大城也谷不甚深阪不甚峻者以孤岡獨立雖不深且峻無由攀而攀也然則公之擇於此其豈無所見哉且夫良將不以山為城而以勇智為城公之才能超卓天下之山莫高於此也籌策深遠天下之谷莫深於此也心膽沈毅氣志堅確天下之峻阪堅城莫有加之也宜矣盡當時之猛將以百倍之衆攻則敗當則摧也予於是不能無感焉以公之才在千早則勝而在湊川則敗於北條氏則伸而於足利氏則屈豈千早之地宜於守而湊川則不便於戰耶將公之出策巧於千早而拙於湊川耶抑獨違其智與或製其肘有所畏而然也悲夫

正成以元弘中之勲天子封之河攝泉三州然而楠氏不狹寵利無伐功勲恭儉自

居懐保人民恵恤困窮邦之賦税免十之二以振荒亂之餘辟不辟之野毛不毛之壤新鑿溝洫而居民數貸之種穀以勸樹藝至于秋成乃使之唯收其所貸焉作之二年則税三分之一迄於新田三年不徭役其民植木於山澤樹桑於邑里皆能盡地利以利國民又穿池於山麓數處曰歳雖或旱暵也天非敢災田疇也所以害稼穡者人愚而棄雨也今所以穿焉者庶幾

以貯雨露也而舊池難瀦者皆以為田當此時乎他邦之民襁負而至焉其戶日日加焉云有司或有告上之益者楠氏乃曰吾苟主乎三州而牧養民人斯之以為任矣何為更求自益焉而令而後有益於下者可以告也有益於上者不可以告也又嘗有告措新法者也楠氏乃曰如斯之法將使人民安乎將使人民疾乎某以為奚若某以為何若必歷問群臣以參考衆議

而後可措則措焉可止則止焉未有敢專斷焉者也當時令使臣曰政事必可先循舊制也新法雖則善也苟變舊移新則民必不安焉或以為患苦也如不得已而措新法則宜簡鍊其義而後措之也嘗新數一法曰貧乏者可以告訴焉而或有告訴之則撿其所以至貧焉若其奢侈非度而以至貧者大責之曰僭上無禮國之賊也而不毫救助焉若其事不細則流放之曰

以除民之蠹也或不圖而損於事或以父母兄弟親族故或以躬疾痾故而乃至貧者隨而與之錢穀各辨其分復誨之世營術使之以禦既往貧若夫工匠之屬或怠惰以貧者則懲戒之曰凡生於此世者未有無用於斯世也凡有用於斯世者必自得生產焉是則天地之所以與焉也爾怠惰乎汝產業而不供乎世之用乃以至貧是天地之所以不育也我何為扶助焉哉

初河内平岡郡有擄馬者吏執盜來楠氏乃召隣民問其所以擄焉隣民皆曰斯夫有老母在焉能致孝養矣頃日母病請醫治之醫曰得米二石而能療治焉夫即諾之而服其藥乃覺病小瘉然斯夫太貧難乎償二石米醫頻償之其疾未瘳不復與之藥夫也憂之以謀諸親友其友乃貸一石米以遣之醫醫猶責之曰汝將乖約乎不具米二石則我未可復與藥也夫也惑

焉然而不忍母之病於是乎不得已潛行其近村攘馬一匹以鬻諸平野市而獲米三石償一石醫歸一石其友一石以為母之養也而後歷數月彼馬主見其馬於塗撿而訟之是以為吏所執也楠氏即召彼醫問之罪如其言也而盜之母悲之其病將益殆矣楠氏乃謂其里正曰攘馬之罪固不可宥也然吾既免賦税十二也則皆將足矣而斯夫之貧獨如是何也里正對

曰夫也固畝數少朝夕不給售魚鹽以食也而去歳疾足七八月故如此其貧也楠氏曰宜矣乃謂馬主曰汝既得馬將於汝乎足矣盜當投乎予焉然汝有數月無馬之損乎我當與米二石以償於汝也又與買馬者米二石曰反馬償而已而數醫曰夫醫不仁術乎若治貧民之疾雖無報禮也猶當投與其藥也以汝不仁之甚矣而赦愿民盜也如汝者實國賊也乃令吏放

逐之三州外而屬攘馬者有司曰盜則可罰也當沒收彼之室而逐其郡邑孝則可賞也當移彼於新里而與之一夫田宅乃更賜米十石曰當益孝養焉而後謂平岡宰宇佐美五郎曰吾今聽攘馬之訟而知爾之怠政也蓋宰者以撫恤民為職民無飢色則所以為善政也故當使下吏日省其民而扶疾救急也今有孝民而不能振其不足有貧醫而不能懲其非道使良民

窮厄而至于盜也則不汝之怠乎政故乎民之有罪則正成之罪也今以汝怠乎政故使正成有罪也曩者我知汝之不怠故使汝宰焉令而怠者斯爾生驕侈之心也五郎深恥之懼而數日不出焉於斯時也新措貧乏者可以告訴之法云

右二事亦楠氏事蹟中之較著者因表出于茲以示後之處大事者

正行叙上四位下為春宮帶刀撿非違使

左衛門尉兼河内守父正成戰没湊川尊氏送元於其家正行見之不勝悲慟起詣佛龕抜正成所授刀將自殺母趨抱持之曰故判官之遺汝非以薦福亦非以殉死意教汝保合族黨舉兵除賊再致天下於天子也汝面奉遺言還以告我而言猶在耳漠然若弗記吾恐汝背國事也（讀史雜詠曰正成之死正行悲哀欲自殺母抱止之正行終克合義旅以敵王愾此母訓誨之力也）正行愧止自後與童輩遊戲常為摶戰馳

逐之狀莫不以討賊復讎為事也後醍醐帝出花山院御内山正行與從弟和田正朝等來赴及帝崩入宿衛後村上帝踐祚之初屢出兵住吉側以挑敵軍正平二年足利尊氏遣將細川顯氏以兵三千來攻河内距金剛山七里而舍闘正行將攻矢尾城諜候其出遠徑至金剛山下斷後壘之正行探聽率兵七百伴向矢尾縱火所在潛還蔽譽田林而陣顯氏望矢尾烟以為敵果攻彼乃馳赴金剛山無復隊伍比過譽田正行兵叫呼突出顯氏大敗直奔保天王寺山名時氏以兵六千援顯氏屯于住吉正行計先破住吉則天王寺兵不煩攻可自退乃分兵二千餘為五隊放火民舍而進望敵軍塵揚以謂彼陣四處而兵倍於我不宜分勢復併五隊為一大戰破時氏于瓜生野餘衆隨潰至渡邊橋溺者無算時氏被創走明年正行進逼京畿

尊氏憂恐乃令高師直及弟師泰發兵八萬來攻正行與弟正時和田正朝等百四十餘人歃神水誓死詣行宮奏請曩者先臣正成展微力夷強賊以安宸憂無幾天下復亂逆賊西襲終致命於湊川臣時年十一遺言遣還河内保合族黨復將除滅朝敵俾守内再歸皇化也臣常恐以有待之身遽嬰不測之疾上而為不忠之臣下而為不孝之子然今師直師泰將來犯實

臣報效之秋也若非獲彼首則殺臣兄弟首於彼雌雄之決在此一戰願得一拜龍顏而去言畢泣下帝親臨口勅曰以前兩次之戰每得克捷汝累世武功殊可嘉尚聞賊復盡兵來侵事勢固弗輕雖然知進而進欲不失時也知退而退欲保後也汝朕之爪牙愼當自惜正行頓首而出率衆詣後醍醐帝之陵恭謝曰戰如不利弗一生還叩鐔而起題同盟姓氏於如意輪堂

壁書歌於其後其歌云阿豆佐由美比岐加倍佐志斗於毛布余利奈岐加須耳以流奈於曽斗斗牟流各截髮納于佛殿而後發帝使中納言藤原隆資援之師直入河内分兵六萬陣伊駒山南及飯盛山外山四條畷四處親將餘軍居後隆資率兵三千陽為向飯盛山以縻敵軍正行兵三千由四條畷而進飯盛山敵望之分兵邀擊正行以先鋒破之後軍與四條畷敵戰殺傷相半飯盛山伊駒山敵兵前後奄至後軍見敗退走正行不顧以兵三百直前奮擊更大破師直兵聚兵亡百餘人馬皆被數矢衆乃下馬據壟坐食食畢步進接戰益勵遂迫師直陣上山高元僞稱師直冒陣戰死其甲鏤連環即高氏紋也正行大喜擲首于空中手承者一再旣而知其僞也乃投首于地蹴且罵曰汝上山高元耶汝亦無雙朝敵矣而勇則可賞乃親斷衣袖裹首置于壟上是日自卯至申戰凡三

十餘合殺傷數百千人吾兵死亡略盡乃與餘兵五十餘人負楯佯走以誘師直敵覺之遣支兵三百人正行返戰斬五十餘級遂前復迫師直軍而正行時體中數箭兵皆重創不可用正行乃呼曰事畢矣莫為賊所獲與正時交刺而斃年二十三正行嘗朝吉野路遭高師直誘出宮女辨内侍遣卒迎之内侍在輿中啼正行急斬師直卒奉還以聞帝詔即賜内侍正行辭以歌曰斗氏毛余耳奈加羅布倍玖毛阿羅奴美能加利能知岐利遠以加傳牟須波牟

○史論曰正行受遺訓能建義旗始終一

節以死報國可謂忠孝兩全矣○藤井臧曰或曰張儀有言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遷挑戰功之所以不成也寧遲幾數年當待時而圖恢復也若之何徒犯兵家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継廷尉之志者矣曰不然也蓋天下者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挽矣當此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況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内歸心於南朝者十之一二耳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臥蓐雖悔無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其成敗天也當為之事在前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以俟後日哉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也斷然授命於湊川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曰非継廷尉之志者是非知正行者也○讀史贊議論正行其略曰

嗚呼正成歿義貞死而足利氏之威始徧天下皇駕安於南山一手掌之地而將士無有能護者譬若無柱之屋坐見其傾覆而已於此時正行以少壯之身擁千百之兵再破北軍而一振南朝既衰之氣所以基數十年偏安之業者豈非其力哉○朱老師贊其略曰是父是子雖青年齎志芳名至今詩云人生自古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其然其然

楠正儀正成子正行弟也任左衛門尉兼河内守遷左馬頭兄正行正時戰歿正儀留居河内高師泰築疊石川攻正儀畠山國清尋代之正儀始終固守正平五年國清從足利直義歸順正儀因出兵為之聲援七年足利義詮送欵帝親御軍宣言幸京師實欲襲義詮行次住吉伊勢國司右衛門督源顯能將伊賀伊勢兵三千自丹波路進正儀與和田正忠率兵五千夜渡桂川味爽與細川顯氏戰破之斬其從子八郎細川賴春踵至正儀兵以楯為梯登屋亂射敵兵沮靡正儀縱騎突擊斬賴春義詮走近江車駕駐蹕男山義詮以大衆

來迫正儀正忠率兵三千拒之荒阪山稍得利然衆寡不敵退陣男山敵兵合圍勸王兵不至衆議令正儀正忠還河内募兵正忠還家暴病卒正儀逗撓不以時赴援王師終敗績義詮復陷京師既而正儀發兵與吉良滿貞石塔賴房等攻攝津擊守護代某走之明年與和田正武從中納言藤原隆俊會山名時氏攻義詮於京師義詮陣神樂岡出兵蔽林間正儀等欲知其

衆寡使兵五百下馬徒歩以誘之徐近敵陣佐佐木信詮出戰正儀擊卻之義詮不戰而遁十四年畠山國清大舉西上足利義詮紡國清等諸将犯天野行宮正儀與和田正武入奏曰是戰臣等為官軍保必勝也夫所貴乎兵者三焉曰天時也地利也人和也今歲大將軍在西利東討不利西討道誓出兵向西（國清薙髮號道誓）是逆天時也官軍所守前大河後深山元弘已來賊

來攻數四每不利而退是我得地利也道誓外籍軍興內實專功邀賞倫輩嫉之是失人和也失此三者雖百萬兵不足畏也但行宮地勢不便請暫移蹕觀心寺臣等據千劔破日夜拒擊於龍山石川又令湯淺山本恩地貴河諸族從紀伊守護代鹽冶其守龍門山縱土兵擾敵令其不得休息敵必倦而引還臣等乘機追擊破之必矣帝深然之移御觀心寺正儀乃築龍泉龍門平石矢尾等砦分兵守之自以兵三百據赤阪城國清等陣津津山分攻諸砦陷之進攻赤阪正儀退保金剛山誘之義詮尋引還果如正儀所料正儀又出兵渡邊攻取水速城又攻佐佐木秀詮及弟氏詮於攝津破之殺獲二百七十餘人溺水者甚多追斬秀詮氏詮録俘虜悉給衣藥放還是歲細川清氏降奏請發諸軍復京師後拜參議元中中卒

正儀北降或載於簡策或傳於口碑而未審其真妄故北降之事今不載乎此矣

長良承芳著論曰世所傳如太平記增鏡後愚昧記梅松論花營三代記櫻雲記之類皆阿世曲筆往往搆事誣人大日本史所據諸書皆出於北人之手故以為正儀實叛與大友少貳等諸叛臣同傳可嘆夫唯南朝紀傳一書信而有徵又曰正儀之於足利氏讎敵之巨魁也方其初謁宜綴修歸降之禮以自白行事何為故向昏夜使之執謁耶是尤可疑也再按紀傳曰建德元年春叛之發兵河內正儀據城禦之建德元年即北朝應安三年三代記櫻雲記並書正儀北降係應安三年則此舉也

正儀臣足利氏之後乃一年餘矣賴之之討不知何故事互牴牾無所適從可見正儀之降非其實也彰彰乎明矣時人書之叛者為賴之詒也後人識其不義者徒信妄傳也其如夜謌之謀密索其形貌年齒克肖正儀者使優孟為孫叔敖以瞞一時之人耳又曰世或傳正成佯死于湊川之役逃而歸河内蟄在觀心寺年耋而死或更姓名檜淵政蔭隱于羽之山腦見有其墓云世降俗漓好言人之過正成而不免於妄人之誣猶有如是者況於正儀乎余深慨正儀之不幸為之切歯腐心久矣於是具辨論其事欲以伸雪沈冤但是賴之之毒計業已為百世口實則吾亦極知區區筆舌難反人之耳目而徒為世俗嗤笑矣○謙按正儀北降必無焉何以知之矣曰或云求忠臣之士必於孝子之門楠氏闔族無不孝又無不忠也而正儀獨不忠

而降萬萬無其理也且見其百折不撓萬卒不辭之迹亦非北降者可知也余故北降説斷然不取也○中井積德曰阿王欲報父讐抵赤阪獨與一僮彷徨城下有人訊之愬曰我為宇野六郎之子父死而族人奪宗躬無所容將投邸竄自托緇流也其人以歸告于正儀正儀哀之寘于左右正儀素仁惠推心善視阿王亦勤敏服勞居數歳正儀益器之嘗授以邑阿王辭以未有軍功浮屠氏之法為死者祈福以七紀數於是宇野六郎死之七年遭其忌也阿王感念將欲以此夜刺正儀適正儀以阿王年大召而冠之賜名曰正寛慶以御賜兜鎧阿王感激無地侍坐抵夜得間既起身而平日恩義弗可棄也加以晝日之遇弗忍也正儀又從容背坐無復防閑勉彊自厲竟不能也出而哭之慟衆愕共視之阿王具告之實曰吾唯有死而已矣抽

刀自刺為所奪乃髠髪為僧入山中以正寛為其號以終身云嗚乎阿王之志可哀夫楠氏之子亦可尚也推仁惠于覊旅之僮能使忘讐消其戕害之心非誠孚足動物者弗能焉宜乎忠義三世而不隕其家聲也

和田正遠稱彌五郎楠正成弟也元弘初從正成起兵軍功居多延元中直武者所

後偕正成戰死湊川

正家補藏人任左近將監延元元年代正成將兵赴常陸攻佐竹義篤於金砂山斬其族人義冬那阿氏来降兵勢頗振又城

瓜連地據之敵兵來攻擊後藤基明斬之後落髪曰西阿四條之役與正行戰没

大塚惟正稱掃部助從正成戰湊川後方正行之戰四條也惟正身被數創馬亦僵獲逸馬騎之逃數里聞闔族殲焉返馬冒陣奮戰死有池田四郎者與惟正同從軍及敗四郎及子二人中流矢死

橋本正員稱八郎守佐美正安為河内守

神宮寺正師任兵衞尉稱太郎兵衞皆正

成族也俱從正成死
和田正武與正儀據赤阪敵來圍數匝乃乘夜提鋭兵二百衝敵營不克斂兵而退即夜與正儀走入金剛山往往有戰功後不知其所終
橋本正茂稱九郎與源定平陣天王寺大敗北兵又攻松原野田等陣營陷之後薙髮不知所終
橋本正高據土丸城令子姪分守近要山

名義理及清氏等來圍土丸防戰無利姪某死之遂棄城遁明年復與清氏戰于高名邊不克死之族三人及上神下神磯部櫻井等諸氏悉戰沒
正勝出師討足利氏不利乃歸千劍破義滿益發兵圍千劍破正勝力盡謂其徒曰徒死無益乞降亦我所羞也乃引兵走去後事軼而不傳
正元奮戰斬數人而被執義滿壯之謂曰若能改志事吾則長保富貴正元泫然流涕曰王室頽敗不能扶之吾輩死有餘罪遂不屈而被斬岩垣松苗曰正勝正元可謂真正成之孫如二子實當不可為之時而猶下藥於必死之病宋文天祥所謂存一日則一日盡臣子之責者也當時叛君反覆不義而富且貴不為之愧死乎
和田正朝稱新兵衛正平三年高直師等來攻正朝與弟賢秀從正行詣吉野行宮延辭與同士百四十餘人俱誓死而進遂為忠實所殺正朝弟稱紀六亦與其子二

人俱戰死
和田正興落髮稱賢秀正平中從正行與細川顯氏戰于住吉賢秀手斬數十人敵敗走又追斬山名兼義四條之役賢秀善使薙刀遇者皆死賢秀混敵兵欲狙擊師直其間相距數步正行部下湯淺某降在師直軍中識賢秀從後斫踣之斬其首賢秀眼光如炬死猶瞪視不瞑從此其俯仰惟視賢秀張眼嗔已狀七日死

和田正忠稱五郎正平七年帝御住吉正忠與楠正儀為先鋒攻京師破細川顯氏義詮走近江正忠從正儀還河內圖集兵返援會病暴卒

光正常欲報足利氏變容為僧改名常泉永享元年聞足利義教詣南都將覘間刺之事覺為筒井某被捕義教速行刑光正臨刑神色揚揚如平生

大抵雖附其著者以見忠義之盛右十

三名皆係楠氏族類而其輕命趨義之迹猶與明方孝孺宗黨八百四十七人頗相類矣實千古未曾有之事也故不論其忠義之盛與不盛而一一載乎此矣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六終

皇朝靖獻遺言巻之七

播磨山﨑　横尾謙　纂集

上書

左近衛中將新田義貞

新田義貞稱小太郎上野新田郡人源義家十世孫也方北條高時之遷後醍醐天皇於隱岐也楠氏起兵于金剛山高時遣關東將士攻義貞亦在遣中焉已而城固不拔東兵多逃亡義貞召其家宰舟田義

昌語之曰源平相制並護王家自古之爲然吾雖無似忝列源氏冑裔特以時勢爲北條氏所驅使遂敵官軍豈其本志也吾視高時近狀亡滅非遠高時好鬪狗帶以爲樂遂命天下獻獒犬諸州輿之爭進及四五千飼以魚鳥著以綿繡倍稅充費民人大苦吾欲歸我國舉義兵上以除宸憂下興家聲而非有所受命不可安得大塔宮令旨則吾事成矣大塔宮者帝第三子護良也義貞通意於護良護良素知新田氏名族大喜即爲令與之權用詔辭羅山文集曰護良者後醍醐天皇之子也早爲天台座主稟性剛毅有扶皇綱覆武家之大志專嗜武事勸天皇以東征天皇移玉座于隱岐之後護良出南都入紀州經歷諸邑依吉野城後義貞密受令旨起義兵而後勤王之師四方鋒起北條氏滅亡皇運乍開蓋良之勲勞可謂多矣

義貞感喜出意外翌日稱病東歸與子義顯弟脇屋義助謀討高時高時未之覺也以金剛山久不拔官軍並起益調發兵食新田素多豪戶因課六十萬錢限以五日縱吏卒催迫義貞曰奴輩亡狀敢蹈藉我

地遣兵捕其吏梟首里門高時聞而大怒下令擊新田氏新田氏會議或曰赴越後依其宗族或曰距利根川義助進而言曰二者皆非計也坐待強敵情見形屈則我兵內潰一敗塗地使人曰新田氏戕使者而誅死死一也寧死於王事今雖匹馬單兵出徇於國中衆附則進攻鎌倉不則戰死孰與坐取誅殺乎衆以爲然乃起兵讀史贊議曰義貞斬北條氏之使而鎌倉將發兵擊義貞衆咸持拒討紛紜不一義助進

云云衆從其言遂得渡功夫義貞初圍千劔破既有勤王之志就護良親王承綸旨而歸則其擧義也宜其豫誅素定萬不容已何於斬使之日轉疑且惑其計不能決也且斬其使而欲其主之不怒難矣則斬使之日必有應敵之策然後可斬今乃激一朝之忿斬大府之使征討將至方且恐怨然懼其不免將取決於紛紛衆議而定之豈其勤王之志雖定而衆心未可測故因斬使之事以試之邪爲義助者亦不定其議於兄弟容迹之頃而發之衆議紛紛之際不幸義貞從衆議不圖進取則未可知其成敗之何如也而衆議遂從義助者豈非幸乎吾反覆考之而知其由焉蓋此事也義助與義貞未斬使之日計義已定然發之事勢未迫之先人皆見鎌倉之政體雖亂成權自若而其心危疑不安或將竊通於敵而圖變於蕭牆亦未可知故今

斬其使而爲之族者知罪不免衆心不期而一我因是以決其議乃率一心之族而乘懷怨之敵一鼓破之不難是義助所以議于此也義助之議發而此擧始決則謂義貞勤王義助成之可也據史所載尊氏之初歸關也直義決之而其叛也亦直義成之均弟也義助導兄於順而悌直義卒納兄於逆而不弟雖然義助與義貞終始相隨奔馳顛倒先後相斃而止直義既納尊氏於逆而已亦終叛之則義助固可謂義貞之順弟而直義亦可謂尊氏之肖弟也

大館宗氏堀口貞滿岩松經家里見義氏江田行義百五十騎推義貞爲將豎旗于邑生品祠前以擧義焉實元弘三年五月八日也義貞拜讀詔書進陣于笠縣野比日暮利根河側塵起有兵至可二千騎衆謂敵來矣漸近則越後宗族來援也義貞驚喜曰諸君來何速何以知吾擧義大井田經隆伏鞍而對曰令旦羽黒俊賢來徇國中是以馳至在遠境者明日當至明日越後全兵及甲斐信濃諸源以五千騎至乃合兵進入武藏近國將士不期而會者一日二萬人軍于入間河北高時聞義貞起事不以爲意也

發兵十一萬以族貞國貞將將之前後來擊貞國抵河南望見新田氏軍甚盛乃不敢進而義貞已亂流而至大戰于武藏野兩軍皆東國驍兵素習騎戰地亦平曠射戰罷即相馳突凡三十餘合乃交退且日又戰于久米河每戰鎌倉兵死傷輒倍高時使弟泰家以生兵數萬來援夜抵其軍義貞不察侵晨又戰不利而退泰家益輕新田氏曰敵中必有斬致義貞者皆釋甲

飲酒相摸人三浦義勝心素嚮義貞率兵六千來屬之義貞禮而詢計焉義勝曰方今天下分崩勝敗互變而天命所歸終有在焉公幸并僕兵可以一戰義貞曰以疲兵當新勝之衆若何曰戰勝而將驕卒懈者敗泰家之謂也敗兆已備不足畏耳詰朝之事僕請為公先焉旦日卷旗徐進敵相指語曰嚮聞三浦氏應徵而至是也俄而義貞等翼而進三面掩擊泰家軍大敗

貞將一軍與小山千葉氏戰于鶴水亦大敗皆走入鎌倉八州豪傑響應爭歸義貞義貞進至關戶兵凡十二萬騎分為三軍三道攻鎌倉大館宗氏江田行義自極樂寺堀口貞滿大嶋守之自兒囊阪義貞義助自率諸將自假粧阪縱火五十餘所而進鎌倉震駭而北條氏見兵猶十餘萬分距三道義貞貞滿進入山內而宗氏戰死其兵皆卻義貞以選兵二萬乘夜赴之則敵大兵據海岸樹柵兵艦列其南以備傍射義貞下馬免冑向海拜曰天子為逆臣所逐越在西海臣義貞不忍坐視提兵討賊伏願海神眷臣忠義退潮以開道因釋所佩金裝刀投之海中比曉潮大退兵艦皆漂去賴襄十二詠之一曰左將忠貞天地知曾沈寶劍感馮夷義貞大喜麾衆而進諸軍從之直入府中乘風縱火烟焰漲天義貞鏖戰高時舉族遂伏誅按高時飲宴有天狗數十頭歌舞曰天王寺兮見妖靈星兮識者以為北條氏

亡之兆果如其言矣○長井定宗嘗論北條氏略曰當時天下大政不出皇朝及覇府北條氏以陪臣恣其權勢上下之分既亂綱常顛倒蓋自時政以降世世私行恩惠使民懷已遂弁髦其主蔑天子既而積惡貫盈高時伏誅族滅家亡曾子曰出于爾者必反于爾天道果不非也又曰北條氏世世姦謀不追故舉若夫放四帝分皇紛以為二流又別攝家而為五家以奪其權其罪最大矣其視主猶木偶泥塑意已有主從之名則無上下之分乎何使其屢易位乎易曰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是以後醍醐帝一怒高時伏誅遂亡其家皇天之震怒豈不畏乎已而帝命尊氏東伐時行尊氏遂據鎌倉自稱將軍奪新田氏邑在關東者以分予將士抗

疏罪狀義貞義貞乃上表陳其誣妄尊氏亦跡遂暴於天下十一月乃下詔討尊氏徵兵六萬陞授節刀於義貞以總諸將義貞至於矢矧河河東皆足利氏兵義貞召顯寛視津還報曰津有三處然前岸峻絶敵攢鏃守之不若誘敵使渡而蹙之水也義貞從之賊分兵左右渡戰且卻終縱萬騎自中渡犯義貞義貞乃以中堅迫擊破之賊退陣鷺阪又進擊破之足利直義以

二萬騎來援義貞望之曰敗卒在後必先走餘衆不能支也戰而逑夜遣獷騎循間道薄射其後隊後隊擾走諸營遂大潰走返鎌倉尊氏大窘欲削髮出降未果也義貞引降附數萬至伊豆府還山道軍者數日賊軍復振凡數十萬人直義出距箱根十二月十二日義貞令義助奉皇子向竹下而自攻箱根既而朝廷以近畿皆叛四窺京師急召義貞義貞乃還京師自以萬

人守大渡尊氏將數十萬人抵大渡義貞豫撤橋板截析不殊樹柵水中令兵呼于岍曰丹後之兵我已殲之矣公盍亦来決死賊兵怒造筏以渡遇柵而止我軍亂射賊紛擾筏壞而溺者數百人又令呼于橋曰舟筏毋益請由此來賊千餘人爭進折斷皆溺尊氏遂休戰不進已而賊兵二萬來攻山崎義貞聞山崎軍破賊兵指闕則馳援義助將與俱奉帝於叡山賊將細川

定禪將兵六萬尾之新田氏族在東國者遂來會於義貞顯家欲休馬而後戰讀史贊議論顯家其略曰顯家建武初任鎮守府將軍經略奥羽及尊氏叛舉兵討之一復京師再挫鎌倉朝廷將以為一方倚賴而無幾敗衂以死吾謂當此時諸道分裂畿甸之地且皆變賊獨奥羽距千有餘里宜王化之不洽而首應徵發一再大舉遠赴國難雖由結城宗廣諸子前導之力抑亦不可謂非顯家經略撫治教練有素之功也氏明曰我馬遠來休則足重不可輙用不若今夜直襲園城寺出其不意義貞然之即夜出兵唐崎黎明與諸將將騎六萬圍

圍城寺賊自門中叢鎗拒之亘忠景奪其十六鎗畑時能擧足蹋門扇倒之（後畑時能以殘兵二十七人據鷹巣城賊各潛賂時能曰頗多襲我營賊呼曰畑將軍賊高經將三千騎来擊時能鮮甲鐵馬躍出曰畑將軍在此高經動時能乘之高經潰走而時能甲隊皆創飛鏃沒看病三日死○時能有愛狗號獅子能解人語知指揮不啻黄耳時能欲夜襲敵陣則先使此犬窺其營守固則走出高吠一聲守怠則歸城中向時能搖尾告之是故知敵虛實如神）我軍入而縱火走定禪斬首七千餘級顯家乃退義貞亦欲收兵舟田經政扣馬説曰兵利在乘勢賊兵一

敗魄褫氣沮我因躡之乘勝連進可以獲其渠魁也義貞曰然即率三萬騎追之遇嶮逼擊遇夷遙射賊不得反戰伏尸狼藉餘衆走歸京師合於尊氏軍義貞進上華頂山望尊氏軍尊氏軍充塞京師不知其幾千萬也義貞計以寡當衆不可徒戰而勝乃令我兵略相識面者毎五十為伍卷旗撤號為敗卒狀混入彼軍待戰而起部二千騎遣之已而兩軍接戰六十餘合我軍毎勝以至日暮所遣三千騎在賊軍中揚旗並起賊軍大驚擾亂自相擊刺遂大潰奔我軍乘勝追之短兵急接尊氏迫蹙欲自刄者三義貞自桂河還陣京師尊氏親與顯家戰于四條義貞義助建旗五十流横擊之馳出其背義貞獨變服入賊中索尊氏不獲分兵追之日暮乃退還軍阪下誘尊氏還京師而間日襲擊之尊氏大敗走攝津義貞率諸將追擊又大敗之尊

氏狼狽航海諸軍爭舟而溺者數千人委棄鎧仗海濱二月乘輿還闕義貞振旅而還已而足利氏保聚西土遂擧九國兵而來尊氏兵艦蔽海而至而直義來自須磨旌旗弥天義貞令正成拒直義令義助氏明拒尊氏而自居其後賊先鋒七百艘過而東將自西宮上新田氏軍三萬欲先往拒之循岸而馳騎者如走舟者如追而兵庫無人矣賊後隊六千艘盡上兵庫與其

陸軍合以躡義貞義貞背生田林而陣迎戰終不利走義貞自殺數反擊馬殪而徒上丘待救敵環射之義貞揮二刀截十六箭小山田高家望見還救授其馬而留死初義貞屯軍西國嚴禁兵士妨農建榜路傍令曰刈麥者罪會高家絶糧潜出刈翠麥軍監某欲斬之義貞乃遣人救其陣反命曰營中蕭然唯有兵器耳義貞曰單士乏食是即余過也况高家忠勇何忍罪之乃鮮衣服償田主給高家以資糧高家深感其恩遂以死而報之義貞因得脫尊氏入京師使高師重等來攻義貞義助以諸將拒東阪

使公卿僧徒守西阪賊乃先攻西阪僧徒力不支告急於義貞義貞與紀清兩黨赴援擠賊干若殺數千人賊又攻東阪義助擊卻之賊終大走尊氏狹光嚴帝據東寺為城出兵京師義貞行破賊軍終抵東寺執弓注矢呼尊氏語之曰天下擾亂久矣雖曰皇芻之爭抑由公與義貞而已與其為一身苦萬民寧各以單騎決鬬決雌雄請送一箭箭軼門樓入尊氏帳中尊氏不

出義貞至五條賊四合義貞額中流矢流血被面乃令其騎皆西其馬首欲決死諸將来救之擁義貞潰圍歸山門我軍多逃亾尊氏佯乞降請帝歸闕密使人致款帝信而聽之藤原實世使人来告義貞營曰尊氏納款車駕赴其營公知之乎義貞時延見將士得報不信曰是使者誤信耳矣濃守堀口貞滿曰今旦氏明行義無故赴中堂吾固怪之請往詗焉馳至行在則乘

輿方駕矣貞滿揖進攀其轅泣其詞曰臣聞道路之說未知信否今乃信矣不審義貞有何罪而陛下乃同其聖眷以庇反賊耶當元弘初義貞奉辭伐罪殪元兇於旬日以除宸憂雖古忠信恐不能過自尊氏反已來又舉族勤王為陛下數冒萬死宗族死義者八十餘人而賊勢滋熾王師失利者豈盡戰之罪哉蓋天未眷聖德焉耳今日西駕之轅竟不可還乎則召義貞以下族屬見在者五十餘人賜死於御前然後發帝憮然項焉義貞與義助義顯率三千人入列階下色愠而禮恭上前義貞兄弟慰諭之其慰諭曰當尊氏反卿為其同宗乃挺歸義支傾扶廢終始不渝朕深嘉之欲仗卿宗族以鎮平四海天運未會兵疲勢

覺是以權講和議以待時焉耳本宜誅及而慮於漏泄欲臨期相告顧貞滿未之察也然由其言亦有所省朕聞越前地方多歸順者又有前所遣將士卿宜赴彼經略北陸以圖恢復以朕還京師恐卿得賊名今特以太子相附卿視之猶朕軍國之事無小大當由卿處分朕已為卿忍恥卿亦為朕努力言畢垂涙將士皆泣
莫仰視於是遂令義貞奉皇太子赴越前
義貞即夜造日吉祠納寶刀禱曰神鑒吾
忠義使吾行無恙得發兵滅賊即不得然
猶使子孫有再起者明日奉東宮及皇子
尊良北行舉族從之義貞以七千騎至塩

津土居得能氏遇賊兵自殺義貞終至敦
賀河島維頼氣比氏治迎入金崎遣義顯
義助於越後至杣山而敵以三萬騎圍金
崎義貞出擊走之義貞以河島維頼為鄉
導潛入杣山城杣山兵僅五百人甲馬不
備逗撓二旬金崎兵食馬馬盡無可食者
城兵力竭不能戰外城既陷長濱顯寛等
率五十人出鬪死尸相共食之力拒前門
義顯謂皇子尊良曰臣將種不可不死即
拔刀自樹左脇劃至其右奉刀於皇子而
伏皇子亦自刄而死藤原行房里見時義
武田與一氣比氏治等皆殉死義貞在杣
山常欲一戰雪恥間招聚義故尊氏聞義
貞未死也遣足利高經舉北陸兵來擊義
貞遣畑時能斜加賀兵攻拔大聖寺城遣
義助及細谷秀國入越前築三砦與高經
相持義貞欲必拔足羽而後西是時顯家
敗死其弟顯信與德壽等據男山帝手書

諭義貞援男山時大井田氏經等發越後
兵破普門富堅二氏進至越前義貞并其
兵將攻高經而詔書適至義貞感奮曰自
有源平氏未聞得天子親書詔者也因欲
直赴援用兒島高德策帝西狩之時高德謂其衆曰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見義不為無勇也盍要奪駕以舉義衆奮從之伏舟陝山而待久之不至遣人候之曰駕向山陰道乃間道至杉阪則已過矣衆乃散去高德悵恨不能去乃變服尾駕而行數日欲一見帝有所言而不得間於是夜入帝館白櫻樹而書之曰天莫空勾踐時非無范蠡○高德圖賛曰天步艱難之日潛候欲奪龍

蹕白庭樹書小詩獨自有帝心知自以兵三千備高經以二萬附義助至敦賀聞男山陷引還於是合兵專攻高經高經誘平泉僧兵修藤島七寨守之義貞以諸軍攻足羽至燈明寺前分兵為七隊以當七寨藤島兵擾動衆乘勢攀陴而登僧徒力戰過晡官軍勢卻義貞怒易馬攣甲引騎五十間道赴救高經出步卒三百救藤島義貞遇之於途敵隱楯亂射我兵不持排楯僅以身遮蔽義

貞耳從兵中野宗昌目義貞曰千鈞之弩不為鼷鼠發機義貞曰棄衆獨免非吾意也策馬而進馬被五矢顛于淖中義貞欲起有飛矢中顙度不可免終自刎而死年三十八

嚮者當天下大亂乘輿播遷楠正成等豪傑並起相共勤王而足利尊氏首鼠兩端觀望勝敗自非賊軍失利蓋不肯降也功微賞多遂冀非望害臣之忠義欲詭言陷之臣以五月八日起兵上野彼以其七日佐攻六波羅而曰臣聞京師復乃肯起兵以欺罔天聽其罪一也臣以五月廿二日率諸軍誅高時而彼之兒子率從士百餘人以六月二日入鎌倉而曰臣賴其兒子以成功其罪二也彼在輦下擅誅親王之卒其罪三也征夷之任在兵部親王而彼輙掠其號其罪四也矯稱官領務張威福其罪五也中興之業雖因天運抑兵部卿之謀策居多而彼百方讒講遂抵流謫其罪六也陛下心期兵部卿

之自艾而彼修私仇辱之牢檻讀史雜詠口痛哉虎狼窟萬死去如遺老賊曾寒膽一身繫安危皇室終偏安沈冤仲無時志士堪慟哭長失中興機○奎堂土窟怨詩曰帝子呑冤潛土窟稜稜鶴骨鬖鬖髮幽燈影青微吐烟天地長不見日月諫父元同扶蘇賢受罪飜似卞和刖憤氣填胸難自遣嘆聲時與梵唄發何物小臣逞逆威手抽白刄從後突直擠帝子騎其上欲刺早被利齒齧利齒齧刀刀鋒缺再刺洞胸刀皆血面目如生終不瞑畏靈持首投林樾五百星霜何忽忽欲尋遺跡無尺碣野草埋路高於人其中纔存一小穴上人傳言此即是我來拜跪如親謁憶起含冤入地心不覺失聲成嗚咽土窟怨兮長不消紫苔如血地上滑君不見千古別有同遺憾湊川風雨越山雪其罪七矣直義乘亂遂傳刄於兵部卿大逆無道其罪八矣此

八罪者天地所不容措而不論百敗將隨而至
後噬臍無及願陛下照鑒之速下明詔以誅伐
尊氏兄弟
史論曰新田義貞以源氏之冑役于北條
氏一旦幡然改圖欲安王室義旗所嚮若
疾風掃槁葉何其易也及與足利氏構難
攻城野戰互有勝敗而竟不免敗衂何其
難也蓋由政刑日紊人心思亂尊氏乘之
逞其詐力禁門不守乘輿再幸叡山尊氏
納款請還駕帝亦心知隨其姦計而勢不
能回與晉之機方決于此而帝面諭義貞
奬其忠義託以皇太子賴有此舉耳義貞
匡復之志不少懈弛誓天地以為心質鬼
神而無疑不幸勢去時不利智勇俱困繼
之以死其子姪皆能枕戈嘗膽屢興勤王

之師而卒歸於摧殘流亡豈非天哉至其
義氣貞烈則雖屈於當時而能伸於後世
觀其與足利氏爭權兩家曲直赫赫在人
耳目雖愚夫愚婦亦能知新田氏之為忠
臣寧為此而不為彼亦足使人辨邪正決
取舍而知嚮義矣其所關係豈鮮少哉
筱塚伊賀提鉄挺而出呼曰吾新田公親
兵筱塚也盍殺我以得賞賊皆披靡乃徐
行而去賊不敢追躡至今治浦見賊空艦
獨有舟人筱塚游而達之跳入船自名曰
送吾於隱岐手拔錨樹桅登船屋䶎䑩舟
人畏怖送至隱岐以終身

義與鬬於海濱斬三騎馳貫賊陣左轀斷
委地乃挾刀于腸俯結之賊群至擊其項
及背義與不為動結畢憑賊賊驚走義與
路由矢口渡江戸堯寛欵舟人鑿舟腹而
納之載至中流拔衲泅去伏兵夾河起舟
將沒井伊直秀手撫義與義與瞋眼曰悔
陷豎子計剚腹死
村上義光從護良親王逃入吉野已而賊
將二階堂貞藤等大兵來攻護良親王親

戰不支義光僞稱護良親王死賊軍力戰七晝夜不
能克吉野執行岩菊丸率兵嚮賊軍素諳
地形請夜繞軍後夾擊之自山後縋入火
城前後急攻外城已陷護良親王戰數合
甲著七矢頰腕中兩及流血淋漓退入幕
中命酒與將士訣左馬頭村上義光酣戰
被箭十六遽來跪曰事急矣請假臣鎧裝
代大王死大王乘間出走王不許曰死則
同死何忍相棄義光奮激起自解王鎧著
之登譙樓遙望王去遠乃大呼敵軍曰先
帝第三皇子護良自刄汝等行為大兵致
死視以為式乃割腹抽腸以投于壁而斃
子義隆從王拒後賊追及王義隆留戰死
王終得免走高野山○藤田彪正氣歌曰
吉野酣戰日又代帝子屯○讀史雜詠曰
山河氣鬱盤一門鍾忠烈崎嶇從戎王日
夜竭臣節維父與茲子捍衛同殲血我王

苟得脫何顧身屠裂精誠皎如霜終逐天日沒

菊池武光討一色直氏于筑前大克之大友氏時少貳賴尚等皆降武光義詮遣兵助氏時賴尚擊武光武光方討畠山國久于日向氏時據高崎絶其歸途武光不顧進攻國久走之乃還氏時不敢要擊賴尚以兵六萬來攻武光發八千人奉將軍懷良夾筑後河而陣筑後河九國第一大河也一名千歲川武光以銃兵先涉賴尚卻保大原武光夜遣

子武政等潛兵因河水亂軍聲以襲之因大戰懷良被創北畠顯信等死之武光身先士卒馬傷冑裂斬一敵將奪其馬與冑復進大破後遂病卒賴襄下筑後河詩云文政之元十一月吾下筑水僦舟筏水流如箭萬雷吼過之使人竪毛髮召民何記正平際行客長思已亥歲當時國賊擅鴟張七道望風助豺狼勤王諸將前後沒西陲僅存臣武光遺詔哀痛猶在耳擁護龍種同死生大舉来犯彼何人誓剪滅之報天子河亂軍聲代銜枚刀戟相摩八千師馬傷冑破氣益奮斬敵取冑奪馬騎被箭如蝟目眥裂六萬賊軍終挫折歸來河水笑洗刀血逆奔湍噴紅雪四世全節誰儔侶九國逡巡征西府

棣萼未有向北風殉國劍傳自乃父嘗卻明使壯本朝豈與恭獻同日語丈夫要貴知順逆少貳大友何狗鼠河流滔滔去不還遙望肥嶺鬱南雲千載姦党骨亦朽獨有苦節傳芳芬聊吊鬼雄歌長句猶覺河聲激餘怒○讀史雜咏曰菊家十五龍超脫推十郎八千勤精銳主帥是懷良前軍少不報見之鬚髯張大呼進陷陣硼礚動穹蒼河流壯軍聲白日添劍芒滿身都是膽跳盪誰相當一噓炎爐氣吐為萬大光英爽五百歲於今凛秋霜酹酒亦自酹不知引數觴何當強人意萬古扶綱常

名和長高討奉帝于船上山令長重等五人擐甲走迎帝跪御舟傍帝欣然長重被薦于甲背負帝登山藉木葉進食長高欲

移倉粟于山募村民能運一擔者賞錢五百一日致五千餘石乃盡燒其宅率百五十騎以護行在因樹植柵列扉為垣氏高遣布旗數百煤印近國諸豪章識張之山上明日清高以兵三千自山前後来攻望見旗章不敢進我兵蔽林而射射殺一將敵八百騎乃來降清高在山後未之知也更兵急攻會日且入大雷雨長重長生乘而疾擊擠賊于谷塵千餘人清高單舸逃

去帝授長高左衞門尉兼伯耆守賜名長年帝避賊於叡山之日從義貞扞禦路人指名和長年曰正成忠顯等既死獨有此人及戰大敗長年退至大宮巷自閉後門與二百人力戰死長年圖賛曰潛龍飛出海島舉族首唱征討計畫行在安危忠義滿山旌旗○讀史雜詠曰巨川失舟楫何以得利涉朕有一長年實是巨川楫匆卒受顧托頓見風雲合揭竿糾義旅俄頃奏奇捷三木與一草元勲誰得及前無斯人殆同蕪木急諸公雖或勞寧仰中興業

右五名本傳中或載焉或不載焉而其本傳中載焉者今又載于此者聊詳其終始耳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七終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八

播磨山崎　横尾謙　纂集

闕城書

准三宮源親房

源親房具平親王之後權大納言師重之子也家稱北畠或中院永仁延慶間累進叙從四位下歷右近衛中將左少辨任參議元應元年為中納言叙正二位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元亨三年陞大納言為世

良親王傅元德二年世良薨親房悼甚因剃髮號宗玄親房歷事五朝素有時望其罷官退居僉謂朝家為悴元弘三年車駕還自隱岐親房復出仕因授從一位准大臣冬親房子顯家為陸奧守奉義良親王出鎮陸奧出羽親房輔之後還京師及足利尊氏討北條時行或告其懷異志帝始疑尊氏將誅之親房與中納言藤原公明諫曰尊氏功大而罪未著不可遽加顯誅

也請姑察其動靜帝從之欲遣使詰問使未發而尊氏遂反延元元年尊氏犯京師親房從駕延曆寺既而帝納尊氏降還京師公卿將士不欲屬尊氏往往走諸國親房乃走伊勢三年顯家戰死安部野結城宗廣奏請重遣親王鎮陸奧詔以親房子顯信為陸奧介鎮守府大將軍奉義良親王徃鎮親房又為之輔宗廣等從焉海上遇大風與親王及顯信相失親房船漂至

常陸東條浦乃據阿波崎神宮寺二城敵兵來攻二城尋陷親房奔依小田治久于小田城令宮内大輔伊達行朝據伊佐城遣近衛少將藤原實寬于下總守駒城招緝東北諸國親王及顯信還至伊勢會帝崩親王即位是為後村上帝時帝猶幼冲不能親政事親房遂奏令權大納言藤原實世權中納言藤原隆資總括機務帝從之四年冬高師冬率兵來圍駒城分兵攻

小田城興國元年夏師冬陷駒城擒藤原實寬既而官軍復起攻復駒城乘勝拔敵數城師冬火營而逃是歲顯信至陸奥鎮府明年親房迎陸良親王于小田城奉之夏高師冬再率大兵來攻小田城築寨寶篋山上相逼親房出兵擊而敗之請援于陸奥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死親朝竊通謀於足利尊氏以故不時遣援相持數月治久亦叛降于師冬親房乃退保

關城源顯時奔下妻保大寶城關城氏部少輔宗祐之所守也師冬引兵屯于兩城間親房顯時出擊敗之敵更築長圍為持久之計親房數請援於親朝手書懇到曉諭百端親朝不果城中益困明年春又贈書親朝又辭以兵寡親房遣僧宣宗徃命顯信來救且諭親朝發其子弟從之親朝不聽四年夏敵將結城直朝率其徒先衆進攻親房出兵擊之斬直朝餘衆散去高

師冬更令士卒運草填濠又募礦夫鑿地俄而土崩夫皆壓死敵又樹重柵於城下城兵出爭之悉拔其柵敵不敢近既而親朝遂叛降足利氏親房棄城走歸吉野七年帝御男山遣兵討走足利義詮乃使親房及子顯能先入京師總決諸事九年薨于賀名生親房所著有職原鈔古今集註東家祕傳元元集二十一社記等世以其博洽與藤原宣房源定房併稱嘗讀宋人司馬光資治通鑑於大義有所見親房深歎中興不終皇統垂絶乃推本皇祖建國之意著神皇正統記上起于神

代終于興國初揭皇統於已微以明神器之有歸其明微扶正議有合于春秋遺旨云○讀史偶論曰親房偕其子顯信奉義良親王徃鎮奥羽海上遇颶風舟楫四散與親王相失漂至常陸依小田治久招輯東北兵士高師冬率大衆來攻親房擊敗之後治久以城降于賊親房走保關城當此時關東八州皆歸足利氏其屬王室者不過數城而或潛通于賊或觀望伺時變獨親房擁區區之衆內有兵困糧竭之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相持九月賊兵日益盛因貽書於結城親朝乞援親朝已貳于尊氏終不赴救乃棄城歸吉野輔相幼主捍禦強寇屹為南朝元老先賢稱為有諸葛亮之風豈虛詞哉予讀其所著神皇正統記有深感焉昔班彪作王命論以諷隗囂使知漢祚之復興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規桓溫使知神器之不可覬其用心亦

忠矣親房此書憤叛賊燮王室揭皇紗於既微明神器之有歸使亂臣賊子知正紗決不可桼天威決不可犯其維持萬世綱常非班彪鑒茜所擊繫先賢以為得春秋遺意若親房者謂之文武之良相孰為不然邪

去复與賊相持小田城守拒良苦所仰惟在貴境之兵飛檄連乞前得報書聽出兵相救許至仲冬而治久畏懦遂叛附于賊移動之後又亘三月前後九月未見一人相援也形勢益蹙卒伍益減窘可知矣方今阪東官軍所保下妻眞壁中郡西明寺伊佐關六城耳而關城宗祐竭

力防禦守備粗全而賊圍已久漕驛路絕不得白晝出行兵罷糧乏賣馬鬻甲以過旦夕炊骨易子之患復將至也下妻則主將幼冲其下爭權顯時朝臣奉陸良親王撫馭士卒雖略安戢然浮言不已亂遂將內發眞壁則法超雖躬厲志節而舉族離貳或潛通于賊法超眞壁城守將之名而其姓缺蓋常陸平氏之族眞壁氏也中郡顯時朝臣僅分差部下守之兵已單弱加之儲蓄日匱不可恃焉西明寺地勢隔絕消息不通以上五城危如燕巢幕唯

伊佐以行朝朝臣忠義不撓可以保堅守然本城下妻失守恐孤城勢難支也足下向以兵寡難出征為辭故累書云足下若不能親至則觀兵于國堺亦足以張聲援也而猶不見聽軍情爭得不困沮耶夫戰危事變在呼吸援之不時及則兵雖多何為哉況賊屯兵于府踰年力竭糧乏更過旬月城兵悉為肆中枯魚矣當此時注以江海水亦何所益也往者贈一位在鎮之日聞賊發拔袂而起見兵無幾疾驅赴難幾千

里而建大功及再入援也則人懷危疑道值梗塞敗于國府危于靈山遂乃轉鬪抵畿內如其倉卒喪命天實使然非戰之罪也忠孝之道即無憾矣由此觀之兵之發不發在志之至不至足下儻能奮然分部兵以見赴則伊達以西郡縣豈無響應者耶今日時勢急如星火其所願瞬息之頃不喪所持以餘命報先皇也大義著心死而後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也其言也善恐再信難續敢盡言之夫我國者天

祖經始之地日神紵領之州聖聖相承所歷九
十五代誓及無窮不容違越凡圖不軌者不旋
踵而殄滅尊氏何為者罪惡貫盈未之前聞而
盜據中原已七年矣何幸也在昔逆臣如平將
門六年而滅安陪貞任十二年而夷則彼之顛
擠天將待而發也自古大姦宄徒所以能保首
領於歲月之間誠以其智勇有過衆也非有偉
度遠略可以庇其子孫而家奴師直憑藉虎威
陵轢世家將種跡其宄虐浮乎前日高時之事

也所謂世家本皆王臣保元平治以來降隷源
平之家承久之後又降屬陪臣北條氏覩爾家
譜豈不心愧方今遭逢聖運再興不啻本領如
舊親承綸言錫朝爵際會如此乃貪利愛死同
逆屈節可謂文武之道掃地矣復何面目見祖
先於地下哉足下曩祖秀鄉朝臣夙著勲于國
後世子孫屹為名流如平清盛源頼朝論門閥
豈遽出其右耶及其奉王命指麾將帥反頫首
服事之雖勢不得已是豈其所樂是以上野介

朝臣忠慨中發推誠上下使人至今不能忘也
親光朝臣相續死節足下父子為其嫡流當繼
前志以耀後昆而更懷依違觀望之計乃祖之
神其將怒且罰也近者所在小人羣集浮議或
曰宜堅守城壁斂鋒養力察天下形勢若尊氏
得勝及時降附門戶可保或曰設使關東諸城
失守據奥州之險足以延歲月窺賊之失利徐
起而圖其後大功可成也或曰興廢之際有命
存焉宜熟得失須時而動也如贈一位忠節雖

大勲業不遂覆轍在近可以鑒焉想足下亦豈
惑此說乎雖僕親故亦或持此議以危予所為
而況於其他疎遠人士乎是固不足介意然有
害于大義不得不辨也予家出自皇族世遭昇
平所習朝儀典章至於邊遠兵革之事素所不
諳宜乎其處置乖方不足服人也顧身為前朝
遺老奉今上于間關受顧命于彌留方據孤城
以控八州恐一旦隕命四方解體賊又乘時侵
寇奥州忠義惡得不潰叛且三位中將出鎮三

年未能建功資性淺劣傍無輔翼而衆情反仄
危殆之甚如抱薪而寢于火上也親房死後可
與濟事者誰今日足下有異圖則已矣欲全忠
貞豈無遠慮昊天爰臨鬼神有靈惟為天下言
非敢愛餘命也
史論曰親房學植德望冠冕一時閑城之
圍急睢陽而親朝覲望之罪浮於賀蘭進
明親房恢復之志百折不囬獨以招討為
己任今讀其移書聲容悅若相接苟有人
心者孰不奮發而激勵乎其子顯家顯信
皆能死節忠義萃一門盛矣哉○讀史贅
議曰源義朝之殺父也雖出于君命而未
嘗無救之之道苟欲救之請損己賞而贖

其罪則聽請捐已命而代其死則聽義朝
計不出此而忍殺之其罪亦甚矣噫是北
畠親房之論也親房為南朝元老輔佐正
統天子於一隅者數十年稱為維持名教
宜其議論之正如此○謙讀日本外史補
其開卷敘北畠氏且其敘論云以朝堂搢
紳之臣居帷幄節制之任與新田楠氏方
駕並馳者唯北畠氏為然至其功亦不出
楠氏新田氏之下云謙不覺撫掌歎賞焉
夫親房公學殖德望實今古屈指之人也
且其勤勞于王事不待言至其子孫亦皆
為南朝藩屏而世稱北畠氏之勲迹寥寥
無聞矣雖外史之書楠氏記中附錄而至
其子孫最略焉謙常恨之而今見外史補
所云云謙所恨者渙然冰釋矣嗚呼公險
阻艱難中以疾薨而其子其孫奮發相繼
愈戰愈攻而終始一節竭其所事不落其
家聲所謂忠孝萃于一門者是所以外史

補敘其事而無遺又論其功而不置也謙
此書中起北畠氏篇其亦固非無謂也○
詠史曰櫻井訣兒期死人越山流箭刎頸
人南風不競悲天數空向筆端誅賊臣
源顯家大納言親房長子元應嘉暦間敘
從五位上累進兼侍從左近衛少將元弘
元年任參議為左近衛中將時年十四是春
帝與中宮及永福門院幸權大納言藤原
公宗北山莊觀花帝親吹笙顯家舞陵王
容貌閑雅俯仰中節觀者嗟賞舞畢
將退帝召還更舞一曲賜物賞之建武
元年以功敘從二位二年兼鎮守府將軍
詔奉義良親王與新田義貞俱攻足利尊

氏于鎌倉顯家集兵國內不能時發乃率
見兵轉戰而前延元元年抵鎌倉尊氏既
已西上時東北諸將新田義與千葉貞胤
來屬兵凡五萬尾尊氏晝夜兼行至近江
使大館幸氏攻拔佐佐木氏賴觀音寺城
斬五百餘人帝遣船七百隻迎顯家從湖
至延暦寺與義貞攻園城寺克之遂與諸
將分道攻尊氏顯家以二萬人自粟田口
放火而進尊氏望之曰北畠殿來吾不可

不親當也率數十萬人禦之戰數合衆寡不敵顯家兵善戰尊氏不能破竝解而[illegible]義貞因縱兵突擊尊氏敗走又出兵豊島河原再攻尊氏顯家先登諸將繼進大敗之尊氏西走乃與義貞振旅旋京師兼右衛門督檢非違使別當時尊氏黨與蜂起於是顯家奉義良親王復如陸奥詔併管常陸下野二國後為鎮守府大將軍尋拜權中納言進攻相馬胤顯于法華堂相馬

光胤于小高城斬之三年春陸奥將士多應尊氏攻顯家顯家戰不利與結城宗廣奉義良親王保靈山城敵又來圍先是帝御吉野官軍復振新田義貞遺書顯家勸發兵上道顯家未發會帝遣修理亮江戸忠重敕顯家曰朕向還幸京師而足利直義負約處置失方殊乖朕意今移蹕吉野促諸國義徒以圖恢復卿須率官軍速赴京師庶賴卿力平定天下特以朕意諭宗

廣等令輸忠節顯家乃以敕示宗廣等衆咸感激士氣益奮因移檄徵兵宗廣之族及伊達信夫南部下山族等六千餘應之顯家乃發靈山至白川關管内兵士來赴幾十萬進至下野駐宇都宮數日休兵馬而發足利義詮兵扼利根川會霖雨水漲衆不能涉顯家部下齋藤實永及弟豊後次郎亂流而進餘衆隨涉水為之泛溢西岸敵欲防之中流溺死者無算大潰而走

顯家入武藏府駐五日宇都宮公綱來屬顯家遣兵攻芳賀禪可降之與北條時行新田義興攻鎌倉走義詮敵將斯波家長退據杉本城乃遣兵攻拔之斬家長三年率兵赴京師士卒侵掠恣暴所過焚蕩比至尾張藤原昌能堀口貞滿引兵來會兵勢彌張沿道敵軍桃井直常土岐賴遠等往往起蹤後衆至八萬餘顯家駐陣青野原與賴遠等戰却之會尊氏遣高師泰拒

黒地河賴遠等又至顯家前後受敵取道伊勢将赴吉野師恭追到雲津河撃卻之休兵奈良集諸将問計結城宗廣曰不破黒地徑詣行宮帝若有問無辭塞責我兵雖疲足復京師萬一挫衂暴屍於王城之下亦可洩憤已從之未發尊氏遣桃井直常邀之顯家兵疲不能戰潰走顯家逃河内收散卒據男山軍聲復振尊氏遣高師直攻之顯家據險深塹士皆力戰敵軍不

利師直慮河内攝津官軍與顯家掎角留重兵圍城身陣天王寺絶援路顯家出城與戰大敗從二十餘騎将突圍奔吉野手自接戰敵兵合圍竟没于陣時年二十一

羅山文集曰顯家以功仕鎮守府将軍再赴其國既而西軍侵洛乗輿南幸顯家復董大軍以發途先攻鎌倉追撃義詮路中所所每戰有利嗚呼黒地河之陣官馬難進安部野之露戰骨不乾天命不遂可憐可哀

源忠顯内大臣有房孫權中納言有忠子也家稱六條或千里又禪林寺弱冠喜騎射以博賭酒色為事有忠絶不為子仕為左近衛少将後醍醐帝潛幸笠置忠顯扈之及笠置陷被虜帝御六波羅南方北條仲時北條時益特放忠顯及中納言藤原藤房給事左右既而從帝適隱岐明年官軍所在竝起隱岐守護佐佐木清高日夜巡警行在以防非常然衛士多竊欲翼戴者冨士名義綱奉旨往出雲招集兵士為鹽冶高貞所拘帝遅之數日不至乃與忠

顯謀託以三位局產期在近移就外舍乘昏而出道斥輿步行獨忠顯從焉扣路傍民家問千波湊主人熟視帝對曰湊去此五十町許路多岐易迷請為郷導負帝到湊求舟御之舟人亦以為非常人曰今日得奉此役是生涯之榮耶請所在忠顯密謂之曰是即天下之主急欲届出雲伯耆之間指形便之地赴之事成賞以邑土舟人喜觧纜疾馳佐佐木清高發舸追及人

皆驚愕不知所為帝謂舟人曰勿怖第埀釣舟人乃匿帝及忠顯船底覆以藁魚使柁工水手列立其上盪櫓而身坐釣賊上御船偏索舟人徐問曰公等何索賊曰主上逃去必在海中舟人詒曰今夜子刻有船出湊一人烏帽一人冠簪纓之客也今行可五六里乃遙指曰船猶在彼追兵轉柁去須臾敵舸百餘艘又追至駛如飛會風止御船不得進帝拔佛舍利于海黙禱

俄而風起敵舸西御船東漂蕩數日經出雲到伯耆大阪湊忠顯登岸問路人曰此地亦有武人耶人答以名和長年忠顯遣使造其家宣旨委託長年即起兵奉帝幸船上山軍勢大振忠顯以功為藏人頭左近衞中將赤松則村攻北條仲時北條時益于六波羅不利忠顯奉命将兵往援之路收降兵幾得三萬人但馬守護太田守延奉恒良親王舉兵至丹波筱村適與忠顯會忠顯因奉恒良親王進陣西山峯堂時僧良忠陣于男山赤松則村陣于山崎忠顯恃衆自欲專功孤軍進入京師令軍士綴帛鎧袖書風字以為號與六波羅兵戰不利守延死之忠顯引軍還峯堂議欲退軍兒島高德苦諫止之忠顯怯懼即夜奉恒良親王奔男山時足利尊氏自内野赤松則村自東寺入京師忠顯亦自竹田入戰大克進圍六波羅忠顯令曰緩攻曠

日千鈞破兵捨彼來救則腹背受敵宜先其不來急攻而拔之軍士連車數百兩撤屋材山積車上推至城門下火之以燔門樓北條仲時時益遂挾光嚴院東奔忠顯得神鏡于北山莊奉安禁中車駕歸闕忠顯率從兵五百前驅以備非常以功賜三大國及邑數十所為食邑為彈正大弼叙從三位并參議足利尊氏之犯闕忠顯與結城親光名和長年等拒之大戰于勢多

延元元年削髪尋與近衛少將藤原雅忠拒足利尊氏于西阪戰敗而死忠顕圖贊曰中興尊爵之榮三木一草之名雖之鞱略殲賊竟克致身殉國○弘治三年七月顕能薨顕能為人忠勇常以恢復為任其志見吟咏生二子長子顕兼嗣次子顕俊為木造城主因稱木造氏當此時顕家顕信子孫皆微而顕能之後獨顕于伊勢世襲國司管轄南伊勢五郡伊賀名張郡大和宇多郡紀伊熊野及志摩以藩屏南朝云

皇朝靖獻遺言卷之八終

讀皇國靖獻遺言

雲階魑魅走海壑毒虵
横狂浪呑地盡天柱憯欲
傾々語支傾覆誇々熱
血痕嘔出臟々腑塗抹
大乾坤日月爲之明徑
常爲々張神州亘大氣
充飫萬丈長岩氣久不
淪一々賢汗青讀之亂
臣死讀之賊子逡遁凜乎
挾風霜一部勝麟經

讃岐日柳政愬草



書皇朝靖獻遺言後

當　王政維新之今日不可不以事務之
功報洪恩之萬分而謙迂拙陋愚無一事
務所長苟無所長則無由建功也既而謂
以文字上之一事報其萬分如何一日讀
淺見氏所著靖獻遺言勃然感起曰夫可
報之一事在于此矣因倣其體裁就新古
諸書刪增折衷以得八篇名曰皇朝靖獻
遺言嗚呼淺見氏編集卒業經八年之久

云謙僅々數月而脫稿其輕卒疎漏可大
笑也雖然謙特以所揭遺言為千古之標
準又為自家之目的焉其他疎漏而輕卒
者豈敢區々關係哉後之讀此遺言者有
察于此則謙一事之功亦稍見焉或評靖
獻遺言曰其忠奮義烈與日月爭光與山
岳競高謙於此皇朝靖獻遺言亦云時明
治五年春正月上浣横尾謙七謹書

明治六年第一月　御免許

同　第九月　刻成

纂輯　飾磨縣貫属士族　横尾謙七藏板

發兌三書林

大阪心斎橋通安堂寺町　田中太右衛門

同　塩町三丁目　三木平兵衛

同　堺筋通長堀橋南詰　真部武助

中根淑　著

慶安小史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府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府刻本影印

明治九年一月上木

中根淑著

慶安小史

中根氏藏

序

距今九年前余遷於駿河幽居無事乃欲輯録古今書籍以修駿河國誌先作其國人山田長政由井正雪堀部金丸等傳既而俗累牽纏東西轉移竟不之果也去歲冬余卧病終日閒暇因出舊稿閲之雨痕漫漶鼠嚙縱横殘壞居半就中由井正雪傳得稍完於是尋思推讀寫為一卷且改之題名曰慶安小史抑余之為是書其意在於

脩駿河國誌而已而令獨傳之一那其素志也雖然天下之事不成於其所期而成於其所不期者國多豈獨是書也哉嗚呼豈獨是書也哉

明治九年一月　中根淑撰幷書

慶安小史

中根淑　著

豐臣秀吉已定天下。以其鄉尾張中村里。爲湯沐邑。復其租稅。又移其宗族故人于大坂村。人有吉岡治右衛門者。亦移家焉。治右衛門有弟。曰兼房。兄弟同居。染衣皂以爲業。兼房善擊劍。傍開門教弟子。一日遊京師。會禁中有鬪雞之儀。兼房往見之。觀者雜沓。衛士援棍呵止之。誤擊兼房。兼房怒奪棍欲鬪。立殺數人。踰牆遁。裾絓而倒墜。衛士攢鎗刺殺之。石田三成之亂。治右衛門出妻。獨如澤山。爲造旗旒。及三成敗。爲京兵所逮。既被宥。流寓諸國。遂至駿河。家于由井驛。娶驛長女爲妻。生男。稱富士。時慶長十年十月也。富士幼喪母。獨與父居。居數年。其父託富士於邑中寺僧。讀書學字。九歲能講詩。衆奇之。元和元年。大阪亂。二世將軍率兵西上。路過由井。上人縱觀私議其成敗。或曰。大坂天下第一名城。且以大兵守之。不必拔也。富士哂曰。諸君不能治其田畝。而人之軍旅之憂可笑也。衆怒詰之。富士曰。吾請爲諸君諭之。古人曰。將之無才。奈城與士。秀賴媮惰。非將人之器。則城雖堅。士雖勇。不足恃也。當今之時。分遣其將士於四方。制敵於百里之外。或可以僥倖萬一矣。計不出於此。坐俟大兵至。不可謂有謀。且以將軍父子之雄。擧天下之兵。加之區々一孤城。其易如推朽破卵而已。既而大坂陷。衆益奇之。先是。有高松半平者。通曉兵學。仕豐臣氏。大坂滅後。客遊四方。遂至由井。寄寓僧舍。富士事之甚恭。或乞閒。問古今英雄之事蹟。一日問半平曰。豐大閤之祖爲誰。曰。大閤父筑阿彌。實爲尾張農夫也。何系之有。富士慨然曰。大閤匹夫。而能爲關白。我豈不能爲將軍乎。半平笑曰。諺云。求如挺。得如鐵。尙常思之。不失爲佳士矣。自是富士常以興家爲念。居無幾。治右衛門病沒。臨終。乞寺僧。以富士爲僧。富士惡之。佯爲啞。爲僧侶所厭苦。姑夫關原清兵衛。哀而養之。富士日攜竹竿。釣于山澤。而陰木刀試刺擊。騁騎野馬。馳驅山谷。如此數年。一日富士謂清兵衛曰。吾非啞人也。吾父嘗欲以我爲僧。吾心甚賤之。故姑裝病以絕僧徒耳。大丈夫不得志則已。得志則擧大名。安能鬱々被緇衣。以終身乎。聞豐臣秀吉。起於布衣。戡定天下。位極人臣。我甚慕之。我亦欲歷遊四方。按山河形勝。以成我之所志。叔父幸見許。清兵衛不得已而聽之。於是富士自改正雪。稱民

部以由井為姓。乃理行李。辭而出。誓曰、不穿錦袍、
不復還也。自是正雪遊畿甸之間。察山川之形勢。每
聞有擊劍操槍之士。輙往較其技。是以技益進焉。嘗
如加賀經山中。迷失路。投獵夫家。老嫗曰、甚矣上人
之好客遊也。正雪曰、何謂也。老嫗曰、昨有一士過吾
家。亦君之徒耳。正雪欲見其人。次早辭去。每行蹤其
所之。至越前鯖江。會日暮。入路傍廢祠而息。夜已四
更。有一士挈人首而至。置之堂上。復出。正雪獨語曰、
無乃老嫗所語之士乎。竊取其首而匿之。其人還索
首。不見焉。搜祠中。忽見正雪在。叱曰、若胡為者也。正

雪曰、吾駿河人。由井民部叻也。而子為誰。對曰、吾北
條氏遺臣金井政國也。正雪出所匿之首。且問其故。
答曰、余日間因事殺人。故欲葬其首以修冥福也。乃
埋之祠傍。政國言於正雪曰、吾是好會。欲與試劍法。
何如。正雪曰、固所願也。乃焚柴取明。木刀相擊。政國
感正雪之技倆也。執弟子之禮。期後會而去。正雪西
如肥前。過天草海濱。遇一老翁坐磯垂釣。翁顧謂正
雪曰、子得非客士。曰、然。曰、子周流天下。見真英雄乎。
曰、否。吾見武夫多矣。然未曾有過我者也。翁哂曰、子
之所言、匹夫之勇耳。老夫之所問、將人之器也。夫將

人者、上察天時。下明地理。而行之以人和。其發兵也。
運籌於方寸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而又有幻法者。
以佐之。所謂幻法、孫臏孔明之所秘而不言。而行軍
莫先於是也。正雪謂其非常人也。跪而請教。翁熟視
正雪曰、子必生事于天下。而餘亦秉志者矣。吾故小
西行長遺臣森宗意也。君家滅後。隱此地數年以待
時。至子真可傳吾道者。乃投竿化為一大魚。乘焉而
逝。洋々自在。正雪見之驚服。因就其舍。師事之居半
歲。盡得其術。乃辭而東。如紀伊。主劍客關口隼人。講
兵法。弟子大進。國主德川賴宣聞其名。召而見之。教

之試騎射。正雪跨馬挾弓。馳驅如飛。連發皆中。賴宣
大賞其能。欲祿之。三浦長門諫曰、正雪通曉兵法。勇
智無比。然臣竊聞、彼常修幻法。驚人耳目。夫幻法洋
人之所傳、而國家之所大禁也。今擧此以教士臣。他
日必生大害矣。不若陽賞之而陰遠之也。賴宣從之。
正雪怏々而去。如美濃。過青野原。遇僧與俱往。僧折
路傍大樹。踞而息焉。正雪見之大驚。強問其名。僧曰、
吾別木氏。吾父嘗仕豐臣秀賴。後為酒井讃州所捕
而死。於是吾潛入江戶。欲為父復讎。為松平信綱所
摘發。不得志而奔。削髮潛行四方。以終年而已。正雪

謂其可寄大事也。密告其意。因問曰。方今以武顯于江戸者為誰。列木屈指。以柳生但馬北條安房楠不傳以下數人對。正雪首肯而去。列木後更姓加藤。稱市右衛門。正雪遂入越後。會山賊數人要路。正雪揮刀。縱横擊之。賊魁服其勇。請改惡事之。正雪問其姓名。對曰。僕為熊谷三郎兵衛。實武田氏遺臣也。僕黨有壼内左島有竹作右衛門者。皆慧巧可用。僕而見赦。請與二人生死事之。正雪聽之。約後期而去。遂北入陸奥。旋至江戸。依楠不傳。委質學兵。不傳者自稱楠正成之後裔。講兵教子弟。正雪曲意媚事之。為其

所信任。不傳有女。許以其門人和田主水為壻。而未婚也。門下有鵜野某。挑其女。正雪陰知之。一日與鵜野語。附其耳曰。子知近日之擧乎。鵜野曰。否。正雪曰。子挑主公女。主公憤怒。將殺子以解主水。鵜野大懼。正雪乃授計。因大激之。鵜野見主水曰。正雪阿事主公。主公偏愛之。欲以易君。然慮君之必報怨也。將以計除君。期在近。不敢不告。主水聞之且驚且怒。欲及其未發先之。一夕不傳外還。正雪從而後。主水要之路隅。衝刺殺不傳。將逃。正雪至即拔刀斬主水。不傳女聞其父死也大慟。遂削髮為尼。時寛永九年十月

也。不傳無嗣。宗族以正雪之復仇也。使之承其家。正雪為人。沉毅雄辯。為衆所畏服。嘗讀平語。著評論若干卷。是以人咸稱其才學。諸侯聞其名。爭聘之。而德川頼宣臣士来學者最多矣。當是時正雪密招黨。故關原清兵衛自駿河往。金井政國加藤市右衛門熊谷三郎兵衛壼内左島有竹作右衛門鷺坂甚兵衛等。稍々来集。正雪皆薦之於諸侯。又多蓄工人。為諸侯製甲冑弓矢。初大坂之役。長曾我部盛親被虜。與其子皆處斬。仍有一兒。其母抱之而逃。出羽。依其父丸橋田流。兒已長。冒丸橋稱忠彌。為人白皙長身。力

兼數人。善揮十字槍。其友芝田三郎兵衛嘗至江戸學兵術業成。乃召丸橋于出羽。其開門。教弟子。時有奥村八右衛門者善射。與芝田丸橋友善。一日謂忠彌曰。頃日楠正雪以武顯于天下。盍一往嘗試之。忠彌曰。諾。乃往見之。正雪豫作偶人。機活靈動。使奥村射之。再發皆中。正雪與忠彌。執槍對較。格闘稍久。忠彌乂正雪槍而擲之。正雪直薄忠彌。捽而伏之。已而置酒饗二人。正雪意忠彌之膽氣可用也。咸稱譽其技。以誂之。由是二人情交日密。獨奥村不屑正雪之為人也。不復訪也。忠彌常慨其家滅。欲乘時興之。正

雪密知之。偽造其父感親歌箋。問忠彌曰。子之家系。出乎誰。忠彌以實告正雪曰。吾向西遊於土佐。得乃父真蹟。藏之久矣。因出箋與之。忠彌感激泣下。深德正雪。於是正雪又諷忠彌以誘芝田世傳德川信康之自盡也。其刀青江村正所鑄。是以國家以村正刀為不祥。士人皆不之佩也。芝田欲見正雪之志。乃齎村正刀。示之曰。及利價廉。君盍買之。正雪視其刀。大悦。固請之。於是芝田始覺其有叛心。而亦深結托之。吉田初右衛門者。小字曰菊丸。其父明石則遠事豐臣氏。大坂陷後。菊丸赴江戶。固有膂力。忠彌使人誘

致之。以為己黨。吉田又薦其友僧廓然。廓然本姓別所氏。嘗出路。見牛車任重。牛不進。廓然輙推車行數町。衆服其勇力。至是皆為同盟。正雪益集黨人。密稱奉德川賴宣密旨。於是天下不逞之徒。漸來屬焉。既而三浦長門至自紀伊。聞正雪出入其邸也。曰。此速禍也。即命藩士絕之。因逐關口隼人等數人。正雪感奧村之武技也。使忠彌屢請之。忠彌勸奧村。其訪正雪。奧村辭。強而後可。正雪與奧村圍碁。幾輸。忠彌手為擊鼓狀。謠曰言執言牽。于鞍之前。正雪悟。竟得贏之矣。奧村故發怒。遂與一人絕。當是時。松平信綱為

若年寄。將朝。覲一士立湟上。而望城中。使問其名。對曰。丸橋忠彌。信綱乃留輿召見之曰。吾耳子之名日久。而今得始面。他日有閒。幸見過我門。忠彌拜辭。明日往謝之。及語之正雪。正雪蹙眉曰。止。傳不云乎。誠於中。形於外。閣見人甚明。而子數往見之。後必不利也。忠彌曰。諾。已正雪大會黨人。謂之曰。我欲誘諸侯之兵以擊[illegible]事久矣。而幸慶未會。日月如流。老將至。及今之時。欲洗心改慮。以保天年。何如。衆默然。忠彌等進曰。君何為出此言也。顧自君作是圖以來。已多歷年所。是以恐人心之叛去。以此試吾輩矣。雖

然。吾輩已委命於君。豈敢有貳心。且聞閒者同盟之士日滋加。以是橫行天下。庶可以逞志矣。何必誘諸侯之為。正雪笑曰。吾姑試卿等焉爾。因謂衆曰。吾欲煩諸君。赴京阪三都。並起相應。以制天下。獨至其方略。未決耳。請聞諸君成算之所向。皆曰。兵寡勢孤。莫若行火城市。因以襲之。佐原重兵衛永山兵左衛門進曰。吾少時學火工。行火莫善於地雷火。請先作數百罅。盛以火硝。密伏之於街衢。火線聯之。一時轟發。乘其勢以取牙城。必莫不集矣。正雪曰善。乃令有田某以計為火藥庫吏。以為內應。慶安四年四月二十

日。三世將軍甍。正雪等聞之曰。機不可失也。以二十五夕一叉大倉道雞山部署諸士。以丸橋茟田為江戶兵帥設計曰。外內齊發火各著紀伊家徽號。詭迎東叡法親王北走日光山。阻山扼水以待天下動靜。以加藤熊谷為京師渠帥曰。先襲二條城奉天子於比叡山請征東詔。以狗畿甸諸侯以吉田金井為大坂渠帥曰。急拔大城據之。以扼關西諸侯。乃謂諸士曰。諸君勉之。吾則至駿河舉府中城。取久能山為諸君斷東西諸侯之救援。計已定各散去。於是加藤熊谷吉田金井等與其部下稍々發江戶潛匿京師大

阪之間。正雪贈黃金五千兩於忠彌。分與其部下。忠彌患人衆金不足也。詰所善弓人藤四郎。給之曰。頃日予應薩摩侯徵。而用度不支。願因君之惠。得以給之。藤四郎許諾。忠彌即納券借金。以七月十二日為限。已而其母微聞其謀。謂正雪芝田曰。公等常愛教兒如兒如弟。如聞近日兒竊抱不良之心。妾一仰公等之開諭兒。以道諸善。妾本出羽人。嘗適長曾我部盛親生二子。大坂陷時。良人與長子皆被刑。時兒尚幼。妾懷之。踰險履淵歸故鄉。為人澣濯賃縫。經営艱苦。心期一目兒之成人。以報良人於地下。爾來賴公等之推輓。開門授業。為士人所景仰。妾復何憾。而今又聞其兒非分。如妾亦何不幸。公等哀妾之意。幸見加教諭。涕泣交下。二人大慙懼。閒數日。忠彌又與二人議事。其妻問忠彌曰。君之所謀何事。忠彌叱曰。非婦人之所知也。妻泫然曰。妾知君之謀久矣。始而氣悖魄褫。懼事露則併戮。雖然婦人之常情。孰不欲其夫之富且貴。是以翻思回慮。拜神禱佛。欲以成君之志。猶何疑乎。乃出紫袍於衣筐中。進之曰。此妾竊裁縫。所以供君不時之需也。一坐聞之。皆感歎。加藤熊谷已入京師。日望江戶之報。而不至也。一夕二人相

携遊於島原妓館。酒酣。熊谷歎曰。天下豈有如此樂哉。是亦公方之餘慶也已。加藤曰。非也。由有財耳。既歸舍。熊谷曰。近日東信久不至。吾甚危之。請吾限徃文七日。自往問之。熊谷固健步。故加藤許之。正雪忠彌遣僕八藏致命於京師大坂之諸士。八藏先抵大阪。當是時。大坂索客士甚嚴。吉田金井等避浴於有馬溫泉。八藏就謀事。旋至京師。時熊谷已去十數日矣。加藤問八藏曰。子來自奚道。曰。東海道。曰。予途遇熊谷耶。曰。不。加藤擊膝曰。彼嚮與我言於酒閒。今果是也。因具語之八藏。且曰。子速歸語民部君。熊谷已

奔。不急發。大事去矣。七月十八日。正雪忠彌得八藏之報。大驚急復會道鏞山。正雪曰。事已至此。不如早發。乃以二十六日為期。正雪歸遽裝行。李將赴駿河。臨發。謂忠彌曰。謀以密為貴。予往子必慎之。遂與關原清兵衛安見吉兵衛以下十一人。發江戶。二十三日達府中。偽稱紀伊藩人。館于客舍。而舍其黨人於前後六七里之間。約曰。以二十六日會府中。正雪素與足洗村豪民半右衛門親善。乃引以為其黨。使之陰輸糧於久能。忠彌嘗與田代某相識。田代者。固富家。忠彌紿而借金田代曰。請遲五六日。忠彌恐其後

事也。密以實告。曰。事成必倍賞之。田代詭答曰。公若得志。必以我為上大夫。至如用度。只君之命。敢不遂給。忠彌大懼而去。田代即詣奧村八郎右衛門具語其狀。奧村駭曰。奴輩敢圖不軌乎。知而不告。罪莫大焉。遂俱訴于松平信綱。曰。有賊將謀大事。敢告。信綱聞之曰。賊中有丸橋忠彌者耶。對曰。是首賊也。信綱具聞二人之言。急朝大城。會宗室及諸大臣計議。命諸侯守諸門。德川賴宣亦至。門者遏之曰。有賊正雪忠彌者潛覬覦非望。而事連貴家。不能奉命。賴宣竟不能入。信綱先遣人。撿火藥庫。有一吏。前五日已奔。

乃大掘其近傍。得地雷火四。即投之水。又使町奉行石谷右近將監率吏卒。以捕忠彌。忠彌之逮家也。適弓人藤四郎來責金。曰。何為違限。忠彌百方欺之。而藤四郎弗聽也。忠彌不得已。以實告之。因要為同盟。藤四郎大怖。直訴之於町奉行。時吏卒將發。即以藤四郎為先導。而忠彌未之知也。呼妻命酒戲曰。他日得志。王之簪也。象之揥也。唯卿之所欲。已就寢。中夜吏卒圍其家。呼曰。火。忠彌驚起。推戶見之。吏又呼曰。有命捕賊忠彌。應聲蹴倒一人。即取刀拒戰。立殺傷十四人。吏卒辟易。不敢進。忠彌知不可免。負壁將自

殺。吏卒沓至。搏而縛之。僕八藏斬一人。將逃。遂被獲。而忠彌母及妻子。亦皆被捕。吏搜索室中。得賊名簿。天已明。芝田在家聞之。自往質信否。路遇佐原永山。二人曰。忠彌被逮。然聞其妻早已火名簿。君安之。芝田搖首曰。否否。疇夕之變而既已播。斯說不可信也。廟堂有人。將使我輩坐而就擒而已。乃變服西奔。是日。正雪妻及加藤妻孥。亦皆被捕。先是信綱馳使告急于府中。二十五日平明乃達。府中震駭。城番大久保玄蕃加番秋田安房急發士卒。守城門。塞諸街口。榊原越中將部下。守久能山。而町奉行落合重兵衛。

卒吏卒百餘人以逮正雪是日黎明正雪寢起遥望東方問諸士曰忠彌敗吾事不濟矣公等好自為計皆曰急召部下之士戮力攻城奪其器仗以據久能山或可以逞焉正雪曰毋也吾之作是圖也欲東西齊發相響應以經略天下而今如此縱使我藉諸君之力以得此土安能爭衡於天下乎不若速自裁以傳武名于後世也皆曰善或問正雪曰丸橋爲東都渠帥遂敗公事公知其將敗而使之乎抑不知而使之乎正雪曰彼實長曾我部盛親之子故心常仇幕府爲江戸渠帥固其任也雖然吾之規非望十有

八年於茲未曾有一洩其謀者也今者如此豈非命邪吾固鄙人子而乘運謀亂為天下英雄之魁今而死無復遺憾也乃櫛髮更衣召舍主人取黄金六百兩與之曰今日吾命盡矣敢煩女家吾死之後以此告于官官必恥女是我之所以聊報女也吏取金二両千死之曰吾師為楠不傳吾嘗以計奪其家其女削髮為尼住鎌倉為我遺之且語尼曰正雪害師父圖君上今已伏誅矣乃閉戸釘之顧謂諸士曰吾事畢矣遂剖腹而死年四十七廓然自後刑其首當是時吏卒圍其舍數重破戸而突入諸士皆自殺廓然將

死吏卒迫至即田刀縦横當之立斬數人傷於頭與股乃顛倒亂擊誤斫柱刃入深而不拔忽奪吏槍殺二人終自貫而死獨僕和田助被捕鞫之曰足洗村有半右衛門者陰舍我黨與六十許人又特糧久能於是官遣吏執之賊黨皆已遁走半右衛門逃僧寺欲削髮乞哀吏追及焉縛之後與和田助皆見斬先是信綱遣中山勘解由於京師及大坂以收賊二十九日至大坂從吏卒赴首馬前數日吉田金井得正雪手書曰以七月二十六日江戸府中並舉事公等得報則速發焉於是二人日竢其報而至二十九日

未至也金井心怯之欲聞旅人之說早起如山崎吉田在舍召其所親狎孌童擊鼓佐酒酒酣吏卒猝至吉田無暇於取刀輒把魚刀拒之殺傷數人吏卒披靡吉田急挾童上樓弃梯吏卒仰視不能上也吉田呼曰吾欲戰則戰欲逃則逃獨憫累此兒故不敢也乃令童縛己以獻焉金井途聞之欲走合正雪既又聞正雪之死旋歸大坂一夕沐浴更衣至天王寺門前剖肚而死中山已獲吉田轉至京師使人窺加藤不在是日加藤遊於島原妓院中山又遣人潛諭妓大勸酒加藤沉醉而臥夜五鼓吏卒突入前後捉之

加藤堀起亦手搏仆數人。挾柱架格鬪而房中狹隘
不[illegible]卒被虜中山乃檻送二賊於江戸信綱引
忠彌于廳謂之曰前年倉卒相見於道上得[illegible]面
爭忠彌伏地曰賀公無恙信綱曰聞若受紀伊大納
言之託信乎對曰我屬皆羈旅之士而陰謀大事常
恐人心之不戢是以陽稱奉大納言旨以收人心
而大納言皆不與知也問黨人不答拷之亦不答於
是召吉田加藤而鞫問之不言則痛掠之吉田瞋目
罵曰[illegible]討天下為賊凡以牢天下者非賊而何也加
藤[illegible]其妻子見撻謂之曰爾等不幸為我之妻子第

慶安小史 十五

當[illegible]耳已而聞其悲痛之聲歎曰為慈愛背
友誼[illegible]以芝田以下數人對當是時官吏追捕甚急
一夜[illegible]田彌五七等十一人自殺于麻生道上而三
郎所遣之賊合三百餘人。忠彌等罪已定以八月二
十九日刑于鈴森忠彌以下男女老少三十四人縛
於十字架以次駢植觀者如市有一士脫笠[illegible]監吏
前跪曰僕為芝田三郎兵衛實民部忠彌之黨日者
忠彌被囚僕西奔欲以合正雪中道聞其死復歸江
戸僕自幼與忠彌友愛殊厚今聞彼將見刑僕不忍
獨生願因君之惠使得一面彼共語其情而後歸戮
於司敢死且不朽監吏危疑不決目付富田重兵衛
良其意聽之芝田大悦至忠彌前而[illegible]已而忠
彌以[illegible]指麾芝田請皆就刑富田曰爾不遺友誼
自首以請共誅可謂士矣我當減女罪數等以聽自
裁芝田拜謝自[illegible]而死其余亂黨[illegible]斬[illegible]盡獨熊谷
竟不知其所之先是松平信綱[illegible]賊中所傳德川賴
宣之書至是[illegible]其弟繳印章而訴之非信
綱乃知賴宣之無罪使之速朝以賀賊平於是人心
始安正雪之伏誅也梟其首於府中有二尼乞焉而
葬之結廬於其傍以修冥福初陸奥白石農夫有二女

慶安小史 十六

二人長者年十六幼者年十三。一日農夫與幼女耘
田誤汚士衣士大怒援刀斬農夫女逃走歸告之適
其母病聞之驚而絕二女大哭葬父母畢負笈至江
戸。見正雪請學劍以復讎。正雪聽之居五歲業稍成。
於是正雪使門下勇士二人送二女扶以復其仇二
女已報讎即削髮為尼[illegible]其德云
小史氏曰由井正雪成長於村閭之間壯歲為公侯
師何其盛也雖然為人傑黠嘗師友圖非望宜乎不
能令其終余聞正雪與熊澤蕃山遇于岡山邸正雪
出蕃山戒侯莫近之他日正雪謁侯亦勸莫用蕃山。

甚矣英雄之相忌也。蓋蕃山雖非純儒哉。以經濟自任。屢見功績。而正雪則無雙姦賊。身死而臭名永存。竟使蕃山獨獲知言之名。可惜哉。

慶安小史 大尾

明治九年二月廿四日
板權免許

東京下谷仲徒士町四丁目
三十二番地

中根淑藏版

赤松渡　撰

先朝私記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高松奎章堂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高松奎章堂刻本影印

明治九年十一月新刻

赤松渡著

先朝私記

書肆　奎章堂藏

序

温柔敦厚、詩教也、聖語一撥乎歲不易、余於吾友吉松士方驗之、士方與余同藩士

先朝私記

長于筆、最妙詩、其所著閑情綺語、穠味美艷、詩之資性然、性之資詩然、吾人實知詩也、且生當蕭職爲

顯宦、及僅履父爲師友、佐事
敦厚和平、以愛人、大
錄之。頃已解職、僑寓事文錄、
著一小史、名曰先朝私記、徵
序于余。余閱之、以其平
所不爲專勸與公之于海
内、豈小補云爾乎。前歳壽
東遊、訪余僑居、臨別余有

先朝私記　二

詩送之曰、進輔邦家丞其
書、英雄生定何如今是
著、國士可謂能履其言而
從余既不稱也已、乃叙

明治甲午十月浪華僑寓
南嶽藤澤恒撰

[illegible]池鶴年書

先朝私記　三

先朝私記

讚岐　赤松　渡　輯
久保　直躬　校

孝明天皇諱統仁、仁孝天皇第四子也、嫡母新朔平門院藤原祺子、關白政通女、親母新待賢門院藤原雅子、贈左大臣實光女、天保二年六月十四日降誕、稱凞宮、十一年三月十四日立爲皇太子、○弘化四年九月二十三日、即位、時年十六、關白太政大臣政通、左大臣齋信、右大臣尚忠、内大臣忠凞、並如故、○

三月諡先帝曰仁孝天皇、○四日葬仁孝天皇于泉涌寺、○四月二日關東大雷、三日大風雨、雹重可七錢、○五月四條火、延燒民舍八百戶、○江戶大水、○閏五月十日和宮生、仁孝天皇遺腹之皇女、母新典侍局、中納言實久女、○二十五日亞墨利加、華盛頓、船長皮篤兒帶領大艦二雙、吏卒千餘人、至相州浦賀、上書乞互市、幕府命掃部頭井伊直亮、肥後守松平容敬、大和守松平齋典、下總守松平忠國、及浦賀守大久保忠懋、丹後守米倉昌壽、彈正忠保科忠亟、

安藝守酒井忠嗣、兵部少輔稻葉正巳等、發兵各守備海岸、○六月十六日、刀根河大水、○二十一日新清和門院崩、壽六十八、後桃園天皇女、光格天皇中宮也、○七月五日大風雨、刀根河決、流溺數千人、○八月二日、幕府以中務大輔本多忠民、爲寺社奉行、○十一月二日夜大阪大火、延燒四千九百餘戶、○遠江守伊達宗城中務大輔有馬慶賴、叙從四位、任侍從、大膳大夫伊達宗德亦叙從四位、○四年三月十四日、尊准后藤原氏、爲皇太后、號新朔平門院、○

二十四日夜信州地大震、累日不歇、遍地決裂、所在發火、而沸騰濁水、人畜死傷、不知幾萬、時會善光寺開扉、四方男女蝟集成群、其死傷者名里驗認而上吏籍二千八百人、此時犀川之上流山坡崩拆壅塡溪谷、終涵畜而成巨浸方可四五里、丹波島下方乾涸不見消滴、松平伊賀守眞田信濃守、發役徒五千人疏瀹濬治云、○九月廿三日、天皇行即位禮、○十月十三日、新朔平門院崩、○十二月大膳大夫松平慶親任少將、兵部大輔松平慶憲、左兵衛督松平信

和式部大輔松平定成並任侍從敍從四位越前守丹羽長國亦敍從四位○嘉永元年二月改元○幕府以大和守久世廣周爲西城老中○四月關白太政大臣政通上表辭職不允○左衛門尉酒井忠發敍從四位任侍從○十日幕府世子右大將家祥之夫人薨○十月幕府以西城老中和泉守松平乘全爲老中大阪城代伊賀守松平忠優亦爲老中○十一月二十一日行大嘗會○十二月七日左大臣尚忠女夙子敍從三位○十五日從三位藤原夙子乘

輦車入內十六日爲女御時年十六○美濃守松平齊溥進從四位少將老中伊賀守松平忠優進從四位侍從○二年二月老中大和守久世廣周敍從四位任侍從○三月十八日大將軍家慶田獵下總小金原扈從十四萬餘人○四月三日幕府以攝津守本田資功爲寺社奉行○十八日大將軍家慶觀角抵於江戶吹上第○閏四月老中以下諸有司臨昌平黌召諸儒員發海防時務之兩策各令對問以洋夷幢幢跳梁邊徼海氣不熄也○五月八日旁令天

下具陳海防策略筒井紀伊守江川太郎左衛門等上策者衆○英吉利船入相州浦賀又抄畧豆州下田大島之地方○鎮西大水奥羽寒凍禾稼不登時氣失序或雷電或飛霜○七月幕府命左衛門尉五島盛成松前爲吉崇廣新營鑿城池備不虞以二家封疆懸隔於大洋中緩急難應援也○八月八日江戶大雷雨海道諸州大水函關絕行三日時府下米價踴貴海山兩道群盜白日刼掠行旅驛舍騷然○九月幕府大申防海之令○越中守松平定猷敍從

四位任侍從左京大夫小笠原忠徵亦進從四位侍從○三年二月五日江戶半藏門外失火多燒侯伯之邸第○二月二十七日生母藤原雅子准三宮號曰新待賢門院○三月二十三日大將軍家慶臨昌平黌○夷船七八隻出沒房州邊海○八月八日江戶大雷○紀伊守內藤信親進從四位○幕府以寺社奉行采女正土屋寅直爲大阪城代敍從四位○十二月尾張參議慶恕水戶參議慶篤並任中納言攝津守松平義比左京太夫丹羽長富並進從四位

侍從。相摸守松平慶德。越中守津輕順承。亦進從四位侍從。大膳大夫奧平昌服。采女正戸田氏正。並進從四位。○江戸增防火隊。名新組。先是以淺草馬喰町所在屢火也。○琉球使入貢幕府。○四年三月十五日。勅贈正一位于故民部卿兼造宮大夫和氣清麿。追謚護王大明神。遣神祇少副十部良祥於南都披讀詔命。藏位記東大寺。其文曰。贈正三位民部卿和氣朝臣清麿。爲人義烈。仕朝忠誠。忘身直言。全皇緒之功。詳于國史。追忠其舊勲。今宜崇護王大明神。授正一位。令作宣命位記。左中辨藤原朝臣恭光。傳

宣權中納言源朝臣建通。宣。○十月。德川慶福進從三位中將。○十二月。所司代若狹守酒井忠義罷職。爲溜間格。更修理大夫以寺社奉行淡路守脇阪安宅爲所司代。進從四位侍從。以西城老中久世大和守爲老中。越前守松平慶永進正四位中將。美濃守南部利剛進從四位侍從。○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寅牌。江戸西城火。○六月。加賀之豪商錢屋五平。私互市鄂羅斯。[illegible]籍沒其產。誅五平及二子。家宰金澤家

人達。坐賜死者十餘人。○今夏。近畿南海大旱。○老中伊勢守阿部正弘。以功勞。秩加萬石。○七月二十日。大風雨。刀根河決。二十一日。二十二日。畿甸大水。毀損三條五條諸橋。○八月十三日。三備美作大水。二十二日。阿波紀伊大水。○九月二十二日。皇子祐宮生。母權典侍局藤原慶子。大納言忠能女。○十一月。江戸城中紅葉山火。○十二月。筑前守松平慶寧。進正四位中將。薩摩守松平齊彬。阿波守松平齊裕。並進從四位中將。肥後守松平容保。進從四位少將。

土佐守松平豊信。下野守松平慶贊。並進從四位侍從。○今年。大阪道頓堀戲場災。○六年二月。關東地震。函根山崩。壓死三十餘人。小田原城亦頹圮。○十七日。江戸西城成。○五月七日。女御藤原氏准后宣下。○六月三日。亞墨利加合衆國大統領斐謨美辣達。其舶長波理。領大艦四雙。吏卒三百人。入浦賀。呈書幕府。掃部頭井伊直弼。卒兵士千二百人。松平誠丸典則。卒兵士七百人。鎮岸港。肥後守松平容保。軍艦百三十五雙。下總守松平忠國。軍艦七十五雙。亦

衛海灣、既而使者回槎咬𠺕吧、期明年七月來得荅書、十二日飛帆而去、此時府下洶洶、吏民疑懼騷擾大甚、○七月三日、幕府命水戸前中納言齋昭、商畧外國事宜、齋昭録海防愚存、舉不可和之十策、示阿部伊勢守、大會列藩、視墨夷書簡、各令陳意見、於是肥前守松平齋正、越中守細川齋護、大膳大夫松平慶親、薩摩守松平齋彬、越前守松平慶永等以下、交章疏通好之不可、請責渠無禮、斷然拒絶而恢復我邦固有之義氣、一洗當今偷惰之弊習、○七月十九日、鄂羅斯國主令其重臣子也利羅德、領大艦四雙卒六百五十人、入長崎港、呈書幕府、冀貿易互市、美濃守松平齋溥、肥前守松平齋正、各將兵士、衛長崎港、丹後守大村純熈、壹岐守松浦璀、左衛門尉五島盛成、主殿頭松平忠精、越中守細川齋護以下、各警邊海、○二十日、征夷大將軍從一位左大臣兼左近衛大將德川家慶薨、贈正一位太政大臣、世子右大將源家祥、繼立、改名家定、○是月、長星見西北隅、狀如爐烟直上、○九月、西城老中紀伊守内藤信親

爲老中、○十一月、阿部伊勢守等、建議築三大砲臺於品川海中、○十二月五日、鄂羅斯使臣布恬廷復入長崎、請回荅、往復論辨數次、幕府終不允、○七年正月八日、鄂羅斯使臣布恬廷、受復書而回槎、○二十一日、出羽守松平定安、雅樂頭酒井忠顯、飛彈守立花鑑寛、並進從四位侍從、○幕府命長崎滯在之蘭夷、獻蒸氣船十雙、約明年夏獻六雙、○先是造五兩金、民間以爲不便、期明年十月令交上、又更鑄二銖銀、○安政元年正月、幕府遣讚岐守松平賴胤、入朝謝襲職、○十一日、合衆國使臣波理、衛廉士、領軍艦六雙、入浦賀、請回荅、伊澤美作守、井戸對馬守、同四鎮諸將守備海灣、大學頭林韑、民部少輔鵜殿長鋭等、膺幕府命、接待外使、○二月、溯外使等以浦賀潮迅而難碇泊、請移駐本牧横濱、因命加賀越前以下十四藩、嚴備沿海、而設假館于横濱、饗請外使、○讚岐守松平賴胤進正四位、陸奥守松平慶政、進從四位中將、内藏頭松平慶邦、進從四位少將、○三月六日、禁内失火、延燒都下二百四十餘街、公卿第宅

寺院市廛焚蕩略盡、天皇潜幸加茂、尋駐蹕聖護院、幕府命井伊掃部頭、酒井若狹守、松平時之助等、鎮護輦下。○二十五日、林大學頭等與外使復會横濱、終約兩國和好、明日波理獻火輪車、浮浪艇、電理機、日影像、耕農具等之土物無幾、同棹下田、幕府命了僊寺館外使、且就玉泉寺之傍、與外客墳墓地。○四月十一日、天皇移鑾輿於神泉苑、公卿以下騎馬扈從。○五月七日、石州及防州雨雹。○六月十五日、畿甸地震。○七月二十三日、英吉利使臣入長崎港、援

先朝私記　九

墨使准下之例、請修條約、長崎奉行水野筑後守、目付永井岩之亟等會議而聽、調理薪水、舟揖、且駐泊長崎箱館兩港。○八月、淡路守脇坂安宅奉勅新製大砲、天皇御行宮前庭叡覽之、竊問其運送使用之方。○十一月五日、南海地大震、旬日不已、土州特甚、地陷成海、死亡無算。○十二月三日、佛郎西使船二隻送三河漂民三名、始入浦賀港。○十四日、改元安政。○下總守松平忠國進從四位少將、右京大夫佐竹義睦、大和守松平直候、右近將監松平武聰、並進從四位侍從、大隅守津輕承祐、叙從四位。○相州大山焚。○二年正月、修造皇宮。○六月二日、老中阿部伊勢守加封萬石。○石州颶颱殘傷禾稼。○十二月二日夜、關東地大震、江戶大甚、死者十餘萬、毀傷者不詳其幾十萬、每車綑載數人之骸屍、輸郊野、晨夜不已、風物蕭索殆如清野。○十一月、皇宮成。○二十三日、天皇回鑾。○十二月、加賀參議齋泰進中納言、○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水戶家人結城寅壽賜死、太田丹波守削邑休致、十河祐元處斬、其黨藤田主膳、

先朝私記　十

近藤儀太夫、小山田小四郎、大森彌三左衛門削邑屏居、其餘十數人或解任奪俸、或降謫、先是結城太田爲國老有罪、褫職禁錮、因陰誘人森金八郎、根本新八郎等、唱和流言、而離間中納言父子、再請連枝輔導、圖已專國權故也。○初鑄二分判金。○浚治京師鴨川。○七月、合衆國使臣巴留理士齋其國主書翰來、援慶長中葡萄牙上謁之例、請面謁大將軍、而告重大之事故。○八月、阿部伊勢守等定議將准下外使館舍之請、因命老中堀田備中守、若年寄本多

越中守、大目附跡部甲斐守、土岐丹波守、勘定奉行松平河内守、川路左衛門尉、水野筑後守、目付岩瀬修理、大久保右近將監、勘定吟味役塚越藤助、中村爲彌、商略擬定外國事宜○二十四日、遣岩瀬修理于豆州下田、監視墨館營作之事務、○二十五日、三遠以東猛風暴雨海潮逆上、閭屋蕩壞、江戸深川本所、瀬江之地、殊甚、芝口四谷所在火起、死亾十餘萬人、○九月晦日、執政連署、遣書所司代脇坂淡路守、外使館舍之處置、邪敎禁遏等、具託傳奏奉之、○十

一月、遣吏大阪相沿海要區、監炮臺築作之事、○十二月、阿波守松平齋裕、敍正四位、相模守松平慶德、彈正大弼上杉齋憲、兵部大輔松平慶憲、並任少將、○今年諸州豐穰、○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左大臣忠凞、取薩摩守松平齋彬女、爲養女、而嫁大將軍德川家定、○三月、荷蘭國上蒸氣船於幕府、号觀光丸、遣讃岐塩飽島民五十八名、就彼講舟楫運用之方、○四月、出羽守松平定安、任少將、○大坂川口始置兩鎭、命松平讃岐守、松平出羽守、遣番頭足輕頭以下、

一員之將領駐劄之○鑄鍊錢于松前、以布蝦夷名箱館通寳、不許內地交換、○七月、淛河讃備、暴風洪水○十二日、老中從四位侍從伊勢守安部正弘卒、以備中守堀田正篤、爲首相、所司代脇坂淡路守爲老中、寺社奉行中務大輔本多忠民爲所司代、尋進從四位侍從○八月二十五日山陽西海、地大震○合衆國大統領皮兒設其領事官頓遷土齋、書來請議定貿易條款、於是備中守堀田正篤傳幕府命、大會列藩群臣、諭告外使許入城有覲禮之旨趣、列藩

多不承諾者、水戸前中納言齋昭、深憂之、遣使京師、上言曰、洋夷覬覦神州、久蓄狡謀、今託貿易和好、將釀國家無量之禍、幕府諸官、無斷無識、徒怖彼恐嚇、務順適其意、一時偸安、應接過寛、遂受驕傲無禮之言、靦然不自愧、令犬羊之屬、逞無饜之欲、神州未曾有之大辱也、伏願具論其來由、嚴勅幕府、宜峻絕外交、○十月、和泉守松平乘全、伊賀守松平忠優、復爲老中、○先是備前守牧野忠雅免職、○十七日、佛郎西船長、至大島登岸、○十月二十二日、墨使謁見大

將軍、進書翰、此日諸藩群臣、悉登江戶城、各列其班、○十二月四日、墨使具錄款條、上請貿易開港等、堀田備中守、取捨審定、將允下之、以不可專斷、遣大學頭林韑、津田半三郎正路、於京師奏聞外使應接之顛末、及萬國締交時勢不得已之狀情、請權宜行事、且所請開港勅准詔命、○掃部頭井伊直弼、三河守松平慶倫、並任中將、右京大夫佐竹義就、進從四位侍從、飛驒守松平利也、信濃守眞田幸教、並敘從四位、○五年正月、備中守堀田正篤、入京、請開市准許、○

大坂道頓堀火、○二月十日夜、江戶大火、延燒十二萬四千五百四十餘戶、○十四日、又火、○大藩諸侯遣使京師、論奏洋夷譎詐、和交有鉅患者衆、○堀田備中守淹留數月、屢求開市、勅准不聽、陰誘牀鷹司殿下、通贈賄於公卿群司、强要天裁、天皇聰明玄淵、深洞鑑其僭妄、徧詔諸王百官、詢謀審議、尊融法親王、左大臣忠熙、右大臣輔熙、內大臣實萬、大納言聰長、大納言忠能、以下非藏人、北面衛士等、八十餘人、皆陳非其長策、天皇躬絶供御、齋戒七日、默禱石淸

水廟、召堀田備中守於小御所、有詔不聽開市、○四月、老中等相議、以掃部頭井伊直弼、爲大老、○二十五日、大招內外列藩於幕府、大老老中陪侍、而喩勅詔、令具陳意見、○五月、幕府報書合衆國、緩條約調印之期、○六月四日、東本願寺火、延燒七條五條、○六日、江戶大雷雨、震五十三所、海道諸州大水、○幾甸北陸鎭西霖潦不止、多傷禾苗、○十日、勅大納言公純、祈伊勢大廟、○十六日、墨船入神奈川港、鄂船亦陸續而到、時有英佛諸蕃軍艦數百隻、盤桓于南

洋中、觀望我盟約之成否、欲決和戰于一擧之巷說、物情恟恟、幕府倉皇、不待勅旨、欲條款調印、於是中納言尾張慶恕、中納言水戶慶篤、中納言田安慶賴、中將一橋慶喜、越前守松平慶永等、一齊造幕府、執謁大將軍、因病不得謁、招大老以下諸有司、詰問曰、未獲勅准、而訂盟修好、則是大將軍廢詔命、僭君上之罪不可免、且不省東照大猷二公以來列世之成憲、墜地乎、井伊掃部頭等、唯唯敬服、無幾遣井上信濃守、岩瀨肥後守、于神奈川、會議墨夷、載書締交於

是堀田備中守等連署奏夷勢倔强列藩章疏無間覆奏其和盟實出於不得已也○天皇逆鱗召左大臣忠凞右大臣輔凞以下定議及二十九日有勅令三家大老之中一人入京○二十一日所司代本多美濃守忠民免職以若狹守酒井忠義爲所司代○松平出羽守松平讚岐守撤大坂鎭營屯京師郊外橋本塚原捍衛輦轂藤堂和泉守護伊勢大廟兼應援京師諸口松平越中守亦屯京師郊外又命松平相摸守松平内藏頭松平土佐守松平大膳大夫立

花飛彈守鎭守大阪諸口及攝津和泉各港同大阪城代土屋釆女正協議掌事○堀田備中守正篤松平伊豆守忠優並褫職太田道醇資始下總守間部詮勝和泉守松平乘全等復爲老中○二十五日紀伊中將慶福爲大將軍家定之義嗣入江戸城留住尋移西城任參議更名家茂初大將軍家定多病而無子堀田備中守在京日天皇遺議奏官喩告宜撰立有望之人至此執政等私議建儲越前中將等以紀伊中將尚幼屬意一橋中將與井伊掃部頭劇論

苦爭于城中終不得克云○七月洋夷闖入品川碇泊炮臺○關白藤原政通罷職左大臣藤原尚忠代之○八月七日左大臣忠凞等奉聖旨下特勅於幕府會同大老群臣及親藩外鎭而審定覆奏洋夷之處置其翌八日征夷大將軍正二位内大臣右近衛大將源家定薨年三十八贈正一位○此月中旬彗星昏見西方不知長幾十度其狀曲頭闊尾光鋩燦爛逐夜南且東至九月上旬特大且明至中旬漸漸縮小終沒南方此時海内大疫暴瀉而死者幾萬人

呼爲虎狼痢○九月尾張中將德川茂德進從三位宰相○下總守間部詮勝再入京師嚴監視禁省出入沙汰驛舍留寓專敷張恩威以抑折正議志士命若狹守酒井忠義豐後守内藤正繩設關四郊晨夜巡邏嚴糺督察遊客行旅僧徒巫祝○十二月朔日參議源家茂任征夷大將軍進内大臣○正二位大納言忠房正二位大納言齋敬傳奏官廣橋光成萬里小路正房等以勅使准后使東下○逮捕水戸家人鵜飼吉右衛門等數人及親王攝家清華之家宰

諸大夫數十人、街儒市民百餘人送江戸、禁因于松平飛彈守、榊原式部大輔、小笠原右近將監、阿部伊豫守、加藤出羽守等之各邸、○左京大夫丹羽長國、遠江守伊達宗德並進待從、○二十七日太閤政通辭准三宮及隨身兵仗優詔、准三宮如故、前左大臣忠熙前右大臣輔熙、前内大臣實萬並奏請致仕、○六年正月九日、雅樂頭酒井忠顯彈正大弼宮原義周奉幕命使於京師、謝大將軍襲職也、○時内外牧伯懷尊王攘夷之志者、以觸忤權門勢家、或致仕自

晦、或見迫而代襲、○三月二十三日、壽萬宮生、毋衛門内侍局藤原紀子、前中納言康親女、○四月、太閤政通落飾、号拙山、○五月、前左大臣忠熙前右大臣輔熙、内大臣實萬並落飾、蓋以乖違幕府之意旨也○六月十二日、與英吉利締條約、於是諸蕃絡繹麕至神奈川海畔、○先是水戸士民怨幕政之不平、騷擾多年、至是相起、南上百千成群、欲嘆訴幕府中納言慶篤、遣吏卒制止之、衆民不得已會集長岡、不敢歸郷里、○七月十日、與魯西亞締條約、○二十五日、

關東大風雨、多漂蕩田宅、○二十七日、有人刃殺鄂人於神奈川權場、去、幕府大索之不獲、○老中太田道醇資始辭職、○八月二十六日、與佛蘭西締條約、○二十七日、左兵衛督松平信和、隼人正成瀨正肥、傳幕府使水戸邸云、前中納言齋昭、雖爲國家建白、以策畧不用憤之、直奏所見於天朝、讒誣幕府政體、而懇祈綸旨、惑亂人心、及有幕嗣議、令家人竊赴京師、周旋商量、假令齋昭不知之、其平素用心不正之所致也、終釀公武確執國家大事、今且以特旨恩赦

蟄居水戸、○水戸家人備前守中山信篤、安島帶力、芳根伊豫之助、鵜飼吉右衛門同幸吉、鮎澤伊太夫、鷹司家人小林民部權少輔、近衛家婢村岡、街儒池内大學等、或斬流、或禁錮、○九月朔日、尾張参議茂德進中納言、○令軍艦奉行筑後守水野忠德、兼掌外國事務、○美濃守本多忠民使日光山、告將軍之代襲、○十月七日、山科出雲守、若松木工權頭、伊丹藏人山口勘解由、有栖川宮家人飯田左馬、高橋兵部權大輔、鷹司家人三國大學、一條家人入江雅樂

頭、三條家人丹羽豐前守、森寺因幡守、其子若挾守、富田織部、久我家人春日讚岐守、小普請大沼又三郎、松平越前守家人飯泉春堂、其子喜內、橋本左內、京師浪人賴三樹三郎、宇喜田一齋、其子松庵、蒲市正、其餘市民男婦併廿餘人、或斬流、或監禁。○十七日、江戶城火。○二十七日、幕吏藤田忠藏、岩木常助、水戶家人大竹儀兵衞、高松家人長谷川宗右衞門、其子速水、長門浪人吉田虎次郎、薩摩家人日下部善之進、阿部十次郎家人勝野森之助、其子保三郎、宇和島家

人吉見長左衞門、岡野土佐守家人、寬兼三、古賀謹一郎家人藤森恭助、其他水戶士民男婦若干、或斬流、或禁錮、其餘致仕退職者多。○十一月、幕府側用人水野出羽守忠寬叙從四位。○十二月、尊融法親王辭寺務退隱、稱獅子王院、時年三十六。○紀伊參議茂承進中納言、陸奧守松平慶邦叙正四位、大膳大夫松平慶親叙從四位、肥前守松平齋正任中將、中務太輔有馬慶賴任少將。○萬延元年正月、以若年寄對馬守安藤信行爲老中。○十九日、遣淡路守村垣範正、豐前守新見正興等於亞墨利駕合衆國。○二月三日、水戶家人高橋多一郎、關鉄之助等七人亡命去國。至十八日、去者接踵、監吏不能遏。○三月三日、大雪寒甚。先是水戶士民四十餘人、竊扮商賈入江戶、其徒赴京師者八人、餘分二隊。此日昧爽會合愛宕山、皆野服襏襫、埋伏郭內二所、俟牌大老井伊掃部頭將赴城中、會覘其過外櫻田松平大隅守邸前、發銃爲號、一群十七人大關和七郎、森五六郎、森山繁之助、黑澤忠三郎、杉山彌一郎、佐野竹之

助、齋藤監物、廣岡千代次郎、山口辰之助、蓮田市五郎、鯉淵要人、廣木松之助、稻田金藏、增子淸三郎、關新藏、海渡虎之助、岡部三十郎、併薩摩家人有村次左衞門爲十八人、突起揮刀、縱橫鏖戰、殺傷數十人、徑狙擊其肩輿、既而其徒九人自訴越中守細川齋護、中務太輔脇阪安宅邸。由是脇坂中務太輔鞫問一次、併囚之細川氏。於是紀伊守內藤信親傳幕命小田原桑名會津庄內四藩戒嚴備變、又使郡山佐倉二家同爲之警。此日井伊掃部頭上言幕府、途遭

賊、匪犯駕、督衆逐捕、擊殺一人、餘悉逃亡、臣亦嘗創還、鄙保嗇云、幕府遣酒井右京亮、藥師寺筑前守、于井伊氏、與魚糖、慰問創痍、明日與朝鮮人參、井伊家宰岡本半助、相馬隼人連署而表家人之意旨、請得大關以下、欲詰問其緣故、○七日、又遣酒井右京亮于井伊氏、與魚糖、問患狀、且云曩昔之變、家人輩痛恨可想也、然而罪犯之徒將從重拷治、置法有日、勿必勞心矣、汝元勳華胄、襲任重寄、精誠奉上、憂勤職事、將軍所深依賴焉、豈懷私憾、遺公義哉、但家人輩

不察大旨之所嚮、或相煽動、以招禍亂、不可測也、今且爲國家忍詬、慰喻鎭撫、以待後命、○八日、逮繫大關以下於松平桐松、本多主膳正、稻葉伊豫守、堀丹波守、田村磐次郎等之各邸、○十日、命内藤若狹守、大久保喜右衛門、豐田藤之進、太田運八郎等、各率其與力同心、巡邏府内、檢索浮浪姦細、○十八日、改元萬延、宣中務省、遵故事、而布告天下、○二十一日、松平伯耆守、久貝因幡守、池田播磨守、山口丹波守、駒井山城守、案驗大關以下、至此七次、遂欲以井伊

直弼生存、處犯駕科、大關以下抗言刺殺大老、罵詈不屈、因又不窮訊、○閏三月朔日、大和守久世廣周、復爲老中、班松平和泉守次、○六日松平和泉守、移病辭本城監工、久世大和守代之、使内藤紀伊守爲副、○十七日安藤對馬守信行、敘從四位、○晦日大老從四位上中將掃部頭井伊直弼卒、○四月三日、與合衆國締條約、○八日、和泉守松平乘全、移病罷老中、○此月、葡萄牙至神奈川、請條約、○六月、老中安藤對馬守信行、任侍從、本多美濃守忠民爲老中、

○神奈川互市後、鄂英諸夷、恣意遊涉、或携兒女、遊觀四郊、或乞導騎、馳騁府下、鄕勇土民等、憤恨之、遂白日挺刃傷殘其導騎、所司逮捕、不能獲、嘗有一土兵、殺畧外人而亡、夜深抵島津氏邸、詐稱與平氏使閽人開門、其徒數十人、陸續闖入、終潛匿邸内、○春夏之交、霖潦不歇、蕣麥朽腐、下民困飢、米價貴甚、及八九月、一斛米價至二百錢餘、○七月十一日、暴風雨、阿波讃岐漂蕩、瀕海之田廬、○三河及近江大水、琵琶湖暴漲、○水戸前中納言齊昭、在國疾日革、中納

言慶篤乞暇馳還侍養焉〇八月越中守細川慶順、進少將掃部頭井伊直憲超進從四位少將時以爲異數〇二十六日從三位水戶前中納言德川齋昭薨年六十一〇十月九日横濱火〇十一月親子内親王降嫁大將軍德川家茂〇二年正月十五日老中對馬守安藤信行將赴城中外國奉行織部正堀利賢家人三島三平、豐原邦之助、細谷忠齋、吉野敬助、淺野儀助、相馬千之助、内田萬之助等昧伏坂下門外、揮刀直迫其肩輿扈從家人縱横防戰殺傷數

人信行亦蒙微創云〇三月十日與衛蔔芽締條約〇四月九日横濱火〇島津和泉久光將赴江戶至播州姬路時田中河内介、平野次郎、飯居勘平、大谷雄作、青山頼母、橋本輕藏、原陸太、鶴田陶司、酒井傳次郎、荒卷三郎、中垣槍太郎、安積五郎、小河彌右衛門、田邊傳一郎、貝賀宮門、夏川惇平、廣瀨友之進、矢野勘三郎等入攝津川上式部、關山糺、小林將監、川上彥助、有馬新七、橋口莊助、田川讓助、山田十兵衛、柴山愛次郎、弟子丸龍助、西田直五郎、伊牟田尚平、森山新五左衛門、山本四郎、加屋榮太、竹下能男、轟武兵衛、野澤勘四郎、村松省三、森玉彥、宇野賢藏、堀謙之助等要和泉訴曰癸丑年以來、幕府謬國體、親外夷、將開互市于浪華堺兵庫之三港、如此則往往變被髮左衽之俗、將奉夷狄之正朔、因先擒在京之幕吏、解縉紳之幽閉、奉鳳輦于函根、勅七道諸藩、欲糺幕府之罪、君其爲天下盡力焉、十一日和泉率其數十人而至城州伏見〇先是伏見奉行肥後守林忠交聞有此舉也、馳使京師告所司代若狹守酒井

忠義、忠義愕然、即集在京之幕吏告之曰、島津和泉率草莽無頼之徒將襲京師、宜作防禦之策、且因傳奏廣橋光成、坊城俊克等奏曰、假令草莽之徒有唱暴戾之說、莫惱宸襟、臣等指揮諸警衛之兵、不日可誅伐之、時京師物情恟恟〇十六日島津和泉入京師、在京之幕吏馳羽檄于江戶、老中相謀、則託大將軍婚姻之慶賀、解尾張中納言、一橋刑部卿、松平春嶽、松平容堂等之禁錮、又遣使京師、解青蓮院法親王、鷹司前關白、近衛左大臣、鷹司右大臣等之幽閉、

○五月勅島津和泉曰、方今勤王誰有如汝者、朕之有汝、猶後醍醐天皇有備後三郎、因賜名稱三郎、○二十八日夜、水戸家人有賀半次、木村新八郎、古川主馬助、小堀定吉、山崎信之助、中山定助、石井金次郎等、襲江戸高輪東禪寺外國之假館、郡山藩衛之、憤勵防戰、殺傷相當、○五月二十一日、遣正三位左衛門督重德于江戸、島津三郎從焉、○先是大膳大夫松平齋親、發江戸歸長門、途過京師、勅衛京師、○六月十二日、以左大臣藤原忠凞爲關白、獅子王院

法親王再住青蓮院、贈故内大臣實萬右大臣、故水戸中納言齋昭大納言、○七月十五日夜、有星流西南、不知其數幾千萬、○幽閉少將千種有文、少將岩倉具視、中務大輔富小路敬直等、○二十日夜、有人梟首九條家人島田左兵衛權大尉于四條磧、蓋同彦根藩長野主膳、讒勤王之縉紳、故草莽有志士斬戮之也、○彗星見西北、至八月中浣不見、○老中大和守久世廣周、紀伊守内藤信忠、對馬守安藤信行等罷、○八月二十二日、左衛門督重德發江戸、先是島津三郎發江戸、過武州生麥村時、英人馳馬侵其先驅、即命先驅之士斬之、○閏八月六日、大原重德歸京師、天皇賞其功、賜直衣、島津三郎亦賜寶刀、○二十二日、島津三郎發京師歸薩摩、○土佐守松平豐範至京師、於是勅豐範、同心薩長二藩、而盡力國家事務、○九月朔、縊殺文吉者於三條磧、○二十四日、梟首町奉行屬吏渡邉金三郎、森孫六、大河原十藏于粟田口、文吉以下金三郎等、亦島田左兵衛權大尉之徒也、○以戸田越前守忠恕家人間瀨和七郎叙

從五位、稱戸田大和守、爲御陵奉行、○十月十二日、遣中納言實美、少將公知于江戸、土佐守松平豐範亦從焉、○修理大夫島津茂久、獻米一萬石、○十二月、大將軍家茂奏削掃部頭井伊直憲封十萬石、刑其家人長野主膳、○削紀伊守内藤信思、下總守間部詮實、若狹守酒井忠義等封各一萬石、禁錮焉、大和守久世廣周、對馬守安藤信行、備中守堀田正睦入道見山、伯耆守松平宗秀、和泉守松平乘全、中務太輔脇坂損水、左京大夫水野忠寬等、或禁錮、或削

封○二十三日、少將肥後守松平容保爲守護職、至京師、○三年正月四日、有人斬池内大學于大阪、梟其首難波橋、○五日、一橋中納言德川慶喜入京、小笠原圖書頭、閣部駿河守、戸澤勘七郎等從焉、○十一日、熊本家人轟武兵衞、萩家人久阪玄瑞、寺島忠三郎、至關白左大臣忠凞第、請問攘夷之期、○二十四日、左大臣忠凞辭關白、右大臣輔凞代之、○二月、勑青蓮院法親王還俗、稱中川宮、○阿波守松平齋裕、獻馬十匹、○二十二日、草莽之士斬足利尊氏義

詮義滿三將軍木像之首、梟于三條磧、肥後守松平容保之邏卒、捕縛其黨三輪田綱一郎、長澤誠平、大陽匡平、長尾幾三郎、山田綱夫、諸岡節齋、宮和田雄太郎、建部建一郎、青柳健之助、斬高松起之助、仙石佐太雄、○肥後守松平容保、募草莽之士、号新徵組、○三月四日、大將軍德川家茂至京師、入二條城、扈從三千餘人、是日遣中納言光愛、伊勢祭主大中臣教忠、奉幣于大廟、○七日、大將軍家茂参内、獻御劍一口、鞍馬一匹、及黃金其餘諸物品、○十一日、天皇幸下上鴨廟、○少將松平春嶽不告而歸國、○布告天下、以五月十日爲攘夷之期、命諸侯伯警衞京師、○四月十一日、天皇幸男山廟、此日將賜大將軍攘夷之節刀、託病不扈從、因代大將軍、欲賜中納言一橋慶喜、亦以病辭之、○以尾張中納言慶恕爲將軍輔佐職、以少將鍋島閑叟爲文武總裁職、以侍從酒井忠績爲大老格、○二十一日、大將軍家茂發京師、入浪華城、○二十三日、大將軍巡覽攝州海岸、○二十九日、大將軍歸京師、○一橋中納言慶喜、奉鎖港

之詔歸江戸、幕府有司相議、乃以書喩各國外夷曰、邦内人心不好外交、因奉天皇之詔、將鎖港云云、外夷等大憤怒之、諸有司恐之、百方慰喩、出金再請和云、中納言慶喜奏曰、臣奉鎖港之聖詔、東歸江戸、大小有司等、不肯奉詔、且臣亦不察關東情實與守内形勢、事終至此、進退維谷、不堪恐惶、敢待罪闕下、伏願免臣職、朝議沸騰、人人罵幕吏之因循、大將軍請東歸而誅拒詔之姦吏、遂攘夷之成功、不許、○老中小笠原圖書頭、疑大將軍家茂東歸之遲、卒兵士數

百人駕火艦至浪華欲奪大將軍而歸江戶、五月七
日至伏見聞京師物情囂然逃歸浪華、大將軍奏褫
其官爵、○九日、大將軍發京師歸浪華、十三日駕火
艦歸江戶、○十日墨夷之船一雙過長門國馬關、長
州士卒砲擊之、是爲攘夷之先鋒、○十九日、夜、少將
姉小路公知退朝過朔平門、有賊三人刃之、從者金
輪勇、狼狽而逃去、此夜少將遂卒、年二十五、天皇憐
其忠誠、贈參議中將、其臣吉村右京亦有黃金之賜
云、○二十三日、夷船又過馬關、復擊之、六月朔、外夷

終大擧來襲長州之兵大敗績、夷虜乘勝上陸、而放
火民屋、此日至五日大戰云、○十六日、遣監察使正
親町少將公董于長州、○遣小栗長門守于江戶、蓋
促攘夷之斷也、○英夷卒軍艦八雙至薩州鹿兒島
曰、去年八月殺我士官于武州生麥村、宜出償金三
萬、島津氏荅曰、彼無禮故我殺之、豈可出償金乎、二
十八日、曉、英夷來迫、此日風雨晦冥、各所砲臺砲丸
亂發、終日苦戰、夷燒我集成館、我亦碎彼艦、船將二
人死之、○朝廷賜書薩長二藩、賞其戰功、而幕府未

有攘夷令、諸藩有志之士至京師、請天皇之親征者
絡繹不絕、○十九日、大將軍獻米十五萬苞、○二十
六日、夜、東山高臺寺災、○七月五日、天皇覽會津米
澤鳥取各藩軍旅操練于大內、肥後守松平容保有
軍袍鞍馬之賜、○十四日、天皇大會縉紳諸侯、議攘
夷親征、先是中山侍從忠光、藤本津之助、松本謙三
郎、吉村寅太郎、池藤太吉、吉田十藏、那須眞吉、酒井
傳次郎、尾崎次郎、安藤嘉助、安積五郎、收岡鳩平、小
川佐吉、伴林六郎、伊藤三彌、宍戶彌四郎、森下儀之

助、其子幾馬、前田繁馬、澁谷伊豫作、尾崎儔五郎、荒
卷半三郎、中垣檜太郎、鶴田陶司、保母建、田所騰三
郎、楠見清馬、岡見富次郎、乾十郎、大澤逸平、竹林八郎、
等稱攘夷親征姦吏征伐之先鋒、至和州五條、襲殺
代官鈴木源內及屬吏長谷川泰次以下五人、奪彈
藥粮食、○十八日、曉、禁內發炮一聲、中川宮、及二條
右大臣、近衛左大臣、德大寺內大臣等入朝、自餘縉
紳、不許入朝、守護職松平容保、所司代稻葉長門守、
令在京諸藩之兵入衛皇宮、毛利讃岐守、吉川監物、

益田右衛門介、卒萩藩兵將入禁內、九門晝閉、不許入衛毛利讃岐守等、直至關白忠凞及中納言實養第、問事故、皆無知其由、此時吉川監物、從中納言實美至關白忠凞第、招集國事關係諸縉紳、而欲議事、近衛左大臣二條右大臣德大寺內大臣等、在禁內、下令議奏國事關係諸員曰、左祖萩藩、信其異說、殊至攘夷親征之事、則矯飾聖詔、欲强施行之、茂上之罪不可容於天地焉、因先幽中納言實養于其第、禁他人出入、以中納言光愛大納言忠能大納言實愛宰

相中將公誠爲議奏、以大納言實德中納言重胤左大辨長順爲准議奏、○勅柳原中納言、召關白忠凞、命萩藩免堺門之警衛、此夜毛利讃岐守等、誘三條中納言實美三條西中納言季知東園中將基敬東久世少將通禧四條侍從隆謌錦小路右馬頭賴德、壬生修理大夫基修澤主水正宣嘉之七卿、至妙法院宮、既而奉之發京師歸長州、○十九日勅三條中納言實養入朝、既已不在朝、議以犯禁之罪、解七卿之官爵、○中山侍從忠光等、在和州五條、聞京師之

變相謀曰、京師形勢變遷如此、然則不日應有幕府之征討、焉束手而就死乎、二十六日曉、中山忠光卒死士三百人、圍和州高取城、城主植村駿河守、擊退之、既而命和歌山津彥根之各藩、討之、未能奏功、更命金澤藩、協力各藩討之、藤本津之助松本謙三郎、吉村寅太郎那須眞吾宍戸彌四郎前田繁馬林兵四郎楠目靜馬等死之、自餘就縛者多、而池內藏太、枚岡鳩平大澤逸平等、從中山忠光赴長州云、學習院學士平野次郎奉命赴和州、將鎭撫、途聞京師之

變、欲强許七卿之復職、萩藩之無辜、直至長州、誘澤宜嘉募三島三平川股才一郎田中軍太郎本多素行吉村右京長曾我部太七郎木村愛之助太田六右衛門黑田與一郎三牧藤藏南八郎戸原卯橘白石廉作小田村信一伊藤三郎下瀨猛彥大川藤藏肥田左衛門久留新三郎長野勝助西村清太郎和田小傳次井關秀太郎大村辰之助多田彌太郎等、十月十一日、襲但州生野、命姬路龍野豐岡出石宮津柏原園部峰山田邊之各藩征討之、南八郎等募

土民四百餘人據森塩村妙見山各藩合兵圍之土民亦倒戈而討之十月十四日南八郎久留新三郎肥田左衛門和田小傳次西村清太郎伊藤三郎白石廉作戸原卯橘下瀨猛彥井關秀三郎小田村信一長野勝助屠腹而死自餘或死或就縛而澤宣嘉不知所之○此日下令諸藩曰凡攘夷之期宜受幕府之指揮不許輕舉暴發慷慨之士聞之不堪忿怒絡繹赴長州○先是九月十三日幕府以備前守牧野忠恭再爲老中以中川宮任彈正尹稱尹宮鷹司

前右大臣輔凞辭關白二條右大臣齊敬代之○二十四日大阪火○二十五日一橋中納言慶喜至京師館本願寺○十二月十三日與獨逸締條約○二十四日島津修理大夫駕火船過長州下關長州之兵認爲外夷炮擊之幸而得逸○元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將軍奉勅至京師入二條城以大將軍家茂任右大臣大使就二條城拜之以松平春嶽任大藏大輔島津三郎賞積年勤勞且盡力德川氏敘從四位任少將兼大隅守列諸侯○二十一日大將軍入

朝○廿七日又入朝○天皇賞修神武天皇陵之功以大將軍敘從一位肥後守松平容保辭守護職同日爲陸軍總裁以中將松平慶永爲守護職以大和守松平直克爲總裁職以町奉行永井主水正爲大目附○兩三條家人河野能登守丹羽出羽守以兩卿歎奏之書發長州將至京師縛之伏水下獄○二十八日斬去年和州暴舉之徒安積五郎等十九人于京師獄中○二月改元元治○四月八日以陸軍總裁肥後守松平容保再爲守護職水戸中納言紀

伊中納言並敘正三位松平大藏大輔敘正四位任宰相井伊掃部頭任中將松平越中守任少將尾張前大納言敘正二位松平阿波守松平陸奥守松平相模守松平閑叟松平美濃守並任宰相南部美濃守有馬中務大輔並任中將藤堂大學頭松平下野守佐竹右京大夫並任中將松平容堂敘從四位任中將中川修理大夫敘從四位松平淡路守任少將○五月七日大將軍發京師入浪華城十七日駕火船歸江戸一橋中納言越前宰相尚在京師○草莽

之士宮部鼎藏等潛匿京師、命守護職所司代町奉行等之屬吏及新撰組、捕之。○水戶家人林忠次郎、江幡貞七郎斬一橋家人平岡圓四郎、岡田新太郎、于三條一橋中納言旅館之門外、而林江幡等屠腹其傍而死。○萩藩去年八月已來數雖訴三條實美等及宰相父子之寃、而未有報、本藩及草莽之士、將欲清君側之奸、而歎奏天朝、乃以國老福原越後元僴爲將、六月十九日、發防州三田尻港、二十一日達浪華、二十三日、溯淀江、上天王山、陣寶寺、而福原越

後、別卒兵士、入伏見京橋之藩邸、一橋中納言、得山崎橋本伏水等之報、入朝奏之、朝議紛紛、物情恟恟、二十七日、天王山之總督森鬼太郎、以鎭天龍寺屯集藩士之暴擧爲名、卒兵士三百餘人、軍粧赴天龍寺、肥後守松平容保、越中守松平定敬、長門守稻葉正邦等、發兵衛禁內、且飛羽檄報近畿諸藩。○七月水戶家人武田耕雲齋、田丸稻右衛門等作亂、據筑波山。○二日、一橋中納言奉勅遣大目附永井主水正戶川鉾三郎于伏水萩藩邸、曰、其藩雖有歎奏之事故、焉用軍粧入畿乎、先速逐嵯峨山崎之兵、而後宜奏上事故、福原越後答曰、聞在京之藩士集天龍寺而既有歎奏之議也、憂有麁暴之擧、遣森鬼太郎等、而豫鎭撫之也、如軍粧赴之則去年以來闔藩士民決心攘夷、去太平虛飾之弊、平常務用戰鬪便利之具故也、而國司信濃、曾根竹兵衛、內藤清兵衛、重留作十郎等、亦至天龍寺。○十一日、有人殺松代藩佐久間修理于三條木屋街。○十四日、萩藩益田右衛門介亦至山崎。○有栖川宮及一條、大炊御門、久

我、中山、庭田、日野等、諸縉紳連書建白、請宥七卿及毛利宰相父子之罪、救萬民塗炭之苦、而如尹宮及松平容保、則不肯之、却慫慂討萩藩亂入之徒、十八日終決討伐之議、下令伏水嵯峨山崎屯集之萩藩曰、其藩士等託言歎奏、擁兵器于輦轂之下、遣永井主水正、戶川鉾三郎、雖說諭之、不肯奉命、加之國司信濃、益田右衛門介等、欲强奏朝廷、何無禮之甚乎、因發兵欲討伐各所屯集兵、汝等體之、十九日夜三更、福原越後卒中村九郎、兵衛、熊谷勇記、吉田岩雄

福原民之助、佐分利德三郎、宍戶久之進、出羽孫四郎、粟屋又助、桂勝三郎、上田熊之丞、粟屋三助、岡村熊七、村岡伊助等以下五百餘人、發伏水、至深艸、大垣藩隊長小原仁兵衛、戶田金之丞等與鯖江藩兵挾討之、福原越後蒙創、而一軍敗績、此時國司信濃、桂小五郎等亦發天龍寺、攻中立賣門、一橋及鹿兒島、福岡等之兵能禦、不得入門、去迫蛤門、擊破會津之兵、時鹿兒島藩隊長仁禮源之丞、松形淸左衛門橫擊、大敗之、而萩藩那須俊平、伊東甲之助等攻堺

町門、鹿兒島、會津、桑名等之兵擊退之、此日越中守加藤明軌、讃岐守松平賴聰、隱岐守松平勝成、加賀守大久保忠禮、信濃守眞田幸教、主膳正本田正康、隼人正成瀨正肥、中納言一橋慶喜、肥後守松平容保、及彥根、淀等各藩之兵亦各衛大內、萩藩之兵終敗績、四散、猶恐潛匿放火于市街寺院、探索之、◯二十日斬兩三條家人河村能登守、丹羽出羽守、福岡脫藩平野次郎、及和但暴舉之黨三十七人于獄中、◯先是松平參河守、松平讃岐守、藤堂和泉守、松平相摸守、松平內藏頭、松平土佐守、松平修理大夫、松平遠江守、小笠原幸松丸、松平能登守、小出伊勢守、柳生但馬守等之兵衛淀江之兩岸、及浪華之各所、二十日長州之敗兵發伏水、至浪華、高松、尼崎、津山之兵各有斬獲云、◯二十六日幕府命仙臺、盛岡、秋田各藩同幕府兵討筑波山賊、若年寄田沼玄蕃頭監軍、此日始發江戶、◯三十日命尾張前大納言、松平阿波守、松平讃岐守、松平美濃守、松平三河守、松平相摸守、細川越中守、有馬中務太輔、松平備前守、

松平出羽守、松平隱岐守、立花飛彈守、松平肥前守、龜井隱岐守、板倉周防守、小笠原大膳大夫、松平安藝守、松平修理大夫、阿部主計頭、脇坂淡路守等、討防長兩國、◯十月三日幕府奏褫松平大炊頭官爵、五日賜死、以黨武田耕雲齋等也、◯十六日水戶中納言亦誅其家人大久保甚五左衛門等十餘人、宍戶家人菊池庄介等二十人、◯十一月武田耕雲齋等脫筑波山、至京師、欲請攘夷之詔、二十一日至信州、其徒八百餘人、諏訪、松本、高嶋等兵要擊之于和田

嶺、殺傷相當、賊徒轉路去、赴越後、金澤兵守、福崎港、
賊徒不得通出降之、○十二月毛利大膳父子、斬益
田右衛門介、國司信濃、福原越後三謀臣、獻首級於
尾張前大納言、以表伏罪之意、二十八日、令海陸諸
軍各解兵歸藩、慶應元年正月四日、總督尾張前大
納言、徹陣、是日發廣島、○二月、幕府命彥根小濱兩
藩、斬武田耕雲齋等八十餘人于越前敦賀、○防長
兩國餘燼將再然、大將軍將親征之、○五月十四日、
與瑞西締條約、○十六日大將軍發江戶、閏月二十

二日、至京師、入二條城、二十四日、發京師、二十五日
入浪華城、○八月二十九日、幕府令大阪市民、兌上
浚河金、○九月十五日大將軍發大阪、翌日入京師、
二十三日、發京師、即日入浪華城、○十月朔日、大將
軍奏請讓征夷職于一橋中納言慶喜、二日、大將軍
又發大阪、入京師、○四日、勅許三港外國互市、○十
一月七日幕府令防長征討之諸藩、部署其所嚮、松
平安藝守、松平近江守、井伊掃部頭及兵部少輔、榊
原式部太輔、松平三河守、松平兵部太輔、松平越前
守、由藝州、而以松平備前守、脇坂淡路守、為應援、阿
部主計頭、松平右近將監、龜井隱岐守、由石州、而以
松平出羽守、松平因幡守、為應援、松平隱岐守、伊達
遠江守、松平式部太輔、松平阿波守、松平讃岐守、由
上關、而以奧平大膳大夫、松平壹岐守、為應援、細川
越中守、立花飛驒守、小笠原左京大夫及近江守、及
幸松丸、由下關、而以中川修理大夫、松平主殿頭、為
應援、松平修理大夫、有馬中務太輔、由萩城、○幕府
監察戶川鉾三郎、永井主水正等、在廣島、召毛利大

膳家人宍戶備後介、詰問大膳父子罪狀、抗辯不屈、
○二年五月令毛利大膳、削封十萬石、終身禁錮、而
傳家于少子興丸、且戮去年暴舉之徒、逐他藩流寓
之士、不奉命、因令諸軍、期六月五日、攻防長兩國、六
月三日征長總督紀伊中納言、駕火船發大阪、五日
至廣島、○七日、幕府及松山兵攻防州大島、長州兵
敗走、十五日、彥根高田兵與長兵、戰湯見及玖波、敗
績、十六日、幕府松山兵敗走、十九日、紀伊中納言兵、
攻小野村、擊走長兵、二十五日、復擊走之、○七月三

日長兵攻內裏、熊本久留米小倉等之兵擊退之、○先是拘留宍戶備後介于廣島、六月二十七日老中松平伯耆守、專斷歸備後介于長州、紀伊中納言聞之大怒、上書幕府、辭總督、慰諭不允、○十三日、長兵攻石州濱田、福山兵敗走、十八日長兵又襲濱田城、城主松平右近將監、自火城而逃、二十六日長兵襲小倉城、城主小笠原左京大夫、亦不能支、火城而逃、○八月二十日、大將軍從一位德川家茂薨、一橋中納言德川慶喜嗣之、○以大將軍薨、令防長征討諸

藩各解兵、○十二月五日、以一橋中納言德川慶喜、敘正二位、任權大納言、爲征夷大將軍、飛鳥井中納言野宮中納言就二條城拜之、○二十五日、天皇崩、在位二十一年、改元者六、曰嘉永安政萬延文久元治慶應、皇太子立、是爲今上天皇、

先朝私記畢

明治九年六月七日版權免許
同　十一月刻成

著者　愛媛縣士族
赤松渡
愛媛縣下讚岐國第四大區一小區
高松中新町二百十一番邸

出版人　同　平民
世田爲助
同縣下同國第四大區壹小區
高松丸亀甼三拾七番邸

八戸宣民　著　鈴木吉十郎　編

遠野史談

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岩手縣鉛排本

據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

岩手縣鉛排本影印

正三位伯爵南部利恭題字
正五位勳四等北條元利題字
田口小作序
八戸宜民遺稿

遠野史談

鈴木吉十郎纂

明治三十五年十二月

遠野　秀盛舍印刷

正

而

行

明治壬寅十一月
伯爵南部利恭

研精

覃思

明治三十五年九月題
正五位勲四等北條元利

遠野史談序

頃者、鈴木子貞携故八戸宜民君所著遠野史談、請予序之、披而覧之、上卷記阿曾沼氏南部氏之興廢、及其制度風俗、下卷錄志士偉人之紀傳、前後三四百年間之事蹟、瞭然如指諸掌、其用意可謂深切周到矣、夫先輩大家、記吾鄉之事者甚少、如宇夫方廣隆之阿曾沼興廢記、齋藤竹堂之南部五世傳、下村奚疑之八戸家系傳記、僅々數卷耳、且其所係或止於南北朝、或不過戰國時代、未有及維新前後之事者也、又未有錄志士偉人之紀傳者也、如此編、自中古而近古、而近世事蹟之顯著者、羅而不漏、綜而舉之、彰遺賢於無聞、補逸事於將滅、令世之講史者、頗有所考據發明、小子後生、讀此編者、亦必有興起淬

勵、欲以接踵前人焉、則其發揚感化之功、亦豈鮮少哉、予夙慨吾鄉史乘之不備、欲有所纂修、而未能焉、如此編、先得吾心者、吾烏不喜而序之也、

明治壬寅臘月　運甓野史田口小作撰

凡例

一篇中間有義難通者、蓋傳寫之誤、今且依舊、不敢改訂、

一西風舘大學爲宇夫方氏祖、佐々木政詮之後、今稱岩城氏、四戸長作之後、今稱高室氏、淺井信威之後、今稱中舘氏、皆本傳所不言、今補之、

一久子永豊墓碑銘、霞村詩鈔、信成堂記、東甫碑銘、佐鄕章藏墓碑銘淺井信威墓碑銘、新里重睦碑銘、枋洞溝碑銘皆可與本傳參照者、故雖非著者所集、取以爲附錄

明治壬寅十月　　鈴木吉十郞識

遠野史談

遠野史談

阿曾沼氏畧系

一 親綱　藤原秀郷裔食陸奥阿曾沼郡父曰廣綱親綱其第二子建保中移州之閉伊郡遠野邑
二 公綱
三 公郷
四 氏綱
五 朝綱　任下野守
六 朝兼
七 弘綱　任安房守
八 秀氏
九 光綱　任三河守
十 守親　任左馬頭
十一 親郷
十二 親廣　稱孫太郎
十三 廣郷　稱孫次郎
　　 廣友
十四 廣長　稱孫三郎慶長六年亡
　　 廣吉

南部氏畧系

一 實長　清和源氏南部光行三男居甲斐波木井郷
二 實継
三 長継
四 師行　暦應元年戰死于阿部野贈正五位
五 政長
六 信政
　 政持　新田氏祖
　 信助　中舘氏祖
七 信光
八 政光　明徳四年春移陸奥糠部郡八戸邑
九 長經
　 政慶　七戸氏祖
十 光經
十一 長安
　　 光清　田中氏祖
十二 守清
　　 信治　澤里氏祖
十三 政經　奉勅討楯崎氏始稱八戸氏

遠野史談

十四 信長
十五 治義
十六 義継
十七 勝義
十八 政榮
十九 直榮
二十 直政
廿一 清心尼　直政室
廿二 直榮　寛永四年移陸奥閉伊郡遠野邑
廿三 義長
　　 義也　附馬牛八戸氏祖
廿四 義論
廿五 利戡
廿六 信有
廿七 信彦
廿八 義顔
廿九 怡顔
三十 義堯　復南部氏

野遠史談

卅一 義茂
　　 女子
卅二 濟賢
　　 富治
卅三 義敦
卅四 行義　正五位男爵
卅五 女子
　　 義信　男爵
　　 義仁
　　 女子
　　 義秀
　　 女子

遠野史談

目次

遠野史談

遠野史談卷之上

第一篇

八戸宜民著

阿曾沼廣綱藤原秀鄕之裔也、文治中、右大將源賴朝討藤原泰衡、廣綱從軍有功、賴朝加封以遠野十二鄕、廣綱乃使次子廣親居之、子孫相繼至朝綱、朝綱朝京師、以其子朝兼幼、委事執政白懸某、(稱左衞門尉)白懸專橫極其暴刻、士民愁怨、會國司源顯家、以南部師行等爲巡撿使、巡察國中、師行來橫田城、朝兼乃陳白懸專橫狀、請除之、師行告國司誅之、

初廣綱城護摩堂山、曰橫田城、以居廣親、至廣鄕、更城鍋倉山遷焉、當此時、織田信長爲政近畿、威名振天下、諸侯望風朝聘相繼、廣鄕亦遣間使贈白鷹、信長與書謝之、已而信長薨、其臣羽柴秀吉代爲政、廣鄕以謂匹夫豈久握天下之權者乎、因不通使聘、秀吉怒、將收其封、因蒲生氏救解、僅得附庸於南部氏、廣鄕慙憤、屢失禮於南部氏而沒、子廣長嗣、亦不禮南部氏

廣長族有鱒澤廣勝者、與廣長有隙、而常欲得其封之半、密通南部信直、其臣淺沼刑部固諫之、廣勝怒奪其祿、

邑民數爭境界、獄訟不已、盖廣勝嗾之也、廣長繫廣勝獄、且褫其祿、廣勝恨之、謂信直曰廣長暴戾、濫虐臣民、采邑祖先之所傳也、迨臣之身、失寸地亦臣之耻也、願諭廣長致之、信直遣櫻庭光康、謂廣長曰、聞邊民屢爭鬪、事聞幕府、必得重譴、不如割封之半、以與廣勝、廣長怒曰、我聞廣勝密結南部氏、安知非矯

非爲理、以訟之乎、廣勝失禮於我者數矣、我常寬容之、而謂割封與之何哉、光康不能詰而還、路伏起、僅脫身至三戶、言之信直、信直亦怒曰、是易我也、我當請幕府誅豎子也、

會上杉景勝叛、德川家康令近憐諸侯赴攻、廣長亦屬南部利直從役、利直信直子也、廣長乃命先鋒廣勝、廣勝辭以疾、利直以封內賊起先歸、廣勝恐誅、迎之花卷、說以舉遠野歸其有、利直大悅、啗以厚賞、廣勝還誘留守上野丹波平清水駿河、二人贊之、乃大會將士、謂曰、南部氏積怒於我、諸君之所共知也、今時公不在、將見討滅、我衆寡不敵、不如降焉以全妻子也、衆皆應之、於是三人相謀、將弑廣長妻兒、送其元三戶、監致之上野氏、熊谷安左衞門世田米氏臣、嘗從夫人來者也、適臥疾在蓐、聞之蹶起、提刀蹌踉抵綾織、上野氏僕出拒、遂爲其所擊殺、已而廣長還抵人首、聞封內有變、顧執政松崎監物光興寺靱負曰、我嚮不誅廣勝、而委後事於丹波駿河以至此、是吾命窮之時也、我當自盡、汝等斬吾頭、送南部氏、以圖後榮、二人流涕諫曰、徒死何益、不知赴氣仙爲後圖、廣長從之、悉散去從士、獨與松崎等數人、適倚世田米氏、

廣長自世田米起兵返攻、廣勝逆擊之原田、我軍設伏佯北、廣勝追擊陷伏大敗、脫身走落澤中、爲追兵所獲、後廣長屢伐遠野、不獲志、終事伊達氏、利直已滅阿曾沼氏、報之幕府、且謝擅伐之罪、幕府乃加賜遠野利直、利直已得遠野、追賞廣勝功、加祿其子忠右衞門、爲二千石、丹波駿河等加祿各有差、賚族女妻忠右、賜名二人、丹波稱右近、駿河稱平右衞門、偕爲遠野城代知其政、

忠右衛門有侍女曰阿鍋、有殊色、忠右絕愛之、其妻妬之、憤恨而死、及娶南部氏、寵阿鍋如故、而不顧南部氏、南部氏絕婚歸父家、利直怒曰、豎子忘恩背義、敢蔑吾女、將召罪之、忠右恐誅奔江戶、利直命右近等搜捕、賜之自盡、併殺其子千代松、千代松阿鍋所生、阿鍋悲慟、投水而死、

平右衛門爲騎將直江戶藩邸、北十左衛門者其女婿也、嘗有怨南部氏、將往大坂屬豊臣氏、過藩邸誘平右、平右亦心陰懷觖望、即許之、然以資乏未發也、已而期滿還三戶、利直聞其與十左通謀、召詰之、竟首服、即收祿賜死、平右死後、右近獨擅政、右近有四女、皆先父死、而右近亦疽發頸而死、

二人已死、利直乃以毛馬內某（稱三左衛門）、槻館某（稱左兵衛）爲城代、庶民不服其政、輒犯法殺人、放火奪財、二人不能禁、利直患之、以此地邊境遠於治所、非城代所得制也、乃移其族八戶直榮鎭撫之、實寬永四年二月也、

南部氏

南部直榮、其先曰實長、南部光行第三子也、世居甲斐波木井、其曾孫師行、建武中、從源顯家勤王、戰死於阿部野、其後政長信政信光三世相繼以至政光、朝廷所賜刀鎧詔勅、今現傳家、及南北講和、徙居八戶、經十四世而至直榮云、

直榮之自八戶徙遠野也、藩主利直、特許以擅斷死罪、而其家宰岡前宮內、施爲得宜、暴民斂手、終以無事、

藩主利直從將軍秀忠朝京師、敍四品、使直榮獻物謝焉、直榮詣紫宸殿上階、主殿司問曰、汝誰氏使、直榮對曰、臣南部利直之使也、曰南部氏系出於何、對曰、姓源、武田氏之庶流也、曰然則猶上一階而可、畢事而還、利直稱其敏、

藩主重直從將軍家光朝京師、直榮復從焉、大駕至大堰川、函簿纔達岸、而水溢橋落、渡將絕焉、重直命直榮試其淺深、直榮與從士工藤某（稱四郎右衛門）騎渡、重直覩其還、促從臣渡、從駕諸藩皆效之、於是直榮名聞遠近、

岡前宮內有恨小笠原某（稱三之丞）、矯命殺之、直榮誅宮內、初直榮之在京師也、山尾某失禮、爲小笠原所斬辱、山尾告之宮內、當時家宰例兼輕卒長、山尾蓋宮內之部下也、宮內悒曰、彼何者敢辱我部下、吾必爲汝報此怨、汝愼勿形諸辭色、已而直榮從重直還盛岡、即日悉還從行士於遠野、宮內稱疾、故後一日而返、乃謂小笠原曰、主公有命、賜汝死、如其罪汝自知焉、汝速自裁、小笠原乃抵家宰松崎大學舍請罪、大學曰、吾不知也、無故

賜死、甚可怪矣、我問之宮內、宮內不知、則請主公、子勿死以待後命、宮內恐事露、即率從士數十人、圍小笠原舍、吶喊趣死、小笠原已去、匿馬場某宅、宮內探知之、遣是川某（稱孫右衛門）說殺之、宮內已矯殺小笠原、恐誅奔東禪寺入庫自衛、因宮內之薦得祿仕者、及川某等七八人往蹤焉、直榮聞之大怒、遣監察長崎某（稱藤兵衛）誅宮內、工藤與四郎者在遣中、謂長崎曰、在庫中者不獨宮內一人、誅之甚難、僕請先入說之、君等在寺中備不虞、乃脫佩刀入焉、謂宮內曰、君盍速歸待公命、君勳無比、今長崎氏來迎者、或宥死亦未可知也、又謂及川等曰、諸君皆新賜祿者、何怨主公之有、而事至此者、無乃黨岡前氏、欲共死生乎、皆曰豈敢黨岡前氏哉、但臣等賜祿雖謂君恩、抑岡前氏之藉、故從焉耳、當歸死有司、各出庫還橫田、於是長崎入傳命宮內、檻致

横田、賜死沒祿、乃令及川等曰、汝等不失義於宮內、可嘉尙也、今後國家有難、亦宜如此、赦而不問、皆感泣思死事、

宮內之圍小笠原也、木村某（稱藤次郎）宅在其近隣、誤爲失火出見、內田某（稱左平治）者來斬之、宮內從士亂斫內田、內田墜溝中、呼曰、奉命放殺也、於是衆漸止、及川某（稱善右衛門）往內田氏謝其過、且曰、傷肩者我也、子死願告我、我亦可屠腹從於泉下、人稱之、

宮內義父曰備前、備前有一兒、曰安助、潛置岡前村、後直榮聞之、擧爲代官、管左比內宮守二村事、安助請改氏岡、後曰岡野、及宮內伏誅、欲與祿百石爲其後、安助辭曰、臣不願也、岡前氏祿本三百五十石也、宮內有罪沒祿、祖先遺憾可想矣、從公命恐非祖意、臣故不願也、後又欲與二百石、復辭不受、

南部氏之族有新田氏、世祿二千石、傳至政廣、政廣二子政榮義實、政榮出繼宗家、義實死而無嗣、有三女皆幼、直榮欲待其長而求佳婿、假托家事其妻、而支族臣隷、各樹黨相爭、雖屢禁之不止、直榮慮遂危家、削其千五百石、諸老皆諫曰、新田氏之於公家、猶公家之於宗藩、曩圓岩公（直政）之沒而無嗣、藩主不沒祿、使清心尼公（藩主信直姪直政妻也）承後、以待其女長、主公竟來繼、且自新田氏入紹公家者已三世矣、其親昵固非他家比也、主公願熟慮之、直榮曰否、新田之於我家、與我家之於宗藩不同矣、夫吾祖日圓公（實長）事鎌倉氏、開封於波木井、旗峰公（師行）以來、世輸忠於南朝、采邑則其所賜也、非宗藩所領、然常不失嫡庶義、相敬相親、救難分患、聖山公（政榮）時有小田原之役、適國內叛者四起、藩主乃托內政於公而往、遂爲盛岡附庸、以及圓岩公、至尼公時、始列爲臣、是宗藩所以不能收我采邑也、如新田則不然、其祖政持嘗賜邑於南朝矣、然及其裔孫親光、從建英公（政光）徙八戶、則我家分地給之、豈與我家於宗藩、可同日而語哉、今新移遠野、邑民未服、時變不測、而族隷相爭、女主不能制、是其所以有此令也、諸老悅服、後五年、妻福田出羽（後稱小十郎）以長女、以存其祀、出羽政廣姪也、

舊制邑主遇家士、一以新故爲別、又不問祿之多寡、與職之高卑、是以憤怨辭祿而去者間有之、直榮欲改之、然謙讓不暇而沒、義長嗣立、首破此格、曰是先人之遺志也、如不服焉者、須致祿而去也、衆謹奉命、其他大釐革弊政、政蹟粲然、有可觀云、義長沈毅好學、不以貴加人、人畏而愛之、監察有新直舍者、輒退左右與語、人々自戒、不敢爲非、嘗侍世子行信觀舞樂、終日危座、無怠容、重信曰、吾家寶也、

義長請藩主重信、撿采邑田、割剩田二千石、與庶弟義也、以爲支家、是爲吾家始祖、亦直榮之遺志也、

義長沒、其子義論甫七歲嗣立、爲人溫醇和易、人有望於後來、無何患痘而沒、於是藩主重信使山田利戡繼其後、利戡利仲子、而重信從姪也、正德二年、沒無嗣、重信又令南部信有承其後、信有輿信子、於重信爲庶孫、享保二十年沒、子信彥嗣、信彥多病不堪劇務、讓家於支族八戶義書子義顏、而老、子孫相繼以至濟賢、

當是時王室中興、悉撤藩爲縣、以江刺、閉伊、氣仙、鹿角等四郡、爲江刺縣、以横田爲其治所、後廢之併岩手縣、而置西南閉伊郡治焉、

鄉人相議、建一祠於城趾、以祭師行以下五世勤王事者、曰鍋

倉社、車駕嘗東巡、賞忠孝旌節義、至盛岡召濟賢孫行義、賜祀賚若干金、

制度

元祿以前、戰國之餘習猶存、士死無子、有之不稱其器、或悉沒祿、或減其半、雖微者有才器、則與祿擢用、

士民犯罪者、有司召之、多不應命、於是乎有放殺焉（俗曰波奈志字知）有掩捕焉（俗曰遠志古美止里）命劍客途上逢犯者、即拔刀斬之、名曰放殺、命捕手就犯者家、逮捕而致之、名曰掩捕、其應命來者、拷掠極酷、叫聲徹外、

士至老耄、不許致仕、蓋慮其子犯法沒祿、爲親憂也、子不論嫡庶、不許私加冠、蓋以取爲近侍也、故或有被剃猶屬仕藉者、或有及壯不加冠者、

風俗

遠野爲形便地、近鄕賈人、來通有無、便商賣者月六回、名曰市日、無賴之徒、混入爭鬪、死傷不絕、而俗尊信神佛、及自懸專橫、賈人不至、邑里蕭條、南部師行誅白懸、而繕屋監暴、課税外商、以修堂祠、蓋皆從民望也、

士人家屋、唯蔽風雨而已、垂薦代戶、不施牀、敷以菅莛不緣、而專講武技、捆履秣馬、出野耕耨以習勞、務堪風雨寒暑、

婦女出外、額紅巾尙袿、帶幅二寸、黑笠、戴頭、紫靴穿足、其夫死有父毋若子女者不斷髮、蓋恐其失禮父毋、視凶子女也、過百日、則粧飾如舊、以待其成立、觀貧家孀婦、或再歸他家、則指彈誹之、元祿以後、此風漸變、夫死即斷髮投棺、未一年、施髢涅齒、復醮他家、至於覥無愧色、

教育不行、少讀書講道者、不過托兒童於僧侶、僅知文字、南部義長好學、祿津輕人江田義宗、（稱勘助）教授子弟、閭里聞絃誦聲云、

遠野史談卷之上終

遠野史談卷之下

八戸宜民 著

第二篇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夫遠野雖壤地褊小、忠信才德士、亦豈爲乏哉、余叙阿曾沼南部二氏事、可得傳於後者二十五人、忠君殉國者有之、修學育才者有之、膽略超衆者盡力利民者亦有之、各以類分之、以附于後、

西風館大學

西風館大學、父曰孫四郎、居西風館、嘗爲仇人所襲、與二子俱死、大學時二歲、其母懷之、奔山田倚父家、大學年已長、有復歸之志、往寓上野氏、上野丹波黨鱒澤廣勝、而圖阿曾沼氏、丹波

監致廣長夫人毋子、使大學弑之、大學流涕曰、我寓貴家者、豈爲保生哉、唯冀因推薦事公耳、雖未得見、心已許矣、則君臣也、况君夫人、我所不忍、君若怒之、万死亦不辭也、丹波曰、子純臣也、今聞子言、悔吾過矣、雖然爲此謀者不獨我、我莫復如之何、子必目我爲賊、請斬吾頭、大學曰、洵如貴命、寸裂猶有恨、然殺君賊猶衆、故不敢、唯願君說賊倰過迎公、若不能然、則速殺我、各爭死不止、大學曰、君果悔之、則與君夫人及公子於我、我致之世田米氏、丹波許諾、即衷甲奉夫人赴氣仙、大學已致夫人世田米氏、還橫田潛市中、以察動靜、已而廣長自最上還、將入遠野、廣勝等設伏待之、大學乃抵人首、見廣長曰、臣西風館孫四郎第三子大學也、丹波與廣勝等謀不良、向將弑君夫人、臣纔乞而得免、今路有伏、行危矣、恐主公未悉事情、故來告焉、廣長曰、汝純忠可嘉尙、然初我不知汝、及今見汝、可謂我與汝俱不幸矣、將自殺、大學等諫止之、從復赴氣仙、不知所終、

阿曾沼玄淨

阿曾沼玄淨廣長族也、有氣槪、鱒澤廣勝之謀反、大會將士於城中、說以禍福、將士皆黨之、獨玄淨瞋目睨廣勝等、叱曰、咄、見利忘義、豈人臣之所爲乎、吾死不與汝輩、投袂起、還其邑附馬牛、據館以待賊、賊又贈書誘降之、玄淨大怒、寸裂其書、截使者耳鼻而放之、賊怒來攻、玄淨力戰數十合、刀折矢竭、遂爲賊所鏦殺、其臣大野某、稱源左衛門收其遺骨、赴高野山修冥福云、

大槌孫八郞

大槌孫八郞亦阿曾沼氏族也、世領大槌、家富士衆、鱒澤廣勝之圖難、特貽書勸黨己、孫八郞大怒、立斬使者、傳檄將士、戮力

討賊、而莫有應者、因欲與廣長偕存亡、以待其還、已而聞遠野軍與北閉伊軍、海陸來攻、以謂孤軍難支、徒死無益、不若潛匿待時也、即乘夜奔唐丹、匿所知民家、無幾而歿、

松崎大學

松崎大學、初稱比卷澤市兵衛、窪田人、來八戸事南部直榮、爲家宰、從移遠野、藩主某嘗臨直榮邸、執政石井伊賀從焉、酒酣拔刀睥睨、一座皆怖匿、大學適直在邸內、聞之即入、謂伊賀曰、君欲何爲、速投刀焉、伊賀范然、進奪其刀、輿送之其家、人稱其膽勇、

新田長政

新田長政南部氏之族也、邑主義論、嘗遣長政于藩邸、代賀藩主行信嗣立、行信設舞樂祝之、使使臣陪觀焉、長政素善監察

某、某私告之長政、且曰、子等當列堂下也、長政憮然、答曰、僕代義論來者、即義論也、堂下之觀、死不與焉、行信聞之大怒、若不肯將處法焉、語之其父重信、重信曰不可、汝何過之甚、夫長政雖陪臣、而有祿五百石、堂下之觀、豈不愧焉乎、宜於堂上行信從之、

中館吉久

中館吉久稱忠右衛門有才幹、嘗爲家宰、例擇民爲僕、撿其强弱、別爲三等、蠲租各有差、是以歲計日減、吉久患之、新課金於民、名曰僕金、取僕時定法給之、以易舊制、義長之爲嫡子、吉久管其金、數年之後、大增殖、至繕兵製器、八幡祠初在宮代、直榮命吉久相地近郊遷之、吉久以鶖岡山麓、士女雜沓、不害稼穡、遂遷焉、其處事約此類也、

廣田太郎左衛門

廣田太郎左衛門、最上人、忠實有才幹、直榮祿之、太郎左嘗直盛岡邸、時早秋矣、一朝大霜、即稱有公事、驅馬適郡山、就一米店問米價、悉數購之、是歲米價漸騰貴、竟至無沽者、而南部氏獨得不乏者、實太郎左之力也、

及川恒次

及川恒次稱源次郎、系出於源三位頼政、頼政孫成綱、爲但馬目代、食及川莊、因氏焉、成綱十三世孫光政、嘉吉中黨結城氏朝戰死、光政孫光村、仕陸奥葛西氏、居磐井郡東山、傳至恒吉、始属南部氏、移閉伊郡小友村、傳至恒吉孫恒次、小友村西南曰外山、接江刺氣仙二郡、實爲山間別境、地久荒蕪、未有居民也、恒次慨然有開墾之志、而憂無資金、因謀發金坑獲其利以資業、遂相地採掘、行之數年、所得果多、名取澤鑛山是也、於是始從事開墾、起工於寬文之初、至十一年竣、得田畝百町、民戶三十、遠野邑主南部直榮賞其功、賜新田二十石、恒次之子恒宗、稱利左衛門、享保中、移遠野、因邑主賜宅地也、恒宗四世孫恒固、稱五右衛門、亦用力開墾、以致家產豊富、因屢献金邑主、至數千貫、邑主嘉之、賜祿五十餘石、併前所食二十石、而七十餘石、傳之子孫云、

宇夫方廣續

宇夫方廣續稱長右衛門、遠野邑有猿石川、板橋架焉、架橋中央必用柢柱、而每河水漲溢、往々漂去、因渡船以通人行者年已久矣、廣續憂之、百方考案、遂造一橋、中央不用柢柱、捐資起工、數月而成、自此無復漂去之患、一鄕便之、廣續曾孫曰廣隆、

稱平太夫、又宗右衛門、幼時從處士江田勘助學、善詩文和歌、旁嗜武技、兵法砲術弓馬刀槍皆極其蘊奥矣、著書頗多、有神道藪掃十卷、伊達四代記三卷、遠野故事記七卷、遠野舊事記一卷、阿曾沼興廢記二卷、八戶家傳記二十五卷、

久子永豊

久子永豊、字景叔、號翠峰、通稱小五郎、江戶人、幼從父毋、往於窪田、及長婦事幕府、盖父命也、而受業榊原龍樹龜田鵬齊門、永豊爲人倜儻磊落、如無撿束、而用力學問事業、淬勵不已、文化中、致仕漫遊諸州、經仙臺來遠野、下帷授徒、爾後鄕學之振起、實其力也、永豊又觀秕政病民、如已推擠溝壑、非救援之則不已、當是時、英艦出沒於東海、而諸藩大約侈靡疲弊、永豐慨然、欲上書當路切論、以强內制外、遂不得志、故放浪於山嶺水

涯以自遣、常勵子弟曰、人之在於世、除老幼疾病、則不過三四十年、碌々徒過、豈不自愧乎、苟有益於世、則當奮踊爲之、雖死不顧也、鄕人尊之曰翠峰先生、

田口孝完

田口孝完、字某、號梅雪、通稱實、後改主一郞、本性小笠原氏、出繼田口氏、田口氏之祖曰藤好、稱彌右衛門、延寶中、以儒學仕南部大膳太夫重信、頗見親近、有四子、曰藤賢、藤貞、藤舊、藤行、藤舊稱新六、又太郞左衛門、仕山田利戡、利戡之父曰利仲、於重信爲甥、利戡出繼遠野南部氏、藤舊從往遠野、子孫自此臣隷遠野邑主、孝完自幼好學、師事久子小五郞、長而仕邑主南部濟賢、累進顯職、爲用人兼町奉行、而常以設鄕黌育人才爲已任、與江田重威及季弟工藤將芳謀、勸邑主建之、名曰信成

堂、孝完以原職兼敎授、黽勉從事、自此一鄕之子弟、彬々嚮學矣、孝完才氣不如重威、學藝不如將芳、而宿德令望、冠冕一時者、以其愼重簡默、剛正自持、利害不動其心也、明治二年二月歿年六十、

江田重威

江田重威、字子固、號霞村、通稱大之進、後改泉、系出於江田行義、重威幼受句讀於唯是某、某曰、是麟兒也、後執贄久子小五郞、以謂培塿非松柏地、南遊入安積艮齊塾、苦學三年、業成歸鄕、開塾授徒、爲信成堂敎授、登參政、侍讀嗣子義敦、後爲江刺縣史生、兼修道館敎頭、又爲宣敎師、巡敎管內、諄々不倦、聽者皆感嘆焉、晚年罹病不食者二旬、雖形体頗衰、志氣未嘗少挫、時年七十、力病聞賀宴、自執筆書詩歌各一首、先歿盖三日矣、

重威慷慨尙氣節、談及忠孝事、潸然淚下、藩主嘗治兵荻島、事畢、重威飮一酒樓、鄰房有五六客、大誹行軍無法、重威大怒、即入叱曰、咄、痴漢何知、是武田氏遺法也、何處不稱法、請聞之、客不能答、露刄威嚇、重威亦拔刀、與俱鬪街上、石中額氣絕、蘇而復起、以此座見沒祿、後以其半給其子謹平、重威之在艮齊門、與當時名士吉田松陰安積五郞等交、居常說勤王、所作詩文、亦皆寓其意、一夕隱几眠、同寮戲設位炷香、如奠死者、滿堂哄然、愕覺、賦詩解嘲、艮齊聞之、知其偉器、臨歸送之、以詩曰、東南欲盡南部山、山高水長蛟龍蟠、千年神氣久蘊積、民俗敦樸古風存、江生莫乃鐘其秀、幅巾僊鶴翔天門、軀幹俊偉胸磊落、擧杯長嘯睨乾坤、自言祖先非衆族、堂々南朝烈士孫、世平雄武無所用、寶刀空藏舊血痕、便欲學文樹赤幟、遡洄遙尋洙泗源、

願子歸去振木鐸、長使斯道行雄藩、及尊攘說起、勤王諸氏、頻寄書促起、至有老兄不來此事難開緒、願來助、一臂語、淸川八郞等之擧兵、自來勸之、適有足疾不果、以爲終生遺憾、重威最長於詩、音調風格、一效元遺山、及老簑笠逐風月、狀宛如漁翁云、

工藤將芳

工藤將芳字季蘭、幼字子々松、後稱讙之助、又讙造、號春亭、本性小笠原氏、出繼工藤氏、爲人寬厚易直、自幼好學、師事久子小五郞、長而仕遠野邑主南部濟賢、自近侍歷任目付用人、眷遇頗厚、嘗與仲兄田口孝完、及江田重威謀、勸邑主建鄕黌、信成堂是也、將芳以原職兼敎授、功勞居多、嘗遊江戶、就安積艮齊受業、後抵京師、入岡田月洲之門、而其所交遊、長州人小倉

乾作、小國嵩陽、本藩人江帾通高等、皆有於時者也、將芳多才藝、善詩文、巧書畫、雖身居劇職、有暇則弄翰墨、風流自遣、將芳無男、養孝完二子鼎爲嗣、鼎有氣概、嘗遊于江戶、師鹽谷宕陰、又入聖堂爲經義係、其所交佐賀人福島九成關義臣等才俊之士頗多、業成歸鄕、爲信成堂教官、人稱其能繼箕裘云、

佐々木政詮

佐々木政詮、號東甫、世爲市長、資性忠實廉謹、常語人曰、人不可不學、然學焉而不入室、則不如初不學、故其所學悉極精矣、嘗受天文學於戶石某、爲起一樓於屋後、有暇則登此、研究積年、遂遊京師、詣陰陽寮、益極其蘊奧、又潛心於地理學、陸奧壺村、有古碑、題曰日本中央、人莫解其意、政詮獨以謂是或倂算夷地歟、因考度數、自作縮圖、撿之則果中央矣、政詮爲市長十

年、嘗輯錄其所管之時事、及所見聞之利病、爲一冊子、以便後人、邑主優賞、許着士服、蓋特典也、

佐鄕谷恕伯

佐鄕谷恕伯、又稱恕助、系出於佐々木四郞高綱、高綱之後、有仕佐竹侯者、自此世居秋田、傳至源四郞綱勝、綱勝有故、脫藩遊歷四方、寬永中來盛岡、因臣遠野邑主南部直榮、綱勝卒、子綱三嗣、有六子、長曰甚五右衞門承家、三曰文左衞門、分祿別成家、其子道件始業醫、子孫世襲、傳至恕伯、恕伯幼跌宕不羈、長而彗敏、慨然有繼箕裘之志、以謂欲修醫學、則不可先修理學、欲修理學、則不可先修蘭學也、當時外國語之行于本邦者、惟有蘭學焉耳、英佛獨魯等語學、未全開也、於是負笈遊長崎、就某氏修蘭學、尋還大坂、學醫緒方弘庵、其在他方七年、自天保辛丑、至弘化丁未、業成歸國、居盛岡、名聲嘖々、當此時、醫家多守漢法、而少知洋法者、如種痘術、亦無講之者、獨恕伯唱道西泰醫方、最用力種痘法、所濟救甚多、

和田元庵

和田元庵家世業醫、至祖父元弘漸著、父元庸遊京師、學吉益氏、特精傷寒論、其所著有精義外傳、及三世醫談、元庵夙承緒、又親炙吉益氏、父祖之意、與已所新得、斟酌施治、病者立癒、名聲噪閭里、

四戶長作

四戶長作、栃內村人、自幼好稼穡、墾田數頃、力耕自給、後來橫田村、搆矮屋於荒野、以庸春爲業、有暇則徘徊市中、拾摭木屑塵芥、布之猿石河岸、盛以砂礫、蓋欲築堤防水、以得沃土也、而

河水暴溢、隳壞之、長作悵恨久之、請邑主、禁河壖、爲漁獵、駢植樹木、奮築九年、堤始成、墾田十餘町、籍上邑主、邑主嘉之、悉與其所墾田、擢爲家士、長作爲人豪放嗜酒、酒酣露体大笑、然儉朴律身、及爲士人、猶處舊廬而晏如也、

米內眞豐

米內眞豐、爲橫田村戶長、嘗聞會家堂前地肥沃、得引水則爲良田矣、然其地勢稍高、不便灌漑、時際維新後、工業大進、乃鑿某山址、以引來內川、經營數年、怨讟紛起、皆最眞豐、奮賛其議者、僅村上某、遊田某等七人、然眞豐不少屈撓、捐資傾產、竟能成之、此溝長二千四百間、漑田三十餘町、雖大旱不涸、一鄕便之、

四戶政之

四戸政之、稱三平、後改弓馬、本性鴾野氏、幼慓悍、而性最好馬、四戸仁喜太夫、以善御仕邑主南部氏、一日見政之、奇其爲人、遂養爲已子、政之自此就義父學、其業大進、未弱冠、已極其蘊奧矣、既而遊江戸、又抵京師、所到搢紳列侯、爭聘覧其技、山階官亦嘗召見、賜書及物褒之、明治二年、俄國皇子亞勒亞斯來朝、朝廷饗之延遼館、特命政之、御馬供覧、其在江戸、騎登芝愛宕山、又嘗過陸奧伊達郡、騎登丸山、政之爲人隆準廣額、快活有俠氣、諸般武技無不兼修、而御馬最精妙、雖嚙踶不可近者、御之則縱橫徐疾、無不如意、政之舊藩時、擢列本藩仕籍、人以爲異數矣、維新後、復官兵部省、又以其術見採用云、

高橋重中

高橋重中稱千助、夙好兵學、初學福田諸鎭、諸鎭小幡流之師

也、後遊江戸、學市川熊男、熊男長沼流之師也、居數年、業成歸鄕、以其所得授徒、邑主南部濟賢嘉之、增祿若干石、

米内多藏

米内多藏、是川某次子、出繼米内氏、幼好武、受槍術於祖父祐平、祐平傳寶藏院流、善用十字槍者也、多藏又師事青木俊助、已而遊東京、入勝某門、其技大進、業成還鄕授徒、鄕人知講此技者、實多藏之力也、

淺井信威

淺井重威字畏鄕、稱猪太郎、信恕之子也、性敏慧好學、幼遊江幡岡二氏門、嶄然露頭角、維新之初、入慶應義塾、修洋學、嘗曰我國四邊皆海、一旦有緩急、何以應敵、鑄砲造艦、洵方今之急務也、乃赴橫須賀、入造船局、奮就其業、嘗應局試、漢洋二學、應

答如流、試者大驚、擧爲第一、明治六年、某月罹病、沒於東京客舍、人皆惜之、

僧無盡

僧無盡、京師人、或曰附馬牛村人也、嘗航之明爲僧、歸師事妙應、業成徧歷諸國、抵附馬牛村、創一寺、曰東禪寺、高野山釋迦院住僧、一夕夢高祖空海語曰、吾在世時、手寫般若理趣經、不果而沒、今無盡者在東禪寺、汝速使彼繼成焉、於是住僧遣人招請無盡、夢適合、乃許之、後村上帝嘗聞其名、賜以大師號、後南部守行爲國司、討大槌賊、中流矢歿、遺命葬東禪寺、無盡爲導師云、

僧某

僧某者鹿角郡人、花輪内膳之季子也、來遠野住西來寺、幼時

與彥六郎親善、彥六郎者藩主利直幸内膳女所生也、其生與某同甲子、後藩主重直卒、無嗣、彥六郎入承其後、是爲重信、重信已繼南部氏、憶舊誼、召見某、欲致之盛岡、某辭曰、臣不閑禮節、不願也、欲與祿、又辭曰、是招賊也、臣不願也、友村民酌濁醪起居適意、則臣之至樂也、乃辭歸、稱病不復出、

僧日信

僧日信、初稱武次郎、杉岡政常次子、出冒新田氏、性穎異、幼時每與群兒嬉戲、自執軍麾指揮宛如老兵法者、稍長、受學於澤里哲齊、兼通武技、然有酒癖、醉輒罵人、故獲罪見禁錮、一日慨然曰、大丈夫何鬪々宅於此哉、吾誓成一業、以償前過矣、負笈出鄕、賣卜以充路資、數年之間、足跡徧海內、卒登身延山、巡覧累日、心竊欽羨不能去、決意爲僧、留學數年、著安國論注解、既

而自謂、吾鄕未聞有此宗、吾歸弘之、則足以償前過矣、而事不果行、心怏々不樂、又去西遊、至京師、住征光寺、爲大僧正、特受山階宮眷顧、及尊攘說起、奉其密旨、探奥州諸藩動靜、於是箯輿紫衣還鄕、鄕人皆驚、方此時、幕府忌唱勤王說者、發吏卒逮捕、日信亦見囚、繫盛岡獄數年、遇赦而歸、乃嘆曰、殘軀何爲吟詠自適、以終其身、

遠野史談卷之下　終

遠野史談附錄

鈴木吉十郎 編

翠峰先生墓碑銘　勝村師軒撰

予與君交二十五年而其相會一堂三四十日或至五六十日者不過十二度蓋以君在南部吾居仙臺也然其講習之次談必及心事相託以後事故得詳其出處履歷君久子氏姓源諱永豊字景舛又汪然號翠峰及五葉山人通稱小五郎生於江戸二載有故從其父母之羽長於窪田年甫十五以父命獨皈江戸仕幕府爲御先手寄騎俸二百三十苞屬麾下鳥銃隊司井上氏受學於榊原龍樹龜田鵬斎二先生文化中辭仕籍經總常而至奥居仙臺府及志田遠田本吉氣仙後遊蹤多在瀕

海諸方君爲人倜儻不群天眞爛燦有時耽麴糵酣歌醉舞外如無撿束不可羈以繩墨而內實刻苦精緻其授徒循々規誨以氣節相勵居恒語人日時屬清平宜有爲之日人生除老幼不過三四十年豈可碌々徒過乎苟有益於家國天下則當奮迅踴躍而爲之雖死不顧也故所至有秕政不便於民則猶出已必禁遏之然後爲快而比年英舶出沒於東洋沿海諸藩大率乏國用內自疲弊四民不聊生君知其弊所由也欲上書論辨蘇息邦民以强內而制外其意將以死從事而關　廟算非一介生所可議遂罷君既已不得志益汗漫自肆往々發其志於辭賦弘化丁未初夏自平田歸遠野罹病不起享年五十七實四月二十二日也妻藤田氏無子受業生某等買地葬遠野衢白泉山前遺稿數種蔚然滿篋而書畫銃劍皆其餘技不復

悉記初閉伊及濱海少俗讀書知大義者二十年以來行義文章可觀者多亦可以見君誘導之力也係以銘二日

君抱器材　爵不得伸　韜輝含彩　畢生沈淪
一片丹心　憂國憫民　最憤外夷　講學薰陶
多士彬々　志雖不展　流風長存

嘉永紀元九月

霞村詩鈔

斷杯歌有感作

重威汝忘醞釀殺汝父邪重威汝忘醞醸危汝身邪父兮身兮已如此造次忘之非人子人而不子天理亡豈得能仰日月光不幸吾夙丁偏罰一毋猶在多白髮我酒爲病其所憂况又三年作遠遊吾推其心腸欲斷如絲念慮發慨歎嗚呼不肖不能

顯父名嗚呼不敏不能安田情素行不愼背父毋三千罪魁杯在手聖跣儀狄其意深今而後知酒可禁酒之害甚於仇敵酒之毒甚於鬼蜮戰々競々薄氷深淵一息猶存誰不愼旃作斷杯歌々且悲嘗膽臥薪有此篇

余偶隱几而眠同寮戲設位炷香如奠余者一堂哄笑余愕覺乃賦一篇以解嘲實四月念二日也

寧才鬼勿爲頑仙陶潛此語萬口傳我性木强曾不信一事無成過卅年一朝憤發讀聖籍五里霧中又生烟濂洛源遠迷方向氣倦芒々隱几眠同寮盡是燕趙士安知戲謔含諷意生乘高軒屬蠻鞭死應冥廳判詐謁空餘双刀在腰間欲死不死無容地不如能讀生前書莫臨大節謬大義

信成堂記　工藤將芳撰

國家養育人才之方無他在文武二道也已文以養其内武以脩其外内外培養使斯民歸於忠誠節義之風而已矣昔者南北之際吾公家先世世殉身王室雖至兩朝媾和猶守節不屈其忠誠節有確乎不可拔者及豊臣氏宰天下也讓諸侯之不至者促其朝覲時吾南部疆埸有畀守難其人以故吾聖山弘公膺居守之任以其意聞諸豊臣氏爲宗家附庸迄今已二百有餘年矣然其臣庶大率南朝勤王之裔而忠誠節義之風累世不沒以至今日此乃先世遺俗流風之美者也有其美如斯而不敎且養安知終不至淪胥以亡也今公蓋有見於斯始有建學之議二三輔臣亦以爲盛德奬忠其事議既成」夫吾遠野之爲鄕也在昔阿曾沼氏之所治而城雖據山顚爲宏壯今仍其舊城下有廢區負山抱水幽靜爽塏當諸臣第宅之中央最便於爲建學之地先是搆一榭爲刀槍演習之所其側荆棘蕪穢乃芟荆棘除蕪穢新建學舍經營雖朴素講堂子舍畧備焉嚮之刀槍演習之榭亦加脩治其制雖不如大國之壯閎悉備而封内之子弟足群集肄業矣乙卯之秋始興土木迄丙辰夏六月告竣於是公令臣等撰其號乃取夫子信以成之之語名之曰信成堂意謂方今天下承平日久風俗日趨澆季信義敎朴之風殆掃地焉顧先世忠誠節義之美將來果爲如何也耶夫學者礱磨文武之德而施諸事業也其所講習切偲者亦惟在於信以成之而已矣且績先烈而垂統緒使後世子孫爲可繼者吾公今日之任也學之正效之誠而使其忠誠節義之風再興於今日者在臣芳等及子弟之責矣方今雖承平無事然近歲有夷狄侵擾之虞各州濱海常苦防禦之方彼之航海而

來也倨傲侮慢動輙凌我是其意亦未可側也無事則已苟有事須仗義敵愾踴躍先登有死不顧生使忠誠節義之風再顯於今世乃人皆將曰嗚呼南朝節義之風累世不沒今猶在於南部公如斯豈不更美矣哉然則上纘先烈下垂統緒可謂不負今日建學養育人材之本意也芳等雖不才尙晨夕竭力殫慮遵奉德意詎可自謂資性謭劣學識鹵莽非吾輩所及而止乎哉故謹爲之記與同志之士相率而勉之

安政三年丙辰六月

東甫翁之碑銘　工藤廣友　撰

遠野之爲鄕也東北帶海南與仙臺接疆壤海陸商旅所輻湊在吾南部爲一都衆吾友諱政詮稱甚右衛門佐々木氏東甫其號家住坊間世爲市長政詮資性篤實忠愛而有志於經世其爲市長也庶直以約已恭遜以接衆拳々奉事所管多端自辨有餘實爲不失其職矣恒有言人不可不學也苟志於學而不入室則不如初無學焉其爲人可知也偶有游客戸石某者精天文從學焉爲搆一樓於屋後有暇則登之研究年積而業寖進後遊于京師謁陰陽寮益極其蘊又潛心於地理學私以爲昔田村將軍東征至奥之七戸壺村建一巨石書日本中央之四字云其意未可知也恐以夷地并　皇國合美之者也歟因考度數自作縮圖合以觀之則殆適於中央矣將軍之神美埋沒千載者因政詮之啓發而庶幾乎窺其一班矣又善書傚鷗陽詢則及插花仮山之技然而以其所好不煩心志苟非心有所主者則不能也政詮爲市長數十年嘗輯錄所管之時事幷所見聞之利弊宜爲故事例常者爲一冊子以便於後人焉

以故優賞許着士服盖特典也文政丙戌十一月五日病歿享年五十七葬金光山善明寺先塋釋謚雄山道務法圓居士男政甚嗣襲職次政忠亦爲石街市長以余詳政詮之平生也被托墓銘余雖譾劣友誼何敢辭銘曰

吉人爲善　日亦不足　寒霄夏月　矻々以勗
奉上接衆　忠直以篤　雖終市閭　偉行足祿

安政丙辰仲冬

佐鄕君之墓碑銘

二等議官正五位岩村俊通撰
侍從長正三位東久世通禧題額

君姓佐鄕諱綱文稱章藏故盛岡藩世臣也考諱綱重妣川原木氏君爲其長子以天資薄弱辭仕居江戸戊辰變藩國騷擾

事將不測君慨然奮曰今豈偸安之日耶單身入京助藩長臣竭力畫策一藩乃安已已秋置開拓使于北海道予承乏判官擢君爲少主典蝦夷之民漁獵爲生其海產鰮鮭昆布之屬利實爲鉅廣先是豪商占據其地以網一歲之利官抑專權則爲區畫君管其事數年細民因以得便而征入倍前日進大主典叉賞其功賜金若干壬申冬就役江刺郡居數旬頑民嘯集毀官舍掠富戶君在其間百方撫脩事漸平定而物議喧然或有歸咎於君者後罷官不復仕予之在札幌也久罹瘋毒君自函館來時天寒擁火爐且談且飲君乘辭起舞歌呼震屋使吾意氣奔放忘疾於風饕雪霄之中既而予到東京君亦尋來過予而飲顏色不揚如有不平於中者予悲其志而惜其才之不得大展也未幾予西趁佐嘉縣而君以是年沒實明治七季四月

十五日也享年四十七娶篠崎氏生二男二女長曰匡太郞年甫十五則餘子可知也銘曰

建府蝦夷　名曰札幌　吾子經營　抽棘刈蕪
其產維何　有魚有獸　熊虎鮭鰮　山殖海富
君董其事　櫛垢噓枯　豪强裁抑　貧民醒蘇
江刺之氓　蜂屯蜩沸　非君之罪　中道而蹶
專西之寺　駒籠之原　刻文碁石　以示後人

明治八年六月

淺井生墓銘

書籍館々長岡千仭撰
淸國沈文榮篆額

淺井生名信威字畏鄕陸中閉伊郡人世事遠野邑主年甫十

五來仙臺執贄余門余試其所學略涉經史大義居年余弟徒無出其右者私以爲有望子後來矣戊辰奧羽連盟抗官軍生屢見邑主論其非遂不行慨然曰既不能以大義自振將修一藝成名天下游東京入福澤氏門修洋學刻苦數年窺其要領既而曰所取於彼大艦巨砲爾世爲洋學者唯學其舌何益國家赴橫須賀入造船局日混役卒熾炭鍛鐵鋸巨材運大石手足皹瘃自晨至昏不少憚勞會局選生徒試者百餘名生亦與焉漢洋二學應答如響試者大驚擧爲第一是夏余趨橫須賀觀造船塲生指諸器械說運用法法甚悉且曰我國四陲皆海而無舟船中用者使彼乘我隙何以敵之余回擧魯帝彼得故事勵之留宿盡歡而歸是秋生罹脚疾寓余家施治尋瘥歸橫須賀一日郵書報病轉劇余驚使首藤生輿疾就治下谷病院

翌日往視呼吸切迫口渴不能言猶曰余刻苦修造船各科畧就端緒而死期已逼此生不足惜唯慈父慈母縮衣食資兒游學一朝聞兒死哀慟可如何言涙共咽余勵之曰士死學猶兵死戰何於邑之爲生首肯收涙執手爲永訣哽咽而出翌日豬飼生報差劇遣姪易直往視竟以是夜瞑翌日卒弟姪臨哭買櫬葬之三緣山金地院實明治六年十一月四日享年二十有六生敏慧好學能耐刻苦余嘗與弟徒講格物入門生參之洋書縷分節解瞭如照燭聞者悚服其盡力造船學將有大所爲焉也而不及一試遽然而逝嗟亦命也翌春二月生父信懲來自鄕里建墓石泣請余曰亡兒生從先生而學死就先生而殮而今得先生銘辭勒之墓石生者死者皆無憾矣余不覺潜然作之銘曰

四陲皆海　最急造船　使君達志　巨舶巍然
垂天奮翼　搏傳地垠　以濟不通　何有輪扁
若人不壽　彼遐者天

明治十二年己卯十月

新里重睦碑銘

從三位勳二等伯爵柳原前光篆額
從四位　秋月種樹撰

新里氏世居陸中西閉伊郡新里邨以農爲業稱豪富本性菅原氏至重行有仕進之志寛政三年讓家弟庄吉仕遠野南部氏移住于横田村以舊邑稱新里氏重行無子養庄吉之次子庄三郎爲嗣諱重睦時甫八歳母菊池氏幼敏捷從瑞應院僧玄哲讀書事父母能養其志及重行歿襲稱庄右衞門治家勤

儉貲産益饒主家歳計徃々告乏君職在會計數獻金以救其急或散穀以賑窮人以功加秩祿至六十一石娶村上氏生三男二女長子重常承家次東庵出繼小笠原氏次直志仕八戸氏長女嫁岩城氏季女別成一家君寛政十年戊午五月十七日生万延元年致仕號雲怡慶應元年乙丑二月二十七日歿年六十八銘曰

積財不易　散財爲難　散而無益　不知守錢
嗚呼斯老　胸次平寛　能積能散　身常辛酸
上解君愛　可釋衆患　積善之慶　亦可以觀

明治二十年七月

栃洞溝碑銘

八戸宜民　撰

栃洞之溝成漑田三十餘町盖戸長米内眞豊之力也弘化中有四戸長作者自督役夫墾神明裏田眞豊時往觀焉一日長作謂眞豊曰此地墝埆收獲之利不苦伊勢堂前然彼地勢高敞不便灌漑獨此爲恨耳後二十餘年眞豊戸長横田村會明治中奥置鑛山局於釜石因憶長作言私乞技師測量告以水之可引於是請之縣廳則差技手土屋某測量已畢囑工事於牛島某々不卒事而去初助眞豊起此役者七人曰村上伊兵衞曰遊田誠一郞曰東義衞曰金澤宇助曰菊池松平曰柳田喜一曰畑山弓太於是眞豊會衆謂曰我與諸君擲貲此溝不知幾許今而廢之甚可憾也吾欲完之諸君以爲如何皆曰善乃又委及川万藏万藏黽勉督作竟能成之實明治十二年某月也此溝出來内川北流合某溝終入湍瀨川築隄鑿山其長二千四百間河水常滿雖大旱不涸民頼便之眞豊爲頑産之

乎万歲今猶掌修補事云崑豈嘗語人曰今吾起此志者四戸氏也而成此志者小笠原氏也次郎兵衞觀吾憂苦狀曰此誠美擧也願不顧群言努力成之夫成大業者始不免非毀君不聞四郎兵衞事乎昔四郎兵衞之引水板澤也則有兇詛求死者十年之後毀譽相半已而毀聲絕跡今乃祀爲神吾銳意不撓者藉此言也今玆甲午高室雅平來請余文欲傳之不朽余固悅其成者也乃不辭而記之銘曰

此溝未成　怨讟誼傳　蠢爾下民　古來皆然
惟勤惟勉　百難不遷　破產募賚　其費三千
爰始告竣　滔々灌田　一郡歡呼　樵牧稱賢
乃文乃書　金石維鐫　利澤攸旣　其憶万年

遠野史談　九

遠野史談附錄終

枚數	誤	正
目次	江田重成	江田重威
六、裏六行	奥信	與信
七、裏三行	自懸	白懸
十、裏八行	范然	茫然
十二、裏七行	婦	歸
十五、裏八行	怒伯	恕伯
十六、裏八行	最異豊	尤異豊
十六、裏九行	頑產	傾產
十七、裏九行	重威	信威
附錄五、裏三行	蝦夷	蝦夷

明治卅五年十二月卅日印刷
明治三十六年一月三日發行

岩手縣士族
編纂者兼發行者　鈴木吉十郎
陸中國上閉伊郡遠野町六百十一番戸

岩手縣平民
印刷者　內田兼吉
陸中國上閉伊郡遠野町二百六十四番戸

印刷所　秀盛舍
陸中國上閉伊郡遠野町二百六十四番戸

菊池純 著

西京傳新記

明治十年（一八七七）京都刻本

據明治十年（一八七七）

京都刻本影印

西京傳新記

初編

明治八年乙亥第一月發兌

三溪居士著　文石堂藏版

西京傳新記序

今之西京非古之西京也古之西京非今之西京也寫古之西京者非古之人不能也記今之西京者亦非今之人則不能也以古之人寫今之西京以今之人記古之西京吾知其扞格不通也然則以今之人記今之西京記今之西京而傳後之西京俾後之西京人讀此編其必歎曰盛哉古之西京人物戶口之衆且夥哉又歎曰福哉古之西京歌舞飲食賞心樂事富且庶哉又復歎曰幸哉古之西京右文有澤雖布衣韋帶之士其鼓筆舞文以記其盛事一至此哉此余所以奮筆記斯編也嗚呼逝水年華駒隙不留昨日之新奇為今日之陳腐今日之俎豆則為明日之芻狗然則其題曰傳新記者則一時之傳新而非萬世之傳新也唯以今之人記今之西京使今之西京人讀之其果為新奇耶為陳腐耶俎豆耶芻狗耶雖我不知其何如也

明治七年甲戌七月廿一日三溪老人識于西京西洞院脩竹芭蕉涼處

菊池純著　西京傳新記初編

三溪居士　著

小黌

昔者胎皇之甚定區宇也。治教休明。風俗敦厚。首聘百濟博士王仁。王仁獻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於是令皇子就學經典。我邦奎運欝興。典章文物。粲乎可觀者。蓋基于此云。自是厥後有若鷦皇之賢。有若稚郎子之仁。遂互推讓三年。令天位空。其高風清節。視諸三讓之泰伯。延陵之季子。有過無不及也。豈王仁薰陶涵育之功。致其然邪。抑胎皇治教休明之澤。令之然而已。嗚呼學校不可以不設。業已如斯。是以維新以還。朝廷大振文教。徵天下才俊豪傑。雄偉奇特之士。凡海外萬國。以一技一能。顯于當世者。爭應召募者。日盛一日。於是有文部之省。有兵學之寮。建之病院。以治其廢痼。設之學校。以講洋籍。亾論府縣。弗分都鄙。雖以遐陬僻壤十室之邑。三戶之村。皆有學校之設。以教導其子弟。竟至於邑無不學之民。里無沒字之子。駸々乎日進文明之域。豈不亦盛哉。要之皆論語十卷所胚胎。嗚呼　胎皇之德高矣。王仁之澤深矣。

小黌之設焉。西京之府。先為之唱矣。是以教化之洽。生徒之夥。在諸縣之右。大凡西京之地。南北九里。東西六里。人口凡五十萬。區為上下。上京三十三區。與下京三十三區。合為六十六區。每區置一校。校有教師。其教句讀者。曰句讀師。其教習字者。曰筆道師。其教算數者。曰算術師。算師分科教之。一為珠算。一為筆算。珠算專用牙籌。筆算則用石盤。皆隨生員所好教導之。而區有正副二長。以管轄區內事務。又有戶長。以佐其勞。邏卒以巡察其非常。鐘鼓以報其更漏。其備盜防亂。濟窮賑貧。不可謂不具也。是以其權常在區長。其命教師。雖取給于民費。仰裁于政府。要皆區長所請求。故區長之與教師。同心戮力。各務其業。而後生徒振矣。學政舉矣。今之關係事務者。不可以不察也。

今所揭等級及課業書目皆癸酉春余所見記之爾

每區小黌。各設等級。以試生員進步。三月而小試之。曰小檢查。春秋而大試之。曰大檢查。曰句讀。曰習字。曰算數。分級各五。初級則試以皇朝年號。及五十韵。皆諳記之。四級則試以市郡制法。職員令。學庸等之書。皆朗誦之。自三級以至一級。則試以語孟小學及飜譯西籍。皇漢諸史略。亦皆講讀之。其生員六年而

初上黌十有三而下黌以為常例。小檢查則中黌講官及吏員莅而試之。至大檢查則知参事親臨而試之。凡生員應試者。署其等級書名。及某區某黌某教師。某籍族。與其姓名支干年齒。于窄小片楮。或十葉。或二十葉。紙線以貫穿其上頭。及期而出之講官。講官次第呼其姓名以試之。其不誤讀一字者。為上試。誤二三字者。為中試。其遺忘失誤。至於五六字若七八字者為下試。為落第。每區生員男女合併。自三四百。以至六七百人。云此皆平素小檢查所目撃。若夫至春秋大檢查。則聚各區學童于小黌。試百日勤惰

于片刻。其教師苦心。與生徒勉強。固非一小檢查所得比擬也。

東方未明。明星有爛。區長戶長與三教師。句讀習字算數宿齋戒。集其區其黌。黌之門外。揭菊章二毬燈。又見白沙堆積如垤者。門之兩楹。蓋邦俗敬禮貴官之所致。黌之正面火高。迎賓之處。名曰玄關。玄關設幕與屏。幕皆玄章。屏皆泥金。燭光映射。俾夜為晝。繞而過廊。廊盡而堂。堂大可容千餘人。其中央高一級處名曰床間。挂一雙古墨蹟。筆致老蒼。龍躍鳳翥。亦人間所罕睹。下置古銅瓶。挿奇花異艸。香氣襲人。而其設席之處。敷陳華玉之几。文貝之案。其堂上東嚮踞于倚子者。為某参事。其西嚮議事者。為某大屬。其援筆閱簿書者。為某史生。其聚首而整頓書籍者。為某教師某區長。有剪燭者。有捧茶盃者。有添爐火者。有偶語者。有坐睡者。蘭燈煌爲。如入不夜城。華氈燦乎。似展蜀江之錦。既而學童蝟集。填咽堂之内外。撃鼓其鏜。東方已白矣。教師區長皆凭倚子。坐定而檢査肇矣。圖書在其左。筆研在其右。先呼生徒名姓。生徒唯。而起。一揖而進。官吏問曰。五十韻何如。兒應聲曰。阿伊宇江於。加幾久計古。又問曰。阿字横行何如。兒應聲

曰。阿加佐多奈波滿彌良和。吏又問曰。歷代年號何如。兒又應曰。大化。白雉。白鳳。朱雀。白鳳。朱鳥。太化。大長。大寶。慶雲。和銅。靈亀。養老。下至元治。慶應。明治之今。不啻流水下坂毫無窘束之態。不遺一字。不謬一句。吏微笑曰。善矣。真寧馨兒哉。其成立可以想見也。教師得色拭汗曰。唯唯。兒齡僅六年二箇月耳。兒欣然揖而退。又呼一兒。應唯而來。吏先披大學。試其一章。兒朗誦曰。小人間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讀未十數字。遺忘百出。愈讀愈誤。吏睨曰。止止。何其遺忘誤讀之甚哉。教師泚顙俛首曰。洵如尊命也。此兒平生。毫

不奉教師薰陶。其稱疾病事故。而不上黌者。月不下十餘日。非弄紙鳶。則嬉狗兒。人百而學之。己十之。人十而學之。己一之。宜矣其漸漸退步。以致其誤謬。顧尊官教諭。以開覺路。吏顧問之於區長。曰。洵如教師所道也。問之於戸長。曰然。問之於群兒。曰然。兒面赧心悸。不能出一語。少焉朗誦前章。末句曰。十目所視十指所指其嚴乎。衆皆為之絶倒矣。

檢查皆分課試之。有檢習字者。有檢算數者。甲兒退而乙兒進。東童去而西童來。其状貌都雅。衣裳端正。一睹知為貴族者。其公子近來上黌也。其靚粧炫服。粉面而皓齒。能閑於進退者。某小姐須學字也。短小

而黎面者。長大而癡呆者。黠者。狡者。駑者。駿者。黙者。多口者。沈重者。輕巧者。千状萬態。不可方物。俾觀者心目眩轉。想像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藥之徐方士也。又俾人俯仰應接。想見諸孫振振之郭汾陽也。又俾人疑布袋和尚。聚群兒相游嬉也。日將晡。而檢查正畢矣。繼以獨參事乃設臚。而賜物於群兒。以勵其勤惰。群兒整肅。一揖而進。再拜而退。折旋中規。進退中矩。亦可以見其師父薰陶有素也。

近日官少更革小黌課業表。交以單語編。及諸國郡名。是以雖奇字僻畫。目未嘗慣熟者。黄口小兒皆能記之。亦可以徵開化一端也。嘗聞之於友人。曰。頃有一兒。其下小黌。喜戯獨樂。絶不事温習。其父呵之曰。勿。盍温讀單語編。以貿其遺忘。兒掉頭曰。爺爺勿必深尤。不知爺亦記彼單語編否。夫獨樂者。於字為獨樂。兒今不傷害他人權利。以樂其獨耳。又何足深尤哉。其父黙然。不能復答云。嗚呼小兒狡黠。敢弄黄口以輕侮長者。亦闕黨速成之童耳。非求益者。不問而可知也。唯當今知識日開。雖以五尺童。識字讀書。業已如此。孔曰。後生可畏。昌黎曰。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亦可以為吾輩韋弦也。

巡回六十四黌。而説諭開化之旨者。名曰巡講師。其人皆出於中黌吏員。其所講説。不囿其書其編。混淆經史。辨析和漢。乍而雅。乍而俗。乍而罵。乍而笑。以滑稽之辯。而行堂堂之論。蓋非腹畜萬卷。躬閲歷世故者。則所不能要之。俾府下愚夫愚婦。弃舊就新。駸駸乎日赴開明。以利其幸福安全。是求焉耳。講之日。一黌一月。以一日為常例。講師率以午前十時。莅黌。聽講者蟻集蜂屯。無席可容。長幼有序。男女異席。其漸髮長鬣。頭帯洋臭者。則近郷歐學舍生員。而其身穿

等身外套。腰束淺精條帶。凡寒暄應酬。一以英語者
非誣西籍之糟粕者。則洋人之唾餘。不然則假開化
以文其陋也。其束髮種種。如鉤斯曲。如喙斯尖。壓削
其額髮者。不問而知其為固陋田舍漢。有白首而辮
纇者。有二毛而如蝟者。蒙髮者如河伯。禿顱者似金
童。西家愛髮。則與東家薙人並坐。南隣老媼則與北
舍少婦相比肩。笑語紛紜。頭上累頭。肩外接肩。若和
尚說法而演史講小說。若五百羅漢聚于祇園精舍。
受世尊濟度。既而樓鼓報十時。講師上席。咳一咳。揖
一揖。俯流眄一坐。氣象軒昂。如眼中無人。乃引茶盃

啜之一二口。乃徐徐為說起文明開化所由。初吶吶
故低語音。以取威重。滿堂屏息。促席側耳。寢聽寢熟。
使人津津入蔗境也。當是之時。講師舌益滑。氣益揚。
音吐朗然。乃說起曰。方今文明知識日開。電機可以
通五方之信于瞬間。不須借天狗而累急脚也。滊船
可以赴于龍宮城。不須賴浦島而聘音姬也。衢燭可
以照十方世界。不須借阿彌陀而假毫光也。昔之所
無者。今盡有之。昔之所乏者。今用有餘。以日開之知
識。進月盛之開化。然而墨守故套。動曰。斷髮則夷狄
之俗耳。脫刀則商賈之風耳。吾不忍學之也。守株刻
舷。不識棄舊圖新。何其頑愚固陋。一至于此哉。吾請
試擧開不開之說。令諸子聽之。春日遲遲。更鼓未及
十二時。請安坐而細聽之。夫諸子亦不見彼新聞帋
乎。頃日下京有一沙彌。畜髮為俗。食肉娶妻。自號曰念
佛渡世。是亦非開化之僧耶。又聞鴨東有一歌妓。嫁
而為商之婦。斷釵絶絃。一從事蠶織。是亦非開化之
歌妓耶。又城西有一士族。賣劍典甲。大闢茗園。刹市
百倍。以潤其屋。是亦非開化之士耶。凡如此者。所在
輩出。不一而足。凡　王化所波及。雖以翔走飛潛之
類。皆知開化可喜。故鷹化為鳩。雀化為蛤。山薯化為

鰻魚。佐用姬化為石。清姬化為大蛇。田鼠化為鶉。而
其尤化而尤開者。結髻化為斷髮。長刀化為脫刀。消
衣化為洋服。大名化為商人。雛妓化為老婆。若聞落
歳頽見世（臘尾能優演劇。名曰頽見世。）高島屋（市川右團治）四條北劇
演七變化戲。化為名妓。化為雷公。化為舟師。化為狐
狸。化為獵夫。抑俳優一匹夫而已。尚且變化無極如
斯。況正士大夫而不知開化為何事。其弗如于鷹。于
鳩。于山薯。于佐用姬。于清姬。于田鼠者遠矣。言言適
理語語砭骨。聽者困頓。有坐睡者。有欠伸者。有脚生
麻者。耳語曰。講師窾談。何其不收舌之晩耶。講師神

進舌乾。漸了講曰。舍密先生已待久矣。先軍正老矣。請繼以後勁。一揖而退焉。聽者起而旋矣。

既而旋者。喫煙者。乞茶者。窃脱而歸家者。潮湧波驚。少焉坐定焉。舍密講師上席。詞辯明爽。舌鋒極銳。辯玉石。論水火。微入毫忽。細折絲黍。聽者驚嘆相語曰。新奇新奇。吾輩從前所不夢見。亦是開化餘澤而已。最後硝壺噴煙。盆中生燐。奇幻百出。如觀善幻技。人人矚目。未嘗不驚其奇技也。既而更鼓正報十二時。講師急收局。曰今日之技。皆其門牆。未足盡閫奧也。請異日傾倒其所蓄。使諸子觀之耳。舉坐嘖嘖稱不已。

一姫與一婦窃相語曰。前席則類於落語家。後坐則似善眼師。何其小黌之似新京極乎。（新京極。所謂誓願寺道場。所在皆看場濟叢。）然而不要看錢者獨何歟。婦應聲曰。不須必怪。每戶一年。已納五十錢之税。此所以其不利看錢也夫。

女紅場

女工之不可不講。其所繇来者久矣。前有 應神天皇。遣阿知使主于呉。求縫工女。後有 雄畧天皇。遣身狹青檜隈博德於呉。又求縫工。呉主獻工人漢織呉織縫衣兄媛弟媛。乃以兄媛奉大三輪神。以弟媛爲漢衣縫部。自是厥後。亡論王公卿士。以至農商工賈。其用力於蠶織。史不勝書。故雖以后妃夫人之貴。躬親蠶事。不敢委之於他人。其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載記舉之于內則。是刈是濩。爲絺爲綌。周詩載之于國風。景山與京。降觀于桑。是衛國所以致富強也。載玄載黃。我朱孔陽。是豳風所以力紡績也。降至於叔世。雖庶人販夫之妻。不織而衣。不耕而食。不解紡績織紝可務。吹竹彈絲。以代針黹。酣歌恒舞。以爲眠食。因習之久。嘗無一人革斯弊者。識者竊憾焉。方今維新。百廢畢舉。首設女紅之場于府下。令知蠶

織不可以不務。以明治六年癸酉之三月。開場于城東祇園街。令歌童舞女。佐酒獻笑之暇。盡從其師學女工。於是家養漢織。戶蓄呉織。久而不懈。內則之治。葛覃之風。可坐而致也。兄媛弟媛何足道也哉。

西京之地。各區皆有女工之場。而予獨推祇園街爲唱首矣。祇園之地。原屬花柳之淵叢。是以歌妓舞童。游手徒食之者。十居七八。 府廳設工場于此地。蓋有深慮而然也。場在祇園街中央。延袤各十餘間。而門在其中間。門內有局。區而爲二。西爲會社。區戶二長居之。以勾當局務。東爲教場。壁上揭場規。壁後有

樓。可階而上。樓上可以設二十餘筵。皆屬教場。楣上匾。曰万春樓。諸婦羅列。各從事縫織。玻璃障明。而職景映壁。幟影飄風。而楣香襲衣。樓上挂華燈數十枚。玲瓏輝映。眩轉心目。其華麗宏壯。固非尋常筆舌可名狀也。教師五名。各掌一局。有教裁縫者。有管紡績者。有督刺繡者。有課蠶織者。妓女率曲眉而便體。粉面而黑齒。有似西施者。有類玉環者。素面者則如飛燕。而豐艶者。則欺紅拂。小蠻倦繡。而殘絨唾窓。藕小眉重。而海棠欲睡。金機穿柳。而玉梭擲霞。得非織女後身邪。藕絲織錦。而彩雲滿室。得非中将姬再生邪。

其經亂緯絕。少帶怒氣者。彷彿于斷機之人。而其色態逈邁之。其倨傲自負。織自若不顧者。似類于蘇季子之嫂。而其才色。固非同日之比也。其長一身有半。非尋常衣裳者。一睹而知為某先生寢衣也。少女好服間色。雖紅紫不得不為褻服。戀戀之綈袍則范叔之衣。而斑爛之衣則老萊之服。剪刀裁紅。而金針縫翠。火斗熨黃。而春葱摘白。百般縫織。悉聚一席。既而了童来迎一妓。辭而去。蓋情郎聘之也。又有女奴来促一妓。辭而歸。其少有姿色者。隨迎隨辭。其留於後者皆黎面。無鹽推髻盂光。而雖有才操貞淑。如關雎葛覃其人。嘗無一人聘之者。豈非以愛其色。而不顧其才邪。今夫士之懷才學。而不售者。亦如斯爾。其朝技一人。暮技一人。以應烏公之聘。如温與石者。皆有才色之徒。而獨昌黎如其人者。抱回天之才。沈淪下僚。文益工。而命愈窮。以為乞丐哀號之語。豈謂非命邪。然妓輩不售。其不平之色。無幾微見于言面。士而不用於時。為乞丐之語。安得不愧一歌妓乎哉。

靈雨其濛。時暗時明。點滴有聲。蕭寂殊甚。智恩院古門前某陋巷有一措大。年約若冠。左右為人。瀟洒清秀。眉目如畫。非落魄業平。則延若浪華名優之扮若。業關左

士族某氏庶子。維新以還。淪落于民間。以與西京士人某。有葭莩之緣。近来客寓于本地。以其善臨池。嘗為小學筆道師。居無幾何。以病免職。家居無聊。貧窶羸瘦。鬚髮長。宛然如光源氏病癨瘧。其風貌色態。愈逼肖。為人傭書以為活。況病伏枕數日不瘳。神骨清病愈羸。雖人間閨秀。操如冰雪。貞如金石者。其一目之。安得不秋波一轉通慇懃邪。而況於墻花路柳之歌妓輩邪。而況於風情水性之閨黛斂裾。毫無守操者邪。先是客歲首秋生與友人避暑于四條涼棚。樓上有客。盛陳妓樂。柳笑花歌。乍有一歌妓。延酒倚風。

俯鑑於流。金釵脫髮。鏘然墮水。生時在涼棚濯足。水中有物。流而觸足。拾而視之。則金釵一枚也。飾以珊瑚。而不知其為何人之物也。乍樓上有人。嬌聲呼曰。檀郎所拾得之小釵。即是賤妾誤所遺落。幸得還賜。為惠亦大也。生自樓下熟視其人。則桃面而柳腰。年可十八九。信絕世佳人也。生首肯曰。諾哉。覩樓上與樓下。道阻且右。何不枉蓮步而累一顧耶。妓應聲曰。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生直吟一首。近製曰。鳬川也似銀河。樣隔斷人間織女星。此日當陰曆七月七日。俗謂女牛渡天河相會見云。故將此語戲之爲耳。

既而白雨俄至。黑雲蔽天。生與友人。倉皇收酒具。妓亦失所在。雨益劇。遂分路歸其家。明日妓令女奴贈紅書。附以酒饌。為通慇懃。且謝不敏。求還玉釵。生亦報以香囊粧具。遂返完玉釵云。嗚呼一枝玉釵。以結赤繩之良緣。半日納涼。以全百年之偕老。鳬川以為銀河。涼棚以比鵲橋。何其才子佳人相遇于河上。與天上女牛相似類之甚哉。自是厥後。生與妓綢繆卒歲。窃喜以為天假之緣。生此日病少瘳。起四顧枕上。藥爐火燼而湯鼎烟消。蛛絲封窓而塵煤堆案。日將晡。雨益細。境益幽。陋巷乍送跫然屐聲。漸近而漸急。

闖戶而入焉。嬌聲自語曰。吁勞矣。生臥唯呵曰。誰也昏暮叩人之門戶者。唯呵一再。絕無應之者。少焉媚香薰坐。紅裙拂席。現出一個佳人于屏風外來。正是梨花帶雨。而海棠泣露。揚柳恨風。而小桃含媚。生停眸凝眸熟視之。則其所昵歌妓某是也。生凝團未釋。以為狐狸所致。横覩直瞻以益怪焉。乃一喝曰。何物妖狐。敢魅公。僕雖駑矣。豈為狐狸所欺者哉。何不改陳手弄新手。不然速去。勿復來焉。妓進帖坐于枕上。取烟具于衣帶間。纖手拈鐵筋。撥起爐灰。壓攫一星火。喫烟一口。噴烟迸朱唇。烟中熟視生曰。郎君目妾

以狐狸。此妾所不甘心而受也。何則妾之於郎君。綢繆經年。膠漆不啻。得一衣則寄郎。獲一食則貽郎。一枝之花。妓樓名纏頭曰花以一枝二枝分之半片之幣。不敢妄費之者。以郎君淪落衣食或不給也。妾不負郎。而郎反負妾。不唯不通半面。併無消息。意者有解語花勝于妾者。一枝瓶插。無乃供於覩翫耶。然則其所謂魅人者。郎君所致。謂之野狐乎。謂之老狸乎。諺曰。娼妓無信。雛子無角。幸而有焉。亦可以見月于卅夕。今卅夕見月。妓乎雖賤矣。未必無孚信也。且泣且怨。言言砭膚。句句銘骨。生俯首叉手。淵默久之。既而曰。僕過矣。僕

過矣。唯卿所恨者。有未心服者。僕沈痾三旬。伏枕以至今日。何暇窃折解語花柳。以供戲弄之爲哉。卿願少平其妬氣。令僕畢其說。妓怒少解。因微笑曰。妾非敢尤郎君。唯愛慕之情。不能自遏。過慮越想。以至出怨言。郎君襟懷滄海。不啻庶其寬假而宥之。因披其所携袱包。出鮮衣一襲。示之曰。此是賤妾歌舞之服。所裁縫于女紅之場。又探紙袋于其袠中。出紙幣三圓曰。此一圓則兩月戸税所負債。此三方。則薪米之資。可以支半月也。此一圓一方。則郎君宜求可適口之物。以保養其病痾也。擔當一一。介錙不差（善矣陳孺子分肉之均）更出楮幣一方。急倩人需酒饌于近街。先添炭于爐中。火活肉沸。既而酒肴亦至焉。妓與生隔火爐對酌。故呈媚曰。久濶殊甚矣。何不快傾一盞。以消遣連日之欝悶耶。因自傾一盞。擬之於生。生掉頭曰。勿勿。沈痾未瘳。酒亦禁之。肴亦禁之。凡一切食品。皆醫師所嚴禁。妓首肯曰。非然雖妾亦未何之如而已。妓獨酌已酣。眉暈潮紅。而眼波流秋。起取壁上三絃。不別須象撥。故低其調。爪彈一曲。唱歌曰。吾戀波細谷川。通圓木橋。渡仁危之渡彌波。思布御方仁逢里哉世奴。譯曰。渡則傾危不渡愁。有如獨木架溪流。嬌心一片爭消得。欲見蕭郎難自由。又謠曰。吾戀波澄吉浦通夕景色。唯阿遠阿遠登磨都波加里。待波宇比毛濃都良比毛通。譯曰妾比澄江天欲暮。無邊松樹綠成堆。人間最是傷神事。待盡情郎竟不來。聲清音爽。雖木石田舍翁。亦不解風情者。令魂消肉動。不覺擊節呼妙也。生默不語。妓曰。何其欝欝則然耶。不如試歌謠其心情。令妾聽之。生嗟嘆曰。忝辱卿之厖顧。業已二裘葛矣。凡自衣食薪水之事。以至坐臥朝夕之費。唯卿是維依焉。而未有消滴報之。鴻恩天大。無物可狀。感荷何已。妓笑曰妾之於郎君。不啻比翼連理。而郎君薄情。出此水臭語。以妾爲路人。內子原是一蓮托生。何庸勞衷情哉。生曰。感謝感謝。卿之愛僕。爲日已久。僕亦春秋已富。幸而青雲時至。沈痾全瘥。得赴東京。則雖不至勅任之榮。亦將及奏任以上。百圓月給。可唾手而取也。如然卿亦夫人耳。后妃耳。西陣錦繡可以纏其[illegible]。薩摩絣絡可以粧其體也。飽八新之割烹。而食生龜之鰻鱺。（八新生龜皆西京有名割烹家）炊玉薪桂。顧婢使僕。何欲不就。卿其姑忍之。以竢時至。諺曰。果報臥而待之。不其然哉。妓曰如然真可賀也。妾昨日詣女紅場。聞區長之語。曰。在昔有素戔雄尊者。

娶一美姬。蓋八坂神社是也。抑素尊者魁傑驍勇。有八握髯。而其所娶美姬。今忘其名。蓋有類五穀者也。生曰。禾耶。曰否。麻耶。曰否。菽耶。曰否。麥耶。曰否。妾既已記之。曰何也。曰稲。是也。夫其虬髯分八握。面目猙獰。可怖之素尊。而愛稲姫。如斯。鄙語曰。好色在志慮之外。不似所見也。況以郎君面首魁世之美姫艶妾為之妻者。烏得不生變角而起妬心乎哉。生擁妓曰。請試稲田一穗。妓笑曰。郎君沈痾未瘳。既禁其酒。又禁其肉。而今又如斯。妾恐招醫人之嗔。生曰。美麗如卿。烏得不破其禁而喫一粒哉。妓微笑不應。爾後不知復話説何事也。時小鬟更鼓鼕鼕微耳。蓋報六時也。

居士記。至此一解。掩卷歎曰。為才人難矣。為佳人亦不易。而其尤可愛者。數奇之才子。薄命之佳人是也。今以薄命之佳人。嫁數奇之才人。琴瑟和諧。綢繆卒歳。雖時出怨尤語。要相思戀之切。出不得已。未足深尤也。昔人有句曰。生嫁才人非薄命。世間多是富兒妻。唯此十四字。亦當移以贅二人也。

八坂神會

西京神會。一年四時。無月無之。而其大者。曰御靈。曰稲荷。曰今宮。曰某。曰某。不一而足。而今特以八坂神事矣長節。為首唱矣。八坂神會。尤為曠古盛典。成親俊寛圖平氏。欵集祇園會雜沓。誅鋤之。平語已載之。既而平替源興。降逮於室町氏之時。雖時有盛衰。未嘗廢其祀。至於織田氏戡定近畿。畢復舊典。於是八坂神會頗極其壯麗云。

八坂神會。原以六月七日行之。迺用大陽曆。越以七月七日。為本日。此日迎神輿。以其十四日送之。六月三十日。及七月十八日。洗神輿于鴨東。謂之御輿洗。凡此前後十數日間。比論鴨水西東。酒肆。茶坊。妓院

娼戶。結綵。繡錢。剪紅。刻翠。競演雜劇。以引游客。笙鼓紛喧。使人不覺至舞踏也。

先期十日。四條坊。及左右巷上。設山棚。山車。陸船。諸具。山車謂之鉾。山棚謂之山。鉾者則車上設樓閣。金碧瑩煌。包以錦綺。若危塔。若穹閣。若蜃樓海市湧出于空中。上皁百尺長竿。所謂百尺竿頭進一步者。而皁眉尖刀者。其名尤顯焉。人皆呼曰眉尖刀鉾。樓上載鼓笙一部。終夜合奏。一市如狂。及夜則毬燈聯絡。引而上之於車上。星光萬點。煒煌如晝。謂之不夜城耶。曰未足比也。謂之廣寒宮耶。曰未足状也。鉦鼓聲

耳。而火氣照天。人客排擠。相肉薄而行。穐李子所謂。連袖為幕。揮汗為雨者。蓋非虛託也。山者則上設金彩人勝。及絹花綉山。棚之四隅。圍以呉綾蜀錦。其規摸宏麗。雖不及山車之大。亦足以驚人目也。鉾者則大車以載。二人巾而開扇而立車上。壯丁十人執綷。而在車下。扇揚而車進。挽者唯扇是視焉。以為進取。不唯一拳使五指。是亦奇也。山者唯俾數人舁而運之焉耳。有客見問曰。昔者有力拔山氣蓋世者。今使數人舁十仭之山移之於市街之間。豈不亦奇哉。予答之曰。孔曰。仁者好山。孟曰。挾太山。孔孟尚能為好

山挾山之說如斯。況方今商賈之法日盛。華族好山以開店于横濱。士族挾山以設肆于神戸。農亦山耳。商亦山耳。甲亦山耳。乙亦山耳。官員挾山以貪月給。娼妓挾山以騙游客。舞妓而不好山。則不能博纒頭。浪儒而不忘山。則不能弁潤筆。其以詩擅聲名者。似白樂天山。其揮毫而獲金者。類郭巨山。其攫爪如鎌刈金如草者。非蘆刈山則木賊刈山。戟手而横行者。何其似橋辨慶山耶。好跋渉名山者。何其似行者山耶。佞佛者如觀音山。敬神者為岩戸山。事親而孝者。非孟宗山耶。愛梅而為友者則天神山也。然此數者。皆

山之最小者。丘垤培塿不啻也。至其高且大者。有丘視雁宕。而垤視天台者。有駕于富岳。而軼于白山者。其舁山。拔山。好山。挾山。移山。亦何足深奇哉。客驚歎久之曰。何其當今仁者之多一至此耶。

祭之日洒掃室堂及庭。戸挑紙灯于軒。大抵題御神燈三字。體皆八分。或篆或隷。唯其所設。然一坊一様。萬燈如雪。使人想見上元題燈之景況也。軒皆施帷幕。席皆布華氊。圍以泥金書画屏風。皆人間所稀睹。其墨躍而筆舞。如龍斯騰。如鳳斯翔。一擒一縱。一張一弛。意到筆從之者。非山陽頼氏真蹟。則海屋貫名

氏肉筆。其六扇屏風縱横飛動。書其得意長古者。星巖梁翁之筆。而其磊落奇異。題飲中八僊之歌者。則池大雅之書。其著色博彩。精工緻密。花卉翎毛皆如生者。則圓應擧刻意之圖。而其峰巒競秀。萬壑争流。雲煙迷離。蒼翠如滴者。則非竹田画史。則對山老人。不論南北。不須宗派。左視右顧。如赴一大展觀會。使人應接之不暇。亦一壯觀哉。而毎戸清楚。有鬪碁者。有羅列煎茶具者。有置酒高會。酣歌而起舞者。既而天明日外。更鼓將十時。人客輻湊。肉薄于市街之間。而山車也。山棚也。前後接踵。鼓笛如湧。區長戸長。皆

儀服而為之導。亦可以窺昇平世界一班也。方神輿過市。環甲戴冑。執弓矢警衛道路者。名曰都留迷曾。蓋雖以維新以降。四海無虞。豈容無保護神輿以備不虞耶。都留迷曾者何哉。昔者士之落托不能自活者。賣弓弦以為業。我邦呼弦曰都留。迷曾者何也。蓋求買之之謂也。或曰都留迷勢。迷勢者何也。蓋歆賣之謂也。迷曾之與迷勢。未知其孰是。吾將就識者質之。

四條橋

西京有四條橋。猶東京有兩國。西京有鴨河。猶東京

有隅田川。川之東西。酒樓妓院。鱗次櫛比不啻也。是以衣香翁影。往来如織。肩摩轂擊。項背相望。其東則東山綿亘。疊翠走碧。如波濤起伏朝宗于海。其巍巍然如垂紳端笏王者位于廊廟者。則為叡岳。與叡岳相對壘。而門望威名。未嘗少屈下者。則為宕嶺。其他為音羽。為如意。曰某。曰某。攢蹙重沓。筆不勝書。所謂三十六峰者是也。其樓閣重疊。碧瓦如鱗。堊壁如雪。隱見于翠松紅樹間者。則為丸山。其最高最聳。如危塔刺天者。則為長樂閣。當長樂閣之南位。金碧輝煌。為凌雲之勢者。為八坂塔。與八坂塔相比肩而飛閣

雲棟與夕陽斷霞相映帶者為清水閣。而其下深林茂樹。翳蒼森鬱者。為知恩。為建仁。為高臺。為東福。為南禪。黒谷之諸寺。名院巨刹。弗暇盡舉。而八坂神社在其中央。聲名尤著顯云。眺矚久之。紫翠縹渺。煙嵐如染。彩旗飄風。而湘簾映水。家畜西施。戸養玉環。易牙調肉。庖丁解牛。雖小可以佐納涼之酒。紅拂可以伴月下之飲。于春。于夏。于秋。于冬。于雨。于雪。于花。于月。紅裙之酒。文字之飲。無時不宜。無日不佳。予嘗有句曰。真箇京華安樂國。卜居自恨十年遲。蓋記其實也。而今歲甲戌四月一日。四條鐵橋建築竣工。新行

開橋儀。其宏壯偉麗。固非庸常筆舌可名状也。是以今夏納涼之盛。比年不見其匹云。

吾嘗讀杜攀川阿房宮賦曰。長橋臥波。未雲何龍。唯此八字。可以評今日四條鐵橋也。橋架鴨河之西東。如虹蜺飲于水。如蒼龍騰于空。欄柱橋梁。一以精鐵築之。飾以青緑漆。嶽以鐵壯丹。堅實精工。一取法于洋制。橋上街燈玻璃映水。橋下水聲鏗鏘叩玉。赤日沒西。而清風送涼。於是兩岸樓臺。萬客倚欄。水中涼棚。千人命酒。銀燭競光。毬燈鬪彩。如觀不知火于紫海。如賞戰螢于宇治。如衆星聚于銀河而照碧落。有

鬪酒者。有拿骰者。有聘歌妓者。有獨酌自樂者。有與輿偕樂者。有起舞者。有酣歌者。左顧右眄。不暇悉記。既而如意峰上。乍見火光成大字形。波撇十丈。焔光照山。觀者讙呼。以爲壯觀。峰面舊有巨坑數百。一縱一撇。自然成大字形。土人例以七月既望。積薪于坑中。至期點火。以脩冥福。遠而眺之。華勢怒張。其初筆一畫。及九十餘間云。傳云。倣僧空海筆意。或曰。鹿苑氏時。以其字形久而失真。令相國寺僧景三再描其形。以至今日。其他遠近山腹。一時點火。有似船者。有似華表者。而獨東山大字。尤膾炙人口。亦關左諸州。

所不夢見。峰面火熸。而東山吐月。金波浮秋。而風叢滌涼。水面凉棚。棚外設棚。橋畔連榻。榻邊列榻。縱横高下。無復立錐地。而生對酌。剪燭鬪酒。雙拳交叉。十指出奇。伸縮如意。叫號佐勢。叫曰。五五。三三。二爲。四爲。相合相合。一拳連捷。蓋鬪豁拳也。甲對乙曰。僕豁拳頗至奧妙。卿固非僕敵手。百戰百勝。多多益辦也。乙笑曰。毋大言。毋大言。勝敗兵家之常套。爲得以一敗挫鋭。屈其鋒鋩邪。顧運用如何耳。如庄屋拳。則兄亦非僕之對。請嘗試之。遂決其贏輸。呼聲捷急。腕屈拳飛。乙七擒七縱。每戰皆捷矣。因撫掌曰。汝不聞乎。

工藝各有流派。在爲要當蒐大成。而定其評爲耳。二人沈酣。興趣愈王。乙促甲曰。聞兄今夕有鴨東之約。僕亦當從遊以貫一醉而已。何其因循乃然邪。甲謝曰。沈醉已忘之矣。遂相共拿一輛人深車。同乘而去。車夫連呼警路人曰。請恕。請恕。

一酒人與一惡客相携。避暑于水棚。惡客曰。頗得實善哉（名糖蜜和餅者曰善哉）如蜜者三挽。高臥于清風之下。亦足以消三伏之熱乎。酒人笑曰。何其淡泊而無慾哉。如僕則異之。傾三合南蠻（南蠻酎名）嘗一盤鯉魚膾。陶然一醉。睡于水樓上。亦足以避連日之蒸熱乎。惡客曰。

何其襟懐洒脱。一至此哉。可謂不負酒人之名也。一人在旁。默聽久之。一揖進席曰。小人竊聞二公所道。各隨其性所好。未易辨優劣也。唯小人性本嗜糖羹。故百椀善哉。可一口而喫盡也。近又酷親杜康。故一斗南蠻可立而盡也。雖然嗜甘而惡烈。無乃阿其所好邪。黨於餅而擯酒。不可謂無過不及也。方今亦有類之者。有溺于西洋者。有固守皇學者。有奉支那學者。而其溺于西洋者。服亦西洋。食亦西洋。造屋必西洋。出言必西洋。娶妻必西洋。嫁女必西洋。一則西洋。二則西洋。唯西洋是爲頼。亦猶嗜甘而忌辛。抱豚而忘

臭。安得謂開化之民哉。觀夫泥於漢而拘於皇者。亦皆如此。其奉皇者。開口則稱皇風。出言則原于万葉。奴視本居。而儫使篤胤。尸祝旧事記。而遵奉古事記。九目之所觸。耳之所屬。起居飲食。唯知有皇國。不省若英。若佛。若歐。若蘭。若俄。林立于両間而星羅于宇宙者幾千萬。亦猶坐井而窺天。安得謂開化之民哉。其泥於漢者。動曰。六經。六經。不知經之所以為經者為何事。動曰。漢文。漢文。不知善漢文而駕軼于韓歐。無益于日用。則不如學伊呂波。而熟讀單語篇之為勝也。安得謂開化之民哉。故以謂二公所道者。皆一

家所好惡。而非天下之通論也。公等願破固陋之見。如小人所為。酒亦可以飲之。餅亦可以喫之。不分皇漢。不論華夷。採長而補短。破固陋。而廣智見。可與稱開化之民。文明之治。而無愧也。既而善哉亦至焉。南蠻亦至焉。鯉魚膾亦至焉。其人左手傾南蠻。右手喫善哉。喫彼飲此。摩其額曰。開化開化。亦不負為開化人也。

鴨河之水。沙淺流細。委蛇曲折。可揭厲而渡也。是以不能泛涼舫而撐畫舩。而況於大艦巨航乎。近歲維巨舟于水涯。状如瀛船。彩輪映波。而紅旆招風。玻瓈之窓。絢爛之欄。可坐以挹東山之翠。可臥以翫鴨河之月。其命酒。呼膾。招羹。召殽。一辨之其母肆。架杈于舷半。以便青衣來往。亦奇搆也。一妓。一舞女。與両少年。賞月于船樓上。少年擧白屬妓曰。月白風涼。奈今良夜何。何不各言其所嗜。以永今夕乎。妓應聲曰。願獲西瓜如氷者。盛于白銀之盤。與姉妹納涼飽喫之。舞女呈媚曰。願獲一年四時。觀新劇以娯其耳目。少年乃拋圓金。急命西瓜。紅氷堆于盤。而甘味溢于口。妓與舞女。使喫馬食鼓舌。曰。瓜其旨維其時。少年徵笑曰。快甚。快甚。如新劇則明朝當赴之耳。聞四條南

部。頃日演兒雷也新劇。觀客輻湊丘山不啻也。舞女踊躍曰。真可悦也。妓沈思曰。更有可悦者。少年曰何也。曰難言也。曰雖然請試語之。曰不能也。徃復一再。寝答曰。妾願獲既明日觀劇之資。今日之西瓜既飽矣。亦當求百千南瓜以供三餐也。少年絶倒曰。好笑哉。好笑哉。

納涼之候已逝矣。沙磧水縮。而風霜砭骨。就橋下平曠處。設最小矮屋。葦壁茅簷。可以容數人。店頭揭方横帋燈。曰紅葉羹。價幾錢。曰牡丹鍋。價若干錢。盖都人指鹿肉。謂之紅葉。名野猪。謂之牡丹。曰其曰其。皆

揭價以表之。月黑風寒。霜威襲膚。夜將二更。饞客蟻集。命酒呼肉。一爐一鍋。箕踞而取暖。既而酒熱羹沸。香氣撲鼻。使人流涎三尺。食指為之動。饞客酒酣。左手擧盞。右手下箸。隨喫隨飲。雜以葱根。葱脆肉肥。立盡七八斤。更買餘輿。又命酒與肉。其操刀而屠牛者。則類于舞陽矣。而其分肉甚均者。則似陳孺子。食而舍肉者。得非潁谷封人耶。豚肩不掩豆者。得非晏平仲耶。當是時。雖以齊宣之仁。安得以牛易羊哉。雖以佞佛之梁武。安得以麵代三牲哉。肉雖多。不使勝酒氣。惟酒無量。不及亂。使無位無官一匹夫。坐而飫大牢

之盛饌者。豈不太平至治之餘澤乎。一丁左袒鼓刀屠牛。游刃恢恢焉。無窘束之色。而刀如發硎。一客嗟稱久之曰。汝能解牛。手熟而刀慣。殆使庖丁走而遁也。唯至其腸胃之際。如有求不獲者何哉。丁顧曰。將欲獲熊膽爲耳。客笑曰。牛豈有熊膽耶。蓋熊膽在於猿爲耳。一客在旁挿喙曰。猿豈有熊膽耶。蓋熊膽在於羊爲耳。一客聞而大笑曰。羊安得有熊膽耶。蓋熊膽在於犬爲耳。於是異論紛紜。如亂絲。如葛藤。甲是乙非。未知其孰適從也。最後有一措大。排衆而入。寢謂之曰。諸君之說皆非也。僕聞之。熊膽在於猫。衆客

相見噴飯。未能出一語。主翁在樸薄之下。匍匐而出。見生再拜曰。僕有畜猫二頭在。明日亦當一屠驗之而已。微先生而教之。僕將失熊膽所在也。生頗有得色。投酒錢而去。既而客皆沈醉。相携而退。翁謂家人曰。癡奴嘵舌。敢妨主活。蓋熊膽在於老熊爲耳。

新京極

新京極者。本曰誓願寺及道場。客歲大闢其衢路。移其市店。較舊頗加其宏擴。坊之左右。酒肆。肉店。演史。說經。傀儡雜劇。走索。呑刀之場。至夫糕菓之鋪。揚弓之肆。寫真之鏡。巾襪衣履。煙筒挾袋。掃眉塗澤之具。

賣之粥之者。綉峙綺錯。向背相接。凡自三條街。至四條街。南北七八町間。殆乎無立錐之地矣。予數西京繁華鬧熱之地。必先屈指于此境。今零碎記述之。爲田翁村婆目未嘗夢見西京光景者。一讀瞭然。令其易知云爾。

當新京極之北。樓臺華潔。一摸倣洋製。中築假山。設池沼。池皆席大。區爲六七所。隔池又安一亭。湘簾蒲席。繞以玻瓈障。尤宜庚夏納凉之候。俯而觀之。水中朱魚錦鱗。浮沈潛躍。試投菓糕。凡水中鱗介。爭出銜之。乍有三朱魚。鼓鬣露腮。馳逐追隨。交爭一菓。未知

原鹿歸誰手也。既而赤鯉一口奪之而逃。小鮒千頭追躡逼之。赤鯉陷于重圍中。殆將所獲。終弃糕潰圍而遁。自罵曰。吁何勞憊之甚哉。吾為一香餌。奔走淘逐。流汗淋漓。遂為小鮒所獲。此得非所謂勞而無功者耶。此得非所謂鯉魚勞甚。而鮒鯽專其利者耶。有戲於藻者。有唼萍者。有顧影自喜者。有驚人語深藏者。千頭自有千樣趣。百尾自有百色態。如蜀江濯錦。而武陵涵桃花。彼邊蔟赤。此邊漾黑。東池浮霞。而西沼流楓。使觀者心醉目眩。不暇應接也。

池中有石。石上玄龜大可二三寸。縮頭曬甲。既而赤

日傾西。水風送涼。龜欠伸擡頭。四顧曰。吁噫快甚矣快甚矣。午睡一晌。曦景將三時。勢宜赴四條。而一浴納涼。聘熟妓佐晚酌。今誤束縛于尺池寸沼中。豈謂非命耶。雖然曳尾于泥中。曬甲于石上。與浮藻居焉。與綠荷戲焉。與富而有憂。孰若貧而無累。與飽而取禍。孰若飢而令終。因呼赤鯉誡之曰。汝徒長大。不能登龍門而化龍。甘竊活于勺水中。與庸常鱗介。爭餌于朝夕。何不自顧而重之耶。且汝大言曰。三十六鱗。三十六鱗。不知六六金鱗。今果何所用哉。抑僕之於汝。交誼之至蹤。洵非一日。是以敢獻逆耳之言。以質其疑云耳。言未畢。赤鯉再拜稽首曰。足下不以僕之不敏。數辱訓誨。鴻恩海岳。無物可方。敢謝敢謝。雖然僕亦有說。僕原龍宮貫族。嘗仕龍王。辱其知遇。今有故寄留于本池。豈敢求不義之富貴。而遺故君之恩之為哉。若有用僕者。僕亦當踏東海之波。而食西山薇焉耳。寧爛死於沙泥。搖尾而乞憐者。非僕之志也。玄龜急掩耳曰。陳腐陳腐。何其似昌黎口吻哉。何其似昌黎口吻哉。

亭額曰山笑水媚。夏月鬻香湯煎茶。冬畜鵝鴨數十羽。以供過客觀翫。或曰。主人頗工於陶朱術。今日家道之豊富。嗚呼豈為無以哉

三寸玉扳晶瑩如鏡。五尺身材。摹寫逼真。眉暈頰窩。全然如生。袖紋衣績。宛然欲動。彼則島原名妓。此則新地歌妓。有豊艷而富麗者。有清瘦而妍秀者。有立而舉者。有坐而笑者。有拈花者。有按歌者。有開箑而起舞者。有偶坐而歎語者。千狀萬態。不暇盡舉。其佗俳優照肖。名士狀貌。英佛諸酋真影。以至夫名區勝場。堂塔樓閣。園囿池沼。風雨雪霜之景。莫不摸寫曲盡。何其精妙奇工。一至於此耶。吾聞昔者有照魔鏡。善照人之肺腑。寫人之微慝。不少泄絲毫。若使斯鏡如

照魘鏡。不獨寫面目鬚眉。併寫其賢愚邪正。豈不可懼之甚耶。而今無其鏡。以壓壓玻瓈。寫人之面目妍媸而止。幸哉。

歌妓三四名。與舞女五六輩。靚粧炫服。競奢鬪新。蓋賽菅廟也。歸塗相偕。佇立于寫真鏡舖頭。春語夏曰。延若之兒雷也。肖則肖矣。獨奈口大而眼細何。若令眼口允當。則可以稱逼真也。秋耳語於冬曰。正朝之朝顏。與庬之助之阿蕪次郎。美則洵美。艷則洵艷。唯惜美有餘而味甚乏。評最高而藝未精。若加以璃寛之色態。兼高島屋市川右團治之技倆。無乃鬼神弄鐵棒

耶。品題一一。皆中其肯綮。毫不失介錙。因呼主婦。問其價。曰彼三錢耳。是五錢耳。即簡其尤適意者求之。尚啾啾未退。霜與露。窃品甲評乙。問主婦曰。洋服而于思。面目醜獰。可畏懼者。得非米國毛唐人耶。曰其縉紳公寫真耳。曰亂頭而鷲眼。鬚髮磔蝟者。非張飛之弟。則樊噲之兄耶。曰某舊知事某公肖像耳。短小而奴面者誰乎。曰某大屬也。長身而眇目者誰乎。曰某老公也。燕頷而虎頭者。類於班超。長頸而烏喙者。似於勾踐。重瞳者如項王。而隆準者則沛公。隨問隨答。妓大笑曰。何其官員醜漢之多哉。然有牙角者。之於羽翼。多財者嗇於色。天之賦物。予一而不予二。是以妾之所以日拜菅廟。而月詣于金毘羅者。蓋欲熊魚兩得。了一生而已。曰兩得何如。妓笑曰。是無他。貫官員之月給。嫁俳優之家。亦足以娛樂一生耶。

一書生來求寫真牌。主翁應接。指點曰。此是名妓之肖照。此是舞女之寫真。此是某知参事。此是某長官。因一一問其價。舞女貴於官長。俳優貴於舞女。名妓貴於俳優。生怪問曰。同一寫真牌而已。今官貴者廉。而身賤者却貴。何其價之不均耶。主翁點頭曰。君請勿疑。蓋以售與不售耳。今寫真之尤售者。以名妓為

最。而俳優次之。歌妓舞女又次之。而公卿官員次之。故售者貴。而不售者賤耳。又何足深怪耶。生歎曰。善矣。因語主翁曰。昔者八代目三升市川團十郎之歿于浪華也。三都画工摸其真影。鬻之於市。以獲大利矣。又聞宋賢司馬光之薨也。京師民畫其像。印鬻之。畫工有致富者。一則一代之名優。一則不世出之大賢。其高下懸隔。雖不足取類。其画而鬻之。鬻而為富者則一也。今官員寫真。尤廉而尤不售者。豈其名聲有不及八代目耶。抑不及司馬君實之德之才耶。自問而自答。言言逼人。主翁不解何謂。困極曰。南無。南無。鄰

婆獨語曰。東家亦復有說經耶。
高閣突起。上卓一旗竿。製皆一摸倣西洋。閣下聯揭
賣茶。旁擡植奇花異草。與幽石相對峙。與叢帷相映
帶。閣中設數十玻瓈鏡。名曰唐人鏡。摸寫西洋諸洲
名區勝壤。山川城郭。以至夫鳥獸草木。目未嘗慣熟
之物。置之其鏡中。照而視之。神彩生動。摸寫逼真。使
人如置躬其間。而親視其景。亦奇搆也。日將午。觀客
蟻集。各就一鏡而視焉。其樓閣重疊有三層者。有四
層五層六七層者。堅實精工。飾以白堊。粧以金碧。人
烟稠密。不知其幾百萬。不知車幾百輛。馬幾萬匹。男

女老幼。徃来道路者。又不知其幾百萬人。其規摸宏
壯。氣象雄豪者。一睹而知為龍動府也。其長橋俯水。
城郭聳天。山遠雲晴。萬人蟻集。立而觀望。氣毬上于
空中者。則佛都之真景也。其他名山大瀑。堂塔宮室
之瑰麗奇傑。種種摸寫。色色圖畫。凡全地毬所在者。一
瞭瞭然。不遺絲毫。而問其價。則壹一錢耳。可謂天下
之壯觀。而天下之至擴者。
一村婆。拉一呆兒。立仰觀招牌。蓋獵夫生擒老狼之
圖也。落月傾西。而老木刺天。深林邃谷之景況。寫出
如見。使觀者不覺寒毛之生也。場師當戶。揚言曰。此
狼丹陽山中所穽獲。性暴而頑。喜咬人。諸公何不一
見而廣其聞見也。决非尋常貿物之比也。喋喋辨說。
喧喧招人。村婆就問之曰。看錢何如。曰六十文耳。婆
驚且笑曰。消魂消魂。何其價之貴而夥也哉。婆之故
鄉所謂丹波山中。豺狼衆多。不唯犬豕。如然婆亦將
歸于鄉里。車載豺狼幾頭。設場於此地。以博看錢。
者場之西鄰。則為揚弓之場。場之正面挂的於中央。
的大三四寸。維以紃組。組皆純紅。的之外面。兼以方
屏。屏皆馬皮。故中即為鼓音。凡箭之中的。則戞然發
聲。箭逸而中屏則鼕乎而鳴焉。是以戞然。鼕然。鼕鼕

然。中者則戞然。逸者則鼕然。終日終夜。鼕戞之聲不
姑絕。亦可以想見其繁華一班也。場之主人。大抵以
破瓜左右名姬。粧皆時樣。品皆嬌艶。其百發百中。射
術之精妙。不唯穿楊之養由。貫虱之紀昌。玉手雖無
貫革之力。猿臂自有沒羽之妙。其日来試射者。僧侶
也。士流也。若商。若農。皆借弓與箭以試之。箭多盛箱。
弓皆不過二尺餘。皆出價假之。都下年少。名欲箭之
中的。其實則求中名姬之意。而百發一中。尚且不易
獲。嗚呼養由之射。似難而實易矣。中美人之意。則似
易而實難也。昔人名美姬曰花箭。蓋其一中之者。不

至傷其身者幾希矣。世之年少輩寧求羽箭之中的。毋使花箭中其躬。

揚弓之肆。挂木牌數十枚于左右壁間。以標揭射者工手。曰百中某。曰二百中某。至其尤命發奇中。穿楊貫風之絶技。千發千中。不虚一矢。亦可謂奇藝也。此知藝之精者。秋之奕。僚之丸。師曠之治音。庖丁之解牛。雖其所作爲各異。及其成功。未必不歸一塗也。而其至精者何耶。曰神完也。守固也。昌黎曰。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者吾取以爲斯道銓衡。

西京傳新記　初編　九十五

彩旗萬竿。搖曳飄風。旗皆染女太夫之姓名。曰竹本某丈。曰鶴澤某丈。下署贔負連中四字。蓋贔負猶曰庇顧云。而場之外面。揭本日所演之題號。曰伊賀越。曰忠臣藏。曰千兩幟。曰菅原傳授。曰昔八丈。曰逆櫓松。曰廿四孝。戸口極小。其當戸處。置小匣。以内看錢。見客必呼嗟來。場中央並高處。挂一張翠簾。簾縁飾以天鵞絨。繞以天幕。幕亦染太夫名姓。蓋庇顧客所寄贈。大抵以午後一時開場。客輻湊至。太夫皆羅列于簾内。釵光隱見。媚香漏簾。正是春雲翳月。而揚抑隔花。客皆懊惱。不啻隔靴搔痒也。簾内有人。撃柝數聲。咳一咳。報告曰。東西東西。愛顧大人。奴席雖過高

口語一啓。即今所演題目。妹背山某段。太夫某某。三絃某。啓畢而簾正徹矣。太夫數名皆向見臺而坐焉。紫皆描金。金碧如畫。絃鳴撥響。太夫一揖引茶椀而一喫。徐徐按曲。乍而美姫艶妾。乍而忠僕義奴。乍而老賊。乍而少年。同一口舌。而或濁或清。或笑或泣。使聽者一喜一悲。不覺呼妙也。而其人皆粉面皓齒。其藝之妙。聲之清。至令愚婦愚夫感動。其被以太夫之號。其誰曰過褒乎。中有一客。語帶西音。大息久之曰。經曰必正名乎。又曰名與器不可假人。今女而稱太夫。何其名分之不正哉。一客嘲之曰。子之持論。正則

西京傳新記　初編　九十六

正。雖然要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夫子亦不見秦政之封松爲大夫耶。不見衛懿之愛鶴。而乗大夫之軒耶。松之與鶴。均是草木耳。禽獸耳。而公然稱大夫。公然乗大夫之車。女妓雖賤乎。亦横目之人而已。視諸松之與鶴之擅其名爵。而弗辭者。孰得孰失。吾未知其孰是也。且夫不見島原太夫乎。娼妓而稱太夫。不僭則濫矣。不見天神記演劇乎。有梅王松王櫻丸。蓋王者則統一之名號。然而以六位舍人自稱王。何其名稱之濫。一至此乎。而世絶無怪之者。何尤於區區一妓女哉。口角生火。舌鋒甚鋭。坐者大驚。相共大聲

曰東西東西。
捨身踏去一條繩。雙脚渡来三尺氷。我亦人間皆行
路。畏途曾上幾稜嶒。是予三十年前在東京所賦。蓋
兩國雜詠三十首之一也。今新京極肴場中。尤危險
而尤驚人者爲繩技。其爲技也。樹杙于地上。東西各
一。相距百餘歩。又施一條索。其上離地三四間。維其
兩端於杙。以便歩趨。仰而觀之。如蛛絲横樹。捎衝風
觸之。掀翻動搖。使人心目眩轉。冷汗浹背也。而技人
年歷十餘歲。額髮掌面。輕裝短袴。踏險如夷。如猱猴
登木。如鼯鼠遷枝。時拔一脚以觀暇整。一往一来。毫

無窘歩之色。左手執傘。右手把毽。其所賴以托脚者。
唯一條索而已。當是時。繁絃急鼓。如飛霰跳板屋。如
夜雨敲芭蕉。觀客蟻集。頭外疊頭。目上攢目。相排擠
而觀焉。乍而一聲翻身。倒懸索之中央。足指不離索
者。僅二三分。欲墜不墜。傘飛毽飄。而身尚依然在空
中。觀者喝采。不覺呼妙。一奴鳴拆。絶叫而佐其勢。毎
呈一技。唱其曲名。曰東山大字。曰唐碕狐松。曰達磨
坐禪。曰某。曰某。曲訖更呈曲。看錢山積。觀客益集。日
將晡。更呈竪尾奇藝。所謂踏劍鋩是也。其爲技穿獨
足高屐。踏刀劍鋒鋩。一歩失脚。即躬貫刀尖。亦人間

有數之絶技。而技人從容。如驅歩周道。未嘗錯一歩。
宜哉博其看錢。日獲大利也。雖然不獨技人能然。凡
方今農工商賈。等至公卿大夫士。皆走索耳。踏劍耳。
其失脚錯歩。或折手足。或膏鋒鏑。以至損軀損命者。
歲不知幾百人也。較諸技人未嘗錯一歩。踏險如夷。
以保全其終身。孰險孰夷。孰艱難。孰安樂。未必待余
喋喋而知也。抑予亦嘗閲歴人間畏途者。觸于蛟鰐
之飢吻。而登于劍鋩之山岳。其不至於失脚而損命
者。豈天之所祐。蓋亦僥倖耳。嗚呼一條之索。三尺之
氷。俯仰上下。無物不危機。何獨怪技人之技邪。

鼓吹髙沸。如蜩如螗。閙熱雜沓。使人耳聾。而魂飛之
間。有一割烹樓。曰丸万。因匾其樓曰圓滿。其樓角揭
圈旁添万字之状。以爲招牌。蓋丸之爲言圈也。故以
是表之云。圓滿之樓。雖不甚佳。規模宏濶。咄嗟辨之。
雖以萬客輻湊。未嘗少撓。所謂多多益辨者。是以比
隣酒樓。雖絶無客之時。此樓雜沓。酒氣撲鼻。羨香襲
人。蓋以物多而價廉也。以咄嗟而辨盃盤也。大丸西
京酒肆肉舗。客之命飯呼酒。皆咄嗟辨之。而其尤便
捷者。獨此樓爲然。是以村婆詣博覽會。捫腹而命飯。
咄嗟而飯至焉。老農赴于鬧處。喉渴而呼酒。咄嗟而

至爲。小姐與阿媼見花而還。試促饗飯。咄嗟而饗飯至爲。膾亦咄嗟。羹亦咄嗟。無物不咄嗟。是以不獨都人喜之。尤適東京人士之氣象。此光万之所以獨擅其名。而博大利也。

一奴擊柝。佇立大達相報曰。新京攝櫻坊某新亭。今夕六時開演史會。講師則浪華新人。速津齋冬梅。而其所講書名。前席則義士銘銘傳。中席則大岡政談後席則御日誌中眼目。櫻田戰鬪是也。大家一齊。頗相提携。幸惠然而來。一坊一報。連聲擊柝。相報啓而去。

西京傳新記　初編　卅九

栖鴉歸林。山鐘報暮。家家點燭。樓樓鎖門。當是時。演史開場。喚呼招客。一奴當戶坐收看錢。名曰木戶番。群客蝟集。先投看錢木戶番換以木牌。牌長三寸強。牌面署何番何百何號之字。其場撤而客散之時。守履番者。照牌號而出履若屐。不錯絲毫。客之來就席者。先出錢呼茵與火爐。命茶瓶與煙盆。席之大者。可坐五六百人若千人。席之正面設高坐。坐上置机一脚。又燭兩枝。机右置火爐唾壺各一。爐上安茶瓶。爐下具茶盌。其坐講師之處。展氈若茵。講坐相問。施一張天幕。大署講師名姓。又贔屓連中等字。字形怒張。

大抵用擘窠飛白二體。有字白而幕紅者。有幕紫而字紅者。皆庇顧豪客所贈貽。又壁間糊帖一大白楮數葉。大署金千匹。若二千匹之字。又豪客大家之纏頭。揭以旌其榮而已。

既而更鼓報六時。講師上席。外套帽袴。先剪左右燭心。迎客而肅拜。引襴箋而敲机。拍者三過。手注瓶茶于盌。喫一喫。恭披紫袱。攤其講卷。點撿一過。撿畢而咳且唾者一再。因肅群衆曰。小人原是浪華貪生。誤荷諸公庇顧。近日初得至于京華。幸亦甚也。榮亦至也。諸公不以燥濕不時。辱蒙惠顧。輻輻湊湊。無席可

西京傳新記　初編　四十

容。不獨小人至幸。亦主翁之大幸耳。小人雖迂拙乎。焉得不掉三寸齒舌。而呈一二奇話耶。乃今夕所辯說雖事屬陳套。亦平素所慣熟。所謂前講者。則義士銘銘傳。而其中席則大岡仁政錄中。淡婆姑屋喜八之斷獄。至於後講。則櫻田雪中之鬪爭。延而及武田耕雲齋。筑波山鏖戰之實錄。講說將及夜半十二時。更漏尚淺。諸君未集。請說義人之巨魁。赤垣玄藏酒壜小傳。以排長夜之悶。豈不愉快哉。衆皆欣然。不覺膝之前。講師再剪燭心。乃說起曰。赤穗義人四十六士中。其稱出類絕群者。載于傳記。存于口碑者。指不勝屈。

而僕尤推赤垣玄藏爲第一矣。玄藏有兄曰玄之進。秋元但馬守之老。其氏二子也。父沒而兄玄之進繼爲。玄藏幼養于赤穗士人赤垣氏。因冒其姓爲内匠頭近習。爲人豪宕。不脩邊幅。及淺野氏亡。而報讐之事興。首與其盟。縱酒自晦。報讐之前一日。曾訪其家兄。兄遇宿直不在。此日臘月十四日。雨雪霏霏。玄藏被酒。醉步踉蹌。手提一酒壜。且飲且語。嫂頗厭苦其醉譫無度。初謝病不面。強而見之。玄藏大悅。坐上見兄衣挂于桁架。再拜謂之曰。劣弟失故主。既已一年矣。落魄綦貧。無身可托。因釋褐于西國一侯家。遠行

在近。今亦將與兄別。再會難可期。請與兄爲別。乃自酌其所攜之酒。一杯醉兄衣。一搖自獻。一酬一獻。陶然大醉。遂齎其酒壜而去。事聞于兄。兄怪之。乞暇而歸。歸則玄藏既去矣。兄聞玄藏語言非常。益怪之。既夜。終夜不交睫。明朝大雪。門外乍聞行人呼噪相走而過。未幾何家奴徒跣喘而來。且報曰。令弟玄藏君。與赤穗同盟之諸士。昨夜斫吉良氏邸。以報君仇。今現欲赴泉岳寺。以獻首級于故主墓前也。兄大驚走而見之。大石以下義人凡四十六士。均服整整。有荷槍者。有肩大挺者。有挾弓矢者。有褁蒼者。有擁陣鼓者。而玄藏散髮白布束頭。衷甲玄服。提槍而在其前隊。渾身朱殷。鮮血如染。其昨夜健鬪之狀。可以想見。其兄喜悲交集。握手而語。始知昨日遠行之言。預作今朝永訣之兆。而非虛言也。其兄還家。閱昨日所弃酒壜。殘酒餘瀝尚在其中。遠近傳聞。來乞其餘滴者。輻湊作市。不啻求神酒也。後玄藏沒。而壜尚傳兄家。秋元侯以其義人手澤所存。懇請藏其祕府。珍襲以傳其子孫云。群客傾聽。有感涕垂泣者。講師一揖。掩卷而喫茶。行將講大岡政談。聽者漸入蔗境。乍城鐘連打報遺火。客皆大驚。走而出戶外。相語曰火光遼

遠想當西郊野外之火。請勿慮。請勿慮。於是散者又集。講師上席矣。

西京傳新記初編終

西京傳新記 二編

明治八年乙亥六月發兌
[illegible]

傳新記二編序

題曰西京傳新記。蓋取其新說異聞記之焉耳。初輯脫稿未及紋梓。而有寫錄而傳之者。一人所寫錄傳之百人。百人所寫錄。遞之千人。未及三數月。而亡論都鄙。弗分遐邇。不唯置郵傳命。何其駿足迅駛。一至於此耶。故不知者。誤認以曰電信機。蓋以傳新記之與電信機。音相似故焉耳。嗟呼。區區游戲小著。固非可以麼大方淸鑒者。唯以少投時好。鬭情竇。不期其售而售耳。然經緯錯綜。如蛛織網。如電機曳線。百步一柱。萬柱相接。不假重譯。而瞬間可以通越裳之信。不用

指南。而咄嗟可以達四方之言者。未必無寓意也。但彼則鐵線。以驅使電氣。此則寸管。以馳騁才力。其瞬間千里。至遞新於海外擅場于一時。則非吾輩寒陋措大所得企及也。

明治七年甲戌十月下澣。三谿居士。識于平安西洞院小牕朙處。

菊池純著　西京傳新記二編

三谿居士　著

平安之地。山水明媚。無地不可遊焉。花舞柳歌。無日不可醉焉。筆研精良。宜于文雅之士。古器珍翫。宜于風騷之客。井水清冽。可以煎茗品泉。室堂華潔。可以置酒會友。加之名匠碩儒。畫萃一都。時而賦詩論文。時而聞鳥觀花。時而展觀古書画。時而陳列古器物。往來徵逐。日盛一日。要之皆休明至治。深仁厚澤之所涵育。爲之民者。安得不記其一半。而鳴耕作熙熙之美乎哉。而其尤不可無記者有三焉。一曰北林角觝。二曰四條演劇。三曰島原花街。此三者。則闔都盛

衰所關係。其事雖小。亦可以鑒省治忽所由也。昔者。宋民李格非。著洛陽名園記。謂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予之著斯編。亦竊寓其意云。

北林角觝

角觝。一曰相撲。又曰角力。其所繇來者久矣。史稱垂仁帝時。大和國當麻邑。有力人。曰當麻蹶速。膂力絶人。自伐其勇。以爲舉世無能敵己者。帝聞之求其對。或薦野見宿禰。乃召二人。命角其力。野見蹋蹶速。折其脇骨。而斃之。遂被擢用。平語又載。惟喬惟仁二王爭位。久而不決。乃令力士紀名虎。伴善男。角力。以定其位。既而名虎負矣。惟喬終即位之事。從是厥後。奕葉相継。歲時貢諸國力士。以行相撲節會。降自鎌倉氏。以至近代。至其戰爭攻取。兵連弗解。則試此技。以定勝負。如甲越二氏。鬭川中島是也。其非尋常游戲技。觀之可見也。元和偃武。江海奠安。民不知兵革者。殆三百年。於是人皆目以爲太平翫具。設場各地。以試其技。觀者輻湊。堵牆不啻。而力士東西各分夥。其軀幹魁傑。絶類逸群。力能扛鼎者。名曰大關。次曰關脇。次曰小結。小結以下。皆曰前頭。其他力人。

聲名不甚顯。不上角觝等級表者。又不知其幾百人。判之贏輸者。曰行司。管轄之事務者。曰勸進元。其精於技。熟於藝。老而有威望者。曰頭取。故力士角觝。贏輸未判。衆議鬨沸。行司不能折之者。先質之於頭取。頭取乃與衆人胥議。而後地平天成。贏輸初定矣。是以頭取威名。獨擅其場。號曰四本柱。蓋角觝之場。高築土豚。布以白沙。四隅樹柱。頭取各坐其柱下。故名焉。抑角觝小數耳。而其一輸一贏。行司不能折之者。必質之於頭取。頭取不私。折之論之於羣衆。至論公議平。而後贏輸決矣。烏乎角觝一力士所爲耳。尚且

不妄束縛其權利。率如此。況天下則一大角觝場也。政廳官府則土豚也。聽訟吏員則行司也。匹夫匹婦寃結不伸者。上土豚決其贏輸。行司而誤其贏輸。群衆環視。安得不抱不平而生風波邪。亦當質之天下頭取。一歸之公平而止也。今也治教休明。獄訟廉平。絶無虞芮爭田。藤薛競長之事。有遜讓之風。無刼奪之弊也。是以行司不須累團扇。頭取不待論輸贏。彊弱定而雌雄決矣。烏乎。豈獨角觝而已哉。

丘明之書。首揭其凡例。令讀者一矚瞭然。知其所原也。角觝亦不可不凡例以表其方言也。凡力士角觝。

相持不下。不知勝負所歸者。行司先止其鬭。養其勢氣。令其再起格鬭者。名曰水入。其紛紜鬭亂。久而勝負未決者。行司亦分而止之。名曰引分。其觀客蝟集。崇朝其雨不得已放場者。名曰入掛。其午後擊柝連聲。姑息肩者。曰中入。中入之後。力士陸續相偕上土豚。曲踊三百。俯仰屈伸。齊拍手而揖者。曰土俵入。土俵入之儀。極而壯觀。極而偉麗。令觀者不覺喝采舞蹈也。此數者皆嗜好角觝者所熟知。不必待予之多言也。大抵角觝。以晴天十日爲期限。一日雨則延一日。是以雖期以十日。有及半月若一月者云。

先期十數日。四方庇顧之財主。或貽金帛。或贈樽酒以寵賞之。又揭間糊貼白紙。大署曰金幾十圓魚幾百荷某主人呈某力士。其贈遺尤多者。人皆健羨以爲奇榮矣。又植大小旗幟于街上。濃藍淺碧。或紅或白。以表章力士姓名。皆庇顧財主所寄贈。遠而眺之。如鵰翼搏風。如游龍交戲。鳳翥鸞翔。都人士女經過此間者。徘徊顧望。躑躅久之。亦可以爲一時壯觀也。

星月皎潔。銀漢横西。夜將五更。櫓上擂鼓。繁音急節。聲徹四外。於是四方觀客蓐食而起。或携行廚。或提瓢酒。排擠肉薄。爭而赴其場。場在八阪祠北。焉所謂

北林是也。當維新時。力士有功。故官賜其場。以爲永世角觝處。延袤百餘間。前設二門。一爲胥吏出入之處。謂之御用木戸。一以通觀客。謂之鼠木戸。戸極小。纔容一人。蓋防其濫入也。戸外壯漢數名。設場以權看錢。換以木牌。以爲左券。木戸之上。連署三府力士名姓。榜而揭之。觀客蟻集。未及入戸而喝采聲動地。人皆狂顛。爭求其場。場之中央築以土豚。團圓如滿月。中布白沙。土豚六六。以象三十六禽。四隅樹柱。以表春夏秋冬。柱下置桶水。東西各如一。名曰力水。上施天幕。葺以白板。頭取四名分坐其柱下。場之四方。

架以棧棚。華氈可以坐賓主。搖盤可以佐壯觀。其人大抵非銅臭富翁。則縉紳巨公。歌妓呈笑。而狎客結欀。俯瞰棚下。皆畫地占場。宛然如井字者。謂之場。場廣屢二筵。而坐十數人。不令八家各私百畝。是以頭上接。頭背後交背。蟻簇蠭屯。無復立錐之地。既而一奴曼聲絶叫曰。東兮虎嶺。西兮龍淵。東虎西龍。各上場。距躍三百。以試其膂力。其人率銅面而鐵額。東者則如巨無覇。西者則類防風氏。如龍之蟠。如虎之蹲。東西對峙。窺其罅隙。行司中立。察其呼吸。一聲喚呼。直引團扇。於是虎嘷龍唫。電撃雷轟。共工頭觸。而不

周欲崩。鷸蚌相持。而雌雄未決。當是時。萬人屏息。兩拳握汗。雙肩聳峰。有庇西者。有援東者。行司手把團扇。左顧右視。旋一旋。連呼曰。殘兮殘兮。正是劉項逐鹿。未知歸誰手。晉楚爭覇。孰其混一之者。

棚下有一傖父。扼腕而觀焉。頭上有喫煙者。與正酣歡呼。打烟管。星火迸墜。止其頂上。傖父不省。忍熱切齒曰。毋輸毋輸。旁人誡之曰。星火在頂。盍拂而除之。傖父掉頭曰。舍舍。勝負未決。何在於星火耶。

一壯丁嗔目戟手。張空拳。臨之乍握旁人手腕。極力拗之。旁人不知其何謂。號哭叫痛。其人弗悟。罵曰。請少忍之。東方已危矣。此手豈可解耶。

既而東虎一喝。徑擠西龍。西龍却退。足脚殆將及土豚。一轉捩腰。攫東虎。踣之於土豚外。行司一閃團扇正揚。而勝負既決矣。於是萬人喝采。呼聲震地。爭拋衣裳。以爲纏頭。有起舞欲狂者。有擊節叫快者。罵者。笑者。立者。坐者。箕踞者。耦語者。千人自有千樣趣。萬口自有萬般評。纏頭雨下。堆積作邱。

一人歡呼。脫外套拋之。既而拋衣裳。既而拋佩具。席亦拋之。瓢亦拋之。盤亦拋之。盃亦拋之。卒顧其左右。無物可拋。乃脫褌拋之。或見嘲之曰。子既已舉身拋

與之。其所剩者。一莖陽物耳。一囊睾丸耳。子何不拋此二物。以爲纏頭。其人沈唫久之曰。二物固不足惜也。唯恐今夕角觝。以速卿卿之不平焉。

一歌妓靚粧。拉一舞姬。直踵鼠木戸。將入戸内。守者曰。卿等有禁。不許入戸。敢辭敢辭。妓怪且問曰。鴨水之東。衣食於歌舞者。不降數百家。然而獨峻拒妾輩。不許一步出入。敢問何也。守者稽首曰。卿等皆山貓。非尋常歌妓之比也。山貓而入鼠戸。鼠輩逃竄。吾不知其死處也。妓語塞。遂踆巡去矣。（東山麓地方。有一種歌妓。名曰山貓。蓋山根子之訛。）

紅妓與翠娥。倍兩豪客。觀角觝于棧棚上。一妓頗有

俠氣柳眉側翠挑臉潮紅扼纖手語客曰妾聞昔者有力士稻川者曾與其敵手鐵岳角勝負稻原有恩人偶其子與某妓暱焉欲聘而納之無金可償詢之於稻稻許諾之周旋甚力鐵亦有財主希令鐵克稻鐵本富於財貧於力因欲啗金於稻以博一勝竊諷之於稻稻曲而順之蓋欲獲金為恩家贖妓也既而自謂今日角觝輸則為人所謗苟贏乎則金不可獲也利害炎於中憂心有忡時正臘月雪意砭骨而鼓音徹耳曦景將晡而鬪期已逼矣當是時觀客雲集相排擠而入鼠戶殆欲破蓋此日勝負以稻與鐵為

結局壯觀矣然而稻意甚不樂鬱鬱家居叉手擁火爐而坐焉其妻從容謂稻曰妾頃候良人顏色似重有憂者無乃感寒疾耶無乃病頭痛邪妾聞本日結局勝負萬人所注目可謂實一世之壯觀也哉而髻亂鬢鬆何不快梳髮新結之邪稻心緒紛紜不啻亂絲寢答之曰唯當依舊整理之耳因向鏡而踞焉其妻早已窺察其意所苦手執巾櫛立其背後紅淚一滴濺稻之面上稻怪之顧問之曰卿何由潸泣也曰否否盖梳水餘滴令之然耳夫妻黯然相見不復交一語稻遂起莅場妻度事正急起整其衣裳獨語曰

今日角觝卽良人命脈所關係妾雖無似豈可坐而觀之哉輙走鬻躬狹斜易以黃金若干圓因俾人輸之稻稻尚未知其然也此時稻與鐵相角觝勝負未決動則在其下風人人危之既而有報道者曰黃金二百寄附諸稻川蓋某財主所贈遺也稻聞之膂力百倍不唯大旱於甘雨一喝奮身攫鐵投之於土俵外頭顱一顛倒沒沙中者尺餘萬人歡呼感其膂力聲名隱然動一世云夫角觝小數耳而其贏輸強弱一係金之有無豈可不慨歎哉妾亦因有感焉頃聽人讀新聞紙側聞日本征臺灣與支那分爭其地我

直而彼曲直者壯而曲者老以直征曲其獲全勝何足疑哉獨所憾者則國用不給民力疲困加之維新以降　王化未洽海內是以有弄兵乎潢池者有企不軌乎邊疆者雖幸由　朝廷威力立誅夷之餘燼再燃未可測也然則今日急務宜當培養其國本以振興　皇威也夫稻川則力士也無金則不得不讓勝於他人也天下而國用不給又安得不踐稻川之轍邪雖然稻川家有良妻賣身以救其夫急厄不至一蹶貽笑可不謂幸哉今我　皇國八十五箇國人民三千五百萬人中曾無一人賣身典衣

以供軍須。何其不及一力士之妻。能知其義務哉。妾竊有慨于此。酒亦禁之。肉亦斷之。甘諸亦不啖。南瓜亦不茹。一枝之花。半星之銀。敢不妄費之。絲累黍積。亦將納之於　政府。以供萬分國用。諸公醉飽。不慮於此。投衣裳。抛佩具。一擲萬錢。以爲力士之纏頭。何其無心腸。一至於此耶。言言刺骨。句句銘肝。二客肅然。正襟避席曰。僕輩庸愚。眼孔如豆。失娘子將軍於目睫。以爲尋常一輩之紅粧。幸毋罪不恭。以見指示方畧。僕輩盡力薦之於有司。有司推轂擧之于朝廷。朝廷方今求賢如渴。其必任娘子以水軍總督。

娘子而爲之帥。水軍十萬。旌旗蔽海。瀛船一蹴。直赴臺灣。繕甲峙糧。以爲根據。夷滅醜類。如探物於囊。而禁暴弭亂。內以鞏固國體。外以和親於各國。果如此。則衡行六大洲。以雄視萬國。則　神后之畧。何足道乎哉。僕不才。雖不及弑内之勇。亦將執殳爲娘前驅。娘子幸允之。妓頗有得色。客恭奉一卮。預祝其戰勝。妓擧白飮焉。雛妓在側。冷笑曰。阿娘既已曰禁酒。又曰斷肉。舌尚未乾。今亦如斯。敢問何耶。妓曰。毋多言。勢不得不然也。既而一力士相角。力而勝矣。盍客平素所庇顧。客抃舞踊躍。脱其外套。將抛與之。妓曰

止焉。何不留以供軍須。客曰。毋多言。勢不得不然也。妓微笑曰。呆甚矣。何其似賤妾口吻也。

東西力士迭上場。或贏或輸。或引分。或預。既已了百餘番。曦景將午。牌木柝連擊。報中入。中入之後。再鳴柝。以報土俵入。既而力士各分隊羅列。水幔映日。錦綺飄風。一手左之。則千手隨之。一人右臂。則萬人共之。如舞如踊。一伸一縮。不誤分寸。相俱拍手而止焉。未幾。奚奴呼名。力士東西臨場。相對而踞焉。行司執團扇。呼曰。片分。雷電片分。立繩少焉。東方蹶起挑鬭。西方曰。嗾焉。西方一喝促之。東方曰。嗾焉。既而機合

神會。東西一時並起。齊鬭。拳飛臂交。一喚一呼。一虛一實。雙額相摩。四腕交爭。如掣電擘雲。如雙蝶弄花。紛紜混沌。相奮鬭者一晌。而神疲氣憊。流汗淋漓。未知勝負歸孰手也。行司跳而入其中間。解腕止鬭。令虎羆熊再養其力。復起角觝。愈爭愈不決。於是乎雷電與立繩。遂爲引分。而今日之角觝畢矣。西京觀客相踊躍曰。雷電雖江都小結。不能勝一立繩。立繩之榮多也。坐有東京人。啞然大笑曰。立繩雖勇。固非雷電之匹。不至其一蹶委頭于土豚沙中者幸矣。二客鬭論。久而不決。鄰棚會有浪華人。不忍坐而閑之。挿喙

其間止之曰僕側聽二君之所論諍一是一非未知其孰優又猶雷電於立繩僕請權為行司為二君判其嬴輸可乎二客大悦論諍益力華客傾聽急呵止之曰引分哉引分哉西客揚揚自負曰東人舌鋒雖鋭利卒不能勝吾輩吾榮多也何獨立繩而已哉

角觝故場日將晡時西京豪客蔬顧立繩者設宴某樓上延立繩觴之曰今日關取之伎倆可謂絶類逸群何不快傾一盞以慰終日之勞邪因自擧一大觥屬之觥大如盆要當盛二升許立繩欣然立飲之客大詫曰能復飲乎否曰僕死且不避巵酒安足辭歌

妓數名執瓶注之蘸甲淋漓箕踞而飲之擧坐嗟稱曰關取意氣狀皃何其似樊舞陽邪相俱開便面扇之自左自右自前自後皆嗟稱弗措喚呼曰關取關取（世人稱大關曰關取）宴正酣財主再屬觥曰以時不若無海錯供下物不腆黃白以壽關取足下因擧黃白三百錦段十卷附之立繩拜而受之財主戲問曰關取既已博大利其快豈何如哉立繩應聲曰受之者固快未如與之者更快也滿坐擊節以為名言

日之夕角觝故場士女絡繹笑語如湧有評虎者有品龍者或褒熊或貶羆笑語紛喧相俱分路而歸路上瞑黑璨燈點火乍有一奴星馳而來呼曰勝負付勝負付蓋印刷力士名號及本日嬴輸於片楮以報賣之也都人士庶喜角觝者爭而求之是以一夕一晌之間往往有獲大利者云予因謂一部歷史則英雄勝負付耳擧世人人宜當爭求而其能售者屢屢不過一二種者何耶蓋史傳所記者則既往之勝負譜耳非今之勝負譜也宜矣其求而見之者少邪若夫當今有人叙述目前天下之勝敗印而鬻之則家求戶購不啻左思賦三都其紙賈之貴固非區區勝負譜可較也而方今無人吁豈尤不可惜哉

四條劇場

四條橋之東有兩部劇場南北挾巷相對南者都万太夫布袋谷梅之丞為之幹事北者以早雲長太夫亀谷久米之丞為之首長場之正面揭一木區題幹事姓名及實傳演劇四大字屋上搆小栅格施幕四隅擲兩條竿竿頭團團結以條截楮片遠而望之則如白旄之孑孑蓋纏標也每旦開場必亂擣小鼓于栅格音節繁細如急雨如飛霰蜿轉曲折相聞而達於四郊其故場又復如斯每夕劇丁當戶者至其放場時蒙假面戴布帽兩手執搖鼗而舞蹈于戶內蓋

祝其吉利多福也大抵一年四時無時不開場開則呈新演奇歲十一月爲最盛名曰顔見世蓋劇部以子月爲一月豈有受用姫周正朔者然邪今之十一月則非子月尚於十一月行之蓋失其舊也

昔者永祿中有女子曰出雲阿國頗有姿色尤善歌舞聲名隆隆傾動大都當時名卿巨公爭延而觀之又有名古屋三左衛門江州之人也亦善歌舞與阿國齊名乃胥議創開劇部號曰歌舞妓歌舞妓之名蓋肇於此矣初設場於祇園南林後移于五條之橋南時豊太閤在伏水城其入朝於京師多取路於此

以觀劇士女往往擾其鹵簿遂移于四條磧既而業中絶承應中有村山又兵衛者請官再開場於舊地至寛文中遂移于今地云

劇場比鄰多設茶店以待都鄙觀客可以辦酒肉可以供使令比屋連軒簾幕飄風裙屐盈戸酒氣羹香薫涂耳目亦可以窺大都一半也演劇之場延袤數十間舞臺三間當其中央左右各架看棚棚下施一條天幕揭上優姓名蓋受顧豪客所贈遺看棚下又設一棚左右各如一上者曰鶉棚下者曰龜棚皆上客所臨觀價極貴而地位尤高（東京所謂高土間者西京謂之龜棚）其價少廉而地位尤低者謂之場（東京謂之土間）場亦有高下之別其接近舞臺凡俳優聲音色態如手取而睇接者謂之鶴場其少遠而價差廉者謂之龜場其數客醵金雜居於一場而觀之者謂之割其與舞臺相對場尤遠而價甚廉者謂之引舟一謂之聾棚蓋俳優言語狀貌以可見而不可聞故名焉當舞臺之右看棚之下通一條板道以接舞臺者名曰花道若道盡處下一小幔以便俳優出入舞臺之左腋羅列大小鼓鐘以爲絲竹合奏處其看場價極廉而地位尤賤以供藏獲廝養之觀者名曰藝裏抑看棚之於藝

裏其高下懸絶固非同日之比也然至於品評藝之巧拙可否確不可易則藝裏未必讓看棚者何也曰具眼耳具眼之可畏不唯秦銅照物美惡妍醜弗得逃其明故滿場俳優尤畏憚具眼之客云

俳優所打扮食息之處名曰樂屋樂屋分爲二層其一則當時名優聲價尤高者居焉其一則賤小劇子爲奴僮爲捕吏爲狗馬足脚者居之如上優則各房區別坐錦茵擁寶爐使令有人送迎有奴衣服飲食頗等於王公云古昔名優所謂衣錦乞丐之句詢非虛託也然乞丐而衣錦雖或似僭奢我以吾力競奢

闒靡。未可深尤也。世有錦衣而大冠。公然蠧國財者。有尸位而素餐。坐而糜稟米者。吾竊目之以爲衣錦之盜。遠矣不及衣錦而乞丐邪

先開場旬有餘日。先揭一大招牌及劇子名姓于屋上。曰某扮某烈士。曰某學某忠臣。某爲某奴。某爲某妾。一一條署。色色標陳。使人一矚瞭然。不問而知爲某演劇也。大抵招牌。皆畫劇中所演之腰領。丹青絢爛。五色奪目。有屠腹而殉國者。有殺吾兒而代君兒者。有少年與佳人相攜葬魚腹者。有殺人而攫金帛者。衣冠而折訟者。非青砥則大岡。大岡越前。訟獄公平。野乘傳之。口碑

存之。緋甲而錦袍者。非義經則豐公。藍縷而乞食者。富貴而歸鄉者。泣而惜別者。笑而合歡者。樓臺也。宮閣也。神林鬼冢之狀也。描寫點染。筆筆逼眞。過其前者。傖父佇立。驚其奇觀。小奴凝矚。知其新劇。歌妓亦停展。舞女亦滯步。小姐大孃。老媼少婢。悉聚而悉佇焉。貍奴亦往觀焉。飯匕亦往觀焉。擂木亦往焉。擂盆亦往焉。比肩聯袂。塡咽于通衢之間。至俾路人弗能往来。有一人連呼曰。油兮油兮。人皆踆巡。開路而通矣。

每歲孟春例開新劇。既而場老春深。更呈新劇。別揭招牌。若其標榜題號。非菅原傳授則鏡山。否則忠臣藏若仙臺萩。凡此類演劇。概曰時代狂言。傅衍錯綜。能鑿人之情實。時代演之於午前。午後別出新劇。以一洗觀者耳目。名曰世話狂言。其所演。多係於贈芍採蘭之事。所謂阿染久松。若阿半長衛是也。盖時代則以濃厚競勝。世話則以澹泊取喜。一濃一淡。正側送用。要令老少婦女不厭倦耳。作者用心。可謂良苦而細心者也。

凡戲場編綺語者。名曰狂言作者。嶺琴。佐橋。奈河諸子是也。其下筆翻案古今。混淆雅俗。行以新意。令大小俳優得竭其技倆。實三寸不律之所致。作者而一

失其措置。則全劇瓦解矣。嗚呼方今有司。舉用人材如作者甄別俳優。委任得其宜。則士氣欲不振得乎。夫一場演劇而不振。或可以償其責也。天下之戲劇而不振。誰乎任其責者。我日望之。

嘻彼小星。三五在東。智恩之華鯨。一吼報曉。啞啞之鵶。喔喔之鷄。雀之啾啾。犬之喧喧。以與夫啓戶汲井鑽燧掃塵之聲。遠而聞之。則殷殷轔轔。不唯南山遇雷。而中有一種極繁極忙。還然戛然。體物不可狀者。曰是何聲邪。盖彼都士女。赴劇場之展音耳。此聲也亡論宮媛宦女。歌妓舞姬。僧道醫流。市井廝養。一皆

蓐食蚤興。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遠弗屆。咸取路于四條橋。絡繹繽紛。如螻蟻集腐菓。如蒼蠅戀魚肉。觀客麕集。東方已白。先演三番叟戲。既而次第呈技。第一回曰發端。第二回曰二目。第三回曰三目。目則段之謂也。舞臺正面。下一大帷幕。幕上更設橫幅小幕。名曰天幕。皆四方愛顧所寄贈。幕皆木綿製之。染以大優字號。紅紫爛斑。五色如錦。幕之開闔。必以木柝。柝鳴而始之。柝鳴而終之。俳優演劇之時。或至於殺傷擊刺。斗作周旋。尤急劇處。一奴在其後。手執一雙方木。大如柝者。敲板以形足音。謂之附拍子木。此亦

非習慣其技者。則不能為也。午牌前後。觀客益湊。毎一戲訖而幕闔。賣䊧者。賣瓜李者。賣演劇名紙者。如呼如訴。未幾幕中柝響。戞戞送聲。大幕正開。舞臺正面現出一塲演武館。來女監岩藤實川延若靚粧在上頭。中老尾上侍之。中村慶女其他宮媛羅列其左右。代試擊刺法。邪許之聲。與木刀之響。拍拍丁丁。有勝而自負者。有負而赧愧者。顚者。蹶者。蹈者。挫者。羅袖飄風。紅裙捲塵。絲竹合奏。音節極急。拍木敲板。戞戞聒耳。岩藤為人。執拗而多猜忌。居常嫉尾上忠實。動主張正議。欲托事折辱之。尾上原富商之子。曾入於後房。寵幸其夫人。無幾拔為中老。岩藤知其不解武技。令彊試一刀。尾上報羞謝其不敏。岩藤不聽。尾上有新婢。曰阿初。市川右團次慧婉而矯捷。頗善武技。此日坐人後觀諸姫鬭技。及見岩藤僇辱其主。怒氣中騰。欲一擊而窘之。排衆挺進。自啓曰。賤婢不肖。願得代主人見敎一刀。榮亦甚也。岩藤稍肯。先令諸姫試之。阿初欣然上塲。綰條組。束其袂。一縱一横。作十字形。相倶執木刀。蹶起。當之阿初。矯捷不唯飛鳥。鬪未二三合。擊而踣之。代以一姫。又仆之。更僕轉換。都當十餘姫。神色自如。餘勇可買也。岩藤見諸姫屢所挫衂。因起身

親當之。初大悅。一揖而鞈之。呼聲刀響。如啄木穿樹。如燕燕下上。一虛一實。一闔一開。未知勝負歸孰手。阿初一躍。投其鏬隙。直擊岩藤左臂。臂痲而刀脫。阿初揮刀乘之。尾上旁觀。呵止之曰。賤婢無禮。敢抗女監。何不顧其身之甚哉。阿初俯伏而謝罪。岩藤忍痛而起。怒益甚也。遂令阿初待罪於私室。因目接尾上曰。卿市人之子。未及識武家家法。請為卿敎之。抑後房有中老。尚如閫外有用人。其為任不可謂細小。然則雖以閨黛釵裙。平素宜當講究一刀一槍。以備緩急也。如聞卿元藉家翁多財。夤緣權家。納卿于後房。

不時出身。以傅中老。豈不奇榮邪。令卿果常人。宜自抑損而顧其身迹也。然而忸恩叨寵。動轍轢其長官。何其不知愧一至於此邪。而迹其所由。則其家翁多財之所致。是以熟視卿之面目。鼻亦矜金。口亦矜金。眉亦矜金。目亦矜金。凡四體百骸。無適不矜金。夫多畜積金帛。而不能散者。名謂守錢奴。又謂之銅臭兒。卿所謂守錢奴之子耳。因顧左右諸姬曰。卿等亦當熟視尾上面目。以為炯誡也。鼻頭挂金。落落擺風。詬罵百端。極其調謔。因把其隻履。亂打其面。尾上面熱心嗔。當是時。満場觀客屏息凝眸。握拳切齒。未嘗不悪岩藤而悯尾上也。萬口一聲。喝采動地。

有一傖父。㨿四交下。涙睫一揩。叫曰。請忍之。僕當代尾上君。雪此愧耳。有一士族。其語南音。其音濁。撫刀攔嫉視曰。僕不許。僕不許。何其岩藤之亡狀。一至於此邪。僕竊以謂此戲場耳。狂言耳。故抑憤制怒。忍而觀之。彼岩藤者。罵詈嘲謔。愈出愈暴。僕将一擊斷頭為尾上女。報此怨也。僕决不許也。僕決不許也。一妓佐酒在其旁。纖手扯住之曰。請恕。請恕。此是狂言耳。非實有此事也。檀郎其哂而舍之。士人益嗔。一喝曰汝亦無庇岩藤乎。然則不獨不許岩藤。併亦不許汝也。因欲舉履撲之。觀客大駭。相呼曰。又復醸成一場履撃演劇來也。

一舞妓泣飲。不能仰見。主婦哂慰藉之曰。卿昨夜喜不寝。坐以遅天明。其嗜演劇。甚於色食。而及其観之歔欷流涕。不能自禁。果知如此。不若固辭而不見之勝也。妓揩睫曰。否否。是有説也。妾今見岩藤執拗罵詈尾上。何其似妾家老婆邪。老婆之罵妾。不唯岩藤罵尾上。罵於起居。罵於食息。放屁一發。亦能罵之。妾故忖度尾上意中。不能自已。此所以其流涕歔欷。不能仰見也。主婦掉頭曰。否。蓋有甚於此者也。抑妾之嫁良人。家有老姑。不獨辞罵於妾。亦謔使妾。妾能千

辛萬艱。忍於不能忍。以致有今日之歡樂。諺曰。苦則樂之種子。卿其少忍之。以俟後来樂事。妓驚曰。姑之於卿。亦有甚於岩藤者。卿之謔使家人亦知甚於老姑也。主婦噤口。不復出一語。

既而中老尾上為岩藤所亂打。鬢髮叙碎。尚能忍痛。不敢出一語。岩藤冷笑。大詫曰。快甚快甚。諸姫鄂眙。不知所措。而其媚岩藤者。皆大笑而嘲之。尾上憤怨盈胸。手執其隻履。再拜曰。妾庸愚已被女監譴責。萬死固所不辭。然而幸得所原。令族罪於私室。為恵亦

甚也。起且歸其室。一步一淚。龍鍾殊甚。行未十餘步。析鳴機轉。舞臺變為尾上私房。尾上下婢阿初。聰慧而機敏。此日怯主人退食殊飽。出候之其廊。尾上顏色憔悴。似重有憂者。既歸而就其茵。尚默而不語。阿初百方慰藉其勞苦。吹火添炭。手供盌茶。且曰。主公賢勞。鞅掌公事。其疲困可以想像也。妾試按摩其肩背。庶足以醫終日之勞耶。尾上曰。善矣。阿初遂跪其背後。奮拳撲其肩頭。從容語之曰。主公亦能好演劇耶。尾上微笑曰。好亦甚也。曰。然則妾亦所嗜好。妾昨日代主君。賽眼病地藏尊（眼病地藏在四條橋東劇場之南）。近日四

條南部演忠臣藏。因竊得寓目。蓋第三回判官手刄師直之處。妾見師直無狀。嘲罵判官。心熱膽怒。雖事屬戲劇。未曾不惡其為人也。宜矣判官一刀奮擊。損軀而不顧也。雖然忍於可忍。則人人所能。能忍不能忍以成功名者。此之謂大忍耳。獨判官志慮短淺。不忍小忿。以致亡國。遂速後人譏笑。後之為判官者。豈可不誡而懼之耶。一句一言。暗寓警誡之意。尾上稍肯曰。然。諭如汝所言也。沉唫久之。且謂之曰。今有一事可托汝。汝其聽之乎否。曰。主公有命。妾生死以之而已。尾上喜且謝曰。汝忠實至誠。眞不負平生也。因

作家書。內諸函。緘封之曰。我有急事。宜當齎之以遞我家也。阿初愕然。辭謝曰。今者夜半。主公何不俟明朝致之耶。尾上艴然不懌曰。汝既已云死生以之。言尚在耳。舌尚未乾。而反覆如此。何其食言甚哉。且有緊要急事在焉。何俟明日耶。阿初俛首謝罪。尾上意解。乃附書函。密封而遣之。阿初狐疑不出。尾上叱而促之曰。何其因仍乃然耶。阿初唯唯而去。當是時。舞臺一轉。正面下一大緇帷。夜街闇黑。下奴秉燭為導。行未七八步。蹶而斷其履絇。阿初手自裂紙。撚作緒線。令奴繫其履絇。納而步。步未一二間。絇亦斷。又補而行。

又復斷。阿初獨語曰。主公有急。令妾致家書。而絇斷路黑。以至移更漏。亦恐負主公之命。以速其譴怒。急補履絇而走。乍有一漢。布巾包其面。橫擠阿初。掠其書函而逸。阿初追躡。引而止之。又有一士人。塞其前路。家奴倉皇。一蹶而仆。於是燭滅夜黑。不辨咫尺。阿初與二漢。三人三處。相俱爭一函。闇中摸索。手將合而乍離。面與面相接。而不見其人。遂三人拾一函。紐解而函啓。中有隻履與一牘。阿初掘而覗之。此時未鳴而帷徹矣。鴉鳴雞唱。而東方已白。現出一大廈邸門前來。白璧映日。而粉牆如雪。朱門罩霞。而橫雲抹錦。

阿初忙劇披書讀之。喫驚一喚。握履與牘飲泣曰。此
是主公遺牘。二藁欲攙之。左右薄之。三人角峙。相踶
而立。觀客喝采叫呼曰。千金哉千金哉。
當是時。日將下舂。觀客駢集。丘山不啻。有呼酒者。有
命殽者。有喫煙者。有促茶麥糕者。有旋遶而走廁者。
其出懷鏡背人而勻面者。非宮川坊歌妓。則先斗巷
舞女。其泥客而呈媚者。三樹街之老狸邪。曰二條新
地之妖物也。其闘奢競靡。務取威重者。山蘇之貓兒
邪。曰富永坊之怪獸也。凡其他魑魅罔兩。畢來畢集。
令人坐于腥風魔界也。笑語紛尨。如湯如羹。蚤已舞

臺點燭。而幕中木響。既而拆急。幕開。唯見舞臺一面
櫻花老于雨。而落英散雪。棣棠映池。而黃雲涵金。有
樓翼然。遠而愈邃。有亭洒然。清而愈雅。鳴蛙哈哈。且
歌且語。春雲聚散。或霽或陰。有圯橋。有柴門。有隄。有
丘。有假山。有石燈。燭光斂影。與吹竹彈絲之聲。近在
目睫間。蓋後宮夜宴未散也。岩藤盛粧。手雨傘。挾短
刀。步到圯橋。佇立傾耳曰。池中鳴鼃。一時歇聲。安知
非荊曹伏匿。圖不良邪。語未訖。有兩手排蘺而露半
身者。岩藤倖睨熟視其人。即雨衣而笠。女子而男
粧。因誰呵曰。誰乎來者。其人敬跪。褪雨衣。一揖曰。尾

上之下婢耳。曰得非初邪。曰然。曰內苑深邃。侯家厲
禁。不許奴婢入焉。賤婢亡狀。敢犯大禁。罪固非輕也。
且汝至於此。其果有何事故然邪。曰賤婢有緊要至
願在。曰何也。曰主人尾上宿痾頻發。氣絲殆將絕。命
妾曰。願得見女監以一言幸見枉玉趾。身死而骨不
朽也。岩藤心動。佯荅曰。我有痼疾。今暴作。不能舉足
一步也。敢辭焉。敢辭焉。阿初冷笑前膝曰。其所謂痼
疾之良藥。妾藏之久矣。以待君不時之需。因取隻履
于懷中。展左手出之。其前岩藤愕眙。大罵曰。咄賤婢
不遜。敢為主家圖不良。吾將寸斷而甘心之。言未畢

阿初拔刀薄之。岩藤事急。乃扞以傘。因隔傘刺之。刄
短不中。當是時。雨纎狼藉。傘破骨碎。尚能持不捨。四
匝櫻花樹。而奮鬭于圯橋上。二人氣喘心疲。挫而復
起。起而復鬭。於是乎岩藤與阿初。髻亂鬢蓬。上下馳
逐。勝負未知何如。而木聲箏聲絲聲肉聲。與夫胡弓
之音。叱咤之聲。鏘鏘拍拍。剝然。啄然。與銀燭華燈相
映帶。觀者魂驚。聞者耳狂。無棚無塲無割無聾棚。萬
口一聲。喝采動地。而岩藤袖裂裳破。躬被數創。流血
淋漓。左顛右倒。杖刄而起。左手捽阿初髮。右手揮刀。
橫刺其胸。初轉身避之。刄不及膺者。僅一絲髮耳。觀

者寒心喝采又作呼曰實市二兄技藝如神既而阿初鬪甚苦猶能奮當之卒剸其左腋岩藤絶叫而蹶焉阿初大呼曰爲主報讐汝其記之否當是時後房姬侍覺其有變相偕秉燭臨之廉問得其實君公嘉賞擧而襲尾上之職是曰二代尾上諸優羅拜相啓曰今日演劇已結其局矣萬人雜沓相排擠出戸戸丁一口呼曰高評兮高評兮

演劇放場矣有两賈兒上某酒樓飲焉酒酣及俳優品題至岩藤履撃之事一人慨然歎曰當今之時高下異地冠履易位不獨岩藤隻履也士農登庸在華

族之上是亦非隻履打頭耶屠者上與平民齒焉是亦非隻履之打頭耶廝養而凌家長賤婢而竝内子沙彌而壓長老小鼈而欺大月凡上下四方無都鄙無遐邇目之所矚耳之所聞無適不打頭之隻履何獨怪乎岩藤之隻履耶一人曰兄之言亦不可謂無理也僕少小喜讀稗史粗解其大意請擧其履履有裨益于世者語之昔者有太閤秀吉嘗爲織田氏之奴隷常挈鞋以從之然而至其雲蒸龍變時至而得志其平素挈鞋握履之手亦可以戡定禍亂振作皇威也留侯張良亡國一書生耳嘗捧履于圯上老人然至其鷹揚龍攄駕風雲提雷霆則捧履之手亦可以斃重瞳而佐隆準也大織冠名臣也其誅入鹿固　皇基豈非獻靴之手耶宋劉裕豪傑也其席巻區宇駕御羣雄豈非織屨之手耶抑豐公也留侯也鎌足也劉裕也皆挈鞋捧履獻靴織屨者而能決大事佐大業者要之忍不易忍之愧而堪不可堪之事堅忍克己之所作爲今尾上不忍小忿以至自刃皆閨黛狹中令之然耳後之抱有爲之才者寧學豐公之鞋毋傚岩藤之履醉語冗長燭淚作堆一人欠伸促歸曰至理名言可謂吾輩藥石也唯更漏已深

人力車待戸外久矣客沈醉一喝曰忍焉何不思張良之履耶

島原花街

當京城之坤位里而近者曰朱雀蓋古昔　王朝盛時朱雀門之所在云今蕪爲阡陌中有一郭名曰島原紅樓翠閣櫛比不啻家畜西施戸養王環所謂温柔之鄕是也何由名島原此地原係寛永中開拓當時海内騷擾土冠蠢起于肥之島原據天草之墟而京師恬靜花街始開矣故名焉云幅員宏濶東西設門南北疏巷街之中央種櫻數百株以供遊客觀

既娼妓分爲二等。其上等者曰太夫。亞太夫者曰天神。（一曰轉進。）何曰太夫。蓋原泰政封松之故事也。故稱之曰松之位。何曰天神。蓋妓價一夕而當二十五錢。（今則不然。）菅公神會每月以二十五日。爲永制。菅公尊號謚曰天滿天神。故被以此名云。又曰菅公在時。酷愛梅華。故又稱天神。曰梅之位。蓋比較諸松之位者邪。抑十八公之與菅三品。今皆下爲娼妓之名號。何其稱謂之紊亂一至於此邪。居士於初編。具論女太夫僭稱。而今又有此稱。方今秉國均者。宜別撰佳名而改其僭稱也。佳名之尤不可不改者爲島原。何則被以

桑花柳之淵藪。以西陲邊邑干戈擾亂之地名。何其不倫之甚耶。予不自揆竊換以桃源之字。蓋桃源與島原以音相近。而字面甚雅馴也。抑此地雖無桃花萬樹之觀。洞口可以通漁郎。桑麻雞犬自爲別天地。是亦人間小桃源耳。唯古桃源之地。有畊作熙熙之風。不知帝德安在也。今之桃源則有租稅。有戶稅。有地稅。有人稅。所謂租吏催錢夜叩門者是也。此亦時勢不得不然而然者。未可慕彼而歎此也。

洞門春深。出口之柳靡風。千條萬縷。送迎朝暮之客。紅樓月落。解語之花泣露。錦衾綉被。空結雲雨之夢。明星爛爛。則銀燭照綺筵也。輕雷隱隱。則人車送豪客也。粉面皓齒。獻笑其前。曲眉便體。呈媚其後。財主拍掌。麾之以肱。則歌妓舞女畢來。既升金夫。傾囊擲之以花。（妓家呼纏頭曰之花。）仲居引舟（妓院女奴。周旋於揺酒當挑席之事者。名之曰仲居。引舟之閒者。名之曰引舟。）如崩其角而稽首。烏乎無錢則雖陶朱猗頓之富翁。人嘲之曰窮鬼。苟有金則雖箪瓢之回也。世推之稱福神。洵哉蘇季子之嫂之。以位貴金多。而俯伏之邪。洵哉以佐州之土。爲媚藥之上品邪。然則舉世年少亡家破産。典賣傳家之市宅。僦居于九尺二間之陋屋。親子三口。僅糊口于人力車要之

雖其守心制行之亡狀。令之然。抑亦翠娥一笑之所釀成。豈可不懼而戒也哉。若夫至於風流才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則劉玄之天台。廣平之梅花。又何足深尤邪。世之老實主翁。目未嘗知島原之方向。足未嘗踐祇園之新地。畢生局促守父母已許之無鹽。不知復西施在人間。是亦固陋之翁耳。不開之民耳。夫蓮花雖淨乎。不入污泥則不能知泥中之趣也。牛炙雖美乎。不食則不足解其味。唯能一沉迷於花柳之淵藪。翻然覺悟者。初可與語此中趣也。初可與稱粹人無愧也。

島原之廓。僻在于南郊。其折花攀柳者。非擲萬錢。則不易求。若祇園新地。則反之。品佳而價廉。且其地近在於目睫間。此所以鴨東日盛。而島原月衰也。然不失古名妓之品位格例者。全在此而不在彼也。島原妓院。亡慮數十家。而其尤彰者。曰偶屋。曰藤屋。曰某曰某。大抵客之聘娼妓者。皆就大樓招之。名曰揚屋。妓令人抱衾與裯。肅肅宵征。其太夫之於天神。雖寔命不同。毫無怨尤之色。頗有國風小星之趣。亦　后妃德化之所覃被。詎非偶然也。誰謂二南之治。不可見於今日乎哉。

春宵一刻。千金不啻。花影上欄。而珠簾逗月。紫藤樓上。銀燭如星。翠娥按歌。而紅粧彈絃。長袖呈舞。而沈麝散風。既而太夫臨席。金蓮步緩。媚香薰人。綾羅衣裳。鳳舞龍躍。瑇瑁櫛重而嵌以珊瑚。七寶釵長而飾以珠玉。當是非辨才天女之來降。則歌舞菩薩之化身。回首而一笑。則小町衣通。皆吾邦美人名欲徒跣而走。捧心而一顰。則西施孟嬙。殆如無色。諺所謂。泣則芍藥。坐則牡丹。行步姿容。則百合花者是也。於之乎坐客皆醉。献酬如織。載號載呶。亂我搖盤。屢舞僊僊。有放飯者。有流歠者。有咤食者。有嚃羹者。有反魚肉者。不知漏刻已傾。而殘燭見跋也。既而猜依誘客。導而赴廁。反而至洞房。搖盤悉收。而銀燭無影。轉瞬之間。閙熱樓臺。一變爲冷淡世界。半點燈燦。欲滅乍明。六曲屛風。斜圍枕上。宣爐香絕。而茶鐺奏笙。譬猶演劇柝鳴機轉。而別開局面也。大妓既已貼坐錦蒲團上。銀管喫烟。而朱唇噴雲。眼波流秋。而嬌姿動人。客脫外套而坐焉。擲唾乃進寢衣。整頓客之衣裳及佩具。置其枕上。問安而去。妓況喑不語。如內有隱憂者。客恠且問曰。卿何其鬱鬱不樂如此耶。得非宿痾再燃耶。得非頭痛偶作耶。何其不一笑回首以慰我懷胞耶。

妓尚默而不語。於邑久之。微笑曰。妾況喑不及發一言者。蓋郎君面目。似類妾良人。而不誤分寸之故爾。客本千金子弟。頗有大王之癖。好色其妃愛魂飛肉動。而故顰其眉曰。如聞卿亦有良人在。定知風流才人。而配其才色雙絕。如卿等者。定是積善餘慶。豈不可羨耶。僕今歲十九年三月耳。未定其佳偶。願得聘一佳人。以慰父母惟憂之心。雖未能稱孝子。庶幾有由以免不孝之名者耶。妓低聲曰。如然郎君無聊。不惟中饋無人。其輾轉反側之情。可以想見也。抑世名媛室女獲佳婿。如郎君。有心腸如郎君。瀟洒俊爽如郎君。

則思戀綦切。不能自禁。豈何如哉。郎君所以羨妾者。妾亦推以爲羨郎君也。今郎君不以妾之不敏。一見如舊。妾安得不吐露其衷情。以布腹心耶。妾本鎭西士族之女。嘗嫁同藩某。未及作婚。而良人勤王。已戰沒于關左。未幾父亦戰沒。兄亦戰沒。闔族勤王。以殉國事。尋而廢藩之議起。祿亦奉還。遂扶母上西京。爲商耶。未解算數也。爲農耶。未服耒耜。既而阿母罹篤疾。去歲八月溘焉沒矣。弟亦多病。今年八月又沉綿不起。(至八月有凶)妾是以鬻身于章臺。以供藥餌之頤養。今以郎君尊貌酷肖良人。俯仰今昔。中心如噎。是以

及之願郎君憐賤妾之薄命。幸得充箕帚之用。不獨妾之幸福。亦泉下父母之悅可知也。且泣且語。客亦動容感歎久之曰。僕駑才。無知人之鑑。而貞淑清操。如卿等者。以爲尋常花柳之比。殆且失和璞於目睫。僕亦將告父母卜吉以聘卿也。卿其幸毋辭焉。妓欣然揩淚曰。果令其言如皦日。自今以往。郎則妾之狼人。而妾則郎之內子。連理之技。比翼之鳥。如鴛鴦。如琴瑟。食亦俱案。寢亦同衾。觀劇必俱焉。賽佛必俱焉。貧富也。艱難也。生死同之。亡論蝦夷。松前。朝鮮。琉球。如英。如米。如佛。如澳。如支那。天竺。亦所不辭。郎年百歲。妾九十九歲。來世必爲並蔕之蓮。爲兩頭之蛇。綢繆繾綣。遂化爲石。豈不亦愉快哉。客沉迷如醉。乃語之曰。昔者男女約靡他之誓盟者。有斷髮斬指之事。今則不須此般陳手段也。卿其何以爲約信耶。妓秋波一轉。泥郎曰。不須多言。乃如斯耳。瓊臂早已在郎之肩挽下。偶鄰樓有人朗唫春閨祕戲歌曰。

爐香冷。漏聲殘。樓樓絲管夜正闌。角枕粲兮錦衾爛。屏掩溫柔夢不寒。屏裏鴛鴦私語細。訴盡十年幾辛酸。無端也。結巫雲夢。觸枕金釵響珊珊。歡去香衾春如水。雨二三點撲欄干。

如斷如連。餘音嫋嫋。令人魂消肉動也。時夜且半。東寺鐘聲蚤已來于枕上。屈指數之。則報十二時也。客割愛將去。乃探囊出一封楮幣。予妓曰。此是些子寸衷。聊以表定情之儀云爾。至其家具納采之資。則千金亦能辦之。萬金亦辦之。幸毋以勞思念。不日將告二親。詢故舊。以卜吉日耳。卿其屈指遲之。妓狂喜出於望外。竊以謂是三年福德之會也。乃竊摹嚮之楮幣一封。大四五寸。高一二寸。度的十圓鈔三四百圓耳。以此供其思欲。求甘諸良田。而建南氏會社。娼妓食甘諸斗大。珊珠足以飾金釵等身。綾羅可以供體。

嘗聞昔者有仙人。腰纏千兩箱。乘蓬瀛船。遊于龍宮城。人皆艷羨以爲人生至樂矣。意者妾所貺財主者。無乃其人乎。乃臨別謹奉寶梳一枚。金鈿一枝。貽客曰。此是賤妾婚嫁時。君夫人所貺。梳則玳瑁。而鈿則純金。皆千金之物。妾常十襲珮服。未嘗須臾離其躬。今願附之郎君。以表無貳。庶其諒之。客大悅。謝而袖之。遂上車而別。妓佇立以送。既而歸其房。就燈下拆嚮之一封。熟視之。則非楮幣。東寫眞牌二百葉。而封之也。妓吐舌大詫曰。果如其所見。妾亦將覺其然。故嚮所貽者。則馬爪之梳子耳。鍍金之釵兒耳。蓋燈市十錢所購求。客已欺吾。吾亦騙客。以瓦礫報瓦礫。於妾乎何損焉。因引枕就寢。東方既白。而鳴鵶報曉。連呼曰。阿房阿房。

爲妓難。爲客亦不易。大凡娼妓所施設。有呈媚而欺客者。有挾色而固寵者。有詐薄命而取憐者。有吐露衷情。不令割愛者。詭譎百端。不一而足。能洞見客情。施以其術。故百發百中。箭無虛發。客之誤陷其術中者。大以覆其家國。小以危其軀命。鄙語所謂傾城涕淚。能漏其倉屋。蓋非虛構也。唯能俊爽才人。愛色而弗溺。色喜情而不迷情。一點不挫折於香囊脂粉之氣者。始可與語溫柔鄉裏之趣也。

有客無聊。獨卧空房。茶冷酒醒。而妓未来也。鐘鳴漏盡。而妓未来也。欠伸百回。而妓未来也。乃對枕語之曰。角枕帰乎。寢無妓。青衣倉皇走而報之。妓即来矣。少焉又曰。角枕歸乎。樽無酒。青衣走而辨之。酒立來矣。又歎曰。角枕帰乎。盤無殽。青衣走而奉之。殽亦咄嗟至矣。客尚有憂色。又歎曰。角枕帰乎。帰無車。青衣儀命之。車乃立至矣。妓艴然不懌曰。妾不敏。辱眷顧。琴瑟和諧。以樂今夕。酒云則酒。殽云則殽。車云則車。起云則起。坐云則坐。唯其所命。然而尚且有不豫色。何邪。客笑曰。吾所憂者。非口腹耳目之慾也。才色雙絶。卿具之。吹竹彈絲。卿善之。錦衣玉食。卿擅之。獨所不贍者。則手管耳。（妓院方言。有策略者。謂之手管。）妓而有手管。雖顏色甚不揚。泣而欺之。罵而怒之。笑而媚之。蹴而親之。翻弄少年於股掌。掠奪千金於枕席。皆手管之所致。卿其思之。妓大感悟。自是一意覃思于手管。遂博大利。擅威名云。抑又聞之。凡娼妓無手管以騙人者。呼曰沒手沒手者。則娼妓所深愧。故娼妓專尊奉祀祝千手觀音云。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能具此三者。

在於男士則謂之大丈夫在於娼妓則謂之意氣地
又謂之張史稱（日本史孝子傳）曾我祐成曾遊大磯妓院與
妓阿虎昵焉情好日密和田義盛亦欲聘之不聽義
盛怒威以禍福搖之阿虎益拒之且曰祐成寒士也
義盛大家也今弃寒士而就大家狗鼠亦且不食其
餘妾不忍為此不義人也義盛不能強之乃延而觴
之阿虎竟宴不侑一危亦不交一語云烏乎如阿虎
者能令富貴威武不能淫且屈者所謂意氣地是也
今之娼妓者有立意氣地者乎無有也有解張者乎
無有也唯其所能者賣色而騙客耳婪金而營私耳

何其風習之日汚而月下也哉雖然此言也講禮於
淫肆耳念佛於屠家耳以是律之風情水性之娼妓
恐非通論也唯士而無氣節士而不踐然諾帖耳搖
尾干祿於權貴依熱於勢家不知自恥者一聞阿虎
立張之與意氣地不少屈於富貴之風豈得不愧而
死耶昔之娼妓者人而虎耳今之娼妓者人而狗耳
呼曰阿虎吾知其命名之不虚也

割烹樓

西京之府下以割烹彰者基峙鼎列不遑盡舉而其
尤翹翹者曰生龜曰比良木家曰皆春亭曰月波樓
曰清輝樓曰菊中曰井筒其品少下價尤廉者曰圓
万曰藤屋曰若蛭子其他屠戸肉店如櫛斯比如鱗
斯次大率廈屋渠渠可以饗萬客園庭瀟洒可以賞
風月況有酒如澠有肉如林雪中供筍孟宗之孝可
坐而致也盤上膾鯉王祥未必卧氷也二月中旬早
進三寸之氐唐宮之豪奢咄嗟而辦之萬錢可以抛
八珍之饌鄖國之廚一擧而設之物其吉維其嘉不
唯南陔白華之詩而長于彼者則短于此工於西者
則拙於東未見其能併衆美而具之一手者也今試
一一品藻之以為世之醉侯飲伯之指南車以令不

迷其方嚮云盖比良木之與皆春饌非不精也酒非
不烈也然其居在城市之間乏山水臨觀之奇也月
波清輝之諸樓俯鴨河之潺湲而仰叡岳之突兀宐
于避暑宐于賞月于雨于雪頗具四時之觀獨至其
酒饌則未能甚精也況生龜之豐圓万之廉可以飽
饞客不足饗佳賓可以醉邨翁不足娯都人此所以
其長短工拙不能兼而有之也獨絶類逸羣宐于風
流好事之客者今得其二焉一為竹葉一為瓢亭竹
葉之亭在鴨西先斗坊仰可以觀東山俯可以臨島
川湘簾半捲繞以丁字之欄涼棚架水斜通雁齒之

橋。銅瓶挿花卉。奇香爇人。沙壁挂書畫幅。古色可掬。匾額柱題。皆當今名家之筆。此皆亭上所目擊。若夫至於割烹之新鮮。與鹽梅之旨甘。亦非尋常易牙之所得調理也。

食必精。而膾必細。無量之酒。不令飲者及亂。多多之肉。不令食者停筯。今之易牙。視諸古之易牙。不唯獲我口所嗜。併有深得尼山鄉黨之旨也。凡酒樓掌割烹之事者。名曰板場。板則俎之謂。板場用心。一椀之羹。不苟調半臠之肉。不苟宰。以衆口爲己口。不至阿其所好。要歸其公平而已矣。世之饞客。不察良工苦心有

在飲食醉飽。與庸常羹膾。十把一束。同其品流。以爲噲伍者。我重爲板場悲之也。

竹葉之亭。四面皆花柳之淵叢。比屋連軒。客之遊者。必聘歌妓舞女。以佐其歡。是以絲肉之聲。無家無之。獨此亭絕不許邀娼妓。又嚴禁絲肉。此所以其異尋常酒樓。而獨擅其場歟。大凡百工諸商。博名于當世者。做人之所不做。而後可以擅其場也。若夫不能然事事拾唾餘。甘就人之履舄者。則非吾所知也。

瓢亭。在鴨東南禪精舍之門前。其地幽邃。喬松離立。蒼翠蔽天。風來觸之則稷稷作聲。如波濤。如細雨。而其下茅屋參差。向背相接。壓離城市。一牛吼而有此幽邃境。一可樂也。且其池亭。雖無宏壯輪奐之美。有池盎然。可以濯纓也。有亭雅潔。可以會友也。有牕軒潤。可以眺矚田野也。二可樂也。苔石無塵。脩竹掩門。葦藨深鎖。清香薰坐。小室茶寮。雅而不華。庭不甚廣。苔老楸密。竹一二叢。松七八株。與石燈竹籬。嘉卉幽草。點綴其間。尤得位置之宜。三可樂也。亭廣者可以容七八席。小者亦不降三四莚。翠壁紗牕。盡窮結構之妙。盆石瓶花。亦非尋常之物。四可樂也。而其饗賓。不別供奇饌。湯煎雞子耳。糖煠紫栗耳。客餘興未盡。

有所而命。殽若膾若羹。唯其所欲。要以不失其本色爲尚焉。故湯煎雞子之名。獨傳播遠邇云。

三樹巷某酒樓。置酒高會。翠娥彈絃。而紅粧呈舞。銀釵映燭。而長袖飄風。歌曰。

春花妍春花妍。來看東山三月天。月有清光花有影。醒人狂歌醉人顛。一串黎祁軟而白。滿酌何論雙店客。鳧川春好夏尤宜。就中尤好是袯時。白紵紅裙聯袂去。晚凉如水上氷肌。與咿與咿與咿與咿與咿耶兮。

又歌曰。

眞葛之原。商颷起。月氣吹露蟲聲死。華頂松蘿早
知秋。夕陽半山曬錦綺。日暮山雲晴又陰。寒雨蕭
蕭欲作霖。暮鐘聲徑長樂寺。人與黃葉共情深。想
見藤六闘豪舉。瓊樓玉樹迷所處。圓嶠有客擁紅
粧。蒲團暖處相對語。與咿。與咿。與咿。與咿。與咿邪
八兮。

舞妓舞訖而攏拜。舉坐一口。嗟稱曰。妙兮妙兮。蓋此
宴送某先生赴東京也。一席則試画。一席則揮書。一
席則敲詩。一席則案歌。華箋龍躍。而霜縑鳳翻。雲煙
生於筆。而山岳現於紙。迂遠先生。氣呑一世。舉白屬

西京傳新記 二編 卌九

固陋處士曰。方今文明日開。雖以五尺童子。皆知讀
横文講洋書。而子獨墨守支那學。攻與世痛痒不相
關之經藝。以不知與時推移。何其固陋乃然邪。假令
未能讀西籍。宜當窺譯文。以少廣其知見也。言未畢。
固陋處士扼腕一喝曰。咄饒舌。敢弄汝公。我以吾口
讀吾書。其於横文讀與不讀。唯其所欲。安知非費攔
心恤他人頭痛邪。抑今之洋學書生者。皆沒字鈍漢。
動曰西洋。西洋。費有用之財。而購高價之書。入塾三
年。其所獲不償所失之一半。甚則併吾國名地名官
名姓名。不唯不能讀。亦不能記臆之。如此而舍不問。

吾恐未至十年。闔國人民。悉為沒字之人。雖歷代
天皇尊號。至不能讀一丁必矣。夫朗於彼而暗於此。
尚或可恕之也。今之學洋者。不唯不明於彼。併而暗
於我。彼我兩不得。而無益于國。不如始不學之勝也。
子不知慮於此。唯西洋之為學。驅而誘人於不學之
域。此吾尤所不解。面熱眼張。舌戰紛紜。相連結不解。
未幾經濟子與風流生。又割據一隅。風流生大白引
滿。大言曰。經濟子。經濟子。汝以經世有用之學而自
委任。不知其所謂有用者。果何事哉。子平素一飲動
傾數升。喜罵人壓人。一意反覆萬言不啻。豈可謂有

西京傳新記 二編 四十

用邪。漏傾燭殘。羹冷酒盡。客醒而我益醉。人困而我
愈酗。至於鷄叫天白。乞溺者相喚呼。尚能呶呶焉不
息。豈可謂有用邪。抑所謂經濟有用者。酒亦不多飲。
飯亦不多喫。朝起而暮寢。多納而少出。子則反之。悉
失養財之方。是所以子家道日縮不給也。經濟子啞
然大哂。勃然作色曰。汝詬我罵我。以為無用之甚者。
似矣。雖然天下尤無用者。莫甚於書畫。莫大於骨董。
汝好翫古書畫。愛古器物。夫晉帖唐碑。非不奇也。湯
盤周鼎。非不古也。然至其救飢。則弗及稻與粱也。至
其禦寒。則弗及布與帛也。然而一幅之書畫。非抛萬

錢則不可獲也一拳之怪石非費千金則不易購昔者有一叙之價七十萬錢者識者擯斥以爲妖物今之所謂古書畫者無乃物之妖邪無乃喪志之具邪而汝此之耽溺至以生命易之謂之無用邪謂之白癡邪謂之喪心發狂邪詬罵調笑生面下斧而風流生若聞而不聽不唯馬耳風冷笑曰子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者僕請試辯之使子知其淵奧秘策而已抑僕之好風流非信好風流蓋假以粧點其面目之策而已翫其書畫古器非信愛翫之蓋假以騙生硬書生紈袴子弟之術而已俾僕信愛風流喜書畫翫古

器物子母三口其何由得糊口於今日邪其何由得日傾一壺酒邪經濟子大驚再拜避席曰僕亦將執束帛以事先生

既而坐客沈唫各作送別詩有擬唐者有學宋者有倣明清者或競清新或鬪纖巧或神韻或冲澹或雄健或流麗百篇自有百色之趣千首自有千樣之態滿坐傳觀迭相稱譽中有一措大苦唫百回竟不得一詩歎曰僕小少攻經藝至韻語唖弃而不顧何則以其無用當世耳僕嚮聞經濟子與風流生論用之有無經濟子以書画古器爲無用之第一然較之與世痛痒不相關之浮文空詩未必可槩爲無用也獨其尤無用者則詩賦是也今之所謂詩人者拾古人之唾餘舐古人之糟粕其自稱曰錦心綉口其實則藍縷耳襤褸耳以藍縷之心腸舐唾餘之糟粕非乞丐則羸狗耳學乞丐羸狗所爲公然曰大家曰名家曰先生曰大人今乞丐羸狗聞之其必自誇詑曰彼業已爲我輩所行自號曰大家曰先生我亦稱先生稱大家誰有復尤之者耶醉語調謔言言砭骨舉坐蕭然無敢出一語者妓戀喻曰先生醉矣先生醉矣人力車候于門外既過二時間矣措大尚唫唫不起

妓促之扶持上車車夫電馳扶輈而去未及大逵（道九軌曰逵）呼曰僕焉吾將嘔吐車夫停車措大直從車上一嘔酒臭不可堪車夫擁鼻而立乍有白黒雙狗走就車下盡舐其吐物措大熟視久之曰誰居舐吾唾餘者何其狗兒似大家先生耶

居士草此卷稿已脫矣飽酌一醉自慰其勞陶然枕肱睡焉夢有轣轆然來者見之則人力車也又有長大特立頭纏鐵線者察之則電信機也有白衣旭章杖竿來者接之則國旗也其他色色器物種種鳥獸盡集其枕上相俱自訴曰聞先生頃著西京傳新記

何不記人力車。何不記電信機。何不記天長節。何不記博覽會。何不記都踊。何不記長樂閣。何不記修學寺。不記可記。而記不可記。吾輩惑滋甚也。居士首肯。輙援筆先記天長節。記未及其半。乍有剝啄叩門者。蹶起邀之。則吾友文石堂主人也。蓋来促傳新記二編也。乃急抜魯魚而附之。如其三輯四輯。亦當不日而脱稿而已。

西京傳新記二編畢

明治七秊甲戌十又二月廿七日
官許開板

三谿居士著

發兌書林
西京　柳馬場通御池下町
文石堂　北邨四郎兵衛
同　錦小路通西洞院東入町
暘錦堂　齋藤新四郎

西京傳新記
第三編
明治十八年六月發兌
菊地純著　非月堂藏版

西京傳新記三編序

人皆喧傳。以爲新奇。予獨擯斥。以爲陳腐。人皆嗟稱。以爲精工。予獨詬罵。以爲粗拙。人皆推奬。以爲才俊。予獨嗤弃。以爲庸愚。人皆艷羨。以爲善美。予獨嗤笑。以爲醜恥。人之所推。予擯之。人之所好。予悪之。人之所尚。予賤之。人之所憎。予愛之。人之所珍襲秘愛者。予則風馬牛耳。雲煙過眼耳。凡其所作爲。好悪愛憎。喜笑怒罵。娯樂憂悲愉快。與世相背。與人相悖者何耶。昔人曰。人心不同如其面。蓋其不期異。而自異而已。予著此編。亦復如此。擧世擯斥。以爲陳腐。予竊珍

襲。以爲新奇。擧世詬病。以爲粗悪。予竊嗟稱。以爲精工。擧世嗤罵。以爲庸愚。予竊自負。以爲才俊。擧世嗤笑。以爲醜恥。予竊誇詡。以爲善美。故擧世詬之。擧世嘲之。擧世悪之。擧世擯之。擧世賤之。擧世鼻之。呼爲馬。呼爲牛。呼爲猴。呼爲鹿。爲狗鼠。爲螻蟻。爲虱。爲蚤。爲蛆。亦所弗辭。爲魷。亦所弗辭。爲土芥。爲塵滓。唯其所誹罵。此吾所以爲馬耳風也。所以爲過眼雲煙也。雖然。人各有心。茫茫坤輿。憶萬人中。目吾以爲蟬耶。吾且欣然。餐風飲露。高唫于老柳古槐之陰。以避螳斧蛛網之厄也。呼吾以爲胡蝶耶。吾且栩栩然。遊舞

何有之鄉。廣莫之野。以從彼蒙莊也。嗚呼莊耶。蝶耶。
蟬耶。蚘耶。蛆耶。蚤耶。虱耶。將螻蟻耶。狗鼠耶。抑麋耶。
猴耶。牛耶。馬耶。雖吾弗能自知也。是爲傳新記三編
序。

明治八年乙亥四月。三溪居士。識于西京御池巷。紫
藤花下小書樓上。

西京傳新記三編

大博覽會

三溪居士　著

所以闕廣人智翼贊文明者靡大於博覽會也故世界萬國無國無之其一設之也遠近輻湊觀者蟻集唯懼不得一觀知識不廣是以維新以還設博覽會于大內使人縱觀之聚五大洲物品于一堂覽千百年古器于目前越裳之白狼可檻致以供村婆之觀肅慎之楛矢可什襲以悅好事之士此是彥火火出見尊從龍宮所齎歸滿沽名玉此是鹽土翁所寄贈

無目籠彼則八郎巨鏃此則定家色紙源三位弓箭則與忠度歌稿同席辨慶感狀則與楠公檄文交膝小督玉箏則鏗爾時彈想夫憐曲蟬丸琵琶則夜深或發流泉啄木音三尾笛鈕與景清眉尖刀相對瀸蜻蜓則不問而知為平八鎗青葉笛則一睹而知為無官大夫遺物其刀室不漆古色可掬者得非青砥佩刀邪其媚香薰人錦囊韜光者定是政尼粧鏡寶刀有截鬚膝圓鐙甲有無揹薄金髑髏盃則義景之頭顱而朱柄麾則謙信之軍器鐺曰姥口織田右府所愛翫咒名平蛛留松永久秀手澤其他西陣錦繡

東京紫帛南都鵠玉北越絲繳為陶器為筆研為農耕蠶織之具色色排列種種堆積使觀者心目眩轉應接之弗暇也

五雲春深鳳闕卓霞九重煙暖紫宸隔花百尺竿頭彩旌飄風一片大牌題曰博覽會時正三月百花爭發好風扇物都人士女遠近競觀衣香扇影紛紛如蝶綺羅紅粧絡繹似蟻求觀者皆買紙券於禁門入焉村媼五六輩與里婦七八名麕童牧兒凡一隊十餘人有負打包者有肩行李者皆曳竹杖穿茅鞋相提携来而里正阿兄為之鄉導乍觀大輅並陳村媼

瞠若疾呼曰嗚邪消魂何其似菅原傳授（演劇題号）時平公牛車邪阿兄微笑曰毋大聲恐速旁人指笑此是八葉車耳既而入左腋門經過紫宸殿前少年一一指説曰彼則左近櫻此則右近橘蓋保元之戰平重盛與惡源太義平大戰于大庭三匝櫻橘樹是也賴政射怪鳥亦此處也菅公雷震亦此處喋喋辨說步步指點遂相笑謔至清涼殿下

清涼殿前白沙如雪漢呉二竹左右作叢而其中央安金蚩吻一尾冒以鐵網日光映射金彩襲人榜題金蚩吻三大字一士族顧其妻兒指示曰此尾陽名

護屋天守閣上之物。慶長中加藤清正所寄附。迨維新偃戈。建縣廢藩。輸之於東京。廁博覽會。聲名益喧。未幾航海赴澳國。又列其會場。西人激賞。以為奇製。今歳亦復西上参斯會。都鄙喧傳。争先觀之。是以鈿陶器。以至佳餻新茗。或摸造其形状。或被其名。新報以播之。繪畫以鬻之。詩人以詠歌之。歌人以諷誦之。何其一蚩吻之名之盛且大耶。抑世之蚩吻不乏其類。然而此物獨擅其場者。豈以黄金鑄造之耶。将由製之者非常人也。嗚呼古今物之可傳者存乎人。而不關於物。苟其人賢乎。雖物或不貴。亦可以傳。不

朽也。衆皆首肯曰洵然洵然。其他環視評蚩吻者。不知幾十人。喋喋嗟稱。如群雀噪鳴。如蒼蠅集肉。一人嘆稱久之曰。此物全身皆黄金所鑄造。偉麗壮觀固不待道也。唯方今文明盡化。無用以為有用。故雖敗鼓皮折脚鐺。莫不供其用。若自諸造幣寮鑄為圓金。普頒布天下。則其功徳之大。何唯一尾蚩吻徒怡人目而已哉。言未畢。有啞然笑于背者。其人顧而視之。則白頭老措大耳。措大一揖撫掌曰。足下持論正則正。理則理。雖然在文化文政之昔日。則或見採用。在文明之今日。則不免為陳言迂議也。且方今廟堂有

久。百廢畢擧。雖銖錙利。苟益於國家。豈有遺而不顧之者耶。然而舍不問者。意者自有深意在焉。固非淺人所誹議也。足下姑舎其所見。令僕盡其所畜。不獨裨益其學殖。幾足資博物一端耶。當是之時。觀客蝟集。環立而聽之。措大頗有得色。乃指金蚩吻語衆人曰。僕原寒郷一書生。學殖淺陋。豈敢費無用辯。誇詡其博洽之為哉。唯頃在三條逆旅。偶雨日無聊。獲博覽新報一紙。讀之中有蚩吻行詩一篇。篇末題曰奚水山人。命意新警。句句驚人。定是當今一名家。僕晩酌一醉。畧諳記之。請為諸君誦之。衆皆傾耳聽之。乃

朗唫曰。

誰拋黄金十萬鈞。鑄造八尺一雙鱗。其鱗維何魚中虎。面目猙獰鬣尾嗔。憶昔元和之首慶長尾。七道豪傑慾綦峙。紅波漂血草木腥。短狐射影饞鍔死。人中有虎氣食牛。結髪執贄老獼猴。負嵎一吼百獸慴。功成登封後火列。阿虎軍須累萬貫。不供宴安與珍玩。鑄為魚虎虎而魚。金鱗也似金毛燦。安諸尾陽之天主閣。最高層百雉金湯帶霞凌雲太岐嶒。旭日初且勢欲躍。依稀海市蜃樓天半升。爾來星霜二三百。行旅仰矚手加額。降至明治維

新秋廢藩建縣形勢革奐甩能識茶明時辯高居卑亦一奇西游来參著明會（博覽會西洋名曰著明會）清涼殿前遐雄婆嗟呼阿甩人而甩人逝矣空黄土不似魚中甩長存鶯花海裏好抃舞

衆皆感歎相語曰憾不獲新報讀之措大撫掌曰諸君方今第一等開化人而獨於讀新報不及僕輩不開化人僕恒憾之抑新報之裨益于人智不唯神丹良藥一紙百文亦可以啓蒙開茅而況身靜坐一室足不出門戸九海外萬國殊方絶域之奇貨異物以至夫上下古今歷世累葉之名畫古拙鎧甲刀劔之

類一矚瞭然懸鐘目睫豈不廉亦甚哉一傖父挺進謂之曰僕今而知新聞紙可貴博覽會不可不赴也當清涼殿之右側啓會場門挂一雙柱聯題曰萃萬國之珍異極宇宙之大觀填以紺泥筆致遒勁有鳳翥龍躍之勢觀客雜沓至此脱屐就履正面掲會場注意十餘則令觀者一矚瞭然知其方嚮也面場右旋長廊曲折左右設欄陳列色色古器皆糊貼細小片楮詳記其来由曰某古硯則某高士所弄藏某書幅則某寺院之珍襲某寶冠某玉笛則　某天皇某法王之御物香爐煙消麒麟欲躍書架描金群鶴下汀翠玉之几文貝之匣赤甲白羽玄弓金戈在東房静之舞衣佛之水干琴瑟笙鼓在西房玳瑁之櫛珊瑚之鈿香嚢指環在南廊之前蜀之錦呉之綾繍帯緋袴在北廊之下雜貨有煙管摺扇弄具有泥孩陶犬其他為盆卉為怪石凡覆載之間亡論飲食衣服日用器械莫物不備流覽一晌如啟龕法場歷觀靈器寶物觀客蟻屯不能進一歩其壯觀可想也

既而白頭措大與鄉導年少其他觀客後先追隨度廊匝堂各品評其物産相偕至内侍所則祥雲遶閣異香薫人中央高處陳列　至尊御物洒金之机彫

玉之架為寶爐為玉冠金珠滿前異彩奪目中有鞘琫容刀安描金架上盛以紅錦嚢下糊貼片楮題曰鬼丸群客瞻拝一睹知曠世寶器鄉導年少亦在其從注目久之因列白頭措大之袂試叩其来由措大辭謝曰此非一朝可盡請卜異日少年强請求之措大撚首頻有窘色且答之曰僕雖少讀書寡聞固陋豈敢逞吐露其所畜積以壅大方清聴也耶唯僕嘗年喜讀太平記畧諳記其緜卷無已請為諸君語之少年大怡衆亦慫慂弗舍措大首肯漸將語其來由乍有客相報曰女紅場来矣女紅場来矣衆皆歡呼

相提携而走。

遂迩四民日来觀於會場者肩摩轂撃不啻而其綺麗嬋妍尤驚人目者爲鴨東女紅場生員其来観須卜某月某日若雨日延卜其明日要待其晴而来観焉耳大率一區生員多者三四百人少者不降二百人皆靚粧炫服具部鼓吹路上陸續相俱絃歌而来凡毎區女紅場作爲若懸磬家屋存四柱者一基名曰無底家臺粧外設欄粧以燕子棣棠牡丹芍藥之楮木梢花屋上安糊紙泥金鳳皇龍虎之属楣上掲文木匾額大署篆隷若飛白二大字字形靈活皆

填以金粉靛青與錦帷綉幕相映帯道路觀者有湧出一團彩霞之趣生徒皆均服同粧或紅或紫繡帯耀日而羅袖飄風皆在家臺欄内三絃雙鼓與吹竹彈絲之聲喧闐嘔啞令人魂飛魄動也此皆途上所目撃其奇叢壯觀可以想見其一斑也

四月中旬天晴日朗好風如扇物禁苑中御花圃之北茶坊酒店聯軒比榻華氊展緋而茶煙颺風觀客絡繹来往如織日將下舂人語紛紛相報告曰嶌原太夫来矣嶌原太夫来矣語未畢現出一大紫幟于新緑樹梢来蓋下京嶋原女紅場標幟也區戸二長

皆洋服而前導次則丫鬟兩行凡二十餘名執紼牽花輦車上安鐵撞剪綵百花次則歌妓一隊紫衣紅裙各持涼繖来次則爲太夫其在上頭者爲養花樓名妓薄雲而雛窓而芳野而寄木而染衣爲若竹爲末廣爲若鶴爲松扇最後名妓則爲初瀨樓初紫皆才色雙絶以清女之才具小町之色者花傘蔽日而金蓮步遲髻髮如雲而媚香襲人十二金釧重而欵墜七寶瓔珞斜而愈光觀者心醉魂飛魄奪窃目爲神仙天女来降一客觀而評之曰薄雲雛窓美則美矣艶則艶矣雖然非辨天音姬不可接近有金則所

難奴隸亦可以同一夕歡也又奚艶羨之爲哉一人曰雖以西施之美楊妃之艶其實則皮肉以包藏其骸骨爲耳故昔人有皮裏白骨人所迷之句抑人之在世間不唯輕塵朝露溘然一逝骨朽皮破誰有復顧而悦之者耶喋喋辯論各申其所見不知日之蚤暮旁有一茶肆就樹下設榻有老翁趺焉沈唫思詩乃援筆寫其所見云

釵光鬢影錦成堆　満地紅雲芍藥開　風裏媚香春一脉　無人不道叢人来

傘掩斜陽鬢影欹　綺羅幾隊簇蛾眉　潘妃未慣金

蓮歩、朶朶紅裙移展遅。
丰彩依稀洛水神、凌波羅襪送芳塵。白頭一職䰟
先動、何况青年薄倖人。
趙瘦揚肥各作家、呉綾蜀錦鬪豪華。雖然窮極専
房寵、終是人間薄命花。

書至第五首、店婢相促曰、旆旌已下矣。閉場在近。老
翁倉皇急收紙筆、投茶錢而去。

各區女紅場生徒會場來觀之日、呈舞曲于禁苑者、
前後接踵、殆乎無虚日。而獨異其撰者、為先斗町。先
斗町歌舞二妓、相圍結分隊、設店禁苑、以供麥湯於

觀場者。不俊博一錢、其粧一摸倣妓院、清衣悉着緋
縢衣。店中央安一大卓、被以錦罎、安以花瓶、雜挿芳
藥燕子杜鵑諸花、紅白交枝、芳芬襲人。又旁置妓女
按舞之人勝、以粧點其景况。士女游態、流連忘歸、亦
一世之壯觀也。

既飫駝峯熊掌之盛饌者、欲食布茶清齋之淡味。常
賞牡丹海棠之名花者、却覺綠陰芳草可愛。夫御所
博覽會、則駝峰熊掌之盛饌也。牡丹海棠之名花也。
仙洞舊園、則猶如布茶清齋也、如綠陰芳草也。既飫
其盛饌、又觀其名花、安可不喫其布茶、賞綠陰也哉。

抑仙洞舊園、在大内巽位、延袤數百間、竹樹幽邃、池
沼如鑑。春而堆櫻雲于樹上、夏而簇螢火于池邊、秋
之紅葉、冬之素雪、四時景無不畢備。可謂神仙之靈
境、人間之樂地也。循池北行、右有亭榭、曰醒花亭。聞
國風社於此聽　好國歌者、隨意參其席。亭右有邱。
卽悠然臺旧趾。左邱右池、行數十歩、有一橋、曰檜橋。
渡橋則見基礎、蓋橋殿故趾。又渡一長橋、原設雁歯
橋之處。渡橋而西行、路左有老藤樹、是為藤橋故趾。
又有一邱、新樹蓊欝、細草如氈、名曰三笠山。次則蘇
鐵山、故趾。凡此間茶店酒舗、東西相對、青帘颺風、茗

煙出竹、徘徊顧望、令人有聯袂散歩于平遠負郭之
野、舒暢其胸懷之樂也。山下列置鳥厰、以畜孔雀鷺
鷀錦鶏、山雀繡眼兒諸鳥。又設棚架、以羅列百色盆
栽。折而西向、得一池沼。藍水渟畜、藻荇蔽水、榜曰阿
古迷淵。有石梁、架為渡、梁而左旋、則別設一場、以陳
列珍禽奇獸異魚怪鱗。獨脚小蛙、如羨百足蜈蚣、陰
乾章魚、疑是和尚腊、怒面平蟹、定知勇士䰟魄。鵚鶖
顱骨大於佐公頷首、駱駝肉鞍隆於郭橐駝背脊。其
他猩猩鯛、如醉而鸚鵡魚似言。凡翔走飛潜、受生于
兩間者、靡不網羅。嗚呼可謂能極宇宙之大觀者矣。

器械博覧場在大宮御所内別令一區陳列西洋奇巧之諸器械運以蒸氣以示其功用自在弗可不講究也石炭炬黒如十丈玄龍飛騰于空中沸湯氣盛似一簇白雲湧起于平地旁設一輪鐵車加韋條以轉旋之又設噴水筒以騰上池水其飛激奮躍凢距平地二丈五尺而一時間運輸二千五百斛云又設一小車於竈上車皆施韋條以運轉之上施鐵轂長十餘間貫以小車五六輪皆運以韋條大車轉則小車從之下設一小鋸方圓曲折唯其所欲有鑿孔之器有運轆轤之具有製米粉之械有截銅鐵之物其

運轉作用皆蒸氣所致其截斷銅鐵如泥刀切玉蓋此場蒸氣之力具十二馬力云

與器械場僅隔一墻設影戲場正面張布幕左右列榻観客蟻集皆就据焉既而四面鎖戸障絶不容光線遂使畫為夜須臾幕中有人啓一啓曰此回所以博看官一莞者西洋第一流影戲而其第一回則為花輪轉旋之状語未畢暗中乍現出一圓輪影来轉旋倏忽令人眼轉心眩不能注視也或現虎文馬或顕一巨白象某則澳都夜景某則佛國港澳雜以滑稽諧謔之状又令人捧腹絶倒不能自禁也中有影

出烈母呵責小兒之状其母加鞭撻於兒臀蓋人智多在頭腦故西人尤保護之不令精神耗損與邦人呵責小兒專敺撃其頭顱者自相背馳此事雖小亦不可不注意也

説教

明治維新百廢畢舉矣官置教部令神官僧侶説喩文明所由於民庶名曰説教於是亡論神祠佛宇日講其説月設其會北野也八坂也為華頂山為東西本願寺為伏水稲荷祠為紫野大德寺其他小祠子院無暇悉舉各寺大率門外建一大榜署曰説教

下細署毎月某日及某刻云云十餘字以掲示起講時刻迨期于農工于商賈蟻簇蠭屯悉集講堂肩磨肘接肉薄而坐焉既而皷樂合奏洋洋乎起于堂右令人粛然起敬神之意樂闋而有一祝人烏帽直衣従容上壇蓋其神官演説三則教義也教師手執箑平視群衆一揖再咳寝説喩之曰當今之時思欲一身幸福闔家安全者莫善正直也諺曰正直頭顱則百神所止宿側聞頃日攝州神戸有日正直屋正兵者為人方正而質直苟非其道雖一銭尺帛之微不欲取於人以自封殖是以凢日本支那天竺八百萬

神會于出雲大社者皆取道于神戸八幡宮騎于馬春日明神騎于鹿辨才天騎于鯰大黑天騎于鼠毘沙門天騎于虎摩利支天騎于野猪稲荷明神騎于白狐日吉山王騎于獼猴爭求宿于正直屋曰輻湊其家於是逆旅商法日潑月盛未幾何遂為陶朱富云主人一日從容問大黑天曰賤奴幸為百神所庇顧以致家道豊富為恵亦甚也唯別有至願在為公幸許可之乎否大黑微笑曰其所謂至願者敢問何也曰公平素持打出小搥物一揮則出千金再揮則出萬金願日日一揮令奴博大利大黑啞然大笑曰

此搥原非出金之搥蓋擊碎懶惰人頭腦之搥而已今汝以正直為本以不欺為主是吾輩所以爭求宿也嗚呼神戸埠頭以逆旅為活者不暇口數而獨八百萬人庇顧正直屋者豈非以其方正不欺人邪今之敬神者一以正直為本毫不挾詭術於其間則其家道豊饒何唯一正直屋而止哉予又聞之某區某巷有一殰児常販賣敗楮殘紙以為活為近日官命戸畜羊蓋欲製其毛以織羅紗也貧児固辭曰願得以豚易之官怪問其故曰賤奴鬻敗楮以為活者故敬楮如神明邦俗呼楮紙曰加美加美共神訓相同故假以道之凡稱紙者亡

論奧紙塵紙巻紙美濃紙西洞院紙東京所謂淺草紙者紙中粗悪以此為最捶雖以疫神窮鬼未嘗不崇敬也而羊獨食紙為糧是賤奴窮所不甞故曰願得以豚易之官亦不敢譏之又嘗有鬻風者凡谷風潮風薫風金風颶風飄風少女風鯉魚風二十四番花信風之類一畜而蔵之一日呼賣乎市曰風兮風兮請廉價而賣之哉有一人喚呼曰賣風翁翁曰諾哉不知其所購求果何風乎曰今者暑月安得買一豚涼颸以消熱避暑敢問價幾何許曰風亦多種類細大巨小一二有定價乃抛五六錢購涼颸一嚢最後有一大布嚢中畜

清風數百觔珍襲蔵之客試問其價曰千金而已曰鬻所購得者貴者不過十錢賤者七八錢耳而此風獨高價者敢問何也曰毋深怪此是神風為耳抑此風海外萬國所絶無獨我東方所專有凡上下二千年間無時無之曾弘安中一蕞之覆滅元寇于紫海是皆世人所熟知今所弆蔵者則其萬分之一耳然上以振興　皇威下以維持國體皆職是之由也故千金尚覺其價廉以僕観之雖以百萬元決非高價也客吐舌而去蓋前之正直屋者以正直為百神所愛顧中之拾殘楮者凡名神者雖窮鬼不苟侮後之

賁風者能珍襲神風非千金則不欲賁其言雖戯謔皆敬神之意所發見諺所謂鰮魚有頭敬之必效為諸人以為何如說訖一揖曰拙老則小講義耳未至習熟其要妙之意趣諸人果欲聞知其壺奥自有大講義在為請代語之乃寧裳下壇滿堂激称呼聲動地笙鼓合奏後如其初

少爲大講義上於壇皓眉而白首衣冠古雅年約耳順手執泥金箑威而不猛温而能恭一睹知其學德高明弗易企及也當是時人人跪坐傾耳粛聽其說大講義從容正襟乃說起曰如敬神說則前講既已

辨之毫無遺憾也如老拙則特辨解其大體云爾請說喩人不可以無學又不可以不教之要欲令諸人識其方嚮而已抑人之所以開達知識進歩文明者唯在學之與教故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又曰時過而學則勤苦而難成獨學而無友則固陋而寡聞故古昔教人法布在方策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學書計十有三年學射御二十而始學禮會論閲卷基於學而中庸發端則有博學之文進學解成於昌黎手而勸學之文出於滎陽之筆迨至叔世弗識道之可講弗察業之可學醉生夢死與草木相倶枯落無聞者豈可勝歎哉明治偃戈明良鼎與首建學校設教部令知人之所以為人　天恩海岳無物可比誰謂非諸千年黄河邪

然則當今之時師而弗教弟子弟子而弗學師父弗開可開之知識弗進可進之開化毫無進歩効者不獨負當今時勢亦天地罪人而已孔曰得罪於天無所禱信哉言也是以我邦古昔名將良弼策畧戦功雄視一世者皆謙虚屈己必就師而學焉　鶴皇之聘王仁鐵足之學南淵義家之禮江帥時秋之慕義光此數者史不勝書而予特服義家謙冲虚懷求益

弗已也史稱義家嘗過關白頼通第談陸奥軍事大江匡房隔坐聞之曰好男子惜不知兵法也從者告之義家義家感悟遂師匡房學兵厥後義家攻金澤柵見雁行亂識其有伏擊殲之乃謂衆曰兵書有之伏兵在野飛雁亂行我若不學則今日將墮賊計中矣嗚呼賢哉八幡公俾常人有此事不唯不用其言安保不怒其無禮邪義家量如江海能包容細流是以深者益深而廣者愈廣以為我邦兵家鼻祖者要皆謙虚求益之所致後之志學者豈可不鑒而誡乎且夫先民有言詢芻蕘故雖以尼山之聖曰三人行

必有我師萇弘師襄老聃之徒迭為師友其他孺子之歌婦人之哭凡耳目所接萬象皆師靡適非學也請試挙我邦近事謙虚屈己以成其業者二人證之爲夫其所謂二人者一為圓山應挙一為観世次郎抑應挙之與観世氏其藝業超逸挙世所推稱然而原其所由皆芻蕘野人所指摘遂發憤踏勵為一代宗工豈可謂偶然哉應挙氏嘗為人作卧猪圖経営惨澹慮匠甚苦偶有賣薪媼至自小原因問曰汝郷里近于山得無見卧猪邪曰是常事耳未足深怪也曰然則欲一観以寫其真汝宜當報知之乎否曰諾

哉居三數日里媼報曰昨夜有野猪卧于屋後竹中請速来観為應挙大悦出嗟赳之至則野猪未去尚睡卧如故乃摸寫其真形而還未幾圖成自以謂神似逼肖雖古名画恐無愧色也乃附之儈父儈父熟視不唯不一言及鳴謝似色甚不喜者應挙心不能平強問其實儈父惶懼謝其不敏應後一再初首其實曰公今所畫布彩結構莫不畢具唯至卧猪似與否不得不献疑也曰何也曰此畫死猪耳應挙艴然不懌曰此寫生耳何謂死猪乎曰不然僕在郷里屡目撃卧猪猪頭有毛名曰怒毛雖以酣睡熟寐頭毛磔蝟森然如針鉎今観斯圖頭毛萎苶絶無怒張態僕是以知其画死猪也應挙不服令人見竹中卧猪死已三日蓋病猪而已即更寫生猪予之其人嗟賞曰此真活畫耳拝舞謝恩而去從是應挙画名隠然擅其場云若夫至観世次郎虚懐折節學木賊剪法于儈父以為樂部宗工固膾炙人口不庸費我曹口語也抑八幡公於江帥應挙観世氏於儈父凡衆藝百工無物不有師既已如斯而況今之志學者豈可弗擇良師益友以琢磨其業邪此今日我邦所在所以有學校之設也引證古今辨折雅俗口角生風舌

尖飛霜龍令愚夫愚婦感涕心折不覚呼妙也時日将下春講師下壇群客悉散

人力車　附馬車

甚矣哉時好之與風習與時推移月更年革也故士流命也不得不降而挽車也貧児運貴立致素封歌妓削眉為官長新婦支那學措大華面為横文宗工華族上高壇學說教師口角和尚還俗以畜艷妻清齋割烹雖澹泊不及牛炙豚羹之腴膩半削頭顱雖古風不如断髪氈帽之開化一日後於時好則不免為一日田舎翁十日負於開化則不失為十日固陋

于是以昨日新奇則為今日陳腐今日時様則為明
日芻狗故昔人嘗有句云花事急於人事急三朝不
見緑成陰豈以其人智日闇時好月華邪将其氣運
不得不然而然也獨其尤変而尤簡便者則為今日
人力車我邦上世其駕何物弗容得知也中世以降
人皆用輿馬而如牛車則非摂籙大臣弗許漫駕為
蓋其國制然而已唯士庶人専用箯輿箯輿亦非一
曰長棒曰切棒曰四手曰宿駕籠長棒則非士大夫
及官醫亦弗許駕為獨至於切棒四手宿駕籠亡論
農工商賈皆得賃而駕之而四手尤為軽便故賞花

于嵐峡可片刻而到也観楓于栂尾可半日而遊也
問春於島原尋秋於祇園街避暑于糺林観月于三樹
凡名區勝壌不累一玉趾一金蓮可遊数里外者絶
無出其右者是以都下壮丁籍以糊口挙火者亡慮
数十百人東馳西走無冬無夏于雨于雪殆無虚日
嗚呼亦可謂盛也既而物換星移今者則有人力車
者價半古之箯輿而便則倍之何則彼舁以雙肩此
挽以両臂彼馳以四脚此走以両足其労逸煩簡固
非箯輿所得比較也宜其箯輿日替而人車月盛也
或曰輿替而車興未足深怪也嘗聞古昔神仙皆駕

風雲跨蛟龍不啻鞭鬼神御雷霆費長房駕杖掌賓
駕亀列子駕風黄帝駕龍有乗劔者有騎虎者有駕
鶴而遊楊州者凡如斯者不遑悉挙爾後不知其駕
何物而遊何地也有一官客偶属休暇此日風日和
暢乃戴氊帽穿長被逍遥于市街間歩過一店頭店
掲一竿紅旗題曰西洋國都假聲車官客一笑停歩
讀之絶叫曰奇甚矣新甚矣車夫罄折曰官家有人
車請廉價而駕焉耳曰若價唯其所求今招旗題曰
國都假聲云云果令車學西洋國名邪豈不新奇中
之一新奇開化中之一開化邪丁額手曰招牌明矅

豈敢欺罔官家之為邪曰價幾何曰一國一銭耳五
國則五銭遂及西洋各國皆可類推而知也曰吁廉
矣卒駕而過三條橋車軋橋板忽然發聲曰龍動龍
動龍動龍動客抵掌曰奇矣是無乃學英都假聲邪
折而経縄手鐵輪轉輾与砂礫相軋又作聲曰希臘
希臘希臘希臘客益大笑既而渡泥淖車乍作変調
連聲相呼號曰爪哇爪哇爪哇爪哇又一轉度四條
鐵橋上車亦放聲曰土留古土留古客大悦更増價
令逞馳丁日諾哉電馳直往未十餘歩誤践牛溲蹉
滑而顛為車乍獨語曰古論備屋古論備屋客大笑

曰新新奇奇洵如招牌所道乃探囊予力錢而去

又有一書生醉歩踉蹌過某市街熟視一書肆招牌直詣其肆頭曰僕醉矣僕醉矣何不粧一輛人力車載以送吾塾小厮磬折迎接曰小家則書坊耳如人力車則距奴家壓五家請就詢之生掉頭曰汝肆頭暖簾招牌標曰五車樓假令未及具車五輛豈可無一車以畜之邪請亟辨之小厮搔首摩手曰奴家舊来書坊故亡論漢洋弗須古今儒書佛經英佛翻譯之諸書民権之論説教之話無書不備故如書籍則不獨五車車載斗量不啻也唯至人力車則不蔵一

輛隻輪願去問之第五家即當出差供之耳生首肯曰汝言亦不可謂無理也蓋車店距汝家壓五家故名焉以五車名号邪唯其車店方位何如曰煉瓦側第五家耳生頷曰唯唯蓋車之與東於字畫則一人損益耳即走詣車店急還命車且問其主翁曰汝輩平素業挽車是以車夫皆掲人力車招牌今汝獨除人力特掲車字者何邪曰今日車夫空匱不復留一人絶無人力可以引車壓具幾輛小車故特掲車字以表不詭耳生曰亦有一理醉歩益困去過一坊坊角掲一小牌壓見署車屋町數字大悦曰此坊一區皆

業人車者必矣走叩一店曰有車乎否曰無有也又叩一店曰有車乎否曰無有也東索西求遍問一坊遂不得一車生大困乃請其區長議之曰子之所管轄名為以車坊而今絶無一人鬻車者無乃有名而無實邪區長頗有口辨直答之曰足下見規僕以名實不相稱之訓譏僕慚汗無辭可以疏紛雖然其有名而無實者不獨賤僕一坊凡西京府下巷号坊字名之與實不相稱者不唯口數也請挙其一二證之如子亦不聞坊名曰柳馬場者邪而未見植一柳樹也此之謂名之與實相稱邪曰弗稱也不見曰富小

路者邪一坊未必富人也此之謂名之與實相稱邪曰弗稱也名曰錦巷其果似錦繡邪曰非也名曰衣棚其果市陳衣裳邪曰非也然則凡府下所掌管坊名地名邑名里名名之與實弗相稱者不暇口數名曰黒谷谷未必悉黒也名曰白川川未必悉白也寧弗唯此名為曰士名為曰農名為曰工名為曰商名為曰開化名為曰文明至名之與實稱邪否之説僕不才未知其何如也生大笑曰毋多言毋多言

人車之駢渉寺坊地方從三條至四條為最盛矣率一車載一二人輪皆朱髹轄皆金碧畫以古英雄豪

傑、及綠林白波巨魁首領、其錦衣鎧甲、手持一面古
鏡、跨一大蝦蟆者、非兒雷也、則天竺德兵衛、其顏如渥
丹、美鬚而魁傑者、則為關雲長、黑甲而髡首背負刀
鋸七種者、一睹而知為武藏坊、高屐而蹠、垂步而吹笛
者、不問而知為牛若丸、請兩者則小町、而招日者平相
國、或泥金描草花、或螺鈿畫鳳凰、蔽以油幕、可以防
風雨、可以障寒暑、中設紅絨蒲團、可踞而睡、可倚而
憩、車夫皆壯漢、其挾輈走者、則彷彿於顏考叔、而其
車聲轔轔、不以闇昧廢禮者、似類蘧伯玉、有女同車、
顏如蕣華者、則其歌妓赴其豪客盛宴也、其過閭或

者其公子學魏文侯也、小姐大娘、同乘而東馳、皆吾
知其踐觀劇約也、乳母擁嬰兒、轣轆爲南走者、吾知
其至某小黌種痘也、村翁亦車、里婦亦車、權奴亦車、
三婢亦車、亡論農工商賈、巫祝僧尼、無人弗駕、無物
弗馳、嗚呼從軒轅氏初車而還、未嘗見今日盛且夥
也、當今之時、顏路請車、尼山不以不可徒行辭之也、
當今之時、令聖者上車、不得不內顧而親指也、然則
勝郎雖躄乎、弗労花婦、可以抵稻荷祠也、小栗雖癩
乎、弗累照姫、可以赴草津溫泉也、嗚呼開化世界普
天率土、靡適弗車、乘人車之利用大也哉、

一夕雨淒月黑、有啾啾爲悲泣于破屋下者、曰昔者
文政天保之間、江海奠安、絶無兵革之虞、解語之花、
無地無之、多情之柳、無日弗折、是以吾儕亦忙、殆無
虛日、探花于嵐峽、避暑于鴨沂、三樹之月、圓山之雪、
一年三百六十朝、東馳西走、唯吾儕是之由、府下壯
丁、籍以舉火者、不唯幾千人、日博萬錢、月射千金、以
育其妻子、以供其衣食、可謂天下樂事極矣、寧圖未
滿五六十年、而風俗一変、人悉斷髮、而服悉洋製、鳶
衣可以支寒暑、蝙傘可以防風雨、絶無一人顧吾儕
者、棄擲於破屋荒店之下、沈埋於蟲絲塵煤之中、追

索往事、恍爲如隔世、今者則一星之錄博不獲、半挽
之粥啜不獲、我生不辰、值斯百憂、抑天亦有私而然
邪、言未訖、有笑于隅者、曰咄籃輿子、何其呶呶爲得
婦女之言邪、方今文明風化日開、茂才異能之士、碁
布于天下、雖窮鄉小民、懷一技一能者、皆無弗庸、是
以吾儕幸遭逢明時、長轅大車、炫耀于廣衢之間、要
之皆文明世界、德澤所涵濡、豈不亦人生至幸哉、子
亦少降志、改愚學、僕輩所為、美衣食、好妻妾、可咄嗟
而辦也、然而局量偏見、徒守區區小節、以為牛衣之
泣、是僕尤所弗解、況其願熟計之、悲嘆之聲、與笑罵

之言一泣一笑呼號紛喧徹于三戶而聞于兩隣戶
長驚怪竊謂非東家失火則西家鬬諍急遽秉燭巡
行擱閭巷則戶外人車與屋裏㢘輿偶爲人言以溷其
胸臆爲耳戶長誰何曰何物鬼妖中夜論諍以驚人
聽耳於是人車與㢘輿閉息不接交一語四鄰闃寂
唯聞簷滴丁丁與候蟲唧唧耳
喇叭声高喝道警人四蹄生風而雙輪滚塵一御者
執策鞭意氣揚揚旁若無人中載一大官冑冑然轆
轆然如輕如軒未一瞬間星馳電走不見其隻影何
其迅駛快捷與汽車相比較不多遜邪既而職畢且

午牌御人醉飽回車而還欣然語其妻孥曰吾一駕
而策馬則日獲千緡月利萬錢以窮耳目之娛以充
口腹之慾視諸彼人力車丁手足胼胝流汗如雨而
問其所獲不過衣食數口妻兒其所爲天地懸隔奚
翅富兒之與乞丐而已哉吾頃日赴新京極講談亭
聞講師說演義三國志諸葛孔明羽扇綸巾駕四輪
車進退三軍號令明白秋毫無所犯是以曹操揭臂
而敗走仲達徒跣而奔竄遂定三分鼎峙鴻業豈又
不一個氣量人邪雖然吾亦人也彼亦人也假令雖
以孔明勇智非有三面六臂同是具一雙睪丸耳其

所不同者彼之車四輪而我則雙輪彼執羽扇而吾
則鞭策其縱橫馳騁來往于通衢間士女老幼爲之
辟易未嘗不開路而讓也然而朝喫百斤肉夕傾一
斗酒飲食醉飽日又一日以過了一生豈不開化中
開化人邪醉吹百回自鳴其得意荊婦不應睨視曰
久矣自負自譭何其冗語萬言一至此邪如斯者則
賤妾所不欲聞爲抑良人自稱曰才子曰氣量人而
一年四時無時不空囊是以釜中生塵而米櫃栖蜘
蛛不能令妻子免飢渴而良人恬然此之弗恤朝醉
於宮川坊之花夕眠于先斗巷之柳于鰻飯于魚膾

于淡肉于燕羨不獨荒于色又荒于食而自曰才子
稱豪傑妾不知其何謂也妾昨日見良人御某長官
而馳驟意氣揚揚甚有得色而某長官身以勅奏之
重而小心寅畏未曾見驕誇色何其賢不肖相懸之
甚哉賢哉言也何其似晏御之妻乎自今而還妾願得請求三行消
絆離簡易牛以馬則素望足矣詬罵百端頗極醜詆
御人勃然面熱舌急一喝曰咄頑婦敢凌轢乃公如
其離簡汝不求乃公乃公亦將予汝乃直磨硯援筆
作書抛之其面夫妻反目眉怒口張遂釀成一大鬪
爭來御人蹶起徑捽其婦鬐空拳亂打辮折髻乱婦

不少屈、急走廚下、取擂盆杵之、御人咆哮、即揮擂木擊之、盆碎而木折、號泣之聲、與詬罵之言、喧喧囂囂、未知其黑白何如也、於是對門三家、與東西比鄰三婆兩妻、併小婢老奴、一時救解、三頭交錯、而六臂爭鬭、一方擁御者、一方慰家婦、七顛八倒、九起十蹶、老婆脫義牙、而匍匐拾之、伍頭失假髻、而狼狽索之、既而群客交集、慰彼救此、風波未平、御人大罵曰、山神盍速去也、婦應之曰、咄呆奴、区狀、何其反覆之甚邪、抑妾之嫁爾家也、三歲食貧、夙興夜寐、靡有朝矣、當時目妾以活辨天、愛妾呢妾、掌中名珠、不啻也、何料

青春易老、綠葉成陰、言既遂矣、至于暴矣、今又罵妾以山神、（俚俗名其前婦曰山神、蓋其面目獰獰、以可怖也、）夫辨天之與山神、美惡姣醜、固非同日之比也、而其呼辨天者、舌尚未乾、言尚在耳、未三數年、呼以山神、嘲以無鹽、何其反覆愛憎、如此速哉、果令妾山神乎、家爺則窮鬼耳、山神而配窮鬼、勢所必至、又何足深怪哉、御人益怒、戟手罵詈曰、汝不聞乎、孔明之婦、醜則醜矣、雖然其智巧才藝之美、有不易測知者、何不觀木牛流馬、以窺其一斑也、今汝則反之、尻之重則如闍夜之牛、口之輕則如風中之葉、同一牛而彼驅使木牛、以供其使令、此策暗牛、以煩其心力、此予所以不及孔明也、既而西婦東媼、喧呼救之、於是夫妻反目之爭、遂屬圓圓、因集其罵詈紛諍之語、摶作一丸、試餧之赤與黑二狗、徘徊嗅而[illegible]之、不復顧而去、鄰婆一莞、撫掌曰、夫婦鬭諍、雖[illegible]也禽獸、亦將不食其餘也、

天長節

天長節奉祝

今上皇帝嶽降之佳辰也、每歲以十一月第三日擧之、此日也、無都鄙、無遠邇、普天之下、率土之濱、亡論翔走飛潛、凡有血氣者、靡弗歡欣鼓舞奉祝　聖壽

於無疆、恭賀　寶祚於悠久也、是以比屋連軒、昧爽而興、除塗灑地、張幕點燭、官吏禮服祝之於府、商賈齋戒、拜之於社、往来絡繹、一市如狂、與祇園神會同一景況、或肆上安瓶花、或舖頭展華氈、或列金彩偶人、或陳綃花楮木、或耽樂飲酒、或粲粲衣服、或設酒饌于塗、要行人飲啗之、或矢絲竹于堂、令士女縱聽之、吾嘗讀國史、往往有賜酺于天下之事、今之天長節、亦古大酺之遺風邪、嗚呼上有南薰解慍之歌、而下有擊壤鼓腹之民、方今海內、上下奠安、不獨耕鑿熙熙、能獲其所、併有立烝順則之慶、爲之民者、安得

弗歓欣鼓舞拚其賜也哉。
從天長節前一日市中毎戸建幟于門外幟皆白布
畫以旭章風時飄之飛揚掀翻如飄白雲而簇丹霞
偶有一醉漢左顛右倒足將蹶乍止醉步踉蹌佇立
于十字街上驚怪久之曰我聞昔者唐堯時十日並
出草木枯焦下民大苦乃俾后羿射落其九日今者
則不啻十日不知其幾千萬日何其日輪繁殖衆多
陪蓰於古一至於此耶果令日輪如斯衆多耶不假
魯陽之戈清盛之扇而一年四時常如白日令吾邦
如不夜城不必須衢燈也不必假蘭燭也車胤不聚

螢火可以讀書也孫康不映雪可以臨字也一家儉
約豈不亦大耶一年利益何曰鮮小耶吾亦聞之豊
公秀吉之生也其母夢日輪入懷既而有娠今令此
各家旗章日輪入各家婦女子之胎則從今以降吾
邦生幾豊公未可知也其他以日名為者武將有朝
日將軍僧徒有日蓮上人趙盾趙衰則如冬夏二日
之異趣日日新而又日新似湯盤銘久而弗替日沒
西天三百日則非上宮太子讖文耶斯日何喪則非
夏民惡桀王之暴耶北條時行有三日前代之目明
智光秀稱三日天下其比于日喩于日稱日愛日者

上下古今指弗暇僂今旗章所揭之日旭日耶夕日
邪抑日耀日耶何其日輪之夥沸耶自語自哂卒一
蹶而踣矣市人走而扶之曰卿醉矣卿醉矣何不疾
還家就寢醉漢叱曰咄毋複道汝不聞乎孝子愛日
今而空此日則百日說法無乃一放屁耶
鴨東八坂新地亦為花柳淵叢故是日尤為熱鬧頂
年閱歌舞練場於其初音巷以為歌妓舞女温習所場
外榜曰大機關生人勝行人一矚預知其壯觀觀者
輻湊肉薄而入戸口有人絕弗要着錢唯許其縱觀
場之正面施一大布幔布幔之內設鼓吹一部宮商

閒作絲竹合奏嘈嘈切切令人魂飛心躍少為一奴
儀服（服皆洋製用黒羅紗）盡現出於幔外敬跪再拜高殿扣啓
曰諸公不以道途遼遠惠然賜來車不獨奴輩幸福
亦闔區幸福因聊呈戲技以奉祝
今上聖脡云耳請少時停躅辱覩一觀為幸亦甚也
啓訖而折鳴折鳴而慢徵異場之中央高下設壇壯
漢數名皆被緋氈而趺坐蓋擬不倒翁也既而絃鳴
歌作謡曰無聊薄欲遣閑愁先卸違尊棚架頭手巾
約領轉還轉轉去起來不暫休於是壇上拾於不倒
翁者相俱作轉輾狀奇貝異態令觀者不勝捧腹也

蓋撈而大署大機關數語洞喝以引觀客亦博聲價之一術可以見其工大新警夐出於人意表也

上京三十區柳馬巷一帶地方亦西京繁華之要衝是以每歳天長節人人鬪新家家競奇予今掲其新趣妙案尤膾炙人口者以諗世上才人鬪新競奇者

大旆一竿題曰百覧會蓋擬今春博覧會也而其所排列非折脚咼鐺則禿髪獘帚瓦敗盞漏瓶厨谷庖具之類人弃而弗顧者收拾不遺採以羅列席上以出奇趣呈新案令人拊髀抵掌不覺呼妙也高堂深邃率當容數百人堂之中央左右設欄以禁觀客欄

入欄内陳色色物品屏風耀金緋氈展錦一題曰新古貨幣就而視之則其擬圓金者薄切糠收一大蘿蔔根帶黄金色者也其比碎銀者用剥皮銀杏仁也其擬方金者方切糟收越瓜稱奈良漬者也此品則中嶋某新案二題曰上京二十七番組（組俗曰部伍）養蠶所所製生絲遠而見之宛然不減真絲蓋束結髪楮線十餘把盛諸一大玻璃壺也此物則道江氏創意其他糕盃上加爲以白銅盞一枚鐵釘以作文字形擬於時器者名曰弗斗計包裹魚脯一片於柴絹者名曰計都留登邉留之類旁午錯陳不暇悉舉亦一時奇搆要之弗過怡悦都人士之心目以博一莞而已

一商賈與二農夫觀訖出門外就茶肆小憩焉農夫盛評論陳列物品嗟賞不措以爲人生一樂事商賈首肯相俱語其所見既而曰下奴今日以商事到某區内亦設擬博覧會令四方衆庶縱觀之下奴亦得窃閲一見之中有人間未曾有之奇品今猶記弗遺請爲公等語之以資博物一端農夫欣然慫恿曰今日何幸福觀未見之物聞未聞之事以闊達其知識不啻十年螢雪請語其所見物品令奴輩與聞之商

賈乃探其懐中點撿縑薄所手録且讀且語曰下奴所目撃奇品異物不暇悉舉而其尤奇者

一曰假虎威狐裘

此裘原非羊裘鶴裳之比好阿附權要當路人而自度威力不逮常假白額以攝服百獸白額不知其既然令其縱威福所亦可哂哉衣此裘者非阿諛迎合小人則求寵覬利之佞臣是以清廉高潔之士皆唾弃弗欲披服遂爲無用長物今陳列博覧會物品中以誡世之奔競爲風浮靡媚人者下記清風堂主人所藏七字豈不曠世一奇品邪不

知清風堂者為何人、定是高踏之名士、惜不見其人、農夫拍掌絶叫曰、奇甚矣、奇甚矣、如此奇物、而不得一寓目、豈不遺憾哉、其他物品、意者皆人間未曾有之物、請更語其次者、商賈曰、諾、纔乃披牒簿、複讀起曰、

二曰面白狸腹鼓

此鼓非明皇催花羯鼓、又非狐忠信初音鼓、白面老狸之腹鼓也、此狸也、好陪豪客富翁之夜宴、滑稽諧謔、能解人頤、財主一投半星銀、一投花起舞再拝逢逢撾鼓、曰面白狸腹鼓、常好衣食於狭斜

間、維新而還、一掃絶跡、今不知潜匿何巣穴、蓋亦歎也、（以下不録其所蔵弄主人姓名、後皆倣之、）

三曰有難山猫

猫亦多種類也、獨此猫絶不嗜鼠、于其所嗜好者、唯金銭花一技耳、人與之以其斤花隻葉、又弁舞點頭曰有難山猫、蓋邦俗謝人厚意、則謂有難、嗚呼面白狸之與假虎威狐、併此山猫、皆異種而同類、所謂狐狸而同穴者、聞西京圓山有山猫者、嬌柔而能媚人、尤善歌舞、然與此山猫名同而實異、亦猫中別品而已、（京俗呼美姫艶妓、一曰別品、然與此猫自異、）

四曰私慾鳥

眼如鷹鸇、啄如鐵鉤、好攫取黃白、人啗以大判、欣然飛鳴曰、金可愛也、金可愛也、常棲宿于銅山金穴中、毛羽頗帶銅臭、

五曰虚誕出現真琴

邦俗訓誠曰真言、又呼琴曰糊塗、此琴原虚妄中所製造、大率娼妓能弾虚琴、（琴與誑訓相同、）巧騙遊客、然遇俊爽年少可喜者、弃虚琴而奏真琴、者千百人中偶獲一二、嗚呼何其世上虚琴多而真琴之少也、然非了解虚琴聲調者、安得辨解真琴節奏哉、

六曰酣睡貉

貉之為性、晝伏夜興、能睡于白日、此貉沈静寡默、喜怒不形色、毀誉得喪時、到其耳、不唯馬耳風、豈其氣象襟懐、能有容人之量、而然耶、亦毛物不易測知者、或曰、假虎威之狐、與面白狸、有難山猫、皆同穴之狐狸而已、蓋或然也哉、

七曰可愛烏

昔人曰、愛人及屋烏、此烏也、姿色絶艶、兼善歌舞、故名曰可愛烏、夜半洞房枕席間、時聞其聲、如謂可愛可愛者、然自非知此中趣者、亦不能聽此聲

也唐人詩云玉顔不及寒鴉色蓋非虚構也

八日北限雀

羽族中尤貪賤者曰北限雀邦訓北之與着相近
似為蓋其嘗披服裳衣冬月壓穿一領不能多畜
故有此号

九日心有竹

竹之為物直節而虚心故人皆推稱以為君子宜
乎子猷與可之徒翫而愛之也獨此竹推誠接物
傾竭中心所畜積不少包藏名曰心有竹益服命
名之不虚也

十日不鹽梅

記曰作和羹汝是鹽梅雖以易牙庖丁割烹調理
無此則不能和五味也獨此梅不瞎香踈影無可
喜併失調和之美抑家人坐弗解食性也

十一日滅僧菜

滅僧菜西京人無老幼貴賤無皆不口之甲與乙
應酬間甲謝以不敏乙報之以滅僧菜一則滅僧
二則滅僧滅僧則猶謂過分不敢當也此菜則關
左以東所未曾聞見故東人初来西京聞見以為
奇菜朝夕聞之又口之竟至不知滅僧為滅僧也

十二日藪殼蛇

突如来忽然出人俄接之雖以賁育勇未嘗不倉
皇疾呼走且僵也就而熟視之則尋常小蛇無足
懼者也故世俗呼事發倉卒者曰藪殼蛇鄙語曰
由斷大敵予於小蛇亦言為

農夫傾耳益驚其異聞嘆稱不措仍請問其次店主
偶供挽茶左右睇眄嗅且誠曰焦臭殊甚非片楮誤
投爐火則烟管星火迸墜於衣帯既而絶叫曰遺火
遺火農夫錯愕無所為計遽然問之曰遺火在何所
曰領之下袖之間耳急起振衣星火横迸投商賈襟

間商賈倉皇連呼曰熱甚熱甚於是揭傾挽飛茶瓶
倒覆而爐火噴灰灰似雪片飛散亂人化白頭立狼
狽農夫與商賈相偕連呼曰有遺火有遺火何不来
救之乎店主救援事終定為蓋農翁聞商賈話說恃
覽會垂涎三尺不覺津津入蕪境烟管傾欹爛火墜
於衣以致此騷擾商賈蒼黄懷楪簿起

浴舗

斗柄方叩藏将更始一月一日夜深漏闌戸外有人
鼓吹喧耳雜以喇叭三絃喚呼曰亀湯熟矣亀湯熟
矣蓋浴舗報新湯也又有年少一隊噪而過者相呼

唱曰、嗚呼與伊與伊與伊、欲得佳妻忙更忙、好卸初
運浴初湯、嗚呼與伊與伊與伊、蓋市店年少、拈撥貨
物於財主也、既而東方漸白、群客来浴、争祝識首吉
兆、湯鋪在上京松竹坊戸外、掲一小紙燈、題曰亀湯、
湯鋪極清潔、男女異門、男右女左、中設壟断、以綱浴
銭、楣上糊貼一大白楮、以標掲浴規與湯價、男女皆
入槽而浴、爲槽口設板扇、開闔如意、槽外設両槽、一
畜水、一畜湯、浴者皆就槽外清湯洗滌一過、更就水
槽盥漱、槽旁有井、通筧送水、湯熱則呼水、湯冷則命
焚、唯其所欲、各戸皆設壁搁一二題、以番号浴者内

衣其中、鎖鑰以備盗偸、春首則盛設楮木削花及毬
燈、以粧點其景物、毎戸率皆如此、
有一老翁、性忌不祥、春首沐浴、必赴亀湯、湯冷則叫
曰竹、（竹與焚訓相近）湯熱則又呼曰梅、（邦俗加水於熱湯曰宇免）遇其
浴客輻湊、弗能入湯槽、則獨語曰松、（松與待訓相似）曰自
相慶曰、湯補既名亀湯、而問主人名、則曰鶴助、今又
具松竹梅三者、町名亦曰松竹、何其今年祥慶之饒
耶、不覺一笑、亦自祝曰、笑門福来、笑門福来、
日既夜矣、浴客蝟集、燦燈玲瓏、併夜爲晝、湯氣如煙、
燭光爲之昏、一少年入浴、氣和體温、乃謡曰、流水雖

然浅、流清燕子花、来往窺編笠、唯見燕燕斜匪、欲認
郎面、語情癡也耶、聲清詞新、梁塵欲動、一傖父在隅、
微唫曰、魂乎来返返、魂杳、名畫有靈母相忘、要聞一
聲可憐語、空對畫圖、又断腸、音調重濁、頗帶奥音、蓋
擢奴奏秘曲也、乍有度一曲者、如叫如泣、聲發于頭
脳、歌曰、其言不解才三君、妾與君昵一日、云想嘗賤
妾在宮日、禱請菅公、語慇懃、欲識妾情深切處、一生
不食梅子、貞蓋某才人試新内曲也、唱瀬田唐橋銅
擬寶珠者、一聽知其店丁戯擬其俚謡也、其他有微
唫萬吉原三谷巷者、有高歌兼雨夜入津八百名者、

有低唱春雨濕鶯羽者、加爲以東北高砂謡曲、吼者
如考銅鑼、號者如鳴破鐘、其至不能案一歌、口唫一
曲者、諷詠雲耶山耶呉耶越詩句、以厭倒諸曲、其至
最無口藝者、唯曰南無南無、蓋以其湯温不堪快、身
不知其然、偶發之也、笑語紛乜、有呼水者、有叫熱者、
有唱冷命焚者、有箕踞摩垢者、有向槽盥漱者、有鑑
面自容者、千状萬態、不暇畢挙、而中有一生、出浴拭
背、面壁而立、讀各家瀫粘、曰某月某日、某寺院説教、
而某亭某夜某講談開業、大博覽會擧某月某祠渉
持卜某日、一一點撿、種種細讀、讀至角觝姓名表、曰

大閑則某甲、而閑腸則某乙、行司則木村某、而勧進元則和歌浦某、不唯流水下立杈、既而見一奇字、百方弗得讀、口噤舌結慚汗浹背、傍人怪且問曰、兄入學小黌既已三年矣、西籍漢書莫字弗讀、然而今讀區區角觝人姓名、尚且弗能讀、苦學三年、安得無類函餅邪、生益窘、寢荅之曰、僕當還而閲單語編而已、

男女不共湢浴、古今禮制弗得不然也、是以別設湯槽以浴女人、其製一形、男湯曦景且午牌、小姐大嫂或抱嬰孩、或携小童、或負或提、争集湯場、一美姫年約破瓜、従一下婢、髹展蹸躑、怱忙入戸、揖主媼曰、闔家安全、迎斯青春、敢賀敢賀、妾亦客臘辱庇蔭嫁某良家、今春賀年兼歸寧父母、幸仍舊見眷顧、不獨妾幸福、亦父母慶幸、主媼欣迎荅之曰、免須曾宇奈（是西京通言、猶曰非敢然）妾頃聞大姫婚嫁、心喜魂躍、宜速走賀其慶事、而因循至今日者、妾客冬微恙病臥不久起、至春宿痾少瘳、不圖得接大姫音容、以達其素懷、姫揖謝曰、阿保羅志異（西京通言、猶曰毋作戯言）妾事故多端、不少知其病痾、果知之乎、亦當拝趨看獲之爲耳、媼曰、免須曾宇奈、喋喋今疏喧喧謝罪、乃解衣試浴、正是蓮花洗粉、而玉膚益清、楊柳沐雨、而鬒髪愈緑、非華清賜

浴、則洛神或凌波下、婢手摩其肩背、宿粉残脂、一洗如拭、婢因諛言曰、肌膚如白雪之白、湼而不緇、美髪似緑雲之緑、愈梳愈滑、眉如遠山、唇如丹華、西施孟嬙未足比其美也、小町衣通恐将赤跣而走也、諺曰、活辨天降自天上、又曰、倒観白玉簪、如語大嫂、幾是也、如賤婢則反之、面黒則類團炭、口濶則似巨鐘、鼻則獅子、而肩則鳶鵰、無鹽之醜、孟光之陋、賤婢兼有之、自悲前生罪業未盡、極此醜陋、願毎其浴湯、得抵一點垢、庶幾有改其面目者耶、美姫冷笑曰、毋復多言、妾今初知不及小町衣通諸姫也、婢曰、敢問何也、曰小町衣通、豈有若汝醜悪婢哉、

姑之嘲新婦、新婦之罵姑、不唯氷炭不相容、非肇于今日、抑自推昔而然也、掩而察之、則新婦不遜未必如姑氏所言、而姑氏暴悍未必類新婦所愬、要以水鬪氷之論、亦可以供一噱也、而漏其不平、必於浴堂、西鄰老媼與東家牙婆、相倶摩背揩垢、喋喋叙寒暄、嗜話陰晴、東婆歎息語西媼曰、當今之時稱薄命不幸者、莫大於鰥寡孤獨、然而鰥寡孤獨猶得時而顧養其骨節、如賤妾則一年三百六十朝、假令鳥烏不鳴猶未嘗一日遑暇、何則妾家往歳迎新人、而其人

慵懶每朝晏起非過十時不出其閨房盥漱一晌而朝食食訖乃報午鼓是以井臼操作妾盡辦之而無片言以慰其労夫慰與不慰在妾固不關損益未足深尤也唯有不容不一言者願尊嫗熟聽而憫察之抑紡織針事則閨閫急務宜當黽勉從事之也然而踈慵不喜針線自曰一日取針則十日臥病弄不可解之総索語不可言之風情不獨背官家設女紅場之旨其傷害風俗洵非細小也且夫客歳三月挙男今年四月亦將生兒年年生子皆令老妾代鞠育労如斯過三數年妾恐不堪奔命拯死之不暇也而豚

兒庸愚惑溺慵婦以長鼻毛鄙語曰相似類者則夫婦豈不其然乎妾從朝至夕誦經念佛不曠一日而其労悴如此何其彌陀如来令妾至此極耶如尊嫗則異之兒賢而婦貞閨幃緝睦可以想見也且摩且語曆乾湯冷乍一嚏曰果知新婦非毀老妾也諺曰人竊詬罵己過失心噴嚏矣故以此言戲之耳

老姑出浴而婦其家新婦抱兒代赴浴舗遇近鄰寡婦亦来浴相倶叙其疏情一浴摩揩其背垢談及其家事新婦喋喋詬罵其舅姑曰妾汙婦業已経三裘葛矣無不泣之日無不歎之時而嘗苦茹辛隠忍以至於今日者蓋以挙一兒故耳妾而無此一塊肉宜速請三行離書大帰其郷里爲耳何則舅頑而姑悍驅役妾不唯犬豕饗亦命之浴亦役之水亦汲之薪亦束之以糾糾葛屨渉三冬之霜雪服澣濯悪衣過九夏之炎熱夜則摩肩按腰不得交睫而安臥晝則紡織裁縫不能息肩而暇食夫人窮呼父母父也生妾母也育妾何其令妾遇此百凶兄弟鬩墻外禦其侮而兄弟不顧嗜其呞妾進退維谷亦將欲投身于桂川践阿半之轍世無長衛門未可以葬骨於魚腹也歔欷流涕聞者不知其所由目以爲狐所憑寡婦

慰籍甚困乍有一小婢走就於浴舗曰大姑有令何其入浴之久也請速還請速還新婦妝澡微哂曰語人過失則影亦隨之

西京傳新記三編畢

西京傳新記
第四篇
明治十年六月發兌
萬地紙叢半月堂藏版

西京傳新記四編序

緑陰靜晝長夏無事門無剥啄聲樹有綿蠻語會傳新記四編兌稿坐有某舊友瀏覽一過語予曰在昔當文政天保之間西有中島棕隱著鴨東雜詠東有寺門靜軒撰江戸繁昌記一以有韻語一用散體文東西都會人情風俗醇醨淑慝至九百賞心樂事喜笑怒罵之狀悉為島門二子三寸不律所採收網羅雖有繼而擬者要之弗獲不拾其唾餘而子今著此等書無乃速續貂芻狗之謗耶予掉頭曰否不然也何則棕隱著鴨東雜詠止于鴨東一帶地方非遍記

西京者也且記以韻語加注脚其下雖以嶋子之才之筆或為聲律所束縛或為押韻所箝制弗及展驥者往往有為靜軒撰繁昌記唯囿於東京府下至於西京則僅僅一小冊子而已予今著此編以散體之文記眼前之事弗為嚴律所束縛弗為押韻所箝制縱横馳騁意到筆從凡其所記述亡論鴨水西東記風俗記人情記神祠佛龕記城郭山川行肅殺於陽春包針砭於錦綉俾讀者啞然而笑肅然而誠怡然而娯油然而感是此編所以為創意予也雖疲駑豈敢拾棕隱唾餘而就靜軒履舄之為哉某首肯曰果

如其言。則於嶋門二子外。別出機軸者。亦可以稱一部奇構書也。喔喔晤談。更漏正傾。使童子煮菟道新茗。乃相俱喫一椀。叙其所辨論。寘之於卷端。

明治八年乙亥五月。三溪居士識於平安御池巷薰風綠樹深處。

西京傳新記　四編　二四　半月堂藏版

菊池純著　西京傳新記四編

三溪居士　著

療病院運砂　付醫家

西京繁華世界闘靡競奢以驚萬人耳目者祇園神會四條納涼新地都舞御所博覧會之類不暇口數而其尤膾炙人口者則為搬土役盖亡論神龜佛宇営構小費之建築病院之創造都下老少靚粧以分其隊彩旌以表其區絃歌也山車也鼓舞之作輿之托搬土木以助其労亦庶民子来之遺風爲耳

今茲明治八年四月建営療病院于上京第十二區

御車道九軒街其五日以至第十六日凡十日間都人群集争運轉土砂以助其役於是各區競新毎戸闘靡飄錦穿綉男子而女粧者有爲女子而擬男兒者有爲舞踏歌呼一口相唱曰善哉善哉理也乎登理也乎登善哉善哉

鼓笛一部紅塵如煙塀御門以内観者如堵墻盖下京某區内男女赴于療病院運土也紫旆白字染出下京某區數字掲之竿頭次男女一群皆均服靚粧舞踏而来毎區皆舁一坐家臺一具形似家屋者一坐名曰家臺以殿其後中設三絃雙鼓銅鑼横笛之類家臺之上安金彩四神状白虎青龍朱雀玄武五彩映日金碧燦目乍見黄豹一群人立而来熟視之則少年着虎文衣戴紙虎頭以粧點其景況也又見蝙蝠傘大丈餘張翼而卓立車上既而地毬儀既而火輪船獅子戯於牡丹而石橋映紅雲龍宮隔浪而朱欄卓霞皆大一丈餘画翠描紅以製造之其奇瓌偉觀非庸常筆舌可名状也或打扮挑郎征鬼嶋之状或摸擬狐王嫁女之故事其他猿蟹之報仇狸兎之野語日日呈奇朝朝異観雜以諧謔滑稽使観者抵掌絶叫不覚呼妙也

運砂之第二日療病院教師永克氏典司樂局教師

某来觀相俱嗟稱曰壮哉観也如斯繁華富庶不讓歐洲學校病院建築落成祝賀之時而今来于日本京都不圖見此盛挙唯斯一事可以卜病院異日之盛業也外人嗟稱既已有如斯者宜矣都人誇詡以為絶世壮觀也耶

輸砂土之前數日某區戸長大會其區内老少于小費以議當日盛挙問各家意見一人前膝曰方今運際文明其服飾粉捆一摸倣西洋以供萬人壮観豈不亦愉快耶一人曰此拾前人唾餘耳何則大都各區競新呈奇以欲求一時聲價者不暇口數故製

服必西洋作屋必西洋言語亦西洋飲食亦西洋莫
適不西洋而今又擬以西洋無乃拾前人唾餘耶曰
然則何如可乎曰務要不墮前人牙後耳曰何謂不
墮前人牙後耶曰不如用萬匹白縐綃製造十丈富
岳也抑日本有富岳雖西洋諸洲凡横目之民誰有
不仰其高崇者耶然則不如製富岳使萬衆揩耳目
也一人駁之曰富岳工夫新則新矣唯恐費用不貲
以致區内困弊曰如然以楮紙製造之塗以粉白抹
以青緑則宛然富士峰而費亦不過十分之一於此
群議一决將令工製富岳最後有一人淵黙聽衆議

少焉前席一揖曰以僕見之諸君之説皆有不可從
者何則費萬匹白縐綃造十丈富岳不獨費用不貲
要不得不謂無用也均是無用假令楮紙製之亦非
抛數十金則不能作為之以有用之貨幣費無用之
兒戯此僕之所不首肯諸君盍不出於此競一時豪
擧安得不賂嗤笑於大方耶衆皆同聲服其議論相
附和曰兄言當矣兄言當矣果如兄説區内無事無
戸別募金之累亦非吾輩一人幸福併一區内之幸
福焉耳於是製造富岳之議一時屏息絶無獻異議
者衆皆欲辭而散乍有一少年艴然掉頭曰諸君之

言皆守錢奴之見耳今官家為都下五十萬生齒建
療病院令俞跗越人以治癈疾沈痼久而不起者其
深仁厚澤為之下者豈可不感欣抃舞而圖其報效
耶然而靳惜區區錢財以負官家愛民之盛意此僕
尤所不解也諸君弗聽則僕請自辯之擧坐踊躍富
岳之議再燃遂從事運土之役以極都下第一之盛
事云抑愛財省費則銅臭翁之常事今此少年奮身
不顧以致挽回頽波豈可不謂特立獨行不牽世之
趨舍者耶宜乎少年之梟梁與富岳聲名争其高下
而相馳逐也耶

醫之為言意也意度病之所由之謂也醫而不察病
之所原雖日服神丹月投靈藥吾見其徒勞而無效
為耳故曰醫者意也以意忖度之之謂也夫京師則
刀圭之淵藪也而其尤彰于時者先後輩出有主張
漢法者有尸祝西洋者有眼科有針科有産科有小
兒科而至其技拙而業不行者則聳肩而獻諛俛首
而呈媚擧止巧慧喜出入猗頓之門邸宅之販貴婿
嫁之媒伶莫不與而周旋能舞寸舌以営小利者往
往而有焉人目之以曰嫩醫又曰幇間醫此二者皆
識者所嗤而不齒嗚呼男兒七尺執刀圭以馳逐于

當世者寧為真醫不用於時勿為藪醫出入猗頓之
門
自嘗草赭鞭以降以岐黄之技行于當世者皆駕篷
輿着靡衣翺翔乎市街間近時一変醫人皆來人力
車華茵映日而油幕障風一奴挾鞠電馳而詣某市
家且候其患者市人頗豪富頃日小姐罹幽憂疾沈
綿彌月醫理百方絶不見其効正是海棠經雨香肌
益瘦楊柳厭風細腰日衰氣綵奄奄朝不待夕也父
母憂惶不知計所措乃延醫其別室慇乞一診醫熟
視其面目與容躰沈思久之曰是為想思病不速治

則二豎將入盲膏父母悲駭再拜求治醫曰是易治
耳僕有傳家神方不輙許人識名曰宜男湯加以牡
蠣一莖服之一夕無藥有悦必矣乃呼藥籠致之其
膝下醫人從容開之刀圭配劑先調合五帖因付之
其下婢且囑之曰宜候深夜無人令服之也家人憂
奉一如其言果三日而想思之病瘳矣
既而大醫還車詣一士族家家人款接徑延之於病
蓐患者率五十餘歳面目強健絶無病羸之體醫人
一診大驚曰是固陋痢耳（固陋與虎狼音相通）尤為劇症非庸
常醫生可治也敢謝敢謝因欲辭去閭家懇請求治

醫復坐曰如然僕有一奇方在焉請嘗試之耳唯至
其治與否則雖僕不可預期也家人問曰大醫妙方
何如曰開化湯是也加為以數行横文烈火湯煎藥
而服用之未出十日病可立瘳也即調一二帖付之
去矣服未二三日而嘔吐如瀉固陋之病亦卒痊矣
大醫半日巡訪其患者回車歸家乞治者輻湊其門
中有一壯漢再拝曰下奴少小不欲從事筆硯是以
九一切圖書尺牘雖一字一丁展對終日如雲煙障
眼如黑霧蔽面不唯不能讀之又不能解之因就一
眼醫求診視之醫生沈思不知其何病症敢請大醫

垂憐見治之大醫低面熟視曰是為文盲吾曹非所
醫治也唯有一策可治曰何也曰從今宜當至小黌
日服五十韵及單語編久而弗懈則可以發其蒙也
其人大悦即赴小黌讀書習字未半歳而稍稍覺文
字可讀三年而兩眼明瞭無復文盲之病矣
又有一商賈状貌憔悴窶且貧矣嘗來請曰奴貧病
逼骨命在且夕願得假回生之力以驅除窮鬼大醫
曰此又易治焉耳用黄金湯一時間其快復矣是疑
哉然此劑非可輙得者願朝夕嘗求愈積愈厚則窮
鬼可得除也商賈拝服從是一意勸其業後獲黄金

湯服之。未幾貧病快復。遂為富翁云。

両醫生相携浴於某店湯。高餟鏗鏘。踏月而帰。一生朗唫曰。名轟都下。響如雷。自詫扁倉是再来。醫手爭如棋手巧。匙頭難及舌頭才。聳肩直趨權門。召献笑頻通室女媒。素問傷寒論未解。大車輕轆碎人四。一生嗟称曰。意匠新巧。格律謹嚴。而不拾前人唾餘。不知此作。何等大家所結撰。生微笑曰。此僕在郷里所戯作。蓋嘲庸醫之詩耳。唯當今漢醫全廢。而洋醫日盛。夫洋醫之術。精則精矣。不過療一身癈痼也。吾所謂治術者。則異於此。不獨醫一人身體。併将醫天下

民瘼也。雖然能當此任者。世自有其人。在固非僕輩所企及也。無已則施絶奇之術。治非常之疾。庶幾可以不愧為岐軒之徒也。僕嘗聞之。昔者有華岡隨軒者。能治難症奇病。嘗有患雙生睾丸者。就而診視之。不能辨其真贋。隨軒乃會其父兄曰。睾丸則生命所關係。治療誤方。即死矣。予今察此疾。治亦死耳。不治亦有死耳。均是死乎。孰若施治而死之勝耶。父兄頓首曰。死生命而已。冀賴回生之一匙。以保百年之命脉。死之日猶生之年也。隨軒曰。善矣。可以治也。乃延患者。寘諸一室。固釘其戸。以塞出入口。夜正参半。隨軒躍而入其室。抜利匕首。擬之患者。叱曰。咄癡奴。為天人所唾弃。盍速死我刀下以免苦悩耶。患者震怖。五色無生。號泣以請免一死。隨軒熟視其状良。曰可矣。乃弃刀撿睾丸。真者縮小。而病者如舊。遂一刀剖割去其疾。布薬其瘡。将息一晌。神氣初定。贅之睾丸畏縮不復見者。再現。疾全復其舊矣。嗚呼。如華岡氏者。可謂雄偉而非常者也。華岡氏而在。為僕将執杖屨従其後也。

三間玄関。洒掃如鑑。百味簞笥排列。似星。乞薬者拂暁集其門。塾子應接送迎如織。曰先生今且既已赴

某病家。料當不下十時帰来焉耳。諸君請姑待之。衆皆欠伸。日将十二時。車聲轔轔。停其門外。塾子迎拜。羅列其玄関曰。先生帰矣。先生一一診察其病客。令生徒調薬餌。其為疫鬼所祟者。則投以鍾馗散。其為窮鬼所困者。則授以福神丹。其為花柳所惑者。鼻以悟遊散。毎人診視。各家配劑。不復遺一人。最後有拉一兒乞治者。曰豚兒無慧。今茲十歳。未辨菽麥。願先生哀憐。幸下一匙。以治其癈痼。大醫掉頭曰。此雖神丹仙方。絶不見其効者。雖然請求百方。已至此極。安有弃而不救之理哉。其人拜謝曰。如然則用何良薬。

當以治之大醫微笑曰不必累捜索盖一封讀書丸而
足矣
文明開化不服兒何不煎横文試服之果令其言虚
誕公等亦當斬髮氈帽各自披是俚俗所歌謡非可塵
大方清聽雖然當開化之時墨守故習不能與世推
移勢不得不煎一帖横文湯服之也歌謡雖鄙俗亦
足以翼賛開明之治耶

八阪新地 附歌舞練場

八阪新地一曰祇園新地以其在八阪祠外故改名
焉抑鴨東花柳之境指不暇屈而特以此地為倡首

經緯縱横分為六街曰末吉街曰元吉街曰富永街
曰宮川街曰縄手而八坂新地當其要衝妓樓酒舗
向背挟道紅裙翠衣絡繹如織而毎戸戸外掲一小
行燈正面題曰席貸側面署家名及其姓名大率皆
掲婦女名字若大樓巨院則當孔道之表至於小院
支樓往往住于窄巷屋後皆彫櫳鎖花而湘簾護柳
媚香撲鼻可令達尊崩面壁坐禪之膝柔肌露雪可
令粂仙人失脚而顛墜于下界老實爺翁不得不回
頭而傾一揺石部金吉不得不破入德之門限而解
綱領之束縛纖嗇財主脱金庫鎖鑰時戲揚州之花

此勢所必至雖尼山世尊之大智識恐不能免此迷
也故僧一休曾有詩曰巫山雲雨夢中神君子猶迷
況小人嗚呼如一休者可謂開化中之真開化高衲
中之真高衲毫不染汚人間塵滓氣者耶夫賢賢易
色則孔之所以為名言也色食性也則孟之所以為
粹人也故釋尊雖聖亦不生於樹股也老子雖賢亦
受生於母胎故覺則凡夫為佛迷則佛亦凡夫耳能
解脱迷悟二塗上成等正覺區域者始可與語慾界
妙趣也嗚呼人間萬事靡物非色柳則緑而花是紅
富永坊某妓樓六曲屏風圍春一雙角枕同夢一賈

客擁一紅粧吸吸語往密密話来客大息曰人生浮
沈不唯飛鳥川昨日深淵則為今日淺瀬前年陶朱
則後年窮鬼意者如卿亦久沈於汚泥浸淫於煙花
者何不以語説其出處履歴以慰藉此長夜耶妓於
邑久之曰妾之出處浮沈非一朝而可盡也不如先
説郎所践履使妾聞之客哂曰予與卿相昵洵非一
日今約以偕老未嘗明其心事意以予為無心腸者
無乃包藏其身上耶卿而不白其心事待予以路人
不料風情水性一至於此妓慰諭之曰否否何其出
言之婉而且冷耶然則妾先試語其所経歴唯事頗

冗請安卧而欵聽之妾元上京三十區柳馬場街虎石坊商家之女名曰阿半嘗與近隣姊妹賽五瀬祖廟塗宿于石部與帶屋長衛私爲既而有娠憚人之指目懊惱彌日會長衛亦坐事行將所捕縛乃與長衛胥議且沈身於桂川而長衛溺死妾幸爲漁人所扶掖以得不葬魚腹長衛既沒無身可托乃改名曰深雪養某氏家嘗赴宇治時屬夏首一夕泛舟觀螢見宮城阿蘇次郎喜其風貌瀟洒非常人心竊慕之欲就説心事良縁未至參商一別欝欝卒歳既而聞情郎在関左單身千里由海道下道而失明改名朝

顔滯留濱松駅會情郎宮城氏改姓名曰駒沢次郎左衛門而妾失明不辨黒白不知情郎近在目睫情郎亦知妾之深雪而憚其同僚不能白其意中令妾彈箏歌謡朝槿小詞不告其名居而別焉妾後覺之欲追而從之卒不及也聞者無不悲其薄命也厥後再帰於堀川改名阿春教歌曲於女兒爲活又爲傳兵衛所昵未幾傳兵衛誤殺人爲所逮捕乃鬻身於五條遊里更改名曰阿古屋遇與平氏士人景清狎親狎昵則供傘寒則奉茗落花有情流水何無心遂約永好時鎌倉氏寘舘于堀川使秩父荘司重忠掌管訟獄重忠爲人詳雅而仁恕讞獄廣平號稱循吏大索平氏餘黨是以景清逃匿不知其所在以妾與景清狎親之故捕而延之堀川重忠問以景清所在妾皆答不知重忠亦不強之也既而景清伏誅無躬可托更賣身於此地又鬻歌曲以保餘生嗚呼何其人生浮沈無有定極一至於此邪因潸然涙下客笑曰卿爲名阿半而深雪而朝顔而阿春而阿古屋數改其名數異其趣雖事渉虛誕亦近世之事唯阿古屋之於景清五百年外之人耳而卿自稱其人不知卿今年歯何如曰十九年三月耳客益大笑深尤其

虛妄妓恬然不必屈徑答之曰妾其阿古屋再生耳客亦益絶倒矣

一歌妓雖姿色不甚揚能以術數騙萬客凡接客弗論醜美生熟弗問貴賤貧富一約以偕老毎約必出誓書以表其丹衷以誓於鬼神偶有一年少嘗詣友人家談及花柳情事少年探其懷出誓書一通誇詡其友曰彼妓能爲僕委身約以靡他雖以百業平末如之何耳貞淑如彼此亦妓中所不夢見也其友怪之亦探懷出一書曰此彼妓許僕以偕老者少年大驚因聚其友五六輩試問之皆出其所贈之誓書必

年益怒。五人胥議詣妓家。讓之曰、卿贈吾輩以靡他
之誓書。何其情之浮薄。而出言之容易耶。苟有說則
聞之。無說則吾輩五人。亦將解體卿身以甘心之。左
右逼之、妓不少動。帖然安坐。寢接長管烟具。喫烟一
過。朱唇噴雲。雲中睨視年少曰。公等多口。喧呶可厭。
請靜坐而熟聽之。抑妾之於諸公。豈親於彼。而疎於
此者哉。獨所憾者。雖妾非有三面六臂。夫一人之身。
而接萬人之客。終身應酬之不暇也。故作數百通誓
書。以分付諸公耳。五人皆怒。為妓所賣。怒氣上騰。欲
生臾肉之。妓神色自如。竅顱之曰。公等毋深嗔。五人

中必有眞誓書在焉。五人相見。皆欽然吐舌。而去。
如呼。如荅。如斷。如聯。如鴻雁嘶鳴。下秋旻。如柔櫓高
低。廻於空江。餘音斷續。自水煙蒼霧之外來者。是非
輓夫引野航。下上高瀨川者耶。此聲也霜曉雨夕。常
喚覺雲雨枕上夢。令才子佳人。不禁割愛分袂之情。
其懊惱綦切。又有邁於晨鐘朝鶏者也。雖然俾木強
野人聞之。非蟬噪則蛙鳴。亦足以聒耳聽而已。嗚呼
歌者在於彼。而感者存於人。是以潯陽琵琶。能令白
傅哽咽。楚帳悲歌。卒致重衡於邑。歌曲之感人。已如
此。而況於其哀鳴悲嘶。出於自然者耶、

梅雨僅晴。月黑風冷。螢火在草。且明且滅。四無人影。
流水如咽。夜將參半。鴨河堤上某橋畔。有一大柳樹。
樹下乍見一少年。風手瀟洒。眉目如畫。其面類璃寛。
其肩似延若。自帶以下。不及鎬島屋半寸。龍鐘乎若
雨中之竹。腰挾鮫鞘一刀。聯步艱難。拉一美姫。美姫
年可二八。均服靚粧。手提蛇睛傘。歔欷流涕。足欲進
暫止。蓋少年與歌妓。思慕綦切。為不得遂情志。且相
逃走。一死以葬於魚腹也。既而陰雲蔽月。夜風送鐘。
屈指則某山寺報後夜也。少年潸然攬涙曰。今所聞
者。則夜半鐘。無乃促吾儕死期耶。與其逡巡連人之

譏笑。何不自引決。以約來世。女曰諾哉。未來必一蓮
托生。願毋相讓。少年首肯大息曰。宜當汾半席。令卿
坐焉耳。會隅岸紅樓。絲肉沓湫。按一闋薄命行曰。
長堤花盡雨痕綠。裂帛新鵑聲似浴。夜川影暗水
聲喧。孟揚一灣橋一曲。薄命人似薄命花。十五淪
落小挟斜。此身不憾葬魚腹。他生唯願嫁郎家。
少年側耳聽一聽久之曰。卿亦不聞彼樓上唱歌耶。
此身不憾葬魚腹。他生唯願嫁郎家。何其與吾儕身
今相似之甚耶。乃相俱唱空語者三次。攜手將投身
於河流。下見壯漢一隊喧呼而來。有提捁者。有手篝

燈者有手巾約頭者有偏袒戟手者近而熟視之蓋其妓院令家僮追躡美姫所赴也少年倉黄失措以身翼蔽之欲喚呼求救舌縮聲澁不能復發一言也耳邊乍有呼覺者曰得無為魘夢所襲邪何其呻唫之甚也客驚覺則一場假寐之幻夢而身與某藝妓醉臥于宮川町某樓上也妓問曰夢中何所見定是吉兆好夢客冷汗浹背因悉語夢中所見妓色不懌曰郎既已有愛姫如此雖有行露之憂豈無桑中之樂而不令妾知之以至今日妾竊恨焉抑娼妓騙客古今同一未足深怪客之騙娼妓妾今而得見之妾

恨焉翠眉正嗔而紅淚沾腮客大困因慰藉之曰此幻夢耳非信有此事也妓妬氣益甚詰責不已客改容曰如然則僕請首其實蓋夢中所伴美姫則卿而已抑僕之於卿綢繆三歳膠漆不啻是以晝想宵夢莫日不思也卿若有情盍相偕赴鴨河以快同死耶妓失色惶懼曰若情死則官家嚴禁何其開化世界而得此固陋言邪言訖將逃走客撫掌曰果如僕所料僕故假夢以試卿耳妓獨語曰咄亦為郎所騙矣徹夜呶呶笑泣相接挑上早聞鴻雁連呼之聲客傾耳曰東方白矣是莫輓夫引野航邪客割愛欲去妓

微笑耳語曰疇昔之笑泣亦一場魘夢哉

祇園街之有一力屋雖五尺童亦能知之矣今修其字曰万亭高樓邃閣清雅而瀟洒竹樹繞擔石古而苔老可以飲可以歌舞踏酣醉唯其所欲近松氏所謂遊於花者祇園祠外宜當伴紅粧者是也時正三月鶯歌蝶舞花影上簾朧月在天滿堂銀燭萬點旋星幾場絲肉嘔啞徹曉其沈醉踉蹌手帕包眼與歌童舞女為冥藏戲者彷彿于由良之而其樓上美姫逃酒納風者則逼肖于阿輕且夫方今報讐則國家大禁其有挾不平不充於意者宜當愬之於有司以

請其處分爾（事見福沢氏学問勧六輯）令淺野氏遇今日開化時不以私怨害吉良氏其為一華族移居于東京其富貴尊榮非勅奏美官則府縣令公以令其終何是道乎況阿輕粥身不復須箯輿可以駕人力車也勘平鳥銃不害定九不復須猛硝雙丸也衛燭可以燭闇夜不假與市兵小田原提燈也定九郎亦省九郎稱小野定斬髮洋服亦可以參邏卒貞決不帶二尺八寸長刀也一力屋才兵外套褶袴可以為其區内戸長也小波力彌之婚媾不及労東道跋渉一片寫真像可隔千里以埶視各家相欽也然則令近松氏遇今

日文明世界其将揮何筆舌以賛成開化未可知也
嗚呼文明之餘澤深矣
語曰長袖善舞多錢能賈抑鴨東六街歌童舞女紆
錦拖綉靡袖不長故善舞也妓院娼樓靡家不富故
能賈也此所以鴨東日熾而月盛也歟近歳設教坊
于其初音巷以為諸妓歌舞温習處名曰歌舞練場
其藝業各有分課于絲于竹于歌曲于舞踏皆簡出
藝妓中精於絲熟於竹生長於歌吹海中教人不倦
者數人以為之教師譬猶老華宿将多更戎陣者為
之主帥號令厳粛旗幟改観教師一拄場群妓正襟

一従其約束宜矣其藝業日月進歩與夫佛媛静姫
二祇千壽諸名妓相軒輊弗多遜也或曰教師教舞
於諸妓足之所踏手能随之手之所舞足亦随之凡
左右前後正側向背一以眸子為標準眸子而不到
舞踏雖工乎屈伸雖妙乎與傀儡演劇又何異邪或
曰是所謂道也進于技者昔者孫子操女兵令之曰
右視右手左視左手前視其胸後視其背今見舞師
所教悉與孫子所令相符焉而孫子号令不行于女
兵至斬王寵姫今舞師以一釵裙能訓練數百人歌
妓不罰一人操縦如意顧運用之妙有優於孫将軍

而然邪若使孫子観今日衆妓舞踏有法進退得宜
悉従其約束之状其嗟称驚歎之不暇也必矣嗚呼
區區舞踏不可無紀律如此而況於行大師征邑國邪
歌舞之場幅員二十餘方巷外掲一大牓題曰歌
舞練場温習會（毎月某日至某幾日肇於午後一時）門内設會計局推
看錢賣左券然非知音者不許突如縦観之也蓋以
匪尋常観場之比也観客麕集各買左券至其場口
場口有人一査延之其舞場場當容千餘人正面畫
為數十區條理齊整如棋枰如井字一區壓容二三
人左右有欄高下得宜又區而別之欄外設欄以支

客顛墜捏氈展緋而洋布布緑附而眺之如春田緑
麥雜黄菜亦奇観也舞臺正面下一大布幕々画水
墨喬松偃蹇屈曲葛蔓蔽之筆勢飛動蓋都下名画
所繪画既而観客蟻集肩摩肘接與復置瓦爐安陶
瓶之地未幾何絲竹合奏嘈々聒耳大幕正揚矣舞
臺正面羅列歌妓十餘名皆靚粧炫服錦綺奪目色
藝共優其在壇上而絃歌者曰村尾登茂曰小嶌来
吉曰中村浅由曰武隈仲鶴曰三上常松其在壇下
而鼓吹者曰山本菊治曰鷲見小捶曰桂幾久治曰
武隈阿鶴聲清調婉如黄鶯囀花如神龍唫月絃

鼓聲肉聲笙聲宮商並奏羽角交合令觀者魂飛肉
動不覺連聲呼妙妙也蓋奏雛鶴三番叟歌曲也前
歌訖而後舞續之呈新標奇演其挑軍記院曲者為
繼助為君抬為小稲大絃如裂帛小絃如撒珠女而
男喉少而老舌下而學美姫下而擬悪漢下而老賊
下而良臣同一三寸齒舌而或泣或笑或怒或罵可
謂奇幻百出人間歌曲能事畢矣曲訖而幕下矣群
客喝采曰嗚呼可惜哉何其曲之易終也日將下舂
舞臺一時點燭燭光如星下現出孿姝數名來皆白
袴（藝妓皆着白綾襦袢）黒衣衣裳畫襯染百花手笛者為抬本

里鶴挾小鼓者為佐佐木登良治擁太鼓者為辻梅
抬而三宅美代鶴為之仕手蓋散樂原有正有副正
謂之仕手副謂之脇皆追次上場最後美代鶴錦衣
繍帶長袖而濶袴花鈿映燭而鬟髮如雲金蓮歩遅
而羅襪足滑螓首蛾眉鮮笑聘目徐徐焉来蓋演熊
野散樂也既而笛鳴鼓響丁丁鼕鼕與歌謡嘔啞聲
相和賡美代鶴閑泥金画蓮徐起舞歌曰上都春色
雖堪惜其奈吾妻花落何聲調婉轉使聞者不覺心
醉未嘗不歎其絶技也其演龍田者曰白木梅由其
舞八嶋者曰駒宮歌菊其奏邯鄲者曰井上葩留歌

曲也散樂也更番呈舞各色奏曲更漏正闌有客見
數曰昔者季桓子受女樂於齊遂至不見朝者三
日若令季子觀今日歌舞温習之會其罷朝者吾知
其壓々三數日不已也嗚呼歌舞之怡人蓋有甚於
食色者也

吾嘗戲作鴨東名妓月旦評以百花比擬之曰其善
吹笛者為山本菊治菊治色藝雙絶亦教坊中出藍
如幽蘭在空谷清芬襲人也其善胡弓及琴箏者為
上田淀吉淀吉温雅而絶艶雖宮嬪室女有過無不
及也如秋棠泣露蓋國色也其工於舞者為駒宮歌

菊才色絶倫凜然有丈夫氣象吾竊目之以比雪中
梅花其美而嬌貴者為山口千代為鈴木小玉二人
才色非半開牡丹則盆栽小櫻世特推千代不及小
玉者豈美人亦有幸不幸然耶其聲名籍籍傾動鴨
東者為北村來鶴吾亦評之以擬嵐峡櫻花其他岡
本秀抬之院曲井上葩留之散樂皆老練圓熟可謂
空前而絶後者也吾故品藻之以比梅溪紅葉云此
數者皆余所目撃而親見其美姫艶妾未及親見者
不暇悉記之吾將撰黛史以補其遺也

圓山

島擽隱鴨東雜詠詩云自将鐘磬換笙歌精舍随縁迓綺羅且日圓山数院古昔皆属延暦寺中世爭亂別立宗門厥後昇平二百年竟化成繁華行樂之域都人每就其樓院作行酒斜觴之遊者晨夕不絶住僧又畜妻孥理酒肉以謀客為事業香火經函茂然如不聞知者嗚呼擽隱之時距今既已五十餘年而其繁華行樂之美如此而況明治維新駸駸向化其殷實富盛亦非昔日之比可知也圓山之地負岡面市層層疊石以為磴道樓主人曰正阿弥曰左阿弥曰端之寮曰某曰某而樓上架樓樓下臨園竹樹幽

邃苔石共古俯而眺之都下十萬人烟畢在於襟帶下城郭山川皆一瞩可辨也故吾竊目之以為平安第一絶勝矣

上天同雲朔風送雪鵝毛翻空圓山正阿弥樓上三詩客招聘歌妓舞女以開賞雪之宴客聊矚咏快者一再日銀世界日銀世界瓊殿玉樓上下林立竒景如此豈可不一詩以寫其景况也耶乃鬮韵命題聚首團欒苦唫久之甲詩先成乙觀評之曰凡詩佳則佳矣獨柰孤平何丙又評乙詩曰命意新警措詞工穩佳則佳矣獨惜起句出以踏落夫踏落之與孤平雖必不及深尤亦不免為一詩病伏願細心工手別購佳句不獨免孤平病併脱踏落之窠臼詩客談笑興趣正酣語未訖一妓艴然蹶起而去卒不復来也客深怪之問之其主母主母笑不答強而詰之乃首其實曰公等亾狀其謔弄妓女自有限量在而今設隱語嘲其陋醜何其悪謔之甚耶抑公等今日所聘之妓軀幹短小而公等嘲之以曰孤平又訾之以曰踏落故彼妓赧愧不能自禁以致逃遁耳客初愕然深悔其失言陳謝曰非敢然盖偶然也已盖邦人呼矮身短軀者名曰小摽嘲身賤小妓曰踏張抑孤平

與小摽音相近似而踏落與踏張語意亦類之故妓女謬聽以為嘲笑已故艴然以致逃遁耳嗚呼妓女之愚詩客之拙可以為無雙一笑柄也

東山第一樓上騒流數十名各擁寶爐坐華茵外套披羅紈而頸衣纓彩緘（方今上下好纓細擅級剪絨子頸以支那罘名曰頸巻）熱爰喫煙而壷酒釀春青衣搬盤殽缸粧佐酒耳無絲竹之音坐有苦唫之聲盖其大人與其宗匠設撚散會以闘和歌也有向隅而沈思者有抱膝而苦唫者有搦筆而起草者有磨墨者有展紙者有喫煙者有擧觴者有數起而旋者（此旋非溲旋盖搆思不成託旋以消悶也）既而

帝問各詠一首。爭呈之宗匠座下。宗匠諷詠嗟稱曰。
首首秀逸。句句深麗。雖以人丸赤人。恐不能出諸君
之右。況於小町邪。況於業平邪。況於定家家隆邪。独
所憾者。少有盜襲古歌者。此吾社所深誡。雖然不独
吾輩犯此禁。雖古人亦所不免此弊。俗名曰歌偸。抑
所謂歌偸者。以古歌為己歌。釐改其面目。公然誇詡
其儕輩是也。言未訖。坐有一客。揚言曰。宗匠明眼。不
唯一玻璃鏡。能照其真贋。辨妍媸。僕輩庸愚。無辞可
以陳。唯數以歌偸。恐所未心服。世有呼詩人者。目曰
俳諧者流者。而見其平素所吐囑。大抵皆盜竊剽襄。

未曾見出一家手眼者。然而居傲尊大。自稱大家。較
諸夫歌偸者。其罪未必易輕重也。不知當今司法將
以何等法處之邪。敢問宗匠。洞開大活眼。試斷此
獄。宗匠沈思。拍手曰。不必深究。曰發徒刑哉。曰發徒
刑哉。蓋邦俗放下百事。不復顧念。曰發都啓。都啓與
徒刑音相近。故以是戲之為耳。
圓山酒樓旗亭。一年四時。無日無客。昨日闘倭歌。今
日角圍棋。明日品剪茶。曰展觀。曰歌舞。或插花。或拇
戰。曰御花講。曰日丸講。曰某。曰某。不暇口數而指屈。
客皆命酒。徵聘歌妓。嘔啞雜沓。令人耳聾心狂。嗟呼

可謂熱閙世界。別補足一大熱閙也。一日骨董家數
十輩。相俱設展觀會某樓上。此日風日晴美。觀客如
雲。凡古今名儒之書。文士之画。滿幅雲烟。淋漓如滴。
各帖龍蛇。墨舞筆躍。亡論湯盤周鼎唐帖晋碑。銅雀
之瓦研。渭濱之陶器。以至夫唐宋明清名家之古書
画。網羅而陳列之。銅瓶插花。而奇芬襲衣。古鼎煎茗。
而清香滿坐。各評其所見。以資清娛。亦人世之一樂
事乎哉。坐有一賈客。歎息久之曰。僕今日觀陳列古
画幅。贋者十居八九。而不知者。喧傳弗措。贋上描贋。
偶求其正真者。釐釐不存一。而世人眼孔如豆。珷玞

混玉。薰蕕同器。何其世上贋作之饒邪。而方今商賈
不獨欺人眼。雖偸盜亦有販賣書画者也。頃讀滋賀
縣新聞紙。有一奇偸。於衣服金帛。未曾少掠奪。獨於
古今書画幅。貪戀如命。剽掠以換萬錢云。抑偸金帛
攘衣物。則偸盜之家常也。而此盜獨掠奪書画。而不
顧金帛。豈可以尋常緑林見之邪。雖然偸盜攘書画。
官處之以法律。至骨董家輩買書画。則舍而弗問。
一任其所欲。後之文人詞客。竊風竊月。竊花竊雪者。
其將以何典刑處之邪。一人在旁。啞然大笑曰。汝不
聞乎。大盜攘國。而人不知其為盜賊。何問區々章賊

邪。
三層樓閣突兀聳天隱見於翠松紅樹間遠而眺之
如蛟宮貝闕屹立于雲中者長樂之高閣是也閣在
東山吉水岡地勢高塽俯可以眺矚京城十萬烟也
閣下設鑛泉以供都人澡浴締構雅潔一摸倣洋製
湯氣籠蔥而玻瓈半濕白雲繞檐而欄杆映霞蓮花
浴波則歌妓濯脂粉也海棠沐雨則舞女洗雲鬟也
豊艶者如牡丹清瘦者類梅花布巾磨垢浮石剔職
有温極呼快者有苦熱呼水者有微唫者有笑語者
波瀉瀾翻沸湃鞺鞳如風雨驟至其盛大繁華可以

想見也一少年浴後快爽意甚適也乃與一歌妓両
青衣上三層閣上眺矚久之四望空濶秋晴如拭遠
而嵐峡亀嶺綿亘起伏若波濤奔馬者近而鮭水鴨
河蛇行斗折相馳逐而南走者凡從城郭宮室園圃
陂池之景勝以至夫橋梁堂塔妓院酒樓之壯觀蟻
簇蜂屯山城提封五十萬口人烟悉在於襟帶下而
朝鼓夜絃雞犬鳴吠之聲紛紜交錯殷殷如雷諺曰
不觀京城之富盛不足以語大都之壯觀信矣青衣
在旁進望遠鏡以資其觀眺少年一眺指其直西曰
如卓立紅白繪蠟燭于一大燭臺者何邪曰六角堂

測量標也烟颺者何邪曰新京極某店製親玉饅頭
也螻蟻屯集于路上者何邪曰行人聚觀四條劇場
招牌也竿頭一片飄紅雲者何邪曰勧業場旌旆也
一鳥翻飛攫物而戻天者何邪曰鳶鴟掠奪油煎豆
腐也俯而横于水者虹邪曰四條鐵橋也累累如貫
珠眞立刺天者火雲為峰邪曰東寺浮圖閣也随問
随答少焉少年低聲傾鏡熟視曰小樓臨水青簾障
日者非先斗町某貸席邪樓上美姫與一雅客交膝
對酌熟視彼妓原與予約偕老者彼妓曽矢曰既約
為夫婦雖以風流瀟洒業平之姣決不見二夫言猶

在耳舌猶未乾今已如斯何其風情水性毫無廉恥
一至此邪怒氣中騰声色正厲語未訖樓上酒酣妓
與客歔語狎昵眼波流秋而繡帯半脱漸将入蔗境
少年凝矚鼻息甚忙青衣旁觀不知其何事怪且問
曰無乃鳶鴟掠豆腐邪少年事正急叱曰勿多言今
觀鸛鴿偸我豆腐安得不逐之邪
僧慈鎮嘗賦國歌曰吾戀和拾仁時雨濃染兼天真
葛原仁風佐知玖奈理今其所謂眞葛原者在長樂
知恩之間而大雅堂屹立其中央柴門竊籬與梅花
梧竹相映帯一睹而知高士棲遲矣而池貨成之事

先輩往往作其傳然文辭多係于漢套是以婦孺幼孩鮮能記之者予常憾焉欲著一書以弘世頃拮据山陽外史百合傳附以貸成逸事題曰葛原情史未迨紋梓畓已傳播江湖今而弗能無舌駟之悔然事屬既往讀者不必深尤也今揭其一半以供秋夜談柄云

時維莫之秋矣菊花半老而楓葉曝錦寒雨蕭條無聊殊甚矣一日八坂祠外一小巷歌妓數名（所謂山貓者）相共聚于其小樓有弄絃者有讀稗史者有談情者有語薄命者喋々喈々不可名狀偶有一少年温雅俊爽毫無強解事之風平素好讀漢洋譯書此日少年亦至其家輕展鏗鏘啓戸而入為一妓青眼欣然接之曰評人必護其影今日何幸見斯褻者請綴語一晌幸見話新事不獨賤妾慶幸亦諸姬幸福諸妓同聲一口相附和曰阿兄久濶何不相倶語心事以永一日耶今日幸屬女紅場休暇請更留請更留少年微哂曰如然僕亦幸得一閑與諸姬半日語其心事亦不為不可也因向火爐而坐妓皆所謂山貓者曰小鬟曰小爪曰阿斑曰長尾色藝雙絶皆破爪左右名姬小爪微笑手煎新茗拱之曰聞兄近日有愛

姬在真可艷羨也願得與聞其名居曰毋戲言僕頃日商事蝟冗無寸陰以及風流何暇訪花柳之為耶小鬟早已認其懷中小冊子謂之曰兄所懷冊子則係何書冊非院本小說則風流情史安得快讀一過令妾聞之耶曰此決非院本情史之比蓋某先生新著所謂葛原情史而記大雅堂實事者僕幸得謄寫其一本以藏之今所懷者則是也今者薄暮請願點燈火為諸姬細讀令聞之耳妓皆欣然應之曰固所願也乃聚首於燈下聽之少年從容先讀起其第一回曰

葛原情史卷之一

第壹回　祇園神祠戲蝶挑名花　葛原草舍佳人憐才子

諺曰佳人多薄命而才子率不遇世人不解動見其薄命不遇聚散離合無常歔欷流涕大息曰日月高明無有私照而厚於彼而薄於此不獨月下老人之少恩豈彼蒼亦有此黨而然耶抑天之賦於物高明正大一以公平行之其無偏私固不待道也然則天之所以令佳人才子能薄命不遇者即所以成就佳人才子而寵靈之也又何足深悲

其薄命不遇也耶。
讀未數行。小小沈唫久之曰。果如其說。則妾輩雖非
佳人。皆薄命之人。則天所寵靈。豈可喜而不可悲者
非耶。語未訖。阿珊挟喙曰。阿孃以妾輩薄命。為天之
所寵靈。此妾之所不解。蓋如他鄉則姑置之。今就目
前鴨東之地方見之。九翠袖紅衣。倚門献笑者。不暇
口數。其所落籍歸嫁者。非無賴悪漢。則薄倖年少。未
見其能配俊爽瀟洒粋人。而全階老者也。蓋雖其性
行良否令之然。其薄命數奇。亦有可悲者也。然而謂
諸天所寵靈。妾惑滋甚也。因潸然淚下。長尾慰籍之

曰。阿妹說極佳矣。要之待異日論之。未為晚也。妾所
企望者。欲細讀其後解。令諸姫聽聞之耳。諸妓皆慫
慂不已。少年再讀起其後囬曰。
話說昔者正德中。祇園祠外。有一妹麗。曰百合。年
甫破瓜。都雅便妍。不加塗沢。楚々動人。亦善國歌。
兼効于心畫。凡鳥啼虫唫。以至四時景物。觸物感
類。咄嗟援筆。咳唾成珠。是以不論士庶貴賤。都下
年少自喜者。裙屐靚粧。顧影求中其意者。無暇應
酬。雖千金子弟。戚以禍福。啗以大利。皆擯拆而弗
顧也。於是百合名動都下。人皆欣羨。以為清女紫

姫後生。先是有德山生。原江戸士人之子。為人瀟
洒而清秀。有故流寓于京師。鬻歌謡以為活。而恭
貧益甚。一日鶉衣編笠。乞錢于市。有丐兒數名。皆
牛頭馬面。如悪鬼羅刹。要生于塗。相偕罵曰。咄賊
奴無狀。敢踏藉吾黨。未税半文錢。公然乞于市。此
吾儕決所不宥。同儕以為何如。丐兒同聲應之曰。
洵如魁首所道。群丐一時捽生於地。揮拳交打。蹂
躪踏藉。頗極苛虐。生百方陳謝。乞哀弗聽。髻乱衣
裂。殆将見絡縊。百合一矚。心竊憫之。乃予錢于丐
兒。解而去之。生如脱虎口。而歸慈母。深謝其再造

百合苔拝。熟視生状貌。雖落魄殊甚。言語挙止。詳
雅而温厚。不問而知非田舎兒也。百合遂與之昵。
爾後情好綢繆。膠漆不啻。半臠之肉。必推食之。一
領之服。必解衣之。生辱雅解恩。三數年於此。既而
百合有娠。挙一女。居無幾。會德山氏嗣絶。族人胥
議。迎継其家。生乃欲與百合與倶東下。百合固辭
曰。妾與郎君。綢繆十年。具嘗艱苦。今枯木囬春。死
灰再燃。雖妾非不悦其錦旋也。然而所以不肯奉
命者。自有說焉。何則郎君喬遷。携不可知之花柳。
不唯速物議。妾恐汚蔑其家声。施及祖先。生固要

之曰雖然客土流寓幸得不委溝壑者皆卿力是
由焉今富貴而弃糟糠人将唾吾面也百合尚固
辭不肯生亦不强奪其志乃欲携所生女亦辭謝
曰妾自今別於郎君矣不見二夫幸有一女兒在
焉見之猶見郎君可以少慰永夜之悶也今併附
之於郎君孤燈單獨形影相弔隱憂滿腔無物可
消遣生遇斯憂寧如無生乎夫妻惜別相向泣焉
女時八齡於邑謂父曰阿爺何不挈兒與阿母遠
赴于吾妻相倶嬲睦以樂今日耶阿爺而獨赴于
吾妻其奈兒與阿母何百合嗚咽抱兒攬涙曰推

女寧馨何其出言至理至當如斯之切耶夫妻子
母三人抱持號泣悲咽腸斷魂消

正是哀猿叫雲而寡婦愁腸為之寸斷夜鶴唳
林而孤客残夢難成易驚蟋蟀在床下嘤嘤如
訴愁木葉叩窓紙簌簌似送雨一穗影青秋燈
欲滅乍明乍暗半輪魄黒缺月欲落且吞且吐
風砧響挑踈鐘度水

凡耳目所接無見非憂無聞非哀既而鷄鳴報曙
宿鴉出林門外乍聞驛馬嘶僮僕具行李生旅装
将辭別女兒忙捲其袖涙眼熱思久之曰阿爺何

其啓行之速耶生顧撫其背曰佳兒佳兒自今厥
後能奉養阿母毋辱汝所生兒曰唯阿爺保重處
無疾病乎此時百合在戸外佇立瞻望送夫行訣
別惆悵五内欲裂一聲泣飲轉輾而倒矣起再目
送夫影馬語人聲既已為曉煙所隔遂失其所在
云

讀至斯一解諸妓哽咽不能仰見有間曰何其此段
似葛葉別兒之狀耶然彼則母弃兒而別此則夫舍
妻兒而去其離情別思之切同一意趣而此有甚於
彼者也諺曰生別哀於死別豈不其然乎於是少年

請茶喫烟更讀起其後解曰

却說百合從是益自脩潔一意撫字其女女稍長
又有才情名曰阿町後配池無名是為玉蘭玉蘭
習其夫所為琴酒自娯其高風逸致如梁伯鸞於
孟光不知富貴利達復為何物聲名籍籍兒童走
卒尚靡弗知大雅先生也舉世傳誦以為藝苑一
佳話欲詳太雅玉蘭事跡請細讀下回而分解之

讀訖少年請茗諸妓感歎至有流涕者相語曰何其
意匠落想似教訓亭情史耶少年首肯曰然唯教訓
亭著作則架空馮虚之話説耳此著則多據實事結

撰此所以其往往泣人也。諸妓益入蔗境、不知更漏将盡。尚勧讀其後回。少年更取第二回讀之曰、

第二回　萍水相逢萬兄語怙恃　琴瑟和諧夫妻楽風月

先是阿町生長且十餘歳。百合一日從容語之曰、汝父士人也。汝宜愛惜其身、毋自軽視也。百合常欲得一佳婿而配之、無一適意者。時有池生者、同住葛原、賣書画為活。生名秋平、池野氏、後脩其字、単稱池氏。九霞山樵、三岳道人、皆其号也。初貧成之父、以年老無子、日賽嵯峨瞿曇佛、祷請護一子。

其七日夕、經過廣沢池上、聞兒啼于林叢中、就而熟視之、則弃兒也。

妓皆傾耳、津津且入佳境。女奴敲扉来報曰、熟客来在某樓、請速来過焉。小鬟小爪相共應曰、唯唯。乃起理妝。少年忙懐巻、将辞謝去。諸妓目送相約曰、明夕有閑、請復袖巻来。少年首肯曰、諾哉。唯近日事故蝟集、恐不能守息壊也。曰、雖然讀不了其結局、猶演史家約明夕、令聴者遺憾不禁也。敢請窃閑撥忙、以来過焉。少年曰、諾哉。久晤長坐、好周旋好周旋。妓拝謝曰、兒須曽字奈。盖西京俚言、猶如謂否不然也。

八坂神祠

百尺華表突兀聳雲、而店簾幕東西飄風。拝殿樓門石狗銅燈之類、以至夫繪馬之堂、神楽之殿、碁峙星列、無暇悉挙。而本祠在其中央、丹廊縵廻、簷牙高啄、甍搵殖庭、不唯鳥革翬飛。宜矣威霊赫々、以廟食于百世邪。舊史称、聖武天皇天平中、吉備真人所崇祀。原在播磨廣峯、其後真観中、僧圓如初遷此地、大創建堂宇。今所謂八坂祠是也。神祠之區幅幀既廣、酒樓茶肆、向背相接。有調馬之場、有學射之埒。吹簫之店、寫真之屋、莫適不可游。是以都人士女、携酒拉妓、

遊嬉於此境者、四時輻湊、殆無虚日。嗚呼可謂盛也。抑平安神祠佛龕香火之盛、北有菅廟、南有東寺、相持不降。獨八坂祠當上下二京之要衝、以控鴨東六街之花柳。其擅場於當世、勢所必至、莫足怪者也。吾故指数當今神祠顕于時者、必推此祠以為冠冕。

調馬之場東西二十餘間、前築土豚、後倚林叢。伯楽數人維馬於樁、以待騎客。馬皆肥壮。有驕有皇有驪、有黄班駁而如魚鱗者則驒、而赤身而黒鬣者則騮。有振鬣而嘶風者、有擧痒而不勝快者、有齧草者、有跑地者、躍者、踶者、聴者、戯者。凡二十有餘匹、皆東奥

龍種其馳騁縱橫唯意所欲亦可以駕生月而軼磨墨也

一少年頗有馬癖日来調馬周旋馳驅無不如意者観者嗟稱以為名手矣一日失御馬怒而奔逸騰而越埒攅入林中少年失色或呼曰何不速下曰此如騎虎非中可下也観者大笑

又有一書生時来試御與儕輩爭馳驅生馬委頓策之不動衆指笑曰何其子之馬相後之甚也生揩汗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既而馬之少壯肥大宜於駕御者盡售而不遺一隻

最後有一老馬皮毛骨立不飽芻菽者三月人皆擯棄無復顧之者或問伯樂曰凡馬之俊而壯者皆易售而此馬獨不能然者豈以其疲駑不可用耶将病羸由不勝駕御也伯樂大息曰既非疲駑又非病羸其所以獨不售者蓋老衰然也抑此馬際明治維新之會曾從参謀某君屢更與羽戦爭馳騁於矢丸間者其先登殲戦攻城畧地之功唯此一馬職是之由今某君身登顯要靡衣玉食以極富盛然而至於馬皮毛骨立不獨不飽芻菽往往為販夫賈竪所驅使而馬也無口語可以愬不平淵默以至今日豈可不深慨哉語未訖白馬與騮馬相踶嚙遂断羈絆而逸直衝突賣錫店店翁顛仆為馬所踏藉衆皆駭奔客亦倉黄不知其所之

繪馬之堂幅幀十餘間長揭短匾亡慮数十百枚皆丹青駁落支干歳月奉納願主之数字悉為風雨所蠹蝕僅讀得其偏旁者不問而知為百年外之物其細揩端正條記弟徒名姓数千人上挂長短木刀者某撃劔家所奉納白羽貫鑒者則養由之再生而画馬如生者則金岡之後身其他探幽之虎元信之龍忠信提碁局関羽擁偃月刀頼義禱巌而飛泉盆湧

為朝試射而軍艦沒海皆名匠大家所繪画俯仰徘徊令人不遑應接也堂下列數十木搨以供賽客小憇焉店媼賣芳茗香湯尤宜盛夏納涼之候客之避暑者皆借搨就睡緑樹清風不復覚夏日可畏也

歌妓七八名與舞女五六輩相挈賽于八坂神祠飄紅曳翠躧屐鏗鏘過繪馬堂前偶有兩賈客就搨而憩焉一客指曰子亦不見彼歌妓中一美姫邪此所謂方今知名熟妓依田笑松者非邪抑笑松之誠意深情新報以傳播之挙世艶稱以為美談矣不知子亦讀彼新報乎否曰僕曾獲錦繪新報者讀之粗記

其顛末。雖然親視其面目。則以今日為初矣。因有一
話說焉。僕近日觀四條道場演劇題曰兩都會錦画
新聞。蓋演所謂笑松本事也。雖以東京新報孝女小
傳經緯錯綜。別出奇趣。能令愚夫愚婦。犁然中心爽
然自失。亞然絕倒。憫然於邑。亦可以為徽纆捷徑。開
化階梯也。客原有劇癖。因具問演劇之狀。乃欽然取
筭手舞口語。咳一咳曰。本舞臺正面。柝鳴幕開。現出
八坂祠外隨身門来。丹楹碧磴。頗極宏壯。磴下有茶
肆。肆外設一輛人力車。乍有青年一商夫。自西而来。
又有一賈人。自南而至。相共會合於茶店。就榻而憩

焉。賈人一莞揖少年曰。孫兵君。室家康寧。萬福多祥。
敢賀敢賀。小奴宜當數數拜趨奉問其起居。因循久
濶。以至今日者。蓋以主事靡盬。不違啓處也。孫兵荅
之曰。僕亦近日多故。東馳西奔。大負平生。敢謝敢謝。
今日幸得一閑。訪問舊故。卒賽此神祠。併遭逢於故
人。僕喜可知也。歎晤頃刻。從容改容。故低聲曰。僕今
有至願在焉。識卿能有信有義。救人艱難。雖水火不
避。故吐露其心肝。以求周燃眉之急。卿幸見聽之乎
否。賈人撚首沈唫久之曰。小奴蒙君家知遇。洵非一
日。貧苦艱難。固所不辭。諺曰。膝脚亦可以謀議。請試

語其所思欲令奴聞之耳。孫兵大悅。因再拜曰。此非
他事。願得借金百圓。賈人大驚。且謂之曰。百圓則大
金也。非奴輩所能辨也。雖然轍鮒窮厄。今而不救。坐
以見枯魚市。恐有噬臍之悔矣。幸有劄券金百圓。
請以此周一時之急。君其安之。乃付以一百圓。孫兵
再拜。謝其厚誼。遂相共提携。攀磴而去矣。乍有一歌
妓。瀟洒便姸。衣裳鬟髻。無物不時様。所謂鴨東一種
出色藝妓。依田笑松是也。輕衩鏗然。欲蹇躋登磴。遇
見老人倚杖而下。下未三四級。失脚而踣。笑松倉皇。
扶而起之。問其名居。老人俯伏。深謝其厚意。且曰。貴

孃妙齡。其品位才色。雖宮嬪室女。恐無愧色也。而其
厚情至臻。有心腸如此。願得聞其名姓。以報今日恩
誼。不知貴孃果何許人也。曰賤妾是鴨東某街歌妓
焉耳。墻花路柳。唯其所折取。庸詎足稱姓名耶。老人
感涕。且揩淚曰。僕則五條地方。某街商賈高桁孫右
衛門者。近日微恙。行步甚苦。勉病詣本祠。不圖耤貴
孃庇蔭。以致無恙。鴻恩海深。無物可喻。義宜當差遣
兒輩。以陳謝其厚志。而豚兒不肖。流連島原花柳。大
耗損金銀。語未半。更交他語。付之於一笑曰。閑口則
說憂苦。正是老爺之本色。請幸恕之。行步蹣跚。將分

手去笑松呼止之曰日夕有風寒威殊甚加焉以行
歩艱難妾恐顛仆以致尊軀毀傷幸有小車在顧獲
見駕亦有以勝徒行者邪因命輓夫扶而乗車笑松
目送呼曰輓夫鄭重請保護而達之車聲轣轆拆鳴
而幕閉矣語畢而呼茶客喜躍曰新奇妙構如面觀
演劇願話説其後聞慫恿不已乃再語之曰第二齣
絃鳴拆響大幕正開矣舞臺當中畫出四條橋夜景
来両岸楼臺燈火如豆沙磧平廣水行其間暗雲四
合仰不見星斗夜將参半徳兵單身懐鏹一百金踉
蹌取路於磧中下有斬髪之賊尾而窺其鏹隙直探

其懐中掠金而逃孫兵追而止之互挑於闇中欲奪
還金誤獲賊之神符嚢東西背馳與賊相失舞臺一
轉変為島原妓院景况
紗窻鎖春深院晝静金息吐烟花影上簾大妓花香
太夫錦衣綉帯身親下階窃啓柴門以邀過客客則
非他人孫兵之父孫衛門也大夫一莞延而潜之於
短墻下未幾孫兵睡起與大夫相語曰追想往事駒
隙忽忽與卿綢繆既已経三裘葛矣今二親在堂亦
且暮之人二親而物故逐妻放子公然迎卿以為内
人易如反掌必矣閑話一晌雛妓来報曰蘭湯正熟

何不快来試一澡也孫兵欽然起赴浴室太夫乃起
孫衛門於墻下延諸其卧内取綉被自被之圍以屏
風太夫竊逃在別室以眴其挙動而孫兵不必知之
也出浴入房屏風深圍裀衾護夢自以謂是太夫假
寐而以消長晝也就而戯搖之手褪其綉被寧圖中
有一老翁蹶起呼曰阿児健在孫兵錯愕熟視其人
則其父孫衛門也孫兵赧愧無地縫可以匿俛首以
謝其罪孫衛從容正襟曰汝亦非横目之人邪苟人
邪何不鑿耳孔熟聴我言邪抑汝沈迷花柳散金如
土是以家財蕩盡加以山積之負債老母憂慮食亦

不下喉水亦不入口氣息奄奄命在旦夕寧不唯此
汝妻憂而卧蓐累旬沈綿不起汝児病而號泣以禱
請神明老父不忍坐視之懇請太夫强令割愛太夫
能分辨理非泣而聴之勧延老父于卧内以至於此
汝自今宜改圖励志以克豊其家老父死之日猶生
之年敢請速還家以安其父母妻子合掌滴泣声涙
並降孫兵亦膜拝請罪遂與太夫割愛而別矣舞臺
一轉又為松原菅廟景况
萬籟一寂寒月在天四無人影夜將参半下有一少
女單行了立自東而来遂至菅廟階下拝跪默禱誓

額久之偶有一老賊面目猙獰狀貌甚異月下熟視
少女默禱祠前就問其故少女顰蹙之曰兒是五條
某街商家之子潜悲家君之流連酒色久而不還每
夕深更禱諸菅廟求悛其性行者一七日于此且家
君頃借金於某賈人夜過四條磧為偷盜所掠奪家
君追蹤與賊挑於闇夜欲奪還金貨反獲賊之神符
囊披而視之中有臍帶一封細署其人生日支干名
姓寧圖賊則賊兒叔父某也兒故禱神求賊之蹤捕
縛以金貨還於家君也賊聞之大驚欲直明其身分
而懼人之耳目徘徊顧望五内欲裂因撫其背曰佳

兒佳兒吾嘉汝孝義故與以黄金百圓宜速歸以贈
乃父兒固辭不受百方不聽賊大困潜投金於少女
袖中倉皇滅跡卒不知所之既而女兒覺金之在袖
中欲追而返之會邏卒巡行于市街即廉問女兒姓
名及所以獲金盡獲其實送請其家此夜孫兵深悔
悟既往歸家謝罪於家翁未幾女兒獲金而還闔家
大喜老母與其婦閧之病立瘳以致室家康寧後孫
衛父子貽物島原太夫與新地奕拾以謝其厚誼云
此皆新聞紙中之實事而東西湊合能寓勸懲之意
要之皆小費之教女紅之誘日月磨粹淪浹民心雖

以歌妓女兒其孝友慈仁有如此者亦右文開化之
餘澤也哉二客談笑議曰其所謂歌妓者則嚮所
目擊之人迩住咫尺之地何不招彼相共傾一杯以
分其餘瀝邪僉曰善矣遂相提攜而去從是奕拾之
名殷然動京師爾後益磨砺其操行久而弗懈亦當
與梶子百合諸人相比肩不多遜也
八坂神會不一而足而除夕神事稱最盛矣毎歳除
夜士女傾都爭就廟下神燈以取新火毎人手一條
引火繩以作歳旦之餅羹正是不須鑽燧改火青煙
乍散入九街家奕人語喁沸語未全收鐘鼓喧閙已

報道新湯熟来鵝鳴雞唱東山又抹一線絳霞矣薫
索繞攙家家迎新禧矣
予之著此編友人鈴木百年翁見恵題詩六章首首
新警可誦也其一曰池翁巧放筆端花粧點昇平輿
誦嘩休道西京今寂莫記中無處不繁華其二曰文
似夏雲奇更奇紅情緑意記無遺西京十萬家新事
都屬先生筆一枝其三曰静軒檪隠已登仙都會繁
華無可傳幸有池翁奇絶筆探人情事入新篇其四
曰最袒昔時揚武名先生今日以文鳴文名不愧武
名盛筆陣常教敵陣驚其五曰此老才名到處聞綺

言蠻語吐紛紛洛陽近日紙尤貴爲刻新編絶妙文
其六日何用文章襲古人一家機軸見精神莫言今
日傳新耳傳到千秋筆更新百年粗涉書史兼好文
藝今以六法鳴詩出其緒餘而連篇累章皆可誦也
故録以當跋語

西京傳新記四編畢

明治十年二月十七日 出版版權 御願
同　年三月九日 版權免許
同　年六月上旬 刻成發兌

一冊 定價 金廿五錢

著述人 京都府平民 菊池純
上京第三十壹區下丸屋町四百二十八番地

出版人 京都府平民 内藤半七
丹波國桑田郡第壹區亀岡荒塚西町 百七十八番地

東京 水野慶次郎
同 村上勘兵衛出店
浪華 柳原喜兵衛
同 中嶌德兵衛
同 辻本信太郎
同 吉岡平助
西京 村上勘兵衛
同 杉本甚助
同 北村四郎兵衛
同 辻本九兵衛
同 田中治兵衛

江邨綬（江村北海）著

日本詩史

明和八年（一七七一）刻本

據明和八年（一七七一）刻本影印

北海先生著

日本詩史

平安書肆
載文堂
文錦堂
風月堂
玉樹堂　發行

日本詩史序

北海先生著日本詩史而成。將上之梓。則命予序之。予受而卒業。自中古而今世。數百千載之邈焉。自王公而士庶。暨緇流紅粉之雜焉。殘篇賸語。膾炙人口。而其名堙晦無聞者。廣蒐博采。人傳其略。旁及畯名俗子。好事估客。苟其詩可觀者。並錄而無遺。蓋不以人廢才也。可謂詞家苦心藝苑盛舉哉。然而斯史也。逮于近世。則詳乎布韋。而略乎冠冕者。獨何也。先生博聞廣識。潛心于此者數年。豈其有遺漏哉。然則予之平日慨然於懷者。無乃其有徵乎。蓋　吾邦先王之奉神道以設其教。亦迨乎聘舶相通也。則禮樂政刑。無一而不資諸漢唐以為損益者。而其明經文章之選。亦惟無一而非金馬玉堂之則也。故公卿大夫。翕然皆用心於詩賦論頌。而若和歌則其緒餘也耳。延喜中。敕編古今和歌集。而當其選者。未必閥閱之冑也。則可知以和歌名其家者。蓋當時縉紳名族之所未必屑也已。嗟夫自皇綱解紐。學政不振。文事頹

敗殆幾泯沒。於是乎和歌者流始擅菽柄。夸張相尚。卒乃世之所稱歌仙者。推尊之甚。比之神聖。視其遺什猶典謨。古言或難曉。則附以神祕之訣。齋戒傳授。禮最崇重。輒曰和歌之教之道。而王公之學之禮。而穆穆宮禁。奉以爲盛典。吾儕小人。豈敢置一辭。雖然三代聖人之道。有何等祕訣耶。

吾邦中古。亦未聞有此儀也。降此而曲藝末技之師。亦皆藉此機以干進。則種種衒飾。靡所不届。而王公大人。或爲之甘心。至乃湑吉誓神。恭執弟子

禮。傳祕探竊。惟日不給。尚何暇屬辭苦心之業之爲。㝎乎近世廊廟之上。文學家家。亾聞于世者。而惟衡門之寒。衲衣之陋。獨擅美于艸萊之下者。其可勝嘆乎。抑雖世變之使然乎。亦未必無任其責者也。予嘗持斯說。將以徼諷之。而青雲之與泥塗。其相隔天壤不啻也。將質諸先覺。則自喪吾景山先生。而離群獨學。日就孤陋。故抑憤蓄疑。隱忍者久之。幸矣斯史之作也。予多年之所懷。今而足以徵者。不亦喜乎。北海先生。奕世名儒。學識贍博。可以大有爲者。而作此區區文士之舉。蓋其意之所在。豈徒哉。以故詩論所及。諸子百家。無所不有。而非寓褒於貶。則視戒於寵。皮裡陽秋。不可測焉。不知先生托之以言其志者。如予所懷。亦在其中乎。庶幾王公大人一閱斯史。或有所憤發。而小用心於文學乎。天庇之種。穀食之養。一日千里。豈敢凡骨駑材之所企及哉。時方昇平。地是士中。　王室肅雝。公卿委蛇。有寧處之遑。而無鞅掌之勞。餘力學文。何求無成。況乃乘文明之運。而鳴泰平之美。

豈翅鴻業潤飾。皇猷黼黻。可謂　吾日出處之國光赫赫乎。足以輝萬邦哉。艸莽微臣如順亦得被其末光者。其喜豈有窮已哉。然則詩史之作也。其關係亦大矣哉。因不自揣。敢書鄙見。以爲之序。并質諸先生云爾。

明和庚寅冬十月

平安　醫員法眼武川幸順撰





日本詩史序

余弱歲從　北海先生學而得讀異邦之書談異邦之詩論異邦之世也　先生之言曰晉杜征南既建策平吳又潛心訓詁春秋傳其業可謂勤矣而猶為不足刊其成業於碑為後世之名其志可謂深矣夫名不可以已者也而狥名爲利圖君子弗論也余因竊謂狥名為利圖異邦人士滔滔皆是蓋異邦自古者聖明之主莫不以舉能求賢為先務而周時取士教官掌之漢以後設選舉法至後世科目益廣乃童子有科目耆老有禮徵是以叢穴下能屈王侯之尊則終南為仕進捷逕亦何足怪哉唐時以詩試士一時躁競唯詩是務後人稱詩盛於唐抑亦時政所使焉　吾邦自穹壤剖判亘萬世一帝系統政教縣不與異邦同況復昇平日久海内仰無為之化封建之制上下分定士民安業靡有覬覦之心靡有躁競之習即有務為名高者要是不為科第則材學可稱詩篇可傳者有焉而後輩往往忽近不必傳者不少豈可不惜哉吾　先生嘗有感於此近撰日本詩史并考其世與其人以論其詩嗚呼　先生之業可謂勤矣　先生之志可謂深矣宜刊而傳之則後世其有所徵焉傳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先生斯舉其得之哉

明和庚寅仲冬　　柚木太玄謹撰

日本詩史凡例

一是編論詩以及人。非傳人以及詩。即巨儒宿學苟無篇章存在者。亦不論載焉。此所以名以詩史之義

一是編本爲十卷。起稿丙戌之秋。戊子業就。乃命男惊秉校焉。但余羈仕八年。於茲囊橐既竭。剞劂殊艱。因擬割愛先梓其半部。今茲庚寅二月惊秉羅疾沒。鍾情之極。閉戸謝客。長夏無事。綿難銷日。乃修舊業。且以遣憂。會弟君錦自關東還。乃使其重校。以附剞劂。初爲十卷。尚未足称詞壇陽秋。況刪其半。直是執圜爲狗。即焚篇傳哂。柳亦婆心後輩云

一五卷中。初卷商摧中古近古朝廷文學。簪纓辭藻。始自白鳳時。訖于慶長末。二卷者初卷緒餘。其所論載。爲武弁。爲醫。爲隱。爲釋氏。爲閨閤。年代同上。但閨閤不可多得。則近時亦附焉。第三卷論述元和以後京師藝文。兼及他州。第四卷東都。兼及他州。第五卷第三第四兩卷緒餘。論及諸州

一是編之作。全在揄揚元和以後藝文。而名以詩史。則不得不原其始也。是以溯洄古昔者。不必廣蒐。蓋古昔詩可徵于今者。莫先乎懷風藻。懷風藻作者六十余人。詩凡百二十首。經國集雖殘缺。今存者二百餘首。麗藻集凡百首。無題詩集七百七十首。其餘中古近古諸集諸選尚多。若人人而評之。篇篇而論之。蕞尔一書。非所能辨。故斷不言及。今初卷所錄。以林學士所撰一人一首爲標準。畧陳瑜瑕。以成卷者。要之省筆減簡。不能不然

一懷風藻所載。朝紳。始自大納言中臣朝臣大島。訖于中宮少輔葛井連廣成。人必具官銜者。於義當然。是編本擬亦據其例。至刪爲五卷。都除官称。單錄姓名。亦唯省筆減簡。不能不然

一是編初卷所論列。並是朝紳。絶無韋布士。由古選所收然也。蓋一時藝文。特在青雲上。而草莽士。無染指者歟。不然則懷風凌雲經國無題等諸選。率朝紳所纂輯。是以採擇不及民間歟。是編第三卷以下所論載。靡匪布素。元和以後朝野文武。靡然嚮學。青雲上定不乏佳撰。而余意竊謂。以草莽士叨評論尊貴。著撰不敬之甚。以

故全不論次

一是編刪爲五卷闕畧固所不論而就其中言之蓋亦非無差等京師詳于東都東都詳于諸州此非有所私厚薄余住京師者數十年於京師文學頗得要領東都隔遠潤色既難況乎他州余近覽本朝詩纂私欽敬其盛舉但其中錄次京師近時作者大爲憒憒其薫蕕雜陳亡論耳若載余伯氏已錄伯氏姓名又別舉伯氏舊名舊表號此以伯氏一人爲二人餘可準知噫以宗藩之勢何求不得加之文學之職賓客之盛

兼領其美贊成其業無所不至而猶且如此況余一人心力管蠡海内其謬誤奚啻千萬

一是編所論次近時作者必蓋棺論定而后敢論若失聲名顯著當今下帷延徒亡論余知與不知並不舉瑜瑕蓋譽之似黨毀之似奪不能不避嫌疑但不以講說爲業專湮晦遠名或羽翼未成者不拘此例

一我邦多復姓操觚之士或以爲不雅馴於是往往減爲單姓不翅代北九十九姓其義得失姑置之是編多完錄姓氏要使後人易撿索而亦不盡然者有說也余已載諸授業編因不復贅地名亦然遠江州称袁州美濃州称襄陽金澤爲金陵廣島爲廣陵之類於義有害是以一槩不書

一古曰作詩之難論詩更難[illegible]論之難論而得中正之難夫詩體裁隨時好尚從人必欲使天下作者歸己所好一非一是矯枉過正其極變溫柔敦厚之教開傾危爭競之端悲夫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五色各色其色未嘗失爲其明夫玄之與黃孰是取焉孰非捨焉余不好爲

詭言異說以建門戶是編所論中古即以中古近時即以近時京師即以京師東都即以東都人人各逐其體評論冀無寸木岑樓之差

一是編所論載詩大率近體絕不及古詩者中古朝紳詠言近體間有可錄至古詩殊失其旨元和以後作者輩出近體詩冀欲追步中土作者但五言古詩未得其面目蘐園諸子文集其首必多載樂府擬古諸篇然以余論之尚有可議者其詳載諸授業編云

明和庚寅冬十月北海江邨綬題于賜杖堂

日本詩史卷之一

平安　江邨綬君錫著
弟　清絢君錦
男　悰秉孔均　同挍

按史應神天皇十五年。百濟國博士阿直岐來朝。獻周易論語孝經等書。上悅使阿直岐授經諸皇子。我邦經學。蓋肇於此云。後阿直岐薦王仁。上乃詔百濟王徵王仁。王仁至與阿直岐同侍講諸皇子。上崩。仁德天皇即位遷都浪速。王仁獻梅花頌。

所謂三十一言和歌者也。或曰。異域之人。何以作和歌。所獻或是詩章。當時史臣譯通其義耳。或曰。王仁歸化既久。熟我邦語言。學作和歌。未知孰是也。要之距今千有四百年。載籍罕傳。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自仁德升遐。歷世三十。經年四百五十。天智天皇登極。而後鸞鳳揚音。圭璧發彩。藝文始足商確云

史稱詩賦之興。自大津王始。紀淑望序曰。皇子大津始作詩賦。而其實大友皇子為始。河島王大津王次之。大友詩五言四句。道德承天訓。鹽梅寄真宰。羞無監撫術。安能臨四海。典重渾朴。為詞壇鼻祖。而無愧者也大友。天智太子。與太叔龍戰於闕原。天命不遂。安能臨四海之語為讖。河島王有五言八句詩。大津王無作七言。才皆不及大友。

葛野王。大友長子。遊龍門山詩。命駕遊山水。長忘冠冕情。風骨蒼老。不減皇考。詳詩意。壬申亂後。潛晦形迹。縱情泉石歟葛野王生河邊王。河邊王生淡海三船。世有才名。

至尊宸藻見於古選者。文武天皇爲始。詠月五言八句。見懷風藻。又詠雪曰。林邊疑柳絮。梁上似歌塵齊梁佳句。

平城天皇有詠櫻花詩。

嵯峨天皇天資好文。宸才神敏。宸藻最稱富贍。其七言近體中。警聯殊多。但未免駢儷合掌。亦時風爾耳。如曰。家郷杳杳多歸志。客路悠悠少故人。雲氣濕衣知近嶽。泉聲驚枕覺隣溪。冲澹清曠。

弘仁御寓日。平城讓皇在西内。淳和以皇太弟在東宮。三宮融睦。孝友天至。花晨月夕。讌樂相接。宸章往復。幾靡虛日。不直右文美德。實是曠代盛事也。但平城淳和二帝。宸藻傳者不多。

宇多天皇有翫殘菊七絕。醍醐天皇有讀菅氏三

代集七律。二帝御製止此而已。
邨上天皇亦稱好文。所傳宮鶯曉囀七絕。自以爲警絕。史稱 上親製詩題。名詞臣同賦。以爲娛樂。而餘不概見。惜夫。
永延帝披書見注疏七律。雖語重累。而足見睿思正大。
長曆永承延久三帝御製。散見諸書者。皆隻句斷章。無有完者。 延久帝聰明善斷。大有爲之君。而在位僅五年而崩。宸藻亦淪亡。殊可慨嘆。是時上距 天智即位。四百三十年。帝崩後。文教漸不振。世方尚和歌。陵夷迄乎保元平治。朝廷多故。經學文藝。併不復講者。幾乎百年。尚幸有 嘉應帝內宴御製一首。見著聞集。當時應制作者十餘人。其詩無傳。 嘉應帝崩後。歷十七帝百七十年。 康永帝即位。元年春宴。以山家春興。命題御製詩。曰。桃花流水洞中天。不記煙霞多少年。滿目風光塵土外。等閒逢著是神仙。意境閒雅。語亦圓暢。當時應制詞臣二十二人。詩今存者僅九首。其中如僧貞乘曰。微風時送幽香至。似報前山花已開。藤國俊曰。遊絲百尺飄天上。不及山翁心緒閑。雖韻格不高。頗見巧致。是時南北戰爭。四郊多壘。而 帝能以文雅。師臣僚。不亦偉乎。自康永至天正。又二百年。其間無睿藻見史冊者。至文祿慶元之後。有 天子賜源通勝御製詩。蓋否極而泰元和文明之運。已兆于此者歟。

皇子諸王之詩。大友大津葛野之外。大石王。山前王。仲雄王。大上王。境部王。大伴王等。僉藻見古選者。不過數首。獨長屋王則有數十首。要之魯衛之政。若論其才俊無出兼明親王次則具平輔仁耳。兼明。 醍醐皇子。二品中務卿。世稱前中書王是也。自幼好學。才識絕倫。 帝愛重之。欲立爲太子。而執政忌其賢明。 帝不得已。以 承平帝爲東宮。兼明爲右大臣。賜姓源氏。復爲執政所忌。不能久居台司。退隱嵯峨。作莵裘賦。以見其志。賦中有曰。扶桑豈無影乎。浮雲掩而乍昏。叢蘭豈不芳乎。秋風吹而先敗。抑鬱之懷可想也。嘗詠禁中竹。迸筍纔抽鳴鳳管。盤根猶點臥龍文。稱爲警拔。又詠養生方三言。憶龜鶴雜言。眞情暢達。其餘詩賦見古選者。往往可吟哦。
具平親王。 邨上皇子。二品中務卿。世稱後中書王。題橘郎中遺稿七律。悲惋悽惻。一時傳稱其結句曰。未會茫茫天道理。滿朝朱紫彼何人。蓋亦爲藤原氏

裁也。又過山暮烟七律。精詣被賞一時。

輔仁親王。延久帝子。詠賣炭婦七律。用意懇惻。語亦平整。以親王尊貴。注情於此。豈不賢乎。保平以降。帝子徽音。寥乎無聞。唯有貞常貞敦兩親王遺篇而已。貞常親王。貞和帝曾孫。落葉七絶。見康富日記。枯梢寂寂帶夕陽。滿砌飄塵擁蘚蒼。莫道晩風吹葉盡。老紅却恐曉來霜。雖語差晦。用意自工。貞敦親王。貞常曾孫。江山春意七絶。江山雨過翠微平。樵唱漁歌弄春晴。風動水南酒旗影。杏邨既聽賣花聲。興象宛然。意致亦婉。

公卿朝紳。著稱詞林。世不乏其人。而蘭玉競芳。鳳毛絡美者。藤原氏。菅原氏。大江氏。次則紀氏。橘氏。源氏。三善氏。小野氏。巨勢氏。滋野氏等。不過十數家。

藤原氏以淡海文忠公史爲首。公盛德大業。位極人臣。宅睽餘暇。留意翰墨。辭藻亦冠絶一時。元日朝會詩五言十二句。見懷風藻。華贍而典則。公生四子。並有才學。長子左大臣武智。繼位台鼎。其詩失傳。次子參議房前。七夕内宴詩。瓊筵振雅藻。金閣啓良遊。鳳駕飛雲路。龍車度漢流。駸駸乎王楊盧駱。其次參議宇合。史称宇合有文武才。嘗爲聘唐使。風采可想。四子兵部卿萬里。少長簪裾。而不忘邱壑。常曰。當今上有聖主。下有賢臣。我曹何爲。放浪琴酒。自称聖代狂士。懷風藻載暮春讌會詩。曰。城市元非好。山園賞有餘。記其實也。

武智房前二公子孫。南北分宗。世官宰輔。椒聊蕃衍。衣冠滿朝。而篇章傳世者。武智曾孫三成。有漁家雜言。房前曾孫左大臣冬嗣。有奉和聖製宿舊宮七律。左京大夫衛。有奉和聖製春日感懷應制七絶。參議道雄。有詠雪七絶。玄孫彈正少忠令緒。有早春遊望七律。其餘無多。

中納言葛野。亦房前曾孫。有辭才。延暦中爲聘唐使。惜著作無傳。葛野子刑部卿常嗣。博學強識。少知名。承和中爲聘唐使。父子妙選。世以爲榮。常嗣詩見古選。秋日登叡山五言近體中曰。仙梵窓中曙。疎鐘枕上清。清逈不凡。

左大臣時平。有秋日會城南水石亭。壽藏大師七十。詩。水石亭。公別業。藏大師。大外記大藏善行。公少受業。善行因有斯擧。公以陷菅公獲罪名教。其人固不足道。而崇師也重。業也軌。近未得其比。當時右文好尚可想。史称此會一時名士畢集。藤氏勢焰固當爾。

而亦善行之榮幸也。詩今存者二十餘首。紀發昭三善清行亦在其中。而清行七律淂驪珠。其餘鱗甲。無足把翫者。

參議菅根有才子譽。嘗被菅公薦引。後阿附左相而傾菅公。其人固卑。惜秋翫殘菊七律。殊不雅馴。此寛平中内宴應制詩。同時作者二十餘人。今存十三首。而藤原氏七人。大納言定國亦有作。詩皆不足録。

藤原氏權勢至太政大臣道長窮極滿盛。所謂男公女后。冨適帝室者。其侈麗豪華震耀一時。而其人好詩善書。亦可嘉尚。公嘗創法成寺。世称御堂公。又嘗

別業於宇治。高閣層軒。擅流峙之勝。公數遊遨。有詩云。別業嘗傳宇治名。暮雲路僻隔華京。紫門月靜眠霜色。茅店風寒宿浪聲。排戸遥看漁艇去。捲簾斜望雁橋横。勝遊此地人難老。秋興將移潘令情。意境蕭散。絶無權貴相。公姪内大臣伊周。中納言隆家。竝好文詞。而淫泆無取。詩亦不韻。

大納言公任。世称其多才。大江匡衡嘗評一時詩人。以公任敵齊信。余索其遺篇。寥寥罕傳。若夫題山川晴景七律。稚拙不成章。匡衡之言溢美耳。

參議有國重陽陪宴七言長篇。用事錯綜。足見才思。但章法句法未透。難入選耳。有國參議眞夏之後。其高祖創建大刹於洛南日野。自以為大功德。緜是称日野氏。其父輔道對策高第。至有國家聲益振。子孫世名于儒林。

五品為時題玉井別莊七律。玉井佳名世所称。松楹半按碧岩稜。山雲繞屋應褰幔。澗月臨窓欲代燈。梅吐寒花朝見雪。水收幽響夜知冰。池邊何物相尋到。雁作來賓鶴作朋。雖乏聲格。首尾匀称。足称合作。為時女紫式部。以著源語称于世。

木工頭輔尹賦醉時心勝醒時心。鄙俚可咲。而大江

匡衡數称其才。時論之不足憑。古今同憒憒。

大納言仲實賦德配天地。右京大夫公章迴文體。及正時賦日月光華長賴。賦海水不揚波。公明敦隆俱賦走脚體。憲光尹經俱賦班萬玉。皆試場詩。殊無佳者。（正時以下六人。未詳官銜。）

三品實綱賀新成大極殿。右大辨有信三月盡。中納言實光咏傀儡。左大辨宗光尚齒會詩。少納言敦光夏夜吟。四品實範遍照寺作。五品季綱東光寺作。茂明勸學院作。知房秋日即事。竝七言律。見古選。其中不無半聯隻句佳者。而瑕纇相半。全佳者絶無。但知

房郊扉暮掩茶烟細岫幌晴褰桂月幽意逈閒澹全章亦不甚拙。

左衛門尉周光冬日山家即事雖有小疵自是胸臆中語。故平澹中反覺有味。史稱周光官仕不達有北門嘆。雖居輦轂常賸山林。余閱無題詩集載周光詩多至百首大抵山居題詠。則史言誠是。

左大辨顯業三月遊長樂寺七律寺以五臺形勝地時當二月艷陽天。山樓鐘盡孤雲外林戶花飛落日前。字句工麗金石鏗鏘。但起結不諧殊可惜也。余覽前古選集。騷人文士留題長樂寺者甚多。藤原氏則

敦宗季經實兼並有七律。據其詩殿堂之美林泉之勝巍然一大剎。今則不然。桑滄之變物外亦然

東宮學士明衡花下唫。雖造語不合意義自全。明衡宇合之裔。編本朝文粹。有功於藝苑。不恥其子刑部卿敦基夙有詩名。風生林樾時疑雨浪洗石稜夏見花。一時傳稱。

少納言通憲文章博士實兼子。保元帝乳母夫也。博學多通。辨給而有才略。少時不遇。嘗作詩曰。顧身深識榮枯理。在世偏慵遊宦心。遂薙髮更名信西。保元帝即位登庸掌機密。恃寵。果用志在革弊政。而苛刻少恩。終以此敗。無題詩集多載其詩。其子俊憲亦有詞才。官至參議。

大政大臣忠通。相國忠實長子。相國懸車。代爲宰輔。後相國溺愛少子左大臣賴長。謀廢公移政柄。而公奉承依依。恭順無虧。惟孝之德足頌。而加有好文之美。豈不偉乎。無題詩集載公詩九十首。間有諧合者。

左相公異母弟。少時穎敏。好學能詩。使相國教以義方。當爲棟梁偉材。而趨庭失訓。鬩墻畜姦。保元禍亂。實階于此。如其著作。今猶傳世。

元久中內宴。題水鄉春望應制作者。今可徵者十九

人。大政大臣良經。左大臣良輔以下。藤原氏十五人中納言資實。中納言親經。式部太輔宗親。左大辨盛經。東宮學士賴範。文章博士宗業。大內記行長等。大率無足錄者。

建保內宴作者見古選者。藤原氏九人。詩殊無可覽者。蓋保平以降朝綱解紐。文學衰廢。於是和歌特盛內宴詠言。和歌爲主。詩存餼羊耳。其不精工不亦宜乎。

中納言基俊。中納言定家。並稱和歌巨匠。有詩傳世。固非其所長。

左大臣兼良有避亂江州水口驛遇雨作憶得三生石上緣一菴風雨夜無眠今日更下山前路老樹雲深哭杜鵑按史公才學該通和漢著作殊多四書童子訓其一也當時天步艱難公雖位宰輔南北播越憂虞庚日而講明聖經操觚無廢此足以有紀也

文明十五年足利相公第讌會詩傳者十九首大政大臣政家左大臣實遠內大臣實淳內大臣通秀左近衛大將冬良以下藤原氏十人文明上距建保三百六十年其詩較諸建保反有可觀蓋此時雖朝廷文教益廢替五山禪林詩學盛興朝紳或因其鼓盪

爾歟

內大臣實隆號逍遙院致仕後詩云三十年來朝市塵扁舟歸去五湖春平生慚愧無功業合對白鷗終此身每誡子弟曰吾少年不努力老來悲傷無及汝曹宜勿傚尤因課子弟謄寫六經及史記漢書等世知公爲和歌巨擘而不知有文學故揭而出之

右所錄外藤原氏見諸集者猶有數十人以繁刪之亡其餘一聯一句古今傳稱而全章闕亡者五品篤詠砧擣處曉愁閨月冷裁將秋寄塞雲凝右馬頭季方三月盡林間縱有殘花在留到明朝不是春右少辨雅材晴景松江日落漁舟去蘿洞雲閑隱逕深左中辨維成江上作客帆有月風千里仙洞無人鶴一雙大納言齊信詠妓秋月夜閒聞按曲金風吹落玉簫聲等不可枚擧齊信名價重於一時而其詩不多見使人嘆惋

菅原氏本姓土師聖武天皇天平元年賜侍讀土師古人姓菅原古人子清公夙有文名延曆中爲聘唐使有汴州上源驛值雪詩云雲霞未辨舊梅柳忽逢春不分邊瑤屑飛霑旅客巾歷官至左中辨清公子是善自幼聰敏才名顯著官至參議

菅原善主菅原清岡（諸家系譜不載二人官職失攷江家次第以善主爲清岡侄春齋林子以爲清公子未知孰是）並有詠塵應制五言排律中良舟中良繼藤原關雄皆有此題詠必一時作較其優劣二菅最超絕矣二菅詩精工整密力量相等難爲兄弟今並錄全首以質具眼者善主云太虛籠群物惟塵最細微遇霖時聚斂風吹乍雰霏洛浦生神襪都城染客衣朝隨行蓋起暮逐去軒歸動息常無定徘徊何處非冀持老聃旨長守世間機清岡云微塵浮大道靄靄隱無揚色暗龍媒埒形飛鳳輦場徘細寧有定動息固無常逐舞生羅襪驚歌繞畫梁因風流細

影伴雪散輕光無由逢漢主空以轉康莊

右大臣道真是善子自古儒臣官至台司者吉備公之後有公而已公之德業非特東方人士欽藏之至於遐方異域聞其風者靡不景仰元薩天錫明宋濂輩歌詩歷歷可徵也但世之口碑往往失實羅山林子辨駁之更作公傳文集十三卷儼然具存穆如之美可得而見也又如重陽侍宴同賦菊散一叢金應制云微臣採得籯中滿豈若一經遺在家其雅尚豈徒尋常文士之儔哉宜乎廟祀千載威靈顯赫子孫繩繩文獻世家也

文章博士淳茂右相次子文才秀發無愧箕裘賦月影滿秋池云碧浪金波三五初秋風計會似空虛自疑荷葉凝霜早人道蘆花過雨餘岸白還迷松上鶴潭澄可數藻中魚瑤池便是尋常號此夜清明玉不如蓋其少時作稍見工密惜起句遲漏

大學頭文時右相孫大學頭高規子世所稱菅三品是也辭才富逸名價與大江朝綱相拮抗題山中仙室云桃李不言春幾暮烟霞無跡昔誰棲優柔平暢元白遺響又天曆中應制賦宮鶯曉囀云西樓月落花間曲中殿燈殘竹裡音　帝嘆嗟以為不可及兄左少辨雅規弟大學助庶幾子大學頭輔昭右衛門尉惟熙從子右中辨資忠皆有詩名可謂一門蘭玉追蹤謙家矣

寬弘二年十一月皇子始讀孝經禮畢　帝詔詞臣獻詩侍讀輔正侍讀宣義並有應制作輔正右相曾孫宣義文時孫可見菅氏世能其業

朝野羣載載菅才子沈春引一首菅才子失其名或曰永久中人詩無足觀者

大學頭是綱文章博士在良大學頭時登皆民部少輔定義子為右相七世孫塤篪相和才名並著載其力量亦相伯仲矣就中是綱長樂寺頭聯樓閣高低

隨地勢林泉奇絕任天然景象湊合氣骨兼完

文章博士為長大學頭在高並有水鄉春望七絕俱非佳境

文章博士在躬刑部少輔忠貞大學允永賴五品斯宗五品義明皆稱善詩而遺篇寥寥難論造詣

大江氏出於　平城天皇至參議音人始以藝業顯著世稱江相公是也音人遺藁散亡江談抄僅載花落一絕尤非佳作而談抄反以為得意詩何耶音人子式部大輔千古千古子中納言維時相紹能業而

維時最知名。世稱江納言。二人詞藻亦復散逸。無足錄者。

參議朝綱。音人孫。天曆中聲名藉甚。世稱後相公。以別音人。其詠王昭君七律頷聯云。邊風吹斷秋心緒。隴水流添夜淚行。寓巧思於平易。頸聯云。胡角一聲霜後夢。漢宮萬里月前腸。寄悲壯於幽渺。誠為佳聯。惜乎起句率易。已失冠冕之體。結句卑陋。又絕王振之響。世傳朝綱夢與唐白樂天論詩。爾後才思益進。蓋當時言詩者。莫不尸祝元白。猶近時輕儇之徒。開口輒稱王元美李于鱗也。朝綱名重藝苑。所以附會此說也。

文章博士以言。千古曾孫。夙有聲譽。嘗賦晴後山川。源為憲擊節嘆賞。今誦之有大不協者。又暮烟七律。不及具平親王惟閒中日月長一律。似勝他作。而頷聯牽強不成句。江談鈔曰。橘在列不如源順。順不如慶保胤。胤不如江以言。豈其然乎。談鈔。江帥門人所編錄。故當云爾。噫虛名溢美。何代不有。

式部大輔匡衡。維時孫。博學強記。文辭宏富。世推大手筆。以侍讀兩朝。歷任清要。加之累世儒業。高自矜伐。作五言古詩一百韻。詳述遭遇。他章亦多稱官閥文集三卷行于世。其作類失粗豪。且不免俗習。雖饒篇什。無疵瑕者無幾。

時棟。政時。二人譜第不詳。職位無考。詩各一首。見朝野羣載。

掃部頭佐國。朝綱曾孫。性愛花卉。野史云。佐國死後化蝶。亦可證有花癖也。無題詩集多收其詩。大抵憐芳惜香之作。其中云。六十餘春看不足。他生亦作愛花人。溫藉脫落。余最嘉之。又有觀宋國商人獻鸚鵡四韻云。巧語能言同辨士。綠衣紅嘴異衆禽。可憐船上經遼海。誰識籠中憶鄧林。著實明暢。語有次第。當

時詠物。無出此右者。惜起結不稱耳。余論大江氏朝綱上襄佐國雁行。其他往往名浮其實。

中納言匡房。匡衡曾孫。博涉群籍。學通古今。最留意國家典章。以八葉儒家。三朝侍讀。名重朝野。嘗為太宰帥。世稱江帥。其在宰府。詣菅公廟。作二百韻詩。盛傳一時。其他大篇巨什。經見諸書。而造語淺率卑近。無足採者。但所著江次第。至今行于世。要之才敏綜覈。而自運非其所長也。子式部大輔隆兼。詩才出藍。不幸早世。

紀氏武內之後。武內十三世孫大納言紀麻呂。有春

日應制詩。麻呂子式部大輔古麻呂有詠雪詩。俱載懷風藻。麻呂父子之詩。接武乎大津葛野二王。而為公卿先鞭。諸氏詠言。皆費其餘勇。

太宰大貳男人遊芳野。越前守末茂觀魚。民部少輔末守送別。三詩古朴。體格未具。不可加以三尺也。

御依也。雨繼也。紀氏系譜不收官職。無考。御依有應制賦落花七言歌行。蓋　弘仁帝幸河陽離宮有落花。御製從幸詞臣應制奉和。而諸詩散逸。今存者。除御依外。有坂田永河長篇一首已。永河之詩。縟可觀。御依不及遠甚。雨繼省試賦荊璞五言排律中聯

云。潛光深谷裏。韞彩古巖邊。價逐千金重。形將滿月圓。冰霜還謝潔。金石豈齊堅。精至純至。可稱佳絕。

式部丞長江。麻呂玄孫。有紅梅詩。

中納言發昭。字寬。寬平延喜之際。名聲藉甚。至時人與菅右相並稱。余閱其遺篇。殊不及所聞。諸選所收貧女吟。直兒童語耳。特山家襍詠八首。稍有瀟洒致。其子參議淑光。亦有詩名。延喜中藤左相水石亭賀宴。發昭父子竝列其席。淑光之後。紀氏無顯者。至康永中。有紀行親者。山家春興云。不識黃鸝棲樹底。一聲啼破滿山霞。稍有幽況。惜霞字未免俗。

紀在昌岸竹枝低應鳥宿。潭荷葉動是魚遊。紀齊名仙洞風生空簸雪。野爐火暖未揚煙。二聯見朗詠集。竝逸首尾。齊名有重名。江帥嘗評當時詩人曰。齊名之詩。如雪朝上瑤臺彈玉箏。惜遺稿不傳。瑤臺雪色。髣可髣髴。

橘氏。至常重。始見藝林。而世次官銜。竝無所致。經國集載秋虹一律。

橘在列。詩名高世。亦關系譜。源順嘗師事焉。在列後為僧。更名尊敬。亾後。順為輯遺稿。名敬公集。今存者小作數篇已。

宮內少輔正通。或曰。在列子。有俊才。而官不達。居恒悒悒。有浮海之嘆。後挈家奔高麗。為彼國大臣。其贈藤在衡云。吏部侍郎職侍中。著緋初出紫微宮。銀魚腰底辭春浪。綾鶴衣間舞曉風。花月一總交昔密。雲泥萬里眼今窮。省躬還恥相知久。君是當年竹馬童。其欽羨在衡之超遷。悽惻自己之坎壈者。淋漓乎楮墨間。其棄組投遐。理或有之。

東宮學士直幹。才思拔群。而遺藻泯闕。殊可惜也。其斷篇隻聯。散見諸書者。皆可稱賞。贈隣家云。春烟遠讓簾前色。曉浪潛分枕上聲。寄山寺云。觸石春雲生

枕上含峯曉月出窓中又遊石山寺云蒼波路遠雲千里白霧山深馬一聲僧奝然在宋國雲為霞鳥為蟲以為已作示人彼中人曰若作雲鳥乃佳

左大辨廣相幼而能詩九歲名見屬春暮應詔云荒邨秘李猶可愛何況瓊林華苑春又題項羽云燈暗數行虞氏淚夜深四面楚歌聲皆非全篇又作神護寺鐘序菅是善銘藤敏行書世以為三絕

源氏宗統非一右大臣常大納言弘參議明皆　弘仁帝子賜源姓者經國集載其詩且錄年紀常十六弘十五明十三其夙慧可知而三首之外無復隻字

經國集殘缺十亡其七無由考索耳

大納言湛　弘仁帝孫有詩見經國集

能登守順　弘仁帝玄孫學該和漢所著和名鈔行于世詩篇傳者不多而詠白七言律當時稱之起句云銀河澄朗素秋天又見林園玉露圓誠佳三四云毛寶亀歸寒浪底王弘使立晚花前已非佳境五云蘆洲月色隨潮滿大有精彩而對以蔥嶺雲膚與雲連凝重殊甚不惟一聯偏枯全章為廢可惜

左近衛中將英明系屬　寛平帝菅右相外孫也嘆二毛五言古風自叙履歷讀之潸然語亦不拙

大納言俊賢越前守則忠皆　延喜帝之後篇什僅存俊賢博洽有重望著西宮記行于世

大納言經信才藝多方廟議廷論亦卓越一時詩雖無警拔音響頗平

伊賀守為憲近體數首散見諸書其才不及經信

孝道也道濟也時綱也未詳其譜系官階詩則並傳就中時綱最名世賦宮中薔薇云薔薇一種當階叢不啻色濃氣亦薫紅蕚風輕搖錦傘翠條露重嫋羅裙飽看新艷嬌宮月殊勝陳根託潤雲石竹金錢雖信美嘗論優劣更非羣薔薇潤見白樂天詩末句亦

用樂天石竹金錢何瑣細之義

平氏延曆以前已有之文華秀麗集載平五月詩五月孫有相亦有詩名若夫保平之間宗族滋蔓貂蟬滿朝者則皆　桓武之裔也而以文雅稱者無幾淺有參議經高勘解由次官棟基等詩皆不足採擇

小野氏弘仁中參議岑守以文章司命自居所選凌雲集多載已作今閱之合作絕無

小野永見有田家詩小野年永有新燕詩永見為征夷副帥開府陸奧擁旄杖節而眷戀桑麻其意可嘉詩亦不拙年永不詳履歷

參議篁博學能文名聲震世至今閭閻兒女莫不知其名經國集載其詩數首如隴頭秋月明六韻骨氣韻格直逼盛唐而造語間失踈鹵可惜

春卿滋陰官職並無考春卿省試照膽鏡長律上半頗能鋪陳下半猥劣殊甚然題已險艱雖近時作家恐難還措辭滋陰殘菊應制金葩留比闕玉蕋少東籬親切題意以下所録詩人系譜官職多不可考姑記其姓名以附重攷不復一一識別

大伴氏出自道臣命大納言旅人春日應制四韻見懷風藻典實渾體旅人子中納言家持上巳遊宴詩見萬葉集家持領節鉞於奥羽文武並稱

大伴池主有上巳詩見萬葉集大伴氏上有觀渤海貢使入朝七言律見凌雲集渤海朝貢始末具見舊史後遼太祖滅渤海改為東丹國以長子倍為東丹王其地瀕北海明時名哈密者

都氏本桑原氏相傳後漢靈帝之後宮造伏枕吟用賦體語多悽惻廣田詠水中影五言律雖頗工語不雅馴至腹赤更姓都氏其子文章博士良香詩名最著如氣霽風梳新柳髮冰消波洗舊苔鬚三千世界眼中盡十二因縁心裡空等膾炙于世皆非全章集若干卷今存文三卷後來都在中擣衣篇稍可諷詠

三善氏或曰百濟國王之後也參議清行字耀博學洽聞器識高遠文名烜爀乎一時世對以紀發昭又與大藏善行並稱皆非篤論也藤左相賀宴詩今存者十九首清行七律在其中不但野鶴雞群也如紫芝未變南山想丹露猶凝北闕心直是錢劉堂奥發昭善行豈得望其後塵乎延喜十四年上封事論列十二條又因星變勸菅公致仕公左遷後禁錮諸菅及門生故吏人知其寃無敢言者而清行上疏論救其忠憤義烈前後儒臣未覩其儔豈徒文辭超絶時輩哉特怪其子孫無聞于藝苑果無其人歟抑失其

傳歟後來有三善為康古風一篇其中云逕蓬滋兮蓁蓁泉石清兮磷磷勞丹心於肅舘曝紅鱗於龍津驚衰鬢於霜雪灑老淚於衣巾寓旨可悲語亦淳雅為康著朝野群載行于世

惟良氏亦百濟王之後弘仁中有惟山人春道者山寺作云紗燈點點千峯夕月磬寥寥五夜心又惟良高尚宮中殘菊云莫問孤叢留野外唯知一種在宮闈襲人香氣寧因火學錦文章不用機

安倍氏首名詩見懷風藻廣庭詩見凌雲集吉人詩見秀麗集皆不足採唯文繼晚秋朝煙有色看深淺

々鳥無心閒浩来。可謂以澹調駕巧思矣。
大神高市。大神安麻呂。中臣大島。中臣人足。詩。並見
懷風藻。高市在　持統朝。以忠諫骨鯁見稱。大島詩。
蕭落山逾靜。有味。
坂上今繼。信濃道中云。奇石千重峻。畏途九折分。人
迷邊地雪。馬躡半天雲。崖冷花難發。溪深景易曛。鄉
關何處在。客思日紛紛。整齊縝密。可謂合作。而當時
無稱何也。坂上今雄。送渤海使云。大海元難渉。孤舟
未易迴。不如關塞雁。春去復秋来。婉而有致。
中科善雄。有月三更靜。無人四壁幽。大是佳境。

良岑安世。　桓武皇子。賜姓者。著作甚富。而大率碌
碌。
慶滋保胤也。賀陽豐年也。朝野鹿取也。當時甚有聲
譽。而遺詩皆不滿人意。菅野真道撰續日本紀。文才
可想。而詩殊不諧。
善為政。遊東光寺。中原康富。寒山。多治比清貞。哀柳。
錦部彥公。題僧院。勇山文雄。宴遊高邱。茅越神泉苑。
應制。上毛野頴人。田家。田口達音。秋日等。古選所載
稍足可觀。其他林娑婆。懷古。淡海福良。田家。王孝廉。
侍宴。宮部邨繼。過古關。三原春上。梵釋寺。朝原道永
揚春師。巧諸勝。大枝永野。並詠雪。笠仲守。冬日。高邱
田使梅花。和氣廣世。落梅花。布瑠高庭。小池。常光守。
歲除。治文雄。建除體等。雖入古選。皆不足錄。
南淵永河。南淵弘貞。賦梁。淨野夏嗣。詠屛。石川廣主
詠鬼。大枝直臣。詠燕。路永名。賦三數。清原真友。字訓
詩。伴成益。東平樹。島高名。寶雞祠。春澄善繩。挑燈杖。
大枝磯麻呂。夔桐等。皆弘仁中。制題惜時無良工。陶
冶未盡。是以荊璞纔剖。而碔砆盈箱。鐘鼓畢陳。而簫
韶遠響。諸臣詠物。往往拙累。唯夏嗣。永河二詩。能協
題義。語亦清爽。

古昔詩人。見諸書者。右所錄外。有巨勢多益。美努淨
麻呂。調老人。荊助仁。吉知音。刀利康嗣。田邊百枝。石
川石足。道公首名。山田三方。息長臣足。黃文連備。越
智廣江。春日藏老。背名行文。調古麻呂。刀利宣令。田
中淨足。守部大隅。丹墀廣成。高向諸足。麻田陽春。葛
井廣成。高階積善。文室尚相。大和宗雄。島田惟上。島
田惟宗。伊與部馬養。釆女比良夫。下毛野蟲麻呂。百
濟和麻呂。箭集蟲麻呂。伊伎古麻呂。石上乙麻呂等
以繁不錄。

日本詩史卷之一

日本詩史巻之二

平安　江邨綬君錫著
弟　清　絢君錦
男　悰　秉孔均　同挍

考諸漢土古者文武不甚相岐。列國卿太夫入理庶政。出帥三軍。秦漢以還。文武始岐。所謂隨陸無武。絳灌無文。迄唐中葉。千斛弓一丁字。更相詬訾。於是横槊賦詩。據鞍草檄。世稱無幾。況我東土瓊矛探海。寶劍鎮邦。其建極也。素有不同。是以韜鈐詠言。無見古選。後来戦争之世。反得數人云

武藏守細川頼之。海南偶作云。人生五十愧無功。花木春過夏已空。満室蒼蠅掃不去。獨尋禪室拈清風。頼之行事。見太平記。足利義詮既薨。義満嗣立。頼之執政。内輔幼主。外御猛将。上下倚頼。遠近偃服。功豈不偉然哉。後近臣忌其剛正。譖之義満。義満漸信焉。於是辭職。退隱于海南。此詩必其時作也

大膳大夫武田晴信。後更名信玄。初年頗參禪好詩。其将某諫曰。主将參禪好詩。猶足利僧還俗。文弱不足有為也。是時足利學校廢而為寺。僧徒多事詩偈。故云爾。信玄諸作。載在甲陽軍鑑。今不復録。信玄弟左馬頭信繁。嘗著家訓。其中云。貪他一杯酒。失却満船魚。斯知信繁亦讀書作詩。惜世無傳。信繁孝友。其人可称。而信玄忌之。所以國祚不長也

弾正大弼上杉輝虎。後更名謙信。天正二年。征能登州。圍遊佐弾正於七尾城。會九月十三夜。海月清朗。軍中置酒讌會。謙信因賦詩云。露下軍營秋氣清。數行過雁月三更。越山并同能州景。遮莫家郷念遠征。将士解作詩及和歌者。各有詠言。極歡而罷。余謂世之談兵者。必稱信玄謙信二公。誠敵手也。但信玄智

計絶人。其御軍也。紀律森嚴。所謂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要之其為人也。精細雖由此。讀書善詩不與焉。謙信喑嗚叱咤。性如烈火。而讀書作詩。且軍中作此雅會。可謂真英雄。真風流也

大将軍足利義昭。避亂江州。舟中詩云。落魄江湖暗結愁。孤舟一夜思悠悠。天翁亦愴吾生否。月白蘆花淺水秋。詩誠悽婉。公初為僧。為南都一乗院主。宜其能詩。噫足利氏之盛。位亞帝王。富有海内。而季世瑣尾。扁舟江湖。去住無地。豈不憫乎哉

少将豊臣勝俊。豊臣氏時。受封若狹。後退隱京畿。更

名長嘯以和歌称所著有擧白集其中載詩數首
兵部大輔細川藤孝號幽齋後更名玄旨爲今肥後
候祖世知其武略及善和歌而春齋林子所選一人
一首載幽齋鞍馬山看花絶句則知實于文藝注意
者
中納言伊達政宗今仙臺候祖世稱其勇武而一人
一首又載其詩余因謂賴之以下諸人生長于干戈
擾冗時南戰比爭羽檄旁午何曾得有寧日不知何
暇讀書學詩此尤不易元和清平以来諸藩無事何
爲不成而或優游恬嬉宴安度日不啻文學不講武

備亦将併廢者何也
隱者之詩罕傳蓋非無隱者無隱者而能詩者也本
朝遯史首載維喬親王親王文德帝長子以藤原
氏故不得立爲皇太子居水無瀬宮後遷居於京北
小野山中吟詩詠和歌以爲娯樂亦唯遺其悒悒爾
其詩今無傳者唯聞琴詩載朗詠集而非完篇也
延喜中有稱嵯峨隱君子者失其姓名或曰源姓清
名博學有文菅右相橘参議與相友善遇有疑事即
二公就而質問其人可想也或曰　弘仁帝子或曰
延喜帝子併其詩失傳惜夫

懐風藻載民黒人詩称曰隱士亦失其氏族或曰野
見氏其云泉石行行異風煙處處同欲知山中樂林
下有清風清迥冲遠大是隱者本色
遯史載藤原萬里高光周光爲時橘正通惟良春道
等余既前録且右數人雖耽思烟霞而纒身紳綏或
有所激而遐棄爵禄者非真隱者也故不收録於此
云
余考古籍醫之以詩称者絶無以今思之似不可解
如他邦姑置之今京城中業講説者無慮數十人孰
謂其門靡匪醫家子弟除之無復生徒而醫生爲學

亦唯不過習句讀學作詩以潤飾自家術業故雖間
有才敏子弟未至小成既已髡髦其學蓋儒術文藝
不可立身糊口而方伎往往與家殖財也是以近時
爲醫者無不作詩而善詩者至罕矣余謂古昔爲醫
非如近時衆且濫也宜其不槩見也迄足利氏時獨
有阪士佛伊勢紀行詩云
阪士佛名慧勇號健叟京師人數世官醫給仕足利
相公明德中除民部卿法印世稱上池院是也相公
嘗戯之曰卿祖名九佛父名十佛卿宜名十一佛遂
以十一佛呼之後修十一爲士蓋俳優遇也士佛善

和歌及聯歌有勢列紀行以國字録之其中有詩其一曰渡口無舟趂樹陰漁村煙暗日沈沈寒潮帰去前程遠又有松濤驚客心優柔平暢頗足誦詠

僧詩見古選者釋智藏為始智藏奉　天智帝勅赴唐國蓋高宗武德年間矣其詩傳者數首並無可采劉禹錫有贈日本僧智藏詩偶同名耳與此不同

僧辨正姓秦氏亦西遊唐國玄宗眷遇甚篤數召談論時對圍碁云然則或與盛唐諸子締交被其潤色者而今閱其詩絶無佳者可謂空手自玉山還

僧蓮禪詩名于當時無題詩集載其詩數十首鄙野

殊甚

僧玄恵不詳氏族或曰其初業儒中為僧後從還俗以著太平記故世稱博文若其詩延元中内宴應制一首之外絶不覩他篇其餘古昔中世緇流詩偈見諸選者不尠若空海最稱傑出而率讃佛喩法之言非詩家本色故不收録

五山禪林之詩固不易論也蓋古昔文學盛于弘仁天暦陵夷于延久寛治泯沒于保元平治於是世所謂五山禪林之文學代興亦氣運盛衰之大限也北條氏覇于關東也其族崇尚禪學創大刹於鎌倉今建長寺之屬是也流風所煽延覃上國京師五山相尋營構足利氏盛時竭海内膏血窮極土木之工宏廓輪奐之美所不必論其僧徒大率玉牒之籍朱門之冑錦衣玉食入則重裀出則高輿声名崇重儀衛森嚴名是沙門而富貴過公侯禁宴公會優游花月把弄翰墨一篇一章紙價為貴於是乎海内談詩者唯五山是仰是其所以顯赫乎一時震盪乎四方也元和以来文運日隆近時學者昂昂乎蔑視前古卯角之童尚能詆排五山之詩即其徒亦或倒戈内攻要非篤論也余謂五山之詩佳篇不尠中世稱叢林

傑出者往往航海西遊自宋季世至明中葉相尋不絶參學之暇從事藝苑師承各異體裁亦岐其詩今存者數百千首專考其中不能不玉石相混也若夫辭艱意滞渉議論雜詼謔者與藉詩以説禪演法者皆余所不采也其他平整流暢清雅縝工者亦多則不可槩而擯之

五山作者其名可徴于今者不下百人而絶海義堂其選也次則太白仲芳惟忠謙岩惟肖鄂隱西胤玉畹瑞岩瑞溪九鼎九淵東沼南江心田村菴之徒不堪枚擧

絶海義堂世多並稱以為敵手。余嘗讀蕉堅藁。又讀空華集。審二禪壁壘。論學殖。則義堂似勝絶海。如詩才。則義堂非絶海敵也。絶海詩非但古昔中世無敵手也。雖近時諸名家。恐棄甲宵遁。何則古昔朝紳詠言。非無佳句警聯。然疵病雜陳。全篇佳者甚稀。偶有佳作。亦唯我邦之詩耳。較之於華人之詩。殊隔遅蹊。雖近時諸名家。以余觀之。亦唯我邦之詩。往往難免俗習。如絶海則不然也。今録集中佳句若干。五言。流水寒山路。深雲古寺鐘。夜宿中峰寺。朝尋三澗船。青山囬首處。白鳥去帆前。山暮秋声早。樓虚水氣深。鳥下金繩雪。童燒石室香。風物皇畿内。江山覇國餘。千峰收宿雨。萬象弄春暉。漁篝残近渚。僧磬徹寒燕。寒烟人未變。野樹鳥相呼。寒雨黃沙暮。凄風白草秋。孤館啼猿樹。四郊戎馬塵。七言。古殿重尋芳草合。諸陵何在斷雲孤。父老何心悲往事。英雄有怨滿平湖。一徑松花山雨後。數声溪鳥石堂前。絶域林泉淹杖屨。大江風雨起魚龍。百萬已收燕北馬。頻繁休督海南兵。久雨南山荒紫豆。清秋北渚落紅蓮。溪獺祭魚青篛裡。杉雞引子白雲中。霜後年年收芋栗。春前日日斵參苓。聽經龍去雲歸洞。觀瀑僧囬雪滿瓶。瑶草似

雲鋪滿地。琪花如雪照幽屋。緑蘿牕外三竿日。黃鳥聲中一覺眠。忠臣甘受屬鏤劍。諸将愁看姑蔑旗。等。有工絶者。有秀朗者。優柔靜遠。瑰奇贍麗。靡所不有。義堂視絶海。骨力有加。而才藻不及。且多禪語。又渉議論。温雅流麗者。集中無幾。如絶句則有佳者。懷舊作云。紛紛世事亂如麻。舊恨新愁只自嗟。春夢醒来人不見。暮簷雨洒紫荊花。送人歸京曰。輦下招提西又東。因君歸去思重重。孤雲海國三年夢。落月長安幾夜鐘。

二僧之外太白春水曰。春水繞深數尺強。烟波渺渺接天光。落花漲盡江南雨。一夜鬧鷗夢也香。仲芳題范蠡曰。五湖烟水緑涵天。月照蘆花秋滿船。呉越興亡双鬢雪。功名不敢至鷗邊。南江送僧遊廬山曰。廬山何處不勝情。蓮社人空芳草生。君去能聽虎溪水。潺湲尚有晋時声。大愚題水竹佳處曰。野水侵門脩竹清。君居想合似佳名。山扉半湿斜陽雨。翡翠時来衣桁啼。村菴雪夜留客曰。茅屋休辞一夕留。君家帰路恐相迷。園林雪白黃昏後。難認梅花籬落西。正宗神泉苑應制曰。上林風物草連空。尚有龍池記古宮。何日宸遊留玉輦。神泉純浸五雲紅。僉師法晩唐。深

造巧妙。

宗山同山。並有水邊楊柳詩。宗山曰。漁橋不似官橋暮。不繫金絨只繫船。同山曰。染不成乾烟雨裏。半如鴨緑半鵝黄。二詩體裁頗肖。並工緻矣。

曹學佺明詩選。載日本僧天祥詩十一首。機先詩五首。二僧被賞乎中土。而湮晦乎我邦。甚可嘆惜。天祥憶西湖曰。杭城一別已多年。夢裡湖山尚宛然。三竺樓臺晴似畫。六橋楊柳晚如烟。青雲窪下梅邊暮。白髪僧談石上緣。午睡醒來倍惆悵。捲看身世老南滇。又揄城聽角曰。十年遊子在天涯。一夜秋風又憶家。

恨殺黄揄城上角。曉來吹入小梅花。声格清亮。唐人典刑。其他我邦詠言。為華人所稱者甚衆。春齋林子。一人一首。論載詳悉。今不復贅。

朝鮮徐剛中所著東人詩話。以清磬月高知遠寺。長林雲盡辨遥山。爲日本僧梵岭詩。余未考梵岭何人。

余按。古昔宮娥閨媛。揮彤管於國字。抽藻思於和歌。揚芳一時。播美千載者。比比有焉。如詩章無幾。而孝謙帝為始。帝以坤德位九五。中冓之言。言之長也。帝酷崇釋氏所傳。帝詩亦唯讚佛偈耳。然曰。惠日照千界。慈雲覆萬生。實俊語也。按史。先是吉備公為聘唐使。遂留學于唐國。經二十年。至是歸朝。以帝師之學詩。學書云云。然則宸藻豈止於此耶。今無所考耳。

大伴氏。不詳其人。文華秀麗集載其秋日述懐七律一首。雖非佳作。亦不甚拙。

内親王有智子。弘仁帝第三女。幽貞之質。錦繡之才。古今罕儔。年十七。爲賀茂齋院。帝嘗幸齋院。與群臣賦春日山莊詩。各探勒韻。公主亦與焉。公主得塘光行蒼三字。賦曰。寂寂幽莊深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隠澗寒花見日光。泉声近報初

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顧厚。生涯何以答穹蒼。又嘗賦巫山高。其結句曰。別有曉猿斷。寒声古木間。殊初唐遺響。其餘傳者數首。公主薨年四十一。遺令薄葬。且辭護葬使。其賢明不特藻繪之美。

惟氏。蓋弘仁時宮女。經國集載擣衣篇一首。長短成章。其中云。芙蓉杵錦石砧。出自華陰與鳳林。擣齋紈擣楚練等數語。最為婉約。此知弘仁右文教化為至也。諸皇子無不能詩。而皇女有如有智公主。外廷諸臣。才華紛競。而内庭又有如惟氏。使千歳下嘆称不已。

厄和氏。不詳氏族。或曰。和氣清麿召姊也。經國集載
古風一篇。其中云。棲隱多歸趣。從來重練耶。駕言尋
此處。處處幾經過等語。足證心地清淨
十市釆女。和江侍郎七言四句。截其半載朗詠集曰。
寒閨獨夜無夫壻。不妨蕭郎拄馬蹄。世以秦濮鄙焉
或曰。和歌之設。教也。亦本諸性情之正。固非誨淫具
也。中古風教陵夷。人人假之爲花鳥使。紅箋往復。半
是芍藥贈言。前史所錄和歌選集所載。歷歷可證。有
靦面目。而當時慣以爲常。釆女特以詩代和歌耳。如
懲其淫風。宜有任咎者。何必尤一女子。釆女之後。悠

悠幾百年。閨閣之詩。寥乎無聞。元和文明之後。又得
數人。因附錄于左云
曇華院宮默堂。蓋皇女歸釋者。云。八居題咏。附載其
冬日書懷曰。寒林蕭索帶風霜。幽竹牕前已夕陽。翫
月秋宵猶恨短。尋花春日尚思長。榮枯過眼百年事。
憂喜傷心一夢場。靜對爐香禪坐久。細煙裊裊繞孤
床。理趣超凡。不啻脫紅粉之習。兼遠烟火之氣
京師女子名留者。年十三。送人詩云。蜀魄声声更斷
腸。離筵今日淚成行。江山迢遞幾千里。不若愁人別
恨長。又有春山尋花七律。亦頗成章。二詩見本朝千
家詩。不錄女子氏族。今不可考。千家詩。元祿中。京師
書林編輯。距今已八十年
讃州丸龜士人井上氏女名通。從東都還丸龜道中。
以國字紀行。名歸家日記。其中載詩十二首。天龍河
作云。天龍河上天龍遊。龍去河留二水流。一水中分
爲大小。小斯厲揭大斯舟
筑後柳川立花氏女。題山居云。應是武陵洞溪流送
落花。杳然聞犬吠。何路向仙家。江樓賞月云。江天明
月照登樓。千里金波浸檻流。黃寉仙人誰得見。玉簫
吹落桂花秋。有詩集。名中山詩稿

伊勢山田祠官某婦。荒木田氏。好讀書。善和歌連歌
近學作詩。間有佳篇。婉順不失閨閣本色。題畫云。楊
柳青邊澗水流。春風倚棹木蘭舟。人家隔在峯巒裏
想像長伴麋鹿遊。又浪華客中作云。江湖一望綠連
天。日出烟波帆影懸。歸雁幾聲春夢破。故園消息落
花邊

日本詩史卷之二終

日本詩史卷之三

平安　江邨綬君錫著
弟　清　絢君錦
男　悰彖孔均　同校

古曰。文學盛衰。有關乎世道汚隆。信哉。徵之我邦。夫誰曰不然。神武天皇東征。綏其士女。帝功於是為盛。然時屬草昧。遐荒猶阻王化。應神天皇登極。而後三韓讋顙。蝦夷獻琛。巍巍桓桓。莫以尚焉。於是我邦始有六經云。仁德天皇為皇子時。受經於百濟博士。講明唐虞之治。即位後。施為靡不由焉。是以海內乂安。衆庶仰之如日月。戴之如父母。仁慈恭儉之化。入民心者。至深且固。歷千百世。無有攜貳。胡厥盛哉。自時厥後。列聖相承。文教日闡。餘波及翰墨者。汪洋于弘仁天曆間。可謂帝業與文學偕盛也。延久已降。朝綱解紐。文事日廢。一壞于保元。再壞于承久。糜爛于元弘建武之後。迄乎足利氏失其鹿。邦國分裂。戰爭無已。生民塗炭。到此而極。藝苑事業。無復孑遺矣。既而天厭喪亂。織田氏豐臣氏迭興。中州稍削平。然竝無學無術。馬上得之。欲馬上治之。是以天人不與。或業壞垂成。或祚止一世。要之撥亂反正。天必有待。而奎璧發彩於久晴之後。固非偶然也。若夫

神祖。睿文神武。上翊戴帝室。下煦育億兆。干戈攘擾中。遑訪耆老。以稟箴治道。廣募遺書。以潤色鴻業。又命惺窩先生。講析經史之義。於是羅山先生。應聘東都。夫然後猛將勇士。稍知嚮學。而邦國頖宮尋興。士業日廣。至今百六十年。玉燭繼光。金甌無虧。風化之美。彝倫之正。且古所無。而近時文華之蔚。無讓漢土。今論列其一二。未遑縷舉云。

惺窩名肅。字斂夫。姓藤原氏。其出處言行。並見本朝儒宗傳。今不復贅焉。初為僧。名舜首座。是時五山詩學尚盛。其中有以才鋒称者。而遇惺窩則折北不支。以故名重釋氏。雖歸儒後。不畜妻妾。不御酒肉。人或詰之。則曰。我歸儒也。崇其道耳。不我知者。謂為食色吾德不足服人。不能不避嫌耳。先是京師有唱程朱說者。而猶未普四方。惺窩一出。麾之海內靡然宗之。執弟子禮者。無慮數百人。而羅山活所堀正意松永昌三。最有重名。惺窩已以斯文自任。人憚其端嚴。而亦能風雅。不廢文字之業。嘗花時遊大原。訪豐臣長嘯席上賦云。君是護花花護君。有花此地久留君。入

門先問花無恙。莫道先花更後君。一時遊戲之言。體格亡論已。然意致曲折。足証温藉。

活所名方。字道圓。姓那波氏。後更姓祐。生名觚。播州人。年十八遊京師。始謁惺窩。惺窩覽其咏杜鵑詩。歎稱焉。由是名價頓茂。遂從惺窩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歸。元和元年。大駕駐京。召見名儒。活所雖年少。亦在其列。後並仕肥後。肥後國除。更事紀藩。又以方正端嚴。繼惺窩為京師諸儒冠冕。其弟子號入室者最多。而我先太父為首。正保戊子卒于京師。有活所遺稿十卷。詩凡五百首。其中有雅馴者。遊東求堂云。

寂寞將軍廟。無邊草木肥。苔深過客少。松卧古人非。流水幾時盡。行雲何處歸。長嗟山路暮。幽鳥傍吾飛。

長子木菴克紹其業。為一時儒宗

木菴名守之。字元成。嗣職為紀藩文學。後以老病致仕。在家教授。自惺窩至木菴。文學相承。木菴最以毅直稱。而其詩多圓暢者。遊金閣寺云。相國遺踪在。荒蹊松竹幽。青山千古色。金閣幾人遊。山影浮寒水。林聲報素秋。遥憐應永日。臨眺令吾愁。又禪林寺看花云。過眼山花片片飛。如雲如雪映斜暉。共憑百尺樓臺上。自使遊人忘暮歸。遺稿若干卷。名老圃堂集。我

義祖全菴先生。以同學故。唱和殊多。至今余家藏木菴詩數紙。筆力遒勁。字字飛動。木菴一子名元真。俗称采女。多病不業。先木菴死。有二孫。余髫年從先考過其家。是時木菴配某氏猶無恙。令二孫出見先考曰。吾家業詩書。世有顯名。吾兒不幸短折。今以二孫累先生。於是二孫受業先考。亡何祖母氏卒。二孫後遂並為醫。那波氏世住播州。家資鉅萬。迨活所事紀藩。歲祿五百石。家道益饒。是以極力典書。至數萬卷。余友師曾與活所別家。而同宗。才名夙著。至今緊苦讀書。其志不小。所謂廢於彼而興於此者歟

堀敬夫名正意。號杏菴。惺窩門人。初仕張藩。安藝侯素聞其名。厚禮請之張藩。張藩命應其聘。於是更仕安藝侯。子孫嗣職。世為藝州文學。其詩見扶桑千家詩。暨扶桑名勝詩集

松永昌三名遐年。惺窩門人。聲名籍甚於一時矣。承保中。勅以布衣召講春秋經。因名其居曰春秋館。館在西洞院。是時板倉侯為京尹。好學。素重昌三。聞春秋館狹小。為卜宅地於堀川。名曰講習堂。昌三二子。長昌易。次永三。昌三卒。昌易居春秋館。嗣絶。永三居講習堂。子孫能守其緒業云。昌三著述。余不多覩。名

勝詩集載市原山題咏八首幷小序

三宅亾羊號寄齋活所同時人或曰亦惺窩弟子講説為業其子子燕名道乙始仕備前名勝詩集載三宅可三備前八景詩疑是其人若子孫也

惺窩門人有菅原玄同字得菴有鶴飼信之字子直羅山門人有人見友元永田道慶活所門人奥田舒雲昌三門人野間三竹等當時並有聲譽爾時詩論未透雅音罕振今閲諸人遺稿雖各有低昂大較魯衞之政

山崎闇齋專講性理如詩章非其本色要之其所以不朽在彼而不在此也名賢詩集載闇齋詩百首可謂傖父不知好惡也中村惕齋藤井蘭齋米川操軒亦有詩見千家詩

寛文中稱詩豪者無過於石川丈山僧元政丈山出處在世之口碑已武且文隱操亦卓然年九十卒可謂偉人也至今京師東北一乘寺邑有詩仙堂曁其遺留琴硯等依然尚存當時嘯咏其中誓不入城市諸名士毎經過談論唱和以為娛樂所著有覆醤集韓人權伔者為之序稱曰日東李杜余覽其集句多拙累往往不免俗習權伔溢美不俟辯論然當時諸儒詠言率出于性理之緒餘乏溫柔旨而丈山獨夢寐山林襟懷瀟洒如牕間殘月影枕上遠鐘聲風柳起鶯懶山花留馬蹄半壁殘燈影孤牀落葉聲等意象閒雅殊可諷詠

僧元政修持法華戒律堅固而雅尚風雅所著有艸山文集嘗結茅於京南深草里香火到今不斷其詩雖韻格不高意義平實元政本江州士族鄉有老母後迎養菴側孝敬純至客中絶句曰逐月乘風出竹扉故山有母淚沾衣松間一路明如晝遥識倚門望我歸記其實也先是明人陳元贇避亂投化後以山人應張藩聘時時來遊京師會晤元政心機契合締方外盟有元元唱和集元政詩中有云人無世事交常淡客慣方言譚每諧亦記其實也或曰元政得袁中郎集悦之以為帳秘余謂中郎詩祖述白香山欲矯七子剽竊勦去陳腐而其弊失諸率易淺俗元政贈元贇曰公本大唐賓七十六老人吾少公卅六年調况非倫不知何夙世合如車雙輪等正是公安委流或説恐然

明人避亂投化者元贇之外有朱之瑜又有林榮何倩顧卿僧獨立輩元贇字義都號旣白山人崇禎進

士下第者云。朱之瑜字楚璵。號舜水。嘗為魯王賓客。明亡附商舶來長崎。無人知為文儒。窮困備至。獨有筑後安藤省菴。執謁為弟子。省菴世事柳川侯。歲祿二百石。於是分其半。供舜水。以助薪水。常藩聞之。瑜名聘召。賜祿五百石。眷遇甚篤。年八十餘而終。私謚曰文恭。林何顧三人。不詳其巔末。大高季明芝山稿中稱。三人明儒推獎特至。意三人止于長崎。而不入京畿。或後再西歸者歟。又芝山稿中說。元贇予瑜之事與他說異矣。其言曰。陳杭州販夫。朱南京漆工。茲非知學者。余未知其孰是也。若詩則元贇為勝。元贇詩間有佳者。其氣韻蕭索者。亦唯邦亡家破。孤身航海。理固然矣。何林顧三人。詩見芝山吟稿暨名勝詩集者。鄙俚寂甚。僧獨立。名善書。詩亡論耳。之瑜詩余未見焉。或曰之瑜文集三十卷。

省菴之於之瑜。好學勇義。求諸古人。不可多得。省菴名守約。少時遊京。從學昌三。名善屬文。詩亦多傳。所有佳句

高季明。本姓大高坂氏。自修為高。字清助。號芝山。土佐州人。其履歷詳于男義明所撰高氏家譜。少時遊學兩都之間。博覽而有大志。家研理義。又好著述。有所作。則必致之長崎。請正於林何顧三人。三人極口褒賞。其答季明書曰。我輩來貴國。視數家文章。雖各有所長。然或未諳章法句法。唯足下所作。盡合規矩。又曰。足下文章意深語簡。韓柳歐蘇無過。又曰。足下詩格調兼高。宜貴貴國紙。孟浪諛言。固不足論。而季明信之。妄自夸毗。遂欠精細工夫。芝山會稿十二卷。篇章不為不多。而可採者無幾。余酷愛季明慷慨有氣節。因深惜為三人所誤也

延寶中。吉田元俊纂扶桑名勝詩集。元和以來作者不下百人。涇渭混淆其中。雖有短長。槩而論之。無足採錄者。平岩仙桂。熊谷立閑。山本洞雲。詠題殊多。余未詳其人。唯有餘元徵西岡八詠。體裁頗整。元澄名澄。號東菴。有竹雨齋詩集

宇都宮由的。名三近。號遯菴。周防人。昌三門人。講學於京師。有遯菴詩集。弟子恕方者輯錄其序云。先生著述罹災。今所存特晚年作云云。余閱其集。詩猶千餘首。七絕最多。至七百首。其中云。海色茫茫山色長。孤舟風雨轉淒涼。天涯一夜愁人夢。半在京城半故鄉。悽愴婉約。可稱佳作。其他則蕪陋淺俗。可笑者不鮮。十刪其九。則可不拙矣。又五言。好花三月錦。啼鳥

幾絃琴。千竿遮日。一榻納微涼。亦佳。

松原一清。字孫七。號寉峰。安藝人。仕本藩。職為行人。幼好讀書。九歲作詩。長而益勤。詩集二卷。名出思稿。語多胷臆。不喜踏襲。其宿両條驛云。両風驅暑送新涼。不厭前程雲水長。行李更無官事累。悉收秋色當詩囊。意度悠遠。足可誦咏。

貝原益軒。名篤信。字子誠。筑前人。後隱居京師。元和以来稱箸述者。東涯徂徠之外。蓋無如益軒者。其所撰不為名高。勤益後人。乃至家範鄉訓樹藝製造亹亹懇懇。余少年時不解事。意輕其學術。今而思之殊為懺悔。其詩亦朴實矣。益軒之姪損軒。名好古。志尚如同。舅氏箸述數種。詩亦頗占地步。又有貝原存齋。余未詳其人。千家詩載其三月盡作云。今年花事今宵盡。衰老難期来歲春。風光別我我何恨。留與後人千萬春。可謂知道之言。

村上冬嶺。名友佺。字漫甫。活所門人。與余先太父同學相友善。余少年時。聞先考數稱其人。蓋好學天性。其推奬先達。揄揚後學。不啻如自其口出。一以為己任。當時諸儒。會讀二十一史。會月數次。又結詩社。並輪會主。必有酒食。臨期會主或有他故。冬嶺必代為主。以故社會綿綿二十有餘年。後進所作。時有佳句。則擊節嘆稱。吟誦數回。一時藝苑賴之吐氣。其自運亦矯矯乎一時矣。今讀冬嶺詩。精深工整。超出前輩。元和以後七言律。到此始得其體。梅花云。名園桃李競嬋娟。獨自清寒倚竹邊。東閣題詩人動興。西湖載酒鶴迎船。點苔欲效霏霏雪。傍柳偏含淡淡煙。何處金笳明月下。曉風咽斷更悽然。秋夜宴伏見某樓云。秋入水鄉鳴荻葦。壯遊不用賦悲哉。豊城劍氣衝星起。北海樽酒乗月開。萬頃鷗沙呑楚澤。千帆貫船泝蓬萊。此翁矍鑠人爭說。物色行看到釣臺。又小集席上作云。青樽歲晚思難禁。共見頭顱霜色深。忼慨堪收燈下淚。低垂姑任世間心。愁邊一笑比雙璧。老後分陰重寸金。薄宦身閑亦天幸。清時莫作獨醒吟。又田家絶句云。羈思宦情兩不知。春耕夏耨髩成絲。門前垂柳長拂地。不為別離折一枝。

伊藤仁齋。首斥程朱。創一家學。其說是非。余有別論。東涯盡簪錄曰。先人教授生徒。四十餘年。諸州之人無國不至。唯飛驒佐渡壹岐三州人不及門執謁之士以千數。要之亦豪傑之士也。槩其為人。宜不屑聲律也。而詩間有旨趣者。殊可嘉稱。

東涯仁齋長子名長胤字元藏其如經義文章姑舍是詩亦一時鉅匠近人動輒曰東涯詩冗而無法率而無格噫談何容易東涯篇章富饒余閱其集有潤麗者有素朴者有精嚴工整者有平易淺近者體段雜齊余雖生後時猶及識東涯其人温厚謙抑口訥訥似于不能言者與今時學者自託龍門倨傲養名懶惰失禮者不同也人有乞詩則無論貴賤長少黽勉應之大名之下乞者日衆所謂卷軸之積如束筍者是以其所作有歷鍛錬有出率意畢竟無害為大家東涯兄弟五人其季即今蘭嵎是也

北村可昌字伊平號篤所江州人仁齋門人在京師教授生徒負笈者四方雲集朝紳為之弟子者亦衆元祿中　上皇聞其篤學老而不倦特宣賜古硯享保三年卒壽七十二碑銘及書並成貴介手名賢詩集載其詩四十余首和州道中作云飛雪寒風天漠漠長途短晷意忽忽閒雲本是無情物底事營營西復東余近閱熙朝文苑有可昌謝賜硯表其大意深欽慶為其傳家之寶云然可昌一男一女男不肖且廢疾可昌没後不知賜硯流落何處

小川成章字伯達號立所仁齋門人按東涯盍簪錄曰先人教授生徒殆以千數小川成章北村可昌相從最久衆推為上足又曰小川吉亨京師人壯歲不事家產晚年卜居北野稼圃為樂閑暇手自謄寫異書有二子曰成章成材共從先人受學成章長而有學行後仕常藩云云據此則成章亦一時翹楚其詩見名賢詩集及千家詩

松下見櫟字子節京師人受學先太父篤志博綜尤好著述余家藏其詩若干氣骨沈雄翹翹一時書法亦蒼勁而潤美其詠鷹云齊野玄霜楚澤冰十分猛氣正騰騰目中今已無凡鳥天外常思制大鵬利爪

幾經紅血戰奇毛深入白雲層誰言一飽即颺去左指右呼憐爾能又題秀野亭五律十五首甚有曲致語繁不錄

緒方維文字宗哲亦受業先太父學成仕土佐侯男某不業家遂絶矣熙朝文苑載其詩而詩非所長也又曰千家詩載緒方元眞詩余不詳其人疑是宗哲族也其有馬道中作云木綿花發稻青青處處水田龍骨鳴百里長堤日將午籃輿且傍樹陰行

大町敦素名質稱正淳京師人受學先太父詩見熙朝文苑當時梁蛻巖和徐文長詠雪七言八十韻尖

新而精巧。膾炙遠近。敢素有和作傚其體。余少年時
一再覩之。今不復記。可惜

笠原雲溪。名龍鱗。稱玄蕃。京師人。詩名顯著一時。到
今遐陬僻境之士。尚嘖嘖稱焉。蓋自惺窩先生講學
於京師。百有餘年于茲。其間雖有以詩賦文章稱者。
風俗未濶。學必本經史。以翰墨為緒餘。而雲溪獨以
詩行。是時仁齋門人中島正佐者。專業講說。而所講
不出四書。終始循環。一日數席。諸州生徒輻湊其門。
雲溪居止接近正佐。乃以詩授人。生徒以為便。於是
雲溪詩名傳播四方。亦京師學風一變之機會也。雲

溪沒。門人竹溪者。鈔其遺稿。梓而行之。名桐葉編。其
詩嫵媚足自喜。而氣骨纖弱。如律詩全篇佳者無幾。
絕句則間有堪錄者。五言。雷驅殘雲去。雨隨返照收。
逐涼多少客。盡柳塘頭。七言。曲屋寒深古澈袠。朔
風徹曉未全休。家童預識雪將至。行汲前溪一曲流。
又曰。雲溪詩瑕類最多。梅花七律。有疎影上牕月亦
香。句足稱佳句。而對太不協。又失鶴七律。當時喧傳
以為絕唱。其領聯曰。孤巢影動猶疑在。蕙帳眠驚誤
欲呼。誠佳矣。頭聯殊不協焉。雲溪又有絕句曰。樓蘭
介子劍。南越終軍纓。清世成何事。壯心誤此生。人傳
雲溪卓犖。兼好武術。其或然也。右桐葉編。卷末附載
竹溪詩數十首。跋亦竹溪作。而無序。以朝紳和歌一
首代之。竹溪。余未詳其人。以先師遺稿為翫弄具。且
為售已名奇貨。輕薄亦甚

柳川順剛。字用中。號震澤。又號雪溪。京師人。千家詩
載元日七律一首。其中云。乾坤於我知難助。邱壑何
心負鶡冠。頗錚錚矣

柳川滄洲。名三省。字魯甫。本姓向井氏。出繼順剛後。
冒姓柳川。從木下順菴學。學成不仕。授徒講學。或曰。
元和以來。從事翰墨者。雖師承去取不一。大抵於唐

祖杜少陵韓昌黎。于宋宗蘇黃二陳陸務觀等。至雲
溪始右唐左宋。而猶未及初盛中晚之目。滄洲出。而
後始以盛唐為正鵠。余謂是之時。物徂徠唱古文辭
於關東。稱揚明李于鱗王元美。輕俊子弟靡然爭從
然。京師未有為其說者。而今誦滄洲詩。駸駸乎明人
聲口。蓋氣運所鼓。作者亦莫知其然而然也。滄洲送
人之美濃曰。西風萬里動關河。搖落何堪送玉珂。遲
暮誰憐平子賦。清時猶唱伯鸞歌。路連山嶽愁雲合。
天入江湖旅鴈多。聞道濃陽秋水濶。莫將蓑笠老煙
波。又咏曉鶯七絕曰。杳霧冥冥夜色深。黃鶯啼處月

初沈無端喚起梅花夢能使春心滿上林又五絶關
山月曰青海孤雲盡天山片月寒高樓人不寐半夜
望長安滄洲教授有方其門人多成材其最顯者石
川伯卿上柳公通及長野方義渡邊士乾大橋叔輔
之徒滄洲卒後皆能守舊學文會無渝伯卿方義已
沒公通士乾叔輔今無恙云
石川伯卿名正恒號麟洲京師人滄洲門人學成仕
小倉侯為人謹恪而藻思亦蔚然矣嘗著辯道解蔽
駁徂徠說嗣子今嗣職為小倉文學
長野方義字之宜仕余於友人辟上睹其詩數首今
偶記一首秋閨怨云搖落寒砧秋晚催黃花成客幾
時回傷心最是南歸雁萬里飛從君處來
松岡玄達名成章號恕菴又稱怡顏齋京師人博學
强記無不該通最研確本草家學諸國生徒上其席
者每以百數少時頗事操觚後以講學遂廢吟哦故
所傳詩篇至罕余家藏其少作數紙亦自平實
堀景山名正超字君燕南湖之從弟與南湖同為杏
菴玄孫蓋杏菴之後分為二家並為藝藩文學景山
篤學精通而和厚迎人循循獎掖後學是以從遊之
士多鬱彬雅其詩結構整齊亦一時作家某年卒于

京師藝侯親製碑文賜之嗣子云
堀南湖名正修字身之別號習齋其學廣搜博採强
記絶人最精易理嘗演蘇氏易說著書數萬言與景
山同為藝藩文學亦其任京師時准三宮豫樂藤公
歎召對清問禮遇甚優其卒也藤公賜親製碑銘南
湖夙好吟哦暇日多遊五山諸刹與僧徒相唱酬當
是之時海内方宗唐及明詩而南湖獨祖宋最尚子
瞻故譽之者曰一時無二毀之者曰詩無所解要之
南湖才識出群如曰一逕年年蘚四時日日花梅毎
枝枝好雪教樹樹妍曲渚舟横草深山鐘度花雖非
大雅中正之音乎天造奇逸自有妙處且古曰寧為
雞口莫為牛後如其言則南湖亦藝苑夜郎王矣哉
長子名某長於余數歲少時有才子稱已沒今嗣職
者為南湖之孫
僧百拙卓錫泉溪為寶藏寺開士能詩善書與南湖
詩盟法契往来唱和余嘗論元和以後釋門之詩以
百拙對萬菴人無信者蓋其無信者以詩體玄黃相
判也如其資才二僧介兩大抵相稱無有輕重但其
志尚相反軌轍異途耳蓋萬菴欲莫以禪害詩百拙
欲莫以詩害禪故萬菴詩詩必詩人之語百拙詩詩

必道人之語是以萬菴詩高華雄麗百拙詩深艱枯
玅並是假相有意非其本相也有時出于其無意者
萬菴未必無道人之語百拙間有詩人之語百拙嘗
作春雨書懷七絶七首其一曰梅花落盡李花開禊
事將來細雨來半幅疎簾人寂莫前村野水洗蒼苔
又湖上採蓮歌曰西湖十里玻璃緑隔岸仄聞採蓮
曲蕙帶茜裙風自香荷花如錦人如玉荷柄斷時須
斷腸藕絲纖纖知難續畫橈歸去歌聲遥夕陽波上
湖山緑
僧西巖住持南禪天授菴博覽宏識禪餘好詩其名

重于叢林亦能與一時文士往来唱酬温粹近人而
僧規亦肅世人欽其學德
享保中坊間所刻八居題詠集中有伊藤祐之服部
寛齋梅園正珉五井純禎今西春芳和作祐之字順
卿號萃野稱齋宮寛齋稱藤九郎失其名字正珉字
某號文石純禎字恵迪號蘭洲春芳字陽甫號白野
稱正玄又有橘洲先生桃溪先生余不詳其人其詩
雖不能無少妍媸要亦娣姒耳
入江兼通字子徹號若水攝州富田邑人醸酒為業
家累千金為人不羈少時好俠狭邪資產蕩盡於是

憤激讀書學詩後著山人服携詩囊遊於諸州到處
聞有聞人則必以詩為贄造詣會晤是以江山人詩
名顕著四方最後結廬京師西山稱樂谷山人日與
天龍寺僧徒往来唱和其詩輯為二巻名西山樵唱
序者四人祖徠服子遷富春叟韓人申維翰並論其
詩為晩唐以余觀之其詩頗肖宋陸放翁但剪裁欠
工容易下筆故動失諸麁率可惜已然詩詩自肺腑
出句句流動較諸近時諸人藉口盛唐勦竊嘉靖七
子糟粕飣餖陳腐者又有可觀五言題水竹園曰幽
居宜懶性水竹伴閑吟洗硯釣魚瀨題詩棲鳳林清

流聲漱玉明月影篩金唯見七賢侶過橋日訪尋又
春日訪詩仙堂曰草堂依嶽麓花竹足風烟汲引雙
雙燕壁描六六仙書殘多蝕字琴古自無絃欲吊徵
君墓捫蘿陟翠巔七言西山卜居曰城西十里避塵
縁卜築溪邊茅數椽門外誰曾栽翠柳竹間本自引
清泉群峯競秀連崖寺一水中分入野田日日行吟
詩是業烟霞痼疾未全痊
瀨尾維賢字俊夫號用拙齋京師書林少時從仁齋
學後與若水歡遂以詩稱其詩追步若水而更淺率
矣謂江山人云一路斷橋外孤村杏靄中柳垂前夜

雨花落暮春風白屋經年漏青山與昔同浮生須痛飲浅水月朦朧先是林義端字九成者頗事翰墨其詩見千家詩及八居題詠附録亦京師書林稱文會堂者

鳥山碩夫名輔賢號芝軒亦攝人或云伏見人余少年時已聞江若水詩名以為攝之巨擘未知有碩夫也迄為邸職以吏事數往来浪華一日訪葛子琴見架上有芝軒吟稿迺知碩夫之遺稿携歸逆旅讀之一宵始歎其作家其才大率與若水頡頏細論之步驟不及若水而韻度勝之咀嚼覺有餘味上巳七絶云不向江邉泛羽觴雨中閉戸興偏長松煤細研桃花露臨得蘭亭字幾行又歸田詩云請得農耕鬢着華桑田數畝即生涯荷鋤未減初年力擬向東菑更藝麻

鳥山輔門字某碩夫子也名賢詩集載少時作數首淀河舟中云舟行三五里帆影受風斜緑漲鴨頭浪白分燕尾沙山光籠野色蓼葉雜蘆花落日孤城外炊煙和暮霞體裁明媚可稱合作如論其才局似勝乃翁特怪爾後寥乎無聞苗而不秀歟韞櫝而不出歟今浪華有烏山雛岳者蓋別家云

大井守静字篤甫號蟻亭亦攝人家世業賈篤甫少志學博綜群籍家好藏書凡奇書珎篇必捐重貲與之殆致數千巻後来京師講説所著有蟻亭擬言詩集手所選定名覆窠綿不襲時風自為一家送春絶句云煙林布緑葛原東遅日芳菲不負公春去春神呼不返鳥紗巾上落花風蕭散有趣但集中數用奇字僻語如抑巻晝揮渾不似杏村夕酌醉如泥又有以護花時對共惜春殊遠風雅蓋渾不似樂器名醉如泥杯名護花時共惜春並禽名

冨春叟或曰桐江山人享保中住攝之池田邑爾時海内方嚮物氏之學而徂徠及門人褒稱春叟詩篇往復歳時不斷是以冨山人詩名震乎京攝之間邑中子弟爭從春叟遊好事之徒每歳首輯春叟及社中詩為小冊子名呉江水韻刊行四方邑人檜垣宗澤者嘗受學義兄青郊先生以故年年寄示其詩似學陳去非者或曰春叟奥州人嘗以儒業仕柳澤侯徂徠集中稱田省吾者

森億字昌齡翁齡卿翔藝苑大篇巨什信手揮成世人徃徃以才子稱之是時京師有郭西翁者以相術稱昌齡善病乃從西翁相翁曰君實奇才惜乎無壽

昌齡自是縱意遊蕩操觚亦廢不數年果死余謂昌齡撿束修業尚或保無他即不幸短折名聲益馨余今録之以戒少年才者云

安田超字文達本姓飯井小路醫安田立莊撫而為子年甫十歳受學義兄青郊先生才敏研學為人白皙眉目如畫以詩挑諸文士詞鋒穎甚後以奔走于刀圭故學業遂廢才亦落矣

僧惠實號雪鼎又號玉幹住圓德寺寺在宣風坊隷于本願寺與余相識最熟雪鼎天資清雅好學能詩兼學繪事多畜古今載籍又愛古畫古法帖及文房

古銅器竭資典之又性好山水聞有流峙之奇雖険遠靡弗造焉嘗以本願寺主命如土佐州撿校寺務迄歸齎一木箱甚重封緘亦密人疑以為寶貨後開箱則海濱沙石耳又嘗赴美濃遊養老瀑布傍多紫青石意謂作硯則佳馱數片而歸頗費錢鏹既而石質過堅不適硯材乃置之庭際愛翫竟日其雅尚大率此類也惜壽不得五十詩亦清雅類其人云

守士新名鼎京師人家世為子錢家以貫貸寵於衆諸侯士新耿介不喜商賈業與弟士朗辟族別處不畜妻妾日夜閉戸勤學先是物徂徠唱古文辭於東都士新説其説而多病不能東遊乃遣弟士朗從學焉京師講徂徠之學自士新始後來意見漸異事事反戈徂徠士新著作頗饒其文集名明霞遺稿其詩紀律精詳一字不苟下遂能以此建旗鼓於一方蓋亦詞壇雄加之緊苦力學志節凛凛聞其風者庶可小興起惜乎資性褊窄規摸甚隘其詩亦得之苦思力索是以規度合而變化不足聲調句而神氣離弟士朗名鑒為人和厚為衆所愛慕先士新而沒詩集行於世蘐園録稿載送北子爰侍醫膳所詩頗合作矣

陶山晃字廷美稱尚善土佐州人東涯門人其學兼該稗官小説又通夏音為醫為儒並以不遇終遺文亦散亡詩素非本色

岡千里名白駒播磨人初在攝之西宮邑以醫為業一旦投刀圭而来于京師專以儒行是時京師已有悦傳奇小説者千里兼唱其説都下羣然傳之其名躁于一時千里於是不復作詩人或乞詩則辭以不能於是人人謂千里文而不詩其實非也余覽千里在播攝時作亦自當行所以云爾者有説也千里急于名又好勝人是時東都有服子遷赤石有梁景鸞

南紀有祇伯玉。詩名聞于海内。千里自量難與此數子並驅。而世方勤復古業。左國史漢。人人誦之。託其訓詁。亦足不朽。故廢詩專意作諸觿。以綱羅其名。既而恐後人以文士觀已。則傳註詩書論孟。以崇其名。然已急於名。又好勝人。故其所論説引證不精。且以臆見勇斷疑義。或勦襲他人説。以為其著作。雖取快於一時。難免識者指摘。余為千里深惜之云

篠士明。名亮。後更姓武。名欽繇。字聖謨。稱梅龍道人。與余相識最舊。初執謁東涯。又從遊士新。後以玉門賓客。給仕于妙法院。為人俊爽而有氣節。博覽強志

又能談論。彌日徹夜不倦。性多病。數至危篤。然未嘗廢業。明和丙戌年遂卒。其詩尚縱横。累篇疊章。磈砢滿紙。要其才長于技閲。而著述非當行也

樋口卜齋。與余親厚。仕今河越侯。為京邸留守。方正廉謹。近時罕儔。明和乙酉年病卒。其在邸職。三十五年。對人唯曰未學。雖有著作。未嘗示人。嘗題楊太真曰。當時君寵超三千。驚破霓裳花落天。縹緲仙山何處是。人間空自見金鈿。殊有婉致。卜齋少時學詩鈴木芫獅。芫獅字俊良。嘗仕某藩。後辭祿放浪京畿。卜齋為余誦其詩若干首。頗有巧思。而世絶不知。由是思之。遺珠棄璧。何啻千百哉

僧翠巖住三秀院。院在天龍寺中西南之隅。嵐山近俯軒窻。最為勝境。翠巖以詩以書。其餘雅尚韻事。都下膏粱子弟。嘖嘖稱之。余嘗一過其房。翠巖出生平詩稿示余。小楷端正。鐵帙華整。明和戊子某月日。廚下遺火。房舍悉燬。爾時倉皇。庫藏不閉。圖書諸器玩都歸劫灰。翠巖亦尋歸寂。由是觀之。詩文存亡亦自有數。不必深罪長吉故人也

服伯和。名天游。號嘯翁。又稱蘇門居士。京師人。家業鍼造。伯和以多病故不服其業。以講説授徒。其為學

也專務博洽。兼窺佛典。性好論駁。撰著頗多。年垂半百。以疾之故。褊急日甚。遂以此歿焉。門人水俊平攜其遺稿。就余請撿校。其詩雖欠精細工夫。氣格並合。五言。登愛宕山云。平安西北鎮。石磴幾千盤。峰擁層霄起。雨分衆壑看。鶴歸華表古。僧住白雲寒。時有仙軿度。依稀聽玉鑾。七言。宿山寺云。微吟曳杖此相尋。纔到上方落照深。倚檻寒雲歸洞口。遶階暗水咽苔陰。山房寧有人間夢。溪月偏閒物外心。只為社中容酒客。淵明一夜在東林

日本詩史卷之三終

日本詩史卷之四

平安　江邨綬君錫著
男　清　絢君錦
男　悰秉孔均　同校

關東古稱用武之地猛將勇士史不絶書而文雅之士不少概見迄于　神祖營建東都置弘文院設學士職文教與武德並隆終成人文淵藪羅山林先生際會風雲首唱斯文於東土芝蘭奕葉長爲海內儒宗無嫌曹邱生也

木下錦里名貞幹字直夫又稱順菴京師人昌三門人學成出仕加賀侯爲其文學　憲廟聞其名徵爲侍講於是從學之士日盛才俊多出其門室私謚靖恭名賢詩集載靖恭詩三十餘首其中題揃子墓云一心存北闕三世護南朝又詠百日紅云老樹千年綠名花百日紅二聯可謂巧警也嗣子寅亮名汝弼號菊潭寅亮子寅道寅考詩並見熙朝文苑

室滄浪名直清字師禮一字汝玉別號鳩巣東都人幼而穎悟西學京師師事木靖恭衆推爲木門高第初仕賀藩　文廟時徵擢爲東都學職嘗著大學新

疏義人録駿臺雜話等書莫非提起經義維持名教者也余嘗謂經儒不習文藝文士或遺經業能兼二者唯東涯滄浪二儒而已其訓詁異同不必論也滄浪詩五言古體學陶而未得其自然七言古風五言近體師法少陵尚隔垣牆七言近體祖襲盛唐諸家而往往出明人蹊若夫五言排律學力與才氣相駕豪捷騰踔宜爲當行今摘七言雄拔者數聯關中豪傑推王猛江左風流起謝安天上雙懸新日月人間相看舊衣冠天連滄海長雲絶月湍大江灝氣浮輦下衣冠尊五品日邊花蕚共三春蘭省春傳紅葉賦鳳池波動紫霞袍薦賦何人逢狗監求才幾處出龍媒

新井白石名君美字在中東都人亦木門高第也文廟潛邸時眷注已渥繼統之後遂以遷喬賜爵五品號筑後守白石才兼經濟數參大議其著撰往往國家典刑云若夫詩章則有白石詩草白石餘稿余按白石天受敏妙獨步藝苑所謂錦心繡腸咳唾成珠囈語諧韻者衆諸異邦古詩人中未可多得者而今人貴耳賤目不甚信余言雨芳洲所著橘牕茶話曰韓人索白石詩草者陸續不已可見異邦人猶且

玉之。白石嘗和清人魏惟度八居七律八首。以溪西雞齊啼爲韻者。請滄浪嗣響。遂傳播京師。京師文士。傚而和者數十人。坊間梓而行焉。白石覽之。前作有與諸人和詩相類者。因再作八首。語無牽強。押韻益穩。又冬日過其家。主人請詩。白石求題。主人書容奇二字示之。白石解其意。輒作七律一首。蓋容奇者。雪之訓讀。主人書之以試白石。白石已解其意。故句句徵我邦雪。一座服其敏警。詩云。曾下瓊鉾初試雪。紛紛五節舞容閑。一痕明月茅渟里。幾片落花滋賀山。提劍膳臣尋虎跡。捲簾清氏對龍顏。盆梅剪盡能留客。濟得隆冬無限艱。此一時遊戲。雖不足論。全豹亦可窺。其天受之一斑。或問余曰。子極稱白石詩。至曰天受誠蔑以加矣。若夫揣摩石蔑以加乎。曰非也。如天受誠蔑以加矣。若夫揣摩鍛鍊。尚有可論者。要之天受之富。吐言成章。往往不遑思繹。是以疵瑕亦復不鮮。白石送人之長安絕句云。紅亭綠酒畫橋西。柳色青青送馬蹄。君到長安花自老。春山一路杜鵑啼。四句中。二句全用唐詩。夫剽竊詩律所戒。而鍊丹成金。猶可言也。以鉛刀代鏌鋣將之何謂。草色青青送馬蹄。本臨岐妙語。草色送馬蹄。言春草承馬蹄。以柳代草。蹄字無著落。殊爲減價

此其一耳。餘可準知。

祇園伯玉。名正卿。後更名瑜。號南海。仕紀藩任職文學。伯玉髫年受業木門。有夙慧之稱。一日宴集。人或唱曰。鳶飛魚躍活潑潑。令坐客爲對。伯玉以童子在席末。應聲曰。光風霽月常惺惺。衆歎其穎敏。元祿壬申。伯玉年十七。會春分日。自試其才。自午至子。賦得五言律詩一百首。人或疑其宿搆。是歲秋分。大會賓客。午漏初下。進請諸賓各命詩題。對坐談笑。信筆揮灑。夜未半。百首完成。通計前後。凡二百首。藻繪爛漫。而無一句雷同者。滿座驚愕歎服焉。於是其名播揚遠邇。伯玉初在木門。與松楨卿同甲子。衆稱木門二妙。後來伯玉名價益重。世匹之梁蛻岩。余按停雲集載伯玉詩三十首。詞采富麗。蓋少時作。晚歲漸刷鉛華。而神氣融和。殊可傳者。而伯玉墓木已拱。遺稿未出。余未審何故。近時學風輕薄。僅學作詩則已。災梓所謂黃鐘毀棄。瓦釜雷鳴。亦憒憒爾。伯玉嗣子師援。余嘗一再應酬。詩也書也。並似乃翁。

雨森芳洲。名東。字伯陽。京師人。其幼時習句讀之師。爲靖恭門人。以故芳洲年十七八。遂東執謁靖恭。靖恭甚稱其才。是時對馬侯將聘一書記。聞木門多才

髦就而求焉靖恭因薦芳洲遂為對馬學職余按徂徠嘗唱復古傲睨一時人士特於芳洲稱揚嘖嘖殆不可解何則芳洲説經崇信程朱至老無變而徂徠勤排程朱芳洲文宗韓歐徂徠必曰東漢以上芳洲不好明詩橘牕茶話曰吾案上所置詩集以陶淵明為首李杜為第二韓白東坡為三與徂徠論詩誠氷炭矣余久疑之近得其説已有別論橘牕茶話又曰京師風俗各土地神祠祭之日遠親故舊互相延請吾少年時揚言曰殊覺其煩也柳滄洲在坐正色曰一年一次團欒叙濶人情於是乎萃矣何謂煩乎吾

為之面赬余謂滄洲誠長者之言而芳洲稱之且自戒失言亦長者矣哉近時學風軽薄藝苑絶無此等人可歎耳芳洲長于文而不長于詩晩年常對人曰吾無詩才生平所作無慮數百千首而可眎人者不過數十首也長子乾蚤没孫連以謹嚴稱亦已没次子賛治出繼松浦氏其子小字文平弱齡来游京攝數過余家殊見才頴今亦為學職云

松浦禎卿名儀號霞沼傳雲集曰禎卿播州人年甫十三對馬侯見以為奇才請靖恭授業學成為對州書記橘牕茶話曰禎卿十四歳時置詩草於案上南草壽取而覽之吟誦不已既而聞其自作大驚曰吾謂抄寫唐詩對馬侯聞之乃使其受業木門併考二書殊有可疑十三四童子何以自播州踰海遠抵對州被侯之眷稱或從父兄在東都出入朱邸者然而草壽長崎人則亦胡以就其案上覽詩草此必有其説要之夙慧可知也惜乎傳雲集載其詩僅四首餘絶無覩禎卿没而無子以芳洲次子為嗣云

留健甫名順泰對州人本姓阿比留氏後更姓西山為本藩學職亦木門弟子勤苦讀書才思敏贍元禄戊辰年二十九病將死悉焚詩稿曰吾輩詩文何用

遺為靖恭哀惜為製碑銘云其詩如竹外無家群鳥下松陰有寺一僧還殊佳橘牕茶話曰對州平田茂在朝鮮有詩曰江風送人語隔岸有歸舟金泰敬者終身吟賞平田茂他無所考因附載于此

南部思聰名景衡號南山長崎人本姓小野氏少孤為南部草壽所子畜因冒其姓草壽不詳名字草壽蓋其稱號後来京師講説自稱陸沈先生天和中為富山侯文學元禄戊辰年卒思聰嗣職思聰初在長崎學詩於閩人黄公溥杭人謝叔且後從義父在越中遂遊學東都受業木門倶雲集曰子聰為人温恭

篤謹精通經史。文才富贍。身既多病。自選詩文若干首。名曰喚起漫草。正德壬辰。卒于越中。年五十五。又橘憁茶話曰。韓人呉南老嘗覽子聰懷環翠園詩。雁歸塞北長為客。梅發江南晴憶人句。極口稱賛云云按環翠園在越之富山。即子聰所居。子聰在東都懷之作七律十首。其中佳句實多。憁容西嶺多看雨。園學東陵半種瓜。生前不負十千酒。死後何須八百桑細雨紅桃應委徑。輕烟緑竹定過牆。啣花鳥近書憁語。煮茗泉環竹塢過。欲見春山常澆竹。因憐夜雨亦栽蕉。思聰三子。長即國華。

南部國華。名景春。稱權藏。思聰長子。聰慧絶倫。年甫十三。從父赴東都。遊東叡山。作五言古風一百韻。為世所稱。年十八喪父。哀毀過禮。奉母至孝。友愛二弟。行已以道。其為學博通經史。又慨然有大志。亡何喪母氏。次弟亦亡。國華不堪悲感。遂以享保丁酉四月二十一日病卒。年僅二十三。季弟亦夭。南氏絶祀。僖雲集載國華除夜呈白石排律一百韻。氣象軒昂。珠璣璀璨。又妙見山寄題七律八首。亦復雋拔。使其天假之以年紀。與蜕岩南海馳逐于藝苑。未知鹿死誰手也。天之忌才。其將謂何。且德者未必有才。而才子往往無行。國華有絶世才。而孝悌恭謹。可謂全人。二弟雖童髦。亦已稱難弟。乃翁又篤恭著稱。不啻著撰何以死喪相尋。遂至祀絶。古曰天與善人。噫

原希翊田信威二人。並靖恭門人。靖恭薦諸紀藩。希翊本姓下山。有故冒外父姓榊原氏。名玄輔。號篁洲在紀藩。著大明律譯解。信威名文。其先朝鮮人。壬辰亂。年尚幼。我邦兵士岡田某者得之。遂冒姓岡田。信威則其孫云。僖雲集載二人詩數首

山順之。岳仲通。田子曩。石貫卿。亦並靖恭門人。其才藻大抵相若。其郷貫履歴。詳見僖雲集。其稱順之曰

年二十餘。始學於木門。刻苦讀書。行義甚脩。家貧。弁日而食。晏如也。然則其人最可稱。九月十三夜對月排律。亦自不俗。

深見子新。名玄岱。號天漪。長崎人。以文學善書稱。初以醫術食糈於薩國。　文廟初。聞其有文。録用。其詳見僖雲集。余謂天漪以文學榮達。今閲其詩無甚佳者何也。天漪二子。松年龜齡。並有材學云

三宅用晦。名緝明。號觀瀾。京師人。以文章聞。常藩聘置其史局。　文廟時。取補東都學職。僖雲集所載寄京師人詩中聯曰。三更燈火波心市。十里絃歌岸上

樓杜又魚肥折可擧。牛王廟古葉將秋以其俗偶易入世耳膾炙一時。余謂三四為攝之安治川作則佳。矣。鴨水涓涓曾不容刀波心二字。殊為無謂。第六句徒事對偶。粘景不切。牛廟六月。羅縠相摩香風撲鼻何曾有此淒涼。觀瀾又有咏倭刀詩。亦見停雲集。我邦人咏我邦刀。題曰咏刀可也。詎用曰倭。宋明多此等詩。傚而作之。則曰擬咏日本刀猶可也。觀瀾有重名。而有此破綻何也。或曰。觀瀾亦木門之人

服部寛齋。前卷已錄其人。今閱停雲集。寛齋名保庸。字紹卿。東都人。強記力學。且以孝友聞。　文廟在藩

之日。徵為侍讀云云。停雲集載其詩三首。頗清暢矣。寛齋弟維恭。名愿。號橘洲。同伯氏錄用。停雲集載九月十三夜作。首尾匀稱可錄。

土肥允仲。名元成。號霞洲。東都人。生而聰悟。及其能言。授書即成誦。六歲作詩。　文廟潛邸之日。召見試講論語中庸。論辯甚明。且命書其所賦詩。書法亦可觀。于時元祿癸未秋八月。允仲年十一云。停雲集記允仲事如玆。所謂神童不啻也。余覽停雲集所載詩亦當行。其中贈京師故人小絶曰。一別音書斷相思秦地秋。欲將雙淚寄墨水不西流。冣存古意

真子明都孟明二人始末。併其詩見停雲集。子明名璋。殊有才思云。所載詩一首。頗佳

田伯鄰。姓益田。名助。號寉樓。東都人。世業賣藥。伯鄰少志學。師事白石。遂以詩聞。又以喜客。其名益著。余閱其詩。無甚佳者。要緣諸名士不枉耳。梁景鸞有贈寉樓書。及寉樓集跋。服子遷有寉樓傳。今併考之其人則實可傳者。京攝雅多大賈。而無一人可比擬。近時攝有木世肅。或曰可當寉樓。余悉世肅為人。不同。寉樓寉樓以豪。世肅以雅。寉樓用率。世肅勤博。寉樓一飲數斗。世肅勺飲不勸。寉樓唯好作詩。世肅稍

多岐矣。寉樓喜客。無客不樂。家重文學之士。客必得文士。不得則雜賓俗客隨至而歡。世肅亦喜客。無客亦樂。非不重文學之士。而兼喜諸好事之徒

僧法霖。號蘭谷。本小野氏。東都賈人。性恬世利。唯詩之耽。有兒尚幼。出妻獨處。後遂為僧。停雲集多載其詩。結構精密。佳篇不尠。一聯隻句。殊多響亮。今錄其數聯。舟中夢破湖天白。馬上望迷驛樹青。一水人遥梅耐折。三更夢斷月相親。鸞鳳長想高人嘯。鸚鵡徒憐處士狂。花裡書牕三月雨。松間禪榻五更風。只今天下劍無氣。依舊世間錢有神

僧若霖。字挑溪。相州人。數往來京攝。東涯盍簪錄曰。霖善詩。兼能書畫。海內文儒之家。參謁殆遍云云。今覽其詩。實出於法霖之下。如題某池亭詩。後聯曰。釣罷孤舟蘋渚繫。魚稀隻鷺蓼汀眠。前句已係魚事。亦唯一意。餘可以推矣

梁景鸞。名邦美。號蛻岩。總州人。少遊學東都。天才巧妙。前無古人。後無繼者。少時負才。不閑小節。故筮仕數跌。屢遇困阨。家徒四壁。而意氣不少挫。嘗以不能買書為題。其末句曰。惠車鄴架滿天地。誰信空拳猶突圍。不知者以為妄且傲。而其詠雪詩序中亦曰。余

頻年窮甚。書篋中除四子外。有詩韻一冊。徐文長集半部。夫空拳突圍。果非虛語也。余謂爾時東都雖人才如林。除白石南海外。諸子長鎗大戟。恐辟易景鸞空拳。景鸞後仕加納侯。加納侯。今松本侯即是也。亾何亦辭去。寓後為赤石儒學。赤石有海嶽之勝。加之鄰於攝。近於京師。其業漸以廣被。遂有終焉意。於是湖海之氣日銷。溫潤之德月進。余弱齡在赤石。始謁其人。既已皤皤然矣。而薰然和煦。毫不修邊幅。且天性愛才。循循誘獎。不以所長加人。長子小字萬虎。才氣似乎乃翁。以疾廢焉。次子即今嗣職者。余按蛻岩詩體屢變。為唐為宋元。為初明。為七子。為徐文長。為袁中郎。為鍾譚。贈余弟詩。有我初御風翔。晚而履平地之句。而亦唯畢竟為一蛻翁之詩云。余謂凡作者。患在才者不勤敲推。勤者未必有才也。蛻岩有天縱才。而极力鍛鍊。何以知其然也。蛻岩與余兄弟交。稱忘年。贈答殊多。是皆蛻岩赤石税駕之後。考其年紀。蓋六十以後矣。厥後蛻岩集出。就而閱之。則往往改二三字。而改者更有理致。乃知八十老翁孜孜兀兀。潛思字句。宜其能造詣精微。今讀其集。譬猶上崑崙之邱。步步是玉。入栴檀之林。枝枝是香。詩至於此。宜

無遺論。而猶有未盡善者何也。蛻岩用才太過耳。張茂先謂陸士衡曰。人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余於蛻翁復云

桂山彩岩。名義樹。字君華。東都秘書監云。余在赤石。梁景鸞數稱彩岩詩律精工。因知其作家。後來信州湖玄岱亦盛稱彩岩。乃益知其作家。於是歷閱諸選。玉壺詩稿載八島懷古七律二首。崑玉集載擬金陵懷古七律一首。熙朝文苑載贈人七絕二首。通諸選所載。僅五首。其他無見。京攝年少。往往不知桂秘監為何人。蓋數十年來。東都藝文播傳于京攝者特護

園諸子。其他雖鸞鳳吐音。寥乎無聞。亦可見一時風氣之偏。而彩岩重厚不近名者。亦可徵耳

物徂徠。以傑出才。駕宏博學。不能守舊業。遂以復古創立門戶。其初一二輕俊。從而鼓吹之。終能海内翕然風靡雲集。我邦藝文為之一新。而才俊亦多出其門。至今講説之徒。藉口徂徠。坐皐比。而驕生徒者比比不尠。若夫經義文章。余有別論。徂徠嘗著唐後詩絶句解。海内由是宗嘉靖七子。喜之者以徂徠為執苑之功人。非之者或以為長輕薄。要未之深考耳。余謂明詩之行于近時。氣運使之也。請詳論之。夫詩漢

土聲音也。我邦人不學詩則已。苟學之也。不能不承順漢土也。而詩體每隨氣運遞遷。所謂三百篇。漢魏六朝。唐宋元明。自今觀之。秩然相別。而當時作者則不知其然而然者。氣運使之者非耶。我邦與漢土。相距萬里。劃以大海。是以氣運每衰于彼。而後盛于此者。亦勢所不免。其後于彼。大抵二百年。胡知其然。懷風凌雲二集。所收五言四韻。世以為律詩。非也。其詩對偶雖備。聲律未諧。是古詩漸變為近體。齊梁陳隋漸多其作。我邦承其氣運者。醬其年代。文武天皇。大寶元年。為唐中宗嗣聖十四年。上距梁武帝天監元年。凡二百年。弘仁天長。髣髴初唐。天曆應和。崇尚元白。並黽勉乎百年之後。五山詩學之盛。當明中世。在彼則李何王李。唱復古於前後。在此則南宋北元。專傳播於一時。其距宋元之際。亦二百年矣。我元祿。距明嘉靖。亦復二百年。則七子詩。當行於我邦。氣運已符。故有先于徂徠。已稱揚七子者。浩所備忘錄曰。李滄溟著唐詩選。甚契余意。學詩者舍之何適。又曰。謝茂秦洞庭湖。徐子與吳明卿岳陽樓作。氣象雄壯。與絶景相敵。殆可追步少陵浩然二氏。永田善齋膾餘雜錄。亦論及七子。而爾時氣運未熟。故唱之而無和

者。迨徂徠時。其機已熟。白石滄浪。蛻岩南海。大抵與徂徠同時。並非實蘐園之餘勇者。而其詩雖曰宗唐。亦唯明詩聲格。故云氣運使之也。繇是論之。則其或繼今者。雖數百年可知也。或謂余曰。子之論既徃似矣。其繼今者何如。曰。余聞明詩四變。李何一變。王李二變。二袁三變。鍾譚四變。逾變而逾卑。卑焉寖後。有陳卧子出。著明詩選。吹王李餘燼。而氣運既替。不能復振。清人議論不一。擽下書影。訶斥王李為小兒語。歸愚別載。紹述卧子。少別機軸。又有專宗晚唐。雖參趨異途。以余觀之。清人篇詠。大抵諸家相似。其縝警

雅柔頗似于元季明初作家。較諸近時所謂明詩者。無剽竊雷同之病。而其氣格則稍淡弱矣。當今京攝才髦所作。往往出于此途。亦氣運所鼓。不得不然。而遐州遠境。至今猶尸祝七子者。氣運推移。有本末。有遲速。猶我邦之於漢土也。或曰。嚮微徂徠。則明詩之行可以漸也。徂徠才大氣豪。言多過激。故其行也驟。而其弊亦速。余按徂徠詩有二體。初年作瘦勁雄深。後來影響李王。動作高華之言。要之詩非其所長也。徂徠門下。稱多才俊。其顯者。春臺南郭之外。猶數十人。可謂盛也。然細考之。則其中大有軒輊。蓋大名之下易成名耳。況赫赫東都。非他邦比。或攀龍附鳳。欻託禁臠。或曳裾援簡。長沾侯鯖。假虎威者。附驥尾者。青雲非難致也。加之邦國士人。各從其君往來。結交同盟。遍滿諸藩。褒同伐異。鼓盪扇揚。靡遐僻不屆。是其所以顯赫一時也。退察其私。則羊質而虎文。名過其實者。亦不鮮。簸之淘之。後世自有公論耳

滕東壁。名煥圖。先于諸子執謁徂徠。所著有東野遺稿。其詩在蘐園諸子中。雖華藻不競。而渾朴可稱。

縣次公。名孝孺。號周南。周防人。師事徂徠。初次公父良齋為長藩文學。次公嗣其職。長門泮宮曰明倫館。次公司其館事。至今長門多才學之士云。余謂近時文士得行志。莫若次公。其著作有周南文集

太宰德夫。名純。號春臺。信州人。初同東壁從學中野撝謙。撝謙名繼善。字完翁。長崎人。嘗仕關宿侯云。後東壁從遊徂徠。數書招德夫。遂歸于物門。其學業行事。詳見于服子遷所撰墓碑。松君修所錄行狀。唯斯褊心。往往為人訶斥。而以余論之。則春臺雖褊窄。自信甚確。是以議論透徹。多痛快語。自有過人者。其人以名教自任。而詩亦可觀。嘗著文論詩論。余初讀之。殊歎其持論平正。後讀春臺文集。與二論抵牾者。有所謂當局者惑歟。不然則初年作耳。纂輯其集者。不刪何也。其詳余有別論

服子遷。名元喬。號南郭。所著南郭文集。自初編至四編。並行於世。蓋徂徠沒後。物門之學。分而為二。經義推春臺。詩文推南郭。余按我邦詩。元和以前。唯有僧絶海。元和以後。漸有其人。而白石蛻岩南海。其選也。今以南郭較夫三子。南郭天授不及白石。工警不及蛻岩。富麗不及南海。而竟難為三子之下者何哉。操觚年少。悟入此關。始可與言詩耳。蓋白石天授超凡。辭藻絶塵。誠不可及。若就其全集論之。清雅秀婉絢

彩溢目而悲壯沈鬱。渾雄蒼老者。集中無幾。南海唯是一味綺麗。後勤超脱。卻屑屑乎纖巧矣。蛻岩天縱之才。奇正互用。變幻百出。神工鬼警。孤高獨立于古今之間。惜乎用才太過。如前論者。蓋用才太過有傷風雅。譬之士庶陪侯家讌席。有時笑謔歌唱。亦無害也。太過則有類俳優。南郭能守地步。不求勝於一句一章。而全功於一卷一集。今閲其集。初編瑕纇頗多。二編十存二三。三編四編寂粹然矣。乃知此老剪裁。老益精到。因謂作者無才則已。有小才。而欲大用之。醜態畢露。寂可戒也。大才大用。誠為快絶。而僅欲快

絶。易傷三尺。十分之才。每用六七分。正是詩家極至工夫。南郭能解此義。百尺竿頭。不肯進歩。又是難至地位。南郭次子。名恭。字愿卿。幼稱才穎。年僅十九而没。有遺稿。名鍾情集。其中聞莊子讓登芙蓉以寄詩中聯曰。不啻登臨堪小魯。更知呼吸近逼天。人間長御三峯雪。海上回看九點煙。可謂翩翩有逸氣。又送客絶句曰。秋風颯颯雨紛紛。匹馬孤舟兩岸分。萬里江山如黛色。相望能不歎離群。亦佳。南郭晩年。撫西仲英為子。亦已没矣。其著作。余未覧之

平子和。名玄中。號金華。嘗有詩贈服子遷曰。白髮如絲混弟兄。中原二子奈虚名。子和之不自量。誠亡論耳。世人亦多與子遷並稱。可謂子和之幸。子和詩有太佳者。有太不佳者。太佳者。體格雄華。金石鏗鏘。太不佳者。淺陋支離。剽竊陳腐。如出二手。亦唯負才不能精思耳

高子式。名維馨。號蘭亭。年十七喪明。專志詩詞。生平所作殆萬首。貴介公子。爭延講詩。名聲藉甚于一時。其詩剪裁整密。音韻清暢。雖不及白石蛻岩南郭等大家名家。在小家數。則可稱上首者

島錦江。名鳳卿。字歸德。東都祕書監越雲夢。名正珪

字君瑞。並名重于物門。護園録稿載其詩。錦江。呉宮詞。遊獵歌。並合調矣

菅麟嶼。本姓山田。名弘嗣。字大佐。幼有神童之稱。年十三。　徳廟召見。尋為博士。童時遊京師。參謁諸儒爾時余尚幼。侍先人膝下。一見之。今不甚記。録稿載其詩二首

石叔潭。名之清。東都侍衛臣。云亦物門之人

土伯曄。名昌英。守秀綽。名煥明。二人亦有重名。並業醫。伯曄仕小倉侯。秀綽仕大垣侯。録稿所載秀綽牕對芙蓉含雪色。檻當滄海抱潮聲。萬家楡柳傳新火

千里鶯花背舊程太佳吳宮怨小絶亦佳
芙蓉萬菴曾崇大潮二僧殊與物門諸子相歡詩名高于一世我邦釋門詩元和以前推絶海義堂元和以後推萬菴大潮余讀江陵集又讀松浦集二僧工力大抵相當而才華則萬菴似進一籌
源京國名義治號華岳物門諸子數稱其人謂當作家而諸選所載余未覩其佳者若夫扱美仲名價不高而録稿所選卧閣青山遠彈琴白日長山對紫門静海連曠野平故園春欲盡絶域草初肥殘夜傳刁斗頻年卧鐵衣風裁同卓魯治行擬龔黄又湖海論交漆浮沉蓬蒿卧病易蹉跎都是諧合
莊子謙姓村田名允益豊後臼杵人仕本藩祇役東都受業南郭負才好奇嘗登富嶽作芙蓉記凡民庶上嶽者必齋戒喫素而後敢上且相戒不許語山中事蹟子謙作記始漏造化之秘亾何子謙暴卒俗輩以為得罪嶽神余殊愛子謙秋懐二聯曰青山入夢松蘿月秋雨關心水竹居却恨西都題柱過且思南畝帶經鋤深婉情至恨不見他篇
石子游姓石島初名正猗字仲緑後更名藝字子游自稱筑波山人尾張人遷住東都亦南郭門人放蕩

好酒不能為家而以詩才雄豪稱于一時嘗遊京師作詩曰敝裘孤劍入西京自比能文陸士衡誰見篇章焚筆硯堂將詩賦讓簪纓一時羊酪無人問千里蓴羹動客情洛下書生誇博物寥寥未聞茂先名其狂誕大率類此玉壺詩稿録子游詩殊多往往神氣軒翥筆端活動若濟以精細則可為詞壇旌門惜乎其人輕躁下筆亦復疎率耳
蘐園録稿所載五絶松子錦春意臘雪二三尺門前不可掃纔被春風吹江上盡青草又古別離送君黄河湄黄河幾千里我思長於河思人終不已七絶平浮湘水如環歸大海連天帆影不曾流僧了玄春日遊墨水云風花處處送江春古渡蕭條芳草新為是王孫昔遊地縱無白鳥亦愁人江子園秋宮怨云琪樹西風白雁過夜寒如水浸天河自將紈扇憐秋色不問昭陽月影多並是警絶自可不朽其餘作者當重考補遺因不具録云

日本詩史卷之四終

日本詩史卷之五

平安　江邨綬君錫著

弟　清　絢君錦

男　悰　策孔均　同校

品藻之難也衒賣者其声遠播而其實未副焉韜晦者其文足徵而其名毎湮焉生其土而商㩁其土藝文猶且稱難得其要領何况他邦人士所謂隔靴搔癢不啻也余讀淺𡵂臣所輯崑玉集木實聞所著玉壺詩稿張藩藝文管見一斑但二集撰次無倫且不

詳作者郷貫張人與他邦人混渚不可分別則余所論列訛謬固當居多耳

余少年時就友人案上閲防邨詩選收録張藩諸家詩今茫不記募諸書肆往往不知其名殊爲悵悵扶桑千家詩載清水春流詩亦未詳其人

木公達名實聞余於張藩人士無所通識今據崑玉玉壺二集蠡測之公達在張藩或是南面詞壇傲睨諸子者詳其詩體公達必謂吾能探開天之正源駕嘉萬之逸格眩之以廣博之學出之以縱横之才意之所欲筆必從之噫如此則南郭蜺岩其猶病諸公達無天受之妙而強欲籠蓋萬象是以其詩磊砢而無光澤莽蒼而無倫理

井鼎臣本姓千村氏号夢澤玉壺詩稿載其詩六十餘首大抵與公達伯仲如曰憑驢彈鋏泣宋玉至秋悲直是蒙求標題且驢彈鋏歌非泣也此等之詩宜無録若夫崑玉集所載喜今井生過訪五律歳杪書懐七律頗爲匀稱要之急于名而不遑自擇耳

千村力之名諸成号莪湖又号笠澤井鼎臣長子也崑玉集所載當少時作然其天授才敏大逾乃翁五言生白蟫吾室草玄避世人雀羅将設處鳳字孰題

門溝水通籬後炊烟横竹邉未值西帰日空爲東武吟客心驚短髪官况戀扁舟本識地難縮逾增鄕国愁七言西風拂檻秋如水中夜懷人月在霄病來空憑烏皮几夢裡重鳴白玉珂世上虚名任呼馬塵中浪跡総亡羊頻年風雨徒搔首何地鶯花更解顔等下字有法語亦清麗其餘絶句殊有佳者

井出識明名知亮号鳳山力之次弟其曰醉後振衣花亂落庭陰倚杖石崔嵬移步山先生杖屨倚樓海色映衣襟病未耽句瘦適甚醉後発狂意却寛才調雁行伯氏崑玉集載季弟居卿幼時詩鼎臣有此三

子自足烜赫藝苑

木君恕名貞亮号蓬萊尾張人嘗客遊京師後赴東都講説為業其詩較之公逵鼎臣頗占地步而雋句警聯亦復不多若夫崑玉集所載中秋無月云金莖雲黒光猶動紫陌燈明夜未深声華可挹但金莖漢武所設我邦無此或曰唐明詩中多用金莖用之何害殊不知唐玄宗明世宗酷好神仙詩人假借以詠時事者此等之事余於授業篇已詳論之

沖野孝寛号南濱田中尚章名釆蒽号雁宕晁涵德名文淵号玄洲清水彦八名虎賀安長号精齋五人

並張藩人其詩見熙朝文苑者不過一二首姑録其姓名以備重考

松秀雲亦張藩人熙朝文苑載其詩七首頃日大江輝圭刻玄圃集贈余一部有秀雲序斯知其人無恙老盗把弄翰墨

崑玉玉壺二集撰次無倫余已前論其張人與他邦人相混不可分別則姑從二集所録以論及一二若夫張人與不張人姑置之耳伊長卿名章号崆峒玉壺詩稿載其詩二首歳晩寄井良重七律雖勦竊嘉靖七子而漸近自然但第五句芳樽萬里河山遠不免日上文王之誚若作芳樽一夕則佳矣又贈人小詩東海多秋思況逢夜色新遥知真水月不照去年人雖無奇警亦自可誦德良弼春城寓目華贍可観澤元喜寄蘭皐蔓澤二子七律頗能結構又留別諸子絶句云落魄無人不可憐一句太是悲愴惜乎結不成語岡長祐咏雪云一庭地白非關月萬樹花明不待春興象甚肖惜乎首尾不称福昌言九日作中南来池亭五律尾有孚七絶二首並占得地歩其餘天信景磯長博鈴子都嶺丈谿出敬逕野俊明闌德亮元文邦藤本弘江子永林文清喬惟寧彙日洞山

泰信山芝岩池子圭仲文輔井天目倉立大關範艮須玉澗谷秀實丁忠利竹山東馬意信村馬六筒恒德森東癸蒲梧態陸知覩吉大壑田仲文源基長源長英平蘭溪等其中不無玉石之辨而余未詳其人且二集所載人不過一二篇則亦俟重考云

崑玉玉壺二集所載僧詩亦夥今論其一二僧實性寄蔓澤云伏枕青春日閑君解綬帰鳥窺移柳地童待映花扉探勝支公馬舞雩曾點衣昨宵芳草夢相引到漁磯頗華暢矣與善寺分韻作亦佳擬二詩則足称方外作家

僧宜牧詩。嘉靖七子之末響。極意勦襲。然其中自有佳者。宿圓通寺云。古寺鐘声度翠微。階庭柏葉亂斜暉。巖中説偈花為雨。定裡忘機月照衣。巣鳥閑窺双樹入。香烟細結五雲飛。上方遥出藤蘿外。杖錫探奇信宿帰。首尾匀称。足称合作。

僧恵仁詩。崑玉集載之。殊多。其京館雑詩中云。晩来比屋絃歌起。疑是諸天賛我声。可謂狂妄。又曰。此中無不有。唯少天女侍。雖用維摩事。亦復甚矣。近時學者。動曰。僧詩不可有香火氣。余則曰。僧詩不可有香火氣也。又不可無也。蓋有香火氣以法害詩。無香火氣以詩累德。僧家學詩者。宜了得此義。

尾張東隣。参河。在参河則扶桑千家詩載村田通信詩。余未詳其人。近時源京國。仕刈谷侯。既已前録。岡崎候儒學。秋子帥。名以正。所著有澹園初稿。余未見之。又田原候。太夫雍子方。有爽鳩詩稿。子方姓鷹見。省見為鷹。又悪鷹字不雅。更為雍姓者。名正長。爽鳩其号。嘗與䕶園諸子歓。是以詩名著聞。余謂䕶園諸子。除服子遷外。孰不勦竊七子者。而莫甚于子方。如曰薄官天涯耽濁酒。故人江上感綈袍。此比是也。要之以藩國太夫。有此文雅。可称耳

從参河以東五州。為遠。為駿。為豆。為相。文人才子。意謂當衆余也。孤陋無所聞見。則不得不徴史之闕文。上野。下野。上總。下總。安房。五州猶夫五州。

安房東為常陸。常藩當中納言義公時。儒術文藝之盛。至今人称東平之賢。無俟余言。當時諸子詠言。必有可觀可傳者。但常藩與京師相距隔遠。所謂風馬牛不相及者。茫乎不可考索。若夫朱子瑜。余已前録。扶桑千家詩載安積覺。内藤貞顕。大串元善。青野叔元。一松拙忠。石井牧内。藤延春。安藤為明。名越正通。人見野傳。清水三世。相田信也。白井信胤等。十三人。

同咏菊詩各一首。蓋陪宴授簡之作。一時文雅可想。

安積覺。字子先。夙聞其名。所著有澹泊文集。余未見之。其餘未詳其人。又鵜飼金平。栗山伯立。森尚謙。三人。亦常藩學職。金平名信勝。石齋長子云。

常陸東北為陸奥。陸奥大國。大小藩府無慮二十。而仙臺為大。余聞藩中以儒業世禄者有十數人。而其文藻無所聞見。會津亦大藩。往時山崎闇齋講學其地。至今人重經業。如其詩章亦無所聞見。森山常藩支封。夙以好學聞。藩中或多作家。若夫本朝詩纂可謂盛擧。余嘗過書肆。暫時寓目。其所收載京攝作者。

殊有可笑所謂鸞鳳伏竄鴟梟翱翔不啻也亦唯距京攝絶遠無由物色耳今余論及關東胡以異此為之可発大噱松前僻在海外與蝦夷接壤或曰陋如之何不知其地富庶政寛俗朴為一樂土往者富仲達傳松前候命請詩於余又松前醫生来學京師深指藝苑者前後不斷則其地頗嚮文雅可知也從陸奥傍北海而西則有出羽有越後二州亦廣大而其藝業未有所徵佐渡固亡論耳

信濃在越後南諏訪候好文藝讀服子遷集知之謂下必有甚焉者亦俟異日考索信地以山称爲唯松

本廓然矣乃有湖松江在松江姓多湖字玄岱少時從學桂義樹能詩能文兼工臨池之技松江父字元泰號岩萬菴集中称湖栢山是也栢山父称玄甫至松江三世以醫仕松本侯而専以儒術文藝著称爲松江尚氣節慚食糈於方伎侯察其意今春使松江嗣子玄室代松江為侍醫更命松江為儒學教授盖特恩云

飛驒在信之西北在萬山中地出良材如高山府号為殷富俗頗事伎藝而學事無聞東涯盍簪録曰先人講學時弟子無國不至唯飛驒佐渡壹岐三州人不至其土風可知也然客歳余遊越中高山人其因富山渡邉公庸請詩於余斯知其土人近稍嚮文學飛驒之北即越中云

越中都會有高岡有富山富山賀藩支封閭閻之富有志學者往芳野于鵠遊學京師時問字余弟厎後西野士明因于鵠亦請余弟客歳之春佐伯季朦遊京數過余家聞余好山水盛説立山奇絶遂以秋九月余遊富山留五十日季朦名樸詩才絶人惜乎不甚好學不讀書焉余謂季朦曰子如讀書三年可爲北陸道第一才子季朦曰小子心期海内何論北陸

彼也少年逸氣漫為大言恐終不讀書季朦詩山居云結廬白雲裡白日亦堪眠啼鳥時驚夢山花落枕邉又過岡子龍舊居有感云春林鳥返夕陽斜終日空關叔夜家唯有隣人吹玉笛荒園満地落梅花季朦伯父佐伯子桂名望往為富山候文學已沒云士明天授不及季朦而黽勉讀書潜思敲推不懈有成

能登在越中西北近時僧環空出自其地為僧金龍徒弟從師在京師弱齢好吟哦頗有詩才一朝短折有遺稿在

加賀在越中西余遊越中路出金澤泱々大都會哉

無物不有。如其藝文。但未遑考。往時木靖恭室滄浪。並爲賀藩文學。已前録。扶桑千家詩。載平岩仙桂詩。余未詳其人。

越前在加賀西南。自余先太父。以及兄弟。辱越藩文學。余恐事渉不敬。因不論列。而余弟數称清圓寺瑩上人信義粹然。且好詩。越前南爲美濃州。

在美濃則岐阜最称富庶。三十年前。學詩於余者有十數人。迨余爲吏職。都絶音耗。唯山田大藏一人通問。至今其人於詩頗有見解。時見合調。大垣亦一都會。如守秀緯。已前録。又谷大齡田吉記。二人詩見崑玉集。嶺三折。鈴木藤助。二人詩見熙朝文苑。並美濃人云。美濃之西南爲近江。

近江文雅。必推彦藩。有龍草廬野公臺二人在。又往有澤村伯揚。雖其人没。遺稿行世。伯揚名維顯。称宮内。号琴所。享保中人。其詩雖乏藻繪之美。鏗鏘之音。而清澹雅整。足称作家。五言律最當行矣。早行中聯云。林聒棲禽散。江平宿霧流。鐘残黄葉寺。露満白蘆州。江之森山。有宇彦章。時時往來京師。名声顯著。日野邑則有建達夫。少時頗称才穎。而數奇轗軻。糊口方伎。遂廃吟哦。可惜。下迫村則有柚木伯華。爲仲素兄。好讀書。少時從學義兄青郊先生。辯博且能詩。

若狹在近江西北。千家詩載宮腰歴齋詩。余不詳其人。厥後有小栗雅皐。在小濱。稾篇一鄕文雅。余嘗覽崑玉壺二集。所載佐元凱者。詩甚佳。因詳其人。乃知其爲雅皐。蓋雅皐少時有故。客寓于張尒。時變姓名。称佐々木才八云。其詩雖蹈襲嘉靖七子。而天授自富。鑪錘有法。是以往往有合調。登後瀬山云。峯回徑仄石梯懸。杖履飄飄度碧天。萬頃海波遥越迥。兩行驛樹入江連。孤城鐘動寒雲外。極浦鳥還落日邊。臨眺自堪銷世慮。何勞燒煉學登仙。小濱以雅皐故。

至今言詩者衆。土之豪称組屋者。數百年之家。今當戸者名翰。字子鳳。博渉群籍。詩才殊雄。其人亦奇。又吹田定孝。學詩於余。歳時不懈。漸入佳境。若狹西南爲丹波。

丹波則扶桑千家詩。載人見卜幽詩。未詳其人。近時龜山侯太夫多好文雅。若夫松崎白圭。詳于服子遷文。今嗣職者君脩。文辭益蔚。名声煥發。篠山有儒學關士濟。

丹後則宮津水上士遜最可傳者。子遜名謙。自幼好讀書。能詩能書。其人篤恭。季世無倫。今既八十餘歳

余恐子遜操行終泯沒近為著傳略又有三上宗純為士遜詩友亦七十余云

自丹後以西但因伯雲石隠六州藝文未有所考雲州挑井源藏著世説考引證精當可嘉近覧其絶句數首詩或非長技

山陰山陽二道到長門而盡長門南北西三面濱海縣次公以来以文學聞次公已前録服子遷所撰周南墓碑中列叙門人曰若山子濯田望之津士雅倉彦平滕子䔍田子恭仲子路魯子泉林義卿瀧彌八縣魯彦秦貞父彬彬輩出義卿夙講學京師彌八今

在東都声名烜爀士雅子䔍前卷已論及子濯姓山根名清号華陽子遷集中屢称特至蘐園録稿載其詩如寉臺春望七律殊雋爽矣其男泰德客歳遊京師因武南山見余頗能論詩自運亦可観尒時詩刻乃翁集望之彦平子恭子路子泉魯彦貞夫未詳其人又左沕真晁世美二人見儒林姓名録又扶桑千家詩載山田原欽詩

從長門適海抵豊前州土伯曄石麟洲前録豊後荘子謙亦前録豊後而筑前而筑後扶桑千家詩收録二州人士殊多竹田春菴黒田一貫紫田風山寉原君玉荻野隆亮林恒德林重一並前州人伊藤慎恭伊福勝之村井定菴松下雪堂並後州人若夫貝原氏之於前州安藤氏之於後州亦已前録又前州神屋亨著帰鞍吟草其詩雖多蕪累而議論昂昂定非碌碌士矣

長崎隷肥前州往有林道榮劉宣義僧玄光僧獨立僧道本僧玄海等有詩見諸選道本清人隨緣到此所著有蕭鳴草扶桑名勝詩集載南部昌明長崎八景詩余不詳其人或是草壽兄弟近時高君秉詞鋒頗鋭嘗東遊京師締交諸文士西帰後作七言律八

首併書寄余余心許和答而未果亡何君秉没焉君秉本姓渡邊名彜号暘谷

肥後近時有藝文之称秋玉山名声煥発詩才可嘉又藪震菴墨君徽水屏山水博泉四人見儒林姓名録余未詳其人

薩摩州及隅日二州無考對馬學事前卷論及

自海西九州沿南海而東歴長門周防到安藝藝之都會曰廣島大藩也其文學二屈氏及松原一清並已前録又味允明見姓名録其人名虎号立軒所著有問槎録云近時竹原邑有頼惟寛有才子称今住

浪華本庄邑有平賀中南在京師講說本庄邑北有佛通寺奇巖環寺地極幽邃往有僧褱海好詩侶已寂有遺稿二卷閱之疵謬殊多蓋雖有資才師承不正致此鹵莾可惜

三原雖在備後入藝侯封内山海環抱殊覺形勝頗有好詩者芥彥章往遊其地尋余遊嚴島彥章貽書三原諸子爲余西道主人字士龍安子桓川則之敬侍最至二子好詩士龍最錚錚矣三原東有尾道一名珠浦地當海陸之衝人烟稠密多素封家而文雅無聞近有松本達夫者子桓姻婭也請賀島記於余其人必時受學東涯文辭則余不知焉

備中文藝余未考之近惣社邑人藤野如水遊京師數過余家爲人短小黑瘦口訥訥焉見之如無才者會晤再三漸測其所蘊殊爲該博其詩雖之華藻意義自全特怪西帰後寥乎無音問

備前往時熊澤了芥爲政其國舉世所知余嘗閱松原一清出思稿其牛窓泊舟詩有漁家兒女亦知字笑將孝經教老翁句一時教化可想至今泮宮之設尚有典刑云若夫三宅氏已前録昆玉集載近藤士業詩殊多士業名篤備前學職云又湯之祥井子叔二人並以文學仕其國之祥名元禎子叔名通熈備前北有美作州文雅無聞東則爲播磨

播州藩府西近備前者曰赤穗赤松良平以詩雄視其鄉赤穗東北有龍野和田宗允爲其儒學文辭無聞儒林姓名録以川口子深爲姬路侯文學名光遠所著有斯文源流云姬路東有賡川邑邑有清田君覆名綏号藍卿余族也既有學殖又有文辭恬不近名人以長者称若夫赤石梁蛻岩以詩賦雄乎海内前卷既詳論焉赤石陽海近對淡州云

淡州航海達阿州阿州學職有數人柴野彥助有文辭去年余弟秖役東都屢相往來云由岐浦有井河

玄益謹篤之士詩文亦如其人余弟詳録於孔雀樓筆記平島有島津琴王時有詩筒寄余阿州而讚州扶桑千家詩載岡部拙齋詩近時髙松滉文學岡仲錫有文辭玉壺詩稿載其詩云渺渺春波夕照微白蘋風起鳥双飛曾攀楊柳江橋上楊柳掛絲人未帰婉順可誦丸龜亦讃之都會僧羽山往遊其地藩太夫某聞之要羽山於途邀遊山荘尓後至今詩筒無斷其風雅可称羽山余方外友屢称其事余老善忘不記其太夫名氏讃州而豫州松山侯文學前田不

績詩。見諸選。了績名時棟。所著有二酉洞吟謌云。豫
州而土州大高季明。前録土州陽海。東對紀州云
紀藩称多學職。若夫活所。南海。玄輔。已見前卷。永田
善齋。名道慶。羅山門人。著膾餘雜録。其詩見千家詩
荒川敬元。名秀。東涯門人。八居題咏有和作。又附録
他作三首。頗巧整矣。陰山淳夫。名元質。強記無倫。至
今為藝苑話柄。著作非所長也。又山君彝。名熈。根伯
修。名遜志。並徂徠門人。在紀藩而著七經孟子考文
者。詩並見蘐園録稿。又有木村源進。名之漸。東涯門
人。享保中。蘭嵎應聘紀藩。尋勧源進。源進沒而無子。

詩史　卷之五　十五

今嗣職者任甫。名景尹。受業蘭嵎。本姓岩橋氏。因藩
府命。為源進嗣。遂冒姓木村
伊勢。 宗廟所在。山田宇治之間。大小祠官。無慮數
百。奉職多暇。徃徃馳伎藝途。而以文辞称者無幾。八
居題咏附録度會清在。福島末茂。二人詩。又有臼田
陽山者。在山田講説詩文。無所觧焉。丁亥之歳。祠官
荒木田興正。遊學京師。屢過余家。戊子之秋。余父子
遊勢州。留山田凡三十日。館于興正家。興正以乃翁
遺稿示余。翁名正富。字君忠。其詩間有可傳。今録其
一二。能州菊[illegible]山云。孤鴻傳信落滄洲。玉露金風両
地秋。北海清分手後。南天明月使人愁。當今山田
能詩者數人。度會雅樂為翹楚云。津城勢州大藩。闤
闠之富。淳于山田。文學奥田士亨。嘗受業東涯。世称
三角先生。又有石川某。亦其文學云。近時山田東仙。
片岡順伯。二人来京師。攻黄岐術。兼學詩於余。頗有
才思。不懈有成。恐以刀圭故廢耳。又有大冢公黍。字
稷卿。称正藏。秉志堅固。将以有成。而溘乎夭折。頃日
得一詩於筐底。覧之惨然。因為附録。聞鶯云。翠柳参
差弄晩晴。為聞黄鳥不堪情。一身已作他郷客。辜負
春風喚友声。津城支封有久居。熈朝文苑多載其土

詩史　卷之五　十六

人。士平玄龍。押正胤。佐柳意服。彦進。西正意。平一興
等。余不知其人。所覩一篇一章。難別最。秉名亦勢
之一都會。崑玉集載平義憲。水應春。二人詩。又有南
川文伯。以詩著称。嘗来京師。因僧金龍見余。又南宮
喬卿。徃下帷。秉名後還津城。余自山田還。路出津城。
留止數日。邂逅喬卿。喬卿邀余父子。譙其家樓。喬卿
今在東都。又石大乙。滕文二。受業喬卿者。文二從喬
卿在東都。大乙蚤来京師。講説為業
志摩也。伊賀也。二國文雅無考。大和則南都松元規
詩。見熈朝文[illegible]外。當今今井邑有足高文碩者。其人詩

其詩亦可傳。人業余弟者。河内則有生駒山人者。詩
集行世。和泉則唐金興隆詩。見八居題咏
攝之顯者。若水。春叟守静等。既已前錄。今追考諸書。
菅子旭。阮東郭。以下。脱漏不尠。異日重考補遺。今不
復喋喋。若夫當今下帷授徒。島山片山之輩。名声顯
著。無俟余言。亦復亡論耳。余男悰秉在時。論詩不可
一世之人。其所唱和。唯攝之葛子琴。子琴實工詩者。
聞子琴社中。雁行子琴者有數人
京師藝文第三卷詳之。今追考之遺逸殊多。亦俟異
日重考。若夫當今藉甚之声。無俟余之揄揚。亡論耳。

湮晦無聞。而其實好詩。善詩者。亦復不尠。如松尾祠
官田雨龍。為好詩者。如端文仲。為善詩者。文仲東都
人。失意去郷。西遊窮困益甚。前日播磨堀生。口占文
仲秋日遊巨椋湖詩三首。記得一首。欲得新詩。漫獨
遊。斜陽半晌又為留。菰蒲經雨泬初冷。雁鶩畏人禾
未收。山色猶明危塔外。水烟徐起去帆頭。終宵乘月
知何處。萬頃汪汪風露秋

日本詩史卷之五終

日本詩史跋

詩史就矣。使予及姪孔均校焉。予會奉藩職於關東。孔均勤焉。未畢孔均没矣。予適歸。乃始從事云。論詩選詩。俱非容易。期主張者。率入頗僻。主調停者。或流軟弱。加之勢威所嚇。淂失所眩。愛憎是非。自誣誣人。楚王弟與。方城外尹。證驗非必真。鶩延項。鼈縮頭。冷熱非必實。魏蛱蝶非無史才。史以穢稱。胡釘鉸豈有詩學。詩藉妖顛。政理道術。皆有斯諸弊。近日詩家莫甚焉。必如斯書所論。而後可謂公且正矣。若夫命名之義。讀者自當得之云

明和辛卯之春　弟清絢拜撰

明和八辛卯歳六月

堀河通蛸藥師下ル町
西村市郎右衛門

平安書林

二條通間之町西ヘ入ル町
林伊兵衛

堀河通佛光寺下ル町
吉村吉左衛門

勢州津
大森傳右衛門

藤田東湖（彪）著

回天詩史

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東京野史臺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
東京野史臺鉛排本影印

藤田彪斌卿著

回天詩史

青藍舍版

三決死矣而不死二十五回
渡刀水五乞閑地不得閑三
十九年七處徙邦家隆替非
偶然人生得失豈徒爾自驚

塵垢盈皮膚猶餘忠義填骨
髓嫖姚定遠不可期丘明馬
遷空自企苟明大義正人心
皇道奚患不興起斯心奮發

誓神明古人有云斃而後已

述懷

藤田彪斌卿題

神田區東松下町十六番地小柴活版印行

回天詩史卷之上

水戸藤田彪斌卿題幷錄

述懷有序

余之獲罪屛居也。偶得三決死矣而不死之句。既而又就其韻。賡二十五回渡刀水之句。每得一句追懷往事。感慨四集。乃就其句。錄事實於左。如此者連日。遂成八韻十四句。其句亦爲十一篇。其叙事或觸類而長之。或託物而發之。雖固出於遺悶泄鬱之餘。亦可以觀世變矣。因命曰詩史。其冠以回天二字者。葢竊有微意存焉。然言頗觸忌諱。亦事多機密。非敢示於他人。聊遺於子孫云

三決死矣而不死。二十五回渡刀水。五乞閑地不得閑。三十九年七處徙。邦家隆替非偶然。人生得失豈徒爾。自驚塵垢盈皮膚。猶餘忠義塡骨髓。嫖姚定遠不可期。丘明馬遷空自企。苟明大義正人心。皇道奚患不興起。斯心奮發誓神明。古人云斃而後已

三決死矣而不死

彪頑鈍獲罪於幕府。禁錮默處。因徐憶從前之

事。決死而不死者。至是凡三矣。文政甲申。彪年十有九。會諳厄利亞夷舶。屢出沒東海。遂下輕舸來於常北大津村。村人捕獲以告。大津村係元老中山氏采地。乃發本藩騎士屬中山氏者(所謂組附者。及今納言公襲封。廢而不置)赴急。又發先鋒隊。副以監察(所謂目附。下做之)行人(所謂使番)等之職。以備焉。事聞於幕府。幕府使代官古山某(稱善吉)譯者吉雄某(稱忠次郎)等按驗事由。當時輿論皆謂幕府必脩舊典。火夷船。戮夷人。以耀威於海外。及古山等至。詰問太寬。待以漂泊投陸之例。我先子聞之。竊謂彪曰。頻年醜虜窺窬邊海。時或鳴大砲震驚我人民。傲慢無禮。其謂之何。而擧世姑息喜無事。吾恐其或出於放還之策。以苟一日之安。果然則堂堂神州。無一具眼人也。吾甚愧焉。汝速赴大津。竊伺動靜。若審其放還之議決。則直入夷人之舍。掉臂力鏖夷虜。然後從容就官請裁。雖出於一時權宜。庶乎足以少伸神州之正氣矣。吾不幸多女子。唯有汝一男耳。汝而死則吾祀絕矣。是吾與汝命窮之時也。汝勿顧慮。彪慨然曰。謹奉教矣。蓋義見於色。先子泣然曰。眞吾兒

也。因速辦行裝。適伯舅丹子正（名就道。稱市郎兵衛。爲人慷慨有奇節。尤長於和歌）來。先子因命杯杓。陰寓餞彪之意。酒未酣。俄有飛使來自大津。曰古山某等詰問夷奴。以爲其上陸唯爲乞薪水耳。非有他膓。乃給以薪水及米菓。許其歸。巨艦時風波頗惡。不審巨艦在何方位。而夷奴不以爲意。欣然乘二輕舸而去。不知其所之。一座悦然。是彪決死而不死之一也。文政己丑。彪年二十四。哀公疾病。人心恟恟。初武公早喪恭穆夫人。以故不有嫡嗣。有庶公子四人。曰榮之允君。曰礼之助君。曰敬

三郎君。曰銓之允君。榮之允君立爲世子。即哀公也。礼之助君爲高松侯所養。銓之允君亦爲宍戸侯所養。獨敬三郎君留在藩邸。蓋武公之志也。當是時。大將軍（諡文恭公）子姓振振。自尾紀二藩。旁至於越前家國主城主。苟無嫡嗣者。皆降幕府公子爲嗣。其國老有司等。或迎合希旨。甚則不復問其庶子庶弟有無也。我先子常慨之。齎志以沒。至是有飛語。曰萬一公病有不可諱。則將請清水侯以爲嗣。侯亦大將軍庶子。一國愕然。夫東照宮之所以建三藩。將以廣其血胤。

共輔翼幕府。以保宗社磐石之安也。不幸台德公及尾敬公之胤。既不可見。則東照宮之統。僅係於紀南龍公與我威公之胤。萬一又不幸。失威公之統。則奉南龍公之胤。（有德公以來。幕府亦爲南龍公之統）以爲嗣固也。今面有敬三郎君在焉。而有司若奉清水侯。則將措敬三郎君於何地耶。於是日夜企首。俟江邸之報。十月朔壬戌。彪以例登彰考館。（時彪攝總裁之職）陪執政（所謂年寄。下倣之）參政（所謂若年寄。下倣之）試諸生講經。適獲江邸親朋根本仲德（名敬義。稱三十郎。更稱五六郎。爲人容貌羸弱。若不勝衣。而中實沈毅。尤重節義）書。曰青山

子世（名延于。稱量介。時爲江邸史館總裁。閲見該博。尤長於史學。富於著述。○館名彰考館。義公所命。而書史館者。從官府及通俗之稱呼也。下倣之）憂儲嗣不定。詣執政榊原淡州。責以大義。淡州哂曰。子何不通事理之甚。幕府三藩。鈞是東照宮之胤。萬一有不可諱。則奉幕府公子繼統。何不可之有。子世怫然而出云。又曰。邸中用事者。日夜出入於閣老（所謂老中。下倣之）沼津侯（水野出羽守）之第。事情不測。倘使山野邊氏（名義觀。稱兵庫。當時以門子別賜俸祿。列國老之班。雖不預政事。而夙賢下士。研究文武。屹爲一國之望）在江邸。則足以破有司之姦謀。辭甚激切。而寄彪及杉山士元（名忠亮。稱千太郎。身長六

尺豪爽有大志初從古賀彌助而學後遊於先子之門之書也。彪謂此國
家大事。志士授命報國之秋。直詣山野邊氏。竊
示仲德書。且謂曰事急矣。夫子盍與士元謀。士
元大夫所信。大夫頷焉。彪歸家祭先子於寢。每月
朔望登城則退公之後祭於寢是日亦然且告以實。筮南上赴急
不吉。彪投策曰。見吉而行。見不吉而止者。尋常
人事耳。至於大事。則固不可以吉凶變其節。今
既決死。則不吉既兆。又復何筮。乃謝神主。急裁
書會二三同志於梅巷之宅。川瀨名教德稱七郎衛門其人
雖不讀書而剛毅有膽略與先子交最深嘗以剛腸獲罪禁錮者七年當時遇赦而出爲小普

請組會澤名安字伯民稱恒藏爲人篤實純孝而有大志於先子之門爲高弟所著有新
論及廸彝篇等諸書吉成名信貞字履善稱又右衛門爲人忠愨尤重名節有幹事之才
初從大竹子虛而學後遊於先子之門飛田名勝字子健稱勝太郎以文章才學稱嘗
從太田才佐而遊後出入於先子之門鈴木名宜尊字子賢稱莊藏幼從先子而學爲
人溫醇而有氣槩子賢子健士元當時皆爲史館編修伯民方出爲教授諸子往往
來集。士元則在山野邊氏之宅。亦時往來於彪
廬議南上策。蓋不乞而出境者。國有刑典。以故
其議紛紜不決。川瀨翁長於決斷。慨然曰。使吾
輩幸不死而蒙出境之罪。則社稷之福孰大焉。
議遂決矣。時山野邊氏父義質。稱主水正良公庶子左膳君之

子出嗣山野邊氏方以亞卿執國政。告以實則不獲發
也。乃陽爲禱公病於靜神社。乘夜跨馬而出。途
過梅巷。川瀨會澤杉山吉成及彪。褰裳而俱出
矣。時既五更。至長岡驛則吉成後矣。蓋歸而激
監察戶田忠敞。稱銀次郎戶田固沈深有義氣。振袂
俱上途云。彪等與山野邊氏。以三日甲子之夕
抵江戶。皆謂執政有司。既不足與責。所可倚賴
唯有守山侯耳。是夜山野邊氏詣小石川邸。候
公病狀。彪等四人則至吹上第。請謁守山侯。侯
蓋難之。其臣遲塚九二八。周旋尤力。侯遂延四

人於燕室而見之。四人具陳飛語紛紜事情不
測之狀。因請立敬三郎君爲世子。侯謙遜持重。
不肯爲果斷之言。徐曰。本宗大事。寡人敢不竭
力。然若其成否則非寡人所可豫言也。辭意懇
懃慰諭具至。四人感激而退。然猶竊憾其自任
之或不厚也。夜既過三更。乃投劍客齋藤彌九
郎於飯田街。彌九郎與彪及士元有舊。且驚且
喜。延入擊劍塲。供以壚豉粥。四人鼓腹就寢。四
日乙丑。黎明俱入小石川邸。叩監察今村某之
門。達所以不請而南上之狀。會於仲德之舍。初

有岡井翁（名瑛。稱富五郎。侍講經筵。）者。憂哀公無儲嗣。屢諷公請立敬三郎君爲世子。公諾焉。而以其異母弟。慮其所生相軋生隙未決。親裁其由以賜翁。及翁病將死。以爲仲德可託大事。竊示仲德以公書。謂曰吾老病交至。而豚兒幼稚。儲嗣之議。子其有以紹吾志矣。仲德感激許諾。至是仲德日夜憂苦。雖在下僚。（時仲德以下士爲史館生員）以身自任。至誠動人。桑原（名信毅。稱幾太郎。爲人寡默。而有智略。博涉群書。尤長於韜鈐）吉田（名令世。字平坦。稱平太郎。少以才學。補水館生員。後從江邸。爲史館編修。侍講於敬三郎君。尤長於國學。兼妙和歌）岡崎（名正忠。字子衛。稱次郎兵衛。少從先子而學。精敏強

記。有常陸稽古秘書等之著述云）高須（名榮清。稱欽之允。後更源太夫。節義之士也。）吉村（名彰常。稱榮藏。好善之士）諸子往往見訪。皆江戶有志之士。適吉成亦來。忠義慷慨。議論奮發。又訪立原氏。（名任。字子遠。稱甚太郎。翠軒先生之長子。爲人胸襟灑落。不修威儀。頗有知人之鑒。聞見該博。尤長於書畫）頗得聞事情曲折。主人大聲罵有司用事者。家人遽止之。主人曰。光明正大之論。唯憾聽者之少耳。四人爲之釋然。大泄憤懣。是夜投春日街之逆旅。水戶同志之士。不期而南上者。絡繹相踵。巨室則將監松平氏。（今失戶侯）世家則三木（名之則。稱甫之介）跡部（名正生。字伯道。稱彥九郎。後復舊氏武田）淺

利（名定應。字德操。稱六之進。先子之門人）鵜殿。（名忠愛。稱熊吉。後更平太衛門。亦先子之門人）監察則戶田。（見於上）近臣則友部。（名好正。字正介。從翠軒先生而學。以篤實有才幹。稱於世。當時以小納戶在水戶）耆老則增子（名淑茂。字子柏。稱幸八郎。爲人寬厚易簡。有不可奪之節。）大嶺。（名廣貞。稱大八。以膽略稱於世）仗義不惑則白石（名重隆。稱又右衛門。所謂一如先生之長子。）小原（名俊彥。稱忠次郎）山中（名幸當。稱市郎衛門）坂塲（名時敏。稱彥助）安嶋。（名信順。稱彥之允）明毅幹事則石河（名幹忠。字公恕。稱德五郎）金子（名教孝。稱孫次郎。川瀨翁之次子。出冒金子氏）文雅有才則村田（名正定。字子經。稱彌一郎。翠軒先生門人）秋山。（名盛恭。字子謙。稱彌九郎。初從高橋子大而學。後遊於先子之門。氣力絕人。人或忌之。唯吉成桑原及彪相交尤深。）守節不變則太田

（名政德。稱彥五郎。後更甚太夫）池原（名正重。稱六作）岡野。（名貞行。稱軍藏）見義敢爲則馬塲（名盛。稱祐介）小戶田（名忠誨。稱彌次郎。忠敞之弟。今冒安島氏。○冠以小字者。以別於其父兄。下倣之）岡本（名秀俊。稱平九郎）菊池。（名德馨。稱秀介）狷介有守則後藤（名則敬。稱安兵衛）小瀨（名則行。稱軍藏）小川瀨（名敎忠。稱隼太。川瀨翁之長子）小吉成（名亨。稱十次郎。信貞之弟）陪臣而有義則小田野。（名篤。稱權之介。松平氏家臣）小官而有志則中村。（名雅言。稱三郎。後更三五衛門）蓋皆一時之選。其留在水戶。抑而不發。隱然致禦侮之力者。亦不尠云。是夜哀公薨。同志之士。相與號慟。款耳俟命。五日丙寅。未有一號令鎭人心。乃又與川會杉

三子。詣吹上第。見侯曰。事太迫矣。願侯勿猶豫也。侯曰。戸田吉成桑原吉田之輩。亦來責寡人。皆若卿等所言。寡人敢不盡力。卿等勿憂也。四人反覆陳說而退。六日丁卯。始聞元老中山備州詣幕府閣老。請立敬三郞君爲嗣之事。又因立原氏之說。始詳先公有遺書。題曰朶雲片片。首載立敬三郞君之事。且戒厚葬奉美謚。士皆感泣。人心頗安。其在逆旅者。稍稍北歸。同行之士。亦或欲引去。彪不可曰。以先公之遺言。有元老之請。則事既就緒。乃俟其僉允。不亦善乎。忽

有浮說曰。小斂儀節。未載主喪者。事情難測。人心復騷然。向之北歸者聞之。或途反南上。至八日己巳。始有幕府允立敬三郞君爲嗣之令。敬三郞君。即今納言公也。藩邸之士爭寫其令。到逆旅而相示。悲歡交至。不覺涕泗橫流也。時既過未牌。皆欲以明日上途。彪又曰。既不請而出境。又相率震驚都下。其罪不細也。然信宿至今者。以其無君也。今既有君。不宜暫躊躇。川瀨翕深是彪言。即時相促。與同志之士三十人許（既北歸者十人許）發。春日街。至葛西新宿而投焉。以十日

辛未還家。當是時。堂堂大藩。無君者三日三夜。疏外小臣不知廟謨。而浮說滿巷。事情不測。其間日夕會議。反覆論難。非殺身成仁之說。則高蹈遠引之計。不圖納言公得立。而又見有世子及公子振振如此之盛矣。（公以辛卯夏娶有栖川親王之妹。是爲登美宮夫人。生鶴千代麻呂君。二郞君。七郞君。山野邊氏生二二郞君。八郞君。十郞君。松波氏生三郞君。五郞君。九郞君。某氏生六郞君。立原氏生餘一君。不幸二郞君。三郞君。二二郞君。六郞君早夭。而鶴千代麻呂君。及六公子強健。威公之胤。於是乎益廣矣）此彪決死而不死之二也。今茲天保甲辰。彪年三十有九。公在國。四月二十日。幕府閣老連署。（土井大炊頭阿部伊勢守

牧野備前守。其不署眞田信濃守。蓋以其移病也）傳宜參府（凡諸侯到江戸。皆謂之參府。下做之）之命。所謂奉書者。而本月十八日所發也。先是一二日。閣老阿部勢州。招我元老中山備州。詰以七事。其目頗類疑公或挾異志者。公在寅賓閣。聞之速還城。謂有司曰。寡人以庚子歲就國。例當以翌年參府。而正經界。建學校。事頗繁雜。因更乞一年之暇。適文恭公薨。寡人請奔其喪。幕府有旨。遂不果。亡幾幕府大張紀綱。庶政一新。翕然有中興之勢。越一二月。閣老太田備州寄書慫慂寡人參府。寡人心謂使幕府

用寡人耶。宜閣老連署傳台命。俯使其忌寡人
耶。寡人既不奔故將軍之喪。而因備州一人之
言。自請參府。則恐招躁進之謗。不如恬退自守
以俟命也。迺以實報備州。何圖旬日之間。備州
免職致仕。而寡人則賜五六年之暇。時閣老水
野越州等寄書曰。寡人不欲參府。故有是命。嗚
呼寡人雖無似。以懿親備員三藩。而當此中興
之運。豈無速參府以補涓埃之志耶。自顧唐突
進取。徒爲小人所譏。斯其所以持重而閣老誣
以寡人不欲參府。不亦戾乎。寡人嘗上中興之

議。首論日光神廟不可不拜也。亡幾有外夷之
警。幕府令諸侯。嚴繕兵備。承平日久。金革鏽腐。
兵銃不完。一旦補脩。其費不貲。寡人因又議。上
費。以充金革兵銃之用。待數年之後。風俗儉素
財用漸足。然後有日光之行。則奮武追孝。兩得
其宜矣。閣老又寄書曰。日光之行既決矣。君若
不能預參。則宜辭以窮乏。嗚呼水戶雖貧。豈欠
數十里行旅之資耶。且寡人所議。固非一國一
家之事。而閣老疑寡人託正議。以營私。不亦異

乎。去歲四月。還自日光。越一月。誤蒙褒賞。加以
雄刀鞍鐙黃金之賜。使寡人繼義公遺志。以效
奉公之誠。寡人感激。自顧經界既正。學校粗就。
器械甲兵。頗得繕修。國中子弟亦漸知方。而佛
教蠱民心者未除。僧徒害風俗者。未沙汰。神祇
荒廢者亦未興復。昔者義公定一村一祠之制。
毀淫祠者不可枚舉。沙汰無賴之僧徒。遂毀佛
寺者蓋以千數矣。百歲之久其弊復生。豈可不
脩公之緒。以對幕府之盛意乎。乃發命下令。其
於神祇。興廢繼絕以致尊崇之誠。其於浮屠。所

謂如法也賞之。破戒也罰之。伽藍傾頹無由補
葺者。因毀之。沙門壯強請爲氓者。因髮之。凡有
害於俗無益於民者。務除其弊。今未能行義公
十分之一。（日十分之一者。公謙遜之辭。而彪道記其言。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而
群議鼎沸。僧徒獲罪者極口誹謗。甚則以寡人
爲懷異志。凡寡人之所爲動涉群疑者如此。而
寡人不以經意。自信愈厚。常謂愼形迹避嫌疑。
陰講武備。戒不虞者。所謂國主及外諸侯之事
耳。至於親藩。則固宜公然張皇。以示治不忘亂。
效忠於宗室之意於天下。乃鑄銃於郊。閱兵於

野。責臣庶以實用實效。毫無有隱諱也。讒人因以間之。抑亦危矣。然大將軍英明絕倫。豈信讒而疑骨肉之親。使破戒不律之僧。甘心於寡人哉。汝等以爲何如。有司惶懼不知所對。公曰。台命至嚴。不可依違。其遽辦行裝。有司請以五月二日發軔。公許焉。執政結城寅壽。番頭雜賀孫市。側用人彪等從焉。彪自四月二十八日臥病。至是惡寒頭痛殊甚。衆醫爲難其行。彪心謂斯行死且不辭。區區病痾。奚足經意。慨然自奮。告別於萱堂及妻孥。心誓永訣。適姻好武田伯道

來餞。揣知彪心事。不忍把杯杓而去。彪慮家人怪之。故呼親戚數人。强飮酒。亦不能醉也。遂以二日黎明辭家。蓋行程四日間。粒食僅不過二三椀。其苦可知也。五日巳牌。從公入小石川邸。故事三藩之君參府。即日大將軍使閣老就第賀之。而是日闕焉。邸中失望。皆曰。公必獲嚴譴。彪竊謂事既發則噬臍無及。不如及其未發。早爲之計。然臣子之處變也。殺身以訴衷。則人或憐其志。而信其言。徒以口舌爭。則愈來猜疑。而受奇禍。嘗聞幕府監察有櫻井莊兵衛者。其人

好善有氣槩。迺欲從容就死。遺一書訴公之寃。終之以彪篤疾臨絕。無復一點自求之念。因莊兵衛達諸台聽。則庶乎可以挽回頹瀾也。意既決矣。然扈從公駕者。有謁見兩君之儀。事頗嚴密。不得輙歸舍。默坐參政府（側用人之局。本在中奧。近來與參政同局）以俟焉。將留一詩訣親朋。獲君辱臣當死。死豈毫可辭之二句。會近臣傳命。遽召彪。趨而至公所。則元老中山執政戶田在座。公反復談論。大率如曩日與水戶有司言者。中山等將退。公改容曰。寡人不肖。不能撫育士民。以他事獲罪

於幕府。固所不辭。但以懷異志藏禍心受疑。則不啻寡人之辱。威公以來相傳之意荒矣。使寡人不幸無壽。則徒吞憾懷恨而死。苟天假餘年。則必洗寃雪辱。然後已。汝等其體寡人之意。聲色倶厲。三人感憤。不能仰視而退。彪歸參政府。幡然謂吾過矣。吾過矣。幕府所以疑公者既深。其處分蓋既定。假令公萬一有不良之跡。則彪寸裂肢體。以代公之難。固其分也。今公之精忠日月爭光。不幸爲讒人所間。而彪以死訴之。則彼將謂水藩無辭可以自明。乃其臣某自盡。以

贖其罪。是彪欲明公之寃。反實讒者之言。殺身害於國。不忠不孝孰大焉。忽有報。閣老傳命。以明朝召高松（松平讃州君）守山（松平大學君）長沼（松平播州君）皆（本藩之支封。其不召松平大炊君者。以當時移病不出也。）三侯。政府爲之愕然。會議至夜分。遂不能詳其故也。六日詰旦。閣老傳命於中山備州曰。今日幕使就邸。傳旨於兩君。於是擧邸皆卜公之致仕與世子之襲封。而未詳何人來而傳旨也。過巳牌。閣老又傳命於備州曰。使於水戸殿者。則松平讃岐守。松平大學頭。松平播磨守。使於鶴千代麻呂殿者。則阿部伊勢守。牧野備前守。且曰。公不須見讃州等。又勿煩送迎。家老中山備州。興津能州等受命。告諸公。以公言傳諸讃州等可也。午牌三侯倶來。元老執政延之於對面所。受命。則曰。公近年政事不肅。且驕慢自用。不憚嫌疑。大將軍不懌。公其致仕移駒籠邸。堅閉門戸。勿有不謹。若其襲封則命諸世子云。俄頃而勢州備州亦倶來。世子送迎如禮。備州班在勢州之下。是日以其直月先勢州而坐。傳旨於世子。其辭命與所命公大同小異。二人畢使事而去。時世子年僅

十三。坐作進退綽然可觀。群臣悲喜交至。一邸肅然。既而公召彪於燕室曰。寡人既受命矣。有司用事者。得無譴責耶。彪對曰。有司亦蒙譴也必矣。他人則不知也。彪叨竊虛名。決知不免。假使幕府網泄吞舟。彪何面目復碌碌立於世乎。公曰。然則汝將奈何。彪曰。誠獲脫然致仕以從老公於寂寞之濱。則志願足矣。公曰。寡人亦了汝心事。寡人將以今夕命汝致仕。汝其待焉。彪拜謝而退。是日公裁親書授中山備州。有彪致仕之事云。適閣老土井氏招執政肥田大助。授罰中山氏以下有司之狀。彪聞之不復入政府。日既暮。公命駕徙駒籠。彪與同班諸子。送諸中興廊下。公戴烏帽。著黑衣。風姿蕭然。諸臣莫不流涕。是夜四更。執政肥田傳命中山興津二氏蒙責。（所謂差扣）戸田與彪奪職禁錮。（所謂蟄居）五更歸舍。戒僮鎖門戸。後數日獲鄕書。始詳亞卿山野邊氏與中山興津同科。執政鵜殿（名廣生。稱平七）奪職蒙譴。（所謂逼塞）而寺社奉行今井則與戸田及彪同科。嗚呼彪浴公之殊遇。非他人比。而不能察禍於未萌。尸位素餐。以致我公今日之辱。死有餘罪。

而幕府寛仁。使彪獲生路。有所悔悟。抑亦幸矣。此彪決死而不死之三也。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彪生於平世。齡未盈强仕。而三處死生之間。豈天厭彪生無益於世。欲挈而投之冥漠之鄕耶。抑人惡彪冥頑不屈。必擠之死地然後已耶。抑亦彪愚暗剛褊。常蹈危機。臨陷阱而自不悟耶。至是彪無復意於人間之事矣。苟獲保餘齡閉戶幽居。尙友古人。時或著作泄憤。全首領以從先子於九原。則雖死不朽也。感慨之餘。援筆錄之。不覺敘事冗長而亦不忍削者。蓋臣子之

至情也。時五月十六日。梅雨濛濛。黯雲慘憺。杜鵑悲鳴於其間。投筆悵然者良久

二十五回渡刀水

彪夙有四方之志。不幸早丁大艱。忽就仕途。不能復償宿志。然其往來武常之路者可謂頻矣

文政已卯。彪年十有四。會先子祗役於江戶。彪與豐田天功（名亮。當時以神童稱。今稱彥次郞。見爲彰考館編修。特奉命纂述志類。才學精敏。不見其比云）往而寓先子之舍。因始獲見當時碩學龜田鵬齋。太田錦城諸子。亦時遊於岡田十松之門。試劍術數十日而歸鄕。乙酉之冬。外舅原氏祗役於江邸。時彪方專力於武技。請先君子。往而寓原氏之舍。每夜半出而至擊劍館。（岡田氏敎場）切磋磨礪於祁寒霜雪之中者月餘。明年丙戌之春。先子又祗役於江邸。彪復從焉。初彪學十字槍法於鄕先生。獲所謂免許者。自知華法不適用也。至是從伊能一雲齋而學其槍法。及先子將竣事而歸。留彪寓於吉田愚谷翁（翁名尙典。稱本介。平坦之父）之舍。戒曰。文武之道。相待而爲用。不可偏廢。汝勿效腐儒迂生之爲。勿混武人劍客之流。於是彪慨然發憤。命所居之舍曰不

息。取諸乾象辭。今納言公。以哀公之介弟在藩邸。聞之親書不息二大字。付之翁之子平坦以賜彪。彪自信愈厚。入則讀書講學。出則弄槍揮劍。未嘗一日廢業。至十月下澣。聞伯父嬰病危篤。驚而歸鄕。伯父見彪頗慰病苦。先子大喜與侍病蓐。居二三日。伯父捐舍。彪在鄕二旬餘。先子謂文武研精。不可失時。使彪復往而寓吉田翁之舍。居四五日。急足來告先子亦嬰篤疾。時彪在擊劒場。狼狽憂懼。日夜兼行歸家。則先子不可復見矣。數日前受敎於膝下者。忽爲遺訓。

悲哀號慟。旻天罔極。既過五旬。則就仕途。乃私持心制者三年。己丑之冬。哀公疾病。彪與今亞卿山野邊氏等。間行赴小石川邸。居數日而歸。天保庚寅之冬。彪以郡宰。與同僚川瀨會澤吉成三子。應召到江邸。屢賜召對。（初同召四人。後或分召二人。或召一人。每召對。未嘗不移晷也。）時公方銳意圖治。唯恐失時。召對之間。自安民固本之說。以至脩文奮武之論。往往及職事之外。而公不少以爲意。四人亦感激盡言。無有所避。將竢事而歸。公手賜親筆。（分堯典克明俊德章三十字。爲四幅。各見藏於家。）勸勉具至。拜恩而退。壬

辰之夏。彪轉通事。（今之小姓頭取）徙家於江戶。既而爲政府吏。公將正經界以制民產。又建學校。以化士風。而兩地政府。依違不決。徒費文移往復。乃使彪就水戶政府達公之盛意。且與館職及郡宰相會協議。於是戊戌己亥。抵水戶者再矣。皆閱月而歸。庚子之春。擢爲側用人。會公就藩。彪從焉。公嘗憂北虜猖獗。有開拓蝦夷之志。屢建議於幕府。及就藩。亦與閣老往復簡牘。而事情不通。乃託於他事。遣彪於江戶。以通其情。於是庚子辛丑。抵江戶者再矣。因是始獲見閣老濱

松（水野越州）松代（眞田信州。信州嘗屢到小石川邸。與公論當世之務。彪與二三同志。特命侍宴席。熟知侯之爲人。而其任閣老之後。執謁是爲始。）二侯。又與一時有名之吏。矢部駿州（時稱左近將監。爲町奉行）岡本江州（時稱忠次郞。爲勘定吟味役。）羽倉外記等相識也。或一閱月。或數閱月而歸。癸卯之春。公參府。將有日光之行。適彪墮馬傷足。就醫於下總扇島。不得從焉。月餘復常。會公召諸公子（五郞君。七郞君。八郞君。九郞君。十郞君。）於藩邸。命彪俱就途。公既拜日光神廟。六月就國。艤船於邸門之前。沿江戶川而下。過墨水抵行德。捨船從陸。館於大森。明日蚤抵木下。風。水手

隊長佐野勘兵衛。艤所謂君臣丸而待。風帆如飛。刀水兩岸及十六洲之民。爭出小艇。請牽纜。纜短艇多。雜遝諠譁。殆不可制。公命水手。接纜以數百丈之繩。比至潮來。小艇蓋三百餘。民亦以千數。公命郡吏。具大樽於岸。撤蓋酌酒。盛諸巨椀。賜民之牽纜者。民喜而傾之。猶長鯨之吸百川也。明日亦擬舟行。適風波險惡。乃陸行抵小川而館焉。又明日抵海老澤。乘輕颸丸。（君臣輕颸皆船名）過蒜湖。泝那珂水而歸城。是行也。彪與執政戶田番頭中村等陪從。其侍舟中也。近臣吹

管而奏樂。舟子扣舷而發歌。既飽酒肴之賜。又覽觀江山之勝。時方盛夏。而清風四至。眼界豁然。不復知炎熱爲何物。眞一時之壯遊也。今玆甲辰。幕府命公參府。彪又從焉。公遂致仕。幽居駒籠邸。彪等則禁錮於小石川邸舍。屈指而數之。凡往來渡刀根之水者。至是既二十五回矣。蘇東坡詩云。便合與官充水手。此生何啻略知津。今東湖居士諳熟於武常之路。亦不在尋常驛使之下也。屛處默坐。仰望駒邸。憂老公之幽鬱或致病。俯憶故鄕。察阿母之痛心倚門。雖以

彪頑鈍。血淚沾臆者數矣。嗚呼天定勝人。老公之寃一旦氷釋。飄然就閑於仙湖之上。彪輩亦少緩其禁。去而歸舊廬。奉萱堂膝下之歡者。不知其在何日也。刀水而有靈。則必俟彪之渡江。更添一回（五月十八日錄）

五乞閑地不得閑

文政年間。我先子與青山子世。爲史館總裁。子世在江戶。先子居水戶。及先子歿。水館不復置總裁。以大竹子虛（名親從。稱與五兵衛）會澤伯民。權攝其職。彪以丁亥之春。襲先子之後。以進物番補館

職。而先輩鈴子賢。杉士元。飛子健等。班皆在彪之下。意頗不安也。先是川口嬰卿。（名長孺。稱助九郎）爲江館總裁。以汚行獲罪。禁錮於水戶。子世代焉。未數年。哀公惜嬰卿之才。起之於廢黜之餘。以大番補編修。徙於江戶。亾幾復總裁之職。兩館之士議論喧然。伯民嘗與嬰卿絕交。謂義不可受其指揮。因頻陳情辭館職。遂出爲教授。（當時文柄悉在史館。其曰教授者。有名無實。一閒散之職。大非今弘道館教授之比）以彪同子虛攝總裁之職。時子虛齡既垂七十。沈痾家居。彪則年僅二十四。一旦立於先輩諸子之上。統

紀館務。愈益不安也。年少氣銳。不能自抑。乃裁一書寄子世。陳奉身自退之意。且附以館局大弊五事。其目曰。心術不正者。不宜居館職。曰正人實學。不宜廢棄。曰攝職之選。不宜在彪。曰史業督課。不宜迫蹙。曰虛文粉飾。不宜助長。反復辨論。蓋數千言。彪謂嬰卿亦先子所嘗共事。今致書於子世。論嬰卿不宜居館職。而無一言責嬰卿。豈不愧於心乎。乃又裁一書。勸嬰卿以引過乞閑。議論剴切。頗震一時。當是時。江邸罹災之後。新建史館於後樂園之傍。土木之美。輪奐

可觀。公方銳意於文事。子世嬰卿遵奉不違。屢寄書於水館。責以梭史怠惰。而不問人心之服否也。水館之士。愈有解體之勢。至是子世等。以爲兩館隔絕。正議之士。皆群居水館。所以動生波瀾。不如移二三館僚於江戸以殺其勢。蓋以聞於公。而公從之。於是子世等。又寄書於水館。令彪及子賢士元子健等各探鬮。其中者皆徙於江戸。蓋示其公平無愛憎也。彪與諸子議。皆謂應命咫尺左右。事體不輕。安倣兒童遊嬉探鬮而博之哉。乃答子世等以實。因子虛請辭職。

政府未有處分也。會公薨。今納言公立。時勢一變。子世嬰卿相踵免職。子賢轉奧右筆。士元爲寺社役。伯民與彪任郡宰。宰之爲職。事極紛冗。非曩日假總裁之比。是彪乞閒地不得聞之一也。公勵精圖治。尤用心於民事。悉變易七郡之宰。山口（名正德。稱頼母。）治大里部。友部（見上）於石神部。田丸（名直諒。稱稻之衞門。）濱田部。川瀨紅葉部。會澤常磐部。吉成大子部。彪八田部。既受命徙各所。當時務革正舊弊。禁奢教儉。扶弱抑强。洗寃枉。恤無告。其他沙汰僚吏。賞罰村老之類。事尤多端。每有一疑議。七郡互馳遞諮詢。文移如織。而遂不能盡其情。於是四郡之議起。川瀨尤主張其說。其略曰。昔者威公分封內爲南北中。置郡宰三人。寬永年間。大丈量田野。亦以三人爲之。爾來沿革不一。然未有郡宰出居各所者。蓋以封內狹小可坐治也。近來分封內爲十一。既而爲九爲七以至今。其制本摸倣肥之熊本。以爲郡宰親察民間疾苦。其撫字庶民。猶慈母之於赤子。則戸口可殖。風俗可變。殊不知庶民狎而不畏吏。村老怠而廢其職。訟獄日滋。廳務日繁。且郡宰

會議不過歲一再。七郡處置或多矛盾。齟齬守尋常則善矣。若欲大有爲。非減郡廳省冗事。宰吏皆居城下。協力一心而後從事。則決不見成功矣。時七郡僚吏。久居各所。懷土狃安。不欲變更。百計沮之。公斷然用川瀨之說。辛卯之春。復四郡之制。以友部會澤爲政府吏。幹奧右筆局要務。（所謂御用調役者。文公時始置。以菊池平八郎任之。然菊池大抵出入中奧。掌公親書草案。不常在政府。及菊池歿。廢其職。文化初武公又置。以高橋又一郎爲之。始常居政府。蓋奧右筆之職。本不過掌政府書記。及執政乏人。擧樞要之務。委諸書記。於是奧右筆局。遂然爲親密之地。而其局長稱頭取者。尤執權柄。舊弊浸淫牢固不拔。武公有見於此。欲置調役於書

（記之上。一洗其舊弊。而流言誹謗一時歷然。高橋遂出為史館總裁。其職亦廢。天保己丑之冬。今納言公新置側右筆。以掌座右機密文書。欲以殺奧右筆之權。不果。乃廢其職。又置調役。小人尤忌之。而公斷然不惑。居四五年。奧右筆往往轉除。無復擅時之舊弊矣。彪亦嘗在其職者。五年嘗有言曰。調役之職。君子居之。則足以維持國家之紀綱。而不能大有為。苟發大有為之念。則忽取禍敗。小人居之。則不啻可壞國家之紀綱。亦可以大逞其姦矣。嗚呼其選豈容易哉。）
山口為目附。田丸為勘定奉行。其留在郡宰者
三人。川瀨治南。彪治大田。（今改稱北）吉成治松岡。（今稱東）
新以石河幹忠為宰。治武茂。（今稱西）有志之士。
皆企首望中興之化。而政府任事者。猶執舊弊
不欲更張也。初哀公季年。命史臣修東藩文獻
志。公薨不果。至是會澤鈴木等。以為欲成中興
之業。則宜先修祖宗典刑。斟酌增損以歸於至
當。乃建議復修文獻志。設局於城中。政府有志
之徒。時往來其局。小人因讒會澤鈴木等以朋
黨。遂出會澤為史館總裁。以鈴木原田（名成祐稱兵介）
荻為馬廻。於是政府正議。一網打盡無復孑遺。
深澤（名敦忠稱甚五兵衛）亦與四人。同局相親。至是移病
不出。彪與同僚議。以為郡宰本疎外之職。而頗
為樞要之地者。以公專信任吾儕也。今政府變
革如此。凡吾儕建議者。皆從中制之。隔絕上下

之情。則公之盛意孤矣。因上書屢陳所以退小
人進君子。挽回正氣之說。凡驛使往來於江戶
者。每月六次。未嘗一次無郡宰上書也。公亦時
下親書慰焉。而讒譖先入。無可奈何。明年壬辰
之春。深澤亦坐廢。（所謂小普請組）彪料不可以口舌爭。
即日亦移病不出。朋黨之論益熾。公赫然震怒。
遽召川瀨石河二人於江邸。問以事情。二人侃
然正議不遺餘力。公釋然而悟。轉彪為通事。徙
於江戶。鈴木子賢代焉。進會澤伯民之資格。而
原田深澤荻之徒。亦往往見任用。通事（今小姓頭取）
之為職。宿直中奧。（稱後宮為大奧而正寢及近臣所宿直皆稱中奧）日
昵近左右。自非生長於近臣之間。則坐作言動。
或不能如法。而彪以野人任其職。又蒙常扈從
公駕（所謂定御供）之命。更掌所謂衣紋猿樂等之事。
其用心尤苦。是彪乞閑地不得閑之二也。乙未
之夏。轉為政府吏。己亥之歲。公發令將以明年
庚子就藩。時公方務修武備。又戒士大夫。因田
祿多寡。備兵馬器械。而巨室世家皆乏軍用。竊
恐其或獲罪。乃結黨密議欲妨公之就藩也。以
為去歲年穀不登。減士人俸祿。一國皆不聊生。

而公就藩。則士大夫職事繁劇。冗費不貲。皆怨嗟嘆息。離心解體。恐大損公之盛德。宜全賜俸祿以慰人心。若不能然。則不如無就藩之爲愈也。因激所謂小番頭及物頭之職。各書剳子達之於政府。政府不能制。以狀以聞。公大怒謂姦人比周要君而政府無一人制之。取其剳子以聞於寡人。奉職無狀。遂按問事情。將罰巨室某某等及水戶執政有司與其事者。彪謂執政曰。公之所以赫怒。既聞命矣。抑其聞於公者非江戶有司耶。今水戶有司蒙罪。而吾儕免於譴。則

何面目復見水戶有司耶。執政慰以本末輕重之別。彪不能自安。乃引罪移病懇請辭職。未一旬免職。以先手物頭之班。（先是彪班槍奉行）充史館編修。彪在劇職前後十年。始獲閒地。殆有超然於物外之思。何圖未盈二月。忽擢爲側用人。復出入政府。從事於獻替。時彪非不得閒。而忽失之。則要之不得閒之三也。公之就藩。宵旰勵精。督責有司。不二三年。經界粗改。學校漸就。文教武備頗就端緒。而公方獲五六年之暇於幕府。於是小人日進佞媚之說。以迎合公意。公以其易

制。或命以事。小人竭力贊成。勢殆類於勇於敢爲者。以故便嬖少年。或遽獲顯官。彪從容屢言於公。以君子小人之辨。而公不省也。彪因懇請辭職。適有讒彪者。謂彪以今井（名惟典。稱金右衛門）擢爲參政。心懷不平。又謂彪家計窘急。勢不能居職。乃託正議。請閒地。人或以告彪。公亦賜手書曰。寡人信汝。而汝疑寡人。汝而去則寡人亦將致仕矣。彪竊恐跡甚涉嫌疑。或連及今井。乃勉強視事。適執政傳命。賜以黃金。曰子屢苦於行役。察其或乏資用。所以有斯賜。彪心竊慍之。噤口

受賜而退。直入奧右筆局。以金託其局長。且謂曰。彪固貧徹骨。向者行役之日有斯賜。則彪何辭之。抑今日又有行役之命。則亦何辭斯賜。今無故而受之。古人所謂貨之也。幸謝於執政。彪雖飢餓。不拜如此之賜。局長不能對。執政亦不能強而止。當時有司非皆不知彪者。而有是事。彪於是有知浸潤膚受之可畏也。明年癸卯之秋。今井出爲寺社奉行。前一日。彪入奧右筆局。始聞今井以明日轉職。將直入執政府辨之。而執政退。乃趨而至公所。既屏左右。公大聲曰。無

乃今井外補之事耶。對曰誠如尊言。公曰事已
決矣。勿復紛紜。彪曰既命惟典則可謂決矣。今
未命也。進退唯在公之處分耳。公曰去歲寡人
排衆言。擢今井於不次。既而諸有司屢告寡人
以今井不容人言。寡人保護以至今日。而近來
執政亦以爲宜外補。參政任重。而今井既失人
望。寡人將以今井爲寺社奉行。從事於敬神排
佛。不亦善乎。彪曰惟典峭直氷淸。疾惡之心有
餘。而乏容物之量。斯其所以取譏。而至於面折
敢言。執政憚之。監察畏之。佞邪小人尤忌之。則

彪決知無出於惟典之右者。閣下不擢之則可
也。既擢之而又遠之。臣恐小人竊拍手相慶。其
損國家之元氣不細也。且惟典在政府。則正議
抗論大有益於廟謨。使其處獨任之地。則峻急
迫切其取敗也必矣。公曰汝盍與執政議焉。彪
流涕而退。出而見結城執政曰。今井不能救耶。
結城赧然曰不能矣。彪謝而去。遂上書具陳平
生欲言而不能言者。杜門移病。使姻戚武田伯
道。請辭職於政府。居二日今井來傳公命。勸出
視事。且謂曰吾罷參政。而猶黽勉視事。子何苦

而逡巡至是。彪曰子之出而視事。猶吾之退而
移病。理不得不然。復何怪焉。今井笑而去。又一
日島村志摩（小姓頭取）來傳公命。又使彪勉強從事。
彪拜謝曰病瘳則雖無公命固將出也。而彪之
病恐非小故。又一日安島彌次郎（亦小姓頭取）盛服
而來傳公命曰。曩日奏議深感於寡人之心。寡
人將思之。而汝移病家居。則浮言沸騰。寡人甚
憂焉。請爲寡人暫出而視事。彪心謂公之優待
至是。而猶固執前議。不敬既甚。且公之悔悟如
此。則國家之事未忍袖手旁觀也。頓首曰謹奉

命矣。安島大喜而去。明日起視事。此彪乞閒地
不得閒之四五也。距今僅半歲餘。而有今日之
禍。彪等亦蒙譴責。彪嘗讀史傳。常憾潔身自重
之士。知退而不知進。當路用事之臣。知進而不
知退。因又疑其退者固處貧賤。以故恬於勢利。
其進者漸獲富貴。所以有顧望之念。今而思之。
君臣之情義。固有不得已者。存乎其間。非獨富
貴貧賤使之然也。夫人臣之事君。苟志於道義
者。孰不欲進而行其道。又孰不欲退而全其義。
而其在疎外之職也。一事一議。勤苦於有司擧

肘。而見君亦罕。無由吐肝膽。以故其心常憂懣憤激。每有一政一事失體者。謂國事殆去。建議於有司。不可則以爲拒己。溫顏容之則疑其或見欺。其上書於君。亦多不免有矯激過實之辭。是其所以難進。至於處親密之地。則其如意也君臣和樂。固不勝其喜。其不如意也。相與歎息於政府。又相與覆議於君前。諷議論辯。無復遺憾。而君臣之間。顔情稔熟。自非大事。不忍面折廷爭。其或直言抗議。君視以爲其常。君怒則臣謝。臣激則君諭。昨者爭而今日和。是其所以難

退。若夫居無道之世。立於暗君之朝。阿諛迎合。徒貪戀富貴。而不能退者固不足論也。嗚呼使十年前之彪見今日之彪。則將笑其見機而不能去。然使今日之彪處十年前之地。則亦將知退而不知進。非彪之操心有二。所處使之然也。抑向者使彪辭職得閑地。而公獨遭今日之禍。則彪亦豈得恬然高枕耶。然則屢請閑地而不得者。安知非天賜彪以今日大閑散之兆。世道之變。可勝慨哉（五月十九日二十日錄）

三十九年七處徙

初彪生而三歲。先子新爲濱田郡宰。徙民巷官舍。明年武公就國。或臂鷹或跨馬。屢過民巷。蓋當時彪與小兒輩。拜觀於路傍。又明年公將參府。彪始謁見於大廣間。後二年。從先子歸梅巷之廬。距今三十餘年。恍如夢中。雖公之容貌。不能道其詳也。蓋年六歲。先子授以孝經。受句讀於堀川潛藏。（名潛。字文淵。那珂湊人。見爲本村敬業館主事）彪能記又能忘。潛藏諄諄教而不倦。宮本翁（名虎孝。稱左一郎。彪擊劍師）屢往來寓居。削竹爲刀。使彪擊僮僕。出於其不意以爲戲。木村子虛（名謙。號醉古館。天下野村人。以奇節稱）每至城下。來投官舍。其人六十餘。貌厚氣完。登城

則必汲井浴水而出。歸則與先子把杯談論。酒酣或大聲叫呼。或拔劍稱快。今而思之。僅記此數事耳。既歸梅巷居十九年。而彪以郡宰徙於八田。八田在水戶城之西六里。那珂久慈二水之間。地極瘠民亦貧。寬政年間。文公廢四郡之制。分封內爲十一部。置郡廳於各所。（曰濱田。曰常葉。曰紅葉。曰增井。曰八田。曰大里。曰小菅。曰鷲子。曰太子。曰石神。曰安良川。已幾廢安良川。以其爲中山氏采地也。既而又廢小菅鷲子增井。爲七郡。至天保辛卯。復四郡之制）高野子隱（名世龍。稱文介）擢自醫員。新爲宰於此。後白石（名意隆。稱又衛）

門致仕號一如石川名清秋稱儀兵衛二翁。友部見於上井坂相踵任焉。以及彪。高野石川皆有才學。尤長於詞章。白石以忠誠稱。友部以才學敏捷聞。獨井坂學自胥吏。齷齪自守。然七郡之宰。皆以奉職無狀奪祿貶斥。而井坂則外補就閒耳。先輩皆如此。以故僚屬子弟。頗存忠愨之俗。又粗有文雅風流之趣。彪日坐廳事。與老吏論議。唯革其近來弊事數件。餘皆循白石友部之舊。而不變更也。廳務少閒。則會僚吏子弟。吟咏風月。談論古今。亦足慰索居之情。數月而郡制一變。於是彪又徙民巷。民巷本良公所嘗營別館。所謂田見御殿當時四郡之宰。皆設廳於其私宅。及別館廢。建郡廳於其址。而宰猶居宅。日臨廳視事。寬政中四郡廢。以其東廳爲濱田部官舍。西廳則常磐部官舍。宰始徙居焉。至是濱田入南部。常磐入武茂。乃以東廳爲松岡部官舍。西廳太田部官舍。彪居焉。更設南及武茂之官舍於梅巷。彪至民巷。熟視其官舍及園林。猶逢故友。所謂恍然如夢者。亦或得繹一二端緒。愴然有感舊之情。太田部者。其堺起於久慈郡太田。經稻木藤田

等諸村。泝久慈川而上。南至太子及開田金澤。西北限八溝山。廻而東過生瀨高倉。至所謂天下野洞諸村。方言山間稱洞地頗肥良。民亦不甚貧。又富於名山水。其巡視部下。時或登臨跋涉。足以盪滌郡宰之俗腸。但憾父老導焉。僚吏從焉。農夫輟耕。拜伏於道左耳。四郡之制。皆與同僚相議。施設如約。以故其於部下。無別出意見布新政者。嘗欲設常平倉於太田部垂今改大宮太子三所。太田部垂則粗成。未遑及太子而止。後人善知彪意而善脩之。則庶乎民不患米價之甚上下。而姦商無所逞其欲矣。公亦嘗有設常平倉之志。命參政及倉奉行。務儲蓄米穀。以爲其資。今茲甲辰之春。見有米四千苞粟七萬苞金千六百兩餘。常平之爲設。以貴糴賤糶爲主。其術如疎。而善觀時應變。則民大被其澤。公室亦不爲不利。而俗吏不知大體。動欲糴於賤而糶於貴。何以異於姦商之爲。苟非其人。則道不虛行。信哉居歲餘。徙家於江戶之邸。居所謂臺之西偏。墻外數步則常泉西岸二寺當其西。朝夕唯聞念佛誦經之聲。出戶十數步則後樂園之深樹蔽其東。日出三竿。紙窓猶暗。其稱南北隣者。僅隔一壁耳。我梅巷之廬。比之他第宅。尤爲狹隘。而邸舍之地。不過敝廬八分之一。適夏秋之交。炎熱

逼人。殆不可堪。彪自奮曰。昔者寓吉田翁之舍也。其室不過方九尺。四面皆壁。僅取明於小窓。而猶能刻苦於其間。大丈夫苟居天下之廣居。則室之廣狹。於我何哉。蓋涉旬經月。習以爲常。至於二三年之久。則不復覺舍之狹隘也。丙申歲。公大發令。移江邸之士於水戶。昔者祖宗之時。士皆居水戶。祗役於江戶。以一年爲期。後者來而先者去。名曰交代。或曰在番。其移家累於江戶者蓋亦甚少。肅公以來。公就藩既稀。士之移於江戶亦頗多。而若諸有司及物頭步卒之

徒。則猶依舊交代。文公慈惠。憐士之苦於行役。始使諸有司及諸職移家於江戶。名曰定府。爾來藩邸官舍稠密。風俗浮薄。而江戶水戶事情不通。文書往復動相疑難。至是邸中士庶。移於水戶者二百餘人。僮僕奴婢不可勝數。咨嗟怨歎猶流人之赴謫也。邸舍爲之頗空。公乃使水戶諸有司交代焉。將擴而及諸職。又令步卒每一隊。授一舍。居常相親睦。彪之舍當授步卒。乃移而居臺之東隅。其地踞富阪之上。東北望駒籠白山。眼界頗濶。大非他舍之比。庚子之春。公

就藩。彪又徙於水戶。南北奔走者十餘年。而獲歸舊廬。彪之移家累者。至是凡七矣。傳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又曰。小人懷土。夫士之志於道。其居與土不足思固也。然孟母擇隣。而夫子亦有里仁之語。則其生長子弟教育人材者。未嘗不由風土鄉里之美也。姑以彪所目擊論之。八田之俗。其人非不質。其地非不靜。而其民鄙猥褊陋。乏超邁俊偉之氣象。江戶之俗。其人非不勤。其見聞非不廣。而其君子生於深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難。其小人長於伶俐油滑之習。

絕無質直樸茂之風。水戶之俗。慷慨好義。勇於敢爲。雖時有汙隆。要之大非江戶及八田之比。獨不免聞見寡陋與言動粗俗也。由是觀之。士苟欲教育子弟。則其幼也居之城下。講武學文。以立其志。或逍遙田野。跋涉山水。以諳艱難。以養士氣。及其心術志操不可奪。則出之於江戶。汎愛親仁。以廣其固陋。周旋士君子之間。以醫其粗俗。則天之所以與我者自陶冶練熟。庶乎可以無大過不及矣。今夫絲之在繭。不熟而練之。麻之在野。不浸而曝之。徒視其如絮如蓬者。

曰絲麻不如菅蒯不亦寃乎斯論非獨爲我水戶發也近來論者動建土著之說以彪觀之使農爲士以居其地則勢易爲而義不可爲也使士離城就田畝則義易爲而勢不可爲也假令斷然果決驅而著之於土能立其制度無士農雜居之憂則或可也若夫不然則滿城士林變爲泯然農夫可弗思哉 五月廿一日廿二日錄

回天詩史卷之上終

回天詩史卷之下

水戸藤田彪斌卿題并錄

邦家隆替非偶然

恭惟。我東藩威公建基。以廉耻節義鼓舞士風。義公繼述申以孝悌忠信之教。其盛德大業。雖樵夫牧童。猶飽聞而厭道。固不俟臣彪贊美也。義公既老。肅公襲封。大將軍常憲公。使隨性院夫人（八重姬君）歸我恭伯世子。一國相賀。獨義公以爲國家不幸。（事見於公所賜木村權之衞門之手書）蓋恐其或長奢侈之風也。既而風俗日衰。財用不足。義公

薨未數年。至於寶永年間。有松並勘十郎之禍。（勘十郎京師人。長於功利。以處士遊江戸。公聘而用之。遽任顯職。大變更制度。所謂寶永改革者。士民憤怨。遂以寶永六年見放逐。當時執政有司及松並之爪牙腹心。被罪者頗衆）其壞紀綱。害風俗。蔑如典章。以貽邦家之辱者。臣子實不忍言焉。成公夙以聰明之姿。懷有爲之志。享保之政。翕然可觀。不幸享年不長。（公年十四襲封。享保庚戌四月六日薨。享年僅二十有六）中興不遂。惜哉。良公幼冲襲封。（時公年僅三歲）政出於巨室。以故元老以下。頗營其私門。寬保寬延之餘毒。今猶或存焉。公既親政。其聰明英武。蓋不出於成公之下。今拜觀其手錄筆記。（公之手錄。藏在秘書府。小姓頭取及奧右筆掌焉）其奉公之誠。圖治之志。可謂勤矣。昔者唐主李隆基。勤於開元。惰於天寶。論者憾焉。公亦有始而不能有終。或曰當時大臣憚公之英明。佞媚迎合。遂以宴安逸樂。蕩公之心。理其或然。悲夫。文公恭儉自率。慈仁撫下。（兩野常陸間之俗。貧民或不舉子。拉殺之產蓐。慘毒尤甚。而民習以爲常。恬然不怪。公深慨之。命郡官市司等之職務。蠲其弊。若民極窮乏不能育子者。給以資用。封內赤子賴以活者。不可勝數。其法制今猶准行。凡民有七子以上者。褒賞於其官云）其讀書右文。義公以來。不有其比。（初義公修大日本史。補千歲之缺典。然以其書屬私撰。不得公諸世。其傳寫行於世者。謬誤甚多。而正德以後。文學陵夷。其任

館職曰總裁。曰編修。實不足副名。文公好文。一國嚮風。長久保玄珠。立原萬之徒。唱於其前。高橋廣備先臣一正之倫。和於其後。公遂委廣備一正等。以刊脩之事。校訂補輯。率無虛日。文化年間。因關白藤公取九重之進止。獲俾書名公行。乃上其先就者。於木。獻於天朝。進於幕府者。皆文公之志。而武公繼述之力也。）當時大將軍（文恭公）富於春秋。（公年十四即位）白河源侯（松平越中守名定信。致仕號樂翁。及今侯移封桑名）居宰輔之任。援三藩之君以倚賴焉。今恭觀公親筆秘錄。（亦藏於秘書府。以一匵分部。納諸桐匣。匣竪橫可三尺。深可一尺。而秘錄盈焉）其有裨益於天下者。不可勝數矣。其於國政。亦不乏美事。而公承奢侈之後。財用不足。功利之徒或乘之而起。遂累公之德者。或有焉。然在位三

十餘年。未嘗忽愛士撫民之政。其德澤浹洽於闔境者。至今猶深。武公寬裕而果斷。志存大體。大開言路。脩明庶政。丙寅丁卯間。慨然有大有爲之志。（先是國用窮乏。仰給於浪華富商。歲月之久。子錢倍蓰。國不勝其弊。風俗紀綱爲之頹敗。公有見於此。命有司推其顛末。究其源委。或捐其子錢。或與其母金。或限以歲月。斷然與浪華富商絕。於是有量入爲出。備豫不虞之志云。）巨室束手。（中山氏以幕府命卿爲元老。然專聽事關幕府及他邦者。若士大夫轉陞除注擬。唯知所謂物頭以上與田祿之與奪。至於財用伸縮損益。及小吏進退。俸米多寡之類。世不與聞。以爲恒例。及備前守信敬以良公庶子出嗣中山氏。政府之謀議。事無大小。必咨決於信敬。不能無强僭之患。公襲封之明年。命信敬聽政條件。悉復舊例。自是其權稍衰矣。）俗吏破膽。而任事之臣

不能推廣盛意。峭直刻深。頗來物議。於是公韜光持重。蓋有待於他日。而天不假年。（公年三十三襲封。四十四而薨。在位者十二年。）遺憾曷已。哀公夙以高明之姿。負文雅之才。其襲封也。慈惠愛物。衆庶歸心。（故事國君即世。則其左右近臣。一時皆罷。悉以其事世子者代爲。武公之薨。有司以例以聞。哀公不忍廢先公左右。乃亦命爲公之近臣。以爲恒例云。）嘗與幕府執政水野羽州（見於上）談於營中。一見察其姦。又憤元老或張私門。欲明舊典。以總大綱。（共存於所賜先臣一正之親書。）公嘗迎峰壽院夫人（稱峯姬君。文恭公之女。）於幕府。後宮閨門之間。勢不得甚儉。而帑藏素乏財用。蓋公稟性

虛弱。不能宵旰黽勉。以爲本藩地狹民少。右之左之。於國事不有大損益。不如委之有司。自是漠然不復可否事也。耽風流樂文墨。以終其世。文政之政。是以委靡衰頹。殆與寶永同轍。可勝痛哉。今納言公。以哀公介弟。潛於藩邸。（當時稱其所居曰龜之間。）竊憤天下之勢日赴衰弱。而邦家之事亦就陵遲。其剛明果敢之氣。宏潤達大之志。抑而不發者。蓋亦有年。（公年十七喪武公。三十喪哀公。）一旦以哀公遺言。入纘其統。未發一號令。而小人破膽。數月之間。奸臣贓吏廢黜無餘。佞幸便嬖驅除既遠。耆

舊故老伸於文化。而屈於文政者。往往再擧。忠直方正。文武材能之臣。稍稍選用。不一年。奢侈頓止。儉素質朴之風。被於朝野。（先是。請託相通。賄賂盛行。至是有司不能受一介。國中士女。競飾美服者。一切禁之。雖大夫不得尙帛。士民准之。年踰七十者不在制限。凡冠婚轉除慶賀之類。張盛宴。設賓客。歌舞飮食。涉數日者。親戚之外。不得相會。士人之家。絕無俗箏三絃之音。其他上巳端午。無用玩物。務從簡略之類。不暇枚擧。今暫記其一二。使後人有所因以考也。）公以爲。大將軍春秋既高。諳熟世故。而水野（見於上）林（肥後守。起自所謂御側衆。新列爲諸侯。任若年寄。）之徒。威權赫灼。則天下之事。不易遽挽回也。無已則變一國之俗。脩文教。奮武衛。捍蔽幕府。以爲

中興之噶矣。於是日夜孜孜。從事於此者。十六年一日也。而群臣材器德量。副公之盛意者不衆。以故其施設之間。雖不能無緩急違序寬猛失用之類。而至於其脩文奮武盡忠於天下。則三百諸侯。恐未有及公之用心者。此非臣彪諛言。識者苟因其事業。而察其情實。則灼然可知也。而蒼蠅集藩。萋斐成錦。忽然羅織今日之禍。威義二公而有靈。則臣彪見其怒髮上衝瑞龍之巓也。每一念及此。歎息痛恨不能自已。因徐繹公之所以蒙禍。幕府諸臣忌公之大志者。蓋

非一朝夕之故也。公嘗慨山陵之荒廢。圖其修覆。而欲先脩畝傍陵。以序及他陵。因下野處士蒲生君臧（名秀實。一世之奇士。文化中沒於江戶。所著有不恤緯。山陵志。職官志。及革弊賦役等諸論）所著山陵志。辨其方位及遠近高低。適桑原信毅（見於上）祗役於京師。躬至畝傍陵。或詢之於土人。或參之於舊記。以貝原篤信之說。（詳於篤信所著大和迴。松下見林之說亦同）爲可據。始辨山陵志之謬。蓋篤信之時。山陵雖廢。其址猶存。至於君臧之時。其址亦亡。所以有謬。信毅筆其說爲一卷。因彪上之。時公既建議於幕府。至是屢促之。其說以爲自神武天皇辛酉元年。至今二千四百九十餘年。近年庚子之歲。將盈二千五百。宜及斯時脩其山陵。以明忠孝於天下。今議者或謂尊天朝則幕府失威。惡是何言也。山陵荒廢日久。天下忠義孰不欲培一抔報國恩。而不能爲者憚幕府也。萬一不軌之民。或唱禍難首脩山陵。以義倡於天下。則豈非幕府之大耻耶。然則尊天朝者。所以明忠孝以絕非望之念。天下人民將益服幕府之義。而何失威之有。幕府遂不能用公之說。居數年太上天皇崩。公聞之又建葬祭

之議於幕府。又寄書謀於關白藤公。公深感公之忠。蓋入乙夜之覽云。藤公以爲葬祭之禮雖遽復古。至於謚號則不可不奉也。乃議之於關東。又使公贊成之。幕府不敢違。遂奉謚曰光格天皇。（彪按謚號之議。必有京師公卿慨然倡之者。而藤公用之也。然其顚末不可得而詳）亡幾泉涌寺災。公欲因以廢其佛刹淸其地。又謀於閣老與藤公。事遂不果。公之斯舉皆出於忠孝之誠。而自其忌者而觀之。則益忌焉。乙酉正月。公發令脩武庫器械。又閱藩邸士大夫戎衣。二月十二日。（是爲東照宮拜征夷大將軍月日。公欲不忘其本。祝太平）

於無窮故用是日。公親擐甲冑。拜東照宮遺物於後樂園之琴畫亭。元老以下皆戎服謁見。或賜盃。或賜餘瀝而退。每歲以爲恒例。居數日賊大擄平八郎。結黨構難於大阪。近畿騷擾。關左亦爲之紛然。戎衣兵革之價。驟相倍蓰。於是人皆服公之先見。而自其憚者而觀之。則益憚焉。丙申歲大饑。戊戌亦饑。關左尤甚。江戶米價騰貴。至於錢千僅買米三升。奥羽兩野之民扶老携幼。爭赴江戶者陸續不已。米穀愈乏。餓莩盈路。一日公登城。自轎中視之。公駕有所出。前一日。步士巡視其所當過之路。有不潔之物。則命去之。若其不可遽去。則易其所過之路。公駕既出。有送死者。適當其前。則命其避之旁徑。俟公駕過而後得出。以故三藩之君。雖犬狗之屍。不得寓目。太平習俗然也。是歲爲其多餓死。公駕不屢易其定路。既而死屍盈衢。無處無之。不得已破格。不過不潔之地。由是公始視之。其慘可知也。歸邸之後。猶悽然不樂。召有司曰。封內之民得無餓死乎。對曰未也。然米粟日乏。臣等日夜憂之。公曰食盡而餓。寡人無如之何。苟食未盡。而有餓莩。奚在於爲民父母也。乃賜手書於郡宰。勵以至誠。郡宰亦竭力賑恤。既大開稷倉。俗稱稗倉。義公所創。爾來繼述。見在各部諸村。備豫凶荒之術。世多其說。而蓄米則苦於以新易舊。其積粟亦不能十年。且財利之臣。或視以爲無術。必生貸人收息之說。及數年之後。則逋負日多。儲蓄日減。至其甚則變米粟

爲金錢。以濟一時之急。豫備之政。是以不遂。若我稷倉。則年年取定額於民。實之於倉耳。其術似拙。而稷之爲物。經百歲之久而不變。欲糶之於年穀豐穰之日。則其價甚賤而無利。用之於飢餓凶歉之時。則味淡而善飽。自義公創建至今百數十年。而闔國免飢餓之患者。稷倉之力居多。則其似拙者。可謂甚巧。爲政者設常平之倉。以均平年之米價。又置稷倉。以備凶歲之患。則庶乎民被其澤矣。賑之。又豫設賞科。令富民救貧窮。又散姦商竊藏穀者。以頒遠近。於是二歲凶荒。闔境無一人餓死者。其餘澤波及境外傍近之民者亦不尠。於是人皆懷公之慈仁。而自其妬者而觀之。則益妬焉。庚子歲公就藩。請介冑講兵於野。幕府允之。以每年三月。大蒐於城南仙坡原。四方來觀。不知其幾萬人。巨礮之聲。或震於北總。聞之於北總扇島醫生及香取祠官云。人皆駭其壯觀。爲天下無比。而自其嫉者而觀之。則益嫉焉。壬寅歲幕府發令。使濱海之國嚴其海防。公嘗毀封內銅佛及梵鐘。鑄以造熕銃。議者或難之。公曰。昔者大猷公使松平豆州毀大佛以鑄錢。無他變。無益爲有用也。且夫佛能濟度衆生。鐘能戒怠惰。今變而用諸海防。鏖腥膻之夷賊。濟神州之生靈。以振起天下之怠惰。其用不亦大且廣乎。於是人皆服公之識。而自其憤者而觀之。則益

憤焉。公夙有興隆神道神道非所謂神道者流之見。其大意見於公所作弘道館記之志。蓋威公公嘗受神道於萩原兼從每有慕日本武尊之爲人之遺志而義公之所述也。至是神祇祭儀混於浮屠者。務歸清潔。逐破戒之僧者若干人。其畏罪自逃者。亦若干人。毀佛寺者前後二百數十區。其所謂修驗之徒。或轉爲祠官。或降爲農夫之類。不遑枚擧。葬祭之禮。殆布於都鄙。於是人皆服公之果斷。而自其怒者而觀之。則益怒焉。其他正二百年紛淆之經界。建三千載未嘗有之學校。公之於國事。經界學校尤爲大業。而經界殊難。彪不肯其在政府也。叨奉公命從事於二大業。以故頗詳其本末曲折。而非百千言所能盡也。請別論述二事。使後人有所考。今不復贅凡公之所爲。皆出人意表。其所謂忌憚妬嫉憤怒者。環而譏之。則公之遭奇禍。亦非偶然也。雖然今日之事。豈公一身之禍哉。抑獨本藩之不幸哉。噫五月二十三日。二十四日。二十五日錄

人生得失豈徒爾

公之致仕幽居也。元老以下獲罪於幕府者七人。見於上而戸田今井與彪就禁錮。蓋亦有以也。初文政季年。戸田爲大番轉目附。以其不請而赴江戸。落職家居。亡幾爲近臣。通事遂歷用人側用人參政。擢爲執政。班上大夫。今井初以遊倅。給事公於龜間。及公立爲馬廻。轉奥右筆。入爲近臣。次番及小納戸歷勘定奉行用人。遂爲參政。班中大夫之上。出爲寺社奉行。班猶仍舊。彪初以進物番。補史館編修。轉郡宰。爲近臣。通事任政府吏乍免職。又乍擢爲側用人。遂班下大夫之上。封建之制。世貴門地。人重閥閱。官職轉除率有定格。蓋中大夫之家或得爲上大夫。而下大夫之家亦或得爲中大夫。餘皆視之。戸田之先。與信州松本侯松平丹波守同族。以太田備州之薦。始事

威公。頗稱閥閱。而家世不過上士。今井之宗以醫事義公。今井之祖以其餘子。別賜俸祿。家世中士。而間亦有爲上士者。彪則先子解褐。以文學始事文公。以其職類近臣。班通事耳。通事之班。在持筒頭小十人頭之間。以故自稱上士。而其實與上士有逕庭。三人之職事班次雖不同。因其門地論其定格。則其寵榮可謂皆極矣。一國愕然。不嘲則罵焉。環而譏之者。非一朝一夕。則平居無事。猶恐不知所稅駕。況時勢一變。我公猶且有今日之禍。則三人之免死。固爲大幸。其就禁錮豈徒爾哉。有客難之曰。子

之說不爲亡謂也。然公之用人。不必拘門地。其起自士。超遷至大夫者。不止子等三人。而未聞其人獲罪於幕府。亦有說乎。主人應之曰。子不見彼卉木乎。方大風雨雪之時。其枝幹軟弱者。東西披靡縱橫低垂。無復折傷破碎之患。至其剛强者。屹然不屈。確乎不動。其不摧幹拔根者殆希。居吾語子。沈深寛弘。擧止嫺雅。愛人容物。則今井藤田不如戸田也。風岸孤峭。直言抗議。淸潔無私。則戸田藤田不如今井也。粗通古今。頗達事體。立志不變。則戸田今井恐不如藤田

也。要之皆屹然確乎之士。假使敵國伺我。不除斯三人。則水藩之事。不易遽圖也。至於彼便變阿諛之臣。則東西披靡者耳。縱橫低垂者耳。昔者菅公起自文章生。致位三公。而忠憤剛正。逐以取禍。設使菅公少自貶阿藤氏之黨。則豈有西海之謫哉。而公不遭貶竄之禍。則安能得使其盛名千載傳誦不已哉。由是言之。我公之遭譏。未可必弔。而三人者之就禁錮。亦不爲甚不幸矣。客罵曰。戸田今井。吾未知其人。覩子之戇愚自信愈篤。則子之不免於禍也。信非徒爾。主人爲之默然。（五月廿五日錄）

自驚塵垢盈皮膚

余嘗讀柳宗元文。至於其叙謫居之苦曰。一搔皮膚。塵垢盈爪。愛其文之極奇。而疑其言之浮實也。今處實地。始信其言之不妄矣。余之被禁錮也。既自閉戸默處。亡幾監察府僚吏。率工而來。檢視舍之東西及南北隣之境。凡有寸隙者。皆以板塞之。最後又以板掩門戸。固釘而去。雖奴僕。理不能出入。然米塩不繼。薪水不通。飢渇而死。則亦恐非所禁錮之意。於是請北隣主人

鱸氏。竊穿其牆。濶可横身。（余家素貧。至是益窮。衣服器物齎來自鄰。者沽却殆盡。猶有一轎。竊約賣於一賈人。而無門戸可通乃止。一俗吏與余親者。聞之謂余曰。甚哉先生之迂也。苟欲得金。則作一劵以轎當償。何必沽却之爲。余從其術。賈人不可曰。凡取物於己。貸金於彼。所以爲質。今轎在夫子之舍。又貸金於夫子。奚在其爲質。僕安恃一紙劵書。而待夫子門戸之開哉。余服其理。不能復詰。每乏酒錢。熟視轎自失耳。亦可憫笑。）自是奴僕得因鱸氏之門而出入。然監察僚屬。時時巡視舍外。以故家奴汲井。率不過一日一再。僅供朝夕爨炊之用耳。余以本月二日發家。而前數日獲疾。以故不浴者殆三旬。今既瘳矣。爲水之乏。僅盥漱洗面而止。當是夏日。蒸熱逼人。發

汗淋漓。衣服日汚。臭氣衝鼻。因一搔皮膚。則蝨亦入爪。不啻子厚所謂塵垢也。古諺云。湯沐具而蟣蝨相弔。余之具湯沐。不知在何日。則蟣蝨相慶。而樂年豐於褌衣之間必矣。亦可一笑。因忽憶前月念七。訪武田伯道於箕川。伯道固與余友善。而以余小妹歸於其長子正勝。今爲姻戚。其宅本在黑羽根街。箕川本妙雲寺之地。及去歲癸卯。毀妙雲寺。賜其址於伯道。伯道遂移而居焉。伯道携酒肴而出。餞余於綠岡之傍。適原田在座。蓋二人竊患余之行。離情尤切。殆有易水之趣。而余亦不能無怒髮衝冠之態。酒酣耳熱。原田出一大紙乞余書。余

爲書文天祥正氣歌。寓余心事。以爲留別。當時余唯取於天祥正氣凛凛。殺身成仁。今而思之。其所謂夏日諸氣萃然四集者。亦似爲余今日之兆。可謂奇矣。抑余之舍雖矮。比之於天祥土室。猶玉堂華屋。則塵垢之盈爪。蟣蝨之侵膚。未足以吾正氣敵之也。五月二十六日錄

猶餘忠義塡骨髓

蘇軾有言。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間。余深服斯語。亦擧以勵子弟。以爲蘇子斯語可以註孟子浩然之氣也。夫浩然之氣。孟子既曰以直養。又曰集義所生。又曰配義與道。其所以示人。反覆丁寧不一而足。推其說則大學所謂心廣體胖。中庸不愧屋漏。論語內省不疚者。皆浩然之地。而非胸中別有一箇盛大之物也。後世黃吻耳學之徒。或以豪放磊落跌蕩不覊者。爲浩然之氣。大非孟子之本意。何者豪放跌蕩之人。固愈於小廉曲謹。稱鄕愿者萬萬。而苟欠愼獨內省之工夫。則不能無行不慊於心者。小不慊則斯氣欿然餒於中。安在其爲浩然哉。夫浩然之氣以下。先子所持論。今擧其大略。必道理貫心肝。

忠義塡骨髓。然後正氣充實於中。及其至。則可塞於天地之間矣。余嘗讀蘇子之書。尤愛其策略之論。謂苟使其說行。則趙宋豈有他日播遷之禍哉。既不能用其人。又併廢其言者。非獨蘇氏不幸也。抑方王安石用事。一觸其邪餤者。無有噍類。蘇子兄弟。奉其家學。確乎不變。屢貶竄於瘴厲魑魅之鄕。而心膓鐵石。胸襟風月。超然於事物之表。其所謂談笑於死生之間者。不爲夸也。而世之稱蘇子者。或取於其風流。或取於其文辭。至於其甚。則徒愛其書畫。以爲玩好。昔時

先輩聰明若熊澤伯繼。猶目蘇子以詩人。蓋伯繼不讀其策略等之書也一是奚異於取皮膚而捨骨髓。夫士有大策略大節義。然後可以與言文采風流矣。不然則與彼俳優者奚擇焉。此彪平日所持論。客舍兀坐無書可讀杜門屏居無友可談。朝夕所追隨唯一片耿耿之氣耳。聊擧以相發培養浩然之地云五月廿六日錄

嫖姚定遠不可期

文化初年。鄂羅斯屢到蝦夷地方。北邊騷擾。先子嘗有歲旦之詩曰。春來一夜斗迴杓。北顧還憂胡虜驕。投筆自憐班定遠。忘家誰擬霍嫖姚

長蛇應畏神兵利。粒食曾資瑞穗饒。宇內至尊天日嗣。須令萬國仰皇朝。先子夙憤北虜有圖南之志。寬政年間。上書於文公極陳備豫之計。至是夷虜猖獗日甚。先子慷慨自奮。鬻書裝甲。沽衣買鞍。竊有馳驅朔漠一掃胡塵之志。其詩中所謂。以嫖姚定遠自期者。非寓言也。亡幾北陸有丁卯之變。西邊有戊辰之警。其後十餘年文政初。諳厄利亞航海。再抵相之浦賀。亡幾又上我常北大津之陸。又上薩之寶島。掠牛而去。其他誘漁民於海上。陷以珍異之物。或授以邪教之書。或鳴巨礮震驚內地者。無歲無之。乙酉之春。幕府大發攘夷之令。凡外夷之船近於海濱者。一切發砲碎之。且嚴禁漁民竊貿易於洋中。自是虜舶不復近海岸。但時見帆影於遠洋緲冥之中耳。夫西北虜情之可惡。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天文以來。洋夷天文十二年癸卯八月。南蠻人航海抵大隅國種子島。始傳鳥銃。蓋是爲洋夷窺窬我之始。當時稱南蠻者。蓋伊斯把爾亞波留杜瓦留之類。併稱南蠻諸國。其針路皆自南方。故通稱南蠻。其實洋夷也。乘戰國擾亂。屢航海而來。漸布其邪教。至弘治永祿間。若大友宗麟小西攝津守。亦奉其法而布之於國中。織田氏

亦嘗試其法。而其聰明忽察其姦邪。欲禁其教而不果。豐臣氏始設其禁。務驅除邪教之徒。而洋夷狡黠。潛匿各所者未盡除也。東照宮深察其害。大令於天下搜索追捕。命板倉伊賀守山崎長門守。按驗畿內及諸國。苟奉其法者。皆執而斬之於五條河原。既而又毀其教寺在長崎及各所者。破碎其佛像及什物。而邪教之蠱惑民心者。牢固不拔。至於寬永年間。遂有嶋原之變。內地之民。以奉邪教遭刑戮者至是前後二十八萬人云。其禍毒可勝言哉。大猷公脩東照

宮舊典。益明邪教之禁。又始設外夷之禁。凡蠻文之國。一切拒絕。不得復窺竄。獨以和蘭教法與西洋諸夷異其宗。特許往來長崎通有無。以爲洋夷間諜。使其歲書西洋事情以上於府。然虜之桀驁冥頑者。猶或犯禁而來者不啻一再。當時國威方熾。必火其船磔其人。無有噍類。洋夷寒膽不窺邊陲者。百數十年。承平日久。武備稍弛。於是鄂諳二夷復垂涎於我。而我苟一日之安。或諭而還之。至於其甚。則給薪水米菓而遣之。微乙酉之令。則東照大猷二公之貽謀殆

荒矣。我納言公夙慨然有攘夷之志。深體祖宗之意。又洞察洋夷之謀。以爲夷之出沒海上。禍心不測。其守備不可不嚴也。然假使彼侵沿海之地。燒我廬舍。害我人民。勢不得久住內地。又假使彼據內地守要害。我人心憤怒激昂。勇氣百倍。苟爲將帥者。善用其鋒。因機制變。以我所長。衝彼所短。則我可以得大捷矣。抑又使彼日往來海上數十里之間。連艦鳴砲。張虛聲以震驚內地。其始也濱海騷擾。不堪奔命。其終也不過肅然不動。使彼自疲於往來要之彼勢不得

不上陸地決勝敗。則我亦可以逞志矣。由是言之。虜之出沒海上。非不可惡。而其禍不甚大也。今夫蝦夷地方者。神州北門之鎖鑰。而委之於一小諸侯。而諸侯又委之於商賈。以貪互市榷場之利。今鄂夷既開府於加模沙徒加。又進據宇留圖不。其先鋒既逼我惠登呂府之北。宇留圖不之地。蝦夷人嘗爲漁獵之場。既而鄂夷亦來互相漁獵。今鄂夷作廬舍。專據其地。蝦夷人不得復往云。寬政戊午。幕府使近藤十藏守重。按蝦夷北到惠登呂府。鄂夷既建其十字柱於是地。時我水戶木村謙從守重而行。守重命謙拔十字柱。易以木標。謙執筆大書大日本惠登呂府。距今四十七年。而鄂夷用心既已如此。嗚呼孰謂北虜無圖南之志耶。萬一彼稍

稍蠶食。併吞蝦夷。則松前既失其府庫矣。松前不守。則三厩之外皆爲敵國。此其禍豈可與窺竄邊海者同日而語哉。因竊講其策者日久。初哀公季年。國用不足。有司謂本藩封內幅員。比之尾紀二國。廣狹懸隔。而儀仗鹵簿及諸事。與二國頡頏。成鼎立之勢。所以常苦於窮乏。元和建櫜。威公尚幼。倘使東照宮追見威公之長。則其增封也必矣。因有請增封之議。而哀公薨。至是國用告急。有司復爲以請。公曰土地人民所以賞有功。夫三百諸侯之浴恩澤者。皆非其祖

先蹈鋒鏑冒矢石。則有勳勞於社稷也。今寡人以父祖餘澤備員三藩。無毫髮報幕府。而徒以窮乏望增封。何以示訓於諸侯。無已則蝦夷地方乎。有司愕然。公曰居吾語汝。昔者大猷公戒長崎奉行曰。內地戰爭彼此勝負。皆其一家之幸不幸耳。至於沒土地人民於夷狄。則日本之辱孰大焉。雖一寸一口。以死守之可也。夫蝦夷千島本我神州之地。其加模沙斯加者。既出於蝦夷方言。則其地亦安知非源豫州所經略。世傳源豫州實不死於奧州。竊逃於蝦夷。今蝦夷之俗極愚癡。而曰義經則尊崇不啻。世之所傳。亦不偶然。所以公有斯言。而今鄂虜傲然據其地。千島之多。我僅守久奈志利惠登呂府二島。所失之地何啻一寸一尺。豈非千古之憤哉。然則鎮撫之術不可不講。開拓之策不可不畫。而議者皆謂蝦夷之地瘠鹵不可耕。氣候極寒。陰霧四塞。僅有沿海諸港之可居。而其人愚暗柔弱。不知禮義。得其地不能生穀殖財。得其人不能施教爲治。此信尋常迂腐之論耳。誠使偉略雄算如神禹者。隨山伐木。泝水得源。直踞其中央。大移內地之民。冀其田耨其野。以銷其陰霧。變其氣候。則

愚者漸智。弱者日強。不出十數年。而宛然爲一大國也必矣。而自非櫛風沐雨。凌寒冒雪。辛楚艱難。從事於萬死。則其大業不易致也。則雖請之於幕府。無愧於心矣。因出所嘗講之策及地圖一匣。示有司。有司愈益恐怖。公遂書其由。以謀於閣老故小田原侯。大久保加賀守實天保五年也。侯得公書亦大驚。大久保忠臣曾語余。時忠臣以側用人。持公之書。謁小田原侯。侯每讀五六行。且驚且感。遂謂忠臣曰。有君如此。其於國事何事不可成。忠臣侯之同族。以故屢蒙獎勵云。然侯近來名宰輔也。常慨洋夷之跋扈。乙酉之令。蓋出於侯決斷。以故亦深感公之用心出人意表。迺往復辨難者數矣。其大要以爲往年幕府以松前家微弱。不能當折衝之任。徙之於梁川。新置松前奉行。從事於鎮撫開拓。既而又還之於松前家。今欲嚴其鎖鑰。則有循往年故事耳。然長崎奉行二員。每難其選。而更置松前奉行。恐乏其人。公又難曰。昔者東北海路未通。故外夷之患常在長崎。方今蝦夷直與鄂夷爲鄰。則今日之患在松前。而不在長崎也。幕府復置松前奉行。鎮之則社稷之福何加焉。今姑息偷安。既不能置奉行。徒以之拒寡人。不亦

異乎。其相見於城中。亦屢以爲言。侯持重未有以遽對也。亡幾侯病卒。間宮林藏者幕府小臣嘗奉命到蝦夷及唐太滿州。其後往來邊陲。從事於間諜。侯之卒也竊語余曰。小田原往矣。我輩無可復致力也。川路聖謨亦謂余曰。自今以往。才智用事之人或有之。著實憂慮若小田原者。不可復見也。公又謀於濱松侯。上見於侯大是公之說蓋侯沈鷙有智略。慮公之銳氣不可當。暫避其鋒耳。而公自信愈厚。有暇則按地圖審形勢。時或寓鷹獵。習身於祁寒霜雪。彪雖孱弱。嘗服先子之遺訓。加之以公之鼓舞作興。於是與二三同志之士。上下其議慨然有投筆忘家之志者。十餘年一

日也。四五年來訛言流行。以爲黠夷將護送我民漂泊夷地者。又清國爲黠夷所侵。大取敗衂。其說蓋出於蘭夷。壬寅歲。幕府廢乙酉攘夷之令。用寬政文化之令。於是濱海之國。不得輙砕虜舶。天下有志之士。索然而解體矣。公歎曰。天下之事不可爲也。若一國則不可不盡力。迺陳狀於幕府。謂封内民俗愚戇。而漁父艓丁尤甚。日布攘夷之令。猶恐或昵夷人於洋中。今廢其令。則貿易之姦決不可防。請暫沿乙酉之令。以全愚戇之民。幕府不能制也。公益脩武備繕器

械。新鑄大砲者若干。議者或諫以銃數過多。公哂而不應。蓋公之志在極北千里之外。不啻封内二十里之海港也。國中之人猶不能察公之遠略。則讒間之所由生。不爲亡謂矣。前月中閣老阿部勢州詰我元老中山氏以七事。其一則曰。公未絕蝦夷之念耶。由是觀之。公之大忠。所以來幕府之大疑。而蝦夷之事尤爲有司所忌可知也。嗚呼公屈萬里飛揚之志。幽處別邸小室之中。彪等亦不得探虎穴。而偃蹇於蝸廬之下。夫天未欲驅除醜虜乎。然則黠夷窺窬邊海者

何日而攘。鄂虜蠶食北陲者曷時而遏。東照大猷二公之靈其謂之何。杞人嫠婦之憂。其可已哉。五月廿七日廿八日錄

丘明馬遷空自企

嗚呼嫖姚定遠既不可期。則此筆豈易投哉。司馬子長有言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

當是時子長亦遭禍幽於縲絏所以有斯感而其史記五十餘萬言永傳於後世子長豈欺我哉夫人之業惰於安樂勤於危苦志立於寡欲廢於多念故困厄作知命之端不遇爲發憤之地尋常行路之人猶或然況於純明剛毅之士乎故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子輿亦豈欺我哉後世脩史述作不及左丘司馬者非啻其才學之高下深淺使之然蓋其苦心發憤有所不足而其鬱結於胸中者或有所

泄於外也昔者蘇子美讀漢書至於張良狙擊秦政則曰惜乎擊之不中也因滿引一太白至於感君臣相遇之難則亦復滿引一太白蓋讀史者如此而後爲善讀史余謂讀史猶然況於修史乎大之神聖經綸之業明良輔弼之蹟小之風士民俗之美惡錢穀布帛之消長自忠義孝烈賢良方正之言行至於亂臣賊子讒佞姦邪之心術凡事之關治亂盛衰者必如身處其間親視其曲折或籌其謀略或畫其形勢尙友其人尙論其世一言不輕發一事不妄叙則文辭雖不甚巧可以傳於不朽而無愧矣若其不然則癡人之說夢也俳優之奏技也何足以觀世變明時勢垂勸懲於將來也恭惟神州質勝其文其正史足取信者冢冢固希而六史以下炳焉如日星者未有及我大日本史者也其曰鈔曰記其他家乘日錄汗牛充棟而巍然如山嶽者莫神皇正統記若焉（正統記之作明國體正名分宣爲神州龜鑑而不能無佞佛之累嗚呼卓識如准后猶尙如此邪說之惑世習俗之移人可畏哉）源准后素懷忠貞之節遭世之喪亂間關流寓千里漂泊仰歎皇道之陵遲伏憤奸兇之驕恣想其痛

心發憤果何如也我贈亞相公天錫勇智兼文備武雖身在外乃心王室而九重深遠不能效節於本朝群小側目不能展力於覇府遠大之畧抑而不發有爲之志屈而不伸嗚呼二公所鬱結既已如此則忠憤之所發懸而爲日星峙而爲山嶽者非偶然也彪雖鹵莽然胸中所鬱結勢不得不發諸删述苟得附驥尾鞭駑馬仰炳焉之餘光託巍然之末塵則志願足矣非所敢望也　五月二十九日錄

苟明大義正人心皇道奚患不興起

斯心奮發誓神明古人云斃而後已
嗚呼我公之所以遭禍者彪既粗言之矣然則
王室陵夷者不可復尊乎蠻夷猖獗者不可復
攘乎幕府之政譏慝日行異端之說浸淫益甚
而神皇所以經綸天地控御宇內之道湮晦否
塞不可復闡明開通乎曰奚其然物有本末事
有終始天尊地卑日月照明彝倫猶存苟能反
其本通其末厚其始要其終允執其中以明大
義於天下則王室可尊蠻夷可攘幕府益昌異
端自衰而皇道之隆可企首而望也請言其畧

謹惟天祖天孫之盛德大業八百萬神之鴻勳
偉績今不可得而詳然載在古典者昭然不可
誣也神武天皇敬神奮武恢弘天業奠都秩祀
開萬世之基崇神天皇加之以厚生利用之政
黎庶樂業蠻夷率服應神天皇取於人爲善始
闡儒教仁德天皇謙讓慈仁四海悅服當是時
大義明人心正德澤中洽威武外振豈不盛且
美歟及欽明天皇之時佛教西來使我人民奉
其胡教拜其胡鬼幾何其不率爲夷狄也是中
物二氏之所以憤激諫爭天皇明斷撻其僧徒

燒其伽藍毀其佛像而奸臣蘇我佞其教一意
尊崇遂以瀰漫遺永世之禍而子孫罪惡貫盈
遂構天地以來未曾有之禍佛教之害可勝言
哉天智天皇慨然懷廓淸之志中臣鎌子輔翼
贊成攘除姦兇大振皇綱爾來明良相踵世濟
其美大化大寶之治冠絕古今當是之際在上
之人能明其本末原神皇之道翼之以周孔之
教明國體叙彝倫以定其典章制度則佛教雖
狡自委靡潰敗無所施其能矣而當時徒眩西
土之文華捨此取彼摸倣是務譬諸山林之人

羨市井之繁盛衣服居室凡百器用悉倣商賈
風俗以爲得計特不知子孫捨本趨末利口捷
給泯然失淳厚質樸之故態豈不大可憾乎且
夫物之美者易消而惡者易長天地之常理正
直者憚而踈之邪曲者狎而親之亦人之常情
也然則明皇道賚儒教以臨天下猶恐惡者之
長而邪曲之不禁也而當時未聞有其舉其於
佛教則既營寺觀於畿內又建國分寺於各國
舉兆民之衆納之於釋氏之軌物宜乎其浸淫
人心牢固不拔至今日而不悟也夫神皇之道

聖賢之教尤重祭祀配之於政教而釋氏既奪
祭祀之權用之於朝野施之於政教神皇之道
僅委諸祠官周孔之教降而爲博士之業皇風
之不振大道之不明職是之由中葉以降皇綱
解紐權歸藤氏藤氏衰而平氏盛平氏滅而源
氏興而兵馬之權遂歸武人後醍醐天皇憤陪
臣跋扈奮英偉之畧藉忠義之力天下翕然再
仰望太平之隆而中興不遂併其政柄兵權爲
覇府之有其間政體萬變運有汚隆而皇室之
所以衰未嘗不由大義不明人心不正異端邪

說蠱惑風俗之故也應仁以來海內麻亂豪傑
並爭民之苦於塗炭亦甚矣織田右府雄斷果
決深惡佛氏之害燒伽藍戮僧徒天台淨土膽
奪氣索我東照宮聰明英武救民於水火以開
太平之基洞察西洋邪教之害嚴其禁令大猷
公脩其遺緒一切拒絕狡黠夷類二公之於邪
教也芟夷驅除夷戮殄滅永絕其根本不令遺
種於神州其功烈豈不大哉我義公亦惡異端
之傷風俗大廢淫祠逐奸僧其毀佛寺以千數
矣今納言公脩其緒又逐僧毀寺者若干蓋自

欽明帝燒伽藍毀佛像千百餘年而始有織田
氏尋有東照大猷二公又尋有義公又百數十
年而有納言公東照大猷二公之功烈非所敢
贊也而納言公與義公非有覇府之權將軍之
威僅守東藩彈丸之地欲除千餘年之宿弊於
一國一郡之間其勢實難矣織田氏雖有其權
威然不察禍毒之所由來欲徒以兵力鋤之抑
亦難矣至於欽明帝則其禍猶小其毒猶淺苟
使當時芟夷驅除若慶長寬永之於洋教則蘇
我雖驕僧徒雖狡將垂頭就戮之不遑而隱忍

姑息遂養成滔天之禍豈非千古一大遺憾哉
所恃者神皇在天之靈赫赫照臨敬神之俗未
盡喪奮武之風未必沮仁厚勇猛忠義孝烈之
士往往出於其間天地之正氣亡於彼存於此
廢於前興於後以維持神州之紀綱何也者夏
之尚忠殷之尚質周之尚文皆至其末世而不
可變者苟變之也不衰則亡矣神州尊神尚武
之政萬世不可變者也極天不可易者也今皇
道雖衰天祖之訓萬世罔墜民之仰勢廟與天
日無間名神大祠之在各國者威靈如在上自

朝廷大嘗諸祭。下至於閭巷所謂神事祭禮。上古之風猶或可徵。天皇即天祖之胤。臣民皆群神之裔。故尊神之義明。則皇室自尊。異端自衰。忠孝之教立。而神皇之道興矣。抑古者尚武之俗。冠絕宇內。亡論也。而釋氏柔和忍辱之教。或折其鋒。和歌者流。浮靡淫惰之習。又從而移其氣。公卿百官。手不知兵。尚武之俗。一變移於武家。然猶亡於室而存於堂也。故胡元之窺我也。先斬其使。以明示與彼絕。戒諸國嚴兵備。逐殲十萬之衆於西海。朝鮮之無禮也。航海遠征。八

道驚潰餘威震明國。洋夷之藏禍心也。火其船。戮其人。醜虜破膽。今者承平日久。風俗偷薄。尚武之俗。或讓古焉。而因循不察。萬一失其存於堂者。則姦民狡夷。將有起而拾之者。豈可不寒心哉。孔子曰必也正名乎。今日武家。則尚武之風。不可以不振。曰弓馬之道。則將帥之術。不可以不講。當奬學之任。則五典之教。不可以不明。奉征夷之職。則膺懲之典。不可以不脩也。故尚武之風振。則幕府自昌夷狄自遠。天地之正氣充。而神州之紀綱張矣。此其大較也。若夫施設之緩急與運用之巧拙。固存乎其人。唯至於其以尊神尚武為政教之根本。以明尊攘之大義。則臣彪質諸鬼神而不謬。百世以俟其人而不惑。資質雖駑竭畢生之心。極終身之力。從事於斯。將上以報國家之鴻恩。下以述先臣之遺志也。所謂斯心奮發誓神明。斃而後已者。豈徒乎哉。豈徒乎哉

五月二十九日
六月朔錄畢

回天詩史卷之下畢

先子遭厄貶謫其述此書雖固出於遣悶泄鬱之餘平生出處進退之大節亦可以概見矣世已有二三刻本然誤謬頗多健常以爲憾焉今就先子手定本校訂以付印刷嗚乎先子即世已三十有餘年矣去歲己丑紀元節有贈位之榮今玆庚寅

聖駕東幸亦有祭粢之賜顧其寵命之所以屢降者安知非由此等書或瀆

乙夜之覽哉先子而有知則其感激於九泉之下者果何如也

明治二十三年十一月　男　健識





明治二十五年五月五日印刷
明治二十五年五月六日出版

定價金四拾錢

著者　故人　藤田誠之進

印刷兼發行者　茨城縣士族　藤田健
東京市本所區本所北二葉町三十四番地

發行所　野史臺
東京市神田區猿樂町十一番地

正誤

十九丁	竢事ハ竣事ノ誤
二十三丁	大子ハ太子ノ誤
四十三丁	乙酉ハ丁酉ノ誤
六十丁	風士ハ風土ノ誤
六十四丁	博土ハ博士ノ誤

三谷良朴　著

和漢茶誌

享保十三年（一七二八）京都刻本

據享保十三年（一七二八）

京都刻本影印

和漢茶誌序

茶道尚矣自盧仝至蔡丁歴々可數也
本邦珠光等不啻其人然通文藝者蓋
鮮矣後世茶人徒以為茶禮技於　本邦
而不知其源委於中華故其出如者纖
傍茶人末之序鄙猥瑣碎不足観也三谷

宗鎮氏自幼嗜斯道且深好文學令仕于
藝州明府公允和漢茶書莫不渉獵
而輯録古之事實歴代沿革以為三
書名曰和漢茶誌及閲其書至於乳動
器物之製度与其文物莫不之解釋井
然如畫眉緊乗如指掌窮其源委

微深隱可謂勤矣茶家者流不可不重
於是乎序

享保丁未之秋　大町質西濱脩溪

棊志序

予性椎素如嗜好尾彈無圍
棊蹴鞠之戯丹青之工一不
發焉其趣人事稍閒取譜小説
諸古帖以度日耳但値清泉
茂林之間一字涸萆茶煙輕
颺棊綵丁然而聞者或以
為然而未會其趣也原夫棊之
韻人雅流珠市構斗室砌怪
石綴名卉其中壁掛名畫几

如古鼎瓶插奇花以自遣世
之人韻其雅趣以為靈陸之
流亞及居久也乃至邦夫達
官貴游子弟爭相慕尚會之
日所講之有式業之有人而棊
之為術之名家爲爭之所讒
三谷南川氏受其法于宗易氏
之門今宜于藩而寓應其
任南川氏嘗慕吾先人之道
從予問道退齋暇乃所輯茶

末三卷則凡與茶之事罔不
備載乃讀并其略予以爲會
趣而發而以南川氏私淑先人
之道而亦不得固辭況讀其業
跡得會其趣乃言曰茶之尚

序三

也自晉唐而亦矣陽羨小培
之蓮龍團鳳餅之製著于
冊者可徵也元氏而後稍失其
制而凡所云茶者但葉而淪
之能復古之茶而

序四

本邦尚襲法古而亦渝點禮
之失如徒求諸野邪因敘焉
寔以廣志之意云
享保丁未之歲秋九月伊
藤長胤敘

茶說序

京之中于國也。開創最居先。焉故制作大備文物至盛。加以風致之高雅賞鑒之精到較視四方莫之與二也。是以百家衆技。非微諸京則不得要上游矣。世之掉鞅于文墨之林。游刃乎術藝之場者。皆莫不輻湊星聚。覩取定準矣。方今治安百年。庶

藝援興。而於賞茶爲元盛。王侯貴人。固使設其職掌之。至于閭人遊民。嗜甘冷之。強標枯寂。俛誇全茂務華侈。爭競鬭珍奇。浮采濫費。驕抗成風。或誇世傳衍家秘。範圍印定。契舟守株。而不能臨時隨宜領略活法。要皆無學以文之也。三谷氏嘗好茶事。亦嘗曰。自西州來取徵於京。而竊歎世之賞茶

家無學以文之。故習因仍。有志未立。予嘗以茶[illegible]茶録一編。爲贈。蓋警發之也。三谷氏見之大喜。始知非學以文之。則茶事拘蔽無通權變。爾來立志學文。茶事所係。涉獵頗多。而後益知華之賞茶肇於唐陸羽。弘於宋蔡丁數人。幽情玄趣。至於近時。高濂李漁之徒。而極焉。其風流好尚。神運意匠。皆

無非先得我心矣。何可不學以文之乎哉。吾邦之稱宗工者。珠光紹鷗宗易織部遠州。姑無論已。其他閭人。皆不遑屈而亦皆由無學以文之。遂致隱沒無聞。著録不傳。所道固陋無可述據。三谷氏。今之賞茶家之巨擘。蓋已取徵於京。以其技鳴焉。比年志編茶志。大凡茶事之名稱物數。與華人所言

爲補合者抄寫裒謄僕々不倦纂成三卷使之同
好在賞茶家從前所未嘗有之書也可謂學以文
之矣予與善志爲作序言云
皇和享保丁未仲秋既望京兆香川修德太冲父
書于一本堂

茶誌叙

燔捭汙抔其禮之原也與是故禮
始諸飲食也孔子曰禮者敬而已矣
至文明之世自然不容違人情
爲觀美引本縄墨抑末也夫茶註
詳爾雅而飲用代酒昉于孫氏而謂

茶飲稍與禮無復相渉不可也吾
邦饗禮以茶飲爲尚而點茶者爲
一技而禮家倦焉爲禮家者亦不
得不問焉唐時陸羽與常伯熊皆
精茶理且著茶論至乃茶牧鳥蟆
手執具口通名區分指點具有本事

宗菊屏謫老亦耽于茶事自云得之
手而融於心非可以言傳學而會
陋固亦飲食之人之為也然其事則
禮儀以重而厖一不得敬焉南川子
少小潛心茶事家進於技及于樞
掌而譚乃與夫謫老之言果也而

付讒戔斷輪肓凿亦不足多焉歟
其隨冥而入風采正閑詳而可謂法之
於赤鶏焉嘗自著茶話以論茶
事乃督之可聽焉頃造予索邑
言閒予究以托同寅之企彼誼不
可峻諾且夫操一技之能克入其

寔君子嘉有述焉因誦小言而
有于観者以為贈云
享保丁未歲八月屈正超君甚撰

和漢茶誌自序

余性嗜茗弱冠姑居東山下嘗採討唐宋茶譜茶録及必備寓寄等諸書到茶事品題器制備用彼國記此莫不詳盡精覈本國嗜士或未之見者多矣故日夜講之揀擇取捨以頗記所合于本國茶道者倚几數歳稿亦屢易然余之

自序

不文不能自定質諸一二同志名曰和漢茶誌凡三卷實茶癖之所為俟後哲之是正焉耳

享保丁未素秋南川三谷良朴題

引用書目

周易
禮記
爾雅
神農食經
廣雅
揚子方言
前漢書

唐書
遵生八牋
茶經
吳興記
括地圖
永嘉圖經
淮張圖經
星鏡群玉

群玉海篇
本草
古文前集
千家詩
茶圖
茶譜
茶具圖贊
茶集

茶録
東溪試茶録
居家必備
閑情寓寄
東鑑　和書
要録　同
名物筋書　同

和漢茶誌卷一

日東洛陽三谷良朴宗鎮著

茶來由

茶雖不見於禹貢三皇炎帝神農氏周魯周公旦齊相晏嬰漢僊人丹丘子黄山君司馬相如楊執戟歸命侯晉惠帝劉司空琨各至于烹試（神農食經曰茶）（爾雅曰檟苦茶）蓋全乎民用而不為利也後世権茶立制以括其利唐陸鴻漸分別茶櫝設茗荈著茶經三

篇茶之源之法之具最備天下益知飲茶孟諫議寄盧玉川三百月團之後至龍鳳之飾為入貢之制也宋羅大經曰陸羽茶經裴汶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晉公乃載之茶録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

按古今茶人為不少然陸羽珠光和漢宗師故附陸羽本傳及珠光履歴

唐書陸羽傳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乃以陸為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絶後嗣得為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塓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為字得張衡兩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群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

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答因嘆曰歳月往矣奈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為優人作詼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大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輙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又號竟陵子東園先生東岡子闔門著

書或獨行野誦詩撃木徘徊不得意或慟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貞元德宗年號當本國第五十代桓武帝時）羽嗜茶著茶經三篇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為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煮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為再擧盃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

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為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所録書君臣契三巻源解三十巻江表四姓十巻南北人物志十巻呉興歴官記三巻湖州刺史記一巻占夢上中下三巻不行于世羽嗜茶著茶經二巻焉皮日休曰季疵之茶經三巻分其源其為利也於人豈小哉後又獲其顧渚山記二篇其中多茶事大原溫從雲武威段碣之各補茶事數

十節並存於方冊茶之事自周至唐無纖遺矣昔晉杜育之荈賦亦季疵之餘恨也

羽誠有功於茶者也上自宮省下迨邑里外及戎夷蠻狄賓祀燕享陳于前山澤以成市商賈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可謂智也陳師道曰全書曰茶否臧存之口訣則書所載猶其粗也蓋以為茶之為藝下矣至其精微書有不盡況天下之至理而欲求之文字紙墨之間其有得乎昔時人說因

陸先生詩書道德而已此乃世外執方之論枯槁自守之行矣又曰藝者君子有之德成而後所以同民也不務本而趨末故藝成而下也雖茶道小於其理最然明徐爌曰茶集曰陸羽先生者博物洽聞茶氏名就山中訪之登其堂直入其室寂無纖塵蹲踞四顧北窓間僅石榻一設山水畫一幅蒲團數枚香一爐碁一枰古琴一張案上有周易羲皇墳典古詩書若干卷茶氏不出戒諸子曰

先生識者若等次第徃見之以日月為序少者最尾先生擊筑而歌乃出迎披紫茸裘衣朴古之衣或蒼蘚迹尚存

珠光履歴

文明年間有僧珠光者住南都稱名寺以茅經營扁曰須賁屋掛墨痕在於壁上者欲尋跡而到真也或先臘尋梅或春秋長澒存之甁中安之床邊者欲令人不俗卓横上設茶具迎賓斟自適世慕

其風雅其名聞宇内將軍義政公召珠光問曰茶事可得而聞也答曰源非乎遊非乎藝非放樂矣後問有何所作為乎曰以茶道行禮以茶禮飲之且大禮設食小禮則飲飲者非酒漿之謂也鼎湛溪磵之耳泉爐燒池田之香炭漢器茶甌高麗盞結草作廬示陋巷之樂聚石築庭表深山之趣也重問次第如何曰古之所謂道猶路凡物之所以通行者皆多之曰道合于茶曰茶道次第君子由

所貴之飲禮為次第意風者因陸處士也以唐皮日休宋陳師道等序文函答公曰得聞善哉茶道之稱實茶禮之號亦然説茶道者莫明於此道莫正於此禮矣按珠光嘗辟佛氏來居京師三條街其室四顧四筵之外加半筵以為嗜茶處矣其子宗珠其徒引拙古市等傳其術鳴乎南都宗悟宗陳鳴乎京師紹鷗利休鳴乇海後宗吸宗及宗易召事大閤宗易實此道有功者損益補否之精一

無可捨其孫元伯能深得其意而其心汲汲不已之達士也是亦宗易之心思之所經緯此乃陸羽之賜而珠光之所導教也雖宗易之弟子多古田織部獨得之者也織部書百箇條而授遠州其一篇織部未必所自安處也姑立條目為俾人疑以問焉耳其言似不足者然黙觀之表裏精粗其歸一耳嗚呼門葉之徒豈能有識得之者哉予數歳嘗竊其所可補者補之其所可省者省之其間日

衣倚几几十有五年屢易稿而惟病吾才乏然嘗其梗槪耳庶幾為于姓一助藏於巾笥云

閑情寓寄曰

學技必先學文非曰先難後易正欲先易而後難也天下萬事萬物盡有開門之鎖鑰鎖鑰何文理二字是也尋常鎖鑰一鑰止開一鎖一鎖止管一門而文理二字之為鎖鑰其所管者不止千門萬

戶蓋合天上地下萬國九州其大至于無外其小至于無內一切當行當學之事無不握其樞紐而司其出入者也此論之發不獨為婦人女子通天下之士農工賈三教九流百工技藝皆當作如是觀以許大世界攝入文理二字之中可謂約矣不知二字之中又分賓主凡學文者非為學文但欲明此理也此理既明則天下技藝無窮其源頭止出一理明理之人學技與不明理之人學技其難易判若天淵然不讀書不識字何由明理故學技必先學文然女子所學之文無事求全責備識得一字有一字之用多多益善少亦未嘗不善事事能精一事自可愈精笠翁嘗謂土木匠工但有能識字記帳者其所造之房屋器皿定與拙匠不同且有事半工倍之益人初不信後擇數人驗之果如予言麄技若此精者可知甚矣字之不可不識理之不可不明也文字又屬敲門之磚可以廢而

不用矣

器玩位置

器玩未得則講購求及其既得則講位置位置器玩與位置人才同一理也設官授職者期于人地相宜安器置物者務在縱橫得當高閣房舍列于案頭是猶理繁治劇之材處清靜無為之地方圓曲直齊整參差皆有位置立局之方因時制宜之法能于此等處展其才略使人入其戶登其堂見

其物皆非苟設事事具有深情未聞有顛倒其家而能整齊其國者

忌排偶

古玩切忌排偶此陳說也予生平耻拾唾餘更踏其轍但排偶之中亦有分別有似排非排排非偶是偶又有排偶其名而不排偶其實者如天生一日後生一月似乎排矣然二曜出不同時且有極明微明之別是同中有異不得竟以排比目之矣所

忌乎排偶者謂其有意使然如左置一物右無一物以配之必求一色相俱同者與之相並是則非偶而是偶所當急忌者矣若夫天生一對地生一雙如雌雄二劍鴛鴦二壺本来原在一處者而我必欲分之以避排偶之跡亦矯揉執滯大失物理人情之正矣即避排偶之跡亦不必強使分開或比肩其形或連環其勢使二物合成一物即排偶其名而不排偶其實矣大約擺列之法忌作八字形二物並列不分前後不爽分寸者是也忌作四方形每角一物勢如小菜楪者是也忌作梅花體中置一大物周遭以小物是也餘可類推當行之法則與時變化就地權宜視形體為縱橫曲直非可預設規模者也如必欲強拈一二若三物相俱宜作品字格或一前二後或一後二前或左一右二或右一左二皆謂錯綜若以三者並列則犯排矣四物相共宜作心字及火字格擇一或高或長

者為主餘前後左右列之但宜疎密斷連不得均勻配合是謂參差若左右各二不使單行則犯偶矣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存雅人君子

出簷深淺

居宅無論精麤總以能蔽風雨為貴常有畫棟雕梁瓊樓玉檻而止可娛晴不堪坐雨者非失之太敞則病於過峻故柱不宜長長為招雨之媒窗不宜多多為匿風之藪務使虛實相半長短得宜又

山貧士之家房舎寛而餘地少欲作深簷以障風
雨則苦于暗欲置長廡以受光明則慮在陰蔽其
雨難則有添置活簷一法

甃地

古人茅茨土階雖崇儉朴亦以法制未盡備也惟
幕天者可以席地梁棟既設即有階除與戴冠者
不可跣足同一理也且土不覆磚嘗苦其濕又易
生塵有用板作地者又病其歩履有聲諠而不寧

若和灰和土不用鹽滷則燥而易裂用之發潮又
不利于天陰

灑掃

精義之房宜勤灑掃然灑掃中亦具大段學問非
僮僕所能知也欲去浮塵先用水灑此古人傳不
之法今世行之者十中不得一二蓋因童子性懶
慮有汲水之煩止掃不灑是以兩事併為一事惜
其力也久之習為固然非特童子忘之并主人亦

不知掃地之先更有一事矣精舎之内自明窓淨
几而外尚有圖書翰墨骨董器玩之種種無一不
忌浮塵不灑而掃是以紅塵滲物物物皆受其蒙
併棟梁之上榱桷之間亦生障翳只須塵尾一拂
一日清晨之事畢矣灑掃二事勢必相因缺一不
可然亦有時以孤行為妙是又不可不知先灑後
掃言其常也若旦旦如是則土膠於水積而不去
日厚一日磚板受其虚名而有土階之實矣故灑

過數日必留一日勿灑止令童子輕輕用帚不至
揚塵是數日所積者一朝去之則水土交相為患
而不交相為害矣

房舎

人之不能無屋猶體之不能無衣衣貴夏涼冬煖
房舎亦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壯則壯矣然宜于
夏而不宜于冬登貴人之堂令人不寒而慄雖勢
使之然亦家廓有以致之我有重裘而彼難挾纊

故也及肩之牆容膝之屋儉則儉矣然適于主而不適于賓造寒士之廬使人無憂而歎雖氣使感之亦境地有以迫之此耐蕭踈而彼憫岑寂故也

又云人生百年所歴之時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日間所處之地或堂或廡或舟或車無一定之在而夜間所處則止有一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居室全有南北二牖來風亦有啓塞窔窗當操暗明也按板蓋轉軸置於兩頭以一方木撑之今茶室用之矣其本倣之天窓操于風雅俗曰突揚窓是也用障子一雙以備於雨晴好晴明則高撐欲陰暗則少下上障者以油紙下障者以白紙

又云屋以南面為正向然不可必得則面北者宜處其後以受南薰面東者虚右面西者虚左亦猶是也如東西北皆無餘地則開窗借天以補之牖之大者可抵小門二扇亢之高者可敵低窗二扇不可不知也

途徑

徑莫便于捷而又莫妙于迂凡有故作迂途以取別致者必另開耳門一扇以便家人奔走急則開之緩則閉之斯雅俗俱利而理致兼收矣

高下

房舍忌似平原須有高下之勢不獨園圃為然居宅亦應如是前卑後高理之常也然地不如是而強欲如是亦病其拘總有因時制宜之法高者造屋卑者建樓一法也卑處疊石為山高處浚水為

池二法也又有因其高而愈高之竪閣磊峰于峻坡之上因其卑而愈卑之穿塘鑿井于下濕之區總無一定之法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非可以遥授方略者矣

活簷

曰何為活簷法於尾簷之下另設板棚一扇置轉軸于兩頭可撑可下晴則反撑使正面向下以當簷外頂格雨則正撐使正面向上以兼簷溜是我

能用天而天不能窮我矣

私考

時宜

條目式法者萬世之常次序隨時平日之功凡物有損益斟酌茶事亦然猶權衡之稱物臨時得中迷者不達其理固守式法猶膠柱調瑟故雖不差萬歳之常然平日之功未也行茶事者不可不知此意

師友

欲善其事者必可先擇其交也家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善友者善事之資助堀無善師無善友則不可得其成功得其善師則益道日進得善友則日切磋其理精群居終日淫媟戲慢則日與茶亦何益之有非啻茶道之不進終陷乎俗調耳是亦不可不謹

茶道

世人以動作之容貌謂茶道者其實非也自古及今有連用茶道二字者有以茶之道言者所連用者即以茶由道之意字義重挿之字者泛言茶之義今呼茶職以稱茶道者行茶之法有司也其意亦通苟知動作之為茶道而不知由道說義則言語躁妄舉動輕浮日日貪邪利夜夜謀姦詐或竊

弄筆以寫和漢舊墨或勞力以制木竹新器亂眞鬻贋只要售於人其計不行則後騙詐典賣以欺他人掠其利其心無時而已不得所貪則自病然人寐計寤較欲自已不能已駸駸陷乎不義之地謂之茶人而可也乎是皆不知茶道之罪也不容不辨

動作

凡天下之嗜茶由古及今不知幾千萬然其人貴

賤其行之高卑其思之遠近相見之進退各其情之所在而由資性卑卑矣其動作發于右則自右發于左則自左始終先後排偶收藏且重者手提輕者指使之法南人東土古今一也居室然否人能見之器玩好惡目能分之然一時視聽之間稱義之類出則受與空盈則還之是即千古無不同歸也

或問

或問凡動作有善惡者何哉曰茶事者禮之所在故以直內義以方外也或俯仰遲速進退屈伸各中其節四體順理容貌正直者善也或其內浮躁則外粗厲俯仰遲速進退屈伸戾其節者惡也然善之又善自至正者謂之極功之妙先蓄茶事之法明其理而事理相附合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之謂極功之妙至其境界臨幾應變何定之有暗此理者皆徇我所好罔彼是此或應人招則其安排寄寓睨而視之譏其位列或誇目巧辨器物真偽嘲之如此規規於事爲之末不知其理所在況通萬變乎蓋以爲天地之間人物器玩以迨草木昆蟲無一肖其形無日不新至茶事獨疑之哉故合其節之至柔而强動而靜靜而活微而精質朴文章相兼始終本末盡備但其意微妙難見耳雖然非索隱行怪事故樵夫鹽婦之陋知

其爲高卑竟其所行不過乎平常耳

或問我好此道譬諸不求行於千里而止百里雖地有遠近然其理一也猶咫尺窻中視大塵如何曰是未免馳高騖遠子之言似近却遠可謂躐等之人也夫行千里必始一步行行不息則終至其境苟止百里徒想像高山巨海則終在一處耳茶事至理亦如此故不可躐等可以漸至其奧所謂升堂入室之義也

或問古人所遺雖式人倣而行之其是否如何曰然不可不倣也古人所遺者載其人所能成後人就于跡而唯恐不違一定則十件只是十件百件只是百件徒止言語耳目矣所謂古人糟粕者也語曰温故而知新蓋不温故則必忘其所能不知新則無得其所亡故其要在能知古人之意以施自己巧焉耳

或問凡茶道有此流有彼流求之於師竊其一法

可乎曰然不知先師之機無取捨之辨一守其流殆為師之所誤矣師語子曰吾此流儀一定如是終身勿違於所傳或器列排偶動作剛柔或把玩位飾前後左右各有一定之法既傳授之畢而為至珍至寶必記其所學以將遺之云仍然茶道本一耳有流儀者後世妄唱之以誇其家法也及與人共圖爐容膝也彼之動作與我所聽太甚相違如按排寄偶心不肯以議人善我或有冒他人功以[illegible]己之流者其見最陋是即一流一定確乎然之害也凡道者所以為人之道也道者千歳之上千歳之下其無變易彰彰明矣雖茶道亦然夫人之生也一氣所然然顔色聲音無全同一其行也彼此兩脚其舞也自他兩手雖無異於外其四體態度各自別也茶道亦如此雖傳其流儀人人態度自不能一定是以或増減一二變其形勢而其法不遺者至精至當者也若膠乎一定之流則所

圓鑿面南適北者也

又問有流無流畢竟如何曰始于一流千萬被此各隨其宜後見之謂之流能收其業者自離一定之流極其奧肯若然則顧我無流無式唯夫一茶道耳

傍人曰然則茶道執一行之乎曰似而非也執一廢百則安於暴棄博學多聞奮厲勉強孜孜不已則化愚以為明變柔以為強教法之効不可誣者

也既及其成功至於無聲無臭而止若執一廢百則彼間此而不知此語彼而不達可謂淺陋固滯也已

他日復來問茶道之業其術多端難可以能日用其功夫胸中交鬪難了其義事事放下欲循我性之所好可乎曰子之氣禀我不得而識古者非以循我性之自然為貴也使人造于道者實教之功也人性之異自萬品也所謂性者生之自然也與

因其教自成其性者不可同日而語其近而相去之遠也實隔天淵廢其術循其生吾不知也

或問古今器玩不知幾千萬有貴有賤勢色剛柔不等低昂縱横不同者猶人物之殊其類其價萬變賤之者亦然有降其貴而如賤用之者有作其賤而如貴用之者其説如何曰價之貴賤本有定分然亦至行茶事時其雅道所容孰能拒之乎且富貴者求得其願貪賤者欲而不得其得失雖然

但為閑情之趣一也高閣茅室何別之有貴介公子降貴器於進豐不可謂為卑者之事是即一會一樂之雅也隱者貧士升賤器於秘閣亦不可謂犯尊者之事是即臨時供奉之禮也是乃茶道之禮也器品貴賤豈強分尊卑乎哉

或問王公大人嗜茶其茶禮式法無異於尋常人間所行茶事乎曰能講茶禮者有司之職耳何王公大人之所關乎何者禮也者君子之所施于天

下而士庶人從之故士庶固以禮為茶道之本然以尋常茶禮比於王公之禮經稍輕故多使有司以行之耳若君子自嗜之手行之則倣於尋常茶禮自雖不能相遠然其崇高富貴文飾風雅非庶人之所能及也

有僧曰昔明慧上人入宋藏茶實於瓷壺歸朝後栽植本山始施於六十州此難信用茶茗亦自上古生於

本國然當時不知採用從薪之耳何俟明慧之教
植哉然賞茶者昉於明慧也且想自宋所傳者制
法耳嘗無碾濾烹煎之別二者唯在所養耳霜下
能養而来春摘之為點茶養粗而夏月採之為煎
茗也非本有唯雄其法陸羽茶經蔡襄茶録備載
之又按東鑑二十三卷曰建保二年二月四日巣
上僧正榮西自宋還召進茶一盞相副茶書一卷
云云所謂巣上僧正者即是洛東建仁寺開基明

菴也

或問有文藝文理之別否乎曰自茶事既闢之後
識之固文藝而已若自茶事未闢之前觀之只文
理而已文藝者蓋出自文理中何以謂茶道茶禮
耶曰夫往則必来来則必往禮之所從而生又道
之所從而在也故知茶事之間只是茶道茶禮而
已既闢而為文藝則文理全備於其中也但非有
理而後生斯文所謂理者是文中之條理而已由

此言之則千歲茶道今日之茶道何有始終千歲
之後珠光再闢於斯道今也三百歲其時茶具不
過於數十耳爾来萬邦漢器大来且制於
本國器玩益多而為居家之備而後往往盛行茶
事法式亦愈精而互相授受以迨紹鷗宗易真盡
其蘊奥其他動有迂遠之説而探其情則只是戯
言妄動或寸方定式或杷玩美惡或按排奇偶已
無一合乎實事也想狃聞迂怪不經之説互相附

會而一衆説之蓋此道之蠹而已蓋不分文藝之
理故於動静事業必固偏一定而不知有動作威
儀美惡之説諺曰鷲仰天上居蟹似甲穿孔其弊
使尚才之人陥汚穢之地猶痩脚引鐵驄

又問中華亦有如
本國茶道耶不審如何曰中華不可必謂有如
本國茶道亦不可必謂無如
本國茶道何者茶道語其用則文藝耳語其體則

文理耳既文藝見於外文理主於内可從而知乎之所謂有無者指尋常所行茶禮及茶室器玩之屬乎如季疵之墩爐蘇軾之竹爐或湯提點都籃之屬以此等器行之者皆是外面之文藝非茶道之謂也何者王公大人所嗜於金殿高閣與士庶下民所嗜於草宮茅舍語其高卑遠近則雲上地下大異矣然至其行之之道其趣一也予將謂茶道在於金殿高閣乎抑將謂在於草宮茅舍乎所

爲事雖異雅道風情不異於天下此所以爲其道也予常出入自一疊半至四疊半茶室或慣器玩位置按排寄偶耳門迎披室内動作之式以爲中詳否如

本國茶道者抑末也本之則無然則不可無茶道也斷而可知也

或問

本國嗜茶珠光始也如何曰不然珠光嘗視唐宋所載茶書嘆其雅道感其風情關茶道備茶禮成茶事者也既向三百歲於是後世往往設官授職或茶房茶會之法全備夫

本國嗜茶如上節所引東鑑説則至今漸五百九十餘歲豈謂始於珠光乎但珠光爲

本朝茶事之祖耳

或問茶事與茶道之別如何曰先可見事與道二字則思過半矣文藝者即事文理者即道也蓋茶

事在外茶道在内不可混而一焉世人動茶道之工夫不熟以容貌美態賓主應接之類爲茶道是皆不明不知先後者也未有不熟於茶道而精於茶事者也

和漢茶誌一畢

和漢茶誌卷二

日東洛陽三合良朴宗鎮著

水品

陸處士茶經中論水次第凡二十一水皆以山江井為佳宋歐陽修論水以七等縣邑山村地里卷見乎茶經

本國所取之水亦同山江井矣茶經曰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江水取去人遠者井水取汲多者

和漢同意如此者不損茶真味也茶集曰江山井之清泉輕甘者沫餑如花花薄者曰沫厚者曰餑輕細者曰花浮盌中如雲脚又如迴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雲鱗然其沫者若綠錢浮於水湄又如菊英重花累沫皎皎然若積雪者益其真香義味以其水勢清潔汲之可不辨乎（於本國所汲之水尤同山水遠流其色如乳白者上江以平旦取之過日出者不取井水亦同之不以然盌中之茶色神香綸）

炭

（記月令季秋乃命伐薪為炭中春至初秋所製者劣）

丁謂茶圖曰黑謂烏金白謂烏銀也皆炭取櫟皮柞木為之（賓謂椽實或老夫云出山於床下經十二月者勢香共長也）

本國櫪柞多出於攝州丹州之諸山生攝州者其勢強其香長生丹州者其勢弱其香短且桑槐桐櫪栢桂檜等不用其他枯櫪朽腐者絶不取矣

白炭

本國之俗白炭或云枝炭

出於泉州香瀧者其製精出於丹州者其品粗雜

木之梢或根或節或桂枝松竹實葉以所新伐者為之此其要也全書曰能通飈起爐昔日所用者多鄉蹋山茶也今時不用之

本國傳來而世同之矣爐中如山澤溪澗瀧湍波流而賓主互見悅目樂耳實風雅之助也茶圖曰烏金烏銀蓋贊嘆之辭也

本國櫪炭白炭其遺製（用鄉蹋山茶亦本國陳訛也茶圖或茶譜茶經等中以何等木乎未見其訛唯本國今以桐柞之枝為佳）

筥　俗云炭斗　圓曰筥

字書曰圓如簡篋古盛饗飯之米致於賓館之器也按茶經曰以竹織之高一尺二寸徑一尺或用藤或用茘如筥形織之六出圓眼其底蓋若利篋又方曰篋適有滲其口者（滲者不足為風雅令時不用至黎元明嘗茶之大好士等異其形或高一尺徑九寸或八寸七寸大者徑一二尺二寸高三寸此外大小各有異同）

烏府　炭斗也　見茶譜

烏府貯炭之籃籠也　和名曰手苿籠是也

品形不一定以竹織之或以藤茘造之必以有提梁者曰烏府贊見下

苿籠　本國以細籠之字誤焉

茶籠茶賦註曰茶苿籃子之屬蓋以謂青茶猶育苿之謂乎由茶苿籃而轉來謂苿籠（本茶籃也）本國因之以竹織之或出於吉野（和州）者剖木造之出於有馬（攝州）出於府中（駿州）者以竹爲之洛陽之制多以竹或用藤茘其形圓方低昂唯其意所縱然

不及漢器造之以竹則所提共竹以藤茘亦同其內以紺紙糊之或以漆塗之（適有以紅漆者其舊者可新不可所好新漆者黒髹耳又曰先以細布貼之後可以漆紙者不耐久不糊則漏塵）

籃箆　炭斗也

籃箆皆用有脣口尚之間方隅員旁縫紋爲花以藤竹系之矣亦有加竹籜者適有三足四足者其用亦取便茶譜稱烏府者皆呂有提梁者也籃箆者以竹皮縫花紋有脣口者上脣一者次口一者

亦其次也（脣與口之間有凹凸者愈尚焉）

烏府圖贊曰（形見茶譜）

炭之爲物貌玄性剛遇火則威靈氣燄赫然可畏觸之者爛犯之者焦殆猶憲司行部而姦宄無狀者望風自靡苦節君得此甚利於用也況其別號烏銀故特表章其所藏之具曰烏府不亦宜哉（見於茶譜者有提梁令貯炭者總云烏府品形不一焉低長短精粗共有異同於本邦造者亦如之）

烏檀　箱炭斗　檀古箱字漢以抱檀造之

本國以真桑與白桐造之俗云箱炭取或抹精漆抹粗漆且精漆之製者以檜粗漆之製者以桐其漆淺深其用隨時措之宜人人以有提梁好之者便於日用之故也中世宗易所作之尺度圖書見之圖書者茶圖也下倣此本國之茶家者流各隨其所好其形不一

籯　漢書註曰音盈所謂黃金滿籯不如一經顏師古曰籯竹器也按今俗用之茶籠蓋也本國云乱箱借用之

陸茶經山谷採茗之器執其蓋以貯炭一曰籃二曰籠三曰筥有圓方取便宜者大小各以竹織之兒婦相共負之以採茗其形大小皆有蓋也用其蓋以貯炭也其制有精粗有唇口者最尚之右三者茶萊籠受茶五升大者或一斗二斗三斗貝以採茶籯也

本國一曰萊籠或由其形呼曰圓萊籠角萊籠平萊籠右三者皆本國所呼之名也大小精粗有異同皆以是淨者一統其名而曰萊籠可以為用者用之不足於其用者捨之

本國俗以萊籠曰組物又曰籃萊籠

茈莉音離把　萊籠之屬如圓八土羅以列茶具適貯炭也

一曰籯子一曰篣音前筤音郎茶經註曰篣籠常貯置炭之器也篣筤以其貯炭茈莉篣筤各内以紙糊以篾織方眼也與本國所常云萊籠大異形平深一寸濶二尺或一尺五寸

本國未見此器全書曰有大小操其便今世所好尚之籠漢土之製也本以二小竹長三尺軀二尺五寸柄五寸以篾織方眼[illegible]為脣以櫟茶借之貯炭

瓢　一名胡蘆一木壺盧俗云夕顔　和名一曰普胡邊二曰普胡部三曰浮壺便四曰福部五曰福便或曰服部本國於城州田中村產之者上產播州泉州者次之有厚薄肉厚者最好昔於攝州服部名縣種之故從其音呼之云服部此二字上所謂五樣通音也近世用福便字今改之

茶集中無貯炭瓢後始本國也且按茶集王畢

氏並張氏之書内外十有一卷其餘杜育荈賦其
書多未見以瓢貯炭者今也
本國以風雅好之也各取團瓢塵其中以貯炭蓋
以謂無裁成縫織之費亦無屈曲口脣之煩其形
寂然不動其性自虛也新生之瓢其用一年乃止
明年復以新換之實洒落物也又鑿開其兩肩則
殘者自爲提梁或内以漆一再抹乃止歳歳不捨
用之其便宜哉

炭檛　俗名云金火箸

按茶經以鐵六稜制之長一尺鋭一豐中執細頭
系一小鍰以飾檛也若今之河隴軍人木吾也或
作鎚作斧隨其便也陸子所常用者是也後世以
真銅白銅製之四稜六稜或長短各有異同
又云義政公所用之炭檛珠光常尚之蓋漢物也
今在何所乎　此外漢土炭檛至今猶多有古新遠近長一尺及一尺一寸者人人玩之
或六寸七寸者置手爐置煙盤總蠻人所造者爲佳

降紅　火箸也　見茶譜十六事中

以銅造者謂降紅
本國真鍮火筋亦同歸頭有葱臺勾鎮適有如炭
檛作鎚作斧其色如真鍮故別其名云降紅也炭
檛火筴皆以銅造然分其品云白銅云青銅者以
其色異也無虛其内而充實者也

火筴　火箸也

茶經云一名筋也　筋箸　頂平截無葱臺勾鎮之属以

鐵或熟銅製之無勾臺屈曲謂之火筴漢土雖以
文字分其品其實同也有葱臺勾鎮之箸多以銅
爲之實其内者也又張箸本以鐵造之虛内者也
無鳥無鎚無斧只有葱臺勾鎮耳或頭屈曲共總
其名謂之張箸諸家動有以銅造者其製不古矣
今所尚之箸皆漢器也擇其長短勾鎮適於籃籠
者是乃茶人之巧也昔日珠光所常用之箸各漢
器也引摺紹鷗傳之中世宗易以鉄銅爲之便於

茶事之用可謂深思之至矣又云朝鮮國製以鉽
爲之以銀加紋頭有葱臺千氏世世傳之昔日珠光
所用筯者非此火筴其實白銅頭作鳥形此火筴
昔用平截無葱臺勾鎮鳥形屈曲故別其名云火
筴上實赤銅也以其
品異而別呼之耳

柄火著　和名

柄者以真桑爲之其長短異同隨其便多圍爐之
間用之或置于瓢置于箱置于籠皆所以對圍爐
之具也若對風爐則無柄也漢器銅鉄共製之又

曰金置諸具於臺子而對風爐則四時通用且比
及暮秋以茶柄又比及中春不以柄可知對臺子
與風爐則六物兼備六物者風爐釜水壺柄杓立建水火箸是也唐陸
季疵玉川子宋蔡襄所常用箸炭檛火筴降紅之
三耳未聞有柄者元明亦然
本國珠光紹鷗以降用有柄者以對圍爐用無柄
者以對風爐及宗易專由之也然間長短有異同
其品形長短諸家各異之適其用何以爲一定乎

凡此類推之而可識也於
本國家家以銅鐵火異其形或有內實者文或有
內虛者各任其所好

遮火　一名猥攪　俗云十能　銅火斗也用以搬火

茶譜十六事器局中收之自唐宋至明之間其形
異
本國以梨桐桑三者爲柄各便其用茶譜顧元慶所著下倣此

風爐　自唐宋元明至本國同字

按居宋必備加一子字則湯提點之屬也
茶經曰以銅鐵鑄之如古鼎形凡三足古文書二
十一字而其一足云坎上巽下離於中一足云均
五行去百疾一足云聖唐滅胡明年鑄三足之間
設三窓前後有二口後通颷前漏燼上並書古文
六字一窓上伊公二字一窓上羹陸二字一窓上
氏茶二字所謂伊公羹陸氏茶也置墆埭於其內
以設三格其一格有翟翟者火禽也畫離卦其一

格有彪彪者風獸也畫巽卦其一格有魚魚者水蟲也畫坎卦巽主風離主火坎主水風能興火火能熟水故備其三卦焉其飾以蓮葩垂蔓曲水方文之類其爐鍛鐵爲之

又有土風爐運泥爲之 運泥見下

本國亦同銅鐵鑄之又俗有稱鬼風爐者或銅或鐵爲之其足如乳故茶人呼乳足從來人人聞得之自知爲鬼風爐雅名語其形則固不異也 三足也

又有褁風爐以鐵爲之其足有軸有乳是亦三足也

本國古今之製或鑄山里院闕河海魚鳥或鑄茶氏寄進之字冶工姓名所謂文字風爐是也昔宋人築禪院於筑前州博多號安國山聖福寺其山門上之横額扶桑最初禪窟六字後鳥羽院宸翰也當時宋寄風爐釜臺子於此寺後傳于大岦山其後洛陽龍寶山大德禪院復傳受之義政公乞之以爲茶會之飾凢二百九十年來識與不識大尚臺子以珍焉然其釜不足於

本國風雅中世宗易自有意匠更命工造彼二物各窮其雅擧世人能知之矣宗易所命之釜因古釜形以增減之其製最精到今 古田織部造一釜稱經筒

具列　本國所謂長板之類

按茶經曰具列一片版形

本國長板者其式特異宜長版之爲用以長短分

冬夏之式然茶事之用威儀之度位置動作時措之宜豈非

本國之風雅乎 於長版諸具全備者夏之式也不點風爐則冬之式也式外之趣在斟酌耶 又曰此版以漆塗之其製有濃淡故異其質也濃漆之質者以檜淡漆之質者以白桐其製備內書 內書家家所秘之書也

又曰小版以椙杉爲之無表裏其中央漆一再抹四邊布質黑漆殊尚堅緻也尺度各貯圖書 圖書家家

也　全書曰古有瓦爐考未今以

本國推之蓋位於樓閣甃砌風爐之屬乎如唐苦

節君宋竹爐賓主相倚于椅時便於其用故也歟

本國云瓦爐者奈良風爐之外皆瓦爐也（於山城深草造者瓦爐也）

臺子（一層臺也呼之云臺子）

下盤方隅設四柱而冠版為臺以黑漆塗之

按陸羽為建安龍鳳之飾時無以臺子對圜爐文

想當時以無圜爐故乎宜其式下盤上置風爐與

熟盂（水壺也）前後置分盈（柄杓也）與建水臺上雲甌茶壺

也　與秘閣（茶臺也）位之其外或花瓶或香筋或珠玉

或詩文之書以此等物位臺上而助嗜茶之興可

謂風雅多情矣又曰自宋迨元明惟備諸具於臺

上以嗜茶者蓋平日便宜故乎（晨昏諸具全備者古今定式也）

中世宗易有令匠造之臺子即匠欵識以盛字

本朝之雅雖原由之茶道不絶盛精其具又曰全

諸具於臺子則通四時用之也下盤置雲甌與合

盈以對圜爐則其飾亦異春冬之初與暮秋奇偶

宜時或夜陰燭影亦然而動作之先後進退器玩

品形低昂或位置白黒隨時以取之捨之因其人

耳風情之雅與不雅皆在於茲矣通四時用之者

自唐及明且（其飾與定式異者對圜爐之時宜也）

本國珠光所相傳之陳說也

及第子（二柱臺也其製真桑白桐或漆稽板）

下盤設二柱冠版之形類及第門

本國何人以臺代第耶或中世呼之謂宗甫棚按

先宗甫家物也其漆精全黒元來漢器也蓋長短

高起本無一定之法其名雖異其實一物也

本邦製其形前後左右低昂長短從其所好或下

盤上設中棚或上臺下設横版定一家之式故謂

何人棚則可也總稱及第子者不可也何者其形

製與古異以及第二字可知焉蓋世人以及字冠

於臺字而稱及臺者想非古人名之後人之附會也

對圖爐具其定式晨昏設水壺柄杓建水蓋置等也但點茶時不拘定法者在自己之巧耳

爪紅臺子　及第子之属

下盤上設二柱冠版為臺則如及第子然其製塗以青漆而其下盤四面加紅漆也中世以來尚其器以玩之辨事不異於及第子只其器品形物色位置把玩各以時宜也偏膠義物謂別有定式則不當之論也惟可知時宜相應已

是亦對圖爐具也其式同上

竹臺子　和製一

下盤上設四柱冠版為臺也上版下盤共用白桐賛也竹節亦有定數見圖書或人云紹鷗始作之或人曰竹臺子茅檐之具也無用於公館如何曰瓊莚粗席或隱士茅屋茶人小亭皆各設之豈必謂茅屋之具乎三公諸士凡有雅情者無處而不可其製或以真桑造之其二柱共用桑世以尚之然以桑者不佳白桐竹柱者可也

桐阿波桐上　播桐次之而[illegible]

知其初何人作之又對圖爐具也其式同上

高麗臺子　朝鮮之製

設四柱冠版為臺於下盤底旋四片版為足以黒漆一兩抹其制粗者也其用宜圍爐不宜風爐也本國倣之制此四方以精漆塗之或有以金銀粉畫紋者多婚禮之具也比高麗制上下左右寛濶也故置風爐亦可也

其具與式本同上置　風爐者近世式也

紹鷗棚　和製

即紹鷗所作也其制檜樹為質淡漆塗之設四柱冠版於上下盤之間四分許設版為棚虚其下前以障子一雙左右開闔其内藏水壺與分盈蓋置等故名之袋棚其中棚茶器茶盃等上盤或設香盒羽箒菓籠等其式法世人能知之然膠古式不知善變則好嗜之拙也

於斗室最設水壺一於堂上即自最全備諸具也

袋棚　和製

其制用白桐質設四柱上横一片版上下盤之間

有二棚一片高一片低其高處設柄杓與蓋置低處茶器與茶盃也其下全虛前以版一片為障隨意取捨或藏於其中物不一定隨時宜也因其所虛名曰袋棚呼利休袋棚者是也本篠道耳之設香具物也或間謂篠棚是也宗易借之以為圍爐具全不得對風爐是亦其法大賢人能知之然時宜萬變在其人耳（寺室堂上俱同上）

四方棚　和製

其制用白桐質設二柱上版徑大下版少狹當時方其隅中世缺其角是亦為好也先對圍爐之具也或風爐亦用之其法式世人能知之然隨時之宜者巧也（此式與上三棚略同）

圓卓　和製

其制用白桐質設二柱上下版全圓也下版底設三足當時位香爐之卓也後借之以為茶事具圍爐風爐共通用之（此式亦同上）

小卓　和製

其制設四柱上版及中棚四方同尺度下盤少濶當時是亦用白桐質本架香爐之卓也後借之以為茶事具圍爐風爐共用之也上棚柄杓與蓋置設之或茶器茶盃中棚置水壺其下盤或蓋置或設白銅建水等又近以真桑造之唯人之所好

右五棚千氏家具尺度各備秘書他家所用棚多然不詳其傳（此式亦同上）

土風爐　茶集云運泥爐

按陸鴻漸茶經唐人以鍛鐵爐與竹爐云及南宋亦然元至正年中始運泥而造呼之曰運泥爐是也古有謂瓦爐者

本邦所謂燒抜風爐屬歟然其爐火熾則病其爛損故至元運泥以為之其製精珠光始悟運泥製而命匠作之至今傳之云奈良風爐是也陶人欵識姓名於弸中繼世皆同

又洛陽南二里許深草東邑有陶匠而傚此爐然
奈良風爐深草風爐其品貴賤如漆與墨昔宗易
作二十七種爐宗易弟子古田織部別剖爐底又
別作一品以稱經筒宗易所造之爐至今不廢各
三足有鞠有乳火欌觸之則自猶人氣溫溫然也
其法位釜於鼎頭前置十盞乃使火氣直上不漏
於外目爐名以釜呼之如小雲龍風爐小阿弥陀堂風爐武小丸釜小尻張
等之又以雲洞覆之只屏風養火耳何別為風雅
屬

之便乎二十五七爐陶匠記之至今不失之
局版　今俗云小板是也
以方版架風爐者也珠光及引拙珠德宗悟宗陳
紹鷗未能定其大小尺度至宗易以正焉其法見圖書
又曰近世何人作中版用之最佳然而定其尺度
以為常製豈其然哉想不知其中故也何者大小
有所定謂之常也中者不偏不倚應物自宜之謂
也人多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故中版一定而

不合矩主則議之蓋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品
類不知中無定體故也惜哉
風爐小版者以榾杉漆之全黒昔剖杉為之古剖杉造
者隨其質直塗之今時有云起目傚此或以栗或以白桐皆漆之
員局　俗云圓版是也
全書曰以檜檀為之
本國員版以檜桐為之皆位鐵爐耳尤以漆塗宗
易以降其形圓徑高厚皆一版也因今有中形之

版而稱昔日版以為大也歟
版風爐　和製以杉木雖理横版造之古來用其質杉以下產於秋田者為最
一曰野風爐二曰尤風爐三曰小
田原風爐
尤風爐者坪者造之以杉六片其内以墆埬塗四
方上下上一片平而中設員穴横兩方木以架釜
而有一口漏爐尺度見圖書宗易嘗於小田原造之也
一說坪者自作之其言難信宗易使坪者作之乎

或山林亭齋或石楫甃瓦之間皆以代其用也唐
苦節君宋竹爐之屬乎茶譜所謂苦節君與行省
相備而嗜茶者風雅至情漢桑自相通者也然竹
爐與野爐語其形則甚異惟便用同意容灰或無
知土風爐鐵風爐故不得見其罅隙是非尋常之
釜所適當別合於爐形以製之

苦節君　蘇子瞻所云竹是也形見茶譜

茶譜曰

肖形天地匪治匪陶心存活火聲帶湘濤一滴甘
露滌我詩腸清風兩腋洞然八荒　鐵土二爐者陶冶造之獨苦節君藤竹爲制之故曰匪治匪陶也

至宋稱竹爐東坡詩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
火初紅　下累　宋人竇主倚兩椅則令置爐於甃地矣
千家詩曰杜小山詩也未知孰是

注子　水罌也　金紫銅胡銅之屬令俗名其器云金水指

古者用金紫銅元明皆以胡銅爲之今亦同又有
鐵製　或有水提點其說詳於居家必備有兩耳者其形大小低昂任人之所用

本國有水瓶其形各異間有銅鐵或花紋禽獸鑄
之雕之又有眞鍮白銅白銅者尚南蠻之製胡銅
者其次也朝鮮响銅又其次也

本邦用陶器出於伊賀信樂備前唐津且京師東
乾山亦造之然經緯剛柔之理不能得其趣又曰
有染付之製摸草木山澤花鳥雲堂之屬間亦加
金銀以銷鑠之漢土器亦然其瓷膚青白者皆雲

脚不浮也又曰京師有樂燒其形各異其色有赤
黑昔日有朝次郎者造茶盞其品七皆黑赤也至
今稱名物繼世造之俱云樂燒能浮雲脚猶建安
之寶文茶色青白粥面熟而味眞義也又彼作水
壺宜盛熟水其詳見下其用與前所謂信樂等五產並
用雖有苦窳人皆爲雅器而取之若有提梁而舊
者世人好尚之　右七品曰東陽坊大黑小黑此三者黑盞也曰檢校臨濟早船木守此四者赤盞也是皆宗易名之今世稱名物萬方尚之

雲也　此亦水壺也（以有瓊乳穴雲其形見於譜）

茶譜曰泉汲於雲根取其潔也欲全香液之腴故以石子同貯瓶缶中用供烹煮水泉不甘者能損茶味前世之論必以惠山泉宜之今名雲也蓋不即泉也雖與列聯諸君同事而獨也於斯豈不清高絶俗而自貴哉遵生八牋云磁瓶受水一升所見茶譜瓶缶有提梁者其形有大小低昂之異

熱盂　又水壺也受水二升（受其水不可一定二升者大槩其宜）

按茶經曰貯熟水或以瓮以汝曰熟水者汲清泉而以水囊漉之者也

又有熟水指者以杉片屈曲其厚三重蓋亦同以杉為之猶古之棬杉合子而高凡四寸八分受水一升半其水未滿十分為雅源出珠光之所造建水也紹鷗之時固有此器然宗易損益之以傳之其製內漆筋三行外以櫻皮縫之底設三足內外俱賞又曰宗易嘗獻朝廷以粉畫白鳥添青葉蓋權時之製也或曰其孫元伯禁之也師曰此器用之不宜於暑不宜於寒春秋所用器也亦可點焉耳

瓶　和製宗易以雌松元伯以檜樹

本井中瓶也俗冠釣字以釣瓶呼之以檜造之蓋徒以瓶一字則疑於花瓶酒瓶水瓶銀瓶銅瓶也井卦曰羸其瓶漢書註曰盛水瓶禪語曰雲在天

水在瓶是也

本邦宗易始用之以代水壺其形方如箱以五版造之上大下細又以版為蓋以剖其半四面及底背以鐵釘之或人曰紹鷗作之也不知其所據蓋宗易以降也視其底面有花押可見也其釘浸鐵花水九五十日（尺度見圖書多以五葉松造之其製精然與檜樹難辨）

建水　以杉製之一名滴器

世用飜覆滴三字漢書曰建瓴水令從之古多用

銅器揭杉之製珠光之所始作後世諸家皆用之自珠光以降其形不變以揭杉一版屈曲為之相合處樱皮縫之内外無漆 尺度見圖贊

又曰後世或鑢陷鐵銅瓷三物皆借其名稱建水其銅者自古諸家所尚者蠻人所造白銅也形有大小低昂闊有胡銅之制其價貴賤萬變也 南蠻白銅朝鮮次之本邦白銅又次之然中華胡銅有勝朝鮮者以其品形有優劣也擇其品而用之則不可以限南蠻也

釜

茶經曰鍑 音輔或作釜或作鬴 彙曰鑄三足釜也以生鐵鑄之冶工以急鐵為之論曰鐵以耕刀之趄錬而為之則其湯熟耳唐世用銀為之雅則雅矣潔則潔矣而涉侈麗若其用之恒則卒歸鐵也又曰洪州以瓷為之萊州以石為之瓷與石皆雅器也銀與瓷石皆是湯提點之屬今其實釜也急鍑生鉎三歲不止日用之者自止然一年藏之再如初以耕刀鑄之者鉎少

商家　見茶譜十六事中

古石鼎也或以瓷為之如今茶瓶一云鍑也 鍑釜也

俗有呼云唐釜者比之本國釜其形不雅

湯提點 贊見下

按茶具圖贊以湯提點嗜建茶焉蓋尋常民間山谷皆以此器嗜茶俗又試烹煎云 建茶者以碾震直嗜之也建安外[illegible]以龍茶餅茶鳳團小龍團等品嗜之惟建安[illegible]龍團等碾末也耳故萬方謂之建茶也譬如本邦云宇治茶及宋朝知真香美茶好碾濃末散其說詳茶錄

本國名此器曰茶瓶不宜試碾茶動以此器當真茶禮茶道粗者也又曰提點之湯瓶或以銀雕之銷鑠之其餘多以陶器也其陶器銀器者雖老湯不成毒銅器者其湯銅青之氣腥若經宿則生毒氣

提釜　俗云手取釜 提梁釜是也

提梁釜本無益於用風雅亦不足昔日洛陽東山栗田有云善法者世人皆云為隱士也常專以一鉄提釜嗜茶使此釜毎朝和糁而後既滌之懸之以聞彷彿松濤而獨啜茶當時以為有高遠幽邃之情因以做之於茶道茶禮其何益之有

古釜

古釜者於筑前州芦屋(或說曰播州芦屋)所造者也星霜[illegible]餘歳僧明慧自宋歸朝後命冶工鑄之

大小一百或畫松竹山川及禽獸為之其後越州芦屋亦為之兩處同名令並尚之其蓋者有直蓋落込手蓋一文字明慧等其鈕者所謂透茄子擶實鬼面遠山或銅製花實之屬是也

平雲釜松永彈正破裂之而亡其他紹鷗小霰受水五升外祖母口平釜炮轆釜責稀各受水五升五合皆稱大名物

又有天猫者(下野佐野地名也)相州所作亦號天猫故俗呼小田原天猫一說曰越州亦有此名未知其詳且天猫之製凡五百年或人曰通用命與明二字羅山先生改命明字以代猫令也稱古器物而貴賤尚之也其後珠光紹鷗各於京師作之纔一二耳宗易復命冶工造之其釜不為不多矣原於古釜形增減之云古田織部所造者皆於及落之下有隅面也小堀遠州亦取之自古至今各方其耳以為之準或鑄詩文山澤草木及鳥獸卦圖又冶

工手書其姓名大小低昂不可盡取故宗易織部遠州以降增減其形諸家皆用之也夫以古釜點茶則沫浡粥面浮盞無水痕其尚之也不亦宜乎便用與風雅能思之謀之

茶盞

陸羽茶經顧元慶茶譜蔡襄茶録全書中各以盞字玉川子雖有七碗語(碗與椀同)無茶碗連合之字皆茶盞茶盃耳居家必備多作盃

本國呼其器曰茶碗古來名物多亡信長公以本
茶盌青磁...
於本能寺失之引拙茶盌珠光茶盌其不與亦示其
時失之方圓大小所傳來家家各錺書記之然其
詳
實不後世好事者有用其品形不任於茶碗者然
俗以珍焉又曰盌字冠茶曰茶盌者見全書字書曰盌
小盂也俗作椀非也
按茶經越州之製上岳州壽州洪州次邢州亦上
若邢州瓷類銀越州類玉邢州不如越一也若邢
瓷類雪則越瓷類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

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綠邢不如越三也以為建安
之陶寶文紫黑而茶色青白也實極品之古玩也
盞中色昞茶絕卅晴紅之謂盞中青茶色綠者深
青之謂以風知建盞紺黑　本國樂燒俱是相宜
也

天目　本邦所尚之天目今於七品其名各見下

建盞之屬也建安天目山造之和漢同字古來尚
之其形大小及色有少異同本建安之盞也建盞
與天目有異同之說難以別今總稱天目謂之建
盞者其中極品也謂之天目者總名也有如兎毫
之紋按蔡襄茶錄曰出於諸山者或色黃白而盞
中之茶色不勝惟以寶文尚之矣如此則建盞者
極品第一也蓋建盞天目皆建安之製也今呼之
七品者亦其屬也本國自珠光以降有七品名物各建安之盞也以其品色呼為
七名各見下
或曰以盞字代山謂建山者盞山音相通也竊謂
建山之建與天目山之山合二字云建山乎又曰

或人曰昔藏盞箱上或書山字則不為無謂矣恐
非耶蓋建盞則無異論俗用乾盞字殊不知乾山
之誤乎

啜香　十六事之一

[illegible]曰建盞也用以啜茶居家必備曰建盞也用
以[illegible]茶謂其盞粗者也遵生八牋曰磁瓦甌也用
以啜茶

陶寶文　十二先生之一　俗云建盞也形見茶具圖贊

茶具圖贊曰
出河濱而無苦窳經緯之象剛柔之理炳其弸中
虛已待物不飾外貌位高秘閣宜無愧焉
蔡襄曰建安陶寶文色紫黑而內有如兎毫紋點
茶其色青白此盞甄陶而無罅漏爲官物
茶録曰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兎
毫火熟難冷最爲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異皆
不及也於

本邦所好尚亦然近有瀨戸天目盡取建盞之形
品而擬之最任位秘閣其色黃白積年變色或以
水湯投之以布巾拭之浸淫自透故似古物而人
悅之好之者然不如建安之紺黑位秘閣者建盞也秘閣亦中華製也本邦中世以來斷作秘閣以架瀨戸樂燒亦然

熊川　高麗之產

其形無苦窳其色如雞卵殼以高自三寸及三寸
五分徑自四寸及四寸五分許之間而不厚不薄

[illegible][illegible]濃經綿淡汁肌理納藏底裏內外之精密
者爲上品極製人人所好尚皆然呼之者直以其
地名
又有云平熊川其名以形平呼之
又有鬼熊川比常所玩熊川形低重厚其瓘乳不
濃其底輪郭或大土亦不姦而品形共粗者也此
上二品共劣也然其中却有勝者所冠鬼字者以
其形剛堅而製粗故也耶

三嶋　高麗之產

謂古三嶋者上品也或弸中書禮賓之字以此云
礼賓手或以有檜垣紋者曰檜垣三嶋有花紋者
曰花三嶋又其地全青其上再以刷毛塗白藥者
曰刷毛目三嶋就中世之所好者最古三嶋也是
亦以地名呼之

五器　高麗之產

昔出於京師大德寺者曰大德寺五器又有曰紅

葉五器者凡其形同上以金紅色稱紅葉五器者二品者自古至今人人尚之其外游聲雖番匠尼等四品亦其次也品形不一其優劣甚多總稱五器皆蓋其形如盛飯之器故俗呼之

堅手　高麗之產　堅樣也俗以手字云堅手

凡此器產於高麗者品形甚多俗總以其手呼之蓋以其製堅實之謂耶

漆雕秘閣　十二先生之一　俗云天目臺也形如茶具

圖贊

茶具圖贊曰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吾斷之未能信以其弭執熱之患無坳堂之覆宜輔以寶文而親近君子焉

可愛重之器由之可見茶道之禮以之可知今本邦臺天目之臺原之居家必備曰以玉璘爲之近以玉碾螭文卧蚕梅花等樣長六七寸者以黄檀雕花或有以竹雕花巧人物者倭人造黒漆必

閣如圭元首方下潤二寸金泥花樣爲文其輕如紙爲秘閣上品又以貝螺爲之形状亦雅有古玉物如大錢倭有三耳可貫不知何物爲貝光深沈其細緻甚有以紅瑪瑙製凡水晶玉石皆可做爲之按使秘閣位茶盞語其初則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盃無襯病其熨指取楪子羮之既啜盃傾乃以蠟環楪子中央其盃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蜀相秘閣納敬皆原之後世盞閣或大小

精粗悉赤黒漆塗之或有海貝之製或有雕之鏤之者其尺度低昂漆工之所造中世宗易定堅横之式備于茶家圖書　本國所尚之臺七品各爲名物皆漢土器也其悉見下

納敬　十六事之一　俗云茶臺也

茶譜註曰竹之茶橐也用如秘閣按其製外織細篛内全漆之或黒或赤又以精漆堅實其内外不見其細篛者供貴賓之具也

本國所作者多質也　於攝州有馬駿州府中所造者是也然比之中華不足愚

雅

水曹　遵生八牋曰磁缸貯泉本邦或用陶器或用胡銅或用木桶俗總呼水屋桶　形見茶譜

茶譜曰器物用事之餘未免有殘瀝微垢皆賴水沃盥名其器曰水曹如人之濯於盤水垢除體潔而有日新之功豈不有關於世教也耶

水方　水曹之屬受水一斗

按茶經以椆槐楸梓等寄合之其表裏縫之漆一兩重或亦以瓷為之以木者如筥寄之

滌方　水曹之屬受水八升

右三品者其用略同

滓方　受滓器也今用為布洗盤是也

本邦擇其器大小或為建水或為熟盂或貯菓合取其用便

器局　十六事俱收藏之如簞笥者也

茶譜曰剖竹為之或加藤加茘以茶具十六事收貯之蓋欲統歸於一以其素有貞雅操而自能守之

行省　苦節君行省也　形見茶譜

茶譜曰收茶具六事分封悉貯之或山谷亭館執事之具故以行省名之按鴻漸之都籃其用全同

丁謂曰戭識以湘筠　以湘筠之字書行省六事者雲屯茶盃分盈戭方建水注春是也雲屯俗云水指茶盃茶碗分盈柄杓戭方袱子建水水滴注春茶壺其外有撩雲受污竺副帥三者悉盡收於茶盃中故唯云六事撩雲竹茶匙受污茶巾竺副帥茶筅

漉水囊　水漉也漉水囊本僧家名也

按茶經若常用者以生銅為之以備水濕無有苔穢腥澁之意也按林栖谷隱者或用之木與竹不耐久故用生銅其囊織青竹以捲之裁碧縑以縫之細翠鈿以綴之

本國以生銅其囊用精布也中世或杉或檜曲之為之凡其柄八寸用操其便今曰水漉是也

受汚

十六事之一（俗云茶巾）

茶譜曰茶水點止之巾以精布要之長二尺作一
枚互用之以潔諸器

本國云茶巾者長一尺或九寸幅五寸或六寸凡
不過於此出於江州高宮者上出於和州南都者
雖其製入水柔軟含水濕故次之

笠副帥　十二先生之一（俗云茶筅或作筌字形見茶具圖贊）

茶具圖贊曰
首陽餓夫毅諫於兵沸之時方今鼎揚湯能探其
沸者幾希子之清節獨以身試非臨難不顧者疇
見爾（茶譜曰歸潔是也註曰筅箒也）按其軸書畫雕鏤飾之

本國以白竹或紫竹一節造之絣絲綴之先時用
實來之製令高山造之（實來高山皆邑名）

分盂　十六事之一　俗呼之云柄杓

陸子都籃中及器句各狀之以為六事之一也宮
世宗易應于釜而分其大小差等其柄或臺子之
中上下相迫或自爐近于身者少切之五分六分
許而止此其陳說也應乎釜之製凡冬夏之用總
二十二品雖有二十二品之別無冬無夏其今大
小皆同只辨以其柄所反之多少

司職方　十二先生之一（俗呼之云服紗又曰袱子或不洗巾）

茶具圖贊曰

互鄉童子聖人猶且與其進況端方質素經緯有
理終身涅而不緇者此孔子所以與潔也

丁謂茶圖曰以紋絹也

本邦以漆絹其色五品紫栗梅淺葱絳色壽福是
也（紫栗梅淺葱絳色之四品者本國所織羽二而壽福純子之屬或壽福之字或偶人或草花其文不一）

古以方五寸許為式後及宗易為九寸一尺今也
依之世人所常用之色多紫也婦人或少年適以

絳縭茶嚢一色者老長用之又曰其用之前[illegible]
除器中塵也又賓造于門則主人挿帯出以迎接
便為禮容既入茶亭賓主相對之時亦然是即茶
禮之一全書曰如代佩玉擊筅出迎披時無不佩
玉由此視之則挿帯蓋如代佩玉也珠光蓋法之
可謂和漢並行而不相悖者矣點茶之巾八寸九
寸為之準行禮之巾九寸一尺是蓋
本國陳説也

茶匙 総名也

唐宋元明或以銀造之以竹造之以梨造之以海
貝造之茶匙其惣名也又有以銅造之者可謂陋
矣

玉揭　象牙茶匙也　珠徳作一品當本能寺乱失之適有柄作

惣量者

棗裏以金造之蓋供尚茶之職也茶録曰竹輕不
便於取建茶故以金造之玉揭亦同

擦雲　十六本之一

今諸曰擦雲者竹茶匙也
本國自古至今茶人所作品形不一長短縦之擦
雲之中有節者殊見之或表質裏漆或以金銀泥
書花也珠光引拙珠徳紹鴎所造有節者蓋鮮
矣柄節五六分之間餘節者亦有之中世宗易節
間者中分諸家倣之又曰茶匙本末随處有五名
人能知之象牙者珠徳及宗易倶作之中世漆
之或人曰始於宗易也

雲菓　茶匙也見全書

茶経曰以桑以梨也又曰以柳也柳者味之見

則　茶匙也如七策之類

按茶経云以金銀銅為之所謂則者量也准也度
也若好稀者減茶嗜濃者増茶故曰則也又以海
貝造之海貝者蠣蛤之属以金銀者固美也以銅
者固粗也然至今見之則其色沈而或如
紫銅金紫銅胡銅風炉鉢勝金銀

羅樞密　十二先生之一　篩同形見茶具
圖贊
茶具圖贊曰
幾事不密則害成今高者抑之下者揚之使精粗不致於混淆人其難諸奈何矜細行而事諠譁惜之
按茶經羅合即羅樞密也其說曰羅末以合蓋貯之以則置合中用巨竹剖而屈之以紗絹衣之其合以竹節為之或以屈杉漆之高三寸蓋一寸底

二寸口徑四寸矣
本國亦然　尺度無定大小任其人之好精者以漆粗者以質
石轉運　十二先生之一　名其器云茶磨形見茶具圖贊
茶具圖贊曰
抱堅質懷直心嚌嚅英華周行不怠斡摘山之利操漕權之重循環自常不捨正而適他雖沒齒無怨言

按茶錄所謂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鍮石者不用惟鉎故也鍮石者石之次玉者也
本國用石其石出于宇治朝日山石工居橋路以造之有濃茶碾淡茶碾二品濃淡之事見茶錄二篇之解　蔡襄所謂鍮石石之次玉者也　本國銀乘石之類
宗從事　十二先生之一　俗呼之云茶掃羽
茶具圖贊曰
孔門高弟當洒掃應對事之末者亦所不棄又況

能萃其既散拾其已遺運寸毫而使邊塵不飛功亦善哉　漢以獸毫為之形見茶具圖贊　蓋宗從事以其一柄運掃左右
本國以鳥羽作之或有一羽者有三羽者有束用衆羽者又或取拭茶以左右鳥羽掃碾上使英花不飛是亦宗從事之屬
胡員外　十二先生之一　一名胡蘆形見茶具圖贊
茶具圖贊曰

周旋中規而不踰其閑動靜有常而性堅其中[illegible]結之患悉能破之雖中無所有而外研究其精微不足以望圓機之士矣

本國自珠光追紹鷗宗易無如此製況當世乎今聞宗匠人皆不知想彼國碾石其製粗故用此器乎（本國碾石其肌理者而不似彼丸）

韋鴻臚　十二先生之一（俗云焙籠形見茶具圖贊）

茶具圖贊曰

祝融司夏萬物焦爍火炎昆岡玉石俱焚爾無與焉乃若不使山谷之英墮於塗炭子與有力矣御之號頗著微稱（微疑譌作徹）

木待制　十二先生之一（形見茶具圖贊）

茶具圖贊曰

上應列宿萬民以濟稟性剛直摧折強梗使隨方逐圓之徒不能保其身善則善矣然非佐以法曹資之樞密亦莫能成厥功

宜安山谷之茶人以之製作其外諸山亦然

本國之製不類之

金法曹　十二先生之一（形見茶具圖贊）

茶具圖贊曰

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圓機運用一皆有法使強梗者不得殊軌亂轍豈不韙與

古昔

本國茶商用此器近來不頓之（此器以木造之製茶之碾間有之用）

也

湯提點　十二先生之一（形見茶具圖贊）

茶具圖贊曰

養浩然之氣發沸騰之聲以執中之能輔成湯之德斟酌賓主間功邁仲叔圉然未免外爍之憂復有內熱之患奈何矣（事見前說）

建城（形見茶譜）

茶譜曰

茶宜密裹故以蒻籠盛之宜於高閣不宜濕氣恐失眞味也古人因以用火依時焙之常如人體溫溫則禦濕潤今稱建城按茶錄曰建安民間以茶爲尚故據地以城封之

本國雖有密裹之事無蒻籠之製其高閣濕氣之說和漢自同

注春　十六事之一　本國名之云茶入

茶譜註曰磁壺也

本國以爲名物者凡百五十餘品又曰

本國皆收于緘袋口以紐結之襲積古製以七樣今用六樣也紐色紫紅絹天鵞絨韓茶黃韓茶白六品之外不用紐結如蜻蛉形袋帛或金襴或純子之屬皆以漢土所出最舊者愈尚之其色目甚多

雲甌　是亦茶入之屬也

茶集之中宋范仲淹茶歌曰黃金碾畔綠雲飛碧玉甌中翠香白寓寄茶具部曰茗注莫妙于砂壺砂壺之精者又莫過于陽羨是人而知之矣然寶之過情使與金銀比値無乃仲尼不爲之已甚乎置物但取其適用何必幽渺其說必至理窮義盡而後止哉凡製茗壺其嘴務直購者亦然一曲便可憂再曲則稱棄物矣纖毫入嘴則塞而不流直則保無是患矣

靜沸　十六事之一　今俗云釜敷是也以竹茘藤之屬作之或

茶譜曰靜沸竹架也按有其形高如鼓腰者此亦（有[illegible]於者設圓眼於其中央）以藤茘造之蓋支炊釜者其中擇形低者而用之

支鍑　俗亦呼釜敷

茶經曰剡中令虛其形薄以藤茘造之支茶碾者亦如此也又曰交床同支鍑者也（支鍑蓋以竹版剜其中央）

茶甌　以漏斗入茗芽之器也　今俗云葉茶壺是也

一茗甌其底入腹者能養茶按前所謂雲甌者受

末䀹小壺也其用不與此同

唐皮日休詩（見茶集）

邢客與越人皆能造兹器圓似月魂墮輕如雲魄起嚢花勢旋眼蘋沫香沾齒松下時一看支公亦如此

居家必備曰茗甌亦是也（茗甌茶甌其用同歸）

按茶集藏茗之器也其形有大小異同一曰茗罌者呂宋國之製也崎陽人云昔或以藤或以筋為網援之

本國自珠光以降以紅紫綢援之其製六出員眼也窩寄曰壺受紙之處在崎嶇凹凸之場勢必剪碎紙條作蓑衣樣式能貼服以使內外不通風也故錫瓶之蓋止宜厚不宜雙矣又曰藏茗之家凡收藏不即開者于瓶口向上處先用封紙二三層實褙封固俟其既乾然後覆之以蓋則剛柔並用永無泄氣之時矣其時開時閉者則于蓋內塞紙一二層使香氣開而不洩此貯茗之善策也

按蓑衣樣式者俗曰口蓋也初冬新開壺之時俗謂之口切

本國由古及今所尚之葉茶壺凡二十二品其中三日月與松嶋亡於本能寺之亂又八重櫻一品失於江州坂本之亂藏服容色所傳來書載之此外自古所稱名壺失之者多右三品者為重寶故人能知之

本國呼此器云真壺能養茶存香或容三斤四斤

五斤者好尚之其事世人皆知之

官章或四方侯家傳真壺義稱之者亦多適於人間稱其名耳不能盡見

盆

其品甚多總以稱盆

按居家必備曰樑子是也古來有圓盆底裏識謹川東房字或雕其字又有加箔者又有四花盆梅椿菊牡丹等花葉共雕之又有五花盆四花中加山梔花葉共雕之（其製堆朱也）或圓盆或四花樣五花

樣共全黑漆爲覆輪者亦有之或有堆朱方盆多
雕花葉適有雜青漆且雕之者又有稱若狹盆者
此等小堀遠州嘗尚之於今以珍焉
按世傳云若狹盆者北齊渤海之制或云明朝之
初漂流於若州海濵也其證未詳又曰先來者五
枚後來者七枚未聞其所據且底裏文字及紋不
同或識德字或識業字或畫梅樣形是茶入盆最
極品者也

藍盆 以細筠織之一云篠籃一云籃盆
昔崎陽人云籃盆者南北宋至大元之際多來也
其盆內細筠而外以生漆或內外筠質底裏黑漆
者間有青漆紅漆者又有生漆粗塗者內多筠質
也或有以細筠爲質內外共以黑漆精塗者俗曰
籠質是也又有內外紅漆者
五葉盆 一五樣
漢土副也或有雕鏤或有屈輪繼世爲之古物今

爲官物其製不能見之
木瓜盆 一樣盆又四葉
其盆古者南北宋之間專造之崎陽人曰其色亦
雕紋又間屈輪有如此之製是也大明之製亦有
如之者多於南京製之故有遠近淺深或有內全
紅漆外雕梅梔菊牡丹椿等五花者昔有菱盆失
於本能寺之亂云 菱盆中有謂珠璮者或間識其字於底裏然多無字
香盆 其製甚多堆朱爲極品

遵生八牋曰倭人造祕閣香合也合盒之黑漆紅堆
皆倣之按
本國製香合其品精者曰堆朱其紋或鳥獸山澤
人形草花於底裏款識漆匠姓名蓋至宋其製精
今也於
本國所好尚之盒十品謂之十作有崎陽製又有
京師製雖初自
本國傳之今也却粗也所貴十品皆漢器也各以

漆匠姓名為器名呼之悉見下

堆紅

自唐迄宋製粗也至宋精之本是本國之製蓋堆朱之粗者也古來誤以堆烏呼堆紅者非也故遵生八牋曰紅者堆紅也黒者堆烏也以上品謂堆朱以下品謂堆紅宋元明世世造之崎陽京師亦製之堆紅今放之昔日於相州鎌倉造之今以曰鎌倉雕漢人稱此曰堆紅凡堆朱之類始於本國鎌倉將軍之前既製之故其後鎌倉相繼製之

屈輪

崎陽人曰北鄙之製也未知如何其全以黒漆塗之而或紅縷一筋或二筋三筋又有全黒不見紅縷者乃是屈輪粗者也故為香盒下品

金絲

中華之製也其色紅而剔出深筋多者謂之金絲是亦屈輪之屬也其縷亦黒黄者上赤黒者次之全赤者又次之

黒金絲

中華之製也其色黒而剔出紅縷故謂黒金絲

桂漿

中華之製也其色紅黒黄相雜或又雜淺青色其縷或一或二此為上品其色全黒者為下品共是剔出者也盒亦有如之者

犀皮

中華之製也以金泥銀泥為地以紅漆畫草花或

蛟龍或飛鳥其形品色樣若俗所謂紋皮音也本國諸家書偶指曰其色全黒剔出潤黄紅相雜者誤矣蓋俗認桂漿以為犀皮也只金銀紅黄相雜而如漆紋華而無一刀剔出

堆烏

屈輪之属内外全黒剔出最精而無筋呼之謂堆烏俗以之謂堆紅者非也又一別稱堆烏者精美

堆漆

堆烏之類也別出魚鏤俗以之謂堆朱屈輪也

紅花緑葉

中華之製也以五色漆畫花鳥竹木之様其地平塗而異別出盆亦有之古者稱此盆謂存星者誤矣有星者蓋工之名也其製甚精與紅花緑葉少同大異

右十品宋人總名曰剔紅蓮生八箴詳舒之

沉金

[illegible]之其紋極細比之堆朱等甚粗者也然以其漢器尚之香盒印籠紙匣此製多本國亦製

交趾

其製多香盒也象鳥獸形青黄赤白紫相雜陶之或有青磁其品粗也蓋出於交趾故名之

東京

諸具有之其製粗也適有用海貝者粗中之精者

和漢茶誌　卷二　五十三　不偏齋藏書

也是亦以地名呼之

廣東

西蜀共出好絹俗云之古金襴然蜀絹者不如廣東義銀襴亦然壺嚢皆以其舊尚之指名爲其者以其所藏地及所持人呼之也（所謂本能寺及白極等之類是也）

高麗

高麗所産具甚多其所最尚諸茶盌也今也藏於官庫候家之器世人不能盡見流落于人間者多矣其名以和漢州縣及陶所名呼之又有白銅器建水花瓶及盥飯水葉之器其品不一然不如蠻人之製

印度

俗呼井戸蓋字之誤也本以自印度來爲名然高麗所造盃亦通謂之印度

金馬

時珍集解曰有馬檳榔有馬金南有紫檳榔常食

和漢茶誌　卷二　五十四　不偏齋藏書

者馬檳榔也金馬之製其肌理似檳榔故取焉檳榔與馬金南之字合之以呼金馬耶然無所考證茶器香盒之屬皆有之崎陽人曰此器者莫臥爾人造之一説曰南京之製也未知孰是（視其形甚巧則南邦製之訛近是）

灰焙籠　要録曰（要録和書也）土鍋又云焙爐具又云豐音號土釜之別名也

世人實代焙烙代籠不知其所以又雖有一説難

信用今人所尚有謂朝次郎製者不審又云取南蠻之甄蓋以貯灰或代建水各隨其便

和漢茶誌二　畢

和漢茶誌卷二

自東洛陽三谷良朴宗鎮著

急須　本國薄茶入之類也

於漢土亦入稀茶具也　薄茶語也　國以犀角象牙類造之其蓋多有鈕茶集宋黄裳龍鳳茶寄照覺禪師詩中註曰急須東南之茶器也詩見下本國珍之者何冶郎帽子專是也　本自南漢器也　都出　義政公之後徃徃摸擬其形以造之以木或以角

為家家之具當世或以此器為藏茶入櫝　俗曰挽家　珠光引拙紹鷗之時多有之後又棗中次由之製及雪吹藥器等之類競出矣

黄裳詩有物吞食月輪盡鳳翥龍驤紫光隱雨前已見纎雲從至意猶在渾淪中忽帶天香墮篋自有同幹欣相逢寄向仙廬引飛瀑一簇蠅聲急須腹禪翁初起宴坐間接見陶公方解顔頤指長鬚運金碾赤白眉毛且須轉

又謝人惠茶器并茶詩

義材見器安所施六角靈犀用相副　前後畧

都籃　一都統籠

茶經曰以悉設諸器而名之以竹篾内作三角方眼外以雙篾濶者經之以單篾纖者縛之雙經作方眼使玲瓏高一尺五寸底濶一尺高二寸長二尺四寸濶二尺

本國以木造之謂之簞笥其内設版二片隨時或

[illegible]或插之以取其便白桐簀製之他家　間以淡漆塗之

[illegible]篇曰旅簞笥是也

鹺簋

茶經曰鹺簋以瓷為之圓徑四寸若合形　合即盒字　或瓶或罍貯鹽花也其揭竹製長四寸一分濶九分

愚按

本國民間翁嫗動加鹽飲茶山谷邊鄙之人亦然

札

茶經曰札緝栟櫚皮以茱萸木夾而縛之或截竹束而管之若巨筆形

本國滌潔茶鼎及茶具用此器或人曰律僧每日粥飯後滌鐵鉢之具亦類之

短檠

韓退之短檠歌曰長檠八尺空自長短檠二尺便且光下略　宗易嘗定其尺度以濃漆塗之或以淡漆抹之此後他家有異其形且赤漆者又近世以竹

造燈臺呼之曰竹檠非也何者以檠字從木也只謂竹燈臺則可也

地爐

此非風爐陷入床中者也茶集所謂墩爐圍爐是也按古詩曰天地風霜日夜新地爐穩坐暖如春筋骸已暢心無用轉愧窓間映雪人又曰地爐火暖黄昏睡更有何人似我慵

按昔圍爐方一尺六寸其席以長六尺五寸爲度宗易宗吸宗及嘗定於一尺四寸其席亦長六尺三寸至今爲好爐緣栗木造之古今或以桑心柿等爲之其於堂傍茶房者用其質或別搆茶亭限四席半則必用漆製又以金銀粉飾之者適施院閣堂上美則美矣然侈麗奢靡却妨風雅寓寄曰看圍爐而飲茶形容之而謂圍爐也茶集曰圍爐交膝以之可識圍字之義本非居室之謂後世借用之以茶室謂圍非無謂也

香爐

本國古有以本造之者金銷銀鑠其内或施金銀銅鐵以貯火又有陶器或有銅鐵二爐共鑄鳥獸之形寓寄曰位置香爐之法當由風力起見如一室之中有南北二牖風從南來則宜位置于正南風從北入則宜位置于正北若風從東南或從西北則又當位置稍偏總以不離乎風者近是若反風所向風去香隨而我不沾其味矣皆以風爲過

客而玩之陳説也今也塞風来路

香毬　俗名之云轉香爐

嵜邦之製也或人曰紅毛夷造之又漢南造之
中國昔有崎陽製今有洛陽制香毬又謂中香爐
一物二名也寓寄曰古玩中香爐一物其体極静
其用又妙在極動是一日數遷其位片刻不容膠
柱者也蓋以中字命之者極静極動之謂也　轉香爐不用茶事

獨香爐　寓寄曰位置香爐是也無動静者也

位置稍偏故謂獨香爐寓寄曰獨香爐一物勢有
不能受之無勞待人之法也蓋以為陶香爐金香
爐銅鐵爐其品數多各位置稍偏者總謂獨香爐
今也以木香爐謂火執香爐者以其用名爐也蓋
獨字訓同故誤矣以獨字命之者亦位置稍偏之
謂耳非取諸執火之義也
凡獨香爐今尚陶器其製世有遠近且品形多目

巧者能諳其物
本國稱名物者五品各見下
本國之製亦品形多瀬戸唐津備前信樂等是也
又云或以銀或以銅銀者俊麗而不足風雅銅者
若似胡銅等漢器也以尚之適鐵製有蘆屋天猫
之古者多以獸形愈以珍焉又曰以柔黏銅柘為
之間金銀銷鑠多畫草花其形如瓜或丑樣六樣
或七樣八樣其内或施銀銅貯灰存火今也謂火

取香爐其誤見前又云陶爐中有自印度來其物
藏侯家庶人不能輙見又曰高麗百濟呂宋暹羅
港甚灣等陶器有其形似香爐者則貯灰為爐如
此類非舊式只其人所好又曰近世間用樂燒好
尚之昔者不然然臨時設之者主人之巧也不可
槩而論焉或位于盆者其器可否最不容不能辨

名物香爐　五品

一　不破香爐

一　珠光香爐
一　千鳥香爐
一　襌香爐
一　居香爐
右五品皆中華製蓋自宋朝來各青磁也必有遠近耳義政公以降以為名物其中珠光香爐宗易傳受之千鳥香爐名卿收藏之今不知其所在

名物花瓶　七品　俗云花生

一　鏑無　本國飾書曰青磁漢器也
一　碪　青磁漢器也
一　筒　青磁漢器也
一　桃尾　鑄五樣紋胡銅漢器也
一　鎚　無紋紫銅漢器也
一　鶴一聲　無紋胡銅漢器也　以上是位置之瓶也必備曰春冬用銅夏秋用磁
一　釣舩　南邦製或曰紅毛製合子金也

右七品前為名物
一　坐露吏　無紋胡銅漢器也宗易名之
一　管耳　無紋胡銅漢器也何人名之
一　角木　一名通龍膽　無紋紫銅漢器也

手燈籠

手燈籠以輪開類掛壁上花篋也或曰漢器然未知所據或人曰府中長州製其品似漢器者也後世得之稱手古於藝州嚴島所造者亦與漢器同品

名物天目臺　七品　今呼輪花名或四花或五花皆於本國名之也

一　若狹臺　長樣元首內朱外青漆
一　印臺　識印篆字以八分字書之故形如蜈蚣俗謂蜈蚣臺者誤矣
一　朱臺　內外全紅朱　孰印臺製造之然不如印臺
一　殷紅臺　內外同色無地紋右三品之次者也
一　花紋臺　其地黑紅朱紋
一　海貝臺　俗云青貝也以貝為花葉或紋其品

精義者也

一擇欄臺 或作花梨字 其制質也以熟銅為覆輪一寸

右七品最為名物九其濶五寸二分高不過一寸

一黒臺 俗云數臺是也一名謂尼崎臺其數

多故云數臺所謂黒臺者為七品外

也或曰以海貝臺為外以黒臺為亢

七品數者蓋誤矣其覆輪皆真鍮也

其中五品失於本能寺亂云

交龍臺　堆朱制

或人曰和州南都至今藏之其濶五寸五分高二

寸五分内外雕蛟龍比之七品高濶過於三五分

故為七品外

名物天目　七品

一建盞 俗云建山 丁謂茶圖曰有如兎毫紋矣世人云

頴利是也茶録亦云有如兎毫紋俗

云芒目是也 頴利者極品建盞也芒目者次之

一曜變　點液如星故為之名

一灰被 一本灰蒙 液汁如灰覆故為之名

一黄盞　俗云黄天目是也以其色為之名

一油滴　其色滑而如滴油故為之名

一玳比　一名鼈甲盞或有杜若梅花等紋尚

其形之大

一烏盞　其色如烏間點金液 一色如烏無金液者次之

右七品為名物

又有謂熊皮盞者烏盞之類而有花鳥紋濃色不

二又有謂馬上盞者是亦烏盞之類也但馬上

飲者乎

名物香盒　十品

一張成

一揚茂

一周明

右上品也

一張源
一錢珍
一呂甫
一金甫
一王圓
一王賢
一印堆　其中錢珍以下六品者於本能寺之亂失之江州坂本失之不知孰是

右十品為名物張成最精所雕者深揚茂次之所

雕者淺周明又其次也而近世所尚者楊茂與周明也底面雕其姓名者愈以為佳且蓋面或有立布袋居布袋草敷觀音等像

又有謂錢永者疑珍永一人二名也

古外有謂存星者紅花緑葉之属也　一說謂存星者其制精美者也

懸畫　俗云懸物

李氏云寓寄曰裱軸居家必備曰懸畫禪畫者始於南北宋也茶集曰徐嬪曰陸士生平山水之畫一幅古琴一張案上有墳典古詩之書若干卷

按古懸畫耳至宋專懸禪畫禪畫者想僧徒之所畫乎

本國舊式亦懸畫也至源義政公懸禪僧書簡畫贊等墨痕也宗易以來和俗文章劄紙等類亦揭之

幢裱褙　和語表具也

紙裱絹裱褙合錦之法及裱匠之事詳見寓寄又曰合一之法即其權在我授意于作書作畫之人裱匠則行其無事者也

按軸制有軸撥軸塗軸渦軸寓寄曰軸者以梅木又以玉角也雖以漆塗之時而發其杳故李氏以梅為雅近世尋常以檜柊桐杉為之佛氏像軸以銅鐵張之或以涂入陳說新說只所好笠翁曰實貼皆在此也自裱褙左右通於其中一木有為

好不然則易搖動故笠翁亦云

輪褾背　俗云輪補也

以左右合錦之紙謂輪幢褾之反對者也守士人法式者工匠拙也時措之宜為巧

褾補背　俗云佛褾具也

左右全幢褾而其中加合錦紙絹者也然輪褾中紙絹之也又按褾褙者飾寫真象者多用之茶人亦做此

巾條　俗曰一行物或單下物或一下物

笠翁制度第一曰巾條於

本國以二行三行者為竪物或二字三字竪者人曰二三字物或横者呼之亦同故數字以下者云一行物

斗方　俗云一枚物

李氏制度曰斗方

本國褾和文或劄紙等類蓋新說也其制始于中世俗以和歌等呼一枚物以漢文呼小墨跡其餘做此

横批　俗云横物也

笠翁曰横批

以上三者褾式精粗大小長短皆隨物應變者可謂意匠稱先師式者拘泥以不通變者也所褾物甚多金襴金紗綾羅錦繡絹絓皆以用之紙褾亦陳說也

自在　和語也

或人曰本野人煮囊之具也取用為茶房器玩其上懸天井下至地爐活火沸騰則上之老湯火冷則下之可謂升降自由動静自在者其雅宜哉

其制用竹為幹懸下在鐶其竹以四尺七寸或八寸不過七節八節若天井高竹不足則以鎖助之其所釣木以茱萸木按人迹滿五十則不許用之然為宗師者不在此例也

鎖　或作鏁

少壯者許玩之其制古用赤小豆鎖中世用大鎖鉤釜者以銅鐵造之其形有圓鉤木瓜鐮又不過此三者而以應于釜宜者也或間取南蠻鐵帶用之多兩面銀鍍之今用大鎖者始宗易又有以眞鍮為之且由古及今施於堂上不容茶房蓋天上有蛭鉤則爐中魚鼎頭是乃其式也

宋蔡襄茶錄二篇雖曾刻之于當時而至明已失之為可惜耳幸予三十餘年前受得之於或人藏笥中數年矣常想此篇正是見中華之名實知我國之遺傳何可捨乎故今遂舉於斯云

茶錄序

朝奉郎右正言同修起居注　臣蔡襄上進

臣前因奏事伏蒙
陛下論臣先任福建轉運使日所進上品龍茶最為精好　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
陛下知鑒若處之得地則能盡其材昔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丁謂茶圖獨論採造之本至于烹試曾未有聞　臣輒條數事簡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錄伏惟
清閒之宴或賜
觀采　臣不勝惶懼榮幸之至謹序

新刻茶錄　全

宋蔡襄君謨　著
明胡文煥德父　校

上篇論茶

色

茶色貴白而餅茶多以珍膏油去聲其面故有靑黃紫黑之異善別茶者正如相工之眎人氣色也隱然察之於內以肉理潤者為上既已末之黃白者

受水昏重。書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鬬試以青白勝黃白。

愚按、以珍膏者、在餅茶。如團茶不用之。油其面珍膏者果膏也。只以懼外風與濕氣也。青黃紫黑之異者、油其面以藏。後出之見之、其色或青或黃或紫或黑然。

本國無此說。善別茶者、察茗芽、直知味之厚薄、正如相工之瞭人氣色也。肉理潤者味最厚。爲

上。黃白者真、味損。肉亦不潤、受水其色昏重也。青白者香味如初、而其色不損、受水鮮明也。故建安諸山人鬬之試之、時盞中以青白勝黃白

本國由古諸山商賈負壺集鬼途爲市。鬬之試之、今尚然。以青白鮮明爲勝。又曰於

本國分濃茶稀茶二者、其制作有精粗故也。彼國以謂青白者、味至而濃、故自爲濃茶、黃白者味粗、故自爲稀茶。本無二者之別然。

本國嗜濃則賓主互厚其禮、備其具、異其飾也。嗜稀則殺其禮、略其備。於斯二者、等最明也。鬼途人曰、挽茶制作之間、呼濃茶曰白、呼稀茶曰昔。收藏之後、呼濃茶曰袋茶、呼稀茶曰詰茶矣。濃茶曰一袋者、其重二十錢、曰半袋者、半此。曰小半袋者、四分之一也。又曰詰茶一者、亦其重二十錢也。以十倍其二十錢、謂一斤。

香

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若烹點之際又雜珍果香草、其奪益甚。正當不用。

按、茶經司馬相如烹煎或加桔梗款冬貝母藥白斂白芷菖蒲茱萸等。如建安真茶不用此。恐奪其真。蔡君謨之說宜哉。

本國之陳說用大蒜塗壺中、其法受茶二斤者蒜一兩、受一斤者半兩。塗之燥之藏茶、大禦濕

潤然近來不聞此制予試以蒜一分入碾茶三日而開其器察之則茶色不變其香不減也今按茶經無加大蒜之說入貢者以龍腦和膏欲助其香想入貢者重之耶今

本國以甑蒸之焙籠藏之皆唐陸羽與宋蔡襄之遺言而中世以來兎途小倉土人能知之其制至精諸山湯制者皆其味淡薄也兎途小倉（去兎途西北十八町餘）外諸山者槇嶋（去兎途北十町餘）大久保（去兎途西廿六町餘）平川（去兎途西三十町餘）佐古（去兎途西十六町餘）三佐山（去兎途西十六町餘）三田井（去兎途西十七町餘）四白川（去兎途西北十八町餘）三室（去兎途東十八町餘）大鳳寺（去兎途東十八町餘）木幡（去兎途東北十町餘）三之邑各湯制出之右十邑之外宇治

和漢茶誌　卷三　十九　不偏齋藏書

俵信樂二邑皆出青茶尤粗者也

味

茶味主于甘滑惟北苑鳳凰山連屬諸焙所產者味佳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莫餅

也又水泉不甘能損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以此

按茶味元苦澁者也而蔡君謨曰甘滑者不若不澁無死中惡臭有飲中好氣其真味和口右而甘滑之謂也按茶經雖品彙多北苑之鼎焙鳳凰山之鳳焙已極真也故曰隔溪諸山雖及時加意製作色味皆重矣

本國兎途茶猶北苑鳳凰味至佳出於諸山無及兎途者水泉不甘能損茶味此說至今同前世論水品者陸鴻漸二十一水歐陽修七等之類也

和漢茶誌　卷三　二十　不偏齋藏書

本國以謂初昔後昔三月朔二日採之謂之初昔三日四日採之謂之後昔也然家家不必拘上日數三月中始取謂之初後取謂之後耳古有雷鳴茶之說正當不用也

藏茶

茶宜蒻葉而畏香藥喜温燥而忌濕冷故收藏之
家以蒻葉封裹入焙中兩三日一次用火常如人
體温温則禦濕潤若火多則茶焦不可食
按蒻葉禦濕故以此封裹茶譜曰蒻小生食之
長生織之茶具圖賛韋鴻臚皆以蒻葉為焙籠
去火尺許有棚是也畏香藥之說始乎君謨司
馬相如以八藥藏之如建安真茶自古不用藥
蔡君亦後由之蒻葉焙籠之說

本國無之初入焙中三日者同制既藏之而後
必以火入焙一日二日者五月初戊七月初之
事也凡入焙藏之之日忌雨疾風晴天焙之不
宜夜陰壺位高閣去地遠則冷能養之又風雨
與夜陰不開壺旋碾之時最避雨屏風不然則
損色失香必不容不謹

炙茶

茶或經年則茶色味皆陳於淨器中以沸湯漬之
則去膏油一兩重乃止以鈐箝之微火炙乾然後
碎碾若當年新茶不用此說 箝其廉切音鉗
按茶經年則色味皆陳之說謂餅茶也於淨器
中以沸湯漬取之則去膏油其漬一兩重乃止
以鈐箝之以微火炙乾後點之則隨其多少
碎點若當年新茶則不用此其言最然如建安
自古無此制或在黒盞中熟面青白之說皆謂
極末細散濃茶盖唐陸鴻漸宋蔡君謨之言也

然則當時嗜龍團餅茶者間多故蔡君於斯論
之又曰團餅與末散烹煎與筅點文理混雜分
別委曲察之而後可辨其等耳
本國之茶專謂碾茶耳由古無餅團之說況於
膏油鈐箝乎彼國者不然別制多品隨其所嗜
或歌之或賦之不可槩論也

碾茶

碾茶先以淨紙密裹搥碎然後熟碾其大要旋碾

則色白或經宿則色已昏矣

按碾茶以淨紙密裹以槌碎之說不必過言或雀舌鷹爪者不及槌碎有骨有莖或於甑中合肉堅實者雖碾如此者槌碎碾之也又曰以二三芽旋碾則色青白至精微而其味神也盛臼孔則粗經宿則昏重也

一羅茶

羅細則茶浮麤則水浮

按羅茶者以羅篩之故愈精茶浮也羅者以蜀絹為上如

本國旋碾精者不及用羅然間苦茗芽落於磨中故供大人者用此如民間手旋碾者不用亦可也茶浮水浮之說論羅絹精粗耳

候湯

候湯最難未熟則沫浮過熟則茶沈前世謂之蟹眼者過熟湯也沈瓶中煮之不可辨故曰候湯故難

按是謂煮茶法然暗合點茶世人曰一沸二沸崖波三沸熟湯以熟點茶也此說最合正文点茶法老湯則瓶中湯浮沈茶於瑚中欲使殺日不熟湯者當頻頻添炭助活火火衰則必過熟也瓶中煮之不可辨蓋煮茶時雖瓶中沸聲未絕其芳沸沈於瓶底自外不可辨之也故煎茶點茶俱候湯最難

熁盞　字彙熁虛業切音脅火迫也

凡欲點茶先須熁盞令熱冷則茶不浮

按熁盞以沸湯令熱其瑚中也或盞大厚者熁迫一両重則瑚中自熱而茶色味香最神也本國謂之投筅其言雖異其意同冷則茶不浮之言最然人人能知之

點茶　世人謂立茶大觀茶論曰拂擊無力茶不發立是也

茶少湯多則雲脚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　建安鬪雲脚散

而鈔茶一錢匙（鈔取也）先注湯調令極匀又添注八
環洄擊沸湯上盞可四分則止眂其面色鮮白著
盞無水痕爲絕佳建安鬭試以水痕先者爲負耐
久者爲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按茶少湯多則雲脚散點茶之時盞中茶少湯
多則散也雲脚者茶與湯相合如雲垂脚者湯
多則無之湯少茶多則粥面聚浮與茶相合則
粥面聚於盞中也兎途人必以曰合柄抄者量

水其合稱茶一錢匙合也以是點之則茶與湯
合勻注湯調令極勻者四時共如此初寒節最
爲好又添注八環添注以筅八次環之洄擊沸
湯則粥面上盞四分而止也其盞中面色眂之
鮮白著茶盞而無水痕者以是爲絕佳建安人
鬭試以水痕有無所謂水痕先者爲負水痕耐
久爲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矣

茶焙

茶焙編竹爲之裹以蒻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
中以有容也納火其下去茶尺許常溫溫然所以
養茶色香味也

按茶焙者焙籠也編竹爲之其上全封裹以蒻
葉也蓋其上即封裹之謂也蓋爲收火也隔其
中以有容焙籠中有棚納火其下去茶一尺許
常不絕其火溫溫然則能養之不損茶色香味
也初其火炎上時不容茶後溫溫而容茶常焙

藏之所載茶圖韋鴻臚建城之類皆是也
本國不用此制新焙茶之間兩三日以柞炭埋
灰中焙之顛倒茶凡一時二十度晝夜同之次
日火勢溫溫顛倒一時五六度又次日慢火如
人肌溫溫而且猶顛倒之以紙被蓋茶上令其
香氣不漏既而出曬之紙上把木鍬以平之乾
而後當晴天藏之壺中常禦濕潤故置之高閣
爾後五月七月暑濕時再出之焙一日其火亦

猶人肌溫濕頓倒略如初焙畢後令便高閣向
受凉風矣
　　茶籠
茶下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籠盛之置高處不見
濕氣
按茶不入焙者言一焙畢不復入焙籠火上者
置高處不見濕氣之說詳於上焙後
本國亦然然以蒻籠者未見之

　　砧椎（星鐄碎玉並擣衣石也擣繒石之類）
砧椎蓋以砧茶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于便用
按碎茶之重葉骨堅之具也
本國自古及今不見之只封裹于淨紙碎而止
　　茶鈴（彙其蕉切音箱鉄鈴鋤也星鏡寒乾二音）
茶鈴屈金鉄為之用以炙茶
按餠茶漬沸湯後以微火炙之具也於建安不
見此說蔡君間用之也乎

本國亦不聞之
　　茶碾（彙與輾同群玉海篇音輾磨也）
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鍮石皆能生
鉎（鉎音星）不入用
按茶碾者磨也宜於銀鐵也黃金性柔銅與鍮
石皆生鉎故不入用也今考之鍮石似玉石也
蔡君所好者銀鐵也
本國所用者銀垂石也然五月六月之間見其

竅中則有水氣猶蔡君所謂鉎也故臨時炙之
按字書鍮（羊諸切音史）石石次玉者銀垂石之類也
於宇治菟之其石出於朝日山
　　茶羅
茶羅以絶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
者投湯中揉洗以羃之
按茶羅茶具圖贊曰羅樞密是也其說見前
　　茶盞

茶色白宜黒盞建安所造者紺黒紋如兎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鬪家自不用

按茶色白宜黒盞矣此説見前建安鬪試専用之鴻漸常以建盞嗜茶建安所造之盞紺黒紋如兎毫者是也今俗呼此紋曰芒目其中紋明曰頴利皆液汁之別也建安外出他處者其形品薄或其色白皆不及建安鬪試家不用青白

盞者盞中之茶色不宜也

茶匙

茶匙要重撃拂有力黄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不取

按茶匙者有黄金有銀有鐵有玉有角有象有梨有柳有竹也各見前撃拂有力之言欲令黄金為之也蔡君蓋為供君乎人間以銀鉄為之所謂竹者輕建茶不取之言蓋謂庶人之用

鉄匙ハ美則美矣然不足風雅故本國専以竹造之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黄金為上人間以銀鐵或瓷石為之

按瓶要小者以其輕而沸湯易候也點茶注湯者不用分盈直由湯瓶注湯為自有準也於本國家家有之黄金為上者天子之事以銀者

公卿之事鐵或以瓷石者民間之事以銅者上下之常茶瓶湯瓶見前

茶録後序

臣皇祐中脩

起居注奏事

仁宗皇帝屢承

天問以建安貢茶并所以試茶之状臣

謂論茶雖

禁中語無事于密造茶録二篇上進後知福州為

掌嗜記竊去藏稿不復能記知懷安縣事紀贈得之遂以刊勒於好事者然多舛謬臣追念先帝顧遇之恩攬本流涕輒加正定書之于石以永其傳

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給事中

臣蔡襄謹記

後序畢

所輯宋子安新刻東溪試茶録曰

採茶　辨茶須知制造之始

建溪茶比他郡最先北苑壑源者尤早歲多暖則先驚蟄十日即芽歲多寒則後驚蟄五日始發先芽者氣味俱不佳唯過驚蟄者最為第一民間常以驚蟄為候諸焙後北苑者半月去遠則益晚凡採茶必以晨興不以日出日出露晞為陽所薄則使芽之膏腴泣耗于内茶及受水而不鮮明故常以早為最凡斷芽必以甲不以指以甲則速斷不柔以指則多温易損擇之必精濯之必潔蒸之必香火之必良一[illegible]俱為茶病（民間常以春陰為採茶得時日出而採則芽[illegible]損建人謂之採摘不鮮是也）

茶病　試茶辨味必須知茶之病故又次之

芽擇肥乳則甘香而粥面著盞而不散土瘠而芽短雲脚渙亂去盞而易散葉梗半則受水鮮白葉梗短而色黃而泛（梗謂芽之身除去白合處茶民以茶之色味俱在梗中）烏

蔕白合茶之大病不去烏蔕則色黃黑而惡不去白合則味苦澁（丁謂之論備矣）蒸芽必熟去膏必盡蒸芽未熟則草木氣存（適口則知）去膏未盡則色濁而味重受煙則香奪壓黄則味失此皆茶之病也（受烟謂過黄時火中有烟使茶香盡而烟臭不去也壓去膏氣如雞卵臭也）

茶經一之源

唐陸鴻漸茶經曰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一尺二尺

通至數十尺其巴山峽川有兩人合抱者伐而掇之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葉如丁香根如胡桃

瓜蘆木出廣州似茶至苦澁栟櫚蒲葵之屬其子似茶胡桃與茶根皆下孕兆至瓦礫

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從草木并

從草當作茶其字出開元文字音義從木當作梌其字出本草草木并作茶其字出爾雅

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

周公曰檟苦茶揚執戟曰蜀西南人謂茶曰蔎郭弘農曰早取為茶晩取為茗或一曰荈耳

其地上者生爛石中者生櫟壤（櫟字當從石為礫）下者生黃土凡藝而不實植而罕茂法如種瓜三歲可採野者上園者次陽崖陰林紫者上綠者次筍者上牙者次葉卷上葉舒次陰山坡谷者不堪採掇茶之為用味至寒為飲最宜精若熱渴凝悶腦疼目澁四肢煩百節不舒聊四五啜與醍醐甘露抗衡也採不時造不精雜以卉莽飲之成疾也亦猶人參上者生上黨中者生百濟新羅下者生高麗在澤州易州幽州檀州者為藥無効

茶經二之具

此一節大要見前

茶經三之造

鴻漸曰凡採茶在二月三月四月之間茶之筍者

生爛石沃土長四寸若薇蕨始抽凌露採焉有三枝四枝五枝者選其中枝穎拔者採焉有雨不採晴有雲不採晴採之蒸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乾矣茶有千萬狀

茶經四之器

風爐　見前

筥　同

炭檛　同

火筴　同

鍑　同

交床　支鍑是也一節見前

夾　以小青竹為之長一尺二寸令一寸有節節已上剖之以炙茶也彼竹之篠津潤於火假其香潔以益茶味恐非林谷間莫之致或用精鐵熟銅之類取其久也

紙囊　以藤紙白厚者夾縫之所以貯炙茶使不

泄其香也

碾　見前

羅合　同

則　同

水方　同

漉水　同

鹺簋　同

熟盂　同

盌　同

畚　盛土器也肖之

札　見前

滌方　同

滓方　同

巾　同

具列　同

都籃　同

茶經五之煮

烹煎肖之

水論　大槩見前篇又曰一沸緣邊如湧泉連珠為二沸騰波鼓浪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一本曰其味苦而不甘檟也甘而不苦荈也啜苦咽甘茶也

古人有勞薪之味信哉其水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也豈可不辨哉

[illegible]食經曰茶茗久服人有力悅志

周公爾雅曰檟苦茶

廣雅曰荊巴間採葉葉老者作餅

楊雄方言曰蜀西南人謂茶曰蔎

括地圖曰臨遂縣東一百四十里有茶溪

山謙之呉興記烏程縣西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

永嘉圖經曰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

淮陰圖經曰山陽縣南二十里有茶坡

本草木部茗苦茶味甘微寒無毒利小便去痰渴熱令人少睡秋採之苦春採之甘

菜部苦茶一名茶一名選一名游冬生益州川谷山陵道傍凌冬不死三月三日採乾是今茶

詩

六羨歌　唐陸羽

不羨黄金罍不羨白玉盃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流向竟陵城下来

孟諫議寄新茶　盧仝

日高丈五睡正[illegible]打門驚周公口傳諫議送書信白絹斜封三道印開緘宛見諫議面首閲月團三百片聞道新年入山裡蟄蟲驚動春風起天子須嘗陽羨茶百草不敢先開花仁風暗結珠蓓蕾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鮮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餘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門

反關無俗客紗帽籠頭自煎吃碧雲引風吹不斷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潤二碗破孤悶三碗採枯腸惟有文字五千巻四碗發輕汗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靈七碗吃不得也唯覺兩腋習習清風生蓬莱山在何處玉川子乘此清風欲歸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風雨安知百萬億蒼生命墮顛崖受辛苦便從諫議問蒼生到頭合得蘇息否

送陸羽採茶　皇甫曾

千峰待逋客香茗復叢生採摘知深處烟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燃燈夜相思磬一聲

茶鼎　同

龍舒有良匠鑄此佳樣成立作菌蠢勢煎為潺湲聲草堂暮雲陰松窗殘雪明此時勺複茗野語知逾清

茶甌　同

邢客與越人皆能造茲器圓似月魂墮輕如雲魄起棗花勢旋眼蘋沫香沾齒松下時一看支公亦如此

茶竈　陸龜蒙

金刀劈翠筠織似波文斜製作自野老攜持伴山娃昨日鬪烟粒今朝貯綠華爭歌調笑曲日暮方還家

茶舍　同

旋取山上材架為山下屋門因水勢斜壁任巖隈曲朝隨鳥俱散暮與雲同宿不憚採掇勞秪憂官未足

茶鼎　同

新泉氣味良古鐵形狀醜那堪風雪夜更值煙霞友曾過赬石下又住清溪口（赬石清溪皆江南出茶處）且共薦皇盧（茶名）何勞傾斗酒

茶人　同

天賦識靈草自然鍾野姿閑來北山下似與東風期雨後探芳去雲間幽路危唯應報春鳥得共斯人知

茶甌　同

昔人謝塸埞徒為妍詞飾（謝塸埞皆器也）豈如珪璧姿又有煙嵐色光參筠席上韻雅金罍側直使于闐君從來未嘗識

煮茶　同

閑来松間坐看煮松上雪時於浪花裏併下藍英末傾餘精爽健忽似氛埃滅不合別觀書但宜窺玉札

睡後茶　白樂天

婆娑綠陰樹斑駁青苔地此處置繩牀旁邉洗茶器白甆甌甚潔紅爐炭方熾末下麴塵香花浮魚眼沸盛來有佳色嚥罷餘芳氣不見楊慕巢誰人知此味

送陸羽棲霞寺採茶　皇甫冉

採茶非採菉遠遠上層崖布葉春風暖盈筐白日斜舊知山寺路時宿野人家借問王孫草何如浮椀花

茶人　皮日休

生於顧渚山老在漫石塢語氣是茶荈衣香是烟霧庭從懶子遮果任獳師虜日晚相笑歸腰間佩

輕簍

茶壠　宋蔡襄

造化曾無私亦有意所加夜雨作春力朝雲護日車千萬碧玉枝戢戢抽靈芽

採茶　同

春衫逐紅旗散入青林下陰崖喜先至新苗漸盈把競携筠籠歸更帶山雲瀉

試茶　同

兔毫紫甌新蟹眼清泉煮雪凍作成花雲閑未垂縷願爾池中波去作人間雨

嘗茶　梅堯臣

都籃携具向都堂碾破雲團北焙香湯嫩水輕花不散口甘神爽味偏長莫誇李白仙人掌且作盧仝走筆章亦欲清風生兩腋從教吹去月輪傍

寄新茶　同

貢時天上雙龍去鬪處人間一水爭分得餘甘慰

憔悴礦霜終夜骨毛清

茶巖　　同

岩下纔經昨夜雷風爐瓦鼎一時來便將槐火煮
岩溜聽作松風萬壑迴

茶苑　　黄裳

莫道雨芽非北苑須知山脉是東溪旋燒石鼎供
吟嘯容照岩中日未西

又　　同

想見春來嘁動山雨前收得幾籃還爭介不落
人半北壽家園禁已關

乞茶　　同

未終七椀似盧仝解誇騷騷兩腋風北苑槍旗應
滿篋可能爲惠向詩翁

送龍茶與許道士　　歐陽永叔

潁陽道士青霞客來似浮雲去無蹟夜朝北斗大
清壇不道姓名又不識我有龍團古蒼璧九龍泉

深一百尺憑君汲井試烹之不是人間香味色

雙井茶　　同

西江水清江石老石上生茶如鳳爪窮臘不寒春
氣早雙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紅碧紗十斤茶
養一兩芽長安富貴五侯家一啜猶須三日誇寶
雲日注非不精爭新棄舊世人情豈知君子有常
德至寶不隨時變易君不見建溪龍鳳團不改舊
時香味色

種茶　　蘇子瞻

松間旅生茶已與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爭交
構天公所遺棄百歲仍稚幼紫筍雖不長孤根乃
獨壽移栽白鶴嶺土軟春雨後彌旬得連陰似許
晩遂茂能忘流轉苦戢戢出鳥咮未任供臼磨且
可資摘嗅千團輸大官百餅衒私鬭何如此一啜
有味出吾囿

送南屏謙師　　同

道人曉出南屏山來試點茶三昧手忽驚午盞兎
毛斑打作春甕鵝兒酒天台乳花世不見玉川風
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續茶經會使老謙名不朽

過陸羽茶井　王元之

甃石苔封百尺深試令嘗味少知音惟餘半夜泉
中月留取先生一片心

試茶詩　林和靖

白雲峯下兩槍新膩綠長鮮穀雨春靜試恰如湖

上雪對嘗兼憶剡中人

詠茶　丁謂

建水正寒清茶民已夙興萌芽先社雨採掇帶春
冰碾細香塵起京新玉乳凝煩襟時一啜寧羨酒
如澠

雙井茶送蘓子瞻　黃山谷

想見東坡舊居士揮毫百斛瀉明珠我家江南摘
雲腴落磑霏霏雪不如

黃冕仲索煎雙井　同

家山鷹爪是小草敢與好賜雲龍同不嫌水厄幸
來辱寒泉湯鼎聽松風

許覺之惠椰子茶盂　同

碩果不食寒林梢剖而器之如懸匏故人相見各
貧病且可烹茶當酒肴

煎茶　羅大經

松風檜雨到來初急引銅瓶離竹爐待得聲聞俱

寂後一甌春雪勝醍醐

武夷茶　趙若槐

和氣滿六合靈芽生武夷人間渾未覺天上已先
知

武夷茶　白玉蟾

仙掌峰前仙子家客來活火煮新茶主人遙指青
烟裏瀑布懸崖剪雪花

武夷茶　劉說道

雷芽得先春龍焙收奇茶進入蓬萊宮翠甌生白
雲坡詩咏粟粒猶記少時聞

武夷茶竈　同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烟裊細
香

雲谷茶坂　同

携籯北嶺西采擷供茗飲一啜夜窗寒跏趺謝衾
枕

建守送小春茶　王十朋

建安分送建溪春驚起松堂午夢人盧老書中亦
見面范公碾畔忽飛塵上篇北苑詩無敵兩腋清
風思有神日鑄卧龍非不美賢如張禹想非真坡詩
六張禹縱賢非骨鯁謂草茶

武夷茶　元陳夢庚

儘誇六碗便通靈得似仙山石乳清此水此茶須
此竈無人肯說與端明

御茶園　鄭主忠

御園此日焙新芳石乳何年已就荒應是山靈知
獻納不將口體媚君王

貢茶　藍靜之

河官暫託貢茶臣行李山中住數旬萬指入雲頻
采綠千峰過雨自生春封題上品頒天府收拾餘
芳寄野人老我空腸無一字清風兩腋願輕身

武夷茶　林錫翁

百草逆春未敢花御茶苦蕾拾瓊芽武夷真是神
仙境已産靈芝更産茶

試武夷茶　杜本

一徑入烟霞青葱渺四涯卧虹橋百尺寧羨玉川
家

寄茶　明文徵明

小印輕囊遠寄遺故人珍重手新題暖含烟雨開
封潤翠展旗鎗出焙齊片月分明逢諫議春風彷

佛在荆溪松根自汲山泉煮一洗詩腸萬斛泥

試茶　徐熥

高枕殘書小石床偶來新味鬪芬芳盈盈七椀渾
間事直入窮探最苦腸

竹爐蟹眼薦新嘗愈苦從教愈有香我亦有香還
有苦儘令湯火更何妨

御茶園采茶詞　同

萬壑輕雷作發聲山中風景近清明筠籠竹筥相

攜去亂採雲芽趁雨晴

貢茶　同

雨前初出半巖香十萬人家未敢嘗一自尚方停
進貢年年先納縣宮堂

茶洞　謝肇淛

草屋編茅竹結亭薰床尾鼎黑磁瓶山中一夜清
明雨收却先春一片青

寫酒德之頌以俟他日　陳仲溱

柴桑託於酒臨酌忽忘天而我亦如是玄心照茗
泉

茶品在塵外何須人出塵茫茫塵眼醉誰是啜茶
人

團餅乳花巧卷芽雲氣深將芽來作餅隱士耀朝
簪

賓來手自潑入口義孤絶自是韻相同非關精水
法

好友蘭言密奇書玄義折此意不能傳茶甌吾以
點

酒韻美如蘭茶神清如竹花外有真香終推此君
獨

酒德泛然親茶風必擇友所以湯社事須經我輩
手

露下水雲清踈林如墮髮試茗石泉邊一甌醮秋
月

白石含雲潤丹砂出火凝今時無石鼎托客覔宜
與

雲是穀之精却與茶同調洗瓣花片来茶色欣然
笑

泉山憶雲遙得雲茶神足無雲使茶孤不孤須有
所

世氣損靈骨何物伏延年吾是烟霞癖君稱草水
僊

泉鳴細雨来風静孤烟直遙看林氣青知有卧雲
客

春林過雨浄春鳥帶雲来夢餘茶火熱一酌山花
開

和漢茶誌巻三畢大尾

跋南川氏茶誌

周公作易象及酒共再四尤致
意於未濟之上九曰有孚于飲
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孔子
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故聖
人之設教不欲外乎人情而亦

之使人即凡起居飲食日用之
間以求一是而已矣惟人情不
能無好尚好尚之專天下成風
好奢陸羽之於茶是也羽逃民
也宜其超然事物之外而顧自
區區於是才其撰茶經言茶之

原之法之具惟恐天下後世不
好之及其不為一李卿所禮愧
之著論毀茶惟恐天下後世好
之噫羽之志可不謂非夫茶雖
無羽可行也而羽獨以其所愧
而卒名不朽豈使羽復出無好

之何者又於羽也嘆之矣於羽
之後詩流騷輩皆嗜茶而不厭
亦復推羽之事以廣之其尚至
茶而極矣獨叢林清規有茶禮
行之最久此才為羽之事者蓋
取諸山林與禪人從來別立會

約安須臾寧自將閒淡自甘陶
情養性澄思慮於兩野服挈具
由翔之趣也彼當者能身樂之
而不顧乎其外若是可傳焉耳
翁乃因茶思書畫思鼎彝樽罍
思歡得乎不可得致乎不可致

而一玩之寄主以衛實小以媚
主一遊之嘗至以耳視目食載
之濡首之義同一歸於失是亦
不知節也谷南川氏以學相自
名者三十年矣今也老矣乃與
茶話三卷綜舉茶事考證頗博

將以傳諸後於誘其子之文又
請余題其末余復何言哉意以
其與余仕同其州右同其鄕不
獲辭且避也遂畫以塞其請
享保丁未八月

屈止淸身之撰

享保戊申春正月新鐫
書林　堀川通六角下ル町　中川藤四郎
同　茂兵衛

狩野永納　檜山義慎　著

本朝畫史
續本朝畫史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

東京刻本影印

狩野永納撰
檜山義愼撰

本朝畫史

正續　五冊

續本朝畫史ハ舊皇朝名画拾彙ヲ改題シタルモノニテ本朝画史ニ合編シ完璧トナス且又画史ノ舊板ハ画家ノ印章ヲ付スルト雖モ誤謬不鮮故ニ異日校正嗣刻スルモノ也

佚存書坊印行

本朝畫史序

傳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畫圖亦百工之一也故周禮考工之屬記畫繢之事是以古來遊於此藝者不少既有其事則各不能無務務而成其事則得其名得名豈其容易哉余見焦氏經籍志有畫錄畫品畫評畫繼畫斷等若干卷目乃知輯錄能成其務得其名者也　本朝亦非無達此技者然輯錄不聞則殆失其傳也方今洛人狩野永納以畫世業遍考舊記搜索倭字小說尋問輦下古寺所藏收拾耳學口碑之所傳聞而得其達者四百數十人作之小傳其友黑川道祐頗補助之遂勒成五卷曾以與余通信求弁一語於其端然余不知繪事故不肯而闕之道祐頻請不措祐之父陪我先考之門通奕世之交故雖有好事之慮不能峻拒焉辭曰日月星辰雲霞在天成象山川艸木鳥獸在地成形共是自然之文也人物亦各有象形其象也其形也千變萬化不可勝言

也自然之文得於心而應於手者畫也然則覃思於此窺觀天地摸寫人物而設各色以盡其變則成一藝之務乎此五卷暗與米芾朱芳之錄同名而我邦之名畫者不朽而存也蓋其庶幾張彥遠乎

延寶戊午之秋鷲峰林叟撰於東武岡塾

本朝畫史序　二

本朝畫史總目錄

總目終

凡例

一此書ニ出ス所ノ略傳ハ、唯後素ノ為ニ記セシナレバ、其智徳藝能ノ事ハ載セザルモノ多シ。但シ年代春秋等ニ於テハ、鑒定ノ考據タルユヘニ聊カ記セリ

一小傳ニ引ク所ノ紹運録、及ヒ公武諸家ノ系傳ハ、悉ク其出處ヲ出サンモ煩ハシケレバ、書名ヲ省キヌ。且ツ土佐狩野氏等ノ系譜ハ、僕未ダソノ家ニ傳フル所ノモノヲ見ズ。只、世間ニ行ハル、所ノ数本ヲ以テ記ルスノミ。其他數百家ノ傳、僕ノ管見ニテ究ムルヿヲ得ンヤ。マサニ其名氏ヲ舉ルノミ。委キヿハ各家ニ需タマフベシ

凡例

一此書ニ多ク引ル書名ハ、省略シテ記ス。所謂元亨釋書ハ釈書、延寶傳燈録ハ傳灯録、本朝高僧傳ハ高僧傳、画巧便覧ハ便覧ト出セル類也

一本傳ノ下ニ引書ヲ記サヾルモノ三ツアリ。一ニハ刊行ノ書ニ出テ普ク世ニ知ル所ノモノ。二ニハ即今何某ノ所ニ傳ハリ或ハ自ラ其真跡ヲ見聞セルモノ。三ニハ其画現ニ傳ハルトイヘドモ、在所ヲ審カニセザル。或ハ在所ヲ聞ケドモ筆記セザル類ナリ

一畫史ノ末ニ画家ノ印章ヲ載ルトイヘドモ、此書ニ出サヾルモノハ、阮塘舎菅原氏ノ撰ベル画師冠字類考ニ画家ノ印ヲ悉ク出サレシ故ニコヽニハ載サルナリ

本朝畫史卷之上

狩野永納撰

畫原

夫以我本朝之初天神以太占而卜合之（太占訓天士未耳）是既有觀象察理之道又伊弉諾伊弉冊二神以天瓊矛畫海而成嶋（天瓊矛訓安末乃土保古）自爾有運筆成形之勢地神之代諸神能工藝之事然不明言能書畫者之名及人皇氏世其術大興盛行矣

畫官

令云中務省畫工司正一人掌繪事彩色（義解云畫之雜之類其朱黛等雜色在大藏者及內藏寮隨其用度臨時受用常不在此司所貯之也）判司事餘正判事準之佑一人令史一人畫師四人畫部十六人使部十六人直丁一人又藤左丞相實熙（號洞院）拾芥抄曰畫所有別當（今按中世有畫所頭準古別當者乎）五位藏人預墨畫等有熟食本是內匠寮雜等也分內竪按中世職員不立畫工司蓋以內匠寮兼畫所職也凡內匠寮所統廣故源亞相親房（北畠）職原鈔曰內匠寮掌工匠事但近代木工修理知其事頗似無其實

畫所

拾芥抄曰畫所（訓惠土古呂俗作繪所）在建春門內東脇御書所北按是大內裏之畫所也今以京城圖考之（圖亦載拾芥抄）建春門皇居東面之中門在壬生之勘解小路也中世有任其官者而不知其所又有春日畫所或曰南京宅間住吉民部芝四法眼等皆為斯任多為佛像今京師畫工有稱畫所者專主圖神佛畫法亦因舊其在昔時士大夫掌之而天下諸畫皆統於此也

畫考

趙宋宣和畫譜曰（宣和徽宗年號當本朝天仁帝時畫譜宣和殿所製）日本國有畫不知姓名傳寫其國風物山水小景設色甚重多用金碧考之未必真此第欲綵繪其有粲然以取觀美耳又曰太平興國中（宋太宗年號當本朝天祿年中）日本僧與其徒五六人附海舶而至不通華語問其風土並以書對書以隸為法其言大率以中州為楷式其后再遣弟子以金墨硯鹿毛筆倭畫屏風奉表稱賀今御府所藏海山風景風俗圖是也胡元夏文彥圖繪寶鑑曰（文彥字士良吳興人世順宗至正年中著）至今倭僧多能作墨畫觀音佛像按所謂設重色用金碧者古來倭畫皆然矣其墨畫佛像是五山禪侶倣宋僧之所為者也

畫運

古之以畫鳴者有大岡有巨勢而今其跡不明著然上世之畫大抵真細之體而已此為古畫之式其後分為二曰倭畫曰漢畫倭者雖漸取氣韻而未離真體藤信實鳥羽僧正二法眼等其傑者也漢者學宋元之名蹤而亦有真者其行草二體是共用粗筆此法之行也亦已久矣至可翁明兆及如拙周文方得其精妙而人有賴焉其後又分為三家曰土佐曰雪舟曰狩野土佐氏是倭畫之專門也雪舟子是漢畫之粗筆狩野家是漢而兼倭者也土佐之倭樣是有情而婉者也都其大小人面引鼻目而成（輕筆一引以成鼻目）倭畫家謂之引目引鼻）太低於松畫雖不畫雄其他皆可以類推之雪舟是有操而奇者也凡大小諸畫寫其意筆鋒常在中心行無表裏翩翩之法皴法只麁鹵而了凡雪舟狩野同學周文而各成一家別之者也狩野之家法每物求其實擇其正故集前世名手所善以為己有惟其主筆力故無小畫而纖麗又無細筆而容易狩野是畫家之長而宗族廣遠家孫門弟之間不乏良才土佐雪舟之技術亦能舉而用之也

畫式

朝廷所用繪画者多則南殿御障子画賢聖像自金岡已来至近世画工勤之久矣上世每有慶事令画屏風當時使歌人書其上或先倭歌後繪画其法可依時代所謂大嘗會御屏風御賀御屏風是也如今四方拜御屏風大宋御屏風皆有粉本而官家之役人所藏也每造内裏乃以舊本調進之尤不擇能画聊随舊例耳然画之用可以知矣者也

荻戸荒海鬼間手長足長等皆依其繪而名其所今内裏略以素布貼壁而代板画或又殿壁有画雜景者是中世之流例也

中古殿上有繪合之御遊然則繪之所被重也自古然也

畫題

萬里江山圖波與岸兩圖或瀟湘八景西湖十景金山十雪等皆命題也此圖今往往有爲然習寫之者誤古圖者多譬杭州西湖上泛舶掛布帆不知其湖狹小矣又画長恨歌太液芙蓉不知爲荷花而画木芙蓉我 先考㐂源主人嘆有此病以古圖改之者粗多見之者擇寫

上古畫録

大岡忌寸氏（大岡姓忌寸尸也訓於保於可乃以美其忌寸又訓卯其）萬多姓氏録曰（萬多親王訓未詳弘仁中著姓氏録）大岡忌寸出自魏文帝之後安貴王也（按魏文九子無安貴王兩晉南北朝亦無曹氏封王者恐是本朝所賜姓尸乎尸有王訓於保貴美）雄略天皇御世率四部衆歸化男龍一名辰貴善画工（男龍辰貴倶訓未詳）小瀬稚鷦鷯天皇（小泊瀬雉鷦鷯訓於巳世禾可左左其則武烈帝諱也）美其能賜姓首（按姓尸有首公訓於宇土乃其美然首亦尸也）（此書大抵逆姓尸此上或有闕字乎）五世孫勤大壹恵尊（訓未詳）亦工繪天智天皇御世賜姓倭画師（訓未詳）高野天皇（稱德帝諱高野山因為號）神護景雲三年依居復賜大岡忌寸姓按大岡之祖自武烈賜姓後至於稱德二十有三朝子孫宗族名画者多然歴年已久惜哉其跡不傳世

画工之見於史也蓋男龍爲其始也

聖德太子用明帝長子也生而神智好學又多能也書跡今猶多而其所画世少傳太子自画像一在難波天王寺大若全人正面而安坐紅袍冠帶執笏佩太刀然未知實熟觀之筆力偉雄又非凡手之作

僧曇徴高麗人也推古天皇十八年三月貢来徴渉外學善五經又有技藝造碾磑工彩画詳見於元亨釋書

百濟朝臣河成本姓余復改百濟長於武猛能牽強弓大同三年爲左近衛以善圖畫屢被召所寫古人眞及山川艸木皆如自生昔在宮中令或人喚從者或人辭以未見顏色河成則取一紙圖其形體或人認得其機妙類如此後世言画者多取則於河成任從五位下任諸國介或説河成與木匠長飛驒内匠爲知己時時互爭技時人招二人令論其所長催一座之興云詳見于文德實錄並今昔物語

狛竪部子麻呂（訓多和遍乃古麻呂）鯽魚戸直（訓不那登乃奈遠之）等画佛像有名于時孝德帝白雉四年六月命此二人画工多寫佛菩薩像安置於川原寺出於日本紀

畫工白加百濟画工也用明帝時至本朝出日本紀用明帝記

高麗師麻呂高麗画師也来朝仕齊明帝出於日本紀

倭画師音檮（訓遠登加志）授小山下位乃封二十戸仕天武帝出於日本紀

左衛門府生掃守並在上不知其姓仕朱雀帝有能画之名承平

年中純友反使橘遠保殺純友於伊豫國持其父子之首歸京
而梟之帝欲覽此首使掃守與在上畫之入上覽其事載今昔
物語

宇多天皇世奉稱寬平法皇至政道則不及論之天性嗜畫圖寄
心於丹青曾寫長恨歌之意圖亭子院之屏風

冷泉天皇政務之暇愛圖畫自運御筆見于記録

寬和帝曾潛出宮中而入華山寺祝髮遊歷諸名山其風致洒落
之餘好畫藝具天縱之妙嘗以墨畫車以淡濃墨作輪居多其
運轉之勢如親見之又寫手長足長之形見于國史
師足以畫鳴于時畫樂府屏風具載大鏡

源信嵯峨天皇御子也天性好讀書又喜隸書其餘力能丹青馬
形特寫真載于三代實録十四卷

弘法大師諱空海俗姓佐伯氏（佐伯訓左惠具）讚州人也桓武帝朝入唐
受密法於慧果阿闍梨蓋本朝真言宗之祖也入定後諡弘法
大師博學多才善文其書冠古今畫亦造於神妙每寫神佛祖
師之像又能用木筆爲梵漢字並佛像至於雜畫亦有之今高
雄山有山水屏風又有所書經卷字皆象百物形者或曰凡佛
像等點睛用石油按密教之傳金剛智傳不空（又名大廣智三藏）不空
傳慧果慧果傳空海元亨釋書載空海在唐日慧果曾與
金剛頂等諸密經並圖畫曼荼羅及諸佛具於空海曰宜以此
金剛乘教及三藏所付供養什物歸本土又教畫工李真等十
餘人圖胎金諸曼荼羅一十鋪以附之空海亦畫龍猛龍智金
剛智不空善無畏一行慧果及自己像八圖今在京城東寺

智證大師諱圓珍讚州人而弘法之俗姪也初師事延暦寺座主
義真其後在唐數年而歸本朝貞觀十年有敕以近州三井園
城寺賜珍爲傳法灌頂道場其德業措而不論曾不動尊被授
密軌故其所寫不動像往往有之

空光善佛像仁明天皇承和五年戊午三井寺智證大師令畫工
空光寫所夢之不動像所謂黃不動尊是也此事見智證大師
年譜

僧真濟姓紀氏洛陽人朝議郎御國子也（御國訓美久耳）從弘法大師受
密教後居高雄峰承和初奉敕入唐（詳見釋書）太同帝子僧真如亦
師弘法師入定之後真如深慕之真濟爲之寫肖像師靈來揺點其睛
乃建影堂于高雄山上正暦久安之大災像龕不焚而到于今
矣事出壒囊抄

真如法親王師弘法大師與真濟寫大師像其所筆者和州十市

郷藥師寺所藏也今在三輪寺中坊和歌縁起云高岳親王者
平城天皇御子也後號真如親王

慈覺大師諱圓仁姓壬生氏野之下州人爲延暦寺座主善畫不
動尊其德業措而不論

覺超號阿闍梨公所謂横川谷元三大師（慈慧僧正）像阿闍梨公所筆
也甚有靈驗或曰號卿君者覺超也則師慈慧而令阿闍梨公
畫之天台宗往往藏之

常曉阿闍梨密宗之祖也在于和州秋篠欲汲閼伽井水忽現太
元明王見之畫之以爲本尊今所在醍醐理性院之本尊也故
太元明王之法者傳彼寺載元亨釋書小栗栖常曉是也此像
者新造内裏之後掛紫宸殿修此法曰

小野篁（小野氏名篁）峰守子爲世重也仕弘仁帝官至參議博學廣才

人之所不及也其画亦臻神
忠仁公姓藤原諱良房其所画春日明神化現赤童子今現有焉
皇后藤氏名明子忠仁公良房女而文徳帝后清和帝母公也世世
號染殿后（訓曾途士乃其左其）尤巧画艸花近世豐臣太閤秀吉公得其
所画白菊屏風珍之高六尺撒金銀窓飾也
巨勢金岡中納言巨勢野足之子也舊難波氏也仕清和陽成光
孝宇多醍醐五朝官至大納言曽與菅丞相善國史載仁和四
年九月十五日令真方興基惟範時平等撰詩又弘仁以後鴻
儒之堪詩者令金岡圖其形又画皇后南庇東西障子作歴代
鴻儒像所謂紫宸殿賢聖像是也金岡始画之小野道風書其
賛詞其後數百年来當時繪所預画之或一時有名画史應詔
者至今不絶當其撰者為画家之榮焉賛詞亦如是雖然賛詞

本朝畫史巻之上　七

不傳（金岡所圖古像之粉本十二人者余家世所藏也最有銘在于今惜哉此外之像不相傳）只使當時能
書擢紳書名於其上多世尊寺家書之近世持明院家獨掌此
事矣夫金岡画跡今不分明然古今書史至繪事毎稱巨勢世
傳嘗為水墨之山其層十五遠近可分又謂能疊水石江次第
載仁平三年八月被行釋奠先聖先師九哲像則巨勢金岡所
寄也又延久四年三月十四日甲午權中納言源隆俊卿著伏
座奏大學寮先聖先師九哲廟像令修補之件像元慶四年巨
勢金岡以唐画所奉圖繪也古今著聞集載曽所藏御府之金
岡画馬毎夜於萩戸邊嚼萩花因敕画工以筆使繫之果而止
又仁和寺御室金岡画馬毎夜出于近境甲間食稲苗里人怒
穿兩眼依之而止焉凡其所画佛像居多於子孫善画者不絶
金岡生相見或曰金岡之玄孫有公忠者其弟公望公望生深

江深江生弘高或記晩年剃髪閑居仁和寺醍醐帝有敕令画
賢聖障子金岡假著髪又戴冠粧男子之容貌登紫宸殿画之
云云
菅丞相仕寛平昌泰朝為天下之鴻儒没而有精靈贈正一位太
政太臣號天満大自在天神處處立祠世有稱自画像者筆勢
不凡威儀可仰矣曽筆跡稀蓋在于北野東向觀音寺及洛東
高臺寺又在於攝州上宮社納之其真蹟無疑者也
貞仁公姓藤原諱忠平昭宣公基經子也官至太政大臣其為中
將也嘗画杜鵑於扇面毎開扇則画鵑發聲矣源平盛衰記載
之
巨勢相見金岡子也除目成文抄曰讃岐少目從八位下画師巨
勢朝臣相見昌泰二年二月除目執筆時平公（時平者昭宣公子）又源

本朝畫史巻之上　八

氏繪合巻云竹採翁之事實巨勢相見画之紀貫之書其事
飛鳥部常則仕左衛門少志以善画稱重名高源氏物語曰曽源
君之在須麻也戯画其所見之山海景又欲招當時高手千枝
常則新圖之千枝常則時稱一雙妙手古今著聞載常則世大
上手公望也小上手世俗所稱也又常則曽画獅子生狗見之
則吠常則事髙名録載之或曰常則仕延喜天暦之二朝應詔
而画于屏風其色紙形者小野道風書之榮花物語詳載之
千枝不知世姓常則同時之名手也其事實亦未詳
巨勢公忠能継其裘曽有欲賣画屏者師太臣將買之先使公望
弘高見之公望曰是公忠之所画屏風其則裏面紙縫之間悉
記姓名須剝而試之翻而見之則果然也其用心於画也如此
巨勢公望世其家小野宮太臣造屏風使公望画小松

巨勢弘髙（或作髙）業世其家名拔其尤性善諸画爲其平親王所重
画地獄變相或画不動尊千體而爲其供養弘髙初爲僧後還
俗故悔其罪障画此像又於宇治殿令爲成画扉上爲成臨扉
而一日画了宇治殿謂弘髙欲画時一日費工夫然後揮筆墨
爲成何卒爾哉

爲成未詳姓氏弘髙同時之好手以速画被稱

僧興義曾住江州三井寺有画名

成光姓未詳曾画雞於閑院障子其後生雞來蹴之其画法學僧
興義

良親姓氏未詳一條院朝以画被稱曾画屛風其上色紙形書則
四條大納言公任筆跡也

有房姓氏未詳爲繪所預兼前加賀權守建長造内裏時應詔欲

画之然無舊本自鴨居殿御倉出金岡画本以是傳有房令勤
此役

伊豫入道自幼好画其父不悦之一日以破土器画不動尊於中
門之廊壁見者驚歎爾後父亦不戒之

賢慶能画圖叙法眼位其弟子能画者多矣

藤原兼房能画元永元年六月十日修理太夫顯季卿於六條東
洞院亭被修柿本人丸供其人丸像令兼房新圖之大學頭敦
光加賛於其上此圖樣並賛詞今行于世或曰兼房者粟田關
白之孫也

右十一條者見于古今著聞集

僧圓深紀氏之子也號朝日阿闍梨金岡一雙名譽所画爲世被
稱

五條御者山蔭中納言之女也一日自画己身發火焰之圖其烟
散亂因書倭歌于其上贈己所戀之男子君乎思比奈麻奈麻
志身乎燒時者烟於保加留物爾曾阿里計留云云見于大和
物語

桂御子者伊勢御息所之所誕也八歲而夭薨其平生所戲画之
雞圖不忍棄置自藤壺被送麗景殿女御女御宮君作歌而贈
之無人之形見登思爾阿世志幾者惠美底毛袖之奴留留奈
里計里見于拾遺集

一條女者曾與伊勢女同時伊勢一日寄相思之詞於一條一條
于時画鬼形加歌于其上而答之戀倶者影乎多爾見底奈倶
佐目與我字知登許底忍顏奈利見後撰集

僧延圓藤伊尹公之孫也能画故世稱繪阿闍梨

延長公主者延長第四公主柔德早樹淑姿如花公主時時慰幽
閑者書画之戲而已於是因點成蠅之妙殆上屛風以筆廻驚
之能亦巧坐露則公主兼翰墨丹青而能之者也其事載于源
順和名抄

慧心院僧都諱源信姓卜氏和州人寛仁元年化常作彌陀來迎
圖且雕刻之今和州當麻寺中有十界圖屛風又洛東新黒谷
有二河白道圖屛風蓋上古風致也

延源闍梨善傳神曾寛和上皇入書寫山幸性空上人之廬敕延
源闍梨圖性空像并記行業下彩筆時山動地震見元亨釋書
緣起曰花山帝令画所預巨勢廣貴画上人像賛詞中務卿具
平親王作書者行成卿也今存于書寫山余拜之

巨勢宗義（義一作茂）任出羽權守亦稱爲画師其女爲後白川院宮女

名安藝善彈箏宮內卿其女也蓋世其家得任宮也
平清盛法諱淨海安德帝之外祖父而官至太政大臣曾圖兩幅
大曼荼羅以寄附於高野大塔蓋胎藏界有七百餘佛金剛界
有五百餘佛詳見太平記
常明法印不知世姓平相國曾畫曼荼羅二圖掛於高野山金堂
在東者則自為之在西者使常明畫之出平家物語
圓心法師不知其姓氏嘗在藤相國賴通家（賴通世所稱宇治關白是也）畫雞
於中門曉天報時者數矣事出盛衰記
夫人平氏相國清盛女也初嫁中納言成範後為花山藤氏夫人
善丹青嘗畫伊勢物語於紫宸殿障子見於盛衰記
繪所預藤原光範兼任文章博士畫大嘗會御屏風
繪所預中原景弘任左史生畫大嘗會御屏風

繪所預佐伯季景任大藏史生畫大嘗會御屏風
繪所藤原有宗任修理進畫大嘗會悠基御屏風侍墨畫之役
中原光永任內匠少允畫大嘗會悠基屏風為淡畫所謂淡畫者
謂淡彩
中原吉久不知官位曾畫大嘗會悠基屏風為作繪有職家稱彩
色至濃曰都久利繪
繪所預藤原業實任文章博士畫大嘗會主基屏風
中原清俊任右史生畫大嘗會主基屏風
大中臣國弘任主稅史生畫大嘗會主基屏風
藤原行安不知官位畫大嘗會主基屏風為淡畫
藤原宗弘官位不知之畫大嘗會主基屏風為作繪
右十一人畫工者見于二條殿玉海中世大嘗會時應製者

也
藻壁門院姓藤原諱尊子攝政道家公之女也後堀川院后而四
條院御母也性好圖畫曾畫於源氏物語故事則載于定家卿
照光記
後高倉院者高倉院皇子守貞親王也後堀河院之尊父也故號
太上天皇天性嗜圖畫曾畫於狹衣物語故實載于照光記
後鳥羽院高倉院第四皇子也製和歌冠千古矣多能而畫亦工
如今賀茂神主松下家所藏尊像所謂自畫自贊也贊御製謌
者二首而已蓋松下之先祖氏久以上皇之末子為神主故遺
此尊容及宸翰
普賢寺攝政姓藤原諱基通近衛關白基實公之子也奉仕於五
朝而攝政於三朝歲七十四薨號普賢寺遊藝惟多殊工書畫

曾畫牛得其精妙
後京極攝政姓藤原諱良經九條兼實公之子也奉仕土御門院
攝政於時歲三十八薨號後京極其和歌也英逸不可言矣詩
亦奇及書法當時三跡之一也吟詠之暇好圖馬形丹青諸家
皆服其妙時人稱曰普賢寺殿之牛後京極殿之馬又稱之為
一雙名手兩公此事見于駿牛繪詞
藤原濟時丞相師忠公之子也官任左大將弱時能畫康保年中
為繪所別當預丹青之事疑是侍于繪所之輩者皆令別當奏
聞歟
藤原相信任內藏頭中納言敦忠卿之孫也工畫所往障子之畫
圖皆所自筆也當時栗田關白遊此殿而觀此畫樣愛重之甚
矣

大人家長卿妻者大納言行成之女也天性工畫

右二條者載榮花物語

藤原隆信任右京大夫叙正四位能作和歌其先祖出自長良畫善寫眞元曆年中人也其和歌出於撰集

藤原信實藤隆信子也曾為右京權大夫工和歌且善圖畫尤長於寫眞諸畫亦優柔為中世妙手毎畫人麻呂像令人得之爲珍凡人丸圖像世所傳者居多但以鬚髯黑稍多爲徵也仕後鳥羽順德兩院朝馳譽于時著聞集載後鳥羽院欲有御幸時先使信實畫其行粧甚奇新承久記載平相州義時奉遷先帝於隱岐帝于時使信實寫眞以贈太皇太后（藤氏名殖子先帝之母也在七條院）今在於水無瀨御影堂毎月二十二日於御影堂公卿及士庶人桑門相會詠和歌于今無斷絕又九條殿家有順德院中

殿御會圖（中殿清涼殿也曾集群臣作歌御會其後催音樂有進宴天子撫琵琶諸臣各把樂器列坐嚴重也）為一大卷當時之名臣皆列于圖信實亦預焉寫其生傳其神尤足以徵之者乎信實生前手畫自己之像死後如圓法師對像詠歌以寄悲哀之情思出底見毛悲幾面影遠奈爾奈加奈加爾字都志遠幾計年如圓法師疑是信實之子乎見新拾遺集哀傷部

逢坂關寺住僧某以萬壽二年營建大堂于寺中安置彌勒像其材木尤巨大唯有一牛能運轉之以致於堂址一日人假此牛將適於他用其夜牛夢於其人曰我是迦葉佛也為成此堂現此身焉何勞於他事乎假牛之人驚嘆以泛告人聞者無貴賤無不入關寺拜彼牛矣厥後彼牛將死住僧為之寫眞既成至於筆點其瞳而牛遂死於是王公大人皆迎其所寫之眞以禮拜之時稱牛佛云載榮花物語

婦人右京大夫者仕昭明門院藤原隆信朝臣之女也性能畫是亦畫古昔物語故事載于照光記

宮内卿曾仕後鳥羽院右京大夫師光女而大納言師通之孫也出羽守巨勢宗義外孫女也善和歌得其名又工丹青

鳥羽僧正諱覺猷源隆國子而西宮左丞相高明公孫也早歲從東北院大僧正覺圓為弟子覺圓西園寺相國實兼公子也覺猷為天台座主法務及三井長吏大僧正又能圖畫曾住醍醐又居鳥羽故號鳥羽僧正住法輪院僧正專爲倭畫善人物自成一家惟畫戲事寫意不求形似著聞集載曾東寺之供米俵子内不充是監吏之奸曲也覺猷戲畫俵子飄風之圖以諷之則達上聞如法納之監吏亦恥之又畫馬形極其妙僧正曾見

天閑十二匹馬妙為之此圖如今流布于世

小野僧正諱範俊密宗小野流之一員也是亦號鳥羽僧正能圖畫故世與覺猷誤之者多

小川僧正承澄為横川長吏曾畫馬其筆法似鳥羽僧正一說承澄即覺猷之別號也

醍醐僧正仁海住醍醐寺眞言小野流之始祖也曾修請雨經法詔雩九度皆降雨世稱雨僧正能寫佛像今所存者多

託摩為遠姓藤原住豊後守仕　近衛院于時有御願造高野山覺皇院而令為遠畫其堂壁曾根來寺開山覺鑁上人筆法師為遠畫佛像為遠晚年號勝知剃髮欽法印見于覺鑁上人行狀

邦道元洛陽人而遊客於鎌倉源頼朝在豆州蛭小島也欲致平

兼隆館然不知其地形密遣邦道圖彼館舍並其道路一戰而
克之
藤原秀衡創無量光院世號新御堂堂中四壁圖無量壽經大意
加之秀衡自圖狩獵之體三重寶塔院内莊嚴委摸宇治平等
院
修理少進季長畫鎌倉永福寺扉並於門板壁
藤原爲久任下總權守豐前守爲遠三男而長畫圖爲當時無雙
也壽永年中源頼朝使爲久畫聖觀音像爲久著衣冠畫之圖
成而歸洛陽于時頼朝賜鞍馬賞之錢之
宅磨爲行任將軍頼經以能畫任左近將監然則宅磨氏不必畫
佛者可知右五人者詳載東鑑
宅間澄賀敍法印性能圖畫佛像人物臻神妙生氣活動無工雜畫

九條藤相公使澄賀寫法然上人之真今在嵯峨二尊院所謂
足引之影是也凡欲畫上人像者皆因之栂尾高山寺有春日
住吉二神像俗傳二神來受法於明惠澄賀請見之明惠曰凡
眼拜之則恐有害然固請不已而姑許之澄賀竊見便摸寫從
其駕歸京城隨馬而卒於道上人之言果然也今宅間之塚在
鳴瀑取終於此地乎
宅間勝賀敍法橋東寺長者補任曰建久二年新造屏風奉寫十
二天其種字者御室二品親王守覺之所筆其繪者宅間法橋
勝賀作之疑是澄賀之族乎
佛師湛慶能畫佛像源頼經卿令衆僧修仁王經於六波羅密寺
本尊釋迦像者湛慶以大安寺釋迦自摸之云載于通宗卿日
次記

僧成忍號慧日坊者明慧上人弟子也性好圖畫學宅間法眼或
曰宅間之子也故畫本在於梅尾高山寺寶藏筆格能似宅間
專工佛像兼能雜畫
繪師信貞能畫馬形及打毬圖爲特所重當時多畫公卿殿閣天永
年中人也見于中右記
住吉法眼不知姓名善佛像人物兼能花艸畫法比宅間則稍草
和州法隆寺有聖德太子行狀六幅又當麻寺有中將姬緣起二
幅
芝法眼諱琳賢南都東大寺之緣起畫者此人之所圖
粟田口民部卿法眼隆光蓋春日繪所也畫融通念佛緣起我聞
宅間住吉粟田口芝四人者春日畫所也共住南都世業寫佛
像國史所謂繪佛師是也至于今畫佛像者稱畫所又有窪田

筆力類之
宅磨榮賀畫釋迦文殊普賢三尊自書宅磨世多作宅間榮賀者
勝賀之裔乎不知其實否觀其佛像頗似李龍眠顔輝先是未
看此體蓋變倭畫之古風而新學中華之筆法者多始於此乎
良秀不知世姓亦佛畫工也一日居宅罹火災逃在其邊著眼望
見焚爇而笑相知者來問其故今幸見大外而知所畫不動尊
之火炎不太幸乎雖焚人百千家不可換焉後世爭求其不動事
載于宇治拾遺集
勝法坊者法然上人之高弟也性能畫曾寫上人之像請贊上人
觀之左右手持明鏡二面又盛水於器自臨之考形容之疑似
少有所違則加胡粉以是授勝法坊其後自加贊詞法然上人
繪緣起載之

乗臺画工也法然一夕夢中見淨土兼見善導大師醒後令乗臺
圖其所見其後自宋朝善導大師之画像来觀之則與夢中所
見之像毫釐不差是專修念佛之所致乎今世所謂夢中善導
者是也法然上人繪縁起載之

尊智以繪事叙法眼曽法然上人行狀曰四天王寺別當大僧正
行慶撰倭漢往生傳使尊智法眼画九品往生之人入道相國
賴實公九人各令詠歌一首又令菅宰相為長卿賦四韻之唐
詩色紙形書者大納言敎家卿所筆也

土佐局善画仕待賢門院曽並岡山下法金剛院有待賢門院離
宮使土佐局画倭國名勝地圖於其障子所在其上色紙形之
歌者法性寺殿下書之詳見于三語集

僧都珍海醍醐寺僧而住禪那院性能画舊記曰其師三寶院定

海欲敎珍海画曼陀羅圖珍辭之一夜山神入珍夢責其不肯
画而自橋上蹴倒珍醒而驚則寫曼陀羅圖然其所圖画之痕
甚多珍至今矣吾近遊醍醐寺有觀之画文殊粉本其裏有建
仁二年十月珍海筆之字筆法上古之風而已或曰住東大寺
也

根来寺開山覺鑁上人天性能画佛像祖師託問為遠傳画法尤
善梵書其梵字多用木筆則以木筆淡墨圖不動尊像生意發
動有神妙後世善梵書如梅宥者善画如朗然者見皆絶歎以
為非凡手之所及者

真海僧都者蓮藏院實深僧正弟子也書画並善曽画三寶院山水
屛風及二天像

能慧得業栂尾僧也性嗜画其所寫在栂尾

兼康未詳其姓氏是亦明慧之時人而有画圖之名能慧兼康共
見于栂尾書画之目録

良賀以画工叙法眼位曽　土御門院承元二年和州當麻寺僧
鏡忍坊良喜坊慧雨等合心欲圖新曼陀羅憑按察使藤原
光親奏之有　敕許詔繪師良賀源慶令寫之今所在當麻寺
之新曼陀羅是也

源慶叙法眼與良賀預曼陀羅繪事画繪未成源慶罹病而死

源尊源慶之子也慶死後共良賀成曼陀羅圖後叙法眼

藤原隆能大織冠裔中納言正二位藤原清隆子繪所始而画工
名手也叙正五位下任主殿頭勸修寺家庶流也中古以来所
謂繪所者自此時始乎

藤原隆親隆能子也任備前守又為伊豫守叙從五位下晩年任

中務少輔始名隆成曽為繪所

藤原行智隆能子隆親弟也有画名

藤原忠季朝臣為頭中將于時法性寺執行法印能圓女督典侍
有國色忠季久雖戀之不相從一日入夜雪降尺餘忠季因公
事乗馬而詣闕忠季自画雪中之景使六位投送督局中督取
而視之因生哀憐之情乎又愛其画圖乎無幾而為雲雨之盟
其後數年互相通果生少將親平見于古今著聞集

尊海世稱芝法眼南都興福寺東大寺其所画多春日安居屋有
相撲節會屛風以是觀之則疑是春日之繪所乎余觀彼所画阿彌陀像
卜有別號宗軒画東大寺縁起與琳賢同時疑是東大寺之繪所
乎

定禪曽叙法橋往於洛第七條本願寺元祖親鸞上人傳記載于

人之弟子入西房請上人則使定禪畫其真今藏本寺
僧淨賀叙法眼居信州康樂寺始畫本願寺元祖親鸞上人之行
狀書其詞者上人之後覺如上人也末寺僧徒傳寫之是謂畫
傳淨賀所畫今藏本寺
僧豪信能畫為山法印藤信實六世孫也或曰所在洛西梅津長
福寺花園院宸影者豪信奉命所寫也
覺玄阿闍梨能圖畫不知何許人
松葉上人和州般若寺僧也性能畫于時興福寺邊有妖恠之變
諸人畏之松葉上人畫不動像於講堂後壁妖恠立消
介法橋不知姓名攝州住吉人記其畫曰建長六年曾畫佛像介
之子慶忍忍之子某皆世家業
願行上人能圖畫始住於東山泉涌寺而正法國師（俊芿）五世之孫

也又居于東寺遍照心院或住高野金剛三昧院曾經歷諸山
為真言宗之主張至于今推願行為密法一流常修念不動尊
酷有靈驗而畫不動尊最精妙筆法似宅間住吉世稱願行上
人不動尊
日蓮上人所畫法華経寶塔品圖彼宗寺有之彩色極其美世稱
日蓮上人所筆寶塔圖曾不見雜畫
大藏卿未詳其姓名釋日蓮敎大藏卿畫大黑天像加賛語於其
上者往往有之又日蓮令寫己像而自賛者亦有之或多有畫
天神像
蓮行者畫工六郎兵衛剃髪稱蓮行也曾鎌倉貴族使蓮行畫鑑
真和尚之行状施於極樂律寺沙門忍性于時永仁六年戊戌
八月也事在于行状之末此畫軸在于大和招提寺之寶藏為
筆法出於宅間稍優柔而我國之風韻亦有勝於中華者唐鑑
真和尚来朝之僧也故表中華本朝之事實
圓伊叙法眼畫於六條道場一遍上人縁起蓋有十二卷筆法類
宅間住吉其山川樹石彩墨圓熟意趣有餘者也卷尾云正安
元年八月二十三日畫之
僧寛耀不知世姓元應帝朝人也任僧都善圖畫曾居高尾山釋
頓阿草菴和歌集載見紅葉於寛耀坊互贈答之和歌
金剛佛子印玄善畫佛像其圖數卷在於東寺寶輪院其卷尾曰
延慶三年六月十六日於仁和寺南勝院畫行年三十二此外
不見雜畫
僧正文觀能畫祖師像見畫慈恩大師像固不凡更不見雜畫文
觀者本在播州法華寺自壯年登醍醐寺而為真言大阿闍梨

兼東寺長者事行状者載太平記並佛寺縁起
等持院丞相尊氏公政務之暇好畫圖其所寫有地藏像自加賛
詞於其上曰夢中有感通令我畫尊容利濟偏沙界善根無所
窮觀應元年十月四日仁山書曾平日信地藏菩薩故畫其像
者略多矣
豐後法橋不知其姓名學畫於覺玄阿闍梨畫八坂法觀寺縁起
安房守仲氏曾畫法觀寺之縁起不知何許人
惟久不知姓氏曾任飛驒守畫與羽軍記圖
康房不知姓氏曾醍醐寺水本報恩院所藏之畫山水屛風者則
康房筆也蓋上古之風耳
僧康保住醍醐寺水本報恩院任權律師畫於十二天像或曰繪
之所用彩色之具者遠求得於中華以設色云爾

藤原経隆任土佐守叙従五位下為繪所土佐氏元祖也

藤原行光経隆子也任越前守延文六年為繪所

藤原光重行光子也任越前守明德元年為繪所

藤原廣周光重子也永亨十一年為繪所任土佐守兼彈正忠

土佐光信藤原廣周子也雖為藤原氏支別家世以土佐任官為譜代故世俗呼土佐以為氏任右近将監為繪所預明應九年任刑部太輔或記曰叙四品好能連歌其画倭様也悉皆輝映前古時凡古来倭画之有名者藤信實僧覺猷宅間住吉等是也今光信兼之合之得其意和之暢之立其法其人物用意處在身體衣冠之姿與男鬢婦髮之態其彩墨質共皆用細筆彩画施金碧（黒平画軽暈）加内有筆力外惟逸遊芳艶之情纖麗而雅以窮其巧妙故画歌書草子詞以為宮院閨房之玩則諸氏画工亦用其格也又近世漆器描金（此云末其患）倣其柔画法衣服描花倣其墨画法光信尤有功於倭画者也

土佐光茂光信之子也亨禄五年任刑部大輔又兼土佐任右近将監叙正五位下余所見和州當麻寺中将姫縁起風情有餘能世其規矩

益継不知世姓工画有十二支獣作人間之事葉圖誡為戯画也画後書曰寶德三年八月日益継筆専守倭画之法者也寶德者後花園院年號也然則當時土佐家者流乎

土佐光益世其家亦光信之裔也

土佐経光假名将監則光信之裔也剃髮後亦以経光為法諱矣倣家風而微加筆力比於光信則為差粗然亦有妙處

土佐刑部者経光之子也不知其諱刑部其假名也大抵守家法而差劣耳然非無妙世譜不詳焉

本朝画史卷之上　終

本朝畫史跋

此書梓行而後遠奉寄　大學頭林
君時命予曰先年聞之書稱本朝
畫史今何爲傳哉予答曰吾技藝之
書名爲史者恐似國史乎　林君
曰所名之史字古來有之況　先君

弘文院學士作畫史序如何有所憚
哉於是予欣然改之曰本朝畫史蓋
書中甚多文字之誤不少尋校合
再附梓者也

元祿六年癸酉暮春

一竹齋永納

本朝畫史卷之中

中世名品

狩野永納撰

無外和尚諱爾然爲聖一國師弟子而爲實相寺之開基性好圖畫

僧可翁稱宗然號良全南浦紹明之弟子而虛堂之法孫也每畫多有釋寧一山之贊題名曰海西人良全作（或作詮）觀夫人物佛仙傳彩學顏輝墨畫學牧溪精極骨法故墨畫而無印者世人誤爲牧溪之所畫也

曇芳和尚字周應天龍寺開山夢聰國師弟子也居建長寺墨畫學牧溪善花鳥竹石筆力粗豪耳

鐵舟和尚字德濟與曇芳同師住于萬壽寺畫長於山水花鳥亦善水墨而少設色比曇芳爲稍實差幾龍光院之開基也

妙澤和尚諱周澤（或號龍湫）夢聰國師弟子也住天龍寺壽寧院曾視篆臨川前後化七會到處應機說法嘗居三會塔曰大發至誠願心竊求塔院擁護之冥助忽有紙一枚隨風飄颺而至把而觀之即不動像也由是寫不動像每日一尊凡一百日一日不敢怠如此者殆二十餘年一年不敢欠其靈驗甚多密家特稱妙澤之不動又觀墨達摩像學牧溪顏輝

僧周位在天龍寺爲侍者惟能畫所所有夢聰國師之畫像多周位之所圖也或曰爲夢聰國師之侍者有道德之名

僧淨慧號愚溪居于壽福寺師無惑（諱良欽）畫法學牧溪有咧咧鳥之墨戲

或曰惠愚溪中華之僧也性能畫曾逢義堂和尚義堂贈以詩其詩曰惠不惠兮愚不愚筆端幻出萬形模明朝別後應相憶萬里江山一幅圖依此詩而觀之則暫來本朝而後歸中華者乎此詩在義堂空華集

僧周豪亦與夢聰同時其畫也大抵似鐵舟

僧梵芳號玉畹子師南禪寺春屋妙葩（妙葩夢聰之弟子而爲相國寺第一祖普明國師是）學明雪聰法得蘭花妙處其所畫得趣適意自題詩於畫上又書蘭蕙同芳嘗觀狗含蝶之圖有牧溪之風更不見著色及不見人物山水獨所寫之蘭竹墨畫也超出物表號知足軒

仲安和尚諱梵師普明國師弟子也常畫不動尊及大黑筆法學牧溪皆艸筆也畫上自贊而書明應六年十一月前天龍松屋梵師筆又號竹夫叟或畫不動畫後曰米年梵師爲忱藏主圖焉

僧明兆號吉山淡路人爲東福寺大道弟子自少年甚好圖畫大

道甚戒之至欲絕師資之約於是明兆以爲凡被棄道路者破屣也今我以繪事被棄大道因之以破艸鞋爲號一日偶候大道師出而畫不動像師忽還兆驚騷藏之於榻下時畫中火燄勃起不能掩自爾師亦服其神不戒之應永間爲東福寺之殿主而住南明院其畫法道釋之像學宋李龍眠宛然可觀又倣元顏輝體時有用其圖式者其雲行水流者天性自得超絕入神遠覔宋元間相比者少矣山水花鳥雖非其所長至佛像人物宜以兆爲本朝第一矣凡所畫多有巨幅皆能以意製其規而其勢如龍飛如鳳翔非凡筆之所及也其在東福所作釋迦涅槃像圖橫二丈六尺縱三丈九尺（畫圖下有應永十五年六月日明兆圖筆字）五百羅漢圖專倣顏輝之圖顏輝眞跡在鎌倉建長寺明兆寫之歸東福寺後所畫也其艸木亦今在常樂菴此外十六羅漢圖四

十八祖像（達磨爲始半像　小幅各四十八）寒山拾得（大像兩幅）聖一國師像左鐵枴
石蝦蟇（劉海仙）三幅（各縱大）達磨正面像（大幅）正面白衣觀音像（大幅）今
現在焉佛殿後門觀音像（左右各諸天像）法堂蟠龍長十餘丈始紙面
圖之其後揭之貼堂宇天井故爲霧雨所侵逐年處處朽腐一
旦被暴風吹片片飛揚散四方京師爲之語曰畫龍昇天其殘
片于今在常樂菴鱗刺恰如生凡天井畫龍以兆爲權輿矣始
明兆老母在淡路國臥病故欲一見兆兆時在東福寺方畫五
百羅漢其功未半雖背老母之命佛像圖畫之事又不忍捨之
因自寫眞致之於母慰其心退耕菴性海贊其像曰衣破戒不
破身貧道不貧（此像著破衲）勝定院義持公甚愛兆畫圖故時招之
一日令兆言其志若有所望則須足之明兆謂財貨本無望官
爵亦非願一衣一鉢於吾身爲足今有一於此近來東福衆僧

好植櫻樹至後世則精舍變爲遊宴場是予所歎也願奉命伐
之義持公大感之乃任所請而悉使伐之至今寺中櫻樹少矣
明兆遂終殿主義持公益愛其質素
僧一之稱江藏主曾隨明兆而學畫今見一之所筆之文殊像且
倣雪磵之蒲衣文殊
僧長尊在河內觀心寺住蓮嚴院應永年中人也密宗僧而天性
工畫師明兆專畫佛像其筆法尤得大畫之法余偶到觀心寺
所見本堂中兩界幷四大王像及涅槃像皆精妙
勝定院殿姓源諱義持鹿園院義滿長子而足利氏第四將軍也
官至內大臣法名道詮號顯山正長元年正月十八日薨曾師
明兆善畫觀音有自贊從聞思修入三摩地潮吼海門月生空
際畫中不用印而用押字工詩能書東福寺五百羅漢是公使

兆畫者也又有杜子美騎驢之圖自加贊詞其語意亦卓絕也
（畫中書曰應永二十一年　顯山爲正忠首座書）
慈照院殿姓源諱義政世所謂東山殿是也曾讓政務於義尚公
閑居東山東求堂寄興於詩歌運筆於畫圖今所存往往有之
其中寫藤原定家之像自加贊詞于其上者特拔其尤又玩古畫
古器當其時也下有眞能眞相之屬周文宗丹之類
僧寒（或作堪）殿主號赤脚子居東福寺師明兆善畫佛像人物而終
不及兆但其佛像亦過於他東福三門閣上樂器圖相傳是寒
之所筆也
一休和尚諱宗純嗣於大德寺宗曇華叟或謂後小松帝之子也
其德行措不論每善書畫其畫狂逸山水人物花鳥皆草艸而
成粗有清趣而氣韻幽閑足爲茶房清玩於畫加贊詞者多蓋

可謂道德之餘藝耳
愚極和尚諱禮才居於東福寺曹源院自聖一六世孫而有道德
名天性能書畫工詩賦好畫墨觀音文殊兼工雜畫專學牧溪
又慕明兆然采畫少
僧如拙九州人居相國寺善畫山水人物花鳥似南宋馬遠夏珪
牧溪玉澗及胡元顏輝古來倭手能畫者未學宋元風如拙始
學之大得其法
僧周文稱春育在相國寺爲都司其印文越溪周文者所謂江州
山上永源寺之境越溪也有故居此處稱之其所畫淡彩山水
人物花鳥用馬夏顏之法墨畫極妝玉之奧與彥龍曰胸吞王
吳眼睨韋郭畫中三昧手也師如拙有出藍之質無不臻妙然
不爲倭畫近世雪舟小栗狩野之徒以文爲階梯得上宋元堂

僧雪舟諱等楊又稱備溪齋或稱米元山主氏小田備之中州赤濱人也到今赤濱之田間有雪舟所産之地天性工畫師如拙及周文得其法更出新意或曰雪舟及十二三歳其父攜之投州井山寶福寺而爲一僧弟子雪舟自幼好畫不事經卷一朝師僧大怒縛雪舟於堂柱日漸及暮師僧又憐之自到堂上將解縛索于時雪舟膝下鼠驚走師僧亦驚駭恐傷雪舟急逐之然鼠不動搖師僧怪見之雪舟終日愁苦之所致涙痕滴堂雪舟自以脚大拇指點涙畫鼠於堂板其勢恰似活鼠奔走之體於是師僧服其妙自是後不戒畫及壯年爲相國禪寺左街僧録司洪德禪師弟子又趣鎌倉從建長寺玉隱永璵永璵爲雪舟作漁樵齋記即爲雪舟別號曾寛正年中乘海舶入大明登四明天童爲第一座故畫後多書四明天童第一座又稱扶桑

紫陽等楊在明也問當時能畫之人明人曰今世能畫不乏其人就中李氏張氏推爲一雙高手等楊見其所畫曰我遠遊明國其志在求畫師今見二氏跡不足學然則大明國裏無可師之人唯明國名勝之地山川艸木是我師也然則師在我而不在人豈他求乎自是激勵不怠圖畫成奇太明君臣共稱其美遂奉勅畫禮部院之壁不又榮乎曾應明人之請而畫本朝之富士三保清見三絶景當時鴻儒詹仲和加贊於其上（詹僖字仲和号鐵冠道人書法卓絶名動京師）曰巨嶂稜層鎮海涯扶桑堪作上天梯岩寒六月常留雪勢似青蓮直過西名刹雲連清建古虚堂塵遠老禪棲乘風吾欲東遊去特到松原竊羽衣雪舟弟子寫其圖贊以歸本朝（畫後書雪舟筆其下有等楊墨印）成化年中促歸裝于時四明徐璉字希賢送別以詩曰家住蓬莱弱水灣丰姿瀟洒出塵寰久用詩賦起方外賭有丹青落世間鷲嶺千層飛錫去鯨波萬里踏杯還懸知別後相思處月在中天雲在山（其後記成化五年歳次己丑仲夏下澣四明徐璉希賢書）其所重可知歸朝後居周防州山口雲谷寺故稱雲谷或號雲谷軒至其妙處則得之天性不踐古人蹤跡而既立一家尤長於山水人物次之花鳥又次之兼善牛馬而龍虎次之凡於人物牛馬一點筆而成此法始自雪舟常好水墨少設丹青專尚風致故大抵寫意不求形似筆力位置清氣豪放聊有無墨法但傳于世者無不至妙也每欲畫微醺後吹尺八數聲或吟詩唱歌箕坐盤礴及執筆意氣揚揚如龍之得水鋪排草草而成矣體製奇奇而出矣先輩稱畫中三昧手宜哉然雪舟不矜其能又有謙讓之情公方家金殿畫圖薦狩野氏而讓之以此可觀矣至晩年筆力不衰八十有餘歳後所畫者今往往有

爲興彦龍（撰川弟子）萬里（號梅花無盡藏）爲之作傳今行于世矣在明日學彩畫法於李在（其傳出于圖繪寶鑑續編）薩州士人家有舟畫像秋月所筆也其像身著九條袈裟首戴烏紗巾手彈琵琶此圖並自畫半身像（畫後書雪舟附與秋月）亦往往有爲

小栗宗丹蓋不知俗名性好圖畫落筆雄偉自成一家師周文緊清潤矣仕室町家且每新年請獻畫扇一柄命飯尾左衛門而許之每年即賜綾衣一領窮臘又賜練衣一領中年入相國禪寺剃髪爲僧稱宗丹上座（世人或作單丹）狩野祐勢初師宗丹學畫孜孜而後使祐勢爲周文之弟子狩野之技藝起於此或謂宗丹晩年居大徳寺故筆跡多一日宗丹請別號於蔭凉軒季瓊和尚以爲其畫之神妙也可比牧溪之筆法因號自牧自茲後世人以自牧呼之季瓊和尚曾浴有馬温湯自牧亦從之一日登阿彌

陀堂自寫山中之風景所到以妙手被稱其子亦為相國寺僧

宗丹特長山水其景中態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自有天成之趣其山水也學牧溪玉澗二家法又學夏圭馬遠其用筆潤於周文柔於雪舟画人物也行筆磊落画花鳥也設色稍麁然得動植生意又不見倭画曽宗丹墨痕世間稀惜哉今人不及知至其妙處

小栗宗栗或曰宗丹之子未詳亦得周文之法世其學然無風致又不見諸類近觀胡人乘馬之圖（画後書倣李安忠之筆）有李安忠之骨氣而甚佳吾聞之若州人曰彼地宗栗之筆跡多矣有故而住彼地乎晩年寓居大德寺當時所画者多矣

曽我蛇足不知其諱越之前州人而世為武臣性好画師周文画山水人物花鳥筆力粗而不似其師氣韻蕭疎非繩墨所拘也

本朝畫史卷之中　七

嘗與純一休有師檀之縁故画大德寺真珠菴方丈（純一休開基）然不見倭畫觀夫画寒山拾得有一條禪閤贊詞其画用濃墨麁筆如草書勢甚豪放耳

曽我宗丈者蛇足之子而世為武臣學技於嚴父最可其所画有彩花鳥

曽我紹仙宗丈之子學祖風有鷹栖柳之画筆力頗得其法

曽我宗誉紹仙之子世其業能画花鳥印文有玉院崇玫之字近觀禪祖二幅對人物亦工又画阿彌陀佛設色專學恵恭画上書曰為慈父重賢大德画有押字

曽我紹祥宗誉之子又画花鳥蛇足偶弄筆墨而及子孫者乎

土岐富景世傳濃州之太守也好圖画其源出周文之筆法善画鷹鋭氣威質嚴然有所可畏赫然不可近絶倫之技更無可比然不視其他所長只是一乎其裔今在尾州猶画鷹云

和久壹岐守不知其諱仕公方慈照院家嘗為京尹善画馬其画板面（俗謂繪馬）昔在於清水觀音樓上曽為失火亡矣古老曰墨毛色而有靈氣也

土藏者京師画工也永享十二年五月十四日公方普廣院殿欲令土藏画千手觀音廚子同年八月廿日然廚子画圖之功普廣院殿賜鳥目千疋使正實坊命之土藏加賀將監安藝四人新年各獻画扇於公方家永享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普廣院殿命伊勢備後守使四人画工設相國寺山門羅漢像之粉彩

畫師景阿彌永享七年十一月七日室町家命季瓊和尚來年正月景阿彌所獻之画扇使令造唐扇形

僧祥啟曽在建長寺為書記墨画學牧溪其傳出於周文善佛像

本朝畫史卷之中　八

人物山水尤工雜画然不視倭画或曰野州宇都宮画家丸良氏之子也（丸良訓豆不羅）或稱雪溪又號貧樂齋世謂啟書記是也早霖集曰啟書記入洛國工藝阿一見其畫以賞有高趣遂招到其家悉出相府所藏画本為之摹以故筆勢益進宗季有殷濟川者稱名画常牧溪從之學今也似之及其歸藝阿親作觀瀑僧圖付之書記就岩惟肖求贊詞

慈雲居士不詳其姓曽画觀音像求贊辭於岩惟肖載早霖集（画佛傑學雪舟者也）

真盛首座寶祐院之尼也性能画曽親繪北野神君龍淵神遊之遺容以授禪侍者岩惟肖加贊詞於其上載東海瓊華集

僧濟翁諱景樹東福寺南山士雲之弟子也而為萬壽寺僧號明雲子或稱紫塞逸民画法學明兆

僧朴堂諱祖淳建仁寺興雲菴之僧也常画不動廣傳于世
僧子建西堂相國寺之僧也常嗜丹青之工慕牧溪之風自稱自
牧又號松屋老人書法亦妙絶又號是菴
江西和尚諱龍派其所居稱靈泉猻翁其別稱也其印文曰文溪
然則靈泉猻翁文溪蓋一人也画法學小栗宗丹多爲墨觀音
画後多有暮齡七十四筆之字
九淵和尚諱龍賝別號葵齋以文字禪鳴于叢林後陞位于東山
建仁壯年有南渡之志其將南則竊謂凡遊中華者必先到補
陀洛山拜觀音大士而祈風難我亦非大士庇助恐不得志仍
每日自画大士像積日積月而得一千七百餘軀歸檝之日示
之于法姪正宗龍統且請之記統乃製文而稱爲靈泉江西者
九淵之法兄正宗之師也

僧桂喆画墨戲大黒自題其上曰生佛二界化身自由肩頭脚下
珍寶應求前住萬壽慕真野衲桂喆拜書又画八景及扇面雜
圖文龜年中人而画跋書遊中華曰爲
僧鑑貞號墨溪叙法眼世謂奈良法眼也画法師周文蓋於人物
也粗蹈南宋梁楷之蹤筆法細而不詳草而成者也画屏施淡
彩設水墨而不用濃色或曰本律僧而住南都招提寺總持坊
僧楊月號和玉本薩州人居城南笠置寺故世謂笠置楊月師周
文雪舟墨画學牧溪能画山水人物花鳥筆法大粗矣然畧有
柔潤之體印文曰臣僧楊月又有和玉之印文
山田道安始稱民部不知其諱道安者剃髮之號也世世武門而居
和州福住鄕福住在春日山南或曰筒井一族也性好能画師
周文雪舟又學宋画而用其意然筆法疎而草其後三世工画而
同印然筆力有勝劣又精刻木曾南都興福寺西堂中有擊鳧
鐘之小僧爲賊竊去道安重刻此像或曰東大寺釋迦像頭頂
爲松永久秀被燒落後道安出資財以補鑄之可知又其富榮
殊有功於佛寺者也
真能稱能阿彌仕公方家爲童明鑑定古今書画題名在于今世
人以斯爲證號鷗齋或春鷗齋平日能書工歌所画專慕牧溪
師周文爲墨戲則筆力稍健然平淡趣高世間不多其筆跡其
圖中多有画墨竹石善於花鳥及山水猿猴
真藝稱藝阿彌號學叟真能之子也吾觀画仙人屏風筆法似真
能稍有氣韻近巘于若州之古寺萬壽寺桂喆跋真相之所筆
八景画軸其詞曰能之子藝藝之子相精妙皆傳于世三世家
業胥繼爲孚矣

真相又稱相阿彌真能之孫真藝之子號鑑岳又號松雪齋與祖
父相繼而侍童朋兼爲茶人仕公方慈照院家（世謂東山殿）爲山水
人物花鳥之墨画又施淡彩清雅可愛其傳出於周文其用筆
也專主牧溪陪東山左右每有宴會賦詩歌作圖画如今有書
倭歌短尺數枚且以掌公方家茶器鑑定古今之書画而題其
名至今人信之而爲證所撰君臺觀行于世其中之名題蓋在
公方家所藏之画軸（俗呼之曰御物）相阿彌画後有書真相六十七歲者
不知其餘年
珠光不知履歷曾工画或曰即是茶人珠光也每所画師真能未
知然否
侗玄画法師周文淡彩山水人物學馬夏之風或曰土岐氏之一
族也

等春不知姓氏備之前州人也曽周文之備州有一馬童天性能得
画馬文視其馬欠一脚則問其趣馬童曰師亦能知画法乎是
勢也其妙在於此文奇之已而從文到洛學画果成其技則等
春是也春既得周文之妙處亦取等楊之長處善山水並花鳥

僧雪村諱周継號鶴船翁老佐竹一族而常州部垂村田郷人也
其父廢雪村而欲立其庶因之薙髪為僧性好画慕雪舟之筆
法終約師弟之義所學不失其真潑墨雅淡務去華藻大低略
出新意所用筆狂逸而有奇思長於山水人物花鳥次之雪舟
之徒弟居多也継在其左聲聞獨高或謂雪舟在西邊雪村居
東極未曽面只見画跡而為師弟故不相似但不作倭画

僧宗淵字如水相陽僧也又自書画中曰才卜子師雪舟筆差細
其山水彩墨每有咫尺千里趣從雪舟學画有年臨別請一圖

本朝畫史卷之中　十一

雪舟感其志洒淡墨贈之且添以文章雪舟画法措不論亦有
法其文章後記明應乙夘季春中浣日老境七十六雪舟書翰
林胡蘆集曰如水宗淵禪誦之暇遊意於殷濟川常牧溪之戲
墨以西周之雪舟為師親炙之者有年矣獲究其妙也一日訪
予宜竹之室出小横画以見示幻作彼所謂玉津島和歌浦者
小詩三章題其上亦所自作也請題其後瑞龍雪樵老師已有
賛辭胸次瀟洒頗得趣向又雪舟画自像有附宗淵藏主

僧等觀號秋月本姓高城氏世武門而仕薩州太守後剃髪為僧
時師雪舟能画圖乃從師入中華而得其名（印文有二曰本薩陽釋氏等觀之字）
能雖得其所傳聊出己意而長於水墨雜画標格清秀勝於諸
徒故秋月所画其無印者世人誤為雪舟筆其爲潑墨筆愈簡
而氣愈壯品目甚高曽雪舟寫自像有附秋月

僧周耕不知世姓住和州多武峯學雪舟而善画水墨山水艸艸
而成極似雪舟矣人物花鳥次之又画鍾馗像然有靈焉曽從
雪舟遊于中華故其印文書曰東海周耕

僧照陽不知世姓画法學等楊而善相似矣間有氷冰之作也但
其氣弱耳

等禪不知世姓號甫雪師等楊而畧相似矣時時用己意又學於
宋元名画法

等碩秋月之子也又仕薩州太守而能画自雪舟到秋月等碩為
一家然用筆粗矣印文有牧雲之字

僧雲溪諱支山世姓土岐之種族也故分岐字為諱筆法學雪舟
能画山水人物花鳥畧不相似矣其画軸皆有天文年號

僧等歲不知世姓九州人住高野山師雪舟能画然筆力稍粗而

本朝畫史卷之中　十二

不相似

僧等揚不知世姓自書畫後曰日本禪人等揚筆有二印一曰等
揚一曰拙宗墨画學周文極似等楊或謂等楊始用揚字後改
楊字也不知其實否蓋其徒之傑者乎

僧周徳號惟馨師雪舟斗水墨戲甚似雪舟真體傅彩剛真而有
無墨之法余近觀墨山水画上有龜陰僧周良賛云雲谷庵主
周徳藏局以繪事鳴西周者也其徒波月等薩出紙以見需画
本周徳所筆寫玉澗所摹之佳山水以付焉然則周徳者雪舟
之高弟而為雲谷庵後住者乎

弓削等薩號波月隅州之產而仕薩州太守曽師秋月及周徳喜
善画山水花鳥人物次之粗豪而雄健書於画中曰六十歳天
正三年乙亥六月日後為僧從周徳而居周防者也

小島亮僊師周文画山水花鳥人物而彩墨兩相似矣但筆力差
荒不逮周文然雅趣可愛自書画中有曰天文八己亥中夏越
溪小島亮仙筆者越溪者即越州乎一曰曾我氏之族也余觀
画彩花鳥之屏風又印中有白紙壹與可竹之字
景種稱兵部不知世姓學雪舟周文嘗有画杜甫艸堂圖者乃筆
力老成矣幻雲叟壽桂賛其圖並有小序壽桂者即月舟也
玄照居士不知世姓好画布袋而學牧溪画中曰玄照居士八十
七歳筆其源出於周文
僧義圓叟不知世姓余觀其所画渡唐天神像其學出於周文雪
舟画中曰為天神法樂義圓叟一百十四歳画並賛觀之則知
長壽而強健也
榮普齋不知姓名蓋画僧也善作布袋並文殊其画學牧溪其源

出於周文或曰啓書記之號也不知其實画意與楊月相侔
僧智傳號單菴不知世姓學牧溪玉澗其墨戲也能用蕉葉筆大抵
似真相其源出於周文者也或曰智傳相國寺之僧也性好圖
画好作水墨圖
慧麗不知世姓墨画學牧玉長於人物筆法出於周文稍似而略
祖耳印文曰德鼎蓋其諱乎
王堂清波不知世姓筆法學明兆能画彩色白鶴及花果衆鳥其
傍所画竹葉用墨者多
良敏不知世姓號金溪道人能画人物花鳥筆法學牧溪而其源
出於周文
岳翁不知世姓蓋画僧乎學夏珪能画淡彩山水而似周文或曰
周文別號也不知其實否

祖繼不知世姓能画觀音像其筆力全似明兆墨色清潤工緻有
餘
明就不知世姓善画觀音像画中自書以傘沼字其文字似明兆
画法亦然也疑明兆或號明就乎
偷閑齋印文曰興悦不知世姓筆法學周文多画花鳥
精菴能画墨出山釋迦像
龍登不知世姓能画山水水仙梅竹學周文雪舟而筆意有清奇
書画後曰年八十八龍登筆
僧遽莫號月船画學周文而畧相似筆力蒼老善画人物山水花
鳥蓋墨色又類于真相　印文曰方外
仙可不知世姓學周文能画山水彩墨共多雖不逮其師清雅不
凡

圭叱能画墨戲花鳥源出於周文画意與單菴同
松谿能画墨觀音像而學牧溪或曰宅間之裔也
雪汀學雪舟画墨竹燕雀
等梅學雪舟能画戴笠鍾馗圖筆格與周耕相似矣
等藝學雪舟画意與等梅相同其名有等之字者皆是雪舟之徒
也
牧松能画禪家祖師像
筑陽画雜圖
東海謝琮其印文曰元美画雜圖
等耕學周文雪舟画人物花鳥能得其氣韻雪舟徒弟中聊勝者
乎
長柳齋能画墨布袋畫意與楊月相似矣

嚴潘能畫墨猿猴學周文
周楊畫墨鍾馗學雪舟
楊富好畫達磨像學雪舟
雪林學雪舟能畫雖麁惡清雅不凡
昌把畫彩色鷹
野宮能畫墨布袋學牧溪畫法本出於周文者也
訥菴畫墨花鳥鷺筆法學宗丹而粗麁矣
等安學雪舟而畫爲雅趣也
超秀畫席竹石筆法草草而成者也
似牧好畫彩花鳥
自當畫墨山水
梅軒學雪舟畫出山釋迦像

等傳號清良畫墨山水學雪舟又有畫大黑
李折能畫鍾馗像畫法出於周文而長於大像
完山善畫彩色狗子學宋毛益而最佳矣
浪松好畫墨菓瓜茄學牧溪
宗自能畫墨花鳥小景
日東孫郎畫馬形而得妙矣
曹洞能畫墨人物其筆出於真相
正茂能畫墨梅筆法有啟書記之風又見荷葉鷺筆力出從雪舟
而畧有闊
源直朝號月樂不知何許人也筆法學雪舟又慕玉㵎能畫墨山
水近見鷹居枯圖羽毛細巧曾有土岐之風疑是其氏族乎畫
後書曰從五位下源直朝筆

左素能畫墨文殊像筆格出於可翁周文
宗觀墨畫大根亦出於可翁周文
道賀畫仙女筆法出於周文雪舟
雲甫能畫墨觀音像學周文之風畫上自書曰是千幅之內也又
號周苦
守拙道人畫墨觀音學周文
良富畫學周文雪舟而卒畧也然筆力老成矣
如寄不知其姓號稱屋畫後曰大明遊子一翁宗藝筆力學雪舟
其所畫有神農鍾馗圖爲彩色人丸像添兩賛皆大明人之作
文也然則考之畫人物有人丸其筆法慕雪舟者疑是大明人
師雪舟從來於吾國者乎
如圭能畫山水曾學周文

墨隱畫臨濟像筆格出於周文
是菴或曰相國寺僧也畫意似真相畫瀟湘八景發墨柔潤有氣
韻
等本畫法出於周文雪舟其山水花鳥有師傳所畫扇面多
等空畫墨觀音學雪舟
僧楊溪能畫墨達磨學雪舟每畫自賛其上
僧寄堂學可翁能似之矣曾見一山叟賛于其畫上者
塞白畫牧牛蓋本朝於畫牛如戴嵩者不相聞是亦似有恨乎
斯英畫文殊爲墨戲
僧等譽專念宗之僧而居泉州堺律安養寺學雪舟畫鍾馗並雜
圖得其名
葫蘆子畫墨鷹則有瓢印一箇

等悦画大黒並雑圖筆意學雪舟
宗白画小鳥
慧林画墨文殊
心叟画墨花鳥筆法似真相印形亦似相之壺形印又有淡彩山
水圖筆學周文画上有萬里賛近觀彩色人丸筆法亦出於周
文不用和様
荔閣画墨鍾馗
阿氏女振蓋婦人乎不知何許人画彩色觀音筆力細密有上世
之風
象先画墨觀音學明兆疑是相國象先梵超乎蓋不知画僧也
宗歳画淡彩山水學雪舟
即梅画達磨並墨雑圖

月友画釋迦文殊普賢像學雪舟
殊賢画釋迦文殊普賢似雲渓其筆法出於雪舟
雪洞能画墨花鳥又画半身達磨像其法出於雪舟之風
元賀能墨画有其所画扇面雑圖
良富能画墨出山釋迦並蘆鴈墨色筆法出於雪舟曾似秋月
宗珊画普賢像
愚菴師智蓋画僧也画墨猿猴毎画賛于其上學牧溪之風
希應画墨山水學玉礀之風
岸村画人麿像筆格有周文雪舟之風
雪舫画雑圖
舉隠画墨觀音學牧溪之風
相鑑画雑圖

石谿画墨達磨像並雑圖
大集画三教像墨色筆意似啓書記
信春住南都世爲春日繪所蓋佛像家也善雑画而長於花鳥墨
戯也出於牧溪画意似能相尤柔潤耳藻魚圖亦可
文孫工画此名在印文
昌安画杯渡和尚彩色秀潤可愛
僧智怡画法學明兆得其趣
宗満工画爲雑画
永信画墨梅
細川久之阿波國之産細川頼春五世之孫也玩倭歌好圖画永
正八年九月十二日卒法諱道空號大川稱慈雲院嘗載于天
隠詩集細川阿州太守見惠海石兩片副之以倭歌一章卒綴

俚語以奉答詩詞畧之
細川讃州太守好圖画其所画扇面賛天隠和尚作也又所圖村
田樂圖及木芙蓉杜若士峯皆默雲天隠有賛之則載于天隠
詩集
醉墨齋桃林能画而有天隠和尚醉墨齋之詩并序然所画者桃
林云右三條者載于天隠詩集

本朝畫史卷之中　終

本朝畫史卷之下

專門家族　狩野永納撰

狩野正信稱大炊助剃髮改名祐勢（或作支清）藤氏支別而相州小田
原人也曾仕公方慈照院（東山殿）為近侍畫法師周文又師小栗
宗丹而能得其趣人物倣宋梁楷始公方家造金殿令宗丹畫
之未竟而死矣當斯時雪舟入明未歸朝故無能繼其功者舟
之歸自明也宿泉州堺津其家有花鳥屏風舟視之曰美哉似
吾友小栗宗丹又有自然而至者是為誰主人曰先有公方臣
狩野大炊助者自謂學畫於宗丹是其人之所畫也舟歸京公
方家命曰宗丹畫殿之功未終而死矣子須成之雪對曰幸有
狩野氏之子在近臣中善畫況金殿之畫不宜於僧公曰未知
也乃使之繼畫然後知正信之能畫其筆法適意而無定法獨

超格式至得元信狩野氏終為天下畫工之長也或記曰長享
三年四月朔日東山殿命狩野大炊助使寫常德院殿像先令
僧功叔見之畧加臆見最長人物喜用減筆曾不見倭畫晚年
因一藝敘法眼位

狩野元信祐勢之長子也小名四郎二郎始稱大炊助後任越前
守祝髮號永仙曾敘法眼位學畫遠過於父遂作一家世稱古
法眼狩野氏所宗也家在上京人呼為狩野廚子（倭俗謂小畫曰廚子）其
為畫也溫良而細密滋潤而清秀山水人物鳥獸花木俱窮乎
妙處殆入於神品矣夫近世土佐氏倭畫雪舟子墨畫各臻其
極處若元信彩墨畫其美和漢得其宜譬諸義之書真不勝鍾
繇草不勝張芝惟義之兼篆隸行草俱造於神妙元信之於畫
亦猶如此是以得冠於古今而甲於倭漢也永正間作數幅山水
花鳥附南舶以達明國知勤城鄭澤（一作溪澤）觀之曰日本五百年来
未聞有此品若遭夏士良之時必在圖繪寶鑑之列也乃贈書曰
吾看先生畫彩恰若趙昌又如馬遠筆跡甚可觀也若進貢舩
来時得遊我國者必作先生門下弟子焉希傳達為幸起居拜
知勤城鄭澤狩野四郎二郎先生座下正德五年仲春書然則
元信不惟得名於本朝至於異域服其技元信少貧嘗欲出尋
山川勝而開胸臆蘊自負小藤匣藏麻衣畫具往芳野高野到
根来熊野適意處皆遺筆跡悠悠蕩蕩更忘歸得其畫者甚為
珍故旅宿不求其償又雕金工後藤氏之宗子友乘者元信之
友也尤善雕獅龍家名大顯實是得其妙於元信畫者也至今
後藤之雕法皆倣狩野之畫格也或適意則憑机而畫扇十數
片一日武士十餘輩卒爾来見其所畫妄評之織田信長公時

為上總介為見其畫而共衆人竊来也元信知之然默而不顧
出脚於机間作畫不已客去後隣人來曰太守之来何無禮乎
答曰彼潛来故我又不敬之且我無求于彼故然也元信貧而
不諂也如宋元君之畫史所記者是真畫者也每歲正月二日
畫末廣扇以獻公方家而成賀公舉土器而賜酒第一典藥頭
某次元信以及諸士其後公方朝天子以其扇載於柳筥使隨
身捧於車前及禁闕下車而執之子孫榮之世謂鞍馬寺之僧
正者山中魔鬼之長也先是公方家夢一山僧曰我是鞍馬僧
正也願公使狩野元信圖我像以安於寺中公驚寤而告之元
信元信亦同夢公乃欲令元信寫其像元信實不知其形而世
亦無圖像茫然臨紙上不得下手忽有蜘蛛引絲行紙面隨其
跡以觀之而彷彿得儀表於是三像畫成中僧正坊左役行者

右源牛若（義經幼名也世謂學兵法於僧正坊人知其靈妙通神）其畫方六尺餘元信家
其門狹小而難出之時其屋舊矣破其簷以出之當時兒女相
言曰圖既成而風破屋也圖到鞍馬寺今在當寺堂西設龕帳
以藏之元信名蹟傳世者多矣今不能具載凡元信所學之山
水則馬遠夏珪牧溪玉澗及舜舉子昭之濃色人物則馬遠夏
珪梁楷顏輝花鳥則趙昌馬遠舜舉倭畫則因信實光信之法
其短者除之其長者取之使人入正門行直路其有功於畫也
大哉永祿己未冬十月甲辰卒年八十三

狩野雅樂助印有輞隱之字祐勢仲子也善山水人物花鳥極似
元信其無印者乃元信之畫也大抵能守家法而風格高舉氣
韻蕭爽而聊乏老成者雖然其妙處亦至矣

狩野國松蓋幼名也祐勢季子而善山水人物花鳥筆力稍粗矣

常憾元信畫溫潤有餘曰我以鍼砭深刺之而欲去其肥膩之
之氣也其有度量也如此惜哉不幸短命而死矣

婦人土佐氏光茂之女而狩野元信妻也善倭畫每為源氏故實
儼有父家風至其為花草水石則傚元信（傳言光茂之子稱刑部少輔者早死無継是故其婿元信為繪所預也又慶長年中有土佐久欲者住居和泉堺津業畫也蓋土佐家族乎筆法專守規矩尤優柔也方今在于京師稱土佐氏者謂是傳耳）

狩野松榮（或松作正）稱民部少輔元信第三子也其兄祐雪早死故續
家系剃髮號松榮敘法眼位圖畫能守家法然不及於父其中
至於秀逸則大似而小粗耳天正年中卒壽八十

狩野養拙元信之養子也不知其父矣善畫山水人物花鳥筆力
稍弱然不凡乎

狩野宗珍傳言元信姪也不知其實能畫山水人物花鳥元信數
令助其功所至可知矣

狩野秀賴稱治部少輔元信仲子而祐雪弟也先父卒畧有父祖
之風今世畫扇多

狩野真笑季賴子也又稱治部畫扇面者多矣纔守家風而已

狩野玉樂相傳狩野元信之族姪也筆法能學得元信其秀逸而
無印者世人多誤為元信之筆其所至可知矣

木村永光剃髮號善了江州蒲生人仕淺井長政為近侍曾師狩
野元信學畫善花鳥又長於寫真平素適意則作之故世所傳
者少矣

玄也不知其世姓古老曰元信晩年弟子也能大畫其筆法似永
德然有甲乙而已

狩野永德始字源四郎松榮長子而元信孫也狩野家之嫡流而

受教於元信山水人物花鳥皆為細畫間有大畫望之則似舞
鶴奔虵之勢其人物岩木花艸有過於祖先也豊臣秀吉公築
聚樂大坂二城建大殿使永德畫其金壁當時諸候大夫第亦
營大廈設金壁則必求其畫然永德細筆無暇故專為大畫或
松梅長一二十丈或人物高三四尺其筆法皆粗而草然與元
信無論其優劣者墨畫用藁筆大抵有祖風頗出新意恠恠奇
奇自得前輩不傳之妙以獨步一時骨氣正而奇凡得手於太
畫者五百年來未曾有者也嘗賜法眼位然辭之天正庚寅秋
九月癸丑先父而卒年四十八

狩野宗秀松榮仲子也畫法專學家兄永德能守規矩然不及父
兄敘法眼位

狩野源七郎松榮之三男也能畫學永德得其畫法而有新奇先

松榮永德大卒
長谷川等伯初名又六能州七尾人而世染色家也至又六好畫
遂棄其家業入京寓于太秦廣隆寺因狩野氏畫法而後立已
意以立一家自稱雪舟五代（廟社之掛畫皆自書如此）既而至法眼位然雪
舟僧也不可有子孫彼之所言稱畫法之世系乎不知其實也
等伯冒嫉狩野家爲畫氏之長茶人千利休亦（氏千名宗易）素與狩
野氏不相好而與等伯結交合心相共譏狩野氏然等伯畧有
才凡至諸畫大幅莫不作（本法寺涅槃圖横丈餘縦三丈餘今所藏）及老年筆力不
衰雖有麁惡之瑕疵又有豪氣之風體時輩無及之者焉其子
久藏不隳家聲其幸哉雪舟摸夏珪山水二軸（淡彩）謂之大軸小
軸等伯得之
長谷川久藏等伯之第一子也爲畫清雅過於父家流無能及者

大抵守父法而精密又傚狩野元信長於人物禽鳥花草清水
寺有和田酒宴之掛畫俗稱板畫之絶妙
長谷川宗也等伯之庶子也世其家業然筆力不逮父或其後裔
至于今乎
狩野光信者永德嫡子也稱右京進畫樣不如父意故未傳家法
永德没後從家族及諸門生孜孜得家法爲花草禽虫倭畫風
情輕柔可愛又傚王澗之山水雖不及父不凡慶長壬寅年死壽
四十二歲今洛下相國寺法堂天井蟠龍圖乃光信之墨痕也
狩野孝信者永德之季子也稱右近將監永德没光信死後　禁
裏緑洞榮中孝信皆勤繪事其技雖不及父兄然亦能守規矩
而有雅趣今洛泉涌寺賢聖南禪寺法堂天井蟠龍乃孝信之
作也曾生三男一女伯曰守信仲曰尚信稱主馬叔曰安信稱

右京祝髮叙法眼位今也安信繼宗子之家統不墜名聲
狩野守信者永德之孫孝信之長子也初稱采女剃髮稱探幽齋
自孝信預繪所故至于探幽畫南殿賢聖者兩度曾丹青之妙
緬超越于父海內獨步更無異論上自　王公下逮賤隸珍之
重之以金玉募索冠古今猶足從一時之好以所畫不慕雪舟
之奇蹤於是筆墨飄逸傳彩簡易而自然一變狩野氏自成一
家天性得搜奇者也今夫鳴當世輩皆非不舐探幽之糟粕者
末流漸漸失古法而不能論其本豈知探幽出新意有思趣哉
起自法眼叙法印於此時應　太上法皇製添拜　玉體令探
幽畫之今所藏于般舟院之尊像是也延寶二年甲寅十月七
日没于家壽七十三
友松諱紹益氏海北江州蒲生郡人也師狩野永德爲畫工所画

人物禽獸艸花能似之矣然輕而逸耳永德數令友松助其功
晩年爲世所重畫法遂改筆法其墨戯甚清潤而不蹈古人軌
轍當時有故畫墨龍而贈朝鮮國王於是給書於友松甚重之
愛之其子友雪不墜家聲
狩野山樂近江國蒲生郡人也本氏木村名光頼小名平三木村
永光子也永光初事淺井氏既而謁豊臣秀吉公于時稱羽紫
筑州大守事之爲近侍公營城郭屢監臨焉光頼幼年持公之
杖從其後而以其杖沙上畫馬不顧傍觀公見而奇之曰汝好
丹青乎乃附當時畫工長狩野永德學習而後因台命約父子
之義授狩野氏稱修理亮用筆法專得其正傳然猶接士林之
列而勤其役者居多公修營東福寺法堂天井有僧明兆畫龍
嘗逢雷火而損公使永德補之畫雲未畫龍而永德罹病危急

乃授其草本於光賴以補成之明兆所畫其紙壞矣光賴欲畫之去其紙施粉於板上龍頭二丈餘身長十八丈數日而終其功時光賴三十餘歲自是禪林法堂天井板必畫蟠龍焉公嘗興復天王寺令光賴初畫聖德太子緣起於堂壁及秀吉公薨猶在浪速浪速陷後寄身於男山瀧本坊由是蒙　恩赦拜東照大神君於駿城而歸休洛陽剃髮改號山樂元和年中天王寺罹災及其重興山樂復蒙　鈞命圖之其餘洛中畿内金殿玉樓多遺墨痕其所畫之龍虎鷹馬頗有青藍之作人物花禽嵓木亦追永德大畫之風晩年深慕宋元平生好畫鍾馗病者求之果有靈驗又聞古老所語（佐佐木玄雄）初圖犬追物式又見張氏帝鑑圖說始摸寫之或畫騎法七段皆流播於世寬永乙亥秋八月丁酉以病終歲七十七

狩野家累世所用畫法

山水畫法序

夫水墨生於筆下造化之功深咫尺千里之景平淡高遠之致遂以潑墨草筆得名者宋之牧溪玉澗及高然暉也如夏珪馬遠者以淡彩精工得名者也如錢舜擧盛子昭以青綠精密得名者也各有風格成一家皆吾家所用而往往多宗之

人物畫法序

世畫人物精神在於阿堵中上世名手有其體無其痕後世施水墨者出於牧溪玉澗如梁楷顏輝馬遠馬麟亦一體焉如李龍眠宋朝第一也李安忠者出於龍眠有一格趙子昂及錢舜擧彩墨皆精細小大用描筆更不事潑墨凡圖像者以三教附之故衣紋曲直從其威儀也聊成一家以往往宗之

花鳥畫法序（墨龍附走獸）

詩人多知於鳥獸艸木名以繪事之妙與詩思相表裡焉如邊鸞黃筌少其痕墨畫者徐熙為精工陳常以飛白筆也草筆者牧溪為潑墨累世每所用也彩色者徽宗御筆趙昌李安忠錢舜擧等也走獸者宣和殿御筆毛益任月山筆意也拔乎其萃者矣墨龍者有婉蜒升降之態如弗興博古董羽等上世而其筆不相傳陳所翁者有得變化之意大槩為近世之法蓋其神妙出於天成者嘗難傳摸惟隨數得其形似而以訓蒙子云尒

右吾家世以所藏之粉本摸寫之為三卷序之以附與於長子永敬者如此

倭畫布置之法

古來倭畫之法者有情而婉者也所謂伊勢物語源氏物語及歌

仙寺社之緣起等圖畫也古來有其法窮玄妙者多矣如造屋宇除其天井去於梁間寬顯幽窻閨門之事實吁本朝之畫趣可知有才思觀中華畫事實柱間甚廣而令其中置人物欲見其故事也思致頗遠乎又畫雲於圖中置上下定遠近以塞短揚長圖中多畫松樹重數枝以為一樣而施青綠也奇哉有倭畫之法焉粵狩野倭様者人物衣紋隨于官位其殿屋也應于一時之尊卑於山水奇石恠樹聊用漢畫著色彼如李思訓之林石用金碧如舜擧子昭用青綠惡皴紋細密甚纖麗也必至于四時景候或取瀟洒平淡之趣居多有舊圖而千形萬狀極於其奇巧而已

翰墨游戲說

學書　詩情　倭歌　聯句　連歌　茶輿　築假山

挿瓶花

竊以書畫異名而同體也象形字學者則畫之意也故知蘇軾米芾有畫名矣詩也者無形画而画也者有形詩也多取古人之名言秀句瀟洒幽玄之趣以布列於心中頓見筆下焉耳倭歌亦奇絶也六義三體之品皆本於心地出於言外散而成詩歌聚而成画其支流爲聯句爲連歌豈是非與画術同胞哉是故画之屬也廣矣大矣以天地風雲爲生意四時造物爲氣韻尤從運氣適時宜所指此餘事也如愛茶好事雖爲俗間之逸興出塵表之楷揼也至其玄微者何愛玩器弄美饌以爲已有哉固傚鴻漸龜蒙之趣而深留意於此則寒夜客来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風韻若此誰廢之或有臨庭隙疊石行水以摸曠野遠山者或有束枝葉聚瓶裏以作茂林陰鬱之態像山水之彷彿者皆自然佳趣而盡天機之所動既而所以屬予之一藝今之業期者鈎名譽於俗觀鮮克用心若夫欲求眞趣則宜辨專門與游藝參于茲可以知畫道矣

畫壁障圖様式法

作畫之序純墨爲初而山水居多淡彩爲中而人物居多濃色爲終而花鳥居多以及於荒草大樹是可知其大意

以山水爲殿中上段以人物爲殿中中段以花鳥爲殿中下段以走獸爲廡間之中或金殿玉樓自上段至下段爲極彩色畫雜圖然則從于時宜應於求筆之亦一家之法而已

畫屏風步障圖様

大抵以爲四季要之山水人物花鳥皆同但山川樹艸應於大小圖様所謂六枚之圍屏是也二枚圍屏大槩爲大畫步障畫表裏大槩爲大畫蓋所用二枚圍屏格也

杉戸圖様

所画人物花鳥走獸都是濃色最可尚墨畫者後世難分明也圖大人形大鳥虎獅子等隨其用度板面者尚正目無脂

棚障子圖様

画四季花爲菓瓜草虫大槩不過此類

扇面畫法

蝙蝠扇者本是吾　朝之器也有檜扇有紙扇所用因其禮節也

檜扇用官家有品目

杉目扇（官家童形持之所謂元服之時持之爲先例扇面圖様多画松竹鶴亀或画松與椿有五色雲裏之画者蝶與燕在雲間地施胡粉）

女御扇（桐鳳凰在雲間雲彩五色加金銀裏蝶與燕也地施胡粉）

侍女扇（水鳥岸有椿花施五色雲間画之且加金銀地施胡粉）

右三扇者以五色組糸垂其扇端尤有長短

男扇（本有画雑圖今世只木色結之以白糸有作家之數收之）

紙扇末廣（王公卿大夫所用者皆總金地上畫雜圖有松下仙人花鳥等佛家僧正長老亦持之是名中啓）

白紙扇（圖様不定當時應其需扇地都不用膠礬行筆甚輕是亦料之画之地紙者不用糊地尚木色）

卷軸畫様

古者有年中行事圖卷吁有秘画珍圖以可爲鑒戒苟布形莫大於畫雖然古圖様稀

押繪

古来有十二支之圖有十二月花鳥又画仙人禪祖師花鳥山水居多隨其需耳

（本曰杦目之扇俗曰袙者粧爲袙姿以持之依曰之）

雜傳

僧正尊俊住于和州菩提山報恩院能佛像及雜画蓋其画學狩野元信之筆法也俗呼菩提山古僧正俗姓出於官家柳原爲仁和寺院家住菩提院其畫後印文有文筌之字蓋別號也余偶遊于菩提山寺中處見之龍虎墨梅竹及半身達磨等皆有雅趣尊俊初作倭歌兼倭字之書後汪思於圖書其徳行有餘技藝隨之者乎

僧正祐宜智積院第二世之祖而真言宗之碩學也暇日好丹青善墨画學雪舟之筆法得其真趣如（今僧正泊如老師才名道德爲世所重偶寫先師像而有工妙苟有故哉）

僧昭乗號惺惺翁本中沼氏也少而登男山學密法遂住瀧本坊天性能書爲世所重画亦工所交者騷人雅友也往來無暇日

蓋聞慶長年中難波城陷後狩野山樂出大坂逃隱男山昭乗從之學画有年自立一家風且善學牧溪潑墨尤得其旨趣矣讓瀧本坊於弟子坊後營方丈室自稱松花堂寛永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寂歳五十六

僧漲川一名永海九州人也天性工画元和年中游于京師而画于權貴之家蓋予先考山雪翁每會面相與談畫事其筆法出自雪舟更有新意而清雅可愛

宗祐能畫山水有馬遠夏珪之風筆法出自祐勢予似元信筆稍不復徒有規矩耳當時觀探幽所極之外題王樂筆也其所画山水花鳥多真細著色耳

竹木画雜圖學祐勢

意精筆法學元信有真山水画守規矩

金龍爲雜画筆力學元信

正祐筆法學元信爲雜画

江北元忠筆法學元信画上印文有源之字

重信画雜圖學元信

清信画人丸像全倣信實之圖筆法學周文兼狩野家風

定信能画學元信

狩野光正畫墨布袋筆法學元信或以爲狩野氏族乎

慰俊画人物學元信

家續画花鳥菓子其彩墨甚清潤筆法出於祐勢元信

雪心画出山釋迦墨色枯槁聊似雪舟

拙宗画墨觀音出自周文筆意

雪江画渡唐天神像專學雪舟能相似

作仙画墨花鳥出自雪舟筆意

山林此名在印文画墨蘭似王畹子筆法其無印者疑王畹子筆也略得自然趣

靈彩画三教一致圖印文有脚踏實地之字筆法似明兆墨清潤而蒼老疑是明兆之別號乎

林居画墨布袋筆法似真相

僧季英名周孫河内人也學画於雪舟得師傳能雜画

僧玄澤不知世系能画遊和州名山寄身於菩提山所筆屏風障子画者觀夫出自周文而有真相之風

了歸画墨竹雀筆法學真相者也

宗用画漁人筆法出於真相

墨澤印文在澤墨之字画束帶天神像筆法學雪舟

等雪画半身達磨有雪舟之風雖有豪氣之作聊近俗
明浦宮鑑勢州人是名皆在印文畫墨梅甚清奇遠學補之之風
而非庸史之流
柴庵画墨八景及柘榴折枝能似真相蓋聞相國寺僧也
等牧画墨不動像蓋類木筆之法筆意出自雪舟
甫舟画壽老人筆法學雪舟印文有等元之字
孤月印文有周林之字画東帯天神像學雪舟筆意
清忠不知何許人画墨山水筆法有能相之風可雅玩
良海蓋画僧乎画栴本人丸像筆法似雪村有賛前真如寺用林
叟書之彩墨尤麁傳世者鮮
周元画半身達磨筆法出自雪舟潑墨尤清雅可愛
守絜画福禄壽其墨色學雪舟者也

家継画鍾馗學雪舟筆意
等坡画十牛圖其水墨蒼老出於雪舟筆法品不俗
祐周画墨山水似雪村筆意
巴泉画布袋其墨戯學周文筆意但不見其餘圖苟有清趣
善元画龍虎二幅其法學牧溪筆意其傳出自周文風格善得活
動之態
登米水月画文珠像及雜圖墨色甚佳筆力恰似秋月
長谷川等重蓋等伯之族乎能墨画且画竹林七賢有圍屛其筆
法脱家傳而有古風之格苟清奇甚佳
長谷川珠長為墨戯所筆渡唐天神像能學雪舟筆意而更無家
流但不見其餘都是自等伯興起其家已往雖有家法之習去
雪舟甚遠耳

或如今有以雲谷為姓氏者則稱雪舟之後胤曽雲谷者寺號
也雪舟者僧之道號也非姓氏必矣嗚呼技藝流而後為世業
宜也姓氏雖未詳或有諂生輩或有仕權門者也况元祖也等
顔者起専門家山水工潑墨人物作古野之貞以有墨妙其子
等益専其業筆力自相守子孫在于長門師事之者能彷彿其
流得其名者粗多

補遺

僧瞻西上人為雲居寺本願能作倭歌故其名在于撰集曽圖倭
歌曼荼羅繪其圖本往往有之此載倭歌縁起
僧觀證西山三鈷寺二世之祖也能画佛像今所藏於此寺之佛
眼大妣者則觀證所画也蓋工倭歌其所詠世載撰集
婦人冷泉者九條民部卿女也常嗜画毎日繪阿弥陀佛為所業

詳載鴨長明發心集但念佛修行人也
巨勢行忠画釋迦十六羅漢像皆學中華之風筆力絶妙也蓋金
岡之裔乎其筆跡今在于和州三輪寺中坊余見之
良全法印能画偶與可翁同諱然其人異時其画法亦別也本國
寺什物中有羅漢三十二幅画後記曰正平七年壬辰三月七
日画工良全筆蓋正平者南朝後村上帝之年號也然則和州
人乎
良圓画佛像叙法橋曽攝州多田光遍寺開山釋空圓像者良圓
所画也裏書曰康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画工法橋良圓筆余
至于多田居光遍寺而觀之蓋本願寺之派也
繪所前兵部少輔
備後守藤原光國

大夫法眼永春
土佐守藤原行廣
行秀（但春日繪所也）
修理亮
右六人画工者画融通念佛緣起者也如今在于嵯峨清凉寺
也
慶舜能画叙法眼是亦稱芝法眼
懷慶叙法眼画佛像長弥陀三尊之像
兼英画文殊半身像（學僕画墨戲画上有書枇華叟贊詞）
隆兼為繪所預叙四品未詳何許人能画有賀茂祭草子画後書
云元以為信卿筆寫之然此隆兼疑是土佐家乎當時光信叙
四品也則其家族乎又不知官家氏族者

賢正不知何許人能梵様木筆故有渡唐天神像用木筆苟非尊
門之習筆法飄逸全不凡疑是密宗人之墨戲歟偶居于河内
天野山寺觀之
越後法眼文明年中人有能画之名
盛雲師越後法眼享禄年中人能画
吉次郎師盛雲而能画
僧智海不知何許人以梵様木筆画不動尊及二童子專極奇怪
之勢其画後云智海七十五歳明應四年乙卯十一月一日或
画不動像十萬體餘幅云如此多其筆之墨痕在江州飯道寺
中余見之
僧尊海文祿年中人也有画涅槃像與芝法眼同名然筆力異其
画後記山法眼尊海筆在于二條殿文庫余昔觀之

婦人一位飛鳥井榮雅之息女也天性善画偶画岩屋物語事實
書其詞
後圓明寺關白姓藤原諱兼冬唯心院關白房道公之息也性好
丹青天文十年十月行年十四歳之冬自画月輪攝政光明峰
寺攝政普光園院攝政洞院攝政圓明寺關白之遺像而為一
卷筆法上世之遺風清雅非凡手之作此卷今在于一條殿而
為寶物焉
藤原光行為繪所光源院義輝公元服日画於御梳手巾見于元
服記又有土佐行光者疑是其諱字以其上誤為其下者乎
武田晴信剃髮號信玄其英雄世所重也蓋其雄略謀計之功措
而不論工詩画清神雅量天才絕出矣余偶所見禪祖之像筆
法如能相其風韻甚清而不凡印文有武田晴信之字

武田逍遥軒信玄之弟也性好繪善寫信玄之壽像又画十王及
十二天之像在于紀州高野山
李欽若州多田村人也能画曾入大明以揚其名所筆者有武田
元光像至于若州小濱見之

附録

圖畫器

硯

紫石　自古所用者長門下關之產爲上品但近世石面麁而濃石少故如今若州宮河之產石爲上品面濃而尤溫潤生微濕

青石　自古所用近江高嶋及洛西嵯峨之產也處々有名者多

瓦硯　雖有感陽美英之題銘所殘稀於本朝雖有東大寺之瓦其面甚麁不足用耳惟可爲清玩可

墨

南都墨　蓋和州之產物也自古以松烟和膠合成且如今所用者鷄卵紙上或膠礬紙上佳

平安墨　墨面題銘上世年號或有菊桐之紋所遺稀且烟氣已去然其色潤美觀今所用者如奈良墨之法當世略知於唐墨之法調之亦佳唐紙不引膠礬者則相應矣

筆

冬鹿毛　夏鹿毛　狐毛　鼠鬚毛　各隨所用皆無其心而直其腰者尚之

紙

鷄卵紙　以越前紙爲上品中品下品處々所作居多以用之

唐紙　以官紙爲上品也先考桃源子云唐紙者先紙之不取舌者善紙也而其面厚重其地濃者尚之矣但色者用淺黃赤也

白紙者墨青色薄紙者墨白色也以是可知墨色者極黑而讀不光者最上品也

美濃紙　雜紙雖有其類幾多以美濃紙爲上品能施膠礬用之

所謂要用者則以眞本臨之摸寫而後爲粉本

畫絹　絲目纖細而無片織色清白而無縷節者尚之

刷子（訓繪波計）　以冬鹿毛結之自一寸二寸至五寸又有廣物是用

膠礬并糊刷

藁筆（訓和羅不天）　採藁莖能擊之而束之爲大小也但可經年用之可余家世有相傳者所謂永德之藁筆也作枯槁甚佳

朽筆　今俗云燒筆（訓久知幾加記）用檜能枯木

繪具題名

源順倭名類聚鈔載圖繪具題名

丹砂　朱砂　燕支　青黛　空青（空青一名曾青）　金青（金青者空青之最上也）

白青（白青一名魚目青形魚目故以名之）　綠青（本草云綠青一名碧青）　雌黃（一名金液山有金其精薫則生雌黃）

同黃（漢語鈔云同黃）　胡粉（張華博物志云燒錫成胡粉）

近世画家所用繪具題名

紺青（倭名云金青今紺青乎）　綠青　白綠（出自綠青中）　白青（俗曰群青是也）

光明朱（自唐土來物）　倭朱　丹　綿胭脂（俗云生胭脂自唐土來物）　靛花（或云螺青）

（字彙靛音電以藍染也并青黛）　雌黃（自唐土來物所謂膽黃是也）　胡粉　黃土（土并紫）

胭脂　金箔　銀箔　金泥　銀泥　黑色　膠　明礬（自唐土來物）

雲母　調合色

繪具

紺青　合膠用之於碟中沈而不和與膠惟以筆端雜之以可施色揩之出群青

綠青　合膠用之所調者與紺青同於綠青之中出白綠

光明朱　自中華來此具也極緋色而料重合膠用之

倭朱　合膠尤微所用者墨画而聊所點之朱色也又與墨調合云

朱墨色

丹　自中華來也淺赤有光輝合膠用之

綿胭脂　用氷浸指絞之盞以火溫之漸々出於色不加膠

雌黃　唐之具也不加膠灌水可摺之画書云藤黃是也

靛花　或螺青不加膠摺之可無限漸々灑水以沈之及半日後用之摺之可經刻并青黛調合如靛花聊跡

胡粉　碟中以杵能摺之有數刻而可加膠以如餅而漸淡入麗水神用之

黃土　不合膠因所用有加膠用度多并紫土專加膠而用之尤和胡粉可施色

胭脂 俗云燕支紫色也　本蘇枋木也取入明礬煎堅之終出紫色濃也尤可加胡粉於是其形如墨用之

金箔　自打出來更以徽油紙移之而後置之屛障上其地汁者解海羅加膠以押之

銀箔　同金箔押之

金泥　取金和膠消之初於盆中以指摺之無間暇終色出光輝

銀泥　同金泥消之

切箔　俗曰金銀砂子以小鹿皮張於盤上以竹刀切之其名微塵山椒小石居多

墨色　濃淡與用之或綿布等麁者墨上塗螺青要無光又用有光

膠　畫書云不可用鍋頓不可用日晒苟的論也但以火煎之漸漸而可好惟以明膠 訓須喜尒加和 最上

明礬　滚湯泡化開澄清次將好膠鈋內用水溶化画書曰春秋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雲母　大抵所用者白櫻白菊花上微塗雲母則增其英光以類可推之白絹上皆如此

調合色

淺紫　主胡粉加胭脂或加綿燕支是云燕支之具

淺紅　主胡粉加朱是云朱之具有濃淡

桃紅　加胡粉入丹與綿燕支合是云桃色之具俗云肉色具

肉紅　用粉為主入燕支兼螺青

疾色　又青疾 是訓宇留義伊呂 調合同肉紅青色多

朽葉　朱之具上以雌黃塗之變其色

蜆色　加胡粉入朱胭脂墨皆濃色

淺栟色　加胡粉用黃土淺者粉多濃者粉少或加朱隨其要用

是云薄栟色

檜皮色　加胡粉入朱與墨又加紫土是曰朱墨之具

栗色　加粉入朱墨其上塗綿胭脂

茶色　唐曰茶褐是也類色多以胡粉入朱墨其上塗雌黃以變色

淺黃　主胡粉加入雌黃多少是云雌黃之具

萌木　淺綠青又白綠之上塗雌黃變之

淺青 訓阿佐幾乃具　主胡粉加入螺青多少隨其要

青茶　淺青之具上以雌黃變之

鼠色　唐曰皂也胡粉與墨加入之用之

淺綠　主胡粉加入白綠

右調合計其濃淡以用之蓋諸色加入胡粉者悉極彩色也

朱墨　朱與墨也但不加粉膠

草汁　唐云苦緑也螺青與雌黄合之以云草汁最有淺深濃淡

不加粉膠

作黄土　唐云土朱標也朱與雌黄合之不加粉膠或有加黄土

訓津久利　和字登

生胭脂 實綿胭脂　以不加膠用淡彩

螺青同

右調合所用者在淡粉施色也

或為墨画著色者是具専用之件々尚遺者不少乎

僕所叔積繪具不過此調合品目者恐有遺略然平日不才而

文字少雖有言外之傳不能盡顯嘗中華之彩色者題名多是

亦不能詳之惟述其大低云

所謂紺青在昔自中華来也慶長年中攝州多田銀山之中初

有紺青掘之蓋此山者祖父山樂當時所賜之采地也是故取

之獻故太閤豊臣公於是賜朱印自今後可出振之而後至于

今掘之不止曽緑青者於紺青之中撰之採之此二色者多田

山之產物也

本朝畫史卷之下　終

本朝畫史跋

凡厥繪畫之爲事也造化之妙術而游藝之一端也然吾祖考山樂翁性之所好而欲罷不能故才命不偶焉昔閻立本已爲郎中寫異鳥於春苑池上歸戒其子曰若曹愼毋習深愧丹青之嘲郭熈郭汾陽之後也然爲御畫院藝學郭熈自悔能敎其子思以學起家往昔士人一藝掩其德不爲少矣立本郭熈之所恥亦宜哉王維曾自爲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杜甫送鄭虔詩云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甞稱老畫師又以是觀之則畫師未必爲賤術乎非耶其於　本朝亦然矣自　王公尊宿至卿大夫士庶人留神於圖畫必德成而一藝隨之非損本務末也惟於畫家碌〻而無高致之機昏〻而終晩年其亦不思而已雖然今幸經太平之日事翰墨以當一命敬謝　聖恩況於養徵船也足豈不

本朝畫史卷之下　二十二

能無務哉吾先考桃源主人手録國朝古今能畫者百餘人以爲之傳艸稿已成然不終其功而卒矣嗚呼痛哉予設色之餘暇雖欲繼此編短才薄知不堪成之且　本朝自古無畫記之可徵是亦難奈之何今其所聞所見粗集成之繼先考之志曾元朝夏文彥以宣和畫譜附之他書益以南渡遼金元人品其序曰豈無博雅君子與我同志者歟明人錦衣苗公巽齋與賓山呉麟纂當代名士以繼夏氏之編予編述亦感發興起於茲者乎後之覽者益其未備正其有誤而傳永久則是余所庶幾也因之爲所用畫法又附録於畫器繪具彼若賞鑑好事亦思之不然已何爲有淺深乎是故雅俗並宜云

金門畫史狩野永納伯受書于洛西梅岳堂中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維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81
SS号=14664081